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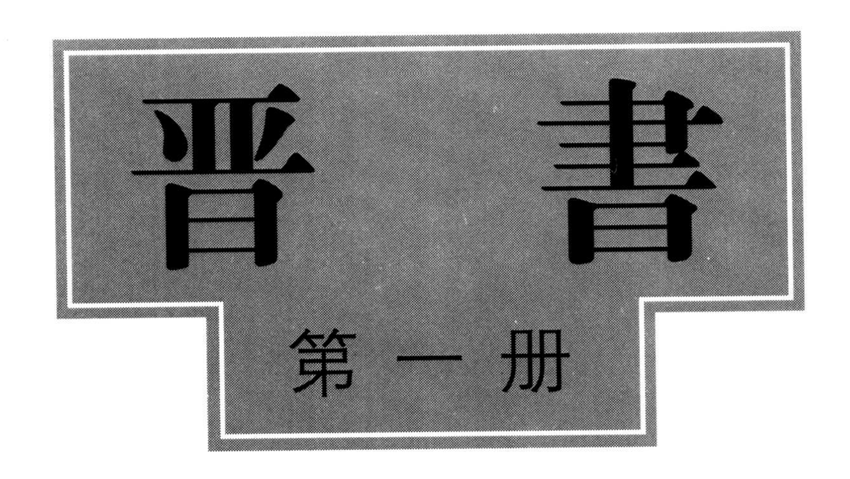
晉　書

第　一　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90114060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晋書/許嘉璐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6-8

I.晋… II.許… III.①中國-古代史-兩晋時
代-紀傳體②晋書-譯文 IV.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0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晋　書

(全四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許嘉璐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5.25　字數 4,37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6-8/K·79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晋書》4 册　55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玆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晋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樸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畂”、“𤱈”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䊍)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飈)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詬) 躪(躪) 舐(舐)
豺(犲) 縠(縠) 櫺(櫺) 疏(踈疎)
躚(躚) 罐(罐) 騮(駵駵) 搜(捜)
諂(讇) 駭(駭)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嬴) 鎖(鏁)
齔(齓) 齏(齏) 美(媺) 踏(蹋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柝檯檯)
欻(欻) 悸(悸) 秣(秣) 蜿(蜿)
垂(垂埀) 奸(奸) 弊(弊) 腕(腕)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悞)
蹙(蹙) 剿(剿) 篷(篷) 舃(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隙隙)
島(嶋) 截(截) 媿(媿) 淑(淑)
登(登) 贐(贐贐) 撇(撇) 璇(璇)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貂) 鞠(鞠) 鍥(鍥) 腰(腰)
斗(㪷) 絶(㡛) 甇(甇)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蛆) 曄(曅)
扼(扼) 框(框) 麯(麯)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𤏶)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u>太山</u>、<u>泰山</u>,<u>雒</u>、<u>洛</u>,<u>勃海</u>、<u>渤海</u>。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晋書》全譯出版説明

《晋書》是唐代一部大型的官修正史。全書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記載整個晋朝從泰始元年(265)至元熙二年(420)共156年的史事,並追敘晋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與東晋并存的五胡十六國的史事。《晋書》由房玄齡監修,通常署爲房玄齡等人撰。唐太宗李世民曾經爲晋宣帝、武帝兩篇本紀和陸機、王羲之兩篇列傳寫後論,《晋書》曾一度被題爲"御撰"。

唐高祖李淵於武德五年(622)採納起居舍人令狐德棻的建議,詔修齊、梁、陳、北魏、北周、隋六代史。由於種種原因,這次修史工作没有結果。唐太宗貞觀三年(629),重詔繼續修北周、北齊、梁、陳、隋五代史,秘書監魏徵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監修,貞觀十年,五書修成,統稱"五代史"。貞觀二十年(646),又開局重修晋史。

晋是繼東漢之後,結束三國鼎立,開創統一局面的重要王朝。它立國不久,便在統治者内部鬪争和少數民族首領挑起的動亂中迅速衰敗下去。晋及其以後五代的史官學者,曾以不同方式記載有晋一代歷史,到唐初修史時尚存"十八家晋史",但内容很不完整。其如陸機的《晋紀》、干寶的《晋紀》、習鑿齒的《漢晋陽秋》、王隱、虞預、朱鳳和謝沈等人的《晋書》、何法盛的《晋中興書》、鄧粲的《晋紀》、孫盛的《晋陽秋》、王韶之的《晋紀》、檀道鸞的《續晋陽秋》、郭季産的《續晋紀》都詳記東晋,或兼記二代而不全面。其中沈約的《晋書》有一百多卷,可惜亡佚不傳。祇有臧榮緒《晋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志、傳百一十卷",内容完整。唐修《晋書》即以其爲藍本。另外,晋代每一帝都有《起居注》;同時還有十六國國史,這些都是撰寫晋代史的第一手史料。

《新唐書·藝文志》所列的《晋書》修撰名單中有二十一人,分别是: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有人説于志寧、孔穎達、盧承基也參加了編修,加上唐太宗李世民,有姓名可考者一共二十五人。

《晋書》帝紀以記帝王,列傳記大臣,載記記"五胡十六國",都是先寫内容,後加史評。

帝紀,分别記載西晋四帝,東晋十一帝,共十五個帝王,故多有合紀的現象。其中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終生没有稱帝,但是晋朝江山的奠定者,所以爲之立帝紀。這三人的帝紀在寫法上還是列傳的寫法,祇述個人事跡,用的也是曹魏的年號。

志,分天文、地理、律曆、禮、樂、職官、輿服、食貨、五行、刑法,系統地論述有晋一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事及其發展過程。它的内容並不限於兩晋,上溯到曹魏,甚至東漢,從而彌補

了《三國志》有"傳"無"志"的缺陷。因此鄭樵評論説:"本末兼明,惟《晋志》可以無憾。"《晋書》各志在立目上都是承襲以前的正史,没有創新。

列傳可分專傳、合傳、類傳、民族傳四種。這些傳記雖不是類傳,却以類相從。重視政治人物,是《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把重要的大臣都單獨立傳,没有放在類傳中。

載記,又被稱作"霸史"。記述與東晋并列的北方十六國政權。他們是南遷中原的少數民族,處於中土却不受晋朝封爵,有自己的國號、年號和文武百官,其軍事實力有的足以與東晋抗衡。因此唐修《晋書》繼承了東漢人所撰的《東觀漢記》中"載記"的體例,既以晋爲正統,又承認十六國的獨立地位,一一備載。在寫法上根據國别分别記述,仍然用個人傳記的形式。紀年一概用晋朝的年號,便於與晋朝相比較。由於西涼和前涼"奉晋正朔",接受晋朝的封爵,這兩國歸入《諸臣列傳》中,載記中衹剩下十四國。

唐修《晋書》具有如下優點:

一、内容完整。在時間上包括西晋、東晋,甚至把敍事的起點上溯到司馬懿,讓讀者瞭解到司馬氏創建政權的全過程。在地域上包括晋朝和"十六國",即使在東晋諸帝的帝紀中,也記載"十六國"發生的軍國大事。

二、體例完備。帝紀、志書、列傳、載記四種體例,全部具備。

三、内容豐富。它是在"十八家晋書"、《十六國春秋》的基礎上寫成的,又補充了起居注、晋朝文集等史料,不但本朝史料豐富,同時彌補了前朝史書的諸多不足。

四、列傳有很高的文學性,許多篇章敍事有條不紊,刻畫人物則形神畢備。

五、史論頗多精闢的見解。爲了對晋朝的治亂興衰作一總結,吸取晋朝滅亡的教訓,唐太宗李世民親自爲《宣帝紀》、《武帝紀》寫史論。如對於司馬炎的弊政誤國,李世民説他"居治而忘危","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終於把西晋引向滅亡。《帝紀》篇末對西晋的盛衰從政治、經濟、道德、風俗等各方面進行分析,鞭辟入裏,讓人嘆服。

唐修《晋書》的不足之處在於:

一、有"爲長者諱"的現象,對於一個人的缺點在本傳中不寫,而寫在相關人員的傳記裏。

二、少數地方前後矛盾,失去照應。如《馮紞傳》説"兄恢,自有傳",《殷顗傳》説"弟仲文、叔獻分别有傳",而實際上《晋書》没有《馮恢傳》和《殷叔獻傳》。《李重傳》説"重議之,見《百官志》。"其實《晋書》没有《百官志》,衹有《職官志》,其中不載李重所議之事,從歷史編纂學上看,這些都是嚴重缺陷。

三、有些篇章份量不足。如《食貨志》衹有一卷,明顯不够份量。而且許多在列傳中談到的,如力役創度、水利建設、紡織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等内容,在《食貨志》都没有加以總結。另如"九品中正制"是晋朝延襲曹魏的一項重要職官制度,《職官志》隻字未提。

四、列傳的編次也不盡合理。

《晋書》修成後,在近四百年的時間内依手抄流傳,直到北宋中期雕刻"十七史"時,纔印刷出版,這就是"宋本",現已殘缺不全。元代有大德年間九路儒學刻本,明代有南京國子監和北京國子監各自雕刻的"二十一史"本、吴管西爽堂刻本、周若年刊本、毛晋汲古閣"十七史"本;清代有武英殿刻本、金陵書局仿明汲古閣本、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民國有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晋書》的通行本是1974年出版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它以金陵書局本爲底本,與百衲本、武英殿本互校,並參考上述諸本異同,擇善而從。

全譯本所録原文是以百衲本爲底本,以中華書局本、殿本爲參校本。原文的古字、異體字,根據國家語委文字改革的規定進行了逐一辨析,做了一些統一工作。另外,三本中殿本和中華本有文内標題,本書的文内標題是參考了兩本的文内標題形式及文前的目録所加。

《晉書》全譯主編:許嘉璐。譯者:朱瑞平、張和生、易敏、李林、張猛、周信炎、郭樹羣、漆永祥、黄鳳顯、朱玫、王清淮、李培芬。

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陽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

宣皇帝名懿，字仲達，是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他的祖先是帝高陽之子重黎的後代，即夏官祝融。經歷了唐、虞、夏、商各朝，世代承襲這一官職。到了周朝，改稱夏官爲司馬。其後代程伯休父，在周宣王時，以世襲官職的身份攻克平定了徐方，被恩賜司馬作族姓，因此司馬就成了他們的姓氏。楚、漢之際，司馬卬是趙國的將領，與諸侯軍一起討伐秦國。秦國滅亡後，被立爲殷王，立王都於河內。漢朝把其地定爲郡，於是子孫後代就長住於此。從司馬卬以下第八世孫，出了位征西將軍司馬鈞，字叔平。司馬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字公度。司馬量生潁川太守司馬儁，字元異。司馬儁生京兆尹司馬防，字建公。宣帝就是司馬防的第二個兒子。宣帝年輕時就有非凡的氣節，聰明豪放而多有遠大的志向，博學多聞，傾心儒教。漢末天下大亂，宣帝常常感慨而有憂天下之心。同郡人南陽太守楊俊以善於識別人才聞名，見到了宣帝，當時宣帝尚未成年，他認爲宣帝是不同尋常的棟梁之材。擔任尚書的清河人崔琰與宣帝的哥哥司馬朗是朋友，也曾對司馬朗說："您弟弟聰穎而明哲誠信，處事果斷才能出衆，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

漢建安六年，郡中推舉上計掾的人選。當時魏武帝曹操任司空，聽說了宣帝的名聲就徵召他。宣帝明白漢的命運正值衰微，不願意失節屈從曹操，就以有風痹病不能正常飲食起居爲由而推辭。魏武帝派人夜間秘密前去刺探情況，宣帝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魏武帝任丞相時，又召

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

宣帝爲文學掾，并對派去的人命令道：“如果他再藉辭推托，就把他收監入獄。”宣帝害怕而任職。從此魏武帝命宣帝隨時陪伴太子，升任黄門侍郎，又改任議郎、丞相東曹屬，不久轉任主簿。

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争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説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宣帝跟隨曹操去討伐張魯，對魏武帝進言道：“劉備以欺詐和武力俘虜了劉璋，蜀人尚未歸附就出兵遠方去争奪江陵，這個機會不能錯過。現在如果我們到漢中去陳兵顯威，益州就會驚慌，乘機進軍兵臨城下，勢必土崩瓦解。由此之勢，很容易建立功業。聖人不能違逆天時，也不能喪失時機。”魏武帝説：“人就苦於没有滿足，已經奪取了隴西，還想得到蜀！”最終没有聽從宣帝的意見。不久宣帝又隨從曹操去征討孫權，大破孫軍。軍旅凱旋，孫權派使者來乞求歸順，奉上奏表稱臣，并陳述這是天命所歸。魏武帝説：“這個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爐火上烤啊！”宣帝回答説：“漢的國運已經臨近終結，而丞相擁有十分之九的天下，并據此事奉天子。孫權稱臣，正是天人共同的意願。虞、夏、殷、周各朝之所以不謙讓推辭的原因，正是由於敬畏上天而知天意啊。”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吴質、朱鑠號曰四友。

魏國建立之後，宣帝升任爲太子中庶子。每當參與重大決策，總有良謀，得到太子的信任器重，與陳群、吴質、朱鑠號稱四友。

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荆州刺史胡脩粗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并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没，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

宣帝升任軍司馬，對魏武帝説：“古代箕子論及治國之計，提出民以食爲天。現在全國不從事農業生産的人大約有二十多萬，這不是治國的長遠之計。雖然戰事尚未平息，但也應該一邊種地一邊戍守。”魏武帝采納了這個意見，從此致力於務農積糧，國家的財物豐富充足。宣帝又上奏指出荆州刺史胡脩對民殘暴，南鄉太守傅方驕逸奢侈，都不可任官居邊防。魏武帝没有查處他們。等到蜀國大將關羽在樊地圍困了曹仁，于禁等七軍全軍覆没，胡脩、傅方果然投降了關羽，致使曹仁被圍更加危急。

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爲水所没，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

這時漢帝以許昌爲國都，魏武帝認爲許昌距敵太近，希望遷到黄河以北。宣帝勸諫道：“于禁等部被水所敗，并不是作戰防守失策，這對於

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内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吕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

國家的大局没有損害，而輕率遷都，不但向敵人顯現出我們軟弱，而且還會造成淮河、沔水一帶軍民的極度不安。孫權、劉備，外表親近而内心疏離，關羽勝利得志，正是孫權所不希望的。可以向孫權説明，讓他牽制住關羽的後方，那麽樊地的圍困自然就解除了。”魏武帝聽從了這一意見。孫權果然派大將吕蒙向西進襲公安，攻占了公安後，關羽終於被吕蒙所害。

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脱，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

魏武帝認爲荆州地方的遺民和在潁川屯田戍邊的百姓太靠近南敵，想把他們全部遷走。宣帝説：“荆楚之人輕率，容易騷動而難以安撫。關羽剛被擊潰，各種爲非作歹之徒藏匿逃竄觀望。現在命令那些良善之輩遷徙，不僅傷害了他們的感情，也將使那些逃亡在外的人不敢回歸故里。”魏武帝聽從了這個意見。這以後流亡者都回鄉從事本業。

及魏武薨于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内外肅然。乃奉梓宫還鄴。

魏武帝在洛陽去世時，朝野驚懼。宣帝主持喪事，使朝廷内外肅然有序。便親奉靈柩回到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魏文悔之。

魏文帝即位之後，封宣帝爲河津亭侯，又轉爲丞相長史。適值孫權領兵向西進軍，朝廷商討認爲樊、襄陽没有積糧，不能以此地抵禦敵人。當時曹仁鎮守襄陽，希望把曹仁召回宛地。宣帝説：“孫權最近擊敗了關羽，這正是他想主動交結的時候，一定不敢侵犯。襄陽是水陸交通的要道，抵禦敵人的要害之地，不能放棄。”最終没聽從。於是曹仁焚燒放棄了兩城，孫權果然没侵犯，魏文帝很後悔。

及魏受漢禪，以帝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魏接受漢的禪讓之後，任命宣帝爲尚書。不久，又改任督軍、御史中丞，封爲安國鄉侯。

黄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黄初二年，罷免了督軍的職務，升任侍中、尚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吴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

五年，天子南巡，在吴國邊境檢閲軍隊。宣帝留下鎮守許昌，改封爲向鄉侯，改授撫軍、假節，統領五千士卒，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宣帝堅決推辭。天子説：“我因爲衆多瑣事，日以繼夜，没有片刻安寧休息。這并不是榮耀，是替我分憂而已。”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吴，復命帝居守，内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

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并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

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

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吴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

六年，天子又大興水軍征討吴國，又命令宣帝留守，内鎮撫百姓，外供給軍用物資。臨出發時，下詔書説："我深深擔憂後方之事，所以委托給你。曹參雖有戰功，但蕭何更爲重要。能讓我没有後顧之憂，不是很好嗎！"天子從廣陵返回洛陽，命令宣帝道："我在東邊，你應該總管西邊之事；我在西邊，你應該總管東邊之事。"於是宣帝留下鎮守許昌。

天子病重，宣帝與曹真、陳群等人在崇華殿的南堂拜見天子，一起接受臨終遺命輔政。詔令太子説："有離間這三位大人的話，千萬不要起疑心。"明帝即位之後，改封宣帝爲舞陽侯。

孫權圍困江夏，派遣大將諸葛瑾、張霸一起攻打襄陽，宣帝督領各軍討伐孫權，打退了吴軍。進軍追擊，又打敗了諸葛瑾，殺死了張霸，共殺死一千多敵軍將士。宣帝改任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令宣帝在宛地駐守，加都督荆州、豫州二州諸軍事。

當初，蜀將孟達投降之時，魏朝待他非常優厚。宣帝認爲孟達的言行狡詐不可信任，屢次進諫不被接受，就任命孟達爲新城太守，封侯爵，假節。孟達於是連吴安蜀，圖謀中原。蜀丞相諸葛亮討厭他反覆無常，又擔心他爲禍患。孟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矛盾，諸葛亮想讓他興兵舉事，就派郭模假裝投降，到申儀那裏，泄露孟達的陰謀。孟達知道自己的計謀已經泄露，就準備舉兵作亂。宣帝恐怕孟達馬上發兵，就寫信曉諭他説："將軍從前背棄了劉備，托身於國家，國家把守衛邊防的重任交付給你，把謀取蜀國的大事委派給你，可以説此心與太陽一樣光明磊落。蜀人中不論是愚笨的還是聰明的，没有不切齒痛恨將軍的。諸葛亮想打垮我們，苦於没有辦法。郭模所説的話，不是小事，諸葛亮豈能輕易泄露，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孟達收到信後非常高興，舉兵之事猶豫不决。宣帝於是秘密發兵前去征討。將軍們認爲孟達與二敵勾結，應該先觀望然後再行動。宣帝説："孟達不講信義，現在正是他們彼此懷疑之時，應該趁他没有下决心之前促使他下决心。"於是加快速度，日夜兼程，八天

就趕到他的城下。吴、蜀各自派遣將士前往西城安橋、木闌塞來援救孟達，宣帝分派諸將抵抗。

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傳首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悦附焉。

當初，孟達給諸葛亮寫信説："宛離洛八百里，離我一千二百里，聽到我準備舉兵的消息，他應該先上奏天子，這樣來回往返，就得一個月的時間，那時我城已堅固，軍馬足可以對付。而且我這裏偏遠險阻，司馬公肯定不會親自來；其他將領來，我就不怕了。"等到大軍已到，孟達又通報諸葛亮説："我興兵舉事僅八天，而敵已兵臨城下，怎麽這麽神速啊!"上庸城三面臨水，孟達在城外修建木柵自守。宣帝人馬渡河，攻進木柵，直逼城下。分八路人馬攻城，打了十六天，孟達的外甥鄧賢、大將李輔等人打開城門出來投降。宣帝殺了孟達，把首級送到京師。俘獲了一萬多人，收軍返回到宛。於是鼓勵農耕養蠶，禁止奢侈浪費，南方很高興地歸附。

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静、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

當初，申儀長時間地駐守在魏興，在邊境專權，動輒就説秉承旨意而私刻印章，都是非正式委任。孟達被殺之後，自己已有疑心。當時各郡守臣因爲宣帝新得勝，紛紛送禮表示祝賀，都收下了。宣帝讓人勸導申儀，申儀來到之後，詢問假傳聖旨的情况，將他拘捕，送到京師。又將孟達餘衆七千多家流放到幽州。蜀將姚静、鄭他等統領部下七千多人前來投降。

時邊郡新附，多無户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於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吴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搗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虚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復命帝屯於宛。

當時邊境各郡剛歸順，大多没有户籍名簿，魏朝想加以核實，囑托宣帝來京城朝見。天子向宣帝詢問，宣帝答道："敵方用嚴法統治百姓，所以百姓背棄了他。應該根據大法加以寬待，自然可安居樂業。"又問二敵都應該征討，以何國爲先？回答説："吴國認爲中原之人不習水戰，所以敢散居在東關。凡是攻擊敵人，一定要扼其咽喉搗其心臟。夏口、東關，是吴的心臟咽喉。如果派遣陸軍向皖城進發，引孫權東下，再派遣水戰軍進軍夏口，乘虚攻打他們，這就像是神兵從天而降，一定能打敗他們。"天子都認爲很有道理，又命令宣帝屯兵於宛。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黄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并進，溯沔而上，至於朐

四年，升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黄鉞，與曹真一起討伐蜀國。宣帝從西城劈山開道，水陸兩軍并進，逆沔水而上，直到朐䏰，攻下新豐縣。

朐，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

部隊駐屯丹口，碰上大雨，回軍。

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爲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决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

第二年，諸葛亮進犯天水，把將軍賈嗣、魏平圍困在祁山。天子說："西方有了戰事，除了你没有可以托付的人。"於是讓宣帝向西駐守在長安，都督雍州、凉州諸軍事，率領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人討伐諸葛亮。張郃勸宣帝分軍駐屯在雍、郿在後指揮，宣帝說："如果料知前軍能獨自抵擋住敵軍，將軍你的意見很對。如果不能抵擋，而兵分爲前後兩部，這就是楚的三軍之所以被黥布所消滅的原因。"於是進軍隃麋。諸葛亮聽説大軍就要到了，就親自率領衆將士收割上邽的小麥。各位將領都很害怕，宣帝說："諸葛亮多顧慮而少决斷，一定會安營自守，然後割麥，我們有兩天時間日夜兼程就足够了。"於是輕裝前進日夜行軍，諸葛亮望塵而逃。宣帝說："我們兼程行軍十分疲勞，這是通曉軍事的人所希望的。諸葛亮不敢占據渭水，這很容易對付。"進軍駐於漢陽，與諸葛亮相遇，宣帝列陣迎戰蜀軍。派大將牛金以輕騎兵引誘蜀軍，兩軍剛一交戰諸葛亮就撤退，追到祁山。諸葛亮屯兵鹵城，占據了南北二山，截斷了水源作包圍圈。宣帝進攻突破了他的包圍圈，諸葛亮趁夜逃跑，又追擊打敗了他，俘獲斬殺一萬多人。天子派人慰勞軍隊，增加封邑。

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當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都説明年麥熟時，諸葛亮一定會進犯，隴西没有糧食，應該在冬季預先運去。宣帝說："諸葛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敗而返回。即使他以後再來，也不會攻城，肯定希望野戰，一定在隴東，不會在西。諸葛亮常常因爲糧食不足而無可奈何，回去後肯定會積攢糧食，根據我的推測，不經過三年他不會有行動。"於是上奏把冀州的農夫遷到上邽，加强京兆、天水、南安的監督和管理。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晋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青龍元年，鑿通了成國渠，修築了臨晋陂，灌溉了數千頃土地，國庫由此而富足充實。

二年，亮又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

二年，諸葛亮又率領十多萬軍隊出斜谷，在郿地的渭水以南平原屯兵。天子很擔心，派遣征

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争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於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

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决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决，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

蜀護軍秦朗督領步兵騎兵兩萬人，接受宣帝的指揮。諸將想在渭北迎戰，宣帝説：“百姓都在渭南聚集，這裏是必争之地。”於是率軍渡水，背水爲營。接着對諸將説：“諸葛亮若是勇敢的人，應該從武功出發，順着山勢向東進軍。如果西上五丈原，那麽各路軍馬就都平安。”諸葛亮果然上了平原，準備北渡渭水，宣帝派遣將軍周當在陽遂引誘蜀軍。一連幾天，諸葛亮没有動静。宣帝説：“諸葛亮想争奪平原而不去陽遂，他的意圖可以知道了。”派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同警戒陽遂，和諸葛亮在積石相遇。臨近平原開戰，諸葛亮無法前進，返回到五丈原。碰上有彗星墜落在諸葛亮的營内，宣帝知道他一定會失敗，派遣奇兵牽制諸葛亮的後部，斬殺五百多人，活捉一千餘人，投降的有六百餘人。

當時朝廷認爲諸葛亮是僑居江南的遠敵，利於速戰速决，常令宣帝要持重，以等待其變化。諸葛亮多次挑戰，宣帝均不出戰，於是諸葛亮送給宣帝女人的衣飾。宣帝大怒，上表請求决戰，天子不同意，派正直之臣衛尉辛毗手持符節任軍師來制止宣帝。後來諸葛亮又來挑戰，宣帝準備出兵應戰，辛毗手持符節立於軍門，宣帝纔罷休。當初，蜀將姜維聽説辛毗前來，對諸葛亮説：“辛毗持節前來，敵寇不會再出戰了。”諸葛亮説：“他本來就没有出戰之意，所以堅决請戰的原因，不過是在其兵衆面前顯示他的勇猛罷了。大將在軍中，君命是可以不接受的，如果真能對付我，豈用遠隔千里去請戰呢！”

宣帝的弟弟司馬孚寫信請教軍事，宣帝回信道：“諸葛亮志向遠大而没有機遇，多謀少决斷，喜好用兵但没有權，雖然率領十萬士卒，但已墮入到我的圈套之中，打敗他們必定無疑。”與諸葛亮對峙了一百多天，適逢諸葛亮生病去世，諸將焚燒營壘悄悄逃走，百姓奔走相告，宣帝出兵追擊。諸葛亮的長史楊儀反轉軍旗鳴鼓進軍，好像是要迎戰宣帝的樣子。宣帝認爲窮寇不宜追，於是楊儀結陣而去。過了幾天，宣帝來到諸葛亮的營壘，察看他們遺下的東西，繳獲了很多圖書、糧草。宣帝確定諸葛亮死了，説：“真是天

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下的奇才。”辛毗認爲還不能確定。宣帝説：“軍家所重視的，是軍事文書和機密、兵馬糧草，現在都丢棄了，難道有丢棄了自己的五臟還能活着的人嗎？應該馬上追擊。”關中多蒺藜，宣帝命二千軍士穿着軟底平跟的木屐前進，蒺藜全扎在木屐上，然後騎兵步兵一起進發。追到赤岸，知道了諸葛亮去世的確實消息。當時百姓對此事編了諺語説：“死諸葛亮嚇跑活司馬仲達。”宣帝聽後笑着説：“因爲我善於料知其生，不善於料知其死之故。”

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争權，儀斬延，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在此之前，諸葛亮曾派使者來，宣帝問道：“諸葛公生活起居怎麽樣？能吃多少飯？”回答説：“能吃三四升。”然後又問政事，回答説：“凡處罰二十以上的都要親自過問。”宣帝後來對别人説：“諸葛孔明怎麽能活得長久呢！”最後如他所言。諸葛亮的部將楊儀、魏延争權，楊儀殺了魏延，吞并了他的軍隊。宣帝想乘機進軍，詔令不允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

三年，宣帝升太尉，增加封邑。蜀將馬岱入侵，宣帝派遣將軍牛金擊退了他們，斬殺一千餘人。

武都氐王苻雙、强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

武都氐王苻雙、强端率領部下六千餘人前來投降。

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於京師。

關東饑荒，宣帝從長安往京師運送了五百萬斛糧食。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

四年，宣帝得白鹿，獻給天子。天子説：“從前周公旦輔佐成王，曾進獻白雉。現在你管理陝西，又獻上白鹿，這難道不是忠誠不二協同順和，千年同心，共治邦國，使之吉祥萬年嗎！”

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

遼東太守公孫文懿謀反時，徵調宣帝到京師。天子説：“原本不值得勞煩你，但此事一定得取勝，所以要煩擾你了。你認爲他會有什麽打算？”回答説：“放棄城池而預先離開，這是上策。占據遼水而抗拒大軍，這是中策。坐地鎮守襄平，就肯定會被擒捉。”天子問：“那將有何良策？”回答説：“明察的人能深刻考慮敵我雙方，預先有所放棄，這不是他所能做到的。現在他孤軍深入，涉遠征伐，肯定不能持久，一定會先占

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

是時大修宫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弊。帝將即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宫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内有役，勢不并興，宜假絶内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温，賜以穀帛牛酒，敕郡守典農以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宴飲累日。帝嘆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鋭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沈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

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爲之聲援，遺文懿

據遼水而堅守，這是中、下之策。”天子説：“往返需要多長時間？”回答説：“去一百天，回一百天，攻打一百天，用六十天作爲休整，一年足够了。”

當時正大規模修建宫室，加上軍隊征戰，百姓饑荒凋敝。宣帝正準備用兵，就勸諫説：“從前周公曾營建洛邑，蕭何曾修造未央宫，現在宫室尚未完備，這是我的責任。然而自黄河以北，百姓窮苦困窘，内外都有勞役，其勢不能同時并興，應該暫且停止興造，以解救一時之急。”

景初二年，宣帝率牛金、胡遵等步兵騎兵四萬，從京都出發。天子送出西明門，下詔其弟司馬孚、其子司馬師送過温水，賜給穀帛牛酒，敕令郡守典農以下官吏都去拜會宣帝。宣帝會見父老故舊，宴飲好幾天。宣帝很慨嘆，悵然有感，咏詩道：“開天闢地，日月重光。恰逢時機，全力遠征。將掃群敵，回軍過鄉。肅清萬里，統一四方。功成身退，待罪舞陽。”於是進軍，經過孤竹，越過碣石，屯兵遼水。文懿果然派遣步兵騎兵幾萬，在遼隧阻擊，堅壁固守，南北六七十里，來抗拒宣帝。宣帝重兵大張旗鼓出擊其南，賊寇集中精鋭前來迎戰。宣帝用船暗渡大軍出擊其北，與賊寇的營壘相近，沉掉船隻燒毁橋梁，順着遼水修築長圍，捨掉敵軍而向襄平進發。諸將説：“不攻打賊軍而設圍，不是告知衆軍的好辦法。”宣帝説：“賊寇加固營壘，想以此來使我軍疲困。進攻他們，正中了他們的詭計，這正是王邑之所以耻於過昆陽的原因。古人説，敵雖高築壁壘，却不得不與我們交戰的原因，是因爲攻擊了他們必須解救的地方。賊寇大軍聚集在此，他們的老巢就會空虚。我們直攻襄平，敵人就會心懷恐懼，恐懼而求戰，必然打敗他們。”於是整列行陣而去。賊軍看到我軍出現在他們後面，果然進行截擊。宣帝對諸將説：“所以不攻打他們軍營，正希望造成這種局面，不可以失掉這個機會。”於是揮軍回擊，大敗敵軍，三戰三捷，賊軍退保襄平，宣帝進軍包圍襄平。

當初，文懿聽到魏軍出發的消息時，曾向孫權求救。孫權也出兵遠遠地給他聲援，并給文懿

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

寫信說："司馬公善於用兵，變化如神，所向無敵，我深爲你擔憂。"

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静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

恰逢連綿大雨，平地積水數尺，三軍將士恐慌，想轉移營地。宣帝下令軍中有敢說遷徙的人斬首。都督令史張静違犯軍令，被斬首，軍心安定下來。賊軍依仗水勢，伐薪放牧安然自若。諸將想去捉他們，宣帝都没有同意。司馬陳珪說："以前進攻上庸，八部同時進軍，晝夜不停，所以能在五六天之間，攻陷了堅固的守城，殺了孟達。現在從遠方來却更加安寧緩息，我很不明白。"宣帝說："孟達兵衆少而食物却能支持一年，我方將士人數四倍於孟達而糧食不足一月，用能支持一個月的兵力去對付能支持一年的兵力，怎麽能不速戰呢？用四對一，即使分成一半，也應當這樣做。所以不考慮死傷多少，是在與糧食競賽。現在敵衆我寡，賊飢我飽，雨又下得這樣，功效無法施展，雖然應當加速進行，又能做些什麽。從京師出發以來，不擔心賊軍進攻，怕的是賊軍逃走。現在賊軍糧草將盡，而我軍尚未合圍，搶奪他們的牛馬，抄繳他們的柴禾，這是要故意驅趕他們逃走。用兵講究詭詐之術，善於隨時變化。賊兵依靠人多又有大雨，所以雖然又飢又困，也不肯束手就擒，我們應當表現出無能來使他們安心。謀取小利而驚動了他們，不是好主意。"朝廷聽說軍隊遇上大雨，都奏請召他們返回。天子說："司馬公能臨危應變，不久就能擒住賊寇。"不久雨停，於是合圍。修築土山地道，準備了盾櫓鉤車，箭石如雨，晝夜攻打。

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於梁水，城中震慑。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

當時有顆彗星，白色，有光亮的尾巴，從襄平城西南向東北方墜落下去，掉在梁水，城中之人震驚惶恐。文懿非常害怕，讓他的部下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求投降，請求解除圍困自己束手歸順。宣帝没有同意，扣留了王建等人，全部殺掉。以檄文告示文懿說："從前楚、鄭是平等的國家，鄭伯還脱去上衣，手牽活羊而迎候楚軍。我身爲天子大臣，位在上公，而王建等人却想讓我解除圍困撤退軍隊，這不是成了楚與鄭的關係！這兩個人老糊塗了，一定是傳話歪曲了你

决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决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别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户四萬，口三十餘萬。

的意思，已經幫你殺掉。如果你還有話要説，可重新派個年輕明斷的人前來。”文懿又派了侍中衛演前來乞求限期送交質子。宣帝對衛演説：“軍事要旨有五條：能戰應當戰，不能戰應當守，不能守應當撤，剩下的兩條路就是投降和死了。你不肯束手面縛而降，這就是要决一死戰，用不着送來質子。”文懿攻擊南面的圍軍突出包圍，宣帝揮軍將他打敗，在梁水上墜落彗星的地方將他斬首。入城之後，建立了兩個標志用以區别新舊。十五歲以上的七千多男子全部殺掉，將尸體封土築成高冢。公卿以下僞官全部處死，斬了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編四萬户，人口三十餘萬。

初，文懿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文懿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

當初，文懿篡奪了他叔父公孫恭的權位并將他囚禁。等到準備謀反之時，將軍綸直、賈範等人苦苦勸諫，文懿把他們都殺了。宣帝釋放了公孫恭，并給綸直等人修建了墳墓，表彰他們的後人。下令説：“古代討伐一個國家，僅殺其特别凶惡的人而已。各位被文懿所連累的人，全部寬恕。中原人願意返回故鄉的，各隨己願。”

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

當時有的士兵身感寒冷，請求發給短襖，宣帝不給他們。有人説：“原有許多舊的短襖，可以賜給他們。”宣帝説：“短襖是公家的，作爲人臣不能私自施捨給人。”於是上奏朝廷將六十歲以上的軍人遣散了一千多人，將吏中在戰爭中死亡的爲他們回家治喪。然後班師。天子派人到薊犒勞大軍，給宣帝增封昆陽，與已封的兩縣一起作爲食邑。

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卧内，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托。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原先，宣帝到襄平時，曾夢見天子枕着自己的膝蓋説：“看我的臉。”低下頭去看發現天子與平時不一樣，很害怕。在此之前，曾詔令宣帝從便道去鎮守關中；等到了白屋，詔令宣召宣帝，在三天之内，來了五道詔書。手詔説：“最近常恐懼不安地盼望你的到來，到了之後就直接推門進來，看我的臉。”宣帝非常驚慌，就乘輕便驛車日夜兼程，從白屋出發四百餘里路，一天就趕到了。進到嘉福殿卧室，走到御床前。宣帝流着眼淚問候病情，天子拉着宣帝的手，看着齊王説：“把後事托付給你。死居然還是可以控制的，

與大將軍曹爽并受遺詔輔少主。

我忍死等你，得以相見，再没有什麽遺恨了。”宣帝與大將軍曹爽接受遺詔輔佐少主。

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爲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帝固讓子弟官不受。

齊王繼承帝位之後，宣帝升遷爲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和曹爽各自統兵三千，共同執掌朝政，輪流在殿中值班，可以坐輿上殿。曹爽想讓尚書上奏事情先通過自己，就向天子進言，改任宣帝爲大司馬。朝中商議認爲前後大司馬全都死在位上，於是任命宣帝爲太傅，進入殿内不用小步快走，朝見天子行禮不用報姓名，上殿時可以佩劍穿鞋，一切如同漢蕭何的舊例。宣帝家婚嫁喪葬之事的費用全部由官府供給，任命世子司馬師爲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宣帝堅決辭讓了子弟們的官銜没有接受。

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

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的使節經輾轉翻譯前來納貢，焉耆、危須各國，弱水以南，鮮卑人名聲顯赫之王，都派遣使者前來獻納。天子把功勞歸於宰相，又增加了宣帝的封邑。

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起初，魏明帝喜好修築宫室，規模都豪華壯麗，百姓深以爲苦。宣帝從遼東歸來時，服勞役的還有一萬多人，玩賞物品動輒數以千計。到此時都奏請停止，節約費用使役者回去種田，天下欣慰仰賴。

二年夏五月，吴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場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

正始二年夏五月，吴國將全琮侵犯芍陂，朱然、孫倫圍困樊城，諸葛瑾、步騭在柤中擄掠，宣帝請求親自討伐。議論者都説，賊寇遠來圍困樊城，不可能很快占領該城。讓他們在城下受到挫折，就會有自破之勢，可用良策抵抗。宣帝説："邊城受侵犯却安坐在朝廷之上，邊疆不安定，百姓心中就會産生疑惑，這是國家的大憂患。"

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鋭，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吴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

六月，統率各路軍馬南征，天子送出津陽門。宣帝因爲南方天氣炎熱潮濕，不宜持久，就命輕騎兵前去挑戰，朱然不敢冒然出動。於是休整戰士，精選精鋭之師，招募率先登城的勇士，嚴明號令，顯示一定要攻打之勢。吴軍夜間逃走，直追到三州口，斬殺俘獲了一萬餘人，收繳了敵軍的船隻物資返回。天子派遣侍中常侍在宛犒勞大軍。

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户，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帝勛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秋七月，給宣帝增加郾、臨潁封邑，與以前的四個縣合在一起，食邑共有萬户，子弟有十一人爲列侯。宣帝的功勛聲望日益增高，却更加謙卑恭讓。因爲太常常林是同鄉中有德望的長者，每次見到他都要下拜。常告誡子弟説："驕傲自滿是道家所忌諱的，四時還有推移變化，我有什麽德能來承受這些。謙遜再謙遜，大概可以免災吧！"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爲舞陽成侯。

正始三年春，天子追封宣帝先父京兆尹司馬防爲舞陽成侯。

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

三月，宣帝奏請鑿通廣漕渠，引黄河之水流入汴河，灌溉東南大片坡地，開始在淮河以北大面積耕種。

先是，吴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在此之前，吴國派遣大將諸葛恪駐守於皖，邊境城鎮深受其害，宣帝想親自去攻打諸葛恪。朝中議者大多認爲敵據守着堅固之城，屯積了糧食，就是想把官軍引誘來。現在孤軍去遠攻，他們的救兵一定會趕來，我軍進退很難，不能戰勝。宣帝説："敵所擅長的是水戰，現在攻打他們的城池，以此來觀察其變化。如果發揮他們的長處，棄城逃跑，這正是朝廷取勝之計。如果敵敢固守，湖水冬天淺，船無法行駛，勢必會放棄水戰而自救，這是他們的短處，也對我們有利。"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於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

四年秋九月，宣帝督領各路人馬進擊諸葛恪，天子送出津陽門。軍隊到舒，諸葛恪焚燒了積蓄的財物，棄城逃跑。

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宣帝認爲消滅敵人的關鍵，在於積蓄糧食，於是大規模屯田，拓寬了淮陽、百尺兩條水渠，又修整了潁水南北的坡地，有一萬多頃。從此，淮北地區到處有糧倉，從壽陽到京城，農官和屯田的軍隊連接。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

五年春正月，宣帝從淮南回到京城，天子派人持符節慰勞大軍。

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尚書鄧颺、李勝等人想讓曹爽建立功名，勸他去討伐蜀國。宣帝勸阻他，不聽從，曹爽果然無功而返。

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六年秋八月，曹爽取消了中壘中堅營，把兵力歸屬弟弟中領軍曹羲。宣帝認爲這是先帝舊有的軍制而制止他，未成功。

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

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

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説"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托"。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

冬十二月，天子下詔書命令宣帝朝見時可以乘輿上殿。

七年春正月，吳軍進犯柤中，内地各族居民萬餘家爲避敵北渡沔水。宣帝認爲沔南近敵，如果百姓跑回去，一定還會招致敵禍，應該暫且把百姓留住。曹爽説："現在不能很好地守衛沔水以南地區而把百姓留住，不是長遠之計。"宣帝説："不對。大凡事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險的地方就危險。所以兵書上説'成和敗，在於形；安與危，在於勢'。形與勢，是駕御衆人的綱，不可以不認真對待。假如讓敵人用二萬兵力截斷了沔水，用三萬兵力與沔水以南的各路兵馬相對峙，一萬兵力在柤中横行，將用什麼辦法解救呢？"曹爽不同意這個意見，最終還是命百姓返回南邊。敵軍果然襲擊并攻占了柤中，損失以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去世。

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的計謀，把太后遷到永寧宫，把持朝政，兄弟幾人都掌管禁兵，安置了許多親信黨羽，多次修改制度。宣帝無法禁止，於是和曹爽之間産生了矛盾。

五月，宣帝稱病不再參與朝政大事。當時有人編了一首歌謡説："何、鄧、丁，禍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自放出掖庭後宫才人石英等十一人，送給曹爽充當歌女。曹爽、何晏認爲宣帝病得很厲害，於是就産生了廢除君主的想法，與張當密謀，企圖篡奪皇位，已經計劃好時間。宣帝也在秘密作準備，曹爽的部屬也很疑心宣帝。恰逢河南尹李勝將去荆州，前來看望宣帝。宣帝假稱病得很重，讓兩個使女侍候，拿衣服衣服掉地，指着嘴説口渴，使女捧上粥，宣帝不自己拿着碗喝，粥都流出灑在胸上。李勝説："大家認爲明公舊病發作，没想到身體竟是這樣！"宣帝故意上氣不接下氣，用微弱的聲音説："年老卧病，死在旦夕。你將要去并州，并州靠近胡人，要很好地戒備。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把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兩兄弟托付給你。"李勝説："我是要到本州任職，并不是并州。"宣帝故意把話搞亂了説："你是剛到并州。"李勝又

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說：“是到荆州。”宣帝說：“年紀已老，昏憒荒謬，没明白你的話。現在還是到本州來，德高年壯，正好建立功勳！”李勝回去後告訴曹爽說：“司馬公將死僅剩一口氣，形與神已經分離，不值得擔心了。”過了幾天，又說道：“太傅不可能再發揮什麽作用了，令人傷感。”因此曹爽等人不再防範戒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于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内疏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於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并見斥黜。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黄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祭高平陵，曹爽兄弟都跟從前往。當天，太白金星遮住了月亮。宣帝於是上奏永寧太后罷廢曹爽兄弟。當時景帝任中護軍，率領兵馬屯兵司馬門。宣帝在城闕下列陣，經過曹爽的門前。曹爽的帳下督嚴世登上城樓，拉開弓箭準備射宣帝，孫謙阻止他說：“事情還没全明白。”三次搭箭三次被阻止，每次都是拉着他的胳膊使他無法射箭。大司農桓範出城投奔曹爽，蔣濟對宣帝說：“智囊去了。”宣帝說：“曹爽與桓範内心粗疏而智謀又不够，笨拙的馬貪戀馬房中的豆料，他一定不會重用桓範。”於是給司徒高柔符節，行使大將軍的職權，接管曹爽的部隊，對高柔說：“你就是周勃了。”命令太僕王觀任中領軍，接管曹羲的部隊。宣帝親自率領太尉蔣濟等領兵出來迎接天子，屯軍洛水浮橋上，上奏說：“先帝詔令陛下、秦王和我來到御床前，握着我的手說：‘深爲後事擔憂。’現在大將軍曹爽背棄了先帝臨終之命，敗亂了國家的典章制度，内則僭越妄爲，外則專權跋扈。各種官職要位，都安排了他的親信；皇帝舊有的禁軍宿衛，也遭到驅逐廢棄。他們盤根錯節互相勾結，一天比一天爲所欲爲。又以宦官張當爲都監，專門用於勾結串通，窺伺國家權力。天下動蕩不安，人人自危。陛下居於客位，怎麽能長治久安呢？這不是先帝詔令陛下和我到御床前的本意。我雖年老體弱，不敢忘記先帝遺言。從前趙高恣意横行，秦國因此而亡；吕雉和霍成君兩位皇后的行爲早受禁止，漢就得到長久延續。這就是陛下可以借鑒的前朝之事，也是我拼命效忠的時機。公卿群臣都認爲曹爽有摒棄君主之心，兄弟不宜領兵守衛宫禁；上奏皇太后，皇太后下令按奏行事。我即令主管人和黄門解除了曹爽、曹

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説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勛，不可以不祀。”帝不聽。

羲、曹訓的兵權，各人以原任官職免職回家。如果扣留天子，按軍法處治。我全力迅速領兵到洛水浮橋，偵察異常情況。”曹爽不通報宣帝的奏書，扣留天子停宿在伊水以南，砍伐樹木充當鹿角阻擋通道，徵發屯田之兵幾千人守衛。桓範果然勸説曹爽讓天子到許昌，移文徵調全國兵馬。曹爽没有采納，却趁夜派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到宣帝這裏，觀察宣帝的動向。宣帝數説他的過失，處罰限於免去官職。陳泰返回報告曹爽，勸他通報奏書。宣帝又派曹爽所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向他講明，指洛水發誓，曹爽信任宣帝。桓範等人援引古今事例，百般勸説。曹爽最終也没有聽從，説：“司馬公不過是想剥奪我的權力罷了。我得以侯爵辭官回家，仍不失爲富家翁。”桓範捶着胸説道：“受君連累，我要被滅族了！”於是通報了宣帝的奏書，接着主管部門彈劾宦官張當，并揭發了曹爽和何晏等人圖謀造反之事，於是逮捕了曹爽兄弟及其黨徒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全部處死。蔣濟説：“曹真的功勛，不能不祭祀。”宣帝不聽。

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

起初，曹爽的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殺守關之兵投奔曹爽，等到曹爽準備自首認罪時，魯芝、楊綜哭着勸諫説：“公居於伊尹、周公的地位，扶持天子，依仗天威，誰敢不服從？扔掉這些而想主動走向刑場，怎能不讓人痛心！”官吏奏請逮捕魯芝、楊綜判罪，宣帝赦免了他們，説：“以此來鼓勵效忠君主之人。”

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户，奏事不名。固讓丞相。

二月，天子任宣帝爲丞相，增加潁川的繁昌、鄢陵、新汲、父城爲封邑，連同以前封的共有八個縣，二萬户，上奏時不用自報姓名。宣帝堅决推辭丞相之職。

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冬十二月，又加九錫的禮遇，朝會時可以不拜。宣帝堅决推辭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宣帝在洛陽建立宗廟，設左右長史，增加了官屬、舍人滿十人，每年從官屬中推舉一人任御史，一人爲秀才，增加官騎一百人，吹鼓手十四人，封其子司馬肜爲平樂亭侯，司馬倫爲安樂亭侯。宣帝因爲長久患病不能上朝奏請，每有大事，天子親自到宣帝住宅來詢

諮訪焉。

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吴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

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録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

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户，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

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於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吊，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轀輬車。

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謚曰文，後改謚宣文。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晋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

帝内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

問。

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對宣帝懷有二心，陰謀立楚王曹彪爲天子。

三年春正月，王淩謊報吴國人堵塞了涂水，請求派遣軍隊去征討。宣帝暗中知道他的陰謀，没有答應。

夏四月，宣帝親自統率中軍，乘船沿水前進，九天就到了甘城。王淩没有辦法，於是到武丘迎接，自縛於水旁，説："王淩如果有罪，您當折簡爲信召唤我，何苦要親自來呢!"宣帝説："因爲你不是可以折簡爲信之人呀。"就帶着王淩一起回到京城。途中經過賈逵廟，王淩大叫道："賈梁道！王淩是大魏的忠臣，祇有神靈明白這一點。"到了項，服毒而死。逮捕了他的餘黨，全都殺三族，并斬殺了曹彪。把魏室的各位王公全都集中在鄴，命有關部門看管，不能隨便串通往來。

天子派遣侍中韋誕持符節在五池慰勞大軍。宣帝從甘城到達之後，天子又命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手持符節，策命宣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子和哥哥的兒子各一人封爲列侯，前後封邑五萬户，族中爲侯的有十九人。宣帝堅决辭退了相國和郡公没有接受。

六月，宣帝卧病不起，夢見賈逵、王淩爲祟作怪，非常厭惡。秋八月戊寅，在京師去世，當年七十三歲。天子身穿素服親臨吊唁，喪葬的規格仿照漢霍光的舊制，追贈爲相國、郡公。其弟司馬孚上表陳述宣帝生前的意願，推辭掉郡公和轀輬車。

九月庚申，葬在河陰，謚號文，後來又改爲宣文。在此之前，宣帝預先囑咐了後事，要在首陽山土葬，不起墳，不樹碑；作《顧命》三篇，用當時的服裝裝殮，不設隨葬品，後死的人不能合葬。一切都依照他的遺命。晋國剛建立時，追尊宣帝爲宣王。武帝接受禪讓之後，尊稱爲宣皇帝，陵墓叫作高原，廟號爲高祖。

宣帝内心猜忌而外表寬厚，好猜疑而有權術。魏武帝覺察到宣帝有雄心壯志，聽説他能像狼一樣回頭看人，想檢驗一下。就召來讓他向前

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

走，又令他回頭看，宣帝臉正面向後而身子却不動。武帝又曾夢見三匹馬同在一個馬槽吃料，心中十分厭惡。對太子曹丕說："司馬懿不是甘心做人臣的人，一定會干預國家大事。"太子一向與宣帝很好，總是成全保護他，所以能幸免。宣帝於是在職位上十分勤勉，夜以繼日，下至割草放牧這樣的小事，全都親自過問，因此魏武帝纔放心。等到平定公孫文懿之時，大肆屠殺。誅殺曹爽之際，他的黨羽都被夷殺三族，不分男女老幼，連已經嫁人的姑姊妹等也全都殺掉，隨後終於篡奪了魏的政權。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晉明帝時，王導在旁侍坐。明帝問起前世所以取得天下之事，王導就陳述宣帝開始創業之時，以及文帝末年高貴鄉公的事情。明帝把臉貼在床上說："如果真像你說的那樣，晉的天下豈能長遠呢！"分析他的疑忌殘忍的原因，大概是符合狼回頭看的特性。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于已詐之心，延安于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内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鬥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

制曰：天地之大，黎民百姓爲本；國家所尊貴的，是國家元首。和平和戰亂變幻無常，興盛衰亡却是有時運的。所以五帝以上，統治萬乘之國而以此爲憂；三王以來，身處憂患却以此爲樂。比賽智力，爭權奪利，大國小國之間相互吞并，强國弱國之間彼此侵襲。直至魏時，三國鼎立相峙，戰爭連年不息，到處一片混亂。宣帝以卓越的天姿才能，順應時運輔佐帝王，文能治政，武能克敵。用人就像用自己，求賢惟恐不及；情感深沉不可測，性格寬厚能容人。隨俗而處不露鋒芒，順應時勢，屈伸舒緩，斂鱗藏翼蓄志待時，隨時關注風雲變幻。把狡詐之心裝扮成忠誠的樣子，在危難之中求得平安。雄才大略決斷於內，英明策劃決斷於外，在百日之內消滅了公孫文懿，用十天左右活捉了孟達，自認爲用兵如神，計謀無比。隨後率領大軍西討，與諸葛亮相持。控制其軍隊，本不想打仗，諸葛亮送給他女人的服飾，這纔下了爭鬥的決心。使者持節在門前阻擋，雄心抱負頓時收回，千里之外求戰，無非是想顯示軍威。況且秦、蜀之地的人，勇猛强悍和膽小怯懦無法相戰，道路平坦和險惡、勞苦和安逸各不相同，以此來爭功取勝，有利之處

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晋明掩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鋭意盗金，謂市中爲莫睹。故知貪于近者則遺遠，溺于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晋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争，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很明顯。然而却閉營不出加固工事，不敢出戰，活着時因懼怕而不敢前進，死之後懷疑其虚假而退走，優秀將帥的謀略，在此而喪失！文帝之世，輔佐朝廷而權重，在許昌受到了同當年蕭何一樣的重托，在崇華殿上得到了超過霍光所得到過的信賴。如果竭盡忠誠義節，可與伊尹、傅説齊名。及至魏明帝臨終之時，把國家大事相囑托，接受了兩位君主的遺詔，輔佐了三代，既然承受了臨終前的重托，却没有以身相報。天子身在京城之外，而城内興起戰事，君主的墓土未乾，立刻就相互誅殺，忠貞大臣的行爲，難道如此！盡善盡美的準則，對此疑惑不解。其征討的策略，難道不是在東聰明而在西愚蠢？輔佐君主之心，爲什麽前忠而後叛？所以晋明帝掩面而聽，以其用欺僞詐騙獲得成功而感到耻辱；石勒大膽地講述，嘲笑他用奸詐邪惡的方法奠定了帝業。古人説過："積累三年善行，知道的人很少；做了一天壞事，天下都能傳遍。"不是如此嗎！雖然能在當時隱瞞過去，但最終還是在後世受到嗤笑。也就如掩耳盗鈴，以爲衆人聽不見；專心致志想偷盗錢財，認爲集市之人都看不見。所以説貪戀於眼前定會丢失掉長遠的，沉溺於利一定會損害名聲。如果不想損己利人，就一定會損人利己。順應天理而動容易成事，違背時運而動難以成功。何况以并未完成晋的基業，逼迫尚有餘運的魏國。即使是道行感動了四方，恩德遍布於衆生，但是上天尚未開啓時機，天子寶位還有阻礙，不能用智慧去競争，不能用强力去奪取，雖然是福澤流傳於後代，但自身却一直北面稱臣。

晋書卷二

帝紀第二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爲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

景皇帝名師，字子元，是宣帝的長子。文雅有風采，沉着堅毅很有遠大的謀略。他年少時就留傳有好聲譽，和夏侯玄、何晏名望相同。何晏時常稱說："差不多可以成就天下事的，是司馬子元。"魏景初年間，任散騎常侍，多次升官爲中護軍。制定選用人才的方法，提拔人不超越他的功績，官吏無私情。宣穆皇后去世，景帝服喪以極端孝順聞名。

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晝，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静内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户，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宣帝將要誅殺曹爽時，精心秘密謀劃，單獨跟景帝悄悄策劃，文帝不知道這件事，將要動手的前一天晚上纔告訴他。之後派人窺視，景帝像平常一樣入睡，而文帝不能安然就寢。清晨在司馬門會集兵衆，景帝鎮静内外，布置非常嚴整。宣帝說："這個兒子終究真行啊。"當初，景帝暗地裏收留了三千名不怕死的士人，分散在百姓中，到這時一個早晨就集合起來，衆人不知道這些人是從哪裏來的。事件平息後，因爲有功被封爲長平鄉侯，食邑千户，接着加封爲衛將軍。等到宣帝死時，議政的人們都說："伊尹已死，伊陟繼承事業。"天子任命景帝爲撫軍大將軍輔佐朝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恤窮獨，理廢滯。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升爲大將軍，加封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命令百官推舉人才，明確年少與年長者的尊卑，體恤窮困與孤獨的人，清理被廢棄不用的人。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任四方的都督，王基、州泰、鄧艾、石苞掌管州郡，盧毓、李豐掌管選舉，傅嘏、虞松參預出謀劃策，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參預朝議，四海

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吴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 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吴，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 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帝乃敕欽督鋭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禄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羡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

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萬。"帝讓不受。

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

傾心向往，朝廷内外恭敬。間或有請求改變制度的人，景帝説："'好像什麽都不知道，順從上帝的法度去做'，這是詩人所贊美的。三代祖先的典章制度，是應當遵守的；假如不是有戰争，不能隨意更改。"

五年夏五月，吴國太傅諸葛恪包圍新城，朝廷的議論擔心他分兵侵犯淮 泗，打算守衛各水路口岸。景帝説："諸葛恪新近在吴國得到權勢，想求得一時的好處，聚兵於合肥，希望僥幸得手，没有精力再在青 徐找麻煩。再説水路口岸不是一個，多守衛就用兵多，少守衛又不足以抵禦敵寇。"諸葛恪果然在合肥集中兵力，最終正像景帝所推測的那樣。景帝便派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人抵禦敵軍。毌丘儉、文欽請求出戰，景帝説："諸葛恪全力深入我方，把軍隊置於險境，他們的鋒芒難以抵擋。再説新城既小又堅固，敵軍進攻也難以攻克。"於是命令衆將領高築營壘來防守。相持了幾個月，諸葛恪攻城的力量耗盡，死傷超過半數。景帝就命令文欽督率精鋭部隊奔赴合榆，攔截敵軍的退路，毌丘儉率衆將領作爲後繼。諸葛恪因恐懼而逃跑，文欽迎上去攻擊，大敗敵軍，斬敵萬餘。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賓賢等人謀劃用太常夏侯玄代替景帝輔佐朝政。景帝秘密知道此事，派舍人王羡用車去迎接李豐。李豐被迫，跟隨王羡來見景帝，景帝列舉他的罪過。李豐知道禍已臨頭，於是肆意辱駡。景帝憤怒，派勇士用刀頭的鐶打死了他。逮捕夏侯玄、張緝等人，都滅了三族。

三月，婉言勸天子廢黜皇后張氏，天子於是下詔書説："奸臣李豐等人慣聽讒言，任用奸邪，暗地圖謀凶險邪惡。大將軍督察敬奉上天的法規，把他們付諸刑法。周勃降服吕氏，霍光擒獲上官的功績，難以超過。給大將軍增加食邑九千户，加上以前的共四萬户。"景帝推辭不接受。

天子因爲夏侯玄、張緝被誅殺，自己深感不安全。而景帝也擔心引起災禍，秘密謀劃廢黜重立天子，便暗地裏婉言勸諫魏 永寧太后。秋九

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群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群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托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

月甲戌，太后下令説："皇帝年齡已大，不能親自治理紛繁的政務，沉溺於內宮寵幸，沉迷褻狎於女色，每天接近藝人戲子，放縱他們的醜惡行爲，迎來后妃的家人留宿在內宮，毀壞了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擾亂了男女的節操。又被一群小人脅迫，將要危害國家，不能繼承供奉宗廟。"景帝召集群臣聚會商議，流着淚説："太后的命令是這樣，大家對王室怎麽辦呢?"大臣們都説："伊尹流放太甲來使殷安寧，霍光廢黜昌邑王來使漢安定，權衡輕重，穩定國家，以便使四海清平。殷、漢兩代在古時候這樣做了，明公在今天也應當這樣做，今天的事，全聽從明公的命令。"景帝説："大家對我的期望深重，我怎麽敢迴避呢?"於是與衆臣一起奏告太后説："臣下聽説天子是救助養育人民的，是使天下長久安定的。皇帝年齡已經大了，不能親自治理紛繁的政務，每天讓小戲子郭懷、袁信等人袒露身體淫亂游戲。又在廣望觀下裝扮遼東妖冶的婦人，路人都遮住雙眼。清商令令狐景勸諫皇帝，皇帝燒鐵器燙他。太后遇到合陽君的喪事，皇帝像往常一樣嬉笑娱樂。清商丞龐熙勸諫皇帝，皇帝不聽。太后回到北宮，殺了張美人，皇帝很是怨恨。龐熙勸諫，皇帝惱怒，又用彈弓彈射龐熙。每逢文書送入，皇帝不看。太后命令皇帝在式乾殿講學，皇帝又不依從。他不能繼承皇家世系。臣下請求依照漢代霍光的做法，收回皇帝的印璽，讓他以齊王的身份回封地。"太后准奏，有關官員用牛、羊、猪三牲做祭品書寫簡策上告宗廟，齊王登上皇家侍從車，大臣們跟隨到西掖門。景帝哭泣着説："我的祖先受了歷代的特殊待遇，先帝臨死，用遺詔相托，我有愧於重任，不能勸善規過。諸位公卿大臣，思用古代典章，爲國家長遠考慮，寧可背棄皇帝本人，也要使皇家宗廟受祭祀。"於是派使者持符節護送，住在河內的重門，誅殺郭懷、袁信等人。

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

當天，和群臣商議立新君。景帝説："當今天下没有清平，兩個敵國在争强鬥勝，四海的君主，必是賢明聖哲的人。彭城王曹據，是太祖的兒子，論賢明，他仁愛聖明公允；論年紀，他

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争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

在皇室中是長兄。皇帝的位置至關重要，没有他那樣的才幹，不足以平定救助天地四方。”於是和群臣奏報太后。太后認爲彭城王是先帝的叔父，不符合宗法制度的秩序，那麽烈祖的世系就永遠無人繼承了。東海定王，是明帝的弟弟，打算立他的兒子高貴鄉公曹髦。景帝堅持争辯未果，便依從了太后的命令，派人在元城迎來高貴鄉公立爲皇帝，改年號叫正元。天子接受印璽時懶散，脚抬得很高，景帝聽説後感到擔憂。等到將舉行大朝會，景帝訓導天子説：“聖明的君王看重開端，端正根本敬肅初始，這是古人所謹慎的。明天面對大朝會，萬衆瞻仰皇上端莊的容貌，公卿傾聽悦耳的聲音。《詩經》説：‘展示給人們的是不輕佻，這是可供效法的。’《易經》説：‘説出的話好，那麽千里之外有人響應。’雖然禮儀周全完備，還應當加上恭敬謹慎，以符合四海的仰望。”

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吕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内摧寇虐，外静奸宄，日昃憂勤，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勛烈施於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綏寧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禄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户；進號大都督，假黄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勛。”帝固辭相國。

癸巳，天子下詔書説：“我聽説創立基業的國君，必須有得力的臣子；遵守成法的帝王，也須依賴能匡正輔佐的大臣。因此，周文王、周武王憑藉吕尚、召公使承受天命的功績顯揚，周宣王倚靠山甫享有中興的業績。大將軍世代擁有美德，順應天時輔佐朝政。國家遭受上天降下的凶險，皇室多有災難，齊王在皇位，不依照遵循法典。大將軍履行正義秉執忠誠，來安寧華夏，匡正百官，統管庶事。内摧毁盜匪暴虐，外平定奸佞亂臣，太陽偏西仍因爲國事而勞苦，操勞不分晝夜。道德聲望光照上下，功勛業績散布四方。深切思考宏大的議論，首先建立明智的策略，權衡輕重，安定國家，幫助我登上皇位，宗廟獲得安寧，萬民慶幸依賴。伊摯保護治理殷邦，公旦安寧周室，都無法超過大將軍。我非常贊許他。道德高的人地位尊貴，功勞大的人俸禄豐厚，這是從古到今都通行的道理。封大將軍爲相國，增加食邑九千户，并入以前的共四萬户；升號爲大都督，假黄鉞，入朝不必邁小碎步，奏報事情不必自報姓名，可佩劍穿鞋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此表彰大功。”景帝堅决辭掉相國的職位。

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顔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黄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緑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并敬納焉。

又上書訓誡天子説："荆山的玉璞雖美，但不雕琢不成寶物；顔回、冉有的才學雖高，不學習就不能擴充他們的知識。仲尼説：'我不是一生下來就知道事理的人，而是愛好古代的東西而勤勉地探求的人。'上溯黄軒以來五代的君主，没有一個不是有所遵循的。顓頊從緑圖那裏受教育，高辛向柏招問道。到了周成王，有周公旦、吕望作輔佐，因而能分辨經書的章句主旨，安於正道樂於事業。像這樣，那麽君王之道在上顯明，庶民百姓在下順從。刑法被擱置不用的盛世，實在由此而來。應該遵循先王不耻下問的精神，讓講經誦詩的事時常聽説，經典的話每天在身旁陳述。"當時天子很愛華麗侈靡，景帝又勸諫説："剛剛涉足朝政，應該崇尚簡樸。"天子一并恭敬地采納。

十一月，有白氣經天。

十一月，有白色雲氣瀰漫天空。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於吴楚之分，西北竟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出現在吴楚的分野，消失在西北上空。

鎮東大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吴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

鎮東大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作亂，假托太后命令在郡國傳送檄文，設立祭壇在西門外盟誓，各派四個兒子在吴國做人質來請求救助。二月，毌丘儉、文欽率領六萬兵衆，渡淮河向西進兵。景帝會聚公卿謀劃征討的計策，朝廷的議論多數認爲可以派遣衆將出兵，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景帝親自出征。戊午，景帝統率中軍步兵騎兵十餘萬人去征討。日夜兼程，召集三方的軍隊，大規模會聚在陳許的郊野。

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横之迹，習儀秦之説，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鬥，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

甲申，駐在㶏橋，毌丘儉手下將領史招、李續先後來投降。毌丘儉、文欽移兵到項城，景帝派遣荆州刺史王基進兵占據南頓來逼迫毌丘儉。景帝高築壁壘，等待東面軍隊的集結。衆將請求進軍攻打項城，景帝説："諸位衹知其一，不知其二。淮河以南的將士本來没有反叛的意思。况且毌丘儉、文欽想走縱横家的路，學習張儀、蘇秦的學説，認爲遠近必定響應。然而發動叛亂的時候，淮河以北不依從，史招、李續先後瓦解。内部不順從，外部背叛，自知必定失敗，被困的野獸想要決鬥，迅速交戰更合他們心意。雖説必

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絶其歸路。

定克敵，但傷人也多。再説毌丘儉等人欺騙將士，十分狡詐善變，稍稍與他們相持一段時間，騙局自然會敗露，這樣就能不戰而勝。”於是派遣諸葛誕督率豫州諸軍從安風向壽春進兵，征東將軍胡遵督率青、徐諸軍向譙宋之間出兵，切斷叛軍退路。

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鋭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鋭，引軍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吴，淮南平。

景帝屯兵於汝陽，派遣兗州刺史鄧艾督率泰山諸軍進駐樂嘉，示弱來誘敵。文欽進軍將攻打鄧艾，景帝秘密派兵，徑直奔赴樂嘉，與文欽相遇。文欽的兒子文鴦，十八歲，在三軍中最爲勇猛，對文欽説：“趁對方立足未穩，請登上城墻擂鼓吶喊，可以擊敗對手。”然後按計謀行事，三次吶喊而文欽不能響應，文鴦退兵，一起引兵向東。景帝對衆將説：“文欽逃跑了。”命令派精鋭部隊追擊文欽。衆將都説：“文欽久經沙場，文鴦年輕有鋭氣，引軍入項城，并没有失利，必不會逃走。”景帝説：“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文鴦三次擊鼓，文欽不響應，他們的氣勢已經衰竭，不逃走還等什麽？”文欽將要逃走，文鴦説：“不先打掉敵軍鋭氣，是不能走的。”於是與十餘名驍勇的騎兵攻入景帝軍隊的陣地，所向披靡，然後引兵撤離。景帝派左長史司馬璉督率八千精壯騎兵從側翼追敵，派將軍樂綝等督率步兵爲後繼。等到了沙陽，多次攻破文欽的軍陣，射出的箭密集如下雨，文欽頂着盾牌逃奔。大破敵軍，衆人都扔下兵器投降，文欽父子與部下逃跑去保項城。毌丘儉聽説文欽戰敗，抛棄衆人連夜逃往淮河以南。安風津都尉追上毌丘儉，殺了他，把毌丘儉的首級傳到京都。文欽於是投奔吴國，淮南平定。

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當初，景帝眼睛上長了瘤子，讓醫生割除。文鴦進攻時，景帝因受驚嚇眼珠迸出。怕六軍因此恐慌，把頭蒙在被裏，疼痛得受不了，把被子都咬破了，然而左右没人知道此事。閏月病勢加重，讓文帝總管諸軍。辛亥，死於許昌，時年四十八歲。

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吊，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勛，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

二月，景帝喪車從許昌到了京都，天子身穿素服親臨吊喪，下詔説：“公有救助天下安寧國家的勛績，有平定禍患動亂的功勞，再加上是爲

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爲忠安社稷，功濟宇内，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大將軍，增邑五萬户，謚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爲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晋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國事而死，應增加特殊的禮遇。命令公卿商議喪制。”有關官員商議認爲，景帝的忠心安定了國家，功業救助了天下，應該依照霍光的先例，追加大司馬的稱號加在大將軍前，增加食邑五萬户，謚號武公。文帝上表辭讓説：“臣下已故的父親不敢接受丞相相國九命的禮遇，已故的兄長不敢接受相國的高位，完全是因爲太祖曾經任過丞相一職。如今謚號與武帝、文帝相同，必定令人惶恐。過去蕭何、張良、霍光都有挽救時局輔佐國君的功績，蕭何的謚號是文終，張良的謚號是文成，霍光的謚號是宣成。如果一定要以文武作爲謚號，請依照蕭何等人的先例來加贈。”天子下詔應允，定謚號爲忠武。晋國建立以後，追加尊號爲景王。武帝接受禪讓，追尊號爲景皇帝，山陵叫峻平，宗廟稱爲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悦。轉散騎常侍。

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爲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卧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争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宫，以功增邑千户。

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爲諸軍節度。淮攻維别將句安於麴，久而不决。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絶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

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户，假金

文皇帝名昭，字子上，是景帝的同母兄弟。魏景初二年，被封爲新城鄉侯。正始初年，任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值魏明帝奢侈之風的後期，文帝免除苛刻繁瑣，不占農時，百姓十分高興。轉任散騎常侍。

大將軍曹爽討伐蜀國的時候，任命文帝爲征蜀將軍，作夏侯玄的副手出兵駱谷，駐在興勢。蜀將王林夜襲文帝的軍營，文帝躺着不動。王林退兵，文帝對夏侯玄説：“費禕占據險阻來抵抗堅守，我們進兵無法交戰，强攻又不行，應該趕快回師，以後再考慮。”曹爽等人引兵回撤，費禕果然引兵追逐直奔三嶺，經過争奪險阻魏軍纔得以通過。於是還朝，官拜議郎。等到誅殺曹爽時，率衆人保衛二宫，因有功增加食邑一千户。

蜀將姜維進犯隴西時，征西將軍郭淮從長安出兵禦敵。提升文帝爲安西將軍、持節，屯兵於關中，爲諸軍節度。郭淮在麴地攻擊姜維的副將句安，長時間不分勝負。文帝於是進兵占據長城，南奔駱谷來迷惑敵軍。姜維恐懼，退兵守南鄭，句安的軍隊斷絶了後援，率領衆人來投降。文帝轉任安東將軍、持節，鎮守許昌。

到大軍討伐王淩時，文帝督察淮北諸軍事務，率領軍隊在項地會師。增食邑三百户，暫授

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

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

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户。

毌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

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輔政，劍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鉞，增封三縣。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

金印紫綬。不久提升爲都督，統率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討伐吳國，在東關交戰。兩軍打了敗仗，獲罪失去侯爵。

蜀將姜維又進犯隴西，揚言要攻打狄道。派文帝暫兼征西將軍，駐在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打算在敵來之前占據狄道，文帝説："姜維攻打羌，收取了羌的人質，聚集糧草建完了軍需庫，然後又轉道行軍到這裏，正是想要了結塞外羌部落的事，作爲以後的資本。假如真要攻打狄道，怎麽肯宣揚暴露，讓外人知道？如今揚言要出兵，這是打算班師了。"姜維果然燒了軍營撤走。正趕上新平羌胡部族叛亂，文帝打敗了他們，於是在靈州炫耀兵力，北方敵人震驚恐懼，叛亂的人都投降了。因爲有功重新被封爲新城鄉侯。

高貴鄉公被立爲國君時，因文帝參與了制定策謀，被進封爲高都侯，增封食邑二千户。

毌丘儉、文欽叛亂時，大軍東征，文帝兼中領軍，留下鎮守洛陽。

等到景帝病重時，文帝從京都去探視，被任爲衛將軍。景帝死，天子命令文帝鎮守許昌，尚書傅嘏率領六軍返回京師。文帝采用傅嘏及鍾會的策略，自己率軍返回。到了洛陽，升爲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輔佐朝政，佩劍穿鞋上殿。文帝堅決推辭不接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封大都督，奏事不必報姓名。夏六月，加封爲高都公，封地方圓七百里，外加九錫，賜斧鉞，進封爲大都督，佩劍穿鞋上殿。又堅決推辭不接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鉞，增封三個縣。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了揚州刺史樂綝，在淮南作亂，派遣兒子諸葛靚去吳國作人質以請救兵。商議的人們請求迅速討伐他。文帝説："諸葛誕因爲看到毌丘儉輕兵疾進而覆滅，如今必定勾結吳國，這使得他兵力加大而行動遲緩。我們當與四方同心協力，用全勝制伏諸葛誕。"於是上表説："過去黥布叛亂，漢高祖親自征討；隗囂背逆，光武帝西討；烈祖明皇帝戰車頻繁出動。這些都是爲了激奮宣揚氣勢，

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游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吴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

八月，吴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吴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吴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决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吴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并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吴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

顯耀威風武力。陛下應該暫時親臨戰場，使將士們得以憑仗天子的威名。如今諸軍約五十萬人，以多擊少，戰無不勝。”

秋七月，事奉天子及皇太后一同東征，在青、徐、荆、豫徵兵，又徵集了一部分關中的流動部隊，都會合於淮北。軍隊駐扎在項，令廷尉何楨持符節，出使淮南，對將士們宣示撫慰，申明叛逆與忠順，誅罰與賞賜等。甲戌，文帝進軍到丘頭。吴國派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援諸葛誕，諸將迎擊，抵擋不住。將軍李廣面對敵人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病不出門，一并殺掉示衆。

八月，吴國將領朱異率兵萬餘人，把輜重留在都陸，輕兵到達黎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抵禦吴軍，朱異退兵。泰山太守胡烈出奇兵襲擊都陸，焚燒了吴軍的糧草車輛。石苞、州泰又向朱異進擊，大敗敵軍。朱異剩下的士卒餓極了，吃葛草葉子然後逃跑，吴國人殺了朱異。文帝説：“朱異未能到壽春，不是他的罪過，而吴國人殺了他，正是想以此來向壽春方面謝罪，從而堅定諸葛誕守城的信念，使他仍然期望着救兵。如果諸葛誕不是這樣，他將會突圍，拼一時的你死我活。或者認爲大軍不能持久圍困，於是减省口糧，期待着有其他變化。估計敵兵的情勢，出不了這三種。如今應當多方面迷惑他們，防備他們逃跑，這是打勝仗的計謀。”於是命令合攏包圍圈，分批派遣病弱者去淮北取得給養，開倉分給軍士大豆，每人三升。文欽聽到消息，果然高興。文帝更加顯示出兵力虚弱的樣子，多次行使反間計，揚言吴國救兵快要到了。諸葛誕等人更加寬心任意吃喝，不久城中缺糧。石苞、王基一同請求攻打，文帝説：“諸葛誕謀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聚集糧食修治守備，對外勾結吴國人，自以爲足以占據淮南。文欽既然是同惡相助，必定不會輕易逃走。如今假若急切進攻，有損流動部隊的實力。外寇突然到來，裏外受敵，這是危險的道路。現今三個叛賊在孤城中聚在一起，上天或許將使他們同時遭受殺戮。我們應當用長遠的策略牽制敵人，衹需堅守三面。如

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

果敵人從陸路來，軍糧一定少，我們用裝備輕便行動迅速的騎兵斷絕他們的中轉運輸，可以不交戰而打敗外來敵人。外敵被擊敗，文欽等人必定成俘虜。”全懌的母親，是孫權的女兒，得罪了吳國，全端的侄子全禕及全儀帶着他母親來投奔。全儀的兄長全靜當時正在壽春，采用鍾會的計謀，假造全禕、全儀的書信來欺詐全靜。全靜兄弟五人率手下人來投降，壽春城中大爲驚恐。

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逾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

三年春正月壬寅，諸葛誕、文欽等出城攻打圍城軍隊，各軍迎擊，打跑了他們。起初，諸葛誕與文欽內部不相融洽，到了處境窘迫時，轉相猜疑。恰逢文欽與諸葛誕商議事情時意見不一，諸葛誕持刀殺了文欽。文欽的兒子文鴦進攻諸葛誕，不勝，出城投降。以他爲將軍，封侯，派文鴦繞城呼喚。文帝看見城上拿弓的人不放箭，對衆將說：“可以攻城了。”

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廩其餒疾。或言吳兵必不爲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

二月乙酉，攻城并奪取了城池，殺諸葛誕，滅三族。吳國將領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人率領他們的部屬都投降，表彰加封爵位，救濟飢餓傷病的人。有人說吳國兵士必定不會爲魏國效力，請求活埋了他們。文帝說：“即使他們逃回吳國，正好顯示我中原國家的大度。”於是把他們遷徙到三河。

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

夏四月，回到京師，魏帝命令把丘頭改名爲武丘，用以表彰武功。

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户，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

五月，天子把并州的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的河東、平陽八個郡，方圓七百里，封給文帝并封爲晉公，加賜九錫，進官爲相國，在晉國設置官府。文帝九次辭讓，纔作罷。於是增加食邑一萬户，收三個縣的賦税，兒子們没有爵位的都封爲侯。

秋七月，奏録先世名臣元功大勛之子孫，隨才叙用。

秋七月，奏請天子録用先朝名臣及有大功勛者的子孫，根據才能任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諸軍事。

四年夏六月，分割荆州設置兩個都督，王基鎮守新野，州泰鎮守襄陽。派石苞任揚州都督，陳騫任豫州都督，鍾毓任徐州都督，宋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又下令給文帝以前的

秩如前，又讓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

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

帝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外内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

戊申，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即敕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駱驛申敕，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爲帝。

爵位俸禄，又辭讓不接受。天子既因爲文帝三代輔佐朝政，政令不是自己發出，因此於心不安，又顧慮被廢受辱，將親臨大殿前召集百官放逐罷黜文帝。

五月戊子夜，派冗從僕射李昭等人在陵雲臺發兵，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拿出懷中的黄絹詔書給他們看，戒嚴等待天亮。王沈、王業急速向文帝報告，文帝召集護軍賈充等人做了準備。天子知道事情泄露，率手下人攻打相府，宣稱有叛逆要討伐，誰敢妄動誅殺全族。相府的兵將住手不敢交戰，賈充喝斥諸將説："司馬公供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爲了今天啊！"太子舍人成濟抽出戈進擊車駕，刺天子，從後背刺出，天子死在車中。

文帝召集百官商討這次變故，僕射陳泰不到場。文帝派遣他的舅舅荀顗用車接他來，引入密室，文帝對他説："玄伯，天下將對我怎麽樣呢？"陳泰説："衹有腰斬賈充，否則無法向天下謝罪。"文帝説："卿再考慮一下其他的方法。"陳泰説："我衹看到其上策，看不到其次。"於是歸罪於成濟而殺了他。太后下令説："過去漢昌邑王因罪被廢爲百姓，這個人也應該用百姓的禮節埋葬他，使朝廷内外都知道他所做的事。"殺掉尚書王經，因爲對自己有不忠之心。

戊申，文帝奏報説："已故的高貴鄉公率領手下兵馬，拔刀擊鼓衝向我的住宅，臣不敢動武交戰，當即命令將士不許傷害人，違反命令的人當按軍法處置。騎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濟衝入兵陣，殺傷高貴鄉公以致死亡。臣知道做臣的節操，應死而盡忠；事奉君主之大義，不敢逃避災難。日前發生的變故來得突然，災禍如同箭在弦上，我真想把命交出來等死，全聽命運裁決。然而考慮到這次策謀，是要對上危及皇太后，顛覆宗廟。臣愧當大臣之首，大義在於安定國家，因而就不斷告誡，不許迫近皇帝車駕。而成濟衝進陣中，以致發生大變故，我哀傷痛苦悔恨，五臟俱裂。成濟干犯國君擾亂法紀，判死罪也抵償不了罪過，就捉他的家屬，交付給廷尉。"太后聽從，滅了成濟三族。與公卿商議，立燕王曹

六月，改元。丙辰，天子進帝爲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群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

冬十一月，吴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僞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内爲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

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

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吴，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并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絶。舉大衆以屠城，散鋭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絶維歸路，鎮西將軍

宇的兒子常道鄉公曹璜作皇帝。

六月，改年號。丙辰，天子升任文帝爲相國，封爲晉公，增加十個郡，像當初一樣加賜九錫，那些叔伯兄弟子侄中還没封侯的封爲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帝堅決辭讓，纔作罷。

冬十一月，吴國吉陽都督蕭慎寫信給鎮東將軍石苞假意投降，請求接應。文帝知道他是欺詐，讓石苞表面迎接，暗中做好準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派太尉高柔授給文帝相國的官印，派司空鄭冲送給晉公象徵分封的茅土及九錫，文帝堅決辭讓。

三年夏四月，肅慎來奉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令送到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又像以前一樣任命文帝，又堅決辭讓。

三月，下詔書命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

夏，文帝將討伐蜀國，於是和衆人謀劃説："自從平定壽春以來，六年没有戰事，訓練士卒，修繕兵器，準備消滅兩個敵國。如果謀劃攻取吴國，要造戰船，疏通河道，當需用千餘萬人工，這是十萬人一百多天的事。再説南方地勢低下潮濕，必定會産生瘟疫疾病。如今應當先攻取蜀國，三年之後，可從巴蜀順流而下，水陸一同出擊，這是消滅虞平定虢，吞掉韓兼并魏的形勢啊。算計蜀國戰士有九萬人，居守成都及守備其他郡的不下四萬，這樣一來剩下的兵力不過五萬。假如在沓中纏住姜維，使他不能顧及東部，兵力直指駱谷，從蜀國空虚的地方出擊，偷襲漢中。他們如果據城守險，兵力必定分散，首尾分離難以相顧。率大軍來血洗城市，分散精兵去占領郊野，劍閣來不及據守，關頭不能自保。以劉禪的愚昧，加上邊境城池被攻破，朝内官員女眷震驚恐懼，蜀國的滅亡是可以推測的了。"征西將軍鄧艾認爲没有機會可乘，屢次陳述不同意見。文帝爲此憂慮，派主簿師纂任鄧艾的司馬，以此曉諭他，鄧艾這纔接受了命令。於是徵集各地兵員十八萬，派鄧艾從狄道兵出沓中攻打姜

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

維，雍州刺史諸葛緒從祁山出兵駐在武街，斷絶姜維的退路，鎮西將軍鍾會率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人從駱谷襲擊漢中。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

秋八月，在洛陽發兵，大賞將士，列陣誓師。將軍鄧敦提出蜀國不宜討伐，文帝殺了他示衆。

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部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

九月，又派天水太守王頎攻打姜維的營壘，派隴西太守牽弘在正面攔擊，金城太守楊欣奔赴甘松。鍾會分兵兩路，從斜谷進擊，派李輔在樂城包圍王含，又派部將易愷在漢城攻擊蔣斌。鍾會直趨陽安，護軍胡烈攻下關城。姜維聽説後，引兵回撤，王頎追擊并在彊川打敗姜維。姜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衛劍閣，鍾會攻打劍閣。

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曰：

冬十月，天子因諸侯紛紛呈上戰利品，於是重申以前的命令説：

> 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於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内侮，大懼淪喪四海，以隳三祖之弘業。

> 我德行不高，繼承了帝位，繼續我祖宗的偉業。碰上國中多難，對祖宗教誨不能光大。過去奸臣叛逆屢次作亂，四方敵寇欺侮我國，我十分害怕國家淪喪，從而毁掉三代祖先的大業。

> 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黄鉞未啓，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鑒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鋭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悪相濟，帥其蝉賊，以入

> 公有德望，舉止明哲，明察公允識廣謀深，展示武功文才，世代作天子保傅，輔佐皇家。不避風雨在外奔波，應戰征伐，爲王室操勞，已有二十多年。輔助前人，屢次决斷大政，能制止不端行爲，安定國家。等到毌丘儉、文欽作亂時，公安撫救助大衆，受命起兵，統率軍隊有方，因此淮河兩岸得以平定安寧。以後巴蜀屢次侵擾，西部不安寧，公出奇謀指點授意，千里之外取得勝利。段谷之戰，抓住戰機大獲全勝，斬將拔旗，殺敵數以萬計。孫峻擾亂中原，進犯徐方，公戰車出發，威力先行，黄鉞還没打開，敵人已經鼠竄。孫壹結怨，自相疑忌，公深奥的分析如明鏡遠照，神奇的策謀洞察細微，遠方人歸順，於是授予他精鋭士卒，在軍隊中盡力。等到諸葛誕犯叛逆的滔天大罪，在揚楚舉兵，文欽、唐咨逃避刑罰，和諸葛誕狼狽爲奸，率領着叛賊進入壽春，

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吴之雋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耻，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吴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墻，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群后，啓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公遠蹈謙遜，深履冲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

憑藉着淮河山川的險阻，大膽抗拒王命。公親披盔甲，恭敬地執行上天的刑罰，計謀玄妙，决策英明，遵奉時令晦朔。出奇兵猛烈攻擊，於是朱異被摧毁；以神奇的變化捕捉戰機，於是全琮順服；平定騷亂，攻打昏昧，就是高墻也無法據守。兼有九伐的宏大謀略，探求戰争的勝敗。憑着善戰而不好戰，大敵或殲滅或潰散；戰旗不必揮動兩次，首惡就掉了腦袋。收降强吴的俊臣，俘獲逃亡的罪犯。有的屈膝投降，有的聽命於魏國小吏，俘虜斬殺的有十萬人，尸首堆積成山。洗刷了宗廟先前的耻辱，拯救萬民的艱難。掃平了邊境，威風伸張到了吴會，於是收起兵器，安定我國的疆土，天地鬼神，没有不安定的。從前王室的災難，變故出自宫室内部，幸賴公的威靈，度過了艱險。宗廟轉危爲安，國家從敗亡又走向安寧。公忠誠上達皇天，功高天地。因此訪求古訓，考查典籍，命公登位相國，地位在列侯之上，把古代晉的地域分封給公，以此來比擬齊魯，從而做皇室的支柱與屏障。而公十分謙遜退讓，堅决推辭策命，以至於八九次之多。我恐怕違背了謙讓的美德，因而抑制禮法枉屈制度，來顯揚公的志向，到今天已有四年。對上有損當初封侯的典法，對下違背了萬民的殷切期望。

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鰥寡蒙矜恤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仇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絶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逾。維翼朕

公對王法嚴肅恭敬，闡發大道，崇尚純樸，節省徭役費用，務農勸農，九州地域康泰安定。老年人感受到崇敬奉養的美德，鰥夫寡婦蒙受到憐憫體恤的恩施，仁義之風在中原興盛，散布的恩德遍及遥遠的地方。因此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暴狡猾貪婪凶悍，世代做强盗仇敵的人，都感懷仁義恩惠，敲門來依附，有的聽命納貢，有的請求設置官府。九服之外，絶遠地域的百姓，當代人迹鮮至之地，都漂洋過海來上貢，鼓舞王德，前後來的人有八百七十多萬。海角幽遠之處，没有不順服的；即便是西域旅人也遠途納貢，越裳輾轉翻譯，没有超出此義。

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叠，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

思慮着輔翼我皇帝，對下匡正萬國，思慮着安撫異域，平定四面八方。因爲庸蜀尚未臣服，蠻荆還在作亂，公潛心謀劃，獨自決斷，整頓軍隊，經營武備。選擇訓練將帥，教授他們已定好的策謀，然後開始跨入賊寇的境域，順應天時，將他們摧毁攻陷。狂暴的敵人向北逃奔，首尾震恐潰散，擒獲他們的首領，血洗他們的城邑。巴漢驚懼，長江源頭烏雲消散，萬事安排妥帖，全在此舉。公有救助天地四方的功勛，再加上美德，確實能總領百官，從而治理各種政務。公重視五常來推崇仁義，弘大六典來敷陳古訓。晝夜恭敬，早晚辛勞謙遜，就是尚父輔佐文王武王，周公勤勞於王室，也無法超過公。

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陘，東至於壺口，西逾於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兹土，封公爲晋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兹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

從前先王選建美德，光大諸侯，劃分都城，丈量田野，方圓制度分爲五等。以此分封領地作爲藩籬和羽翼，使福祚流傳百世。因此齊魯的封地在周爲大，山川原野，都城轄地七百里，機構典章，制度與衆諸侯不同。惠王襄王遇難，桓公文公因保駕擁戴的功勞，受到了九錫策命的禮遇，全是爲了要光大宏德，爲後世作出典範。公的功勞超過了前代的勛臣，而賞賜却不合於舊典，屢次推辭封邑，人神都感到遺憾，怎能因爲公的謙遜而長久違背大典呢？今天把并州的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的河東、平陽、弘農，雍州的馮翊共十個郡，南到華，北到陘，東到壺口，西到黄河，總共方圓七百里，都是晋國過去的土地，唐叔接受了這片土地，世代做盟主，實際上管理着中原，以遵循以往的職責。因而賜這片土地給公，封公爲晋公。命令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即授公官印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賜給公玄土，用白茅包裹，建立你的封國，從而永遠做魏國王室的屏障。

昔在周召，并以公侯，入

過去在周公召公的時候，都是以公侯的

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緑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户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陵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晋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

身份，入朝作保傅。在近代，酇侯蕭何以相國的身份，協助治理漢朝。這是順隨天時的制度，在禮法上也是適宜的。今天提升公的官位爲相國，加緑綟綬。又加公九錫，敬聽後命。由於公思慮弘揚大道，崇敬典章禮法，遵循法度，作出典範，成爲四方的榜樣，因此賜公大輅、戎輅各一駕，牡馬八匹。公的道行順應天地，崇敬天授人命，農夫返回田地，農業養殖業豐盛，因此賜公衮冕之服，配上赤舄鞋。公傳布顯赫的德行，用謙和施惠下人，崇敬誠信思慮忠順，官民和美信實，因此賜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撫平定宇宙，輔翼傳播聲威教化，海外歸向順服，遠方誠心依附，異域慕義，諸侯順從，因此賜公紅漆大門用於居所。公選擇衡量賢才，搜求尋覓能士，提拔了多人，置身於我朝官員行列，因此賜公納陛登殿。公嚴肅恭順敬畏，平定四國，遏制敵寇暴虐，苛刻虐害不再興起，因此賜公勇猛武士三百人。公用刑明察慎重，公允不濫，彰明天威，糾殺反叛，因此賜公鈇鉞各一。公整治六軍，主持征伐，冒犯天命超越正道的，都遭誅戮，因此賜公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玈弓十張、玈矢千枝。公禮敬祖先，孝心可作榜樣，篤厚真誠至極，神明知曉，因此賜公秬鬯一卣，配上珪瓚。晋國官府的設置，一切按以前的制度。

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

可敬佩啊！應恭敬服從我的命令，弘揚古訓典章，光芒照亮四方，永遠繼續你的美德，大顯我的美好命令。

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

公卿將校都去文帝府上宣旨，文帝以禮辭讓。

司空鄭冲率群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

司空鄭冲率衆官吏勸告文帝說："看到美好的命令顯赫地來到，聽到明公堅决地辭讓，鄭冲等人敬慕，實在有誠心。我們認爲聖王立下制度，百代同一風氣，褒奬美德賞賜功勞，這是有淵源的。往昔的伊尹，是有莘氏的家奴，一旦佐

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吕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來馳，迴首内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虜輕鋭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内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兹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兹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吴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文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受命。

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逾絶險至江由，破蜀將諸葛瞻於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録尚書之號焉。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

助了成湯，就有了阿衡的稱號。周公憑藉已形成的國勢，依據着已經安穩的基業，在曲阜光耀宅第，覆蓋龜蒙。吕尚，是磻溪的漁夫，一朝揮動令旗，就封地於營丘。從那時以來，功績薄而賞賜厚的情況，不可勝數，然而賢哲的人們，仍把這當成美談。況且自先朝相國以來，世代有美德，輔佐魏王室，平定天下，朝無弊端，人無怨言。以前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聽到風聲就震恐順服，羌戎來追隨，回心歸順，東伐叛逆，全軍大勝。擒獲闔閭的將領，俘虜精鋭的士卒數以萬萬計，威嚴覆蓋南海，名聲震懾三越，天下安康平定，奸邪不興。因此時俗敬畏感懷，東夷獻上舞樂。於是聖上閲覽古代以來的禮典舊章，爲公立封國光耀宅第，顯赫於太原。明公應該遵奉聖旨，接受這個大福，使天人關係允當。首功盛勳，輝煌如彼；國土美福盛大如此。賞賜與功績洽合，没有超過没有違背。從此以後的征伐，就可以身穿朝服渡過長江，掃蕩吴會，向西以長江源頭爲邊塞，遥祭岷山。回師收兵，來指揮天下，遠方没有不順服的，近處没有不整肅的。讓大魏的德行，光耀於晉國；明公至大的功勛，超過了齊桓晉文。面對滄海向文伯謝恩，登上箕山向許由致禮，這難道不是盛事嗎！十分公平，誰可相比，何必一味謙讓呢。”文帝這纔接受了天子的封賜。

十一月，鄧艾率萬餘人自陰平跨越險阻到達江由，在綿竹打敗蜀國將領諸葛瞻，殺死諸葛瞻，傳首示衆。進軍雒縣，劉禪投降。天子命令晉公以相國身份總管百事，於是文帝上節傳，免去自己侍中、大都督、録尚書的稱號。上表請封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鍾會密謀叛逆，便暗地裏派人説鄧艾的壞話。

咸熙元年春正月，派檻車去收捕鄧艾。乙丑，文帝偕天子西征，駐在長安。那時諸王侯都在鄴城，命令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守在鄴，派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守漢中。鍾會於是在蜀反叛，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打鍾會，殺了他。

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

丙辰，帝至自長安。

三月己卯，進帝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

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

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

冬十月丁亥，奏遣吴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吴，喻孫晧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丙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獻靈龜，歸於相府。

夏四月，孫晧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

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

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終年五十五。

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當初，在鍾會攻伐蜀國的時候，西曹屬邵悌對文帝説："鍾會難信任，不可令他出兵。"文帝笑着説："攻取蜀國如在指掌之中，而衆人都説不行，惟獨鍾會與我意見相同。滅蜀之後，中原的將士人心思念故土，蜀國遺留下的百姓仍舊心懷震驚恐懼，縱然有反叛之心，也無能爲力。"結果正如文帝的預見。

丙辰，文帝從長安回來。

三月己卯，封升文帝的爵位爲王，增加封邑連同以前的共二十郡。

夏五月癸未，天子升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

秋七月，文帝奏請司空荀顗制定禮儀，中護軍賈充修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定官制，太保鄭冲總領裁定。開始建立五等爵位。

冬十月丁亥，奏請派遣吴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出使吴國，把平定蜀國的事情通報孫晧，贈送馬匹織錦等物，以示威嚴安撫。丙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司馬炎爲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獻靈龜，送到了相府。

夏四月，孫晧派遣紀陟來聘問，并送地方特産。

五月，天子命令文帝的冠冕裝飾有十二旒，建立天子的旌旗，出入行警蹕的禮制，乘坐金根車，駕六匹馬，備用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樂舞用八佾，樂隊編鐘用四列，地位在燕王之上。以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的爵號都如同皇帝的禮儀。宫禁法紀中煩瑣苛細及法式中不便於實行的，文帝都奏請免除。晉國設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諸官職。

秋八月辛卯，文帝死於正堂，終年五十五歲。

九月癸酉，埋葬於崇陽陵，謚號文王。武帝接受禪讓，追加尊號爲文皇帝，廟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睿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逾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兹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太祖無外，靈關静氛。反雖討賊，終爲弑君。

史臣曰：世宗以謀略創立基業，太祖以雄才成事。循殷之迹空留，滅商之志更遠，三分天下，纔是他們的功業所在。論及跨越劍閣消除戰患，渡過淮河平定戰亂，以及桐宫君臣相怨，是有的人所不能承受的。如果能包容名臣，由尚書省網羅他們，那麽周公會留戀於這個年代，魏武會得意於這個時期。用軒懸的樂隊，開發南陽，師摯那一班人，北面稱臣。能包舉天意人事的人，真偉大啊！在帝王下做諸侯，不也是很難嗎？

贊曰：世宗繼承宣帝，國家政權尚未分裂。三千名士，追隨相從。太祖權極一時，平定靈關。雖有討伐賊寇的舉動，最終留下弑君的罪名。

晋書卷三

帝紀第三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晋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

晋武帝名炎，字安世，是晋文帝的長子。武帝爲人寬厚仁愛，性格深沉而有度量。魏嘉平年間被封爲北平亭侯，歷任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任散騎常侍，屢次升任爲中護軍、假節。在東武陽迎接常道鄉公，升任中撫軍，晋封爲新昌鄉侯。到晋國建立時，被立爲世子，任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

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五月，立爲晋王太子。

當初，文帝因景帝是宣帝的嫡子，過早辭世而又没有子嗣，就以武帝的弟弟司馬攸爲繼嗣，特别加以愛護器重，文帝自稱代理居於丞相的位置，自己辭世之後，晋國的大業應該歸於司馬攸。於是文帝常説："這本是景王的天下，我爲什麽參與其間呢?"到討論確立世子時，文帝傾向於司馬攸。何曾等人堅持争議道："中撫軍司馬炎聰明威武，有高於世人的才幹。他長髮拖至地面，雙手垂過膝蓋，這不是人臣的相貌。"由此便確定下來。咸熙二年五月，立司馬炎爲晋王太子。

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晋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内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

八月辛卯日，文帝去世，太子司馬炎繼承了相國和晋王位。他下令寬緩刑罰赦免罪人，安撫百姓暫息徭役，全國服喪三天。當月，在襄武出現過一個身長三丈的人，告訴縣正王始説："如今該太平了。"

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鎮南將軍王沈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尚書令、光禄大夫，皆開府。

九月戊午，任命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鎮南將軍王沈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尚書令、光禄大夫，都爲開府。

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

十一月，初次設置四護軍，用來統領都城之

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

外的各支軍隊。乙未日，命令各郡的中正以六條標準舉薦未被任用的賢人：一是忠誠勤謹；二是孝順虔敬恪守禮儀；三是對兄弟友善；四是修身自潔勤勉謙遜；五是言行誠信合於道義；六是學而有成。

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曆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兹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勛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禄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

當時晉政德和諧融洽，天下歸心。此時天子已知天道歸於晉，就派太保鄭冲呈進策書道："尊敬的晉王：我們的祖先有虞氏舜順應天命，繼承了陶唐氏堯的帝位，又傳給有夏氏禹。堯舜禹三位帝王的功德上與上天相配，并能廣施聖德。自此之後，上天又將大運聚集於漢。漢火德中衰，上天便眷愛我們的高祖并賦以重任。可與虞夏四代的功業相提并論，我不敢評說。衹知道晉王祖父和父親，都衷心信服前代聖明先知的君主，輔佑我們皇室，功勛政德廣照四海。感動天地之神，無不順服。天下安定萬物有序，大小邦國整治有方。應當承受天帝，協調皇室。尊顯一人，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安排，莊嚴地授予帝王之位，天運確實在你的身上。公允執中，福禄永在。嗚呼！希望晉王敬順天命。遵循前賢教導，安定天下四方，保全天賜福佑，不要有負二位先皇的宏業。"武帝先按照禮義謙讓，魏公卿何曾、王沈等人堅持請求，武帝順從了衆臣的意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于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祇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日，在南郊設立祭壇，在位的朝廷各級官員以及匈奴南單于、四方少數民族首領等參加者共數萬人。燃起柴火告祭上帝說："天帝的臣子司馬炎冒昧地以黑色公畜爲犧牲昭告英明聖達的偉大天帝：魏帝順應天運，秉承上天對我的任命。遠古之時，唐堯興盛王道，將帝位禪讓於虞舜，虞舜又禪讓於禹，卓越的道德流傳，經歷了漫漫歲月。至漢朝衰敗，太祖武皇帝撥亂反正匡時救世，扶持輔翼劉氏天下，以此承續了漢朝。到魏氏宗室執政之時，累世多變故，近於顛覆，依靠着有晉匡救的恩德，得以保全國家。從危難中解救了魏，這是晉對於魏的大功大德。四周小國，無不敬服，開拓肅清梁、岷，安撫揚、越，天下統一法度，吉兆屢屢到來，天人和諧相應，無人心懷不服。因而效法

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群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即洛陽宫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兹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群后，爰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享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税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

堯舜禹三位聖君，集天命於此。我功德短淺，推辭而又不得應允。公卿士官、百官庶僚、衆賢群隸，以及各族君長，衆口一辭：'皇天洞察下世，廣求民間疾苦，既然已有成命，本非謙讓所能違抗。國家不能無主，人與神都不能空缺着君位。'我虔敬地接受天命，敬畏天帝的威靈，謹慎地選擇改元建朝的時辰，登上祭壇接受禪讓，告祭上天，永遠報答衆人的厚望。"禮儀結束，武帝到洛陽宫太極前殿，發布詔令道："昔時我的祖父宣王，英明聖哲，順應天運，在清明和樂的時代，創建了偉業。伯父景王，躬行正道遍謀衆人，光照中原。先父文王睿智廣博，應合神靈，順應天時，受此天命。仁義達於天地，功德遍及上下。於是魏氏借鑒古訓，效法唐虞，採訪諸王，集大命於我。我敬畏天命，不敢違抗。祇是功德淺薄，承負大業，依托於王公之上，俯臨四海，内心惴惴，不知如何濟涉。左右的輔佐之將，忠誠的文武大臣，你們的父輩祖輩，曾經輔佐我先王，興盛我大業，我們將與萬國，共享福澤。"於是大赦囚犯，改年號。賞賜天下人爵位，每人五級；賞賜鰥寡孤獨不能自謀生計者糧食，每人五斛。免去全國一年的租賦和關市税，舊債欠租者都不再收取。解除舊有的嫌隙，取消禁錮之令，丢官失爵的人都恢復了官位。

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户，居於鄴宫；魏氏諸王皆爲縣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皇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爲渤海王，晃爲下邳王，瓌爲太原王，珪爲高陽王，衡爲常山王，子文爲沛王，

丁卯日，武帝派太僕劉原祭告於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封邑一萬户，居住在鄴宫；魏氏諸王都封爲縣侯。追封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稱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宫稱爲崇化宫。封皇叔祖父司馬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司馬幹爲平原王，司馬亮爲扶風王，司馬伷爲東莞王，司馬駿爲汝陰王，司馬肜爲梁王，司馬倫爲琅邪王，皇弟司馬攸爲齊王，司馬鑒爲樂安王，司馬機爲燕王，皇帝的堂伯父司馬望爲義陽王，堂叔父司馬輔爲渤海王，司馬晃爲下邳王，司馬瓌爲太原王，司馬珪爲高陽王，司馬衡爲常山王，司馬子文爲沛王，司馬泰爲隴西王，司馬權爲彭城王，司馬綏

泰爲隴西王，權爲彭城王，綏爲范陽王，遂爲濟南王，遜爲譙王，睦爲中山王，陵爲北海王，斌爲陳王，皇從父兄洪爲河間王，皇從父弟楙爲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爲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勖爲濟北公，太保鄭冲爲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爲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爲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爲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菑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曆》爲《泰始曆》，臘以酉，社以丑。

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絶，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傜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

是月，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

爲范陽王，司馬遂爲濟南王，司馬遜爲譙王，司馬睦爲中山王，司馬陵爲北海王，司馬斌爲陳王，封堂兄司馬洪爲河間王，堂弟司馬楙爲東平王。任命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爵爲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任命衛將軍賈充爲車騎將軍，封爵爲魯公，封尚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勖爲濟北公，任命太保鄭冲爲太傅，封爵爲壽光公，任命太尉王祥爲太保，封爵爲睢陵公，任命丞相何曾爲太尉，封爵爲朗陵公，任命御史大夫王沈爲驃騎將軍，封爵爲博陵公，封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菑陽公。其餘官員進封、升爵各有不同，文官武將普遍增加二等秩禄。改原律曆《景初曆》爲《泰始曆》，酉月舉行臘祭，丑月社祭。

戊辰日，武帝頒布詔令大行節儉，取出皇宫珠玉玩物，分别賜予王公以下官員各有等差。設置中軍將軍，統率宫中警衛的宿衛七軍。己巳日，武帝令魏帝陳留王乘坐的車使用天子旌旗，置備帝王使用的五輅之車，使用魏的舊曆，到郊外祭祀天地，禮樂制度都按照魏原來的禮儀，向武帝上書不必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乙亥日，任命安平王司馬孚爲太宰、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武帝詔稱："昔日王淩謀劃廢黜齊王，齊王最終無力保住王位。鄧艾雖然居功失節，但終於束手認罪。現在我大赦他們的家人，使他們回去確立後代繼承人。使瀕臨滅絶的家族興盛延續，簡化法律，減少刑罰。解除對於魏氏宗室的禁錮令。各位將吏如遇到服喪期爲三年的大喪，讓他們歸家服畢喪事。免去百姓的徭役。免去部曲將長吏以下人質。減輕皇宫派給郡國的徵調，禁止樂府奢華的散樂雜技和雕刻彩飾及游獵的器具設置。廣開直言的途徑，設諫官主管這件事。"

這一月，郡國中分别出現過六隻鳳凰、三條青龍、兩條白龍、一對麒麟。

二年春正月丙戌，武帝派遣兼侍中侯史光等人手持符節巡行四方，考察各地風俗，取消各地去邪除惡的祭祀中不見於祀典的祝詞。丁亥日，

帝重其役，不許。庚寅，罷《雞鳴歌》。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官曰弘訓。丙午，立皇后楊氏。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己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録舊勛。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鄉侯爲關内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户十分之一。"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三月戊戌，吴人來吊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他、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晧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

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冲，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黄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戊戌，譙王遜薨。丙午晦，日有蝕之。八月丙辰，省右將軍官。

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

有關部門請求建立七廟，武帝認爲此事徭役過重，没有允許。庚寅日，取消《雞鳴歌》。辛丑日，尊奉景皇帝夫人羊氏爲景皇后，寢宫稱爲弘訓宫。丙午日，立皇后楊氏。

二月，廢除有關漢宗室爲官的禁錮令。己未日，常山王司馬衡去世。武帝下詔曰："五等封爵，都録其以往的功勛。原爲縣侯的人傳封第二個兒子爲亭侯，原爲鄉侯的傳封爲關内侯，原爲亭侯的傳封爲關中侯，都以原有户口的十分之一爲食邑。"庚午日，武帝下令説："古代百官，都要規諫君王的過失。然而保氏尤以諫諍爲職責，現在的侍中、常侍實際上處於古代保氏的地位。選擇剛正不阿、能够矯正過失、補救不足的人兼領這一職位。"丁丑日，在郊外祭宣皇帝并合祭天帝，在明堂祭上帝，并合祭文皇帝。

三月戊戌日，吴人前來慰問吊祭，有關部門奏請如何答謝吴人。武帝説："過去漢文帝、漢光武帝懷柔安撫尉他、公孫述，都没有確立君臣的禮儀，是爲了聯絡和維係尚未賓服的人。吴主孫晧剛派遣使者的時候，并不知道我們有建國改元之慶，僅以文書答謝。"

夏五月戊辰，武帝下詔："陳留王謙虚淡泊的操守，凡事都要自己進表，不合我尊崇厚待他的意旨。主事者請明白我的本意，若非大事都由下屬上表。"壬子日，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去世。六月壬申，濟南王司馬遂逝世。秋七月辛巳，營建太廟，運來荆山的木材，采集華山的岩石；鑄十二根銅柱，都用黄金塗飾，鏤刻上各種圖案，并以明珠相綴。戊戌日，譙王司馬遜逝世。七月末丙午，出現日食。八月丙辰，精簡右將軍官。

起初，武帝雖沿用漢魏禮制，在喪事中安葬死者後便脱下喪服，但是依然着深衣戴素冠，撤除宴席，如在喪期一樣表示哀敬。戊辰，有關官吏奏請改變這樣的服飾并可以進膳食，武帝没有應允，到喪禮完畢纔恢復正常。到爲太后服喪時，也是這樣做。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兼任諫官，上書武帝陳述諫言，主管官吏奏請廢除他們二人的官職。武帝下詔説："凡是關

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踪，蹈舜禹之迹，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

涉言及君主的事，是下臣們最感爲難的，又苦於君主不能聽取采納諫言，這是自古以來忠誠正直的臣子士人所感慨的事情。每當陳述某事給皇上，大多是深刻思考之後的結果，却要説恩准寬免應當由皇上决定，這是什麽話呢？希望臣子們詳爲評議。"戊戌日，有關部門進奏："大晉接續三皇的踪迹，繼承舜禹的遺業，順應天意時勢，接受有魏的禪讓，應當全部使用前代曆法和服飾制度，如同虞遵守唐的舊制一樣。"武帝批准了奏議。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動爲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于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爲郡縣。

冬十月丙午初一，出現日食。丁未日，武帝下詔説："過去舜葬在蒼梧，那裏的農家不改换耕田；禹葬在成紀，那裏的商賈也不變更集市。我考慮到祖先淡泊簡易的遺志，先帝陵園十里之内需要遷徙的原住民，遷徙會給居民造成麻煩，暫且停止。"十一月己卯，倭人來晉貢獻特産。把祭天的圜丘、祭地的方丘合并於南、北郊，冬至和夏至之日的祭祀分别合在南、北郊舉行。免去山陽公司馬國督軍職務，并解除有關的禁令。己丑日，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辛卯日，把祖先的牌位遷到太廟。十二月，免去農官而屬郡縣。

是歲，鳳皇六、青龍十、黄龍九、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這一年，各郡國先後出現過六隻鳳凰、十條青龍、九條黄龍、一對麒麟。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宇内，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

三年春正月癸丑日，在弘農、澠池出現了兩條白龍。丁卯日，立皇子司馬衷爲皇太子。武帝詔令曰："我以無德之軀，托居於四海之上，戰戰兢兢敬畏萬分，惟恐無法安民濟衆，想爲天下臣民昭顯君王的政教制度，正本清源，至於立嫡子繼位之人，并非我應儘早謀慮解决的事情。加之近代每立太子，在對下寬赦施恩之類的事上，總是參與其間却不得自己决定，衹是順從王公卿士的議論而已。當今世道將要太平，將向下民陳述德義，顯示好惡，使百姓捐棄僥幸的念頭，篤守始終如一的行爲，不正當的施惠或微小的仁義，一定不要去謀取。告天下皆知。"

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晝昏。罷武衛將軍官。以李憙爲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

三月戊寅，第一次准許俸禄爲二千石的官員可以回家服完三年喪期的大喪。丁未日，白晝昏暗無光。免去武衛將軍官。任命李憙爲太子太

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于太廟，藏之天府。

傳。泰山山石崩塌。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說：氐池縣大柳谷口有一塊黑色的奇石，石上有白色圖文，這是大晉的吉祥之兆，現畫出奇石圖形敬獻給武帝。武帝命令用帛纏束奇石祭告太廟，收藏在天府中。

秋八月，罷都護將軍，以其五署還光祿勳。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司空荀顗爲司徒。

秋八月，廢除都護將軍，把原屬都護將軍的五等職官歸光祿勳統管。九月甲申日，武帝下詔書說："古時依據德行封爵位，按照功績給予俸祿。即便是下士的衣食待遇也相當於身強力壯的農民的勞動所得，對外足以供奉公室不計私利，對內足以贍養親人施行恩惠。現在在職官吏的俸祿不足以代其耕作所得，這不符合我崇尚教化的主旨。請商議增加官吏俸祿。"以帛賞賜王公以下官員各有等級。任命太尉何曾爲太保，義陽王司馬望爲太尉，司空荀顗爲司徒。

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書令裴秀爲司空。丙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軫。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奸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群后，考正典刑。朕守遺業，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

冬十月，武帝同意凡士卒遭逢父母喪事本人又不在邊境駐防的，都可以回家奔喪。十二月，調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見武帝。禁止占星望氣和符命占卜之術。

四年春正月辛未，任命尚書令裴秀爲司空。丙戌日，制定法令，分封官爵賞賜錢帛各有差別。軫宿出現彗星。丁亥日，武帝親自到藉田耕作。戊子日，武帝下令道："古代僅設象刑用服飾不同使犯人受辱，民衆都不敢犯法；現在雖然有誅滅三族的酷刑，違法作惡的事情却接連不斷，德行與刑法爲什麼相差如此大呢！先帝深深地憐惜百姓，爲繁多的罪犯而哀痛，便命令衆官，考察制定常刑。我躬守先帝遺業，希望天下長治久安，我常考慮與各國無爲而治。當今陽春季節滋養萬物，開始春耕生産，我要親自率領王公卿士耕作一千畝藉田。另外法令既已制定，頒布天下，將以簡約的法規來促進農業，用恩澤仁惠養育百姓。應當寬待有罪之人，使他們能够重新做人，大赦天下罪犯。長吏、郡丞、長史各賞賜一匹馬。"

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以東海劉倹有至行，拜爲郎。

二月庚子，增設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等各種不同的官職小吏。廢除中軍將軍，設北軍中候官。甲寅，因爲東海劉倹有極好的德行，授爲郎。任命中軍將

以中軍將軍羊祜爲尚書左僕射，東莞王伷爲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

軍羊祜爲尚書左僕射，東莞王司馬伷爲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去世。

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陵。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丙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録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奸盗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并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去世。己亥日，將文明皇后王氏合葬在崇陽陵。廢除振威、揚威護軍官，設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初一丙申，武帝下詔令説："各郡國守相，每三年要巡行各屬縣一次，巡行必須在春季進行，這是古代用以陳述供職情況和展示風化德義的方式。到各地召見長吏，觀察風俗，協調禮儀律令，考核度量制度，體恤慰問長者，親自訪問百歲老人。查視囚徒罪狀，勘核蒙冤受屈的案件，詳細考察政治法律的得失，瞭解百姓疾苦。無論地域遠近，如同皇帝親臨視察。敦促開導人們遵守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準則，勸勉百姓從事農耕之事，勉勵學者，勤奮研習典章經籍，不要學習平庸的百家末流之學，一涉及深遠的事理就拘泥不化。士族與庶族中凡有勤奮學習篤守道義、孝悌忠信、行爲清白不同常人的，要舉薦并且任用他；有對父母不孝敬、對家族鄉親不尊重、違背禮儀民俗、不遵守法令的人，要揭發并且依法判處。開墾田地，修治産業，宏揚禮教，能施行禁令，這是長吏的功勞和才能。人民窮困匱乏，農事荒廢，賊盜四起，訴訟紛繁，欺凌下民廢棄上令，禮儀德義不能流行，這是長吏的無能和過錯。對於長吏任職公正廉潔，不謀私利，嚴肅正直，不粉飾名譽的，或者自身貪婪不潔，輕慢瀆職而阿諛求官，没有秉公的氣節，而私人愈來愈富有的，都要謹慎地考察。顯揚清白蕩滌污濁，舉薦善行彈劾劣迹，使我得以垂衣拱手總攬大綱，責成二千石良吏處理事情。應自以爲戒！"

秋七月，太山石崩，衆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以振之。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秋七月，泰山山石崩塌，衆星向西移動。戊午日，派遣使者侯史光巡行四方。己卯日，武帝拜謁崇陽陵。九月，青州、徐州、兖州、豫州洪水暴發，伊、洛河水上漲，匯入黄河，打開糧倉賑濟災民。武帝下令説："雖然詔令有所希求，如遇到奏報獲得允許但對於事有不利的，都不要隱瞞實情。"

冬十月，吴將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荆州刺史胡烈擊敗彧。吴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吴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録廷尉洛陽獄囚，親平决焉。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冬十月，吴國將領施績進占江夏，萬彧侵犯襄陽。武帝派太尉義陽王司馬望駐守龍陂。荆州刺史胡烈打敗萬彧。吴將顧容侵犯鬱林，太守毛炅大敗吴軍，殺了吴的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吴將丁奉等人出芍陂，晋安東將軍汝陰王司馬駿和義陽王司馬望打得吴軍奔逃。己未日，武帝下詔命令王公卿尹以及郡國守相，向朝廷舉薦賢良方正敢於直諫的人。十二月，向各郡國頒布五條詔令：一是端正自己的言行；二是對百姓行仁政；三是撫恤孤寡老弱；四是重農抑商；五是去除官吏間的磨擦。庚寅日，武帝親臨聽訟觀，審查廷尉關於洛陽獄中囚犯的罪狀記録，親自評判裁决。扶南、林邑分别派遣使者向朝廷進貢。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丙申，帝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伷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詔曰："古者歲書群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遣疏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爲常。吾將議其功勞。"己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

五年春正月癸巳，再次告誡郡國計吏守相令長等官吏，要重視農業，禁止游手好閑者及商販。丙申日，武帝親臨聽訟觀審查囚徒罪狀的記録，將其中的很多人遣返回原籍。滎陽出現兩條青龍。二月，將雍州隴西五郡和凉州的金城、梁州的陰平合置爲秦州。辛巳日，趙國出現兩條白龍。青州、徐州、兖州發洪水，武帝派人賑濟撫恤災民。壬寅日，派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任命東莞王司馬伷擔任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日，武帝頒布詔令稱："古時候每年都要記録各位官吏是否稱職，三年對官吏進行獎懲。現在對於各級官吏，衹是查處發送玩忽職守行爲惡劣的人，而没有勉勵進用的，這不合於罷黜進升官吏的全部内容。挑選公認爲勤勉能幹特别優異的人，成爲制度。我將要評議他們的功勞。"己未日，令蜀相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依據才能任官。

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鳳皇見于趙國。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六月，鄴奚官督郭廙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爲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祅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

夏四月，地震。五月初一辛卯，趙國出現鳳凰。因特殊情況而赦免交趾、九真、日南五年刑期的犯人。六月，鄴奚官督郭廙上疏陳述了五件事以勸諫，言辭十分真切率直，武帝提拔他擔任屯留令。西平人麴路敲登聞鼓表示有所諫議，言辭多爲妖言誹謗，有司上報應當斬首示衆。武帝説："這是我的過錯。"放了麴路而不問罪。廢除

官。

秋七月，延群公，詢讜言。九月，有星孛于紫宫。

冬十月丙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穀千斛。十一月，追封謚皇弟兆爲城陽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吴將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三月，赦五歲刑已下。

夏四月，白龍二見於東莞。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爲南宫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詔遣尚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之。

秋七月丁酉，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廪貸之。乙巳，城陽王景度薨。詔曰："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録，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爲常。"丁未，以汝陰王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凉二州諸軍事。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

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柬爲汝南王。十二月，吴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三月，孫晧帥衆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丙戌，司空、鉅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護軍王業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爲尚書右僕

鎮軍將軍，再設左右將軍官。

秋七月，武帝邀請群公，徵詢正直的言辭。九月，紫微垣出現彗星。

冬十月丙子，因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予他一千斛糧食。十一月，追封武帝的弟弟司馬兆爲城陽哀王并追加謚號，以武帝的兒子景度爲繼承人。十二月，武帝令各州郡舉薦勇敢威武德才優異的人才。

六年春正月初一丁亥，武帝親臨宫軒，不張設宫樂。吴將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牽弘戰勝吴軍使吴軍敗逃。三月，赦免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囚犯。

夏四月，東莞出現兩條白龍。五月，封立壽安亭侯司馬承爲南宫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在萬斛堆進擊叛亂的俘虜，胡烈奮力作戰，身死沙場。武帝下令派遣尚書石鑒兼任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共同討伐叛軍。

秋七月丁酉，對隴西五郡遭遇外寇侵擾的百姓免去租賦，不能養活自己的人由官府借糧食給他們。乙巳日，城陽王景度去世。武帝下令道："從泰始元年以來，國家的大事都要收集著録下來，秘書摹寫出副本。以後再發生大事，就可以連綴集録而形成經常的制度。"丁未日，任命汝陰王司馬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州與凉州諸軍事。九月，大宛國貢獻汗血馬，焉耆國來進貢特産。

冬十一月，武帝來到學堂，行鄉飲酒的禮儀，賞賜給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等差。立武帝之子司馬柬爲汝南王。十二月，吴國夏口都督、前將軍孫秀帶領衆士卒投奔晋，武帝任命他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會稽公。戊辰日，恢復設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行冠禮，賞賜王公以下官員帛各有等差。匈奴帥劉猛叛亂逃到塞外。三月，吴主孫晧帶領人馬急奔壽陽，武帝派遣大司馬司馬望駐扎在淮北與吴軍抗衡。丙戌日，司空、鉅鹿公裴秀去世。癸巳，任命中護軍王業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司馬珪爲尚書右

射。孫秀部將何崇帥衆五千人來降。

僕射。孫秀部將何崇帶領五千人投降晉。

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群虜内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憲爲城陽王。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内殊死以下。閏月，大雩，太官减膳。詔交趾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户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

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遭到吳將虞汜進攻，晉軍敗陣，董元戰死。北地胡侵犯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伐入侵者。一些部族發生叛亂，把牽弘圍困在青山，牽弘軍敗戰死。五月，立武帝之子司馬憲爲城陽王。雍州、涼州、秦州鬧災荒五穀不收，赦免三州境内斬刑以下的囚犯。閏五月，舉行求雨祭祀，太官减省宫内膳食。武帝命令交趾三郡、南中各郡，不用上繳今年按户徵收的賦税。六月，武帝下令公卿以下的官員舉薦將帥各一人。辛丑日，大司馬義陽王司馬望去世。大雨連日，伊水、洛水、黄河泛濫，四千餘户居民轉徙逃荒，死三百餘人，下詔令借糧救濟災民，死者發給棺材。

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丙戌，以征東大將軍衛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丙申，城陽王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

秋七月癸酉，任命車騎將軍賈充爲都督秦州、涼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人包圍交趾，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以及日南等三郡向吳軍投降。八月丙戌，任命征東大將軍衛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丙申日，城陽王司馬憲去世。劃分益州南部、中部的四郡設置寧州，特赦四郡斬刑以下的囚犯。

冬十月丁丑，日有蝕之。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十二月，大雪。罷中領軍，并北軍中候。以光禄大夫鄭袤爲司空。

冬十月丁丑，出現日食。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去世。十二月，天降大雪。廢除中領軍，并入北軍中候。任命光禄大夫鄭袤爲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累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于藉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詔内外群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争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争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伐匈奴劉猛，連戰連捷，匈奴左部帥李恪殺了劉猛而向晉投降。癸亥日，武帝親自到藉田耕作。二月乙亥日，禁止雕鏤彩繪華麗的織物等非法用品。壬辰日，太宰、安平王司馬孚去世。武帝命令朝廷内外群官舉薦能够擔任邊郡守官者各三人。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議論國事，皇甫陶同武帝争執，散騎常侍鄭徽進表請求武帝處罰皇甫陶。武帝説："敢於發表正直的言辭，是我對左右官吏的期望。君主應經常把臣下阿諛取媚當作憂患，怎能把諍諫之臣視爲危害呢？鄭徽越職擅自進表，不合我的心意。"於是罷免了鄭徽的官。

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

夏四月，設後將軍，使四軍體制齊備。六

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壬辰，大赦。丙申，詔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

月，益州牙門張弘誣稱刺史皇甫晏反叛朝廷，殺了皇甫晏，把首級傳送至京城。張弘犯死罪，滅三族。壬辰日，大赦囚犯。丙申日，武帝下令對隴西四郡遭遇外寇侵犯的百姓減免田租。

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平以救闡。

秋七月，任命車騎將軍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都督步闡向晋投降，授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宜都公。吳將陸抗向步闡發起進攻，武帝派遣車騎將軍羊祜率領部隊出江陵，荆州刺史楊肇到西陵迎接步闡，巴東監軍徐胤進攻建平來解救步闡。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爲抗所禽。

冬十月初一辛未，出現日食。十二月，楊肇攻打陸抗，没有取勝而率軍撤回。步闡駐守的西陵城淪陷，步闡被陸抗擒獲。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爲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去世。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去世。立安平亭侯司馬隆爲安平王。三月，立武帝之子司馬祗爲東海王。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祗薨。

夏四月初一戊辰，出現日食。五月天旱。任命太保何曾兼任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司馬祗去世。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吳將魯淑圍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寇廣寧，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宫，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姻。

秋七月初一丁酉，出現日食。吳將魯淑包圍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打敗了魯淑。廢除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侵犯廣寧，殺害擄掠五千人。武帝下令聘公卿以下官員的子女充實六宫，在宫廷的挑選未完前，暫且禁止候選者結婚。

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閲諸軍，甲辰乃罷。

冬十月辛巳，規定女子年滿十七歲而父母仍未讓她出嫁的，由地方長吏爲之尋找配偶。十一月丁酉，武帝親臨宣武觀大規模檢閲軍隊，直至甲辰日纔全部檢閲完畢。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閏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冲薨。己卯，高陽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内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蝕之。

十年春正月辛亥，武帝到藉田耕作。閏正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冲去世。己卯日，高陽王司馬珪去世。庚辰日，太原王司馬瓌去世。丁亥日，武帝詔書稱："區别嫡庶，是爲了分清上下的位置，辨明貴賤的身份。但近年以來，很多官員都接納自己所寵愛的人，使她們登上王妃王后的位置，混淆了尊卑次序。從今以後，一律不許進用妾媵作爲嫡正夫人。"二月，劃分幽州五郡設置平州。三月癸亥，出現日食。

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

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去世。六月癸巳，武帝到聽訟觀審查記録囚犯的罪狀，多數遣返原籍。當年夏天，蝗災嚴重。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崩。壬午，吴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凉州虜寇金城諸郡，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攻拔吴枳里城，獲吴立信校尉莊祐。吴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太守嵇喜擊破之。立河橋于富平津。

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去世。壬午日，吴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人率領軍隊向晋投降。八月，凉州部落侵犯金城各郡，鎮西將軍、汝陰王司馬駿興兵討伐，斬殺了敵方統帥乞文泥等。戊申日，在峻陽陵埋葬元皇后。九月癸亥，任命大將軍陳騫爲太尉。攻占吴枳里城，俘獲吴立信校尉莊祐。吴將孫遵、李承帶領士卒侵犯江夏，江夏太守嵇喜打敗了吴軍。在富平津建造河橋。

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臨宣武觀，大閲諸軍。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藉田令。立太原王子緝爲高陽王。吴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買來降。是歲，鑿陝南山，决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冬十一月，在京城以東的七里澗建起石橋。庚午日，武帝親臨宣武觀，大規模檢閲各軍。十二月，軫宿出現彗星。設藉田令官。立太原王之子司馬緝爲高陽王。吴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買向晋投降。這一年，開鑿陝南山，將黄河打開缺口，引水東流注入洛河，以便疏通水路運輸。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辛酉，以故鄴令夏謖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禄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

咸寧元年春正月初一戊午，大赦，年號改爲咸寧。二月，因爲許多部隊將士已到了娶妻的年齡，凡有五個女子的家庭免除徭役。辛酉日，由於衆人稱道前鄴令夏謖清廉公正，武帝賞給他一百斛糧食。因爲官員俸禄微薄，賞賜公卿以下官員帛的數量不同。反叛的部落首領樹機能送來質子請求投降晋國。

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戊申，置太子詹事官。

夏五月，下邳、廣陵颳大風，樹木被拔起，毁壞房屋。六月，鮮卑首領力微派遣兒子向晋進貢。吴國軍隊進犯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馬循征討叛亂的鮮卑人，打敗叛軍，殺了他們的魁首。戊申日，設太子詹事官。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郡國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鄭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勖、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饗。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

秋七月月末甲申，出現日食。郡國螟蟲成災。八月壬寅，沛王子文去世。把已故的太傅鄭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司馬孚等以及現任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勖、平南將軍羊祜、齊王司馬攸等排列名位一起合祭。九月甲子，青州螟蟲成災，徐州洪水泛濫。

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封裴頠爲鉅鹿公。

冬十月乙酉，常山王司馬殷去世。癸巳日，彭城王司馬權逝世。十一月癸亥，武帝在宣武觀大規模檢閱軍隊，直至己巳日檢閱完畢。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號爲高祖，景帝爲世宗，文帝爲太祖。這一月發生極嚴重的瘟疫，洛陽染病的人死去多半。封裴頠爲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于士卒絲各有差。二月丙戌，河間王洪薨。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夷八國歸化。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

二年春正月，武帝因疾疫暫停朝政。賞絲給散吏下至士卒各有不同。二月丙戌，河間王司馬洪去世。甲午日，赦免刑期在五年以下的囚犯。東夷八國歸順晉國。并州胡人進攻邊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打敗了他們。

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絶之。"

當初，燉煌太守尹璩去世，州府任命燉煌令梁澄兼任太守，議郎令狐豐廢黜梁澄，自己兼任郡事。令狐豐死後，又由他的弟弟令狐宏接替他。到此時，凉州刺史楊欣殺了令狐宏，把他的首級傳至洛陽。在此之前，武帝身體欠安而心中不快，到康復之後，群臣前來祝賀。武帝下令道："每當想到最近遭逢瘟疫而染病死去的人，我就爲他們悲痛。怎能以我一人的安康，而忘記了百姓的艱難呢？對來送禮的人一律拒絶。"

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胡，斬其渠帥吐敦。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薦荔支于太廟。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吴京下督孫楷帥衆來降，以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白龍二見于新興井中。

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司馬駿討伐北方的胡人，斬殺了胡人的魁首吐敦。設立國子學。庚午日，舉行求雨祭祀。六月癸丑，向太廟進獻荔枝。甲戌日，氐宿出現彗星。從春天開始大旱，到這一月纔開始下雨。吴京下督孫楷帶領衆士卒投降，以他爲車騎將軍，封丹楊侯。新興的井中發現兩條白龍。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吴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東夷十七國内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來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爲太傅，太尉陳騫爲大司馬，司空賈充爲太尉，鎮軍大將軍齊王攸爲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

秋七月，角宿出現彗星。吴國境内的臨平湖從漢朝末年起便堵塞不通，此時自行疏通。當地的父老鄉親們相傳説："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日，安平王司馬隆去世。東方十七國歸順晉國。河南、魏郡洪水暴發，死了一百多人，武帝下令發給棺木。鮮卑阿羅多等侵犯邊境，西域戊己校尉馬循征討入侵者，斬殺四千餘人，生擒九千餘人，此時入侵者投降。八月庚辰日，河東、平陽地震。己亥日，任命太保何曾爲太傅，太尉陳騫爲大司馬，司空賈充爲太尉，鎮軍大將軍齊王司馬攸爲司空。太微垣出現彗星，九月彗星又出現在翼宿。丁未日，在洛

于翼。丁未，起太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閏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

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于鰥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于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晋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立皇子裕爲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唐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俶討叛虜樹機能等，并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

夏五月戊子，吴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殺三百餘人，没邸閣别倉。

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爲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伷爲琅邪王，汝陰王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顒爲河間王，北海王陵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濟南王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威爲章武

陽城東興建儲糧的大倉，在東西集市設用以調節糧價、備荒賑恤的常平倉。閏八月，荆州五郡水災，逃荒的百姓有四千餘家。

冬十月，任命汝陰王司馬駿爲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日，立楊氏爲皇后。大赦，賞賜王公以下的官員直至鰥寡各有不同。十一月，梁國出現兩條白龍。十二月，徵召居家未仕的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封皇后楊氏的父親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晋侯。當月，因衆人稱道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廉潔，武帝賞賜傅詢二百匹帛、孟桓一百匹帛。

三年春正月初一丙子日，出現日食。立武帝之子司馬裕爲始平王，安平穆王司馬隆的弟弟司馬敦爲安平王。武帝詔書稱："皇室的宗族親戚，是國家的枝葉，我希望他們敬奉遵從德義，作爲天下人的典範。但是處於富貴而能謹慎行事的人極少，周召穆公集結兄弟而賦《唐棣》之詩，這是姬氏得以百代維持周王室地位的原因。現在我任命衛將軍、扶風王司馬亮爲訓導宗室弟子的宗師，弟子們的所作所爲，都要向宗師請示。"庚寅日，始平王司馬裕去世。西方出現彗星。派征北大將軍衛瓘討伐鮮卑頭領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俶討伐反叛的部族首領樹機能等人，打敗了他們。胃宿出現彗星。乙未日，武帝想去打野鷄，考慮到會損壞農田中的麥苗而没有成行。

夏五月戊子，吴將邵顗、夏祥帶領士卒七千餘人投降晋。六月，益州、梁州八個郡發大水，死三百餘人，淹没了屯集軍糧、物資的倉房。

秋七月，任命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司馬睦因犯罪而廢黜爲丹水侯。八月癸亥，調任扶風王司馬亮爲汝南王，東莞王司馬伷爲琅邪王，汝陰王司馬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司馬倫爲趙王，渤海王司馬輔爲太原王，太原王司馬顒爲河間王，北海王司馬陵爲任城王，陳王司馬斌爲西河王，汝南王司馬柬爲南陽王，濟南王司馬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司馬威爲章武王。立武帝之子司馬瑋爲始平王，

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侯。以汝南王亮爲鎮南大將軍。河間大風拔樹，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爲都督江北諸軍事。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傷秋稼，詔振給之。立齊王子蕤爲遼東王，贊爲廣漢王。

冬十一月丙戌，帝臨宣武觀大閱，至于壬辰。十二月，吴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内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三月甲申，尚書左僕射盧欽卒。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來獻。

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凉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崩。

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緝薨。癸巳，范陽王綏薨。荆、揚郡國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爲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爲司徒。

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吴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内外敢有犯者罪之。吴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來降。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内附。

司馬允爲濮陽王，司馬該爲新都王，司馬遐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侯。任命汝南王司馬亮爲鎮南大將軍。河間狂風拔起樹木，天氣驟然寒冷并且水結冰，郡國五處降霜，凍壞稻穀。九月戊子，任命左將軍胡奮爲都督江北諸軍事。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發洪水，毁壞秋田莊稼，武帝下令賑濟受災的各州。立齊王之子司馬蕤爲遼東王，司馬贊爲廣漢王。

冬十一月丙戌，武帝親臨宣武觀檢閲軍隊，到壬辰日完畢。十二月，吴將孫慎侵入江夏、汝南，搶劫了一千餘家而離去。這一年，西北的散雜胡人和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十幾股隊伍，各自帶領着本部落的人馬歸附晋國。

四年春正月初一庚午，出現日食。三月甲申日，尚書左僕射盧欽去世。辛酉日，任命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向晋進貢。

夏四月，井宿出現名爲蚩尤旗的彗星。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日又發生餘震。凉州刺史楊欣在武威與胡人若羅拔能等交戰，晋軍大敗，楊欣戰死。弘訓皇后羊氏去世。

秋七月己丑，將景獻皇后羊氏合葬在峻平陵。庚寅日，高陽王司馬緝去世。癸巳日，范陽王司馬綏去世。荆州、揚州二十個郡國全都發大水。九月，任命太傅何曾爲太宰。辛巳日，任命尚書令李胤爲司徒。

冬十月，任命征北大將軍衛瓘爲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征伐吴皖城，斬殺五千人，焚燒穀米一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進獻雉頭裘，武帝認爲奇巧技藝怪異服飾是禮法所禁止的，在殿前焚燒了雉頭裘。甲申日，敕戒内敵外寇凡敢犯朝廷者一律依法懲處。吴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投降。辛卯日，任命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去世。十二月乙未，西河王司馬斌去世。丁未日，太宰朗陵公何曾去世。這一年，東夷九國歸附晋國。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午，白麟見于平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乙亥，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

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質任。丁亥，郡國八雨雹，傷秋稼，壞百姓廬舍。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九月甲午，麟見于河南。

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吴，遣鎮東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渾克吴尋陽賴鄉諸城，獲吴武威將軍周興。

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楊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劉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於是諸軍并進，樂鄉、荆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掃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

五年春正月，胡人首領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日，派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與之交戰。二月甲午，平原出現白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帶領本部落人馬歸順晋國。乙亥日，因百姓於飢餓之中，減省宫廷膳食的一半。柳宿出現彗星。

夏四月，彗星又出現於女宿。大赦天下，減除部曲督以下官吏質子的規定。丁亥日，八個郡國下冰雹，傷害秋田莊稼，毁壞百姓房舍。

秋七月，紫微垣出現彗星。九月甲午，河南出現麒麟。

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率領本部落人馬歸順晋國。汲郡人不準挖掘開魏襄王的墓冢，起獲用小篆刻寫在竹簡上的古書共計十餘萬字，收藏於宫中藏書的秘府。十一月，大規模征伐吴國，派遣鎮東將軍、琅邪王司馬伷從涂中出兵，安東將軍王渾從江西出兵，建威將軍王戎從武昌出兵，平南將軍胡奮從夏口出兵，鎮南大將軍杜預從江陵出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領巴蜀的士卒沿長江而下，東西共二十餘萬人馬。任命太尉賈充爲大都督，以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統領各軍。十二月，馬隆進擊反叛的樹機能，大敗叛軍，斬殺樹機能，涼州平定。肅慎人向晋進貢用楛木做杆的箭和石製的箭頭。

太康元年春正月初一己丑，五種色彩的雲氣覆蓋太陽。癸丑日，王渾攻克吴尋陽、賴鄉等城，俘虜了吴武威將軍周興。

二月戊午日，王濬、唐彬等攻克丹楊城。庚申日，又攻陷西陵，殺了西陵都督、鎮軍將軍劉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日，王濬又攻克夷道樂鄉城，殺了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日，杜預攻克江陵，斬殺吴江陵都督伍延；平南將軍胡奮攻克江安。這時各路軍隊同時進擊，樂鄉、荆門的守軍先後投降。乙亥日，任命王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武帝又下令道："王濬、唐彬東進，消滅巴丘吴軍，與胡奮、王戎共同平定夏口、武昌，沿着長江長驅直下，直至秣陵，與胡奮、王戎一起協商適宜的計劃。杜預應當安定零、桂，招徠衡陽。大部隊

宜。杜預當鎮静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吴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破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晧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

交戰之後，荆州南部地區本應靠傳布檄文不戰而定，杜預應當分撥一萬人馬提供給王濬，七千人馬提供給唐彬。夏口平定之後，胡奮也應把七千人馬撥給王濬。武昌戰事平息之後，王戎應當用六千人增援唐彬。太尉賈充移地駐守項，總管各方戰事。”王濬進軍攻下夏口、武昌，便乘船沿江東進，所經過的地區全部平定。王渾、周浚同吴丞相張悌在版橋交戰，大敗吴軍，斬下張悌及他的部將孫震、沈瑩的首級，傳至洛陽。吴主孫晧走投無路而請求投降，把國璽送交琅邪王司馬伷。

三月壬寅，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晧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吴人大悦。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

三月壬寅，王濬率領船隊抵達建鄴的石頭，孫晧極爲恐懼，反剪雙手載棺而隨，在軍營門口向晋軍投降。王濬手持符節爲孫晧鬆綁并焚燒棺木，把孫晧送到京都洛陽。收納了吴國的地圖和户籍，共收復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收編了五十二萬三千户，三萬二千名官吏，二十三萬士兵，男女人口共二百三十萬。州牧郡守以下的官吏都沿用吴設置的官職，革除苛刻的政令，向百姓昭示簡易的法規，吴國百姓非常高興。乙酉日，大赦，更改年號，特許百姓聚宴五天，救濟孤苦年老生活窮困的人。

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秋稼。遣兼侍中張側、黄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白麟見于頓丘。三河、魏郡、弘農雨雹，傷宿麥。五月辛亥，封孫晧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吴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六月丙寅，帝臨軒大會，引晧升殿，群臣咸稱萬歲。丁卯，薦酃渌酒于太廟。郡國六雹，傷秋稼。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于家。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庚辰，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

夏四月，河東、高平下冰雹，傷害了莊稼。武帝派遣兼侍中張側、黄門侍郎朱震分别出使揚、越二地，撫慰那些新近歸附晋國的人。頓丘出現白麟。三河、魏郡、弘農下冰雹，傷害了去年栽種的麥子。五月辛亥日，封孫晧爲歸命侯，授孫晧的太子爲中郎，其他兒子爲郎中。對於吴國的望族，根據其才能分别提拔授予官職。孫氏戰亡將領的家屬遷徙到壽陽，將領及官吏渡過長江的免十年租税，百姓及各種工匠免二十年租税。六月丙寅，武帝來到殿前召見群臣，引薦孫晧登上大殿，群臣齊呼萬歲。丁卯日，向太廟進獻酃渌酒。六個郡國下冰雹，傷害莊稼。庚午日，武帝命令六十歲以上的士卒停止服役返回家園。丁丑日，初次設置翊軍校尉官。封丹水侯司馬睦爲高陽王。庚辰日，任命王濬爲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爲當陽侯，王戎爲安豐侯，唐彬爲上庸侯，賈充、琅邪王司馬伷以下也分别

公卿以下帛各有差。甲申，東夷十國歸化。

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朝獻。庚寅，以尚書魏舒爲尚書右僕射。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白龍三見于永昌。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

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復。十二月戊辰，廣漢王贊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楊地震。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賜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詔選孫晧妓妾五千人入宫。東夷五國朝獻。

夏六月，東夷五國内附。郡國十六雨雹，大風拔樹，壞百姓廬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

秋七月，上黨又暴風雨雹，傷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張。

冬十月，鮮卑涉歸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有星孛于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罷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涉歸於昌黎，殺傷數萬人。

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薨。閏月丙子，司徒、廣陸侯李胤薨。癸丑，白龍二見于濟南。

秋七月，罷平州、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吴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

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伷爲大將軍，汝南王亮

加封。於是品評功績施行封賞，賜帛給公卿以下官員各有等差。甲申日，東夷十國歸順晋。

秋七月，北虜軻成泥侵犯西平、浩亹，殺害督將以下官兵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來朝拜獻禮。庚寅日，任命尚書魏舒爲尚書右僕射。八月，車師前部派遣子女入宫侍奉。己未日，封武帝的弟弟延祚爲樂平王。永昌出現三條白龍。九月，群臣認爲天下統一已定，屢次請求封禪，武帝謙讓而没有應允。

冬十月丁巳，取消五女之家免除租賦的規定。十二月戊辰日，廣漢王司馬贊去世。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楊地震。三月丙申日，安平王司馬敦去世。賞賜王公以下官吏吴地牲畜各有等差。武帝下令挑選孫晧的妓妾五千人入宫。東夷五國來朝拜獻禮。

夏六月，東夷五國歸附晋國。十六個郡國下冰雹，狂風吹倒樹木，毁壞百姓房舍。江夏、泰山發洪水，三百餘家離鄉逃荒。

秋七月，上黨又狂風下冰雹，傷害秋田的莊稼。八月，張宿出現彗星。

冬十月，鮮卑涉歸侵犯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去世。軒轅星宿出現彗星。鮮卑侵犯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征伐并打敗了入侵者。

三年春正月丁丑，撤銷秦州，并入雍州。甲午日，任命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在昌黎打敗鮮卑涉歸的軍隊，打死打傷數萬人。

夏四月庚午日，太尉、魯公賈充去世。閏四月丙子，司徒、廣陸侯李胤去世。癸丑日，濟南出現兩條白龍。

秋七月，停止平州、寧州刺史每三年一次上書陳事。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順晋國，進貢各國的特産。吴國原來的將領莞恭、帛奉興兵反叛，攻打殺害了建鄴令，接着包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伐叛軍而平息叛亂。

冬十二月甲申，任命司空齊王司馬攸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司馬伷爲大將軍，汝南王司馬亮爲太尉，光禄

爲太尉，光禄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丙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尚書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尚書右僕射。戊午，司徒山濤薨。二月己丑，立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三月辛丑，日有蝕之。癸丑，大司馬齊王攸薨。

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將軍、琅邪王伷薨。徙遼東王蕤爲東萊王。六月，增九卿禮秩。牂柯獠二千餘落内屬。

秋七月壬子，以尚書右僕射、下邳王晃爲都督青州諸軍事。丙寅，兖州大水，復其田租。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以隴西王泰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閱于宣武觀。是歲，河内及荆州、揚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二月丙寅，立南宫王子玷爲長樂王。壬辰，地震。

夏四月，任城、魯國池水赤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廟梁折。六月，初置黄沙獄。

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減天下户課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傷秋稼。

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輔薨。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國各遣使來獻。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負。戊辰，以征南大將

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丙申日，武帝下令允許全國遭受嚴重水旱災害的百姓不繳納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任命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尚書左僕射，下邳王司馬晃爲尚書右僕射。戊午日，司徒山濤逝世。二月己丑，立長樂亭侯司馬寔爲北海王。三月辛丑，出現日食。癸丑日，大司馬齊王司馬攸逝世。

夏四月，任城王司馬陵去世。五月己亥日，大將軍、琅邪王司馬伷去世。調遼東王司馬蕤任東萊王。六月，增加九卿的禮儀等第和爵禄品級。牂柯僚二千多個部落歸附晉國。

秋七月壬子，任命尚書右僕射、下邳王司馬晃爲都督青州諸軍事。丙寅日，兖州發洪水，免去當地的田租。八月，鄯善國派遣子入侍，暫封爲歸義侯。任命隴西王司馬泰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一月戊午日，新都王司馬該去世。任命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十二月庚午，武帝在宣武觀檢閲軍隊。這一年，河内以及荆州、揚州發洪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兵器庫井中出現兩條青龍。二月丙寅，立南宫王的兒子司馬玷爲長樂王。壬辰日，地震。

夏四月，任城、魯國的護城河水鮮紅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廟房梁折斷。六月，初次設置黄沙獄。

秋七月戊申，武帝之子司馬恢去世。任城、梁國、中山下冰雹，傷害了秋田的莊稼。全國按户徵收的税收減免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斷樹木，五個郡國發洪水，降霜，傷害了秋田莊稼。

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司馬輔去世。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國各派使者來進貢。閏十二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去世。

六年春正月初一庚申，因爲連年收成不好而免去舊的借貸租賦。戊辰日，任命征南大將軍王

軍王渾爲尚書左僕射，尚書褚䂮都督揚州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郡國六隕霜，傷桑麥。

夏四月，扶南等十國來獻，參離四千餘落内附。郡國四旱，十大水，壞百姓廬舍。

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減百姓綿絹三分之一。白龍見于京兆。以鎮軍大將軍王濬爲撫軍大將軍。九月丙子，山陽公劉康薨。

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陽郡獲兩足獸。龜兹、焉耆國遣子入侍。十二月甲申，大閲于宣武觀，旬日而罷。庚子，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乙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

夏五月，郡國十三旱。鮮卑慕容廆寇遼東。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東夷十一國内附。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駿薨。郡國八大水。

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出後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于家。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

夏四月，齊國、天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樹木，壞百姓廬舍。郡國八大水。

渾爲尚書左僕射，尚書褚䂮都督揚州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六個郡國降霜，損傷了桑樹和麥苗。

夏四月，扶南等十國向晋進貢，參離四千多個部落歸附晋國。四個郡國天旱，十個郡國發大水，毁壞了百姓的房舍。

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初一丙戌，出現日食。減收百姓三分之一的絲綿絹繒。京兆出現白龍。任命鎮軍大將軍王濬爲撫軍大將軍。九月丙子，山陽公劉康去世。

冬十月，南安山崩，涌出水。南陽郡捕獲兩足獸。龜兹、焉耆國派遣子入朝侍奉。十二月甲申，武帝在宣武觀舉行盛大檢閲，十天纔全部結束。庚子日，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去世。

七年春正月初一甲寅，出現日食。乙卯日，武帝下詔令道："連年來多次出現天災和怪異現象，三次日食，地震山崩。國運不善，實在是由於我本身的原因。請公卿大臣各自呈送密封的章奏，詳盡地分析其中的緣故，不要有所忌諱。"

夏五月，十三個郡國乾旱。鮮卑慕容廆侵犯遼東。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東夷十一國歸附晋國。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司馬駿去世。八個郡國發洪水。

冬十一月壬子日，任命隴西王司馬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派遣侍御史巡視遭遇水災的各郡國。把後宫才人、歌舞伎以下的二百七十人遣返回家。開始建立大臣可以服滿父母去世以後三年之喪的規定。己亥日，河陰二百畝地上降紅色的雪。這一年，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派遣使者來進貢。

八年春正月初一戊申，出現日食。太廟大殿塌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動。

夏四月，齊國、天水降霜，凍傷了麥子。六月，魯國大風，樹木拔地而起，百姓的房舍被毁。八個郡國發了大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八月，東夷二國内附。九月，改營太廟。

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衆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吴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羡縣，州郡捕討，皆伏誅。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蝕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敕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令内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江東四郡地震。二月，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以尚書朱整爲尚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親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爲一。

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宿麥。五月，義陽王奇有罪，黜爲三縱亭侯。詔内外群官舉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徙章武王威爲義陽王。郡國三十二大旱，傷麥。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詔郡國五歲刑以下决遣，無留庶獄。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内附。郡國二十四螟。

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間平王洪子混爲章武王。戊申，青龍、黄龍各一見于魯國。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郡國八隕霜。太廟成。乙巳，遷神主于新廟，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

秋七月，前殿地面塌陷，有幾丈深，塌陷處地底有條破船。八月，東夷兩個國家歸附了晋國。九月，改建太廟。

冬十月，南康平固縣縣吏李豐叛亂，糾集衆人攻打郡縣，自命爲將軍。十一月，海安縣令蕭輔聚衆反叛。十二月，吴興人蔣迪糾集當地人叛亂，包圍陽羡縣，州郡征討捉拿叛賊，全部處死。南夷扶南國、西域康居國分别派遣使者來進貢。這一年，五個郡國發生地震。

九年春正月初一壬申，出現日食。武帝詔命稱："振興教化的根本，在於國家政治清平無冤案。如今俸禄爲二千石的官吏不能體恤百姓，却輕率地懷着個人的目的，建起刑期很長的拘獄規定，又多有貪污枉法的行爲，侵擾百姓。今令刺史二千石督察邪惡枉法的人，推舉公正清廉的人，由有關部門對其升遷或貶黜作出决定。令皇宫内外各位官員舉薦清廉賢能之才，提拔貧寒清白的人。"長江以東四郡發生地震。二月，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去世，任命尚書朱整爲尚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親自到西郊采桑，賞賜官吏絲帛各有等差。壬辰日，開始把春社和秋社合并爲一。

夏四月，長江以南八個郡國地震；隴西降霜，傷害了越冬的小麥。五月，義陽王司馬奇觸犯刑律，被貶爲三縱亭侯。武帝令朝廷内外群官舉薦能够勝任郡守縣令等地方官的人才。六月初一庚子日，出現日食。調章武王司馬威任義陽王。三十二個郡國嚴重乾旱，損傷了麥子。

秋八月壬子，流星墜落如同降雨。武帝命令各郡國對五年刑期以下的案件判案發落，不要滯留各種獄訟之事。九月，東夷七國到校尉那裏表示歸附。二十四個郡國螟蟲成災。

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間平王司馬洪之子司馬混爲章武王。戊申日，魯國出現青龍、黄龍各一條。

十年夏四月，由於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賞賜每人一千斛穀。八個郡國降霜。太廟竣工。乙巳日，把神主牌位遷入新廟，武帝在道邊恭迎，接着舉行祫祭。大赦，文武官

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等。丁未，尚書右僕射、廣興侯朱整卒。癸丑，崇賢殿災。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内附。六月庚子，山陽公劉瑾薨。復置二社。

冬十月壬子，徙南宫王承爲武邑王。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荀勖卒。帝疾瘳，賜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

甲申，以汝南王亮爲大司馬、大都督、假黄鉞。改封南陽王柬爲秦王，始平王瑋爲楚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并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軍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吴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爲漢王，始平王子儀爲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爲西陽公。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琅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漼爲廣陵公，卷爲東莞公。改諸王國相爲内史。

庚寅，太廟梁折。是歲，東夷絶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虜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己巳，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衛瓘爲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琅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

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

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静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欲。有

員各進官位一等，參加修建新廟的官員進位二等。丁未日，尚書右僕射、廣興侯朱整去世。癸丑日，崇賢殿失火。五月，鮮卑頭領慕容廆投降晋，東夷十一國歸附晋。六月庚子，山陽公劉瑾去世。恢復設置春秋二社。

冬十月壬子日，調南宫王司馬承任武邑王。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左光禄大夫荀勖去世。武帝病愈，賞賜王公以下官員帛各有等差。含章殿内專供蹴鞠的場所鞠室失火。

甲申日，任命汝南王司馬亮爲大司馬、大都督、假黄鉞。改封南陽王司馬柬爲秦王，始平王司馬瑋爲楚王，濮陽王司馬允爲淮南王，都暫持符節前往就任的郡國，各自統領一方州郡的軍事。立武帝之子司馬乂爲長沙王，司馬穎爲成都王，司馬晏爲吴王，司馬熾爲豫章王，司馬演爲代王，武帝之孫司馬遹爲廣陵王。立濮陽王之子司馬迪爲漢王，始平王之子司馬儀爲毗陵王，汝南王的第二個兒子司馬羕爲西陽公。調扶風王司馬暢任順陽王，司馬暢的弟弟司馬歆任新野公，琅邪王司馬覲的弟弟司馬澹任東武公，司馬繇任東安公，司馬漼任廣陵公，司馬卷任東莞公。改稱各王國相爲内史。

庚寅日，太廟大梁折斷。這一年，東夷地域間隔最遥遠的三十多國、西南夷二十多國前來進貢。胡人奚軻男女人口共計十萬來投降晋。

太熙元年春正月初一辛酉，改年號。己巳日，任命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衛瓘爲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前來朝覲進貢。琅邪王司馬覲去世。三月甲子，任命右光禄大夫石鑒爲司空。

夏四月辛丑，任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己酉日，武帝在含章殿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葬於峻陽陵，廟號世祖。

武帝寬宏大量，時刻施行仁恕；容納正直的言論，不曾以怒色待人；聖明通達善於謀略，有能力處理朝廷大事，因此得以安撫萬國，平定四方。承魏氏奢侈多弊之後，百姓懷念古代之遺風，武帝便以恭儉相勉勵，以寡欲相敦促。有關

司甞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爲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説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并鎮守要害，以强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於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没，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托。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於斯矣。

部門曾經奏報牽引駕車之牛的青絲繩斷了，武帝下令以青麻取代。處理朝政寬容大度，執法如一。高陽許允已被文帝殺掉，許允之子許奇任太常丞。武帝將去太廟祭祀，朝臣們認爲許奇出於受害的家庭，不想讓他接近皇帝左右，請求派他出朝任長史。武帝便追述許允早年的願望，稱道許奇的才能，提拔他任祠部郎，朝廷中盛贊武帝的平易曠達。平定吳後，天下安定，隨即怠惰政事，沉溺於游樂宴飲之事，后黨得到寵愛，貴戚當權，舊臣得不到專心任用，一貫執行的章程紊亂廢置，求官謁進之風流行起來。直至末年，知道惠帝不能承擔重任，但因依恃着皇孫聰明睿智，故并無廢立惠帝之心。又考慮到他不是賈后所生，最終將導致危困失敗，於是與心腹之臣共同商議後事。臣子們各抒己見，很久沒有决定，最後采用了王佑的計謀，派太子母弟秦王司馬柬都督關中，楚王司馬瑋、淮南王司馬允共相鎮守要害之地，以加强帝室力量。又擔心楊氏威逼，又任司馬佑爲北軍中候，統領宫廷衛兵。不久武帝卧病不愈，直至病危，輔佐他的元勛們都已先他而逝，群臣惶惶不安，不知所措。適逢武帝病情稍見好轉，詔令汝南王司馬亮輔佐朝政，還想命朝士中有名望的幾位年輕人輔佐他，楊駿對後一條詔令秘而不宣。武帝馬上又陷入昏迷，楊后就頒布命令以楊駿輔政，催促司馬亮進發。武帝稍後略有緩轉，詢問汝南王是否趕來，有意想見他一面，有所托付。左右回答尚未趕到，武帝接着又處於病危狀態。晉朝中衰，實在由此開始。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静，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决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

制曰：武皇繼承宏業，實爲順應天命，駕馭控制天下，普遍教化人民，以逸代勞，以治代亂。不再讓四方以細絲織物納貢，務求去掉雕琢的裝飾，抑制奢侈之風而轉爲儉約，制止輕浮淺薄而返回淳樸。喜好直言諫諍，留心選拔人才，劉毅、裴楷因質樸正直而得到信任，嵇紹、許奇雖是仇人却不受廢棄。用仁義來統治天下，因寬容而深得人心，偉略大度，有帝王器量。當時人民和睦風俗清静，家豐人足，然後治兵習武，謀劃開拓疆域。神機妙算，謀議宏圖。馬隆西伐，

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宫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托，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王濬南征，進軍不延誤時機，賊虜銷聲匿迹，刀刃未沾染血迹，揚越已化作廢墟。交通上代所不通之地，降服前王所未服之邦。祥瑞應驗，風俗教化肅清，天人之功已成，霸王之業巍然。雖然辭讓而不行登泰山祭天地之禮，但驕恣放縱之心，由此而生。見土地之廣袤，認爲將萬代而無患；睹天下之安定，認爲將千年而永治。不懂得處於廣袤之地而想到形勢逼仄之時，纔可保持長久廣袤；若在天下大治之時忘記危難時刻，則會失去長久的安定。加上建官任命不得其所，委托重任用人不當，意欲達到升平，行動首先迎來禍亂。這猶如將到越地去而向着沙漠前進，想要登山却涉水乘舟尋覓道路，所奔赴的道路越遠，所追求的目標越難以達到，南北不同，高下相反，欲求到達終點，不也太困難了嗎！何況憑着剛剛聚集而易於動摇的基礎，而没有長治久安難以撼拔的考慮，因此凶惡的小人賈充，心懷奸謀而掌握實權；狠如豺狼的楊駿，包藏禍心而專權輔政。及至皇帝去世，居喪未畢，藩國變親成疏，連結兵力競相消滅朝廷；重臣改忠爲僞，擁集士衆各自建立威勢。未經數年，朝廷綱紀大亂，海内動蕩不安，宗廟遷徙流離。帝王之道，讓位於文身之俗；神州赤縣，變爲被髮之遠鄉。丢棄自己的優勢來資助他族，掩蓋自己的弱點來安慰自己，被天下人恥笑，是什麽原因呢？實在因爲有失謹慎於前，所以遺留禍患於後。再説瞭解兒子的是賢父，瞭解臣下的是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難以復安，家亡不能再全。因此，君子提防禍之初始，聖人窺見亂之端倪。而世祖惑於荀勖的奸詐之謀，迷於王渾的邪僞之策，心志在衆人議論下反復，事務不由自己的計劃來裁斷。應除掉元海而不除，最終使他得以擾亂中原；應廢惠帝而不廢，最終導致大業傾覆。能够保全一人是小德，拯救天下方爲大功，抛棄一子是小忍，安定社稷始成大孝；何況憑靠三世而成就大業，延續二孽而喪失，這正是所謂求取輕德而捨棄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難道是這樣嗎！雖然有良好開端，却背離了完滿的結尾，關注歷史，不能不感慨萬端啊。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九歲。

孝惠皇帝名衷，字正度，是武帝的第二個兒子。泰始三年，被立爲皇太子，當時九歲。

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

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去世。這一天，皇太子登上皇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爲永熙。尊稱皇后楊氏爲皇太后，立妃子賈氏爲皇后。

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於峻陽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

夏五月辛未，把武帝安葬在峻陽陵。丙子日，給全國的官都爵加一等，參預辦喪事的加兩等，免除賦稅一年，俸祿二千石以上的全封爲關中侯。任命太尉楊駿爲太傅，輔佐國政。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揚烈將軍趙歡將屯兵四出。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司馬遹爲皇太子，任命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派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揚烈將軍趙歡率屯軍四面出動。

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鑒爲太尉，前鎮西將軍、隴西王泰爲司空。

冬十月辛酉，任命司空石鑒爲太尉，前鎮西將軍、隴西王司馬泰爲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詔曰："朕夙遭不造，煢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托于群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逾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群官

永平元年春正月初一乙酉，皇帝上朝，不設音樂。下詔說："我早年很不幸，長期在病痛中憂慮。靠着祖宗的神靈，輔佐大臣的忠誠賢良，得以微末之身居於群王之上。我不明白大道理，也不懂得典法，戰戰兢兢，驚懼謹慎不敢怠慢。在爲先皇辦喪事那悲哀傷心的日子裏，三公輔佐大臣考慮國家的大計，遵循翼室的典章，想要長期奉行先皇的遺制，所以保留了永熙的年號。然而時光流逝，已經進入新的一年，建立新的年號更改舊的年號是禮法上的規定。現將永熙二年改

并不得謁陵。丙午，皇太子冠，丁未，見于太廟。

爲永平元年。"又下詔令諸子弟和群官都不得告謁祖陵。丙午日，給皇太子行加冠禮，丁未日，拜祭太廟。

二月甲寅，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鎮南將軍楚王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允來朝。戊寅，復置秘書監官。

二月甲寅，按不同等級賜給王公以下的人絲帛。癸酉日，鎮南將軍楚王司馬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司馬允來朝見。戊寅日，重新設置秘書監官。

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鎮南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封東安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

三月辛卯，殺太傅楊駿，楊駿的弟弟衛將軍楊珧，太子太保楊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全都滅三族。壬辰日，大赦天下，改年號。賈后假托帝詔把皇太后廢爲庶人，把她遷到金墉城，向天地宗廟祭告了此事。殺了太后的母親龐氏。壬寅日，召大司馬、汝南王司馬亮爲太宰，和太保衛瓘共輔國政。任秦王司馬柬爲大將軍，東平王司馬楙爲撫軍大將軍，鎮南將軍、楚王司馬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司馬晃爲尚書令，東安公司馬繇爲尚書左僕射，晋封爲東安王。督將侯一千零八十一人。庚戌日，免除東安王司馬繇和東平王司馬楙的王位，司馬繇被流放到帶方。

夏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坦爲平東將軍、監青、徐二州諸軍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癸亥，任征東將軍、梁王司馬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坦爲平東將軍、監青、徐二州諸軍事。己巳日，任太子太傅王戎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壬午，除天下户調綿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

五月甲戌，毗陵王司馬軌去世。壬午日，免除全國按户徵收的綿絹，賜給孝悌、老年人、鰥夫寡婦、力田者絲帛，每人三匹。

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以廣陵王師劉寔爲太子太保，司空、隴西王泰録尚書事。

六月，賈后假托帝詔讓楚王司馬瑋殺了太宰、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日，因爲司馬瑋擅自殺害司馬亮、衛瓘，殺了他。因特殊情况赦免洛陽的罪犯。任廣陵王的老師劉寔爲太子太保，司空、隴西王司馬泰録尚書事。

秋七月，分揚州、荆州十郡爲江州。

秋七月，從揚州、荆州分出十個郡爲江州。

八月庚申，以趙王倫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河間王顒爲北中郎將，鎮鄴；太子太師何劭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長沙王乂爲常山王。己巳，進西陽公羕爵爲王。辛未，立隴西世子越爲東海王。

九月甲午，大將軍、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爲衛將軍、録尚書事，以趙王倫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

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

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并詣校尉内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

秋八月壬子，大赦。

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

冬十一月，大疾。

是歲，沛國雨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雨雹。

六月，弘農郡雨雹，深三尺。

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

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

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庸郡山崩，殺二十餘人。

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上谷居庸、上庸并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饑。

九月丙辰，赦諸州之遭地災者。甲午，枉矢東北竟天。

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孛于奎，至軒轅。

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雹，深

八月庚申，任趙王司馬倫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河間王司馬顒爲北中郎將，鎮守鄴；太子太師何劭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守許昌。調長沙王司馬乂爲常山王。己巳日，晋封西陽公司馬羕的爵位爲王。辛未日，立隴西王司馬泰的世子司馬越爲東海王。

九月甲午日，大將軍、秦王司馬柬去世。辛丑日，召征西大將軍、梁王司馬肜爲衛將軍、録尚書事，任趙王司馬倫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

冬季十二月辛酉，京城地震。

這一年，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個部落都到校尉官署歸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在金墉城殺了皇太后。

秋八月壬子，大赦天下。

九月乙酉，中山王司馬耽去世。

冬十一月，流行大瘟疫。

這一年，沛國下冰雹，小麥受災。

三年夏四月，滎陽下冰雹。

六月，弘農郡下冰雹，有三尺厚。

冬十月，太原王司馬泓去世。

四年春正月初一丁酉，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去世。

夏五月，蜀郡山體滑坡，淮南壽春發洪水，山崩地陷，冲毁城府和老百姓的房屋。匈奴人郝散叛亂，進攻上黨，殺死長吏。

六月，壽春發生大地震，死了二十多家人。上庸郡山崩，死了二十多人。

秋八月，郝散率衆投降，馮翊都尉把他殺了。上谷居庸、上庸都發生地面裂陷，泉水從中涌出，死了人。大饑荒。

九月丙辰，赦免各州遭受地震災害的人。甲午日，枉矢星從東北方流過天空。

這一年，京都和八個郡國發生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出現在西方，彗星的光到奎星，至軒轅星。

六月，金城發生地震。東海下冰雹，有五寸

五寸。

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

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丹楊雨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

是歲，荆、揚、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振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爲尚書令，衛將軍、梁王肜爲太子太保。丁丑，地震。

三月，東海隕霜，傷桑麥。彭城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

夏四月，大風。

五月，荆、揚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

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

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

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畤。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

夏五月，魯國雨雹。

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渾薨。

厚。

秋七月，下邳颳暴風，吹毀了房屋。

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颳大風，莊稼受災。

冬十月，武庫失火，燒毀了幾代珍藏的寶物。

十二月丙戌，新建武庫，調集了大量的兵器。丹楊下冰雹。有石頭生出在京都宜年里。

這一年，荆、揚、兖、豫、青、徐等六州發大水，下詔派遣御史巡視救濟借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司空、下邳王司馬晃去世。任中書監張華爲司空，太尉、隴西王司馬泰爲尚書令，衛將軍、梁王司馬肜爲太子太保。丁丑日，地震。

三月，東海下霜，桑麥受災。彭城吕縣地上有血水，東西一百多步長。

夏四月，颳大風。

五月，荆、揚二州發大水。匈奴郝散的弟弟度元率領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叛亂，進攻北地，太守張損被殺死。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交戰，歐陽建戰敗。召征西大將軍、趙王司馬倫爲車騎將軍，任太子太保、梁王司馬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守關中。

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被度元戰敗。秦、雍的氐族、羌族全部叛亂，推舉氐帥齊萬年僭稱帝號，包圍涇陽。

冬十月乙未，特赦雍、凉二州罪犯。

十一月丙子，派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伐齊萬年，梁王司馬肜屯兵好畤。關中饑荒，瘟疫大流行。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與齊萬年在六陌交戰，朝廷軍隊大敗，周處戰死。

夏五月，魯國下冰雹。

秋七月，雍州、梁州流行瘟疫。天大旱，下霜，秋季莊稼受災。關中饑荒，糧米每斛賣一萬錢。下詔准許百姓賣自己的親骨肉。丁丑日，司徒、京陵公王渾去世。

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左僕射。

九月，任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尚書左僕射。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人。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下詔打開糧倉，賑濟雍州飢民。

三月壬戌，大赦。

三月壬戌，大赦天下。

夏五月，郊禖石破爲二。

夏五月，郊外的求子神石裂爲兩塊。

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州發大水。雍州收成好。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録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鎮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討伐氐人，在中亭交戰，大敗氐人，擒獲齊萬年。召征西大將軍、梁王司馬肜録尚書事。任北中郎將、河間王司馬顒爲鎮西將軍，鎮守關中；成都王司馬穎爲鎮北大將軍，鎮守鄴。

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

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散布妖言設置官職，聚集黨徒數千人。郡縣官府將他們逮捕，都依法被處死。

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泰薨。

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司馬泰去世。

秋八月，以尚書裴頠爲尚書僕射。

秋八月，任尚書裴頠爲尚書僕射。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京師大風，發屋折木。

冬十一月初一甲子，日食。京都颳大風，掀起了房頂颳斷了樹木。

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十二月壬戌，把皇太子司馬遹廢爲庶人，司馬遹和他的三個兒子被幽禁在金墉城，殺死了太子的母親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蝕之。丙子，皇孫虨卒。

永康元年春正月初一癸亥，大赦天下，改換年號。己卯日，日食。丙子日，皇孫司馬虨死。

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

二月丁酉，颳大風，滿天飛沙，拔起樹木。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

三月，尉氏地區下紅雨，妖星在南方出現。癸未日，賈后假托帝詔在許昌殺害了廢爲庶人的太子司馬遹。

夏四月辛卯，日有蝕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爲太宰，左光

夏四月辛卯，日食。癸巳日，梁王司馬肜、趙王司馬倫假托帝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都遇害，侍中賈謐及其黨羽幾十人都被處死。甲午日，司馬倫假托帝詔大赦天下，自己當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仿照宣文輔佐魏的舊例，恢復已故皇太子名位。丁酉日，任梁王司馬肜爲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禄

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淮南王允爲驃騎將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尚爲襄陽王。

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撫軍將軍、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陽陵標。

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平東將軍、彭城王植薨。改封吳王晏爲賓徒縣王。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録尚書事。

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

冬十月，黄霧四塞。

十一月戊午，大風飛沙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

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與略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勝、犍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丙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横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略陽流人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

三月，鎮東大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堮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黄橋以距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于溴

大夫劉寔爲司空，淮南王司馬允爲驃騎將軍。己亥日，趙王司馬倫假托帝詔在金墉城殺害了賈庶人。

五月己巳，立皇孫司馬臧爲皇太孫，司馬尚爲襄陽王。

六月壬寅，在顯平陵安葬愍懷太子。撫軍將軍、清河王司馬遐去世。癸卯日，雷擊崇陽陵山頂。

秋八月，淮南王司馬允發兵討伐趙王司馬倫，没有成功，司馬允和兩個兒子秦王司馬郁、漢王司馬迪都遇害。特赦洛陽罪犯。平東將軍、彭城王司馬植去世。改封吳王司馬晏爲賓徒縣王。任齊王司馬冏爲平東將軍，鎮守許昌；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録尚書事。

九月，將司徒改爲丞相，任梁王司馬肜爲丞相。

冬十月，黄霧滿天。

十一月戊午，大風吹起沙石，颳了六天纔停。甲子日，立羊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歡慶飲酒三日。

十二月，彗星在東方出現。益州刺史趙廞和被流放在外的略陽人李庠殺害了成都内史耿勝、犍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占領成都叛亂。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司馬倫篡奪帝位。丙寅日，把皇帝遷到金墉城，稱爲太上皇，把金墉改名爲永昌宫。把皇太孫司馬臧廢爲濮陽王。五星同時出現在天空，縱横不定。癸酉日，司馬倫殺害了濮陽王司馬臧。被流放在外的略陽人李特殺了趙廞，把他的頭顱傳送到京都。

三月，鎮東大將軍、齊王司馬冏起兵討伐司馬倫，發檄文到各州郡，在陽翟屯集。征北大將軍、成都王司馬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司馬顒，常山王司馬乂，冀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將、新野公司馬歆，都發兵響應，軍隊有幾十萬。司馬倫派他的部將閭和出兵伊闕，張泓、孫輔出兵堮坂抵禦司馬冏；孫會、士猗、許超出兵黄橋抵禦司馬穎。孫會等與司馬穎的部將趙驤、石超在溴水交戰，孫會等大敗，

水，會等大敗，棄軍走。

閏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勖、盧播擊張泓於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

癸亥，詔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開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窺閒王室，遂奉趙王倫饕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并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漼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與群公卿士，協同謀略，親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爲秀所誤，與其子等已詣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閶闔。豈在予一人獨饗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於是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

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復封賓徒王晏爲吴王。庚午，東萊王蕤、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蕤廢爲庶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録尚書事，河間王顒爲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冏功臣葛旟牟平公，路季小黄公，衛毅平陰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

秋七月甲午，立吴王晏子國爲漢王，復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

丟下軍隊逃跑。

閏月初一丙戌，日食。

夏四月，歲星白天出現。司馬冏的部將何勖、盧播在陽翟攻打張泓，大敗其軍，斬殺孫輔等人。辛酉日，左衛將軍王輿和尚書、淮陵王司馬漼率軍入皇宮，抓獲司馬倫的黨羽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人，全都殺掉。把司馬倫驅逐回家，當天皇帝復位。群臣都叩頭認罪，皇帝說："這不是諸卿的罪過。"

癸亥日，下詔說："我以不德之才，繼承了皇位，遠不能光大成就大業，安撫四方；近不能擴大彰明刑威，遏制奸邪之人，以致使逆臣孫秀竟敢肆行凶虐，窺伺離間王室，事奉趙王司馬倫貪奪皇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司馬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司馬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司馬顒，都是有大德的皇親，忠誠而功勛卓著，首創大計，挽救國難。尚書司馬漼和他們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和衆公卿，協同謀略，親自率領本部軍兵，斬殺孫秀和他的兩個兒子。前趙王司馬倫受孫秀欺騙，和他的兒子等已經到金墉幽宮迎我，回車皇宮。豈止我一人獨享這吉慶，祖先和國家都賴以得福。"於是大赦天下，改换年號，孤寡之人每人賜五斛糧食，歡慶飲酒五天。誅殺趙王司馬倫、義陽王司馬威、九門侯司馬質等人和司馬倫的黨羽。

五月，立襄陽王司馬尚爲皇太孫。

六月戊辰日，大赦天下，給官吏加官位二級。重新封賓徒王司馬晏爲吴王。庚午日，東萊王司馬蕤和左衛將軍王輿謀劃廢除齊王司馬冏，事情泄露，司馬蕤被廢爲庶人，王輿被處死，滅三族。甲戌日，任齊王司馬冏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司馬穎爲大將軍、録尚書事，河間王司馬顒爲太尉。廢除丞相職位，重新設司徒官。己卯日，任梁王司馬肜爲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司馬冏的功臣葛旟爲牟平公，路季爲小黄公，衛毅爲平陰公，劉真爲安鄉公，韓泰爲封丘公。

秋七月甲午，立吴王司馬晏之子司馬國爲漢王，重新封常山王司馬乂爲長沙王。

八月，大赦。戊辰，原徙邊者。益州刺史羅尚討羌，破之。己巳，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下邳王韡薨。以東平王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

九月，追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楚王瑋子範爲襄陽王。

冬十月，流人李特反於蜀。

十二月，司空何劭薨。封齊王冏子冰爲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隨薨。

三月癸卯，赦司、冀、兗、豫四州。皇太孫尚薨。

夏四月，彗星晝見。

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衙博擊李特於蜀，爲特所敗。特遂陷梓潼、巴西，害廣漢太守張微，自號大將軍。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賜孤寡帛，大酺五日。以齊王冏爲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

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大水。

冬十月，地震。

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萊王蕤子炤爲齊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歲刑。

八月，大赦天下。戊辰日，赦免流放到邊疆的人。益州刺史羅尚討伐羌人，戰勝了羌人。己巳日，調南平王司馬祥爲宜都王。下邳王司馬韡去世。任東平王司馬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

九月，恢復東安王司馬繇的封爵。丁丑日，封楚王司馬瑋之子司馬範爲襄陽王。

冬十月，流放在外之人李特在蜀叛亂。

十二月，司空何劭去世。封齊王司馬冏之子司馬冰爲樂安王，司馬英爲濟陽王，司馬超爲淮南王。

這一年，郡國發生十二起旱災，六起蝗災。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司馬隨去世。

三月癸卯，赦免司、冀、兗、豫四州犯人。皇太孫司馬尚去世。

夏四月，彗星白天出現。

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司馬肜去世。任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太傅。太尉、河間王司馬顒派遣將軍衙博在蜀攻打李特，被李特打敗。李特於是攻陷梓潼、巴西，殺害廣漢太守張微，自稱大將軍。癸卯日，立清河王司馬遐之子司馬覃爲皇太子，賜給孤寡之人絲帛，歡慶飲酒五天。任齊王司馬冏爲太師，東海王司馬越爲司空。

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發大水。

冬十月，地震。

十二月丁卯，河間王司馬顒上表説齊王司馬冏窺伺帝位，有蔑視皇帝之心，與成都王司馬穎、新野王司馬歆、范陽王司馬虓一同在洛陽會合，請求廢除司馬冏回家。長沙王司馬乂奉擁皇帝屯兵於南止車門，進攻司馬冏，把他殺了，把他的幾個兒子囚禁在金墉城，廢除他弟弟北海王司馬寔的王位。大赦天下，改换年號。任長沙王司馬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萊王司馬蕤之子司馬炤爲齊王。

二年春正月初一甲子，赦免五年以下徒刑犯人。

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傳首京師。

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攻打李特，斬殺了李特，將他的頭顱傳送到京都。

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

夏四月，李特之子李雄又占領了益州。

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以山都人丘沈爲主，改姓劉氏，僞號漢，建元神鳳，攻破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并遇害。

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謀反，立山都人丘沈爲主，改姓爲劉，僞稱漢，立年號爲神鳳，攻破許多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司馬歆都遇害。

六月，遣荆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

六月，派遣荆州刺史劉弘等到方城討伐張昌，朝廷軍隊大敗。

秋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乂疑而害之。

秋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對長沙王司馬乂有二心，司馬乂懷疑而殺害了他們。

張昌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别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没。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阜陵寇徐州。

張昌攻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都遇害。張昌的偏軍統帥石冰進犯揚州，刺史陳徽與他交戰，大敗，諸郡全部陷落。臨淮人封雲舉兵響應石冰，從阜陵進犯徐州。

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禦之。

八月，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舉兵討伐長沙王司馬乂，皇帝任司馬乂爲大都督，率軍抵禦。

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

庚申日，劉弘與張昌在清水交戰，斬殺了張昌。

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

司馬顒派遣部將張方，司馬穎派遣部將陸機、牽秀、石超等前來進逼京都。乙丑日，皇帝到十三里橋，派遣將軍皇甫商在宜陽抵禦張方。己巳日，皇帝回軍到宣武場。庚午日，在石樓居住。天的中央裂開，天空無雲而打雷。

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爲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書右僕射、興晋公羊玄之卒。帝旋于城東。丙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

九月丁丑日，皇帝在河橋停留。壬午日，皇甫商被張方打敗。甲申日，皇帝在芒山駐軍。丁亥日，駕臨偃師。辛卯日，在豆田居住。癸巳日，尚書右僕射、興晋公羊玄之去世。皇帝回到城東。丙申日，進軍緱氏，攻打牽秀，把他打跑。大赦天下。張方進入京城，火燒清明、開陽兩門，死者數以萬計。石超在緱氏進逼皇帝。

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宫。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

冬十月壬寅，皇帝回到皇宫。石超焚燒緱氏城，衣服車馬之類全被燒光。丁未日，在東陽門

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

外擊敗牽秀、范陽王司馬虓。戊申日，在建春門擊敗陸機，石超逃跑，斬殺了他的大將賈崇等十六人，在銅駝街懸首示衆。張方退兵屯於十三里橋。

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白天墜落，聲響如雷。朝廷軍進攻張方營壘，戰鬥不利。張方決開千金堨水堰，舂米的水碓都没有水。於是徵調王公家的奴婢用手舂糧供給軍用，凡是不從軍的一品以下的人、十三歲以上的男子都要服役。又徵調奴隸助戰，號稱四部司馬。公家私人都非常窘困，糧米一石值萬錢。皇帝的詔令能傳達到的地方，僅限於一座城。

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爲張方所害。甲子，大赦。丙寅，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興内史顧祕起義軍以討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遁，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

壬寅日夜晚，有赤氣布滿天空，隱約有聲。丙辰日，地震。癸亥日，東海王司馬越抓住長沙王司馬乂，囚禁在金墉城，不久就被張方殺害。甲子日，大赦天下。丙寅日，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吴興内史顧祕舉義兵討伐石冰。石冰退走，從臨淮急奔壽陽。征東將軍劉準派遣廣陵度支陳敏攻打石冰。李雄從郫城進攻益州刺史羅尚，羅尚棄城而逃，李雄全部占有了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爲永安。帝逼于河間王顒，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討之。沈舉兵攻長安，爲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爲丞相。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去世。成都王司馬穎從鄴來勸告皇帝，於是大赦天下，改换年號爲永安。皇帝受到河間王司馬顒的威逼，暗中下詔給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來征討司馬顒。劉沈興兵進攻長安，被司馬顒打敗。張方在洛中大肆搶掠，回到長安。於是軍中大饑荒，以致人吃人。任成都王司馬穎爲丞相。司馬穎派遣從事中郎成夔等率兵五萬駐扎在十二座城門，對宫廷禁衛中原來忌恨的人，司馬穎都把他們殺了，用自己的三部軍隊代替皇宫的禁衛軍。

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

二月乙酉日，廢除皇后羊氏，囚禁在金墉城，廢除皇太子司馬覃重新讓他爲清河王。

三月，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

三月，陳敏進攻石冰，斬殺了他，揚、徐二州平定。

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河間王司馬顒上表請求立成都王司馬穎爲太弟。戊申日，下詔説："我以不德之才，繼承

鴻緒，于兹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宫，宗廟圮絶。成都王穎温仁惠和，克平暴亂。其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賜鰥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丙辰，盗竊太廟服器。以太尉顒爲太宰，太傅劉寔爲太尉。

六月，新作三城門。

秋七月丙申朔，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鶡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元爲建武。

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宫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餘粇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啖之，御中黄門布被。次獲嘉，市粗米飯，盛以瓦盆，帝啖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

了大業，至今已十五年。禍亂滔天，奸逆頻起，以致被囚禁於深宫，宗廟壞絶。成都王司馬穎温仁惠和，能平定暴亂。現立司馬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仍任丞相。”大赦天下，賜給鰥寡年高之人絲帛每人三匹，歡慶飲酒五天。丙辰日，竊賊偷盗太廟的禮器。任太尉司馬顒爲太宰，太傅劉寔爲太尉。

六月，新建三座城門。

秋七月初一丙申，右衛將軍陳眕用詔書召集百官入朝，接着率兵討伐成都王司馬穎。戊戌日，大赦天下，恢復皇后羊氏和皇太子司馬覃之位。己亥日，司徒王戎、東海王司馬越、高密王司馬簡、平昌公司馬模、吴王司馬晏、豫章王司馬熾、襄陽王司馬範、右僕射荀藩等奉擁皇帝北征。到安陽，有軍衆十多萬，司馬穎派他的部將石超抵禦交戰。己未日，北征軍在蕩陰大敗，箭射中皇帝乘坐的車，百官四散，侍中嵇紹被殺死。皇帝臉頰受傷，中了三箭，皇帝的六璽丢失。皇帝到石超軍中，很飢餓，石超送飲水，左右獻上秋桃。石超派弟弟石熙送皇帝到鄴，司馬穎率領百官在路東拜迎。皇帝下車哭泣流淚，當天晚上住在司馬穎軍中。司馬穎府中有九錫儀仗，陳留王送來貂蟬紋衣鶡尾。第二天，纔備好皇帝用車到了鄴，衹有豫章王司馬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跟隨。庚申日，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建武。

八月戊辰，司馬穎殺了東安王司馬繇。張方又進入洛陽，廢除皇后羊氏和皇太子司馬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在離石叛亂，號稱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派遣烏丸騎兵在鄴攻打成都王司馬穎，大敗司馬穎。司馬穎和皇帝乘一輛車逃往洛陽，衣服車馬都散失，慌亂之中所有人都没有錢財，侍中黄門的被囊中携帶了私人財産三千錢，下詔借用。所到之處靠買飯供給皇帝，宫人在路邊的客店中吃飯。宫人有時拿一升多粇米飯和乾蒜鹽豉進獻皇帝，皇帝也吃，蓋中黄門的布被子。住在獲嘉，買粗米飯，用瓦盆盛着，皇帝吃了兩盆。有老者獻上蒸鷄，皇帝接受了。到温，要謁陵，皇帝的鞋子丢了，穿上隨從者的鞋子，

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

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黄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宫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宫，分争府藏。魏、晋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宫。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

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晋邦，冢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爲皇太弟，以隆我晋邦。以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禄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虓、安北將軍浚、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荆州，以鎮南土。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超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户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

下拜流淚，左右之人都哽咽抽泣。到渡黄河時，張方率三千騎兵，用陽燧青蓋車迎接皇帝。張方拜見，皇帝親自勸止他。辛巳日，大赦天下，按不同等次獎賞隨行之人。

冬十一月乙未，張方請皇帝謁廟，於是劫持皇帝到長安。張方乘車進入宫中，皇帝急忙躲到後園的竹林中。張方逼迫皇帝登車，左右有十二個中黄門鼓吹步行跟從，僅有中書監盧志在旁事奉。張方帶皇帝到他的軍營中，皇帝命張方準備車輛裝載宫人寶物，軍人於是搶掠後宫女子財物，争奪府庫中的寶藏。自從魏、晋以來積累的財寶，一下子掃地無遺。行至新安，非常寒冷，皇帝從馬上摔下來摔傷了脚，尚書高光進獻禦寒衣，皇帝贊許他。河間王司馬顒率領官屬步兵騎兵三萬人，到霸上迎接。司馬顒上前拜見，皇帝下車勸止。以征西府爲皇宫。僅有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和他們手下留下來的官員在洛陽，作爲留臺，秉承旨意行事，號稱爲東西臺。丙午日，留臺大赦天下，恢復永安年號。辛丑日，恢復羊氏爲皇后。李雄僭稱成都王，劉元海僭稱漢王。

十二月丁亥，下詔説："天降大禍給晋國，社稷難繼。成都王司馬穎自從立爲皇太弟以來，政績不佳，使四海之人失望，不可以承當重任，讓他以王位家居。豫章王司馬熾是先帝愛子，美名越來越大，四海歸心，現在立他爲皇太弟，來興隆我們晋國。任司空司馬越爲太傅，與太宰司馬顒共同輔佐我。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禄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司馬虓、安北將軍司馬浚、平北將軍司馬騰各守本鎮。高密王司馬簡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司馬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守在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荆州，鎮守南方。周馥、繆胤各回本部，百官全都復職。齊王司馬冏本來應該回家，長沙王司馬乂輕率用了重刑將他殺死，封他的兒子司馬超爲樂平縣王，以供養他的後人。近來軍隊征戰頻繁，勞費人力物力，供給御用之物全都減少三分之二，按户徵調的賦税田租減少三分之一。免除苛政，愛護人民致力於

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

夏四月，詔封樂平王超爲齊王。丙子，張方廢皇后羊氏。

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薨。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

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燒崇禮闥。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

八月辛丑，大赦。驃騎將軍、范陽王虓逐冀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丹楊太守朱建。李雄遣其將李驤寇漢安。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

九月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敗之。壬子，以成都王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

冬十月丙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虓，距逆詔令，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苟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貙、建威將軍刁默等爲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丁丑，使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

本業。政局平定順暢之後，應當返回東都。”大赦天下，改換年號。以河間王司馬顒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初一甲午，皇帝在長安。

夏四月，下詔封樂平王司馬超爲齊王。丙子日，張方廢除皇后羊氏。

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去世。隴西太守韓稚進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了張輔。李雄僭稱皇帝，國號蜀。

秋七月甲午，尚書諸部門失火，燒毁了崇禮闥。東海王司馬越在徐方部署軍隊，準備西迎皇帝。成都王司馬穎的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殺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司馬模派將軍趙驤擊敗他們。

八月辛丑，大赦天下。驃騎將軍、范陽王司馬虓逼走冀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死丹楊太守朱建。李雄派遣部將李驤進犯漢安。車騎大將軍劉弘在宛逼走平南將軍、彭城王司馬釋。

九月初一庚寅，公師藩殺害了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日，豫州刺史劉喬在許昌進攻范陽王司馬虓，打敗了他。壬子日，任成都王司馬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守鄴。河間王司馬顒派遣將軍呂朗屯兵洛陽。

冬十月丙子，下詔說：“收到豫州刺史劉喬的檄文，説潁川太守劉輿脅迫驃騎將軍司馬虓，抗拒詔令，肆行凶逆，劫掠郡縣，聚集兵衆，擅自任苟晞治兗州，不聽王命。鎮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司馬釋等，應各率所部，直接到許昌會合，與劉喬合軍。現派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率十萬精兵，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貙、建威將軍刁默等爲前鋒，一齊到許昌會合，鏟除劉輿兄弟。”丁丑日，派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伐劉輿等。有赤氣在北方出現，在空中直貫東西。有彗星星光照射北斗星。平昌公司馬模派將軍宋胄等屯兵河橋。

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

十二月，吕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劉弘等并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于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應邈奔弋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間王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于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甲子，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

三月，東萊惤令劉柏根反，自稱惤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

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于温。顒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

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

壬辰，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顒、穎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

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宫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驃騎、范陽王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

六月丙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稱得到檄文，自稱平西將軍，恢復羊氏皇后。洛陽令何喬進攻周權，把他殺死，又廢皇后。

十二月，吕朗等向東屯兵滎陽，成都王司馬穎進占洛陽，張方、劉弘等都按兵不能抵禦。范陽王司馬虓從官渡渡河，攻拔滎陽，斬殺石超，襲擊許昌，在蕭打敗了劉喬，劉喬逃往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叛，自稱楚公，假稱得到帝詔，從沔、漢奉迎皇帝；驅逐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派遣他弟弟陳恢向南攻略江州，刺史應邈逃往弋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初一戊子，日食。皇帝在長安。河間王司馬顒聽説劉喬被打敗，非常害怕，便殺了張方，向東海王司馬越請和，司馬越不同意。宋胄等打敗司馬穎部將樓裒，進逼洛陽，司馬穎逃往長安。

甲子日，司馬越派部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接皇帝。

三月，東萊惤令劉柏根反叛，自稱惤公，襲擊臨淄，高密王司馬簡逃奔聊城。王浚派部將討伐劉柏根，將他斬殺。

夏四月己巳，東海王司馬越屯兵温。司馬顒派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在湖抵禦祁弘等。

五月，枉矢星向西南移動。范陽國地面燃燒，火可以燒飯。

壬辰日，祁弘等與刁默交戰，刁默大敗，司馬顒、司馬穎逃往南山，逃亡到宛。祁弘等部下的鮮卑人在長安大肆搶掠，殺了兩萬多人。這一天，陽光四散，像血一樣紅。甲午日又像這樣。

己亥日，祁弘等奉擁皇帝回洛陽，皇帝乘牛車，行宫中用草墊，公卿步行。戊申日，驃騎、范陽王司馬虓殺死司隸校尉邢喬。己酉日，盜賊拿走太廟中的金匱和策文各四件。

六月初一丙辰，皇帝從長安回來，登上舊日宫殿，感慨流淚。謁太廟。恢復皇后羊氏。辛未

氏。辛未，大赦，改元。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太廟吏賈苞盗太廟靈衣及劍，伏誅。

八月，以太傅、東海王越録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虓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

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

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宫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悦，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鴆。

日，大赦天下，改换年號。

秋七月初一乙酉，日食。太廟吏賈苞偷盜太廟靈衣和寶劍，被處死。

八月，以太傅、東海王司馬越録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司馬虓爲司空。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捉住了成都王司馬穎，把他送到鄴。晋封東嬴公司馬騰的爵位爲東燕王，晋封平昌公司馬模的爵位爲南陽王。

冬十月，司空、范陽王司馬虓去世。司馬虓的長史劉輿殺害了成都王司馬穎。

十一月庚午，皇帝在顯陽殿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葬於太陽陵。

皇帝當太子的時候，朝廷中都知道他不能勝任政事，武帝也很懷疑。曾經把東宫的全部官員都召集起來，讓他們拿尚書的事務要太子決斷，皇帝不能回答。賈妃派左右之人代他應對，左右之人引用了很多古代的典故。給事張泓説："太子没有學問，這是陛下知道的。現在衹得就事論事，不能引書。"賈妃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張泓打草稿，讓惠帝抄寫。武帝看了後非常高興，太子的地位由此穩固。等到登上皇位，政事都由臣下决定，法度完全被破壞，財貨賄賂公然通行，有勢力地位的人家，憑着權勢欺凌别人，忠賢之人隱退，奸邪諂諛之人互相薦舉，天下之人説這叫做相互交易。高平人王沈作《釋時論》，南陽人魯褒作《錢神論》，廬江人杜嵩作《任子春秋》，都是批評時政的作品。皇帝又曾經在華林園中，聽見蝦蟆的叫聲，對左右之人説："這鳴叫的東西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有人回答説："在公家的地方就是公家的，在私人的地方就是私人的。"等到天下大亂，老百姓都餓死了，皇帝還説："怎麼不吃肉粥呢?"他的愚蠢無知就是這樣。後來因爲吃餅中毒而死，也有人説是司馬越下的毒。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并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溽暑之氣

史臣曰：不肖之子，登上皇位，皇權旁落，當政者親近小人。褒姒和叔帶同興，襄后和犬戎同運。從前，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看他們醜惡的德行，事情關係到吉凶，就如同泥塑之人一樣，失去了他們的感情。濕熱的暑氣將到盡頭，

將闌，淫蛙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于前代，增淫助虐獨擅于當今者歟？物號忠良，于兹拔本；人稱祆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淫樂很少能記録下來，這些東西衹能招致嗤笑，而使國家顛覆。難道通才俊傑之人衹在前代出現，而淫邪助虐之人衹在當今出現嗎？忠良的人從此徹底消失，而妖邪的人從此不斷出現。太后不祥，太子横死；百姓動蕩不安，國家一片荒蕪。自古以來敗國亡身的事，雖然方式不同，但原因都是一樣的，不是破壞了綱紀常規，就是政治昏暗。難道是神明失去了他的明鑒，武帝不瞭解他的後代嗎！

贊曰：惠皇居尊，臨朝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臺望子，長夜奚冤。金墉毁冕，蕩陰釋胄。及爾皆亡，滔天來遘。

贊曰：惠帝登基，臨朝聽政。他自己很糊塗，他對國情也不明白。被幽禁在高臺上盼望兒子，漫長的夜晚冤屈難伸。在金墉失去了皇位，在蕩陰解甲。等到都死了，就構成了滔天大難。

晋書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絶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篡，見收。倫敗，爲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

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爲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宫，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宫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閤，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爲惠皇后，居弘訓宫，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十二月壬午

孝懷皇帝名熾，字豐度，是武帝的第二十五個兒子。太熙元年被封爲豫章郡王。當惠帝在位的時候，皇室成員交相作亂，皇帝平和自守，閉門謝客，不問世事，專心研究歷史典籍，在當時很有聲譽。起初擔任散騎常侍，到了趙王司馬倫篡取帝位時，曾被監禁。司馬倫失敗後，擔任射聲校尉。逐漸升任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但没有到鎮所去。

永興元年，改任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爲皇太弟。皇帝認爲清河王司馬覃本是太子，因此感到恐懼而不敢承當。典書令廬陵人脩肅説："二相管理王室事務，志在安定社稷，皇儲地位重要，應該讓衆望所歸的人擔當，要推舉賢人，除了大王還有誰呢？清河王幼小稚弱，不稱衆人的心，因此已經進了東宫，又回封國當清河王。如今皇上顛沛流離，二宫長久無人，常常擔心氐人、羌人攻略到涇川，像螞蟻一樣的敵衆來到霸水之濱耀武揚威。理應趁吉日良辰，及時登上儲君之位，上可以輔佐皇帝，早日平定東京洛陽，下可以滿足百姓們誠懇急切的願望。"懷帝説："你呀，真是我的宋昌。"於是就聽從了脩肅的意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去世。羊皇后認爲自己對於皇太弟來説衹是嫂嫂，不能當皇太后，就催促清河王司馬覃入宫，已經到了尚書閤，侍中華混等人急忙召來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奉皇后羊氏爲惠皇后，讓她居住在弘訓宫，追尊生母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日食。己亥，

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城縣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于雍谷。辛丑，以中書監温羡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陽陵。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

封彭城王司馬植的兒子司馬融爲樂城縣王。南陽王司馬模在雍谷殺了河間王司馬顒。辛丑，任命中書監温羡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己酉，將孝惠皇帝安葬在太陽陵。李雄的部將李離侵擾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長廣太守宋羆、東牟太守龐伉并遇害。三月己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改封安北將軍、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以征南將軍、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并州諸郡爲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晋陽。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日，大赦天下，改年號，廢除誅連三族的刑罰。讓太傅、東海王司馬越輔佐朝政，殺了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謀反，侵擾青、徐兩州，長廣太守宋羆、東牟太守龐伉都被殺害。三月己未朔日，平東將軍周馥斬了陳敏的首級送來。丁卯，將武悼楊皇后改葬。庚午，立豫章王司馬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天下。庚辰，東海王司馬越出京鎮守許昌。任命征東將軍、高密王司馬簡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守襄陽；改封安北將軍、東燕王司馬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守鄴；任命征南將軍、南陽王司馬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守長安。并州各郡被劉元海攻陷，衹有晋陽被刺史劉琨守住。

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宫，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

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謀反，打敗魏郡太守馮嵩，接着攻陷鄴城，殺害新蔡王司馬騰。焚燒鄴宫，大火十天不滅。又在樂陵殺了前幽州刺史石尟，進入平原搶掠，山陽公劉秋被害。洛陽步廣里一帶地面沉陷，有兩隻鵝冒出來，蒼色的衝天而去，白色的不能飛。建寧郡的夷人攻陷寧州城，死了三千多人。

秋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將軍、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朔，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兖、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

秋季七月己酉朔日，東海王司馬越進駐官渡，準備討伐汲桑。己未，任命平東將軍、琅邪王司馬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暫持節、鎮守建鄴。八月己卯朔日，撫軍將軍苟晞在鄴打敗汲桑。甲辰，特赦幽、并、司、冀、兖、豫等六州。分出荆州、江州中的八個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打敗汲桑，攻下他的九座營壘。辛亥，有大星像太陽，小的像斗，從西方流向東北，天空全紅了，不久有聲音像雷鳴。開

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始在許昌修建千金堨，以方便運輸。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庚子，以光祿大夫、延陵公高光爲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爲丞相。以撫軍將軍苟晞爲征東大將軍。

冬十一月戊申初一，有日食。甲寅，任命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守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在樂陵殺死汲桑。甲午，任命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庚子，任命光祿大夫、延陵公高光爲尚書令。東海王司馬越假傳詔書將清河王司馬覃囚禁在金墉城。癸卯，司馬越自命爲丞相。任命撫軍將軍苟晞爲征東大將軍。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爲東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元海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内之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鄄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卒；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長沙王乂子碩爲長沙王，遐爲臨淮王。

二年春正月丙午初一，有日食。丁未，大赦天下。二月辛卯，清河王司馬覃被東海王司馬越殺害。庚子，石勒侵犯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伐打敗了他。三月，東海王司馬越鎮守鄄城。劉元海侵犯汲郡，占據頓丘、河内一帶。王彌侵犯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進入許昌，各郡駐守的將領全都逃跑了。五月甲子，王彌接着侵犯洛陽，司徒王衍率部衆抵禦，王彌退兵。秋七月甲辰，劉元海侵擾平陽，太守宋抽逃往京城，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於戰陣。八月丁亥，東海王司馬越從鄄城移駐到濮陽。九月，石勒侵犯趙郡，征北將軍和郁從鄴奔逃到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在平陽僭稱帝號，仍叫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去世；己酉，石勒侵犯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於陣中。丁卯，任命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十二月辛未初一，大赦天下。立長沙王司馬乂的兒子司馬碩爲長沙王，司馬遐爲臨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隸校尉劉暾爲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宫，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并害之。丙寅，曲赦河南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司馬釋去世。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司馬簡去世。任命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任命司隸校尉劉暾爲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司馬越回到京城。乙丑，帶兵進入皇宫，從皇帝身邊捉走親近大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父王延等十多人，全部殺害。丙寅，特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求退休，任命司

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爲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元海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於劉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爲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元海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并州刺史劉琨使兵救之，爲聰所敗。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上黨太守龐淳以郡降賊。九月丙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使鮮卑騎救之，大破勒於飛龍山。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并斬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李雄別帥羅羡以梓潼歸順。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克。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徒王衍爲太尉。東海王司馬越兼任司徒。劉元海侵犯黎陽，派遣車騎將軍王堪去攻打他，王堪的部隊在延津大敗，死了三萬多人。天大旱，長江、漢水、黄河、洛水都水少，可以涉水過去。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逃劉元海處。石勒攻占冀州各郡縣中的一百多處營壘。秋七月戊辰，當陽一帶地面裂開三處，各寬三丈，長三百多步。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是漢皇室後裔，誘騙羌戎部落的人，在馬蘭山僭稱帝號。支胡的五斗叟、郝索聚集數千人作亂，駐在新豐，和芒蕩結黨聯合。劉元海派兒子劉聰和王彌一起侵犯上黨，圍困壺關。并州刺史劉琨出兵救援，被劉聰打敗。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和劉聰交戰，又被打敗，曹超、施融戰死。上黨太守龐淳以郡城投降叛賊。九月丙寅，劉聰圍攻浚儀，派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伐劉聰。丁丑，官軍大敗。東海王司馬越來保衛京城。劉聰打到西明門，東海王司馬越進行抵禦，在宣陽門外交戰，大敗劉聰。石勒侵犯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讓鮮卑騎兵救援，在飛龍山大敗石勒。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派他的部將淳于定打敗劉芒蕩、五斗叟，把他們都殺了。派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伐劉聰，官軍大敗，王堪逃回京城。李雄的副帥羅羡以梓潼來歸順。劉聰攻打洛陽西明門，没有成功。宜都夷道發生山崩，荆、湘兩個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攻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并在黎陽大肆屠殺。難民首領李惲、薄盛等率領衆人援救京城，劉聰退兵逃走。李惲等又在新汲打敗王彌。十二月乙亥，夜間有白氣像帶子一樣，從地面升向天空，南北各有兩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戰敗，爲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死之。李雄將文碩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吴興人錢璯反，自稱平西將軍。三月，丞

四年春正月乙丑初一，大赦天下。二月，石勒襲擊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戰敗，被他的部下殺害。石勒又襲擊白馬，車騎將軍王堪戰死。李雄的部將文碩殺死李雄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來歸順。戊午，吴興人錢璯反叛，自稱爲平西將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率領鄉人討伐錢璯，殺了

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瑲，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元海將劉靈曜于廣宗。李雄陷梓潼。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大風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九月，河内人樂仰執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監軍王隆自下邳棄軍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應之。征南將軍山簡、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并遣兵援京師，及如戰于宛，諸軍皆大敗；王澄獨以衆進至沶口，衆潰而歸。冬十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内史王讚擊敗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别將王申始討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宫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營署并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絶。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衍爲軍司。丁丑，流氐隗伯等襲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王申始攻劉曜、王彌于瓶壘，破

他。夏四月，發洪水。將軍祁弘在廣宗打敗劉元海的部將劉靈曜。李雄攻陷梓潼。兖州發生地震。五月，石勒侵犯汲郡，捉住太守胡寵，接着向南渡過黄河，滎陽太守裴純逃奔建鄴。大風吹折樹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蝗蟲成災，草木、牛馬的毛全被吃光。六月，劉元海死，他的兒子劉和接任僞皇帝位，劉和的弟弟劉聰謀殺了劉和而自立爲僞皇帝。秋七月，劉聰的從弟劉曜和他的部將石勒圍攻懷，下詔讓征虜將軍宋抽去援救，被劉曜打敗，宋抽戰死。九月，河内人樂仰捉住太守裴整而反叛，投降了石勒。徐州監軍王隆從下邳拋棄軍隊逃到周馥那裏。雍州人王如首先起兵在宛謀反，殺害地方長官，自稱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肆搶掠漢沔地區，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自起兵響應他。征南將軍山簡、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都派兵援救京城，和王如在宛交戰，各軍都大敗；僅有王澄率部進駐到沶口，因部衆潰散而返回。冬十月辛卯，白晝昏暗，一直持續十天到庚子日。有大星往西南方向墜落，有響聲。壬寅，石勒圍攻倉垣，陳留内史王讚打敗了他，石勒逃往黄河以北。壬子，任命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任命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京城饑荒。東海王司馬越用羽毛檄書緊急徵召天下軍隊，皇帝對使者們説："替我告知各位將軍，如果馬上發兵，還可以救我們，再遲就來不及了。"當時没有一個將軍來救的。石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被殺，接着攻到宛。王浚派遣鮮卑文鴦率領騎兵救援那裏，石勒退兵。王浚又派遣部將王申始在汶石津討伐石勒，大敗石勒。十一月甲戌，東海王司馬越率領部衆離開許昌，讓行臺跟隨自己。宫廷官署不再有守衛，荒災饑饉一天天嚴重，殿裏的死人横七竪八，府寺營署等都挖掘塹壕來防守，小偷强盗公然活動，報警的鼓音不絶於耳。東海王司馬越的部隊駐扎在項，自己兼任豫州牧，讓太尉王衍擔任軍司。丁丑，流竄的氐人隗伯等襲擊宜都，太守嵇晞逃奔建鄴。王申始在瓶壘進攻劉曜、王彌，打敗了他們。鎮東將軍周馥上表要迎接皇帝遷都

之。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爲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于琅邪王睿。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苟晞攻王彌别帥曹嶷，破之。乙酉，平陽人李洪帥流人入定陵作亂。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爲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勒入江夏，太守楊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戊寅，安東將軍、琅邪王睿使將軍甘卓攻鎮東將軍周馥于壽春，馥衆潰。庚辰，太保、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苟晞爲大將軍。丙子，東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于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没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濟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于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内史滕育并遇害。進司空王浚爲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安東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宫中及黄門戀資財，不欲出。

到壽陽，東海王司馬越派裴碩討伐周馥，被周馥打敗，逃往東城防守，向琅邪王司馬睿求救。襄陽發生大瘟疫，死的有三千多人。加涼州刺史張軌爲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苟晞進攻王彌副將曹嶷，打敗了他。乙酉，平陽人李洪率領流民進入定陵作亂。

五年春正月，皇帝秘密下詔讓苟晞討伐東海王司馬越。壬申，苟晞被曹嶷打敗。乙未，東海王司馬越派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同攻打苟晞。癸酉，石勒進犯江夏，太守楊珉逃奔到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被殺害。湘州流民杜弢占據長沙謀反。戊寅，安東將軍、琅邪王司馬睿讓將軍甘卓進攻鎮東將軍周馥於壽春，周馥的部下潰散。庚辰，太保、平原王司馬幹去世。二月，石勒侵犯汝南，汝南王司馬祐逃奔建鄴。三月戊午，下詔公布東海王司馬越的罪行，要各地的守將討伐他。任命征東大將軍苟晞爲大將軍。丙子，東海王司馬越去世。四月戊子，石勒追逐東海王司馬越的靈柩，在東郡趕上，將軍錢端戰死，軍隊潰散，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司馬澹等都被殺害，自王公以下死了的有十多萬人。東海王的世子司馬毗和宗室的四十八個王不久又被石勒所殺。强盜王桑、冷道攻陷徐州，刺史裴盾被殺害，王桑接着渡過淮河，到達歷陽。五月，益州流民汝班、梁州流民蹇撫在湘州作亂，俘虜刺史苟眺，往南攻破零、桂各郡，往東搶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内史滕育都被殺害。升司空王浚爲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安東將軍、琅邪王司馬睿爲鎮東大將軍。東海王司馬越離開京城的時候，讓河南尹潘滔留守。大將軍苟晞上表請求遷都到倉垣，皇帝準備聽從他的意見，各大臣畏懼潘滔，不敢奉行詔令，况且宫中人和宦官們貪戀資財，不想出京。到這時餓極了，人吃人，百官中流亡的有十之八九。皇帝召集群臣商議，準備出行可是没有警

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嘆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盗所掠，不得進而還。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六月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温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宫廟，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儉，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於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并没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郡，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其地居之。

衛。皇帝搓着手嘆息説："怎麼竟然没有車輛啊!"就讓司徒傅祗出城到河陰，修理船隻，爲走水路作準備。朝中官員數十個人隨從。皇帝步行走出西掖門，到銅駝街，被强盗搶掠，不能前進而返回宫中。癸未，劉曜、王彌、石勒一同侵擾洛川，朝廷的軍隊頻頻被叛賊打敗，死了很多人，六月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組逃奔轘轅，太子左率温畿夜間打開廣莫門逃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進入京城。皇帝打開華林園門，經河陰藕池，想前往長安，被劉曜等追趕上。劉曜等於是焚燒宫廟，逼迫侮辱妃嬪皇后，吴王司馬晏、竟陵王司馬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人都被殺害，百官士人庶民死的有三萬多人。皇帝在平陽被俘虜，劉聰以皇帝爲會稽公。荀藩發送檄文給各州各軍鎮，以琅邪王作爲盟主。豫章王司馬端往東逃奔苟晞，苟晞立他爲皇太子，自己兼任尚書令，設置各種官府機構，駐守梁國的蒙縣。百姓飢餓，又歉收，米價一斛一萬多錢。秋七月，大司馬王浚秉承皇帝旨意暫立太子，設置百官，安排各軍鎮。石勒侵犯穀陽，沛王司馬滋戰敗被殺害。八月，劉聰派兒子劉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司馬模被殺害，長安遺民有四千多家逃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擊陽夏，直到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司馬端都被叛賊殺死。冬十月，石勒侵犯豫州各郡，到長江纔返回。十一月，猗盧侵犯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控制，把五個縣的百姓遷移到新興，讓他們在那裏居住生活。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寇荆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蝕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

六年春正月，皇帝在平陽。劉聰侵犯太原。前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侵犯荆州一帶，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有日食。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司馬睿上書給尚書，主張發布檄文徵召各地兵馬討伐石勒。大司馬王浚轉發檄文給天下，聲稱接受宫中詔書、秉承皇帝旨意，任命荀藩爲

爲太尉。汝陽王熙爲石勒所害。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于常山。己亥，陰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爲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盂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是歲大疫。

太尉。汝陽王司馬熙被石勒殺害。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去世。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會聚在牛宿斗宿之間。石勒侵犯冀州。劉粲侵犯晉陽，平北將軍劉琨派遣部將郝詵率領軍隊抵禦劉粲，郝詵被打敗，戰死，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投降劉粲。八月庚戌，劉琨逃奔到常山。己亥，陰平都尉董冲趕走太守王鑒，率郡背叛而向李雄投降。辛亥，劉琨向猗盧乞求援兵，上表推薦猗盧爲代公。九月己卯，猗盧派兒子利孫前往劉琨那裏，不能到達。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在三輔討伐劉粲，打跑了他，關中稍微安定，於是和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在長安共同尊奉秦王司馬鄴爲皇太子。冬十月，猗盧自己統領六萬騎兵進駐盂城。十一月甲午，劉粲悄悄撤兵逃走，劉琨收編他的殘部，守在陽曲。這一年大瘟疫流行。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

七年春正月，劉聰召集群臣宴會，讓皇帝穿上青衣來回勸酒。侍中庾珉號啕大哭，劉聰很討厭他。丁未，皇帝被殺，在平陽去世，當年三十歲。

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王爲皇太弟。在東宫，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群官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宣嘆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皇帝當初誕生時，有吉祥禾苗生在豫章郡的南昌。在此之前，觀察氣象的方士説“豫章郡有天子氣”，後來果然以豫章王的身份成爲皇太弟。在東宫時，恭敬謹慎、謙遜自律，和朝士交往，討論史書典籍。到即位時，開始遵行舊制，到太極殿，讓尚書郎宣讀按季節制定的政令，又在東堂聽政。每逢宴會，總是和群臣討論各種事務，考證經書典籍。黄門侍郎傅宣贊嘆説：“如今又見到武帝的時代了！”秘書監荀崧又常常對人説：“懷帝天生的稟賦清雅美好，從小就有卓越的才智，如果遇上太平時代，完全可以成爲遵從舊制的好君主。可是在惠帝擾亂之後，東海王專政，没有周幽王、周厲王那樣的災禍，却有流亡的禍難。”

孝愍帝

孝愍皇帝諱鄴，字彦旗，武帝孫，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柬，後襲封秦王。永嘉二年，

孝愍皇帝名司馬鄴，字彦旗，是武帝的孫子，吴孝王司馬晏的兒子。過繼給伯父秦獻王司馬柬，後來承襲封位爲秦王。永嘉二年，任散

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於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爲盟主，承制選置。

騎常侍、撫軍將軍。洛陽失守時，避難到滎陽密縣，和舅舅荀藩、荀組相遇，一起從密縣往南前往許昌、潁川。豫州刺史閻鼎和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荀藩、荀組等共同謀劃侍奉皇帝到長安安身，可是劉疇等人在中途又叛變，閻鼎追趕殺了他們，荀藩、荀組僥幸免於一死。閻鼎便挾持皇帝乘坐牛車，從宛往武關走，多次遇到山上强盗，士卒死傷逃散，在藍田臨時住下。閻鼎告知雍州刺史賈疋，賈疋急忙派遣本州的軍隊去迎接侍衛，終於抵達長安，又讓輔國將軍梁綜協助守衛。當時有玉龜在霸水出現，神馬在城南嘶鳴的事情發生，六年九月辛巳，尊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祭上天和五帝，設立宗廟和社稷，大赦天下。加授賈疋爲征西大將軍，任命秦州刺史、南陽王司馬保爲大司馬。賈疋討伐叛賊張連，被殺。大家推舉始平太守麴允兼任雍州刺史，擔任盟主，秉承皇帝旨意選人設官。

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將軍、録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得知懷帝去世的消息，按照禮儀舉行哀悼儀式。壬申，即位爲皇帝，大赦天下，改年號。任命衛將軍梁分爲司徒，任命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將軍、録尚書事，任命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石勒在上白進攻龍驤將軍李惲，李惲被打敗，戰死。

五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詔二王曰："夫陽九百六之厄，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群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宫，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晋、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宫，克復中興。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凉、梁、雍武旅三十萬，徑

五月壬辰，任命鎮東大將軍、琅邪王司馬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任命大司馬、南陽王司馬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下詔給這兩個王説："説到災荒和厄運，即使是在朝代鼎盛的時期，仍然有時候會遇上。朕年齡還小，繼承大統，希望憑仗祖宗神靈的祐護，群臣及忠義之士的輔助，掃蕩消滅凶惡的寇賊，拯救扶持遭難的王室，期望還没有實現，肝心碎裂。從前周公、邵公分陝而治，姬氏因此興隆；周平王東遷到洛邑，晋國、鄭國成爲他的輔佐。如今左右丞相德高可以比得上古代聖人，是國家最親近的人，自然要依仗二位，掃滅清除惡人，敬迎回先帝的靈柩，克復中興。命令幽、并兩州起兵三十萬，一直打向平陽。右丞相應當統

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勛。”又詔琅邪王曰：“朕以冲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宫，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凉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勖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踪周邵，以隆中興也。”六月，石勒害兖州刺史田徽。是時，山東郡邑相繼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劉蜀等達于揚州。改建鄴爲建康，改鄴爲臨漳。杜弢寇武昌，焚燒城邑。弢别將王真襲沔陽，荆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滎陽。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於石城，爲曾所敗。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率秦、凉、梁、雍武裝三十萬，徑直到長安來。左丞相統率部下的精兵二十萬，徑直攻向洛陽。分别派遣前鋒部隊，作爲幽、并軍隊的後援。共同奔赴决戰，完成偉大的功業。”又下詔給琅邪王説：“朕在年幼不懂事的時候，繼承大統，還没有能够斬殺消滅凶徒叛逆，敬迎回先帝的靈柩，戰事不斷，心中愁悶，肝心顫碎。不久前接到魏浚的表章，知道公率領三軍，已經立足壽春，發布檄文給各諸侯，協力會合成威武的軍勢，料想如今漸漸推進，已經抵達洛陽。凉州刺史張軌，忠於朝廷，率部自遠方趕來，已經到達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也派遣巴、漢的軍隊，駐在駱谷；秦川的驍將勇士，紛紛會聚在一起。最近派遣使者去平陽方面，已經返回，知道平陽方面的確實消息，説幽、并方面興隆昌盛，殘餘的胡人衰亡破敗，但是仍然憑恃着險要頑抗，必須大舉進攻。因爲還不知道公如今到了什麽地方，所以暫時息兵休整，還没有立即進攻。現在已經到了什麽地方，應當來告知，朕就乘車親自出征，會兵掃除中原的敵人。公應該考慮發揮才智，努力完成遠大的計劃，使先帝靈柩能够回來，四海百姓有所依靠。爲此派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體宣示朕的意旨。公德行卓越，又是親近的宗室成員，振興華夏，統一中原，除了公還有誰！不過洛都的陵寢宗廟，不可以空曠無人，公應當鎮守保護，以安定山東。右丞相應當入朝輔佐朝政，效法古代的周公邵公，來完成中興的大業。”六月，石勒殺害兖州刺史田徽。這時，山東的郡邑一個接一個地被石勒攻陷。秋八月癸亥，劉蜀等人到達揚州。把建鄴改名爲建康，把鄴改爲臨漳。杜弢侵犯武昌，縱火焚燒城中住宅。杜弢的别將王真襲擊沔陽，荆州刺史周顗逃奔到建康。九月，司空荀藩在滎陽去世。劉聰侵犯河南，河南尹張髦戰死。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討伐杜弢的黨徒杜曾，在石城被杜曾打敗。己巳，降大冰雹。庚午，下大雪。十一月，流民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發生地震，下肉雨。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初一，有黑霧，沾在人身上

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武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爲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爲司空，凉州刺史張軌爲太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劉琨爲大將軍。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真襲荆州刺史陶侃於林鄣，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縣，安東將軍索綝討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領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演克頓丘，斬石勒所署太守邵攀。丙戌，麟見襄平。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蒲子馬生人。

像墨迹，晝夜難分，連續五天纔散去。辛未，早晨辰時太陽就落下地去。又有三個太陽相連，從西方出來而往東行去。丁丑，大赦天下。楊武大肆搶掠漢中一帶，接着投奔李雄。二月壬寅，任命司空王浚爲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爲司空，凉州刺史張軌爲太尉，封張軌爲西平郡公，任命并州刺史劉琨爲大將軍。三月癸酉，石勒攻陷幽州，殺死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縱火焚燒城中住宅房屋，殺害一萬多人。杜弢的副帥王真在林鄣襲擊荆州刺史陶侃，陶侃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張軌去世。六月，劉曜、趙冉侵犯新豐各縣，安東將軍索綝討伐并擊敗了他們。秋七月，劉曜、趙冉等又進逼京都，領軍將軍麴允討伐并打敗了他們，趙冉中流箭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演攻克頓丘，將石勒委任的太守邵攀斬首。丙戌，有麒麟出現在襄平。單于代公猗盧派遣使者來獻馬。蒲子的馬生出了人。

三年春正月，盜殺晋昌太守趙珮。吴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爲平東將軍，屯華陰。二月丙子，進左丞相、琅邪王睿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爲相國，司空荀組爲太尉，大將軍劉琨爲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爲代王。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真於巴陵。杜弢別將杜弘、張彦與臨川内史謝摛戰于海昏，摛敗績，死之。三月，豫章内史周訪擊杜弘，走之，斬張彦於陳。夏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并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記。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内府。丁卯，長安地震。辛巳，大赦。敕雍州掩骼埋胔，修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濮陽，害太守韓弘。劉聰寇上黨，

三年春正月，盜賊殺害晋昌太守趙珮。吴興人徐馥害死太守袁琇。任命侍中宋哲爲平東將軍，駐兵在華陰。二月丙子，升左丞相、琅邪王司馬睿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司馬保爲相國，司空荀組爲太尉，大將軍劉琨爲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爲代王。荆州刺史陶侃在巴陵打敗王真。杜弢的别將杜弘、張彦在海昏和臨川内史謝摛交戰，謝摛失敗，戰死。三月，豫章内史周訪攻打杜弘，趕跑了他，在陣中斬了張彦。夏四月，大赦天下。五月，劉聰侵犯并州。六月，盜賊挖掘漢代的霸、杜兩座陵墓以及薄太后陵，太后的臉像活着的時候一樣，得到的金玉綵帛不可勝數。當時因爲朝廷初創，官員服飾不够，皇帝敕命没收盗墓所餘，歸入皇室倉庫。丁卯，長安地震。辛巳，大赦天下。敕命雍州方面掩埋枯骨腐肉，修復陵墓，再有犯法盗墓的誅滅三族。秋七月，石勒攻陷濮陽，殺死太守韓弘。劉聰侵犯上黨，劉琨派將領去援救。八月癸亥，在襄垣交戰，王師被打敗。荆州刺史陶侃

劉琨遣將救之。八月癸亥，戰于襄垣，王師敗績。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命領軍將軍麴允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東將軍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宫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盗殺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郡，太守籍韋率其衆奔于南鄭。凉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來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大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内外斷絶。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并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麯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闔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决矣。"

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

進攻杜弢，杜弢敗逃，死在途中，湘州平定。九月，劉曜侵犯北地，命令領軍將軍麴允討伐他。冬十月，麴允進兵攻打青白城。任命豫州牧、征東將軍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宫城諸軍事。劉聰攻陷馮翊，太守梁肅逃奔萬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張寔送來皇帝行璽一紐。强盗殺死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去世，他的部下歸屬於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侵犯上郡，太守籍韋率領部下逃奔到南鄭。凉州刺史張寔派遣步兵騎兵共五千人到京都來。石勒攻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出逃。五月，平夷太守雷炤殺害南廣太守孟桓，率領兩個郡三千多家反叛，投降李雄。六月丁巳初一，有日食，蝗蟲成災。秋七月，劉曜進攻北地，麴允率領步兵騎兵共三萬去援救。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逃奔到京師。劉曜進到涇陽，渭水以北各城全都失守，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人都戰死。八月，劉曜進逼京師，城内與城外交通斷絶。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人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們堅守長安小城以自衛。散騎常侍華輯監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個郡的軍隊駐在城東的霸上，鎮軍將軍胡崧率領城西的各郡兵馬駐在遮馬橋，都不敢進兵。冬十月，京師内饑荒嚴重，一斗米值二兩黄金，人吃人，死人大半。太倉中剩有幾十個酒麯餅，麴允搓成碎屑熬粥給皇帝吃，到這時全吃完了。皇帝流着淚對麴允説："如今窘迫困厄到這個地步，外面又没有來救援的，爲社稷去死，是朕的事情。可是顧念將士們不幸落到這樣殘酷的地步，現在我想當城還没有被攻陷就做羞辱之事，希望能使黎民百姓免遭屠殺的苦難。去吧，送一份投降書，朕的决心已經下定了。"

十一月乙未，派侍中宋敞送信給劉曜，皇帝乘坐羊車，裸露上體、口銜玉璧，用車載着棺材出城投降。群臣哭喊着攀住車子，緊緊拉着皇帝的手，皇帝也悲哀不能自禁。御史中丞吉朗自

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宫。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及群官并從。劉聰假帝光禄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臧振、黄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并爲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爲勒所敗，樂平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并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其將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擊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于建康。夏五月丙子，日有蝕之。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薈于臨潁，遂害之。冬十月丙子，日有蝕之。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户不盈百，墻宇頹毁，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

殺。劉曜燒掉棺材，接受玉璧，讓宋敞侍奉皇帝返回宫中。當初，有童謡説："天子爲什麽在豆田裏。"當時王浚正在幽州，認爲豆葉叫藿，就殺了隱士霍原來使童謡應驗。等到皇帝前往劉曜軍營，那軍營正在城東的豆田壁。辛丑，皇帝被帶到平陽囚禁，麴允和群官一同隨從。劉聰讓皇帝暫爲光禄大夫、懷安侯。壬寅，劉聰上殿，皇帝在他面前叩頭稽首，麴允伏在地上痛哭，隨後自殺。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臧振、黄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以及各郡太守都被劉曜殺害，華輯逃奔南山。石勒圍攻樂平，司空劉琨派兵救援，被石勒打敗，樂平太守韓據出逃。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背叛，投降石勒。十二月乙卯初一，有日食。己未，劉琨逃奔薊，依附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皇帝在平陽。庚子，虹霓滿天，三個太陽同時照耀。平東將軍宋哲逃奔江左。李雄派遣他的部將李恭、羅寅侵犯巴東。二月，劉聰派他的部將劉暢攻打滎陽，太守李矩打敗了他。三月，琅邪王司馬睿秉承皇帝旨意改年號，在建康自稱晉王。夏五月丙子，有日食。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有螽蝗。石勒也搶着收取百姓的莊稼，當時人們稱他們是"胡蝗"。八月，劉聰派趙固在臨潁襲擊衛將軍華薈，并且殺害了他。冬十月丙子，有日食。劉聰出去打獵，命令皇帝充當車騎將軍，穿戎裝拿着戟作前導，百姓聚集觀看他，舊臣有的哭泣流淚，劉聰聽到後很反感。後來劉聰在宴會上，讓皇帝勸酒、涮洗酒爵，上厠所時，又讓皇帝拿着便桶蓋子。在座的晉朝舊臣有很多人失聲哭泣，尚書郎辛賓抱着皇帝痛哭，被劉聰殺害。十二月戊戌，皇帝被殺，在平陽去世，時年十八歲。皇帝繼承皇統的時候，正當永嘉之亂，天下分崩離析，長安城中住户不滿百家，圍墻殿宇頹倒傾毁，蒿草荆棘成林。朝廷没有車輛馬匹服飾，衹是用桑木板寫上名號罷了。士兵衹有一旅，公家私家一共有車四乘，器械有很多都缺乏，糧食不接。大奸巨猾氣焰熏天，京城情勢非常危急，諸

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侯們没有捨掉爵位的勇氣，將軍們缺乏爲皇帝盡力的行動，因此國君臣子困窘而被逼迫，終於被殺害羞辱。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于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于懷愍。陽樊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啓，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并皆淪寇，龍州、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飢中斷，嬰戈外絶，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干寶有言曰：

史臣曰：王朝像輝煌的太陽到了黄昏的時候，救國的英雄就大多出自於皇室宗族；國家的命運像金玉隱去了光華，顛沛流離的皇帝都認爲應當數懷帝和愍帝。陽樊寂静，空無一人，兵車没有來聚會，難道是實力不够而忠心有餘嗎？劫後餘生之民，艱難地使君主生存，好比那古代的詩人，愛護那棠棣樹一樣。發生了非同尋常的事件，却没有誰建立非同尋常的功業，仔細考察發迹的情况，不是出於上天的啓示，因此纔有用車載着棺材，牙齒咬着利劍去請罪投降的事情發生。於是五嶽三塗等山川，全都淪陷到敵寇手中，龍州、牛首這樣的地方，被用作君主立足的處所。股肱大臣不是能够討敵的人才，劉、石二人有滔天之勢，結果内無充飢的糧食，外無救援的兵馬，兩座京城被狄人攻陷，兩個皇帝被押往戎人的大營。周幽王在驪山掉了腦袋，衛武公在淇水邊傷心欲絶，想要得到一個郡的地方，豈能够做到呢！干寶評論説：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于農瑣，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内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

從前高祖宣皇帝憑雄才大略，順應時勢而出任官職，正當魏太祖開始創立基業的時候，籌劃軍國大事，妙計嘉謀屢屢成功，於是身負重任，辛勞征戰了三朝。性格深沉而有城府，能够寬宏大量而容納衆人；行事聽憑自然來駕馭事物，而又知人善任。所以不論賢者愚夫都敬服他，做大事小事全都盡力而爲。這樣纔有提拔身爲管農事的小官鄧艾，引薦在軍中職務卑微的州泰，委派給他們文武職位，他們都很勝任。因此能够西征制服孟達，東征戰勝公孫文懿，對内平息曹爽，對外奇襲王淩。謀略神奇而斷事獨到，征戰討伐四方獲勝，維護天子諸侯，大權在握。在這種情况下，百姓親近有才能的人，大勢開始形成。

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内，欽誕寇外，潛謀雖密，

世宗和太祖開創基業，夏侯玄、李豐在朝中作亂，文欽、諸葛誕在外興兵爲寇，陰

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咏維新，四海悦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决，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

謀進行得雖然秘密，可是在緊要關頭必定會暴露；淮水岸邊一再被騷擾，可是許、洛一帶不受震動：反叛的圖謀全被制止，前輩的功烈因此發揚光大。然後重用鍾會和鄧艾，長驅攻入庸、蜀，三關如閃電般被掃平，劉禪來投降稱臣，天降瑞符和人謀，到這時候都成爲事實。初始得到非同尋常的禮遇，接受無與倫比的最高賞賜。到了世祖，終於登極爲皇帝。仁而使臣民豐厚，儉而使用度充足，平和而不使法紀鬆弛，寬厚而處理政事果斷，因此人民歌頌革新，四海愉快地接受教令。弘揚祖宗的志向，平息戰亂的痛苦。腹心大臣想法不一致，公卿們意見不相同，却單單采納羊祜的策略，依仗王濬、杜預的決斷，征戰不到兩個季度，江、湘一帶歸於統一。統轄有唐堯、虞舜舊時的地域，新的曆法達到八方荒遠之地，天下人書寫用同一種文字，車馬道路用同樣的規格，牛馬滿山遍野，餘糧堆積在田間地頭，所以當時有"天下無窮人"的諺語。雖然還没有完全太平下來，也足以説明官吏奉公守法，人民安居樂業了。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毁譽脅於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托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武皇去世後，山陵之土還没有乾，楊駿就被誅殺，母后被廢黜。不久又因爲害死太宰和太保并誅殺楚王，宗子没有了保護自己的佐助人物，百官的首領没有爲衆人所瞻仰的顯貴身份，致使改天子爲太上皇，而有了免官的謡諺。人民見不到德行，衹聽説作亂，早晨還是伊尹周公似的賢人，晚上就變成夏桀盜蹠一類的惡人了。善惡受成敗左右，毁譽被世利支配，内外混淆不清，庶人官吏不隨身份而定，名與實倒錯不符，天綱法紀疏漏不整。國家的政事接連被作亂的人掌管，禁衛的軍隊出走流散到四面八方，方岳重地没有得力的人鎮守，關隘城門没有絲毫的防衛。李辰、石冰在荆、楊造反，劉元海、王彌在青、冀作亂，戎、羯稱帝，懷、愍二帝失去尊嚴成爲囚犯，這是爲什麽呢？所重用的人喪失權柄，所樹立的人没有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吴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吴、蜀之敵也；脱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静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争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捍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悦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悦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辟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才能，國家法紀不能伸張，而敷衍政事太多。

爲治亂而制定法規，出現了弊病尚且會造成禍亂；制定法規却不循常理，誰還能救他！那劉元海，是離石的帶兵都尉；王彌，是青州的散官。他們都是引弓走馬，爲人驅使的人，并非有吴先主、諸葛孔明那樣的才能；新起的寇賊，烏合之衆，不能和吴、蜀相比；放下農具成爲士兵，撕裂衣裳做旗幟，不是征戰伐國的利器；從下面來反朝廷，不是鄰國一樣的勢力。然而擾亂天下就像驅趕羊群，攻占二都就像拾起遺落的芥草，將相王侯接連被殺害，皇后嬪妃公主被戎卒俘虜污辱，多麽悲哀呀！天下，是帝位的基礎；百姓，是最寶貴的財富。因爲喜愛或厭惡而互相攻打，因爲利害關係而互相争奪，那情勢是常有的。好比蓄積的水在堤壩内，點燃的火在草原上，從没有一刻静止安寧。國家大了，不能够用普通的方法治理；權勢重了，不能够用争奪的方式獲得。古時候明智的帝王瞭解這個道理，因此防備的是大禍患，抵禦的是大災難。百姓們都知道是帝王仁德使自己生存，而不認爲是壓榨自己而生存，因此感激而順應他，滿意而歸附他，好像晨風吹到茂盛的林間，龍魚游往沼澤大湖。然後設置禮儀教化來治理他們，决斷刑獄賞罰來鎮懾他們，謹慎分别出美好與醜惡來給他們看，明辨禍福緣由來教誨他們，務求明察秋毫地來管理他們，尊重并崇尚慈愛之心來籠絡他們。所以民衆懂得追求什麽，都爲他的存在而高興，爲他的死亡而悲哀，對他的教令感到愉快而安心地接受他的道德規範；君子勤修禮義，小人盡力勞作，廉耻推行到家庭閭巷，邪惡之念被消滅在胸懷初發的時候。所以民衆有見到危難能挺身而出，而不會爲了求得活命而損害道義，又怎麽能被奮臂大呼，就聚集起來去作亂呢！基礎寬厚就難以傾倒，根深就難以拔除，紋理有規則就不會紊亂，膠粘結在一起

就不會移動，因此從前據有天下的人能够長久下去。豈能没有幾個有差錯的君主呢，全靠道德和法制來維持着呀。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黄耇，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從前周朝的興起，在姜嫄生下后稷的時候，上天的意旨就清楚地表露了，文王、武王的功業是從后稷那裏開始的。到公劉那時，遇到夏朝戰亂，就離開邰遷往豳，親身從事辛苦的勞作。到了太王時，被戎、翟威逼，却又不忍心傷害百姓，於是杖策出走而離開了豳。所以百姓跟隨他就像去趕集一樣，一年形成邑，兩年形成都，三年後規模是當初的五倍。到了王季，能肅清是非流言，人心安定；到了文王，使周的命運更新。由此看來，周家世代忠厚，仁德施及草木，對内使九族興隆，對外尊敬服事長者，所以纔造成那樣的福禄。而且他們的妃后親身實行婦女的四德，尊敬師傅，穿着洗過的衣服，從事煩瑣卑賤的家務，從而影響天下人而使婦道形成。因此女子如漢水邊的游女，能守護自己的貞潔清白，隱逸之士，具有純正堅定的品德，在操心和勤奮中開始，在安逸和快樂中結束。憑着三位聖人的智慧，討伐紂這樣的獨夫，尚且要有正當的名義，叫做以武力奪天下，修文教治天下。到周公遭遇事變時，陳述后稷先公教化百姓的歷史，講先王創業的艱難，内容都是和農夫女工衣食相關的事。所以自從后稷開始建立基業安撫百姓，經歷十五代而到文王平定天下，經歷十六代到武王據有天下，經歷十八王而到康王終於安定天下。他們積累基礎，培植根本，推行禮儀風俗，調理人情安撫民事，就是如此細緻持久啊。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

如今晉朝的興起，功業比歷代帝王都顯赫，事業比三代更成功。宣帝、景帝遭逢許多禍難的時候，誅戮庶孽來解決事端，顧不上推行公劉、太王那樣的仁政。接受遺命輔佐朝政，多次遇上廢置皇帝的事情，因此齊王不明政事禮法，未能重掌朝政於亳；高貴鄉公年幼無知，没有恢復他皇帝的地位。二

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毁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録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位先祖威逼禪位代立的時候，是沒有閑暇等待各路諸侯來聚會推舉的。這正是他們開創基業建立國本時，不同於前代的地方。加上朝中少有品德純正的人，鄉間缺乏忠心的長者，風俗不正，喪失了耻辱感和應該崇尚的目標，學者把老莊思想當作正宗而不學《六經》，清談的人把虛空當作目標而看不起名譽道德，處身行事的人把放任濁行當作通達而少守節操講信義，爲官者看重苟且貪得而鄙視清正，當權者把不問政務當作高明而譏笑勤勉。因此劉頌常常談論治政的方法，傅咸往往糾偏正邪，都被稱作俗吏；那些推崇虛空，依憑無爲的人都名重海内。至於像周文王那樣日頭偏西而没工夫吃飯，像仲山甫那樣從早到晚不敢懈怠的人，被衆人嗤笑而當作灰塵。由此而對善與惡的批評與贊譽變得混淆，真情和奸僞在貨賂與私欲的道路上失去了界限。選拔人才的人按人情選擇官吏，擔任官職的人爲自己决定利害取捨，而執鈞當軸的掌權人士，一身兼任的官職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大的達到尊寵的極限，小的也是個要職，至於世族貴戚的子弟，越級超拔，不論資歷班秩。悠悠風塵中，都是競逐名利的人，列位的冗官成百上千，没有讓賢的舉動。劉子真著《崇讓論》而無人理會，劉子雅制定九班的制度而不能實行。那時的婦女，梳洗打扮紡織裁衣都靠婢女僕人，從來不知道女工絲枲方面的事，也不懂烹調酒食方面的事。不到時候就結婚，任情感而動，所以都不認爲淫蕩放縱是可耻，不克制妒忌一類的惡行，父兄們不責備她們的罪過，天下人没有一個説她們的不是。更何從要求她們學習古代的婦女四德，在現在培養貞節淑順的品行，來輔佐君子呢！禮法刑政在這方面徹底被破壞，好像水積蓄而冲决了堤岸，火積蓄而燒着了柴堆。國家將要滅亡，根基必定先要顛覆，説的就是這種情况！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所以觀察阮籍的行爲，就能發覺禮教廢

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强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虚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弛的原因。察度庾純、賈充的矛盾，就能看出師尹大臣有很多不合正道的地方；考究平定吴地的戰功，就能知道將帥們很不謙讓；回頭看當年郭欽的謀略，就能省悟到戎狄會挑起戰亂；聽傅玄、劉毅的言論，就能知道百官們的奸邪；核實傅咸的奏議、《錢神》中的論述，就能看到寵幸賄賂一類的行爲。民風和國勢到了這種地步，即使讓才德中庸，能遵守成法的君主來治理，辛有也必然會從祭祀上有所發現，季札也必然會從聲樂中得到啓示，范燮必然會爲這樣的情况而請死，賈誼必然會爲這樣的情况而痛哭，又何况惠帝是以放蕩的德行來統治百姓和天下！懷帝在亂世中繼位，被强臣控制；愍帝在流亡中執政，徒有虚名；天下的政事大勢已去，如果不是蓋世的雄才，不可能取得天下！祖先偉大輝煌的業績還没有完全喪失，所以上天賦予的權力和使命又加在中宗元皇帝身上。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黄屋。鰲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圜顱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贊曰：懷帝佩着玉璽，愍帝坐在黄繒車蓋下。鰲使三山翻墜，鯨將各地吞并。獯鬻闖入金商門，穹廬搭在未央宫。百姓淪落，人民遭殃，大夫們披頭散髮，跟隨被俘的皇帝遷往平陽。主上憂慮而臣子哭泣，爲什麽如此不幸！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問。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

元皇帝名睿，字景文，是宣帝的曾孫、琅邪恭王司馬覲的兒子。咸寧二年出生在洛陽。出生時有奇異的神光，把整個房間照得通明，床上墊的禾稈像新割的一樣。長大後，額頭左邊生有白毫毛，高鼻梁，眉骨圓起，眼睛中有光亮閃爍，眼球轉動時光彩煥發。十五歲時，繼承琅邪王位。幼年時有好名聲。到惠帝在位時，王室多事，元帝總是恭謹謙卑退讓，以避免禍殃。爲人沉着聰明有度量，不顯露出過人之處，所以當時的人都不瞭解他。祇有侍中嵇紹認爲他不一般，對人說："琅邪王骨相非凡，恐怕不是當臣下的相貌。"

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

元康二年，任員外散騎常侍。逐步升爲左將軍，跟隨討伐成都王司馬穎。蕩陰之敗時，叔父東安王司馬繇被司馬穎殺害。元帝害怕遭到災禍，想要出逃。當天夜晚月亮正明，而且警衛很嚴，元帝無法出走，非常窘迫。過了不久，雲霧遮蔽，天空冥暗，雷雨大作，巡查都放鬆了，於是纔偷偷地溜出。司馬穎事先曾命令各關卡不准顯貴之人出入，元帝到河陽時，被渡口官員扣住。他的隨從宋典從後面來，用馬鞭抽着元帝的馬說："舍長，官府命令禁止顯貴者通行，你也被扣了嗎?"渡口官員纔讓他過去。到了洛陽，與太妃一起回封國。

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

東海王司馬越在下邳招募士兵時，元帝代理輔國將軍。不久，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不久調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司馬越西迎惠帝，留元帝鎮守。永嘉初年，用王導之計，開始鎮守建鄴，以顧榮爲軍司

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并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户，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内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湘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册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都是心腹輔臣，以賓客之禮對待名人賢士，尊重當地風俗，江東之人都誠心歸附。適值太妃在封國去世，親自上表奔喪，安葬完太妃後，回到鎮守之地，增封宣城郡兩萬户，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司馬越的命令，討伐征東將軍周馥，擊潰了他。到懷帝在平陽蒙難的時候，司空荀藩等向各地發布檄文，推舉元帝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服從，派豫章内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征討擒拿他。愍帝即位後，任左丞相。過了一年多，晋升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派遣衆將分别平定江東，在宣城斬殺叛亂者孫弼，在湘州掃平杜弢，秉承旨意赦免荆州、揚州。到西都陷落時，元帝親自出征露宿，身披鎧甲，向四方發布檄文，召集各地的軍隊，限期進兵征討。這時在臨安有玉册出現，在江寧有白玉麒麟神璽出現，上面有字“長壽萬年”，太陽有重叠的光圈，人們都認爲這是中興的象徵。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耻。”

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群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晋故事爲晋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來宣讀愍帝詔書説：“遭逢厄難，國運不振。朕以無德之才，繼承大業，不能祈求上天使國家長命，繼承中興，以致凶頑的胡人竟敢率領犬羊，逼迫京城。朕現在幽居在這閉塞的小城裏，憂慮萬端，惟恐哪一天國家崩潰。卿指望丞相，詳盡地宣布朕的意旨，讓他統理國家大事，好好地依據舊都，修復陵廟，以洗雪大耻。”

三月，元帝穿素衣，離開正寢到郊外暫住，哀悼三天。西陽王司馬羕以及僚屬部下、各州郡的軍鎮長官等勸稱帝號，元帝不答應。司馬羕等堅持請求，一而再，再而三。元帝感慨流淚説：“我是個罪人，應信守節操，爲正義獻身，來洗雪國家的大耻，或許可以免除殺身之禍。我本來是琅邪王，可是各位却不停地逼迫我！”就叫家奴準備車駕，要返回自己的封國。群臣於是不敢再逼他，請求依照魏、晋的舊例爲晋王，答應了。辛卯日，即王位，大赦，改年號。殺死祖父母、父母的人，以及劉聰、石勒不在赦免之列。諸參軍都爲奉車都尉，隸屬駙馬都尉。徵召

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時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

丙辰，立世子紹爲晋王太子。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爲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城公裒爲琅邪王。

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甯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監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群

官吏一百多人，當時人稱之爲“百六掾”。於是配齊百官，在建康建宗廟社稷。這時各地爭獻祥瑞之物，元帝説：“孤辜負了四海的願望，未能思過，還有什麽祥瑞可言呢?”

丙辰日，立長子司馬紹爲晋王太子。任撫軍大將軍、西陽王司馬羕爲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城公司馬裒爲琅邪王。

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甯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登帝位，説：

臣聽説天生衆民，爲他們立君主，是爲了祭祀天地神明，管理百姓。聖明的帝王明察到這一點，知道天地神明不能缺乏祭饗，所以委屈自身來事奉天地；知道老百姓不能没有君主，所以不得不登臨大位。國家有危難，近親藩王就要平定危機；天地祖宗的祭祀荒廢了，皇族的賢能者就要繼承這些祭祀。因此光大振興古風，鞏固萬代之業，從三皇五帝以來，無不如此。自從高祖宣皇帝開創了大業，世祖武皇帝締造了晋國，三世日光重明，四聖繼承先帝業績，恩澤可與有虞相比，國運超過周代。自從元康以來，艱難不斷出現；永嘉之時，凶禍之氣更加黑暗。帝位失去控制，幾位同輩的皇上先後去世；國家危難，就像冠冕上綴着的旒一樣。靠着先皇的恩德、宗廟的神靈，皇帝繼承君位，恢復舊業。上天授予敬肅明察之德，内心保有聰明哲智，高貴的品質自幼就很昭著，美好的名聲向來盛大。大臣整頓國家的綱紀，衆多的官員輔佐朝政；四海都想望中

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更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驚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

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晋有麗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于神明，聖姿合于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叙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咏。況茂勛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

興的美景，百姓都懷着復興的願望。没想到上天不撤去災禍，大災難再次降臨，國家還没從苦難中平息下來，戰禍很快又起。逆胡劉曜，在西都猖狂，竟敢放縱犬羊之輩，侵犯欺虐我天國。臣下上表回來，就碰上去年十一月西都失守，主上被劫持幽禁，又落入虜地，帝位流離，再次受辱於荒蠻逆賊。臣下每次觀覽史籍，觀看前代之事，厄難的程度，古往今來從未有過。普天之下，黎明百姓，無不捶胸斷氣，在大路和里巷痛哭號呼。何況臣等三代蒙受恩寵，居於要位，聽到消息後非常震驚惶恐，魂飛魄散，又震驚又惋惜，五情無主，在西北邊遠之地大聲痛哭，上下之人哭泣流血。

臣下聽説昏暗和光明交替出現，戰亂和升平輪流相替，天命不可更改，帝王總有歸宿。有的厄難多而能鞏固國家，有的憂慮重重而能啓迪聖明之心。所以齊國有無知的災禍，而小白成爲五霸之首；晋國有麗姬的厄難，而重耳最終成爲諸侯的盟主。國家不安寧，必然有人來解决危難；百姓將要滅絶，必然有人來使他們休養生息。陛下大德與神明相通，聖明的品質與天地相合，順應治國的期運，承續千載的國運。祥瑞出現，上天和人間都有吉兆，中興的象徵，在圖讖之中有記載。自從京都淪陷以來，全國各地瓦解離析，天下一片混亂，無所歸向，即使是有夏遭到夷羿的禍亂，宗姬受到犬戎的侵凌，也不能超過現在。陛下撫定江東，擁有舊時的吴地，用恩德柔服人民，征伐叛逆，舉上天威嚴擒拿凶犯，以大順的德行來號召海內。善美的教化已經普及，天下歸心；良好的風氣已經形成，遠方之人想望。百官在朝廷上議論國政，四方諸侯在封國恭敬奉命。從前少康興隆，夏書以之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之爲美頌。何況盛大的功勛直達皇天，明净的光輝照耀四海，人民景仰，無不欣然擁戴，聲威和教化所能達到的地方，人們都願意作陛下的臣民呀！再説宣皇的後

亂，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晋，必將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于枯荑，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代中，惟有陛下是億萬百姓衆望所歸，再没有第二人。上天賜福給大晋，必然要有君主，主持晋國祭祀的人，除了陛下還能是誰呢？所以近處没有不同的意見，遠方没有别樣的願望；唱歌的人無不歌唱這善政，打官司的人無不盼望德政。天地已經交通，華和夷的心情已經和諧。一隻角的野獸，連理的樹，這樣的吉祥徵兆總有上百之多。冠帶之輩，蠻荒之衆，不謀而合的人數以萬計。所以臣下等大膽考論天地之心，順應全國的意向，冒死請上帝號。希望陛下心存舜、禹大公無私之情，以由、巢的矯情抗俗爲狹隘；以國家爲重，不過分看重小節；以百姓爲憂，不以能謙讓爲事；上寬慰祖先眷顧之懷，下排解普天下仰望之情。這就是在枯枝上長出繁花，在朽骨上生出豐滿的肌膚，神和人都得到安寧，無不幸運。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晋國震駭，吕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并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睹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于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睹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臣聽説帝王之位不能長期空着，國家大事不能長期曠廢。空虛一天，國家就要受到危害，曠廢十二天，國家大事就要發生混亂。現在正是追隨歷代帝王，正當災荒和厄運集中的時期，狡猾的寇賊窺伺可乘的機會，尋找國家的裂痕，百姓動蕩不安，人心無所寄托，怎麽能曠廢而不顧念呢？陛下雖然想謙退，對宗廟將怎麽辦呢？對百姓怎麽辦呢？從前惠公被秦國俘虜，晋國震驚，吕郤出主意要立子圉爲君，在外可以斷絶敵人的惡念，在内穩住全國的情緒。所以説"失去一個國君又有一個國君，群臣和睦，和我們友好的人受到鼓勵，討厭我們的人就會害怕"。從前的事不忘記，作爲後代的戒鑒。陛下的光明可與日月相并，没有什麽幽暗之處不照亮的，深謀遠慮都在胸懷之中。至以犬馬憂國之情，很晚纔看到人神亨通安泰的途徑，所以陳述我們的忠誠，告訴執事。臣等慚愧地承當一方的重任，長時間在遠方之外，不能够在朝廷上陪列，一起觀看盛大的

帝優令答之，語在《琨傳》。

典禮，懷着踴躍的心情，不住地向南想望。

元帝示以恩寵命令答覆，覆書在《劉琨傳》中。

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鋭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户。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

石勒部將石季龍包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把他打跑。己巳日，元帝向天下發布檄文説："逆賊石勒，在黄河以北一帶肆虐，多年來逍遥法外，苟延殘喘而到處流竄。又一次派遣他的同黨石季龍率犬羊之衆，南渡黄河，放縱他們的毒惡。平西將軍祖逖率軍討伐，及時將他們擊潰。現在派遣車騎將軍、琅邪王司馬裒等九軍，精鋭之師三萬人，分水陸四路，直指賊地，接受祖逖的指揮。有能斬得石季龍頭顱的人，獎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爲縣侯，食邑兩千户。又：賊黨中有能斬殺送來石季龍頭顱的人，封賞也同上。"

七月，散騎侍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卒，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弛山澤之禁。

七月，散騎侍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去世，元帝很悲痛，想要爲他們辦喪禮。主管官員奏報説舊尚書郎按規定不能去辦喪禮，皇帝説："在國家衰亂的時刻，作爲特例來哀悼。"於是就辦了喪禮，哭得很悲慟。丁未日，梁王司馬悝去世。任太尉荀組爲司徒。解除了山林川澤的禁令。

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翹爲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反。

八月甲午日，封梁王太子司馬翹爲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被賊首杜曾推舉，和杜曾一起叛亂。

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華譚。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之。

九月戊寅日，王敦派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討伐第五猗，被他的部將杜曾戰敗，趙誘等都戰死。石勒殺害京兆太守華譚。梁州刺史周訪討伐杜曾，大敗他。

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十月丁未，琅邪王司馬裒去世。

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

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之子司馬弼爲新蔡王。丁卯，任司空劉琨爲太尉。設史官，建立太學。

是歲，揚州大旱。

這一年，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

太興元年春正月初一戊申，上朝，朝廷設置樂器但不奏樂。

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

三月癸丑，愍帝去世的消息傳來，元帝穿孝服居住在草廬中服喪。丙辰，百官勸稱帝號。詔令説："孤以不德之才，碰上厄運到了極點的時

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皇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曁世祖，應天順時，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疇咨庶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面，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余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静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西平地震。

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

六月，旱，帝親雩。改丹楊内史

候，未能盡到做臣子的職責，未能匡救國家的危難，這是我日夜不思寢食的原因。現在宗廟廢絶，億萬人民無所依靠，群官衆長，都以大政來勉勵我，我又怎麼敢推辭呢？恭敬地聽從你們的意見。”這一天，登皇帝位。下詔説：“從前我們的高祖宣皇帝順應機運，開闢了大業的基礎。景皇帝和文皇帝繼承大業，光照華夏。直到世祖，應天順時，繼承大命。功業布滿天地，仁慈至於宇宙。老天不明，降下這樣的大災，懷帝短壽，被劫離國都。天禍重來，皇帝剛去世，國家無君。所以三公六卿以至華夏各族，把國家的大任交付給我。我畏懼天的威嚴，所以不敢違命。於是舉行了隆重的儀式登上帝位，在太廟接受天子的大位，舉行祭天之儀，祭告上帝。朕的德行不足，繼承我們國家的大業，如同渡過大河，不知渡口在哪裏。你們這些大小百官輔佐之臣，文武熊羆之臣，都能輔弼安寧我晉室，都能輔佐我。要和天下萬國共同嘉慶。”於是大赦天下，改年號，文武官員都加位兩等。庚午，立王太子司馬紹爲皇太子。

壬申，下詔説：“從前執政的人，指使人靠行動不靠言語，順應天時用實際行動而不用虚文，所以自己清正别人自然會正直。聽其言而觀其行，根據實績檢驗功勞。那些有政績可稱，處理刑獄得當，使人没有怨言的，時間長久而日日更新；以及那些遇見官長軟弱，欺軟怕硬，行爲邪穢，弄虚作假取悦於人的，都把他們揭露表現出來。使居官在位的人，仰慕借鑒前人的功業，同心合力，認真地思索使百姓寬舒、停息徭役的辦法，施恩惠於百姓，不要廢棄朕的命令。遠近之人的見面禮，全部廢止。”

夏四月初一丁丑，日食。加大將軍王敦爲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爲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次禁止招魂葬。乙酉，西平發生地震。

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被段匹磾殺害。

六月，天旱，皇帝親自祭祀求雨。改丹楊内

爲丹楊尹。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矩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

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奸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强，存恤孤獨，隱實户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婪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暗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

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準弑劉粲，自號漢王。

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蔡王弼薨。加大將軍王敦荆州牧。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群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故歸命侯孫晧子璠謀反，伏誅。

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武昌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焕爲琅邪王。己卯，琅邪王焕薨。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吴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録者，具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遣使

史爲丹楊尹。甲申，任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任滎陽太守李矩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司馬晞爲武陵王。初設諫鼓謗木。

秋七月戊申，下詔説："王室多事，奸凶肆虐，國家綱紀廢弛，大道顛覆。朕憑不德之才，繼承大業，日夜憂慮，想要改變其中的弊病。二千石俸禄的令長應當遵奉舊有的法令，端正自身，嚴明法紀，懲治豪强，慰撫孤獨，審實户口，鼓勵督促農桑。州牧刺史應當互相約束稽查，不得損公肥私。長吏中如果有一心奉公而得不到進升的，有貪婪邪穢以財勢自保的，如果不推薦和檢舉揭發，應當受到故意縱惡隱善之罪；如果有這樣的情况而不瞭解，應當受到昏暗閉塞的責罰。你們要明察審慎地奉行職責。"劉聰死，他的兒子劉粲繼承僞位。

八月，冀、徐、青三州發生蝗災。靳準殺了劉粲，自爲漢王。

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爲平南將軍。劉曜在赤壁僭稱皇帝。

十一月乙卯，太陽在夜晚出現，有三丈高，中間有赤青色的光暈。新蔡王司馬弼去世。加大將軍王敦爲荆州牧。庚申，下詔説："朕以寡德之才，繼承國家大業，在上不能調和陰陽，在下不能養育人民，災異屢屢發生，災禍的徵兆頻繁出現。壬子、乙卯，雷電暴雨，這大概是以天災懲罰，用來表明我的無德。諸位公卿，都要各自上奏，具體陳述得失，不要有所隱諱，我將親自閲覽。"新造聽訟觀。已故歸命侯孫晧之子孫璠謀反，被誅殺。

十二月，劉聰的故將王騰、馬忠等誅殺靳準，把傳國璽送給劉曜。武昌發生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司馬焕爲琅邪王。己卯，琅邪王司馬焕去世。癸巳，下詔説："漢高祖經過大梁，贊美無忌的賢能；齊軍進入魯國，修繕柳下惠的墳墓。吴地的高德名賢有未得表彰叙用的，都詳細地列奏給我。"江東三郡發生饑荒，派人去賑

振給之。彭城内史周撫殺沛國内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迎梓宫于平陽，不克而還。

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

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兗州刺史，寇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

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楊及江西諸郡蝗。吴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并匱，吴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吴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强。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士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于武當，斬之，禽第五猗。

六月丙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

八月，肅愼獻楛矢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

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没於陣。

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

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并省衆役。鮮卑慕容廆襲遼

濟。彭城内史周撫殺了沛國内史周默而叛變。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壞，皇帝穿素服大哭三天，派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去平陽迎接孝愍皇帝的靈柩，没有成功而返。

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殺周撫，把他的頭顱送到京都。

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在浚儀叛亂，歸降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所部郡縣叛亂，自稱兗州刺史，進犯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亂，歸降劉曜。

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壞，皇帝穿素服大哭三天。徐、楊和江西諸郡發生蝗災。吴郡發生大饑荒。平北將軍祖逖與石勒部將石季龍在浚儀交戰，朝廷軍隊戰敗。壬戌，下詔説："天下困頓，再加上災荒，百姓非常窮困，國家的用度匱乏，吴郡的飢民死了百餘人。天生黎民而爲他們立了君主，選擇明哲之人來輔佐他，就應當認真考慮救助人民的困厄。從前吴起爲楚悼王嚴明法律政令，裁減冗員，廢除公族中關係很疏遠之人的爵位，來增益將士，從而國富兵强。何況今天弊端嚴重，百姓窮困呢！應當除去不急之務，凡不是軍士所需的都要減省。"甲子，梁州刺史周訪與杜曾在武當交戰，斬殺杜曾，擒獲第五猗。

六月丙子，加周訪爲安南將軍。撤銷御府和諸郡丞，設置博士官五人。己亥，加太常賀循爲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去世。

八月，肅愼獻楛矢石砮。徐龕進犯東莞，派遣太子左衛率羊鑒代征虜將軍，統領徐州刺史蔡豹征伐徐龕。

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派督護陳超襲擊石勒部將桃豹，陳超戰敗，死於陣中。

十一月戊寅，石勒僭越登王位，國號爲趙。

十二月乙亥，大赦天下，詔令百官各奏上密封奏章，減少百姓的徭役。鮮卑慕容廆襲擊遼

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

是歲，南陽王保稱晋王于祁山。三吴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晋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

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寇猒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没於陣。

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

閏月，以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

五月丙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晋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劉曜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石勒將徐龕帥衆來降。

六月，大水。丁酉，盗殺西中郎將、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寔弟茂嗣，領平西將軍、凉州刺史。

秋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于百姓，遺愛結于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爲懷德縣，統丹楊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别軍於汴水。加逖爲鎮西將軍。

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還神主于太廟。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於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

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

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内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

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逃往高句驪。

這一年，南陽王司馬保在祁山稱晋王。三吴發生大饑荒。

三年春正月初一丁酉，晋王司馬保被劉曜逼迫，遷到桑城。

二月辛未，石勒部將石季龍進犯猒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迎戰，邵續戰敗死於戰陣。

三月，慕容廆奉送來三方玉璽。

閏月，任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

夏四月壬辰，枉矢星移動到翼軫之域。

五月丙寅，孝懷帝太子司馬詮在平陽遇害，皇帝痛哭三天。庚寅，發生地震。本月，晋王司馬保被他的部將張春殺害。劉曜派陳安進攻張春，消滅了他，陳安乘機背叛劉曜。石勒部將徐龕率衆來歸降。

六月，發生水災。丁酉，賊人殺害西中郎將、護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張寔之弟張茂繼嗣，領平西將軍、凉州刺史。

秋七月丁亥，下詔説："先公武王、先父恭王在琅邪爲君王四十餘年，恩惠施加於百姓，遺愛凝結在人心。朕順應天命，在江表創立大業，人民歸心，扶老携幼而來。琅邪國人在這裏的將近一千户，現設立懷德縣，轄丹楊郡。從前漢高祖把沛作爲自己收取賦税的私邑，光武也免除南頓的賦役，優待減免的規定全都依照漢舊例。"祖逖部將衛策在汴水大敗石勒的偏師。加祖逖爲鎮西將軍。

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把先皇的牌位遷入太廟。辛未日，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周訪死。皇太子在太學禮祭孔子。任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

九月，徐龕又反叛，投降石勒。

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因畏懼怯懦而被處死。王敦殺了武陵内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率衆來降。鮮卑末波

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於太廟，乃受之。癸亥，日鬥。

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

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猒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没于勒。

五月，旱。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楊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

八月，常山崩。

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

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

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楊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顗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莚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於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

奉送來皇帝的信璽。庚戌日，祭告於太廟，接受了信璽。癸亥，日鬥。

三月，設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

夏四月辛亥，皇帝親自閲察各種獄訟之事。石勒進攻猒次，攻陷。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於石勒軍中。

五月，天旱。庚申，下詔説："從前漢代二祖和魏武都赦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所有的奴婢都恢復身份，這是歷代的成規。現赦免中州良人中因遭難淪爲揚州各郡奴僕的人，以充任兵役。"

秋七月，發大水。甲戌，任尚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守合肥；任丹楊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守淮陰。壬午，任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

八月，常山山崩。

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去世。

冬十月壬午，任祖逖之弟侍中祖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十二月，任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爲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天下，改换年號。戊辰，大將軍王敦以討伐劉隗爲名在武昌舉兵，龍驤將軍沈充率衆響應。

三月，徵召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回來保衛京都。任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任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楊各郡都加軍號。加僕射周顗爲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爲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莚代冠軍將軍，統兵三千征討沈充。甲午，封皇子司馬昱爲琅邪王。劉隗在金城駐軍，右將軍周札守石頭，皇帝親披鎧甲在郊外巡視六軍。派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

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

領荆州，各率所部牽制王敦的後方。

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於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户。丙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敦將沈充陷吴國，魏乂陷湘州，吴國内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并遇害。

四月，王敦的前鋒進攻石頭，周札打開城門接應，奮威將軍侯禮被殺。王敦占據石頭，戴若思、劉隗率軍進攻，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路出戰，朝廷軍大敗。尚書令刁協逃到江乘，被賊人殺害。鎮北將軍劉隗逃奔石勒。皇帝派使者對王敦説："公如果不忘本朝，就此罷兵，天下還可以和平相處。如果不同意，朕將回到琅邪，以讓賢路。"辛未，大赦天下。王敦自任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自封武昌郡公，食邑萬户。丙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被王敦殺害。王敦部將沈充攻陷吴國，魏乂攻陷湘州，吴國内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都遇害。

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爲襄陽太守周慮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河南。

五月壬申，王敦任太保、西陽王司馬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被襄陽太守周慮殺害。蜀地賊人張龍進犯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把他趕跑。石勒派騎兵進犯河南。

六月，旱。

六月，天大旱。

秋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將石季龍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兖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

秋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部將石季龍攻陷太山，捉住守將徐龕。兖州刺史郗鑒從鄒山退守合肥。

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

八月，王敦任其兄王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反叛，投降石勒。

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以下邳内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

冬十月，瘟疫病大流行，死者十分之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死。辛卯，任下邳内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守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叛。京都大霧瀰漫，黑氣遮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趁勢包圍譙，擊敗祖約偏師，祖約退守壽春。

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别軍，約退據壽春。

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太尉荀組薨。罷司徒，并丞相。

閏月己丑，帝崩于内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虚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絶。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吴、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

十一月，任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日，太尉荀組薨。撤除司徒職位，合并丞相。

閏月己丑，皇帝在内殿去世，年四十七歲，葬於建平陵，廟號中宗。皇帝性情儉省純樸，能容納直言，虚心待人。開始鎮守江東時，常飲酒誤事，王導深切地勸誡，皇帝命酌酒，舉杯把酒倒掉，從此不喝酒不誤事。主管官員曾奏請在太極殿的大室中挂絳色帳幕，皇帝説："漢文帝收集上書用的皂色絲囊作帷幕。"於是下令冬天挂青布，夏天挂青粗麻布作帷帳。將要拜貴人，主管官員請買雀釵，皇帝因浪費而不同意。所寵愛的鄭夫人衣服没有紋彩。從母弟王廙爲母親蓋房子規模超過規定，流着眼淚制止了他。然而晉室遭遇禍難，天子流亡；天命没有改變，人的謀略協同輔助。兵衆屢動，都在長江一帶；治理着區區一隅之域，僅能保全吴、楚之地。最終遭受屈辱，憂憤地退謝。恭儉的品德雖然高尚，雄武却不足。

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絶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曆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于此矣。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吴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識者以爲吴、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

當年秦望雲氣的人説"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所以始皇東游想壓這股氣，改地名爲秣陵，挖掘北山以斷絶它的勢頭。到孫權稱帝時，自以爲承當了天子之氣。孫盛認爲從始皇到孫氏四百三十七年，考察曆數，還没到時候；到元帝渡江的時候，是五百二十六年，帝王之應驗就在於此。咸寧初年，風吹斷太社的樹，社中有青氣，占卜之人認爲東莞有帝王的祥兆。由此遷封東莞王到琅邪，就是武王。到吴滅亡時，王濬其實先到建鄴，而孫皓投降時，到琅邪來交玉璽。天意人事，又符合中興的徵兆。太安年間，童謡唱道："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到永嘉年間，歲星、鎮星、熒惑星、太白星聚集在斗、牛之間，懂得的人認爲吴、越之地當有王者興起。這一年，王室傾覆，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渡江，而元帝最終登上了皇位。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

當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的話，所

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以宣帝很忌畏牛氏，就做了兩個酒壺，兩個壺一個口，用來盛酒，自己先飲好酒，而用另一個壺裏的毒酒毒死了部將牛金。可是恭王妃夏侯氏竟然與小吏牛氏私通而生下元帝，這也符合徵兆。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琅邪，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强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史臣曰：晉氏遇到大難，從中原流亡到外地，五胡攘奪國政，七廟毀壞，災禍滔天而至，百姓懷念原來的恩德。從前光武憑着幾郡之地稱帝，元皇憑着一州之地登極，難道是武帝、宣帝的餘化仍在琅邪通暢，文帝、景帝的垂仁在南頓流傳，所謂的後於天時，先於人事。送章服獻尊號，高高的車蓋成陰，星斗呈現祥瑞，金陵顯揚吉慶。陶士行擁有三州之衆，郢外之地安寧；王茂弘設分陝的計策，江東得以存立。有的大旗没有展動，疏遠之心就已經平息，回過頭來朝向太陽，仰慕天子，皇帝六次辭讓不肯登基，七次辭讓纔居尊位。布帳麻布帷，刑法詳審教化簡明，稱揚前人的業績，加以擴大而中興。古代私家不養兵卒，大臣不作威福，這是王者的常制，用來教誨股肱之臣。中宗不能駕馭强臣，自己失去征伐之斧，兩京落入胡羯之掌，風塵相望。雖然《六月》衛國定亂之師已不可能，而《鴻雁》安定離散之民的歌聲已遠，享國日短，哀哉！

明帝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明皇帝名紹，字道畿，是元皇帝的長子。幼年時很聰明，受到元帝的寵愛。幾歲的時候，有一次坐在元帝膝前，恰好長安有使者來，於是問明帝説：“你説太陽和長安哪兒遠？”回答説“長安近。没聽説有人從太陽那兒來，這顯然是可以知道的。”元帝感到很驚異。第二天，宴請群僚，又問他。回答説：“太陽近。”元帝變了臉色，説：“爲什麼和昨天説的不一樣呢？”回答説：“抬頭就看見太陽，可是看不見長安。”因此元帝更喜愛他。

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

建興初年，拜爲東中郎將，鎮守廣陵。元帝做晉王時，立爲晉王太子。到元帝稱帝時，立爲皇太子。非常孝順，有文才武略，敬賢愛客，喜好文辭。當時的名臣，包括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都受到親善對待。曾經議論聖人真假的問題，王導等都不能論過他。又練習武

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於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

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爲建安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驤。

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恒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黄霧四塞。丙寅，隕霜。壬申，又隕霜，殺穀。

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纂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

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監軍柳純爲敦所害。以尚書陳眕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

五月，京師大水。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于堂狼，大破之。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

藝，能愛撫將士。當時東朝人才濟濟，遠近之人歸心。

王敦之亂時，六軍大敗，皇帝想率將士决戰，登車將要出戰，中庶子温嶠堅決諫阻，抽劍斬斷馬鞅，把他阻止住了。王敦向來認爲明帝神武明略，朝野之人非常敬服，想誣陷其不孝罪而廢除他。就大會百官，問温嶠説："皇太子有什麼德行與他的地位相配?"聲色俱厲，一定要讓温嶠説。温嶠回答説："探索深刻謀慮遠大，這不是淺小的尺度所能測量的。用禮來考察，可以稱得上孝了。"衆人都認爲確實如此，王敦的圖謀便被制止了。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去世。庚寅，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尊生母荀氏爲建安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霧瀰漫，京都發生火災。李雄派他的部將李驤、任回進犯臺登，將軍司馬玖因此而死。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以郡縣叛亂，投降李驤。

二月，把元帝安葬在建平陵，明帝赤足送葬到陵墓。任特進華恒爲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黄霧瀰漫。丙寅，降霜。壬申，又降霜，凍死莊稼。

三月初一戊寅，改年號，坐於殿前聽朝，暫停饗宴之禮，懸挂樂器而不奏樂。丙戌，降霜，凍死草木。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發生火災，燒毁七千多家，燒死一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守盱眙。王敦獻上皇帝信璽一枚。王敦將圖謀篡國，暗示朝廷徵召自己，明帝就寫詔書徵召他。

夏四月，王敦出屯于湖，轉任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監軍柳純被王敦殺害。任尚書陳眕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

五月，京都發大水。李驤等進犯寧州，刺史王遜派部將姚岳在堂狼與之交戰，大敗李驤。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爲此而死。

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壬子日，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派參軍高寶進攻梁碩，把他殺死，傳送他的頭到京都。進陶侃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

秋七月初一丙子，雷擊太極殿柱。這個月，劉曜在隴城進攻陳安，消滅了他。

八月，以安北將軍郗鑒爲尚書令。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

八月，任安北將軍郗鑒爲尚書令。石勒部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

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王含爲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因爲饑荒軍用國用不足，按照等級降低刺史以下官員俸禄。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脱造妖書惑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季龍寇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

二年春正月丁丑，皇帝上朝，暫停饗宴之禮，懸挂樂器而不奏樂。庚辰，赦免五年以下徒刑犯人。妖術之人李脱僞造妖書惑衆，在建康市中被斬首。石勒部將石季龍進犯兗州，刺史劉遐從彭城退保泗口。

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

三月，劉曜部將康平進犯魏興，直到南陽。

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并爲敦所害。

夏五月，王敦僞托帝詔任其子王應爲武衛將軍，其兄王含爲驃騎大將軍。明帝所親信的常從督公乘雄、冉曾都被王敦殺害。

六月，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黄，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六月，王敦將舉兵發動内亂，明帝得到了消息，就乘巴、滇駿馬秘密出行，到于湖，暗中觀察王敦的營壘後出來。有的軍士懷疑皇帝不是一般的人。王敦正睡午覺，夢見有太陽環繞他的城墻，受驚而起，説："這一定是黄鬍子鮮卑奴來了。"明帝的母親荀氏是燕代人氏，明帝容貌像外族人，黄鬍鬚，所以王敦這麽説明帝。於是派五個騎兵按照容貌追趕明帝。明帝也急馳而去，馬留下糞便，就用水澆。碰見一個在客店賣吃食的老太婆，就把七寶鞭給她，説："後面騎兵追來，你拿這個給他們看。"一會兒追趕的人到了，問老太婆。老太婆説："已經走遠了。"於是把馬鞭子給他們看。五個騎兵傳遞玩看，耽誤了很長時間。又看到馬糞已冷，以爲確實走遠就停下來不追。明帝得以逃脱。

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

丁卯日，加司徒王導爲大都督、假節，領揚

節，領揚州刺史，以丹楊尹温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以光禄勛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帝次於中堂。

州刺史，任丹楊尹温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任光禄勛應詹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任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任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任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召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回來保衛京都。皇帝在中堂駐留。

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畢。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于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蹇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南塘横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

秋七月初一壬申，王敦派其兄王含以及錢鳳、周撫、鄧岳等率水陸軍五萬人，到了南岸。温嶠移兵屯於河北，燒毁朱雀桁，以挫退他們的鋒芒。明帝親率六軍，出師駐扎在南皇堂。到癸酉夜，招來勇士，派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率甲卒一千人渡江，趁王敦軍未立穩時掩擊之。天明，在越城接戰，大敗王敦軍，斬殺其前鋒將何康。王敦因此怨恨而死。前宗正虞潭在會稽舉義兵。沈充率萬餘人來與王含等會合，庚辰，在陵口築營壘。丁亥，劉遐、蘇峻等率領一萬精鋭士卒趕來，明帝連夜接見，慰勞將士，賞賜各有差别。義興人周蹇殺了王敦委任的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在壽春驅逐了王敦委任的淮南太守任台。乙未，賊軍渡河，護軍將軍應詹率建威將軍趙胤等抗戰，作戰不利。賊軍進到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從南塘攔腰横擊，大破賊軍。劉遐又在青溪擊敗沈充。丙申，賊軍燒毁營壘連夜逃遁。

丁酉，帝還宫，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丹楊尹温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千八百户，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

丁酉，皇帝回宫，大赦天下，僅王敦黨羽不赦免。於是分派諸將追擊其黨羽，全部剿平。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户，賜絹九千匹；封丹楊尹温嶠爲建寧縣公，尚書卞壼爲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爲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爲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爲邵陵縣公，食邑各一千八百户，絹各五千四百匹；封尚書令郗鑒爲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爲觀陽縣侯，食邑各一千六百户，絹各四千八百匹；封建威將軍趙胤爲湘

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户，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户，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

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爲益陽縣侯，食邑各一千六百户，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的封賞各有差别。

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群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

冬十月，任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司馬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令對王敦的協從人等一概不追究。當時，石勒部將石生屯於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

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遏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康，攻燒城邑，州縣討斬之。

十二月壬子，皇帝祭告建平陵，行大祥之禮。梁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遏以興古叛亂，投降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在武康謀反，攻打焚燒城邑，州縣軍征伐殺了他。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三年春二月戊辰日，恢復滅三族刑法，但不殺婦女。

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并爲博士。

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去世，其弟段牙繼承職位。戊辰，立皇子司馬衍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文武官員爵位二等，普天同慶飲酒三天，賜給鰥寡孤獨之人每人兩匹帛。癸巳，徵召處士臨海的任旭、會稽的虞喜爲博士。

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湌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勖之。"己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兖州，刺史檀贇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并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兖、豫三州之地。

夏四月，下詔説："國家大事剛剛平定，應行新政。現詔令太宰、司徒以下的官員到都坐參議政道，所有沿襲和變革務必合情合理。"又下詔説："接納直言，舉用誠信正直之人，希望群賢輔助我實現願望。我有過失時你們就幫我糾正，這是堯、舜的君臣之道。我雖然淺薄愚昧，也希望不拒絶逆耳的忠言。稷、契的重任，由你們承當。希望共同勉勵。"己亥，下冰雹。石勒部將石良進犯兖州，刺史檀贇與之力戰而死。將軍李矩等率衆潰逃而回，石勒攻陷了司、兖、豫三州之地。

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

五月，任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

六月，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將劉

六月，石勒部將石季龍在新安進攻劉曜部將

岳于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劉岳，攻陷新安。任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天大旱，從正月起不下雨，直到六月。

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絶，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勛于大晋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胙土、誓同山河者，而并廢絶，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秋七月辛未，任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守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下詔説："封前三個王朝的後人爲王侯，這是世世代代都很重視的事；興滅世繼絶世，是政治首先要考慮的事。又宗室明王中在大晋受命之時有功勛者，輔佐大命的功臣，德行篤厚的名賢，與三位先皇共同維持大業，都封國賜土、誓與山河共在者，現在爵土都已廢絶，祭祀也已不傳，這使我感到傷懷。主事管員應詳細地商議所有應當立後者報告給我。"又下詔説："郊祭天地，這是帝王應做的大事。自從中興以來，僅有南郊，没有北郊，四季五郊的祭禮都没有了，五嶽、四瀆、名山、大川這些記載在祀典中應當遥祭的，也都廢止而没有舉行。主事官員應依據舊例詳細處理好。"

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録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吴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静己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

八月，下詔説："從前周武王滅殷，爲比干修墳墓；漢高祖經過趙地，任用樂毅的後人，這樣追念顯揚古人，以勉勵後來者。吴國將相名賢的後代，如有能够繼承先祖的教誨，又忠孝仁義，安詳有操守，不被世人所知的，州郡中正應把他們的名字報告給我，不得有遺漏。"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禄大夫、録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壬午，帝不悆，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温嶠并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耻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

閏月，任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禄大夫、録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壬午，皇帝身體不適，召太宰、西陽王司馬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楊尹温嶠一同接受遺詔，輔佐太子。丁亥，下詔説："自古以來人都有一死，賢聖之人也一樣，無論是長壽短壽困窘通達，最終結局都是一死，又有什麽值得悲痛的呢？朕卧病已久，常想着會有不測。仰思祖宗創立大業，我未能建成輝煌的大厦，大耻未雪，百姓處於危難之中，這是朕時常感慨的原因。朕死後，用平時的衣服裝殮，一切都遵照先皇的制度，務必簡單節約，凡是勞動人衆大肆鋪張的事都不要做。衍

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岳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捍城，推轂于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捍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冲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没于地下，無恨黄泉。"

戊子，帝崩于東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虚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宇，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强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兹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若秋原。去縗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以幼弱之年，登上大位，要依賴忠賢之臣，教誨而使之成功。從前周公輔佐成王，霍氏輔佐孝昭，大義記載在典册之中，功勞蓋過周、漢兩朝之人，難道不是舉世敬仰的忠臣之道嗎？諸位公卿都是世人所仰望的。你們爲顧命大臣，擔當朕托付的重任，同心協力，爲王室出謀獻策。諸位鎮守一方的重臣將帥，刺史將守，都是朕保衛疆土的將帥，鎮守於外，事情雖然分内外，目的却是一致的。所以説如果没有在外的人，誰來守衛邊境？就譬如嘴唇和牙齒，裏外互相依賴。應當同心協力，就像符契對合一樣，總想要美之又美，以成就事業爲目標。百官卿士，都要約束自己聽命於最高長官，保祐年幼皇帝，順利地渡過艱難，使祖宗之靈在九天之上長久地得以安寧，那麽朕雖死也没有遺恨。"

戊子日，皇帝逝世於東堂，終年二十七歲，安葬在武平陵，廟號肅祖。皇帝聰明有機斷，特别精通物理。當時戰亂饑荒，人民死亡傷病過半，貧乏嚴重，事情極爲艱難。又碰上王敦挾震主之威，想要篡奪國家。皇帝艱難地遵循正道養育人民，以弱制强，暗中謀劃獨自決斷，肅清妖氣。調動荆、湘等四州刺史，以削弱權勢之人的權力，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然治國時日不長，而規模却很遠大。

史臣曰：以維揚之地爲疆域，以長江洪流爲依憑，楚江流域常有戰禍，方城常作戰場，不得不誠心信用將相，以統領軍隊。擁有上萬的戰船，兵力成倍於王室，處在這樣的地位而没有篡國之心的，就是周公那樣的人。國家的威權被外人藉用，仇隙在内部興起，那邊有乘勢而來的軍隊，這邊没有强大的封國作後援。商遭遇九亂，堯制止八音，明皇受命的祥瑞，就出現在此日。運轉大略於手掌之中，在江畔竪起順天應命的大旗，餘灰復燃，威勢就如同火燒秋後的草原。除去喪服踏上戰場，斬殺凶惡之人，而祭告先帝。削弱威權强盛的大臣，把江、漢等地州郡分小，吸取前人的教訓，其謀劃可保子孫安寧。在他之後七十多年，終於被桓敬道所滅。有人説"興亡在於命運，不僅僅靠有權勢"，可以説創立基業

都一樣，而繼承光大者有所不同。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龔行趙璧，命極荆臺。雲暗北晦，江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鶩，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贊曰：像天塌下來一樣災害興起，猛獸呈現禍殃。琅邪之子，有仁有義。行事恭謹如趙璧，定刑法於荆臺。烏雲遮蔽北方昏黑，長江望南天開雲霽。在晉陽抵禦敵人，在河西保全國土。胡寇雖然猖獗，聖心不爲之差失。三方奔馳來歸，百蠻響應。天命重新昌盛，太陽的光輝更加明亮。明皇帝年幼聰慧，把軍事文書處理得有條不紊。早晨懸挂起王莽的腦袋，晚上用董卓的肚臍燃燈。他的功德不能重現，風範却可以勉勵後人。

晋書卷七

帝紀第七

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

秋九月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録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以撫軍將軍、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祐爲衛將軍。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廣陵相曹渾有罪，下獄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内復一年。

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内史祖濟以叛。甲子，尚書左僕射鄧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癸酉，以車騎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曲將李龍、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斬龍，傳首京師。

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

成皇帝，名衍，字世根，是明帝的長子。太寧三年三月戊辰，被立爲皇太子。閏三月戊子，明帝去世。己丑，太子登上皇帝位，大赦，增加文官武將二等官位，賞賜絲帛給鰥寡孤老，每人二匹，尊封皇后庾氏爲皇太后。

秋九月辛丑，把明帝安葬在武平陵。癸卯，皇太后臨朝執政。司徒王導統領尚書職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與輔佐朝政。任撫軍將軍、南頓王司馬宗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司馬祐爲衛將軍。

冬十一月初一癸巳，有日食。廣陵相曹渾因犯罪，下獄而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年號，聚會宴飲五日，賜米給鰥寡孤老，每人二斛，京城百里之内的人家免賦税一年。

夏四月，石勒派部將石生侵掠汝南，汝南人拘捕了内史祖濟而反叛。甲子，尚書左僕射鄧攸死去。五月，洪水暴發。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去世。癸酉，任命車騎將軍郗鑒兼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下中的將領李龍、史迭以劉遐之子劉肇取代劉遐而抵抗郭默，臨淮太守劉矯打敗了他們，斬了李龍，把首級傳送到京城。

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侯應詹去世。八月，

侯應詹卒。八月，以給事中、前將軍、丹楊尹溫嶠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謝俊。

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勵爲陳留王，以紹魏。丙寅，衛將軍、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爲吴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爲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爲弋陽縣王。庚辰，赦百里内五歲以下刑。是月，劉曜將黄秀、帛成寇酇，平北將軍魏該帥衆奔襄陽。

十一月壬子，大閲于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

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克，遂侵逡遒、阜陵，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歷陽太守蘇峻遣其將韓晃討石聰，走之。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是月。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殺下邳内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三月，益州地震。

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丙戌，加豫州刺史祖約爲鎮西將軍。戊子，京師大水。

冬十月，劉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

任給事中、前將軍、丹楊尹溫嶠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天旱。李雄部將張龍侵掠涪陵，抓走太守謝俊。

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勵爲陳留王，以承續魏氏。丙寅，衛將軍、汝南王司馬祐去世。己巳，封皇弟司馬岳爲吴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司馬宗犯了罪，被殺，貶黜其族爲馬氏。免去太宰、西陽王司馬羕的官爵，降爲弋陽縣王。庚辰，赦免百里之内五年刑期以下的囚犯。這一月，劉曜部將黄秀、帛成侵犯酇，平北將軍魏該帶領衆人逃奔襄陽。

十一月壬子，在南郊大舉閲兵。改定王侯的俸禄，九份得一份。

石勒將石聰攻打壽陽，未能攻克，接着侵犯逡遒、阜陵，加任司徒王導爲大司馬、假黄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來抵禦入侵軍隊。歷陽太守蘇峻派遣部將韓晃征討石聰，使其敗逃。當時天大旱，自六月未曾下雨，直至十一月。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殺下邳内史夏侯嘉，反叛投降石勒。梁王司馬翹去世。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舉義兵，攻打李雄將任回、李謙等，李雄派其將羅恒、費黑前去解救。寧州刺史尹奉派偏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增援龐遺，在臺登交戰，姚岳等大敗，楊術死在戰場。三月，益州地震。

夏四月，天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初一，出現日食。丙戌，加豫州刺史祖約爲鎮西將軍。戊子，京城發大水。

冬十月，劉曜指使其子劉胤侵犯枹罕，接着又劫掠了黄河以南地區。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叛。十二月辛亥，蘇峻指派部將韓晃進入姑孰，屠殺于湖。壬子，彭城王司馬雄、章武王司馬休反叛，投奔蘇峻。庚申，京城戒嚴。暫授符節給護軍將軍庾亮，由他擔任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歷陽太

爲冠軍將軍、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戰于慈湖，流敗，死之。假驍騎將軍鍾雅節，帥舟軍，與趙胤爲前鋒，以距峻。丙寅，徙封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吴王岳爲琅邪王。辛未，宣城内史桓彝及峻戰于蕪湖，彝軍敗績。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

守，派他與左將軍司馬流率領軍隊抵抗蘇峻，在慈湖交戰，司馬流戰敗，死在戰場上。暫授符節給驍騎將軍鍾雅，帶領水師，與趙胤爲前鋒，以抵抗蘇峻。丙寅，調任琅邪王司馬昱爲會稽王，吴王司馬岳爲琅邪王。辛未，宣城内史桓彝同蘇峻在蕪湖交戰，桓彝部隊大敗。車騎將軍郗鑒派遣廣陵相劉矩帶領軍隊奔赴京城。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温嶠帥師救京師，次於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鍾雅、趙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鄧嶽等次直瀆。丁未，峻濟自横江，登牛渚。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温嶠率軍解救京城，在尋陽宿營，派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太守紀睦擔任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派督護龔登接受温嶠的調遣指揮。鍾雅、趙胤等駐扎在慈湖，王愆期、鄧嶽等駐扎在直瀆。丁未，蘇峻自横江渡江，登上牛渚。

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丙辰，峻攻青溪栅，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楊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并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内，遂携其諸弟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禄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于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宫，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吴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

二月庚戌，蘇峻到達蔣山。朝廷暫授符節給領軍將軍卞壼，帶領六軍，同蘇峻在西陵交戰，王室軍隊大敗。丙辰，蘇峻攻打青溪栅，順風縱火，王室軍隊又一次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楊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同時遇害，死了幾千人。庾亮又在宣陽門内戰敗，隨即帶着幾位兄弟與郭默、趙胤逃往尋陽。此時司徒王導、右光禄大夫陸曄、荀崧等在太極殿護衛着皇帝，太常孔愉守護宗廟。亂賊乘勝接近皇帝，闖進太后後宫，左右侍人都遭到掠奪。此時太官僅存數石剩餘的糧食，以提供皇帝的膳食。百姓呼號哭泣，聲音響徹都邑。丁巳，蘇峻僞稱詔令實行大赦，又任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自己任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吴郡太守庾冰逃往會稽。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去世。

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守王國叛，降於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宫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宫，遣管商、張健、弘徽寇晋陵，韓晃寇義興。吴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吴。丙午，征

夏四月，石勒攻打宛地，南陽太守王國反叛，投降石勒。壬申，把明穆皇后安葬在武平陵。五月乙未，蘇峻逼迫天子遷往石頭，成帝哭泣着登車，宫中人慟哭。蘇峻以倉房爲宫室，派管商、張健、弘徽侵掠晋陵，韓晃侵掠義興。吴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在三吴起義兵。丙午，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温嶠、護軍將軍

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温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次于蔡洲。六月，韓晃攻宣城，内史桓彝力戰，死之。壬辰，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

秋七月，祖約爲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于歷陽。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於蒲坂。八月，曜及石季龍戰于高候，季龍敗績，曜遂圍石生于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温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

冬十月，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太守趙弼没于賊。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于洛陽，獲之。是歲，石勒將石季龍攻氐帥蒲洪於隴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戊辰，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于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中大飢，米斗萬錢。

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鋭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温嶠舟，群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宫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宫。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吴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於溧陽，獲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劉曜太子熙與其大司馬劉

庾亮、平北將軍魏該領水兵四萬，駐扎在蔡洲。六月，韓晃攻打宣城，内史桓彝奮力迎戰，身死沙場。壬辰，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在軍中死去。廬江太守毛寶攻打叛軍的合肥守軍，奪回合肥。

秋七月，祖約遭到石勒部將石聰的進攻，士衆潰散，逃往歷陽。石勒部將石季龍在蒲坂攻打劉曜。八月，劉曜同石季龍在高候交戰，季龍潰敗，劉曜隨即把石生圍困在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跑到白石。庚午，陶侃派督護楊謙在石頭攻打蘇峻。温嶠、庾亮在白石列陣，竟陵太守李陽抵禦叛軍的南偏師。蘇峻輕騎迎戰，墜落馬下，被斬殺，士衆隨即大敗。叛軍又把蘇峻之弟蘇逸立爲統帥。前交州刺史張璉憑藉始興而反叛，進軍攻打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打敗了他。

冬十月，李雄部將張龍侵掠涪陵，太守趙弼被叛賊打死。十二月乙未，石勒在洛陽打敗劉曜，擒獲了他。這一年，石勒部將石季龍到隴山攻打氐人首領蒲洪，降服了他。

四年春正月，成帝居住在石頭，叛軍將領匡術携苑城歸順，百官前來投靠。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商議迎奉成帝出去，遭到叛賊謀害。戊辰，冠軍將軍趙胤派部將甘苗在歷陽討伐祖約，打敗了他，祖約逃跑投奔石勒，其將牽騰率衆投降。蘇峻之子蘇碩攻打臺城，又放火焚燒太極東堂、秘閣，燒爲廢墟。城中饑荒嚴重，斗米價值萬錢。

二月，大雨不止。丙戌，各路軍隊攻打石頭。李陽與蘇逸在柤浦交戰，李陽軍隊失敗。建威長史滕含帶領精兵進擊蘇逸，蘇逸等大敗。滕含迎奉成帝登上温嶠的舟船，群臣呼號哭泣頓首請罪。弋陽王司馬羕犯罪，被處死。丁亥，大赦。當時正值戰火之後，宫闕化爲灰燼，就以建平園作皇宫。甲午，蘇逸帶領一萬餘人將自延陵湖進入吴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同蘇逸在溧陽交戰，擒獲了他。壬寅，把湘州并入荆州。劉曜太子劉熙與其大司馬劉胤率領百官跑到上邽，關中

胤帥百官奔于上邽，關中大亂。

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將軍陶侃爲太尉，封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爲司空，封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温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禄大夫陸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封高密王紘爲彭城王。以護軍將軍庾亮爲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

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卒。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會稽、吴興、宣城、丹楊大水。詔復遭賊郡縣租税三年。八月，劉曜將劉胤等帥衆侵石生，次于雍。九月，石勒將石季龍擊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餘人。

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是歲，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除諸將任子。二月，以尚書陸玩爲尚書左僕射，孔愉爲右僕射。

夏五月，旱，且飢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于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税田，畝三升。

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毁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毁襄陽，屯于樊城。九月，石勒僭即皇帝位，造新宫，始繕苑城。甲辰，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俊爲高密王。

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

大亂。

三月壬子，任命征西大將軍陶侃爲太尉，封爲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爲司空，封爲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温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始安郡公。其餘官員封爵拜官各有差别。庚午，任命右光禄大夫陸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封高密王司馬紘爲彭城王。任命護軍將軍庾亮爲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兼任豫州刺史，鎮守蕪湖。

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公温嶠去世。

秋七月，西北方向出現彗星。會稽、吴興、宣城、丹楊發洪水。詔令對遭到擄掠的郡縣免收三年租税。八月，劉曜部將劉胤等率軍進攻石生，駐扎在雍。九月，石勒部將石季龍進擊劉胤，斬了劉胤，進而屠殺上邽一帶，把劉氏消滅盡净，坑埋劉氏親族黨徒三千餘人。

冬十月，廬山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謀害了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率衆征討郭默。這一年，西北出現奇異天象。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令免除諸將質子的規定。二月，任命尚書陸玩爲尚書左僕射，孔愉爲右僕射。

夏五月，天旱，并有饑荒瘟疫。乙卯，太尉陶侃在尋陽擒獲郭默，并殺了他。石勒部將劉徵侵掠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兵侵入海虞。六月癸巳，開始實行按田畝徵税的制度，每畝徵收三升。

秋八月，石勒派部將郭敬摧毁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兵回武昌，中州流民都向石勒投降。郭敬隨即毁壞了襄陽，屯兵在樊城。九月，石勒僭位登上皇帝寶座，營造新宫，開始修繕苑城。甲辰，恢復前河間王司馬顒爵位，調任樂成王司馬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司馬紘之子司馬俊爲高密王。

冬十月丁丑，成帝親臨司徒王導宅第，設酒

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建平，監軍毌丘奥、太守楊謙退歸宜都。十二月，張駿稱臣于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空郗鑒都督吴國諸軍事。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爲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夏四月，旱。六月丙申，封章武王混子珍爲章武王。

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

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

秋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

冬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宫。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犬賊縱暴，宫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宫，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丙寅，李雄將李壽陷寧州，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并降之。癸酉，以張

宴大會衆臣。李雄部將李壽擄掠巴東、建平，監軍毌丘奥、太守楊謙撤回宜都。十二月，張駿對石勒稱臣。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再次劫掠婁縣，進而侵犯武進。乙未，進升司空郗鑒都督吴國諸軍事。戊午，因水路運糧接續不上，徵調王公以下千餘成年男子，每人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爲驃騎將軍。三月壬戌初一，出現日食。癸未，詔令舉薦賢良而敢於直言之士。

夏四月，天旱。六月丙申，封章武王司馬混之子司馬珍爲章武王。

秋七月，李雄部將李壽侵犯陰平，武都氐人首領楊難敵制服了他。八月庚子，任左僕射陸玩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打石勒守地馬頭塢，獲勝。石勒部將韓雍劫掠南沙及海虞。

夏四月，石勒部將郭敬攻陷襄陽。五月，發大水。

秋七月丙辰，詔令稱畜養獸類耗損浪費過多，應一律停止畜養。太尉陶侃派遣其子平西參軍陶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打石勒部將郭敬，打敗郭敬，攻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攻取新野、襄陽，因而在兩地駐兵守衛。

冬十一月壬子初一，進升太尉陶侃爲大將軍。詔令舉薦賢良之士。十二月庚戌，成帝遷至新宫。

八年春正月初一辛亥，詔令稱："昔日犬賊縱火施暴，宫室付之一炬，元凶雖已剪除，尚無暇營築宫室。有關部門屢次上報稱朝會之處狹窄，於是修建此宫，人們竭誠盡力，未費時日便已築成。已可臨殿上朝時，大宴群臣諸王，九賓充盈朝廷，百官手拿畫有不同物象的旗幟。我深知君子勤於修飭禮儀，小人盡力矣。考慮去除如密網般繁苛的法令，共享福惠，赦免五年刑期以下的囚犯。"下令諸郡舉薦能舉一千五百斤以上的大力士。丙寅，李雄部將李壽攻陷寧州，刺史

駿爲鎮西大將軍。丙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

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都投降。癸酉，任張駿爲鎮西大將軍。丙子，石勒派使者送來財物，詔令用火燒了。

夏四月，詔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爲新蔡王。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有星隕于肥鄉。麒麟、騶虞見于遼東。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卒。

夏四月，頒詔封故新蔡王司馬弼之弟司馬邈爲新蔡王。用束帛爲禮徵召處士尋陽人翟湯、會稽人虞喜。五月，有流星隕落在肥鄉。遼東出現麒麟、騶虞。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死去，兒子慕容皝繼承其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死。

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僞位，其將石聰以譙來降。

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其子石弘繼承僞帝位，石勒部將石聰以譙地投降。

冬十月，石弘將石生起兵于關中，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石弘將石季龍攻石朗于洛陽，因進擊石生，俱滅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將郭權遣使請降。

冬十月，石弘部將石生在關中舉兵，自稱秦州刺史，派人前來表示投降。石弘部將石季龍在洛陽攻打石朗，繼而進兵攻打石生，把他們都消滅。十二月，石生原部將郭權派人來請求投降。

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二。以郭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爲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九年春正月，涼州落下兩塊隕石。以郭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爲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夏四月，石弘將石季龍使石斌攻郭權于鄜，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弘部將石季龍派石斌在鄜攻打郭權，攻陷該地。六月，李雄死，他哥哥的兒子李班繼承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去世。天大旱，詔令太官減少膳食，減免刑法，體恤孤寡，去奢節用。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

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江陵公陸曄卒。

秋八月，舉行大規模的求雨祭祀。自五月未下雨，直至這個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江陵公陸曄去世。

冬十月，李雄子期弑李班而自立，班弟玝與其將焦噲、羅凱等并來降。十一月，石季龍弑石弘，自立爲天王。十二月丁卯，以東海王冲爲車騎將軍，琅邪王岳爲驃騎將軍。蘭陵人朱縱斬石季龍將郭祥，以彭城來降。

冬十月，李雄之子李期殺李班而自立爲王，李班之弟李玝與其將焦噲、羅凱等一起前來投降。十一月，石季龍殺石弘，自立爲天王。十二月丁卯，任東海王司馬冲爲車騎將軍，琅邪王司馬岳爲驃騎將軍。蘭陵人朱縱斬了石季龍部將郭祥，以彭城投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

咸康元年春正月初一庚午，成帝行冠禮，大赦，改换年號，給文官武將增官一等，飲宴三

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親釋奠。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三月乙酉，幸司徒府。

日，給鰥寡孤獨生活不能自立者賜米，每人五斛。二月甲子，成帝親自奠祭先聖先師。揚州諸郡饑荒，派人前去賑濟。三月乙酉，成帝親臨司徒府。

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觀兵于廣陽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石季龍將石遇寇中廬，南中郎將王國退保襄陽。

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劫掠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抵禦石季龍。癸丑，成帝於廣陽門檢閲軍隊，分别給諸將頒布軍令，派將軍劉仕解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兵慈湖，龍驤將軍路永駐守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駐守蕪湖。司空郗鑒派廣陵相陳光率衆保衛京城，賊軍往襄陽撤退。戊午，解除緊張時期非常的戒備措施。石季龍部將石遇劫掠中廬，南中郎將王國退兵保衛襄陽。

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束帛徵處士翟湯、郭翻。

秋八月，長沙、武陵水災。以束帛爲禮徵召處士翟湯、郭翻。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升五百價，人相賣。

冬十月乙未初一，出現日食。這一年，旱災嚴重，會稽餘姚受災最重，米一升值五百錢，出現買賣人口。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以吴國内史虞潭爲衛將軍。二月，算軍用税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三月，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戊寅，大雩。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出現於奎宿。以吴國内史虞潭爲衛將軍。二月，統計軍用税米，尚未落實的達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以下被免去官職。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給文官武將增加官位一級。庚申，高句驪派使者進貢地方特産。三月，天旱，詔令太官減省膳食，受災郡縣免除徭役。戊寅，祭祀求雨。

夏四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雨雹。

夏四月丁巳，天子在太廟進獻。下了冰雹。

秋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振給。

秋七月，揚州會稽饑荒，打開糧倉賑濟災民。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嶽遣督護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協擊興古，并克之。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册。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絶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新作朱雀浮桁。十一月，遣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嶽派督護王隨攻打夜郎，派新昌太守陶協攻打興古，同時獲勝。詔令稱："觀察前代，無不尊崇祭祀祖先，敬重前代王朝子孫并封以王侯名號。因此分封杞宋之事，顯赫地記載在周的典籍中；周王室分封衛爲侯國一事，在漢的史册中傳爲美談。自不久前遭受戰亂，諸侯衆國困頓凋敝，周、漢的遺事，一時衰絶而無人繼續。請仔細尋求衛公、山陽公的近親族屬，如有道德清明，能够繼承其前代遺業的

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爲李期將李壽所敗。

人，依照從前的制度實行。"新建并船而成的朱雀浮橋。十一月，派遣建威將軍司馬勳集結兵力安守漢中，被李期部將李壽打敗。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

夏六月，旱。

冬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爲燕王。

三年春正月辛卯，建立太學。

夏六月，天旱。

冬十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龍帥衆七萬，擊段遼于遼西，遼奔于平崗。

夏四月，李壽弑李期，僭即僞位，國號漢。石季龍爲慕容皝所敗，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郗鑒爲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爲司空。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龍率領士衆七萬人，在遼西進攻段遼，段遼逃往平崗。

夏四月，李壽殺李期，自即皇位，國號爲漢。石季龍被慕容皝打敗，癸丑，加慕容皝爲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任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任司空郗鑒爲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爲司空。六月，改司徒官職爲丞相，任太傅王導爲丞相。

秋八月丙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嶽伐蜀，建寧人孟彦執李壽將霍彪以降。

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季龍將李閎、黄植等。

秋八月丙午，劃分寧州另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嶽討伐蜀，建寧人孟彦拘捕了李壽部將霍彪來投降。

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派遣參軍趙松進攻巴郡、江陽，擒獲石季龍將李閎、黄植等。

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録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太尉、南昌公郗鑒薨。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貉度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義陽太守鄭進并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擁七千餘家遷于幽冀。

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兼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逝世。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録尚書事。八月壬午，又把丞相改稱爲司徒。太尉、南昌公郗鑒去世。九月，石季龍部將夔安、李農攻陷沔南，張貉度攻陷邾城，接着劫掠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義陽太守鄭進都戰死。夔安等進兵包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迎戰，打敗了敵方，斬首五千餘級。夔安這纔撤兵，隨即搶掠漢東，將七千餘家遷往幽冀。

冬十二月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

冬十二月丙戌，任驃騎將軍、琅邪王司馬岳爲司徒。李壽部將李奕劫掠巴東，當地守將勞揚戰敗，身死沙場。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

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季龍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沖爲驃騎將軍。李壽陷丹川，守將孟彦、劉齊、李秋皆死之。

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于東堂。

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癸卯，復琅邪，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

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實編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

秋八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沖薨。九月，罷太僕官。

冬十二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薨。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

夏六月庚寅，帝不悆，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托于王公之上，于兹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除逋禊，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内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并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

庾亮去世。辛亥，任左光禄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慕容皝同石季龍部將石成在遼西交戰，打敗石成，到京城獻戰利品。庚辰，太微垣出現彗星。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司馬沖爲驃騎將軍。李壽攻陷丹川，守將孟彦、劉齊、李秋都戰死。

秋七月乙卯，開始依照朝廷中興時的做法，於初一、十五在東堂聽政。

冬十月，林邑獻上經過馴養的象。十一月癸卯，恢復琅邪建置，同漢朝時的豐沛相當。

七年春二月甲子初一，出現日食。己卯，慕容皝遣使者求借燕王章璽，得到應允。三月戊戌，杜皇后去世。

夏四月丁卯，在興平陵安葬恭皇后。核實編户，對外來的王公以下直至平民，都登記造册入户籍。

秋八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司馬沖去世。九月，廢除太僕官。

冬十二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去世。廢除樂府雜伎。廢除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初一，出現日食。乙丑，大赦。三月，首次以武悼楊皇后配享武帝廟。

夏六月庚寅，成帝身感不適，頒詔稱："我在少年時，得以繼承宏業，托身於王公之上，至今已有十八年。未能闡發貫通政道，剪除流寇，我朝夕戰戰兢兢，無暇安寧。如今身染重病，恐難康復，因此驚愕悲悼於心。千年短暫，不堪艱難重任。司徒、琅邪王司馬岳，論親緣是我的同母之弟，論禀性則仁愛寬厚可爲人師表，他有做君主的風範，實在符合時人的期望。故而王公卿士，請輔助他！以便敬奉祖宗，協和皇室内外，公允執道。嗚呼，恭敬地對待此事吧！不要墜失了祖宗的大業。"壬辰，召見武陵王司馬晞、會稽王司馬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共同接受遺詔。癸巳，成帝於西堂去世，時年二十二歲，葬於興平陵，廟號顯宗。

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踪于往烈矣。

成帝少年時就聰明，有成人的氣量。南頓王司馬宗被殺，成帝并不知曉，到平定蘇峻後，成帝問庾亮道："平日那位白頭公如今在何方?"庾亮回答説因謀反而被殺了。成帝哭着對庾亮説："你稱別人作賊，便殺了他，如果別人稱你作賊，又該怎麽辦呢?"庾亮心中恐懼，面色驟變。庾懌曾送酒給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把酒給狗喝，狗喝罷倒地而死，允之十分害怕而報告成帝。成帝生氣地説："大舅已攪亂天下，小舅還想這樣做嗎?"庾懌聽説後，喝毒藥自盡。不過成帝年少時被舅氏所箝制，不親自處理政務。年長後，十分留心政事，力求簡約，常想在後園修建練習射箭的場所，計劃要用四十金，因花費過多而中止。成帝雄武的風度，雖然稍遜於前代君王；而恭儉的德行，足以與往日英才相比。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

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悆，詔以琅邪王爲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于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升素輿，至于陵所。己未，以中書令何充爲驃騎將軍。

八月辛丑，彭城王紘薨。以江州刺史王允之爲衛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

冬十月甲午，衛將軍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爲車騎將軍。

康皇帝，名岳，字世同，是成帝的同母之弟。咸和元年封爲吴王，二年遷封琅邪王；九年爲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升任侍中、司徒。

八年六月庚寅，成帝貴體不適，頒詔以琅邪王爲繼承人。癸巳，成帝去世。甲午，康帝即位，大赦。在各地屯兵駐守的文武將領和地方郡守官長，不可擅離職守前來奔喪。己亥，封成帝之子司馬丕爲琅邪王，司馬奕爲東海王。當時康帝正處居喪期間不能多言，委托庾冰、何充處理政務。秋七月丙辰，把成皇帝安葬在興平陵。康帝親自在西階祭奠，靈車啓行後，康帝徒步至閶闔門，登上素色輿車，直至陵園。己未，以中書令何充爲驃騎將軍。

八月辛丑，彭城王司馬紘去世。任江州刺史王允之爲衛將軍。九月，詔令琅邪國及府吏增進官位各有等級不同。

冬十月甲午，衛將軍王允之去世。十二月，文官武將增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年號，賑濟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爲車騎將軍。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李壽，敗其將李恒于江陽。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石季龍帥衆伐慕容皝，皝大敗之。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討伐李壽，在江陽打敗了李壽部將李恒。五月，天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爲禮徵召處士尋陽人翟湯、會稽人虞喜。有關部門奏報：成帝去世已有一周，請改去素服，皇宫進膳如同往常。壬寅，詔稱：“禮儀的遞減，因時而異，實無常規。至於君主遵守的準則，是正名定分的禮教核心，無人可以改變。權宜之制，大概出自近代，雖説適合，其實是輕視敗壞禮教的開端。先王尊崇的事，後世尚有懈怠，何況因循舊制，又從輕遞減，這是在義理上所不允許的。”石季龍帶領士衆進攻慕容皝，慕容皝打敗了他們。

秋七月，石季龍將戴開帥衆來降。丁巳，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萬餘人，將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宜見慰勞。其遣使詣安西、驃騎，諮謀諸軍事。”以輔國將軍、琅邪内史桓温爲前鋒小督、假節，帥衆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庚申，晋陵、吴郡災。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僞位。石季龍使其將劉寧攻陷狄道。

秋七月，石季龍部將戴開帶領士衆前來投降。丁巳，頒詔：“慕容皝摧毁羯寇，稱死者有八萬餘人，這大概是上天滅亡其族的始兆。中原之事，應多加籌劃。再者戴開已帶領部下歸順，應受到慰勞。請派人到安西將軍、驃騎將軍處，商議諸軍事。”任輔國將軍、琅邪内史桓温爲前鋒小督、假節，率領士衆進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任征討大都督，移守襄陽。庚申，晋陵、吴郡災荒。八月，李壽死，其子李勢繼承僞位。石季龍派部將劉寧攻陷狄道。

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以驃騎將軍何充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内史桓温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龍侵張駿，駿使其將軍謝艾拒之，大戰于河西，季龍敗績。十二月，高句驪遣使朝獻。

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任驃騎將軍何充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輔佐執政。任琅邪内史桓温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任衛將軍、兼中書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龍侵犯張駿，張駿派其將軍謝艾抵抗，在河西激戰，季龍大敗。十二月，高句驪派使者朝貢。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于昌黎，歸衆大敗，奔于漠北。四月，張駿將張瓘敗石季龍將王擢于三交城。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驎、謝艾到闐和討伐南羌，大勝。二月，慕容皝同鮮卑首領宇文歸在昌黎交戰，宇文歸部大敗，逃往大漠以北。四月，張駿部將張瓘於三交城打敗石季龍部將王擢。

秋八月丙子，進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卒。閏月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爲特進、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李勢、勢將申陽，走之，獲其將樂高。丙申，立皇子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

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疏，乃言國有强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宫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宫北面，聞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于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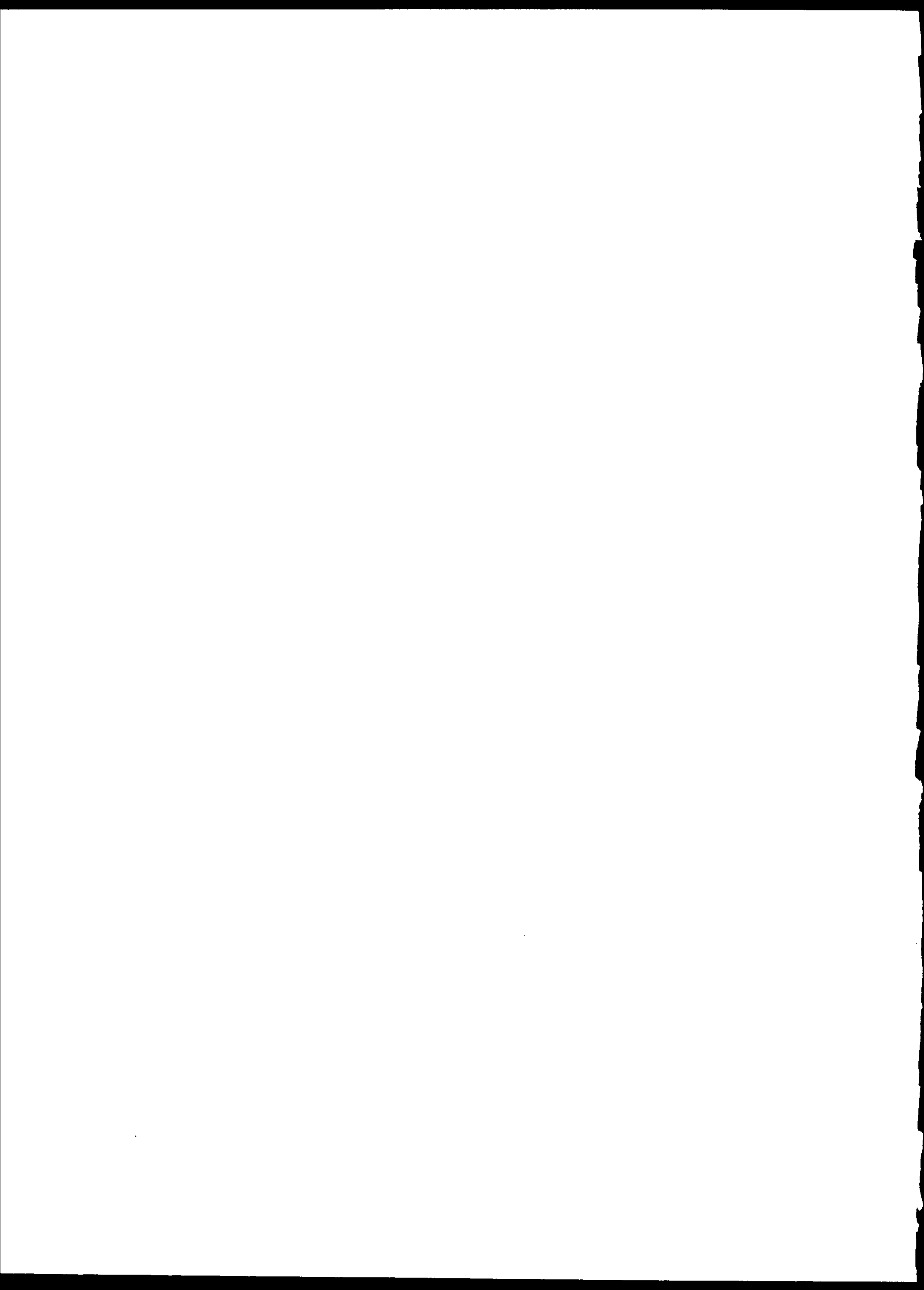
贊曰：惟皇夙表，余舅爲毗。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帷。石頭之駕，海内含悲。康后天資，居哀禮縟。墜典方興，降齡奚促。

秋八月丙子，進升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去世。閏八月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爲特進、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鎮守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攻打李勢和李勢將申陽，李勢軍敗逃，擒獲其將樂高。丙申，立皇子司馬聃爲皇太子。戊戌，康帝於式乾殿去世，當年二十三歲，葬在崇平陵。

當初，成帝身患疾病，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的身份執掌大權，權勢與君主不相上下，擔心更换朝代之後，親戚關係將會疏遠，便稱國家面臨强敵，應立年齡稍大的君主，於是立康帝爲繼承人。想改年號，以圖中興，因而改年號爲建元。有人對庾冰説："郭璞以讖書預言説'立始之際丘山傾'，立是'建'；始是'元'；丘山是名。"庾冰很驚訝，接着感嘆道："如果有吉凶，豈是改年號所能挽救的?"至此果然應驗。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在朝夕。如若斷獄審慎而無人怨恨，衆心尚存敬仰，又可以由此窺見逆順的重要。成帝憑着已削弱的力量，守江淮之地，政令出自舅氏，不能以威力懾服海内。歹徒縱恣，社稷瀕危，京城没有敖庾那樣的財富，宫室遭到咸陽似的大火。桀犬吠堯，惡人如封狐作亂，與后羿時相比，那時豈有如此之甚。皇輿歸返，没有晉文似的軍隊，使王朝根深蒂固，還須仰賴陶公之力。古代王侯，不臨臣家，天子出游四方，則避開正殿北面而坐，聽從前人遺留的方略，用作長久的典範。顯宗於王導門下，整衣前拜，豈不如魯公受玉般謙卑！皇帝如能躬行儉約，纔能整治時弊。

贊曰：皇帝經常表示，舅氏爲我之佐。勤於招致寇虜，拙於出師反擊。烈火殃及皇宫，兵戈危及帝位。石頭成帝去世，海内同含悲心。康帝以天之助，居哀猶以繁禮。遺業方將再興，辭世何其倉促。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穆帝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爲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

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于崇平陵。

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甲申，進鎮軍將軍、武陵王晞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領軍將軍顧衆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録尚書六條事。

五月戊寅，大雩。尚書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諸葛恢卒。

六月癸亥，地震。

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將干瓚、戴羲等殺冠軍將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之。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於石季龍。庚辰，以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石季龍將路永屯于壽春。

九月丙申，皇太后詔曰："今百

穆皇帝名聃，字彭子，是康帝的兒子。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爲皇太子。戊戌日，康帝去世。己亥日，太子即皇帝位，當時年僅二歲。大赦天下，尊皇后爲皇太后。壬寅日，皇太后上朝攝政。

冬十月乙丑，把康皇帝安葬在崇平陵。

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去世。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初一，皇太后在太極殿設置白紗帷幕，抱着穆帝坐到殿前。改年號。甲申日，進升鎮軍將軍、武陵王司馬晞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領軍將軍顧衆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壬戌，詔令會稽王司馬昱録尚書六條事。

五月戊寅，舉行大雩之祭。尚書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諸葛恢死。

六月癸亥，地震。

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死。庾翼的部將干瓚、戴羲等人殺了冠軍將軍曹據，率軍反叛，安西司馬朱燾討伐并平定了他們。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反叛并投奔了石季龍。庚辰日，任命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温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兼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石季龍的將領路永屯駐在壽春。

九月丙申，皇太后下詔說："如今百姓勞苦

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恤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并宜停之。”

困疲，請一起仔細考慮賑濟撫恤的適宜辦法。至於賦税勞役凡不是軍隊國政所急需的，都應該停止。”

冬十二月，李勢將爨頠來奔。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冬十二月，李勢的將領爨頠來投奔。涼州牧張駿攻打焉耆，降服了他們。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己卯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都鄉侯何充死。

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謨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及謨并輔政。

二月癸丑，任命左光録大夫蔡謨兼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會稽王 司馬昱和蔡謨一起輔佐國政。

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三月丙子，任命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己酉初一，出現日食。

五月丙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

五月丙戌，涼州牧張駿死，他兒子張重華繼承職位。

六月，石季龍將王擢襲武街，執張重華護軍胡宣。又使麻秋、孫伏都伐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將謝艾擊秋，敗之。

六月，石季龍的將領王擢襲擊武街，俘獲張重華的護軍胡宣。石季龍又派麻秋、孫伏都攻伐金城，太守張冲投降。張重華的將領謝艾攻打麻秋，打敗了麻秋。

秋七月，以兖州刺史褚裒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七月，任命兖州刺史褚裒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地震。

冬十月，地震。

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温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

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温率領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 司馬無忌，建武將軍袁喬攻打蜀國，上了奏章馬上就出發。

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於西北，其長竟天。

十二月，枉矢星從東南流向西北，行經整個天空。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勢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攻打成都，攻克。丁亥日，李勢投降，益州平定。林邑 范文攻陷日南，殺死太守夏侯覽，用尸體祭天。

夏四月，地震。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温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丁巳，鄧定、隗文復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夏四月，地震。蜀國人鄧定、隗文率領軍隊反叛，桓温又擊破他們，并派益州刺史周撫鎮守彭模。丁巳，鄧定、隗文再次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放棄涪城，退保德陽。

五月戊申，進慕容皝爲安北將

五月戊申，進升慕容皝爲安北將軍。石季龍

軍。石季龍又使其將石寧、麻秋等伐涼州，次於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

六月辛酉，大赦。

秋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賁爲帝。

八月戊午，張重華將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之。

九月，地震。

冬十月乙丑，假涼州刺史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爲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并假節。

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

五月，大水。

秋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溫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爲安西將軍。

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僞位。

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龍使其將苻健寇竟陵。

十二月，豫章人黄韜自號孝神皇帝，聚衆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于鄴。

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獲石季龍將支重。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爲建城公。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討范文，爲文所

又派他的將領石寧、麻秋等人攻打涼州，駐在曲柳。張重華派將軍牛旋抵禦他們，退守枹罕。

六月辛酉，大赦天下。

秋七月，范文再次攻陷日南，殺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賁爲皇帝。

八月戊午，張重華的將領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他們。

九月，地震。

冬十月乙丑，暫任涼州刺史張重華爲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爲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全都授假節。

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打涪城，攻下。隨之奪取巴西，與漢中相通。

四年夏四月，范文侵犯九德，殺害了很多人。

五月，發大水。

秋八月，進升安西將軍桓溫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爲安西將軍。

九月丙申，慕容皝死，他兒子慕容儁繼承僞位。

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龍派他的將領苻健侵犯竟陵。

十二月，豫章人黄韜自稱孝神皇帝，聚集數千人，侵犯臨川，太守庾條攻打并平定了他們。

五年春正月辛巳初一，大赦。庚寅日，地震。石季龍在鄴城僭即皇帝位。

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派部將王龕北伐，俘獲石季龍的將領支重。

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攻打范賁，俘獲了他，益州平定。封周撫爲建城公。暫任慕容儁爲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溫派督護滕畯討伐范文，被范文打敗。石季龍死，他兒子石世繼承僞位。

敗。石季龍死，子世嗣僞位。

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

五月，石遵廢黜石世，自立爲帝。

六月，桓温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

六月，桓温屯駐安陸，派各將領討伐河北。石遵的揚州刺史王浹率領壽陽人馬投降。

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爲農所執，李邁死之。

秋七月，褚裒進駐彭城，派部將王龕、李邁去代陂和石遵的將領李農交戰，官軍被打得大敗，王龕被李農俘獲，李邁戰死。

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勳攻石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皆破之。

八月，褚裒退駐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燒壽春城後逃跑。梁州刺史司馬勳在長城戍攻打石遵，仇池公楊初襲擊西城，都打敗了敵人。

冬十月，石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進次懸鉤，石季龍故將麻秋距之，勳退還梁州。

冬十月，石遵的將領石遇攻打宛城，攻克，俘獲了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進駐懸鉤，石季龍的老將領麻秋抵抗他，司馬勳退回梁州。

十一月丙辰，石鑒弑石遵而自立。

十一月丙辰，石鑒殺石遵，自立爲帝。

十二月己酉，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卒。以建武將軍、吴國内史荀羡爲使持節、監徐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去世。任命建武將軍、吴國内史荀羡爲使持節、監徐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褚裒喪故，懸而不樂。

六年春正月，穆帝上朝，因爲褚裒喪葬的緣故，樂器懸挂起來不奏樂。

閏月，冉閔弑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爲氐王，封廣川郡公。假洪子健節，監河北諸軍事、右將軍，封襄國縣公。

閏月，冉閔殺石鑒，僭稱天王，國號爲魏。石鑒的弟弟石祗在襄國僭稱帝號。丁丑日，彗星出現在亢宿。己丑日，加任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派使者來表示投降，任苻洪爲氐王，封廣川郡公。暫授苻洪的兒子苻健符節，監河北諸軍事、右將軍，封襄國縣公。

三月，石季龍故將麻秋鴆殺苻洪于枋頭。

三月，石季龍的老將麻秋在枋頭毒殺苻洪。

夏五月，大水。廬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克之。

夏五月，發大水。廬江太守袁真攻打合肥，攻克。

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閔將王泰于邯鄲，琨師敗績。

六月，石祗派他的弟弟石琨在邯鄲攻打冉閔的將領王泰，石琨的軍隊被打得大敗。

秋八月，輔國將軍、譙王無忌薨。苻健帥衆入關。

冬十一月，冉閔圍襄國。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

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朔，日有蝕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

二月戊寅，以段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祗大敗冉閔于襄國。

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加尚書令顧和開府儀同三司。劉顯弒石祗。

五月，祗兖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

秋七月，尚書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顧和卒。甲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

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拜鎮西將軍。

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甲辰，帝素服臨于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

冬十月，雷雨，震電。

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脱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脱爲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

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桓温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季龍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于襄國，冉閔擊破，殺之。苻健僭帝號于長安。

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戊

秋八月，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去世。苻健率領軍隊入關。

冬十一月，冉閔圍攻襄國。

十二月，把司徒蔡謨貶免爲庶人。

這一年，有大瘟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初一，日食。辛丑日，鮮卑段龕以青州來投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爲秦。

二月戊寅，任命段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祗在襄國把冉閔打得大敗。

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動三萬步兵騎兵，從漢中進入秦川，在五丈原和苻健交戰，官軍大敗。加任尚書令顧和爲開府儀同三司。劉顯殺石祗。

五月，石祗的兖州刺史劉啓從鄄城來投奔。

秋七月，尚書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顧和去世。甲辰日，洪水冲入石頭城，溺死數百人。

八月，冉閔的豫州牧張遇率領許昌人馬來投降，授張遇爲鎮西將軍。

九月，峻陽、太陽兩陵崩塌。甲辰日開始，皇帝穿着素服上太極殿三天，派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

冬十月，有雷雨，電閃雷鳴。

十一月，石祗的將領姚弋仲、冉閔的將領魏脱各自派人來表示投降，任命姚弋仲爲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姚弋仲的兒子姚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魏脱爲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

十二月辛未日，征西大將軍桓温率領軍隊北伐，到武昌後停下。當時石季龍的老將周成屯駐在廩丘，高昌屯駐在野王，樂立屯駐在許昌，李歷屯駐在衛國，全都先後前來投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食。劉顯在襄國僭稱帝號，冉閔打敗劉顯，殺了他。苻健在長安僭稱帝號。

二月，峻平、崇陽兩陵崩塌。戊辰日開始，

辰，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鎮西將軍張遇反于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

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羡鎮淮陰。苻健別帥侵順陽，太守薛珍擊破之。

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儁僭帝號于中山，稱燕。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于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苻健使其弟雄襲遇，虜之。

秋七月，大雩。石季龍故將王擢遣使請降，拜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以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晞爲太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爲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温爲太尉。

八月，平西將軍周撫討蕭敬文于涪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

九月，冉智爲其將馬願所執，降于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

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爲苻健所逼，奔于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張重華使王擢與苻健將苻雄戰，擢師敗績。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

三月，旱。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于日南，破其五十餘壘。

夏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

五月，大疫。張重華復使王擢襲秦州，取之。仇池公楊初爲苻雄所敗。

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

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修復五陵。

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

穆帝上朝三天，派殿中都尉王惠到洛陽守衛五陵。鎮西將軍張遇在許昌反叛，派他的同黨上官恩占據洛陽。樂弘在倉垣攻打督護戴施。

三月，派北中郎將荀羡鎮守淮陰。苻健的別帥入侵順陽，太守薛珍打敗了他們。

夏四月，冉閔被慕容儁滅亡。慕容儁在中山僭稱帝號，國號燕。安西將軍謝尚率領姚襄在許昌的誠橋和張遇交戰，官軍大敗。苻健派他的弟弟苻雄襲擊張遇，俘虜了他。

秋七月，祭天求雨。石季龍的老將領王擢派使者來請求投降，任王擢爲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日，任命鎮軍大將軍、武陵王司馬晞爲太宰，任命撫軍大將軍、會稽王司馬昱爲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温爲太尉。

八月，平西將軍周撫在涪城討伐蕭敬文，殺了他。冉閔的兒子冉智率領鄴城人馬投降，督護戴施得到了他的傳國寶璽，呈送皇上，璽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官都來慶賀。

九月，冉智被他的將領馬願逮捕，向慕容恪投降。中軍將軍殷浩率領軍隊北伐，駐在泗口，派河南太守戴施占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守倉垣。

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被苻健逼迫，逃到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初一，大赦。張重華派王擢和苻健的將領苻雄交戰，王擢的軍隊大敗。丙寅日，皇太后和皇帝共同拜祭建平陵。

三月，天旱。交州刺史阮敷在日南討伐林邑范佛，攻破敵人五十多個營壘。

夏四月，任命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

五月，瘟疫大流行。張重華再次派王擢襲擊秦州，攻克。仇池公楊初被苻雄打敗。

秋七月丁酉，地震，發出雷鳴般的聲音。

八月，派兼太尉、河間王司馬欽修復五陵。

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駐山桑，派平北將

桑，使平北將軍姚襄爲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卒，子耀靈嗣。是月，張祚弒耀靈而自稱涼州牧。

軍姚襄爲前鋒。姚襄反叛，反過來攻打殷浩，殷浩丢棄輜重，退保譙城。丁未日，涼州牧張重華死，他兒子張耀靈繼任。當月，張祚殺張耀靈，自稱涼州牧。

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討姚襄，復爲襄所敗，襄遂進據芍陂。

十一月，殷浩派部將劉啓、王彬之討伐姚襄，又被姚襄打敗，姚襄進據芍陂。

十二月，加尚書僕射謝尚爲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二月，加授尚書僕射謝尚爲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兼領豫州刺史，鎮守歷陽。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涼州牧張祚僭帝位。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丁卯，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春正月己酉初一，皇帝上朝，由於五陵還没有修復，樂器懸而不奏。涼州牧張祚僭稱帝位。冉閔的降將周成舉兵反叛，從宛陵襲擊洛陽。辛酉日，河南太守戴施逃奔鮪渚。丁卯日，地震，發出雷鳴般的聲音。

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温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内史王述爲揚州刺史。

二月己丑日，太尉、征西將軍桓温率領軍隊攻打關中。把揚州刺史殷浩廢黜爲庶人，任命前會稽内史王述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己亥，温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大敗之。

夏四月己亥，桓温在藍田和苻健的兒子苻萇交戰，大敗苻萇。

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内史劉仕而叛，京師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

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人拘捕了陳留内史劉仕而反叛，京師震駭，任命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駐在中堂，豫州刺史謝尚從歷陽回來保衛京師。

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温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

六月，苻健的將領苻雄率領軍隊在白鹿原和桓温交戰，桓温大敗。

秋九月辛酉，桓温糧盡，引還。

秋九月辛酉，桓温糧草用完了，領兵返回。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統薨。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爲其部將梁式所害，初子國嗣位，因拜鎮北將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襲慕容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司馬統去世。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被他的部將梁式殺害，楊初的兒子楊國繼承爵位，於是授楊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在郎山襲擊慕容儁的將領榮國，打敗了榮國。

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姚襄帥衆寇外黄，冠軍將軍高季大破之。

夏四月壬申，降霜。乙酉日，地震。姚襄率領軍隊侵犯外黄，冠軍將軍高季大敗他們。

五月丁未，地又震。

五月丁未日，又地震。

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僞位。

六月，苻健死，他兒子苻生繼僞位。

秋七月，宋混、張瓘弒張祚，而立耀靈弟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遣

秋七月，宋混、張瓘殺張祚，立張耀靈的弟弟張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派使者來投降。任

使來降。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進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鎮馬頭。

十二月，慕容恪帥衆寇廣固。壬戌，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背苻生遣使來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臨朝，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鎮北將軍段龕及慕容恪戰于廣固，大敗之，恪退據安平。

二月辛丑，帝講《孝經》。

三月，姚襄入于許昌，以太尉桓温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

秋八月己亥，桓温及姚襄戰于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督護陳午，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鎮洛陽。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慕容恪攻段龕於廣固，使北中郎將荀羨帥師次于琅邪以救之。

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真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

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陵，告于太廟，帝及群臣皆服緦，于太極殿臨三日。

是歲，仇池公楊國爲其從父俊所殺，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是月，鎮北將軍、齊公段龕爲慕容恪所陷，遇害。扶南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

命吏部尚書周閔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爲尚書右僕射。

冬十月，進升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鎮守馬頭。

十二月，慕容恪率領軍隊入侵廣固。壬戌日，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背叛苻生派人來投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皇帝上朝，因爲皇太后母死，懸挂樂器而不奏樂。鎮北將軍段龕在廣固和慕容恪交戰，大敗慕容恪，慕容恪退守安平。

二月辛丑日，皇帝講習《孝經》。

三月，姚襄進入許昌，朝廷任命太尉桓温爲征討大都督討伐姚襄。

秋八月己亥，桓温在伊水和姚襄戰鬥，大敗姚襄。姚襄逃到平陽，把殘餘的三千多家遷徙到江漢之間，抓獲周成而回。派揚武將軍毛穆之，督護陳午，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鎮守洛陽。

冬十月癸巳初一，日食。慕容恪在廣固攻打段龕，朝廷派北中郎將荀羨率領軍隊駐在琅邪救援段龕。

十一月，派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真等人持節到洛陽，修復五陵。

十二月庚戌，因爲要修復五陵，到太廟祭告祖先，皇帝和大臣們都穿緦麻喪服，在太極殿臨朝三天。

這一年，仇池公楊國被叔父楊俊殺死，楊俊自立爲仇池公。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初一，皇帝加元服，在太廟祭告祖先，開始親自處理國家大事。大赦，改年號，文武官員爵位晋升一等。皇太后居住在崇德宫。丁丑日，有一塊隕石落到槐里。當月，鎮北將軍、齊公段龕被慕容恪攻陷打敗，遇害。扶南竺旃檀進獻馴象，皇帝下詔説："從前先帝因爲異國的怪獸有的成爲人患，禁止過。現在趁着還没有來到，可以讓它們回到原來的地方去。"

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于中堂。

三月，皇帝講習《孝經》。壬申日，親自在中堂祭奠孔子。

夏五月庚午，鎮西將軍謝尚卒。苻生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於三原，斬之。

夏五月庚午，鎮西將軍謝尚死。苻生的將領苻眉、苻堅攻打姚襄，在三原交戰，殺了姚襄。

六月，苻堅殺苻生而自立。以軍司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六月，苻堅殺了苻生，自立爲王。朝廷任命軍司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

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降，遂以爲并州刺史。

秋七月，苻堅的將領張平率領并州投降，便任命張平爲并州刺史。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悌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

八月丁未日，立皇后何氏，大赦，賞賜孝悌鰥寡的人大米，每人五斛，欠租和舊債免除，大宴三天。

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

冬十月，皇后進獻於太廟。

十一月，雷。

十一月，有雷聲。

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任命太常王彪之爲尚書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司馬昱賠罪還政，皇帝不允許。

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羡北伐。三月，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三月，慕容儁攻陷冀州各郡，皇帝詔令安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羡北伐。三月，佽飛督王饒進獻鴆鳥，皇帝很生氣，罰打二百鞭，派殿中御史在四通八達的路口焚燒鴆鳥。

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

夏五月，發大水。有彗星進入天船星區。

六月，并州刺史張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追敗之。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鴦以衆叛歸慕容儁，儁盡陷河北之地。

六月，并州刺史張平被苻堅攻逼，率領三千人逃往平陽，苻堅追上并打敗了他。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鴦率領軍隊反叛，歸附了慕容儁，慕容儁全部攻占了河北的地方。

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壬申，以吴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鎮下邳。

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死。壬申日，任命吴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任命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鎮守下邳。

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勱薨。

冬十月乙丑日，陳留王曹勱去世。

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

十一月庚子，打雷。辛酉日，地震。

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羡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

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羡在山茌和慕容儁交戰，荀羡大敗。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運。

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爲慕容儁所逼，自白馬奔于滎陽。

冬十月，慕容儁寇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

十一月戊子，進揚州刺史王述爲衛將軍。

十二月，又以中軍將軍、琅邪王丕爲驃騎將軍，東海王奕爲車騎將軍。封武陵王晞子璲爲梁王。交州刺史温放之帥兵討林邑參黎、耽潦，并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丙戌，慕容儁死，子暐嗣僞位。

二月，鳳皇將九雛見于豐城。

秋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徹膳。

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既。

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

十一月，封太尉桓温爲南郡公，温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郡公。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郗曇卒。

二月，以鎮軍將軍范汪爲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侯滕含卒。

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温鎮宛，使其弟豁將兵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

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三年春三月甲辰，下詔書，因爲連年打仗，糧草運輸跟不上，自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借調一個人幫助運輸一年。

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被慕容儁攻逼，從白馬逃往滎陽。

冬十月，慕容儁侵犯東阿，朝廷派西中郎將謝萬駐在下蔡，北中郎將郗曇駐在高平，攻打慕容儁，官軍大敗。

十一月戊子日，進升揚州刺史王述爲衛將軍。

十二月，又任命中軍將軍、琅邪王司馬丕爲驃騎將軍，東海王司馬奕爲車騎將軍。封武陵王司馬晞的兒子司馬璲爲梁王。交州刺史温放之率領軍隊討伐林邑參黎、耽潦，全都降服了他們。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死，兒子楊世繼承爵位。丙戌日，慕容儁死，兒子慕容暐繼僞位。

二月，鳳凰帶着九隻小鳳凰出現在豐城。

秋七月，因爲頻繁打仗和徭役，省減宫廷膳食。

八月辛丑初一，日食，是全食。

冬十月，天狗星落於西南。

十一月，封太尉桓温爲南郡公，弟弟桓沖爲豐城縣公，兒子桓濟爲臨賀郡公。鳳凰又出現在豐城，有衆多的鳥跟隨。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賞賜鰥寡孤獨没有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米。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郗曇死。

二月，任命鎮軍將軍范汪爲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侯滕含死。

夏四月，發大水。太尉桓温鎮守宛城，派他弟弟桓豁率兵攻取許昌。鳳凰出現在沔北。

五月丁巳，穆帝在顯陽殿去世，當時十九歲。安葬在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爲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除驃騎將軍。

哀皇帝名丕，字千齡，是成帝的長子。咸康八年封爲琅邪王。永和元年授散騎常侍，十二年加授中軍將軍，升平三年升驃騎將軍。

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詔曰："朕獲承明命，入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嘗無主，太妃喪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内抽割。宗國之尊，情禮兼隆，胤嗣之重，義無與二。東海王奕，戚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奕爲琅邪王。"

升平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去世。皇太后下令說："穆帝突然患病不治，繼承人還没有立。琅邪王司馬丕，是中興王室的正統，德性完美的宗親。從前在咸康時應當作太子。因爲年歲幼小，不足以承當國難，所以顯宗成帝讓位給康帝。現在親情名望地位，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讓琅邪王繼承皇統。"於是百官準備好車，到琅邪王的府第去迎接。庚申日，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日，下詔說："朕得以承受聖明之命，入朝接受皇位。想到先王宗廟，祭祀没有主人，太妃哭喪的宫庭，空曠没有可以安身之處，心中十分悲痛，五臟就像抽割一樣痛楚。宗國所尊崇的，情和禮受到同樣重視，子孫繼嗣的重要，情與義没有不同。東海王司馬奕，是親近的親屬，應當敬承本族統緒，應以司馬奕爲琅邪王。"

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

秋七月戊午，把穆皇帝安葬在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

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

八月己卯日晚上，天空有裂縫，寬數丈，有雷一般的響聲。

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宫。呂護叛奔于慕容暐。

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宫。呂護反叛，投奔了慕容暐。

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有罪，廢爲庶人。

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犯了罪，被廢黜爲庶人。

十一月丙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

十一月丙辰，下詔說："顯宗成皇帝臨終時留下遺命，因爲時事多難，弘揚高世的風教，樹立德義博得威重，用以振興社稷。但是國難不斷，康帝穆帝過早地離開人世，繼續的國運不盛。朕以寡薄的德行，又繼承先王的事業，心中有長久的思慕，悲痛摧折人心。昭穆的大義，原本應遵從上天。繼承國家大業，是古今的常道。理應上繼顯宗，用以綿延本族統緒。"

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

十二月，加授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都督隴右

都督隴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税，畝收二升。是月，慕容暐將呂護、傅末波攻陷小壘，以逼洛陽。

二月辛未，以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下邳；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并假節。丙子，尊所生周氏爲皇太妃。

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凉州地震，浩亹山崩。呂護復寇洛陽。乙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

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以舟師救洛陽。

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平津。進琅邪王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慕容暐將劉則戰于檀丘，破之。

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斛。章武王珍薨。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板築、渭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袁真自汝南退鎮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内外衆務。

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年號。甲寅日，削減田税，每畝收税二升。當月，慕容暐的將領呂護、傅末波攻陷小壘，進逼洛陽。

二月辛未，任命輔國將軍、吴國内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守下邳；任命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守汝南，都暫授符節。丙子日，推尊生母周氏爲皇太妃。

三月甲寅初一，日食。

夏四月，天旱。詔令釋放罪輕的囚犯，賑救困乏之人。丁丑日，凉州地震，浩亹有山崩塌。呂護又侵犯洛陽。乙酉日，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逃到宛城。

五月丁巳日，派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率領水軍救援洛陽。

秋七月，呂護等人退守小平津。進升琅邪王司馬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駐新城，庾希的部將何謙在檀丘和慕容暐的將領劉則交戰，擊敗了劉則。

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駐汝南，運送五萬斛米以贈送給洛陽。

冬十月，賞賜大米給困乏的人，每人五斛。章武王司馬珍去世。

十二月戊午初一，日食。皇帝下詔説："軍旅出征駐守，未能減輕賦税徭役。天象失度，大旱成災。難道是政事還不和洽，還是有如傅説、以及像渭水之濱的隱士嗎！可訪求推舉隱士，免除嚴峻繁瑣的賦税，周詳地商議法令，全部遵循減損之要。"庾希從下邳退守山陽，袁真從汝南退守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日，大赦，改年號。

三月壬寅，皇太妃在琅邪府第死。癸卯日，皇帝奔喪，詔令司徒、會稽王司馬昱總管内外各種事務。

夏四月，慕容暐寇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假黄鉞。復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慕容暐陷密城，滎陽太守劉遠奔于江陵。

秋七月，張天錫弒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

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

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温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

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爲王。

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冲討斬之。

是歲，慕容暐將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暐將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又進圍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劉岵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藉田。

三月庚戌朔，大閲户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辛未，帝不悆。帝雅好黄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

夏四月甲申，慕容暐遣其將李洪

夏四月，慕容暐侵犯滎陽，太守劉遠逃奔魯陽。甲戌日，揚州地震，湖水河水泛濫。

五月，加授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假黄鉞。又任命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日，慕容暐攻陷密城，滎陽太守劉遠逃往江陵。

秋七月，張天錫殺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日，葬章皇太妃。

八月，有彗星進入角亢二宿星區，進入天市。

九月壬戌日，大司馬桓温率兵北伐。癸亥日，因爲皇子出生，大赦。

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的世子曹恢爲王。

十一月，姚襄原將領張駿殺死江州督護趙毗，焚燒武昌城，搶劫了府庫裏的物資反叛，江州刺史桓冲討伐并殺了張駿。

這一年，慕容暐的將領慕容塵在長平攻打陳留太守袁披，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擊許昌，攻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暐的將領慕容評襲擊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慕容評入侵汝南，太守朱斌逃到壽陽。慕容評又進兵圍攻陳郡，太守朱輔環城固守。桓温派江夏相劉岵擊退慕容評。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除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日，皇帝親耕以勸農。

三月庚戌初一，大規模地核查户口人數，嚴厲法令，稱爲庚戌制。辛未日，皇帝病重。皇帝平素喜歡黄老之術，不吃五穀，祇吃長生藥，服食過多，於是中了毒，不能治理國政，崇德太后再次上朝攝政。

夏四月甲申，慕容暐派他的將領李洪入侵許

侵許昌，王師敗績于懸瓠，朱斌奔于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温遣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鑿楊儀道以通運，温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塵復屯許昌。

昌，在懸瓠大敗官軍，朱斌逃往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温派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鑿通楊儀道用以通運輸，桓温率領水軍駐在合肥，慕容塵再次屯駐許昌。

五月，遷陳人于陸以避之。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温爲揚州牧、録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温入相，温不從。

五月，把陳郡人遷徙到陸以躲避慕容氏。戊辰日，任命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衛將軍，任命桓温爲揚州牧、録尚書事。壬申日，朝廷派人宣諭桓温入朝作宰相，桓温不同意。

秋七月丁卯，復徵温入朝。

秋七月丁卯，再次徵召桓温入朝。

八月，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堅別帥侵河南，慕容暐寇洛陽。

八月，桓温到了赭圻，就築城居住在那裏。苻堅的别帥入侵河南，慕容暐侵犯洛陽。

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下長史沈勁守衛洛陽，自己率軍逃往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去世。

二月乙未，以右將軍桓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桓冲監江州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并假節。

二月乙未，任命右將軍桓豁監荆州揚州的義城和雍州的京兆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任命桓冲監江州荆州的江夏隨郡和豫州的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都授假節。

丙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丙申日，皇帝在西堂去世，當時二十五歲。葬在安平陵。

海西公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廢帝名司馬奕，字延齡，是哀帝的同母兄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授散騎常侍，不久加授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授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年，轉任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興寧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興寧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去世，没有後嗣。丁酉日，皇太后下詔説："皇帝竟然患病不治，禍難頻繁降臨，遺業泯滅，哀慟如心被刀割。琅邪王司馬奕，德性完美，是德才兼備的親屬，應當繼承皇位，宜敬奉祖宗，繼承皇統。請迅速準備好即位，以使人神安寧。"於是百官到琅邪府去迎奉琅邪王。當天即皇帝位，大赦。

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丙

三月壬申，把哀皇帝安葬在安平陵。癸酉日，散騎常侍、河間王司馬欽去世。丙子日，

子，慕容暐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瑶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死之。

慕容暐的將領慕容恪攻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瑶逃往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戰死。

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

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死。

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轂帥衆二萬侵苻堅杏城。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

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轂率領二萬軍隊入侵苻堅的杏城。己酉日，改封會稽王司馬昱爲琅邪王。壬子日，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司馬昱的兒子司馬昌明爲會稽王。

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毌丘暐棄城而遁。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温遣江夏相朱序救之。

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叛，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司馬勳率領軍隊進入劍閣，攻打涪城，西夷校尉毌丘暐棄城逃跑。乙卯日，司馬勳在成都圍攻益州刺史周楚，桓温派江夏相朱序救援周楚。

十二月戊戌，以會稽内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

十二月戊戌，任命會稽内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凉州刺史張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郡公。丙申，以宣城内史桓祕爲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任命凉州刺史張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郡公。丙申日，任命宣城内史桓祕爲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

三月辛亥，新蔡王邈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護桓羆攻南鄭，魏興人畢欽舉兵以應羆。

三月辛亥，新蔡王司馬邈去世。荆州刺史桓豁派督護桓羆攻打南鄭，魏興人畢欽率領軍隊策應桓羆。

夏四月，旱。

夏四月，乾旱。

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勳于成都，衆潰，執勳，斬之。

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去世。朱序在成都攻打司馬勳，司馬勳的軍隊潰敗，朱序俘獲了司馬勳并殺了他。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

秋七月癸酉，把孝皇后安葬在敬平陵。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

九月甲午，特赦梁、益二州。

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爲丞相。

冬十月辛丑，苻堅的將領王猛、楊安攻打南鄉，荆州刺史桓豁去救援，軍隊駐在新野，王猛、楊安退却。任命會稽王司馬昱爲丞相。

十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憶等據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暐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十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憶等占據了宛城謀反，太守桓澹逃到新野固守。慕容暐的將領慕容厲攻陷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犯了罪，逃到海上。

夏四月，慕容暐將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苻堅將王猛寇涼州，張天錫距之，猛師敗績。

夏四月，慕容暐的將領慕容塵侵犯竟陵，太守羅崇打敗了他們。苻堅的將領王猛侵犯涼州，張天錫抗擊他們，王猛的軍隊被打得大敗。

五月，右將軍桓豁擊趙憶，走之，進獲慕容暐將趙槃，送于京師。

五月，右將軍桓豁攻打趙憶，趙憶逃跑，桓豁進攻，俘獲了慕容暐的將領趙槃，押送到京師。

秋九月，以會稽内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秋九月，任命會稽内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冬十月乙巳，彭城王司馬玄去世。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

三年春三月丁巳初一，日食。癸亥日，大赦。

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

夏四月癸巳，下冰雹，大風吹折樹木。

秋八月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

秋八月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死。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温帥衆伐慕容暐。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温率領軍隊攻打慕容暐。

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温，温擊敗之。

秋七月辛卯，慕容暐的將領慕容垂率領軍隊抵抗桓温，桓温擊敗了他們。

九月戊寅，桓温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于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温至枋頭。丙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温後軍于襄邑。

九月戊寅，桓温的副將鄧遐、朱序在林渚遭遇慕容暐的將領傅末波，又大敗他們。戊子日，桓温到達枋頭。丙申日，因爲糧草運輸接不上，焚燒了船隻後返回。辛丑日，慕容垂在襄邑追上并擊敗了桓温的後軍。

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己巳，温收散卒，屯于山陽。豫州刺史袁真以壽陽叛。

冬十月，有大星向西飛落，有雷鳴般的響聲。己巳日，桓温招集散兵，屯兵在山陽。豫州刺史袁真率壽陽反叛。

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廣陵而居之。

十一月辛丑日，桓温從山陽到涂中和會稽王司馬昱會晤，準備謀劃日後的行動。十二月，在廣陵築城居住。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雙之、愛之害梁國内史朱憲、汝南内史朱斌。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的兒子袁雙之、袁愛之害死梁國内史朱憲、汝南内史朱斌。

二月癸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暐。

二月癸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袁真的兒子袁瑾繼嗣，向慕容暐求救。

夏四月辛未，桓温部將竺瑶破瑾于武丘。

夏四月辛未，桓温的部將竺瑶在武丘擊敗袁瑾。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八月癸丑，桓溫擊袁瑾于壽陽，敗之。

九月，苻堅將王猛伐慕容暐，陷其上黨。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根聚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

冬十月，王猛大破慕容暐將慕容評于潞川。

十一月，猛克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將軍桓伊逆擊，大破之。丁亥，桓溫克壽陽，斬袁瑾。

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

夏四月戊午，大赦，賜窮獨米，人五斛。苻堅將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楊纂降之。

六月，京都及丹楊、晋陵、吴郡、吴興、臨海并大水。

秋八月，以前寧州刺史周仲孫爲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

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内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宫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并

秋七月癸酉初一，日食。

八月癸丑，桓溫在壽陽攻打袁瑾，打敗了他。

九月，苻堅的將領王猛攻打慕容暐，攻陷上黨。廣漢妖賊李弘和益州妖賊李金根聚集人馬造反，李弘自稱聖王，有一萬多人，梓潼太守周虓討伐并平定了他們。

冬十月，王猛在潞川大敗慕容暐的將領慕容評。

十一月，王猛攻克鄴，俘獲慕容暐，全部占有了他的土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派將領王鑒救援袁瑾，將軍桓伊迎擊，大敗王鑒。丁亥日，桓溫攻克壽陽，殺了袁瑾。

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死。

夏四月戊午，大赦，賜給貧苦和年老無子的人糧食，每人五斛。苻堅的將領苻雅攻打仇池，仇池公楊纂投降。

六月，京都和丹楊、晋陵、吴郡、吴興、臨海都發大水。

秋八月，任命前寧州刺史周仲孫爲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冬十月壬子，高密王司馬俊去世。

十一月癸卯，桓溫從廣陵到白石屯駐。丁未日，赴京城，謀劃廢黜當今皇帝，另立新皇帝，誣衊説皇帝在封國時早就有陽痿的疾病，他寵愛的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都參與了他的内室之事，使得他的兩位美人田氏、孟氏生了三個兒子，想受到分封立位，當時人們都很疑惑，桓溫於是用伊尹、霍光的事迹委婉地勸説太后。己酉日，在朝堂裏聚集百官，宣示崇德太后的令説："王室艱難，穆帝、哀帝福運短暫，没來得及養育後代，無法立太子。琅邪王司馬奕按親屬來説是皇帝的同母弟弟，所以讓他入繼皇位。没有料到他不建立德行，竟然到了這種地步。昏昧悖亂，違犯禮法。生了這三個孽障，不知道是誰的

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

兒子。人倫之道喪失，醜惡的名聲遠揚。司馬奕既不能謹守社稷，敬承宗廟，又極爲昏亂悖孽，却想立太子封藩王。欺騙祖宗，動搖皇室基業，是可忍，孰不可忍！現在廢黜司馬奕爲東海王，以東海王的身份返回宅第，供奉守衛的標準，都和漢朝昌邑王的舊例一樣。這是我的不幸，遭逢了這麽多的憂患，想起生者和死者，心如刀割。社稷的大計，大義没有得以伸張。對着紙悲傷欲絶，怎麽還能説話。"於是百官進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讓散騎侍郎劉享收回皇帝的璽綬。皇帝穿戴着白帢帽和單衣，走下西堂，乘坐牛車駛出神獸門。群臣恭敬地告别，無不歔欷嘆息。侍御史、殿中監率領一百名士兵護送到東海府第。

初，桓溫有不臣之心，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宫闈重閟，床笫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

當初，桓溫有奪取帝位的野心，打算先在河朔立功，以得到世人的矚目和聲望。到了枋頭失敗後，威名頓時受損，就秘密地策劃廢舊帝立新帝，以此來增加威勢權力。但是又害怕皇帝恪守正道，擔心這麽做會招來議論。因爲宫闈深閨之中事閟隱秘，床笫間的事情容易誣衊，就放出話説皇帝是没有性能力的人，於是進行了廢黜。最初，皇帝平常也經常擔心桓溫，曾經召來術士扈謙卜筮。卦象出來以後，扈謙回答説："晉皇室像磐石一樣穩固，陛下有離開宫廷的徵象。"結果終於和扈謙的話一樣。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吴縣，敕吴國内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横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於内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朝廷以帝

咸安二年正月，降封皇帝爲海西縣公。四月，遷居吴縣，敕命吴國内史刁彝防衛，又派御史顧允監督。十一月，妖賊盧悚派弟子殿中監許龍大清早到海西縣公大門前，稱説有太后密詔，要迎接海西縣公回去恢復皇位。皇帝開始想聽從許龍，聽取了保母的規諫後作罷。許龍説："大事就要成功了，怎麽還聽女人的話呢?"皇帝説："我犯了這樣的罪，幸而承蒙寬宥，怎麽敢輕舉妄動呢！而且太后如果有詔令，就應該派屬吏來，爲什麽偏偏派你呢？你一定是作亂。"就呼喝侍從們綁上他，許龍驚慌地逃走。皇帝知道皇位不能再得，很擔心遭來横禍，就對世事不聞不問，無憂無慮，整天飲酒作樂，沉溺於内寵之中，不撫育兒子，希望能保住自身。當時的人們

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吴，時年四十五。

哀憐他，給他唱贊歌。朝廷因爲皇帝安於屈辱，不再擔憂他會東山再起。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皇帝在吴國去世，當時四十五歲。

史臣曰：孝宗因襁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啓之疆埸；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爲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强，得盡于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兹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舊僰，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史臣曰：孝宗年幼，由母親攝政，中外無事，安定了十多年。用武安君那樣的雄才，在疆埸開拓；用周文王那樣的風化，施行到江漢，那麽這就是孔子所説的没有非議了。哀皇帝寬厚仁惠，可以做國君，但是祭祀祈福於上天，德行蒙受污損。東海王拒絶許龍讓他恢復皇位，屈身於放逐之臣，正所謂是柔弱勝剛强，能够享盡天年的人。

贊曰：帝位虚設，母后當政，大孝爲根本。遵循母親教導，成就誠信恭謙。可作西邊玉壘的榜樣，可作北邊金墉的旗幟。遷徙的殷人舊日的僰人，没有不來歸順的。哀后寬厚仁惠，神靈自來會集。海西公多難，災禍降臨頭上。他不是輔臣，我也不是昌邑。

晋書卷九

帝紀第九

簡文帝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晋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虚寡欲，尤善玄言。

簡文皇帝名昱，字道萬，是元帝的小兒子。他幼年時就很聰慧，得到元帝的鍾愛。郭璞見到他，對人説："振興晋室的，一定是這個人。"司馬昱長大後，清虚寡欲，尤其擅長談玄。

永昌元年，元帝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蒸嘗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廟，以慰罔極之恩。其封昱爲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成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

永昌元年，元帝下詔説："先公武王、先考恭王統治琅邪，父子世代相承，現在嗣位的人還没有立，祭祀没有主持，朕常常爲此傷心。兒子司馬昱仁厚賢明，有智謀氣度，可以恭敬地侍奉宗廟，用以慰藉祖宗無盡的恩德。封司馬昱爲琅邪王，食邑依舊爲會稽、宣城。"咸和元年，司馬昱的生母鄭夫人去世。簡文帝當時年僅七歲，哭祭生母泣血，堅决請求穿重喪孝服。成帝哀憐他，答應了他的請求，因而改封會稽王，授散騎常侍。九年，升右將軍，加授侍中。咸康六年，進升撫軍將軍，兼領秘書監。

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詔曰："太常職奉天地，兼掌宗廟，其爲任也，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無倦，優游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録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絶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爲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

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下詔説："太常掌管敬奉天地，兼管宗廟，它的職責可謂重大。所以古往今來挑選任用，都選擇有聲望，兼爲博學的儒士。會稽王崇尚清虚，孜孜不倦立志求道，在高官要位上從容不迫，諷議朝野。就讓會稽王兼領太常，原有的官職依舊。"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司馬昱進升爲撫軍大將軍、録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死，崇德太后下詔讓簡文帝專權處理國家事務。八年，進升司徒，司馬昱堅决推辭不受。穆帝開始行冠禮時，簡文帝要求歸還國政，穆帝不答應。廢帝即位後，因爲琅邪王没有繼承人，又改封簡文帝爲琅邪王，封他兒子司馬昌明爲會稽王。簡文帝極力推辭，所以雖封琅邪王却不除去會稽王的封號。太和元

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

年，進升丞相、録尚書事，入朝時不需趨步上前，參拜時不必稱名，可佩劍穿鞋上殿，供給他六十名羽葆鼓吹班劍儀仗隊，簡文帝又極力推讓。

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録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栖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爲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到了廢帝被廢黜後，皇太后下詔説："丞相、録尚書、會稽王是中宗之後，德性美好，高尚俊美崇尚清虛，神妙表現在處事之外。以輔佐重臣的地位，所以輔導三代帝王主持國政。道德教化流布，衆望所歸，日子已經很久了。應該順從天意民心，來即帝位。主管的人明確依從舊時典章，按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領百官進入太極前殿，準備好皇帝乘輿，到會稽王的官邸去迎接簡文帝，在朝堂上改換服裝，穿戴着平巾幘和單衣，向東方下拜接受璽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溫出次中堂，令兵屯衛。乙卯，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及子綜。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内，改元爲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辛亥，桓溫遣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司馬昱即皇帝位。桓溫出宫駐留在中堂，命令軍隊駐守。乙卯，桓溫上奏皇帝請求廢黜太宰、武陵王司馬晞和他兒子司馬綜。皇帝詔令魏郡太守毛安之率領他的軍隊在殿内值宿警衛，改元爲咸安。庚戌日，派兼太尉周頤到太廟前告祭。辛亥日，桓溫派弟弟桓祕逼迫新蔡王司馬晃到西堂去，逼他説和太宰、武陵王司馬晞等人謀反。皇帝對着司馬晃流眼淚，桓溫把司馬晃等人抓起來交付廷尉發落。癸丑日，殺了東海王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母親。當初，皇帝淡泊清虛簡傲高貴，歷任三朝宰相，桓溫平素敬仰害怕他。到了皇帝剛即位的時候，桓溫就撰文想要表白自己，皇帝接見了桓溫，對着他悲傷地哭泣，桓溫害怕得説不出話。到了這個時候，一些官吏秉承桓溫的旨意，上奏請求誅殺武陵王司馬晞，皇帝不允許。桓溫再三地堅持，皇帝親自寫下詔書回答説："如果晉室國運長久，明公就應該奉行前詔。如果晉室大運已去，那麽請讓我給聖賢的人讓路。"桓溫看了，嚇得流出了汗，臉色也變了，不敢再説話。乙卯日，廢黜司馬晞和他的三個兒子，流放到新安。丙辰日，把新蔡王司馬晃流放到衡陽。

戊午，詔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遷，神器無主。東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經

戊午日，下詔説："王室多難，穆帝、哀帝過早離開人世，皇統早有變更，帝位没有主人。東海王憑着皇帝母弟這樣親近的親屬，入朝繼承

年，昏暗亂常，人倫虧喪，大禍將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托。皇太后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略，親帥群后，恭承明命。雲霧既除，皇極載清，乃顧朕躬，仰承弘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博陸之安漢室，無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實懼眇然，不克負荷，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己未，賜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溫爲丞相，不受。辛酉，溫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

十二月戊子，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庚寅，廢東海王奕爲海西公，食邑四千户。辛卯，初薦酃淥酒於太廟。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

二月，苻堅伐慕容桓於遼東，滅之。

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絶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强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栖遲

大統，繼掌帝位多年，昏暗無道，擾亂綱常，人倫敗壞，大禍將要降臨，我祖宗的神靈不知寄托何處。皇太后深爲皇室基業擔憂，及時定下大計。大司馬遵循天人意志，協同神明大略，親自率領王公們，恭敬地承受聖明之命。雲霧既已掃除，皇室得以清明，就顧念於朕，繼承弘大的功業。即使是伊尹安定殷朝，博陸安定漢室，也無法超過。朕以寡薄德行，暫居皇位，實在擔心眼光狹隘，不能擔負起重任，戰戰兢兢，不知如何成功。思念和千萬百姓更新天下，朕决定大赦天下，百姓大宴會五天，文武官員品秩增加二等，賞賜孝順忠貞的人和鰥夫寡婦孤兒以及年老無子的人每人五斛糧食。”己未日，賞賜桓溫三萬軍人，每人一匹布，一斛米。庚申日，加授大司馬桓溫爲丞相，桓溫不接受。辛酉日，桓溫從白石回來，鎮守姑孰。任命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荆州的沔中、揚州的義城諸軍事。

十二月戊子，皇帝下詔書，因爲京都還有長年的物資儲備，權且停止一年的運送。庚寅日，廢黜東海王司馬奕爲海西公，食邑爲四千户。辛卯日，第一次在太廟進獻酃淥酒。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自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産。

二月，苻堅到遼東攻打慕容桓，消滅了慕容桓。

三月丁酉，下詔説："朕處在宰相的位置上經歷了三朝，不能够使時世太平，而海西公喪失了德行，差一點傾覆了皇室江山。仰賴着祖宗神靈的恩德，皇太后美德順應天運，輔弼的忠賢百官合力，因而能够在蒼天掃盡氛霧，在宇宙照耀着朝陽的光輝。於是托殘軀在王公之上，思念着依賴賢臣們，用以矯正朕的闕失。振本息末，遏制浮華豪奢，使得清濁分開，勝任的和不勝任的有别，官吏没有不好的政事，士人没有非議，如果没有責罰和獎勵，那麽道德禮儀怎麽施行？而且强大的敵寇還没有消滅，勞役還没有停息，除非是軍事國政戰争祭祀這些要務，那些華美的修飾、煩雜的費用都减省掉。隱退於幽谷裏的賢才，隨俗沉浮的士人，即使堅持天一樣高的志

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節，隱居於幽深的山谷，想要以高尚的道義，以振興協同的美譽，哪裏比得上自滿於山水之間，隱遁在深山幽谷，遵循着匹夫的高潔，却忘記了兼濟天下的大義呢？古人不憑藉前代賢人，朕因而也對今日懷有虛想。内外百官，各自勤勉地務政，使得善事無不傳布，惡事無不上報，讓詩人没有素餐那樣的諷刺，我也得到虛心訪求之名。"

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厘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水。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群后竭誠，協契斷金，内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疆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叙，或行役彌久，儋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

癸丑日，下詔説："我繼承祖宗的宏大基業，但是不善於治理國政，害怕不能治理好上天所賦的事，振興祖先的基業，戒懼擔憂，就好像涉過河水一樣。憑賴着輔政大臣忠誠的品德，有着伊尹太公望那樣的策略，王公們竭盡忠誠，同心合力，内外的大臣們竭盡謀劃來輔佐，文武百官表現出了不顧自我的節操，希望能長此以往，最終能够普救天下。每當我想到戰爭還没有停息，國家和人民都疲勞困苦，藩鎮有守衛邊境的要務，戍守的士卒懷有《東山》詩所描述的憂慮，他們有的是在沙場上戰鬥到老，忠貞勞苦還没有得到獎賞，有的是長久服役，家裏却連糧食儲備都没有，何嘗不是天還没亮就起床，半夜還顧不上睡覺。我雖然不能够親自去撫慰和巡視他們，但是也希望把我的心情傳達給他們知道。可派遣大使去慰問大司馬，并慰問地方長官，到邊戍去，宣讀詔書，犒勞士卒，使他們安心。又按規定賞賜，讓他們全都能知道。"

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并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禄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騶虞見豫章。

乙卯日，下詔説："在先前的變故之後，各種物品都不充足，官員們平素的俸禄都很菲薄，這是隨時而定的做法。但是在朝中減省膳食，俸禄不能補償勞作，這不是通常的制度。現在財物儲備日漸豐足，可適當增加俸禄。"豫章出現義獸。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吴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

夏四月，把海西公遷徙到吴縣西柴里。追貶庾后爲夫人。

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爲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晋陵太守卞眈奔于曲阿。

六月，派使者去授百濟王餘句爲鎮東將軍，兼領樂浪太守。戊子日，前護軍將軍庾希領兵謀反，從海陵進入京口，晋陵太守卞眈逃到曲阿。

秋七月壬辰，桓温遣東海内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

秋七月壬辰，桓温派東海内史周少孫討伐庾希，擒獲了他，在建康鬧市把他殺了。

己未，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内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温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

己未日，立會稽王司馬昌明爲太子，皇子司馬道子爲琅邪王，兼領會稽内史。當天，皇帝在東堂去世，享年五十三歲。安葬在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讓桓温輔弼國政，仿照諸葛亮、王導舊事。

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游版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憚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内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嘆之深，言何能喻。"因咏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簡文帝年輕時就有風儀，形貌舉止都很好，留心典籍，不把居住環境放在心上，坐席上積滿了塵土，他依然很高興。曾經和桓温以及武陵王司馬晞同車游覽版橋，桓温突然命令擂起鼓，吹響號角，車馬突然間飛速奔馳，想看看他們二人的表現。司馬晞非常驚恐，請求下車，但是簡文帝神色鎮定，一點兒也不驚慌，桓温因此敬畏他。桓温倚仗他的文武官職，多次立大功，又加上廢舊帝立新帝，威震朝廷内外。簡文帝雖然處在帝位，但衹能拱手沉默、持守常道而已，常常害怕被廢黜。先前，熒惑星進入太微，不久海西公就被廢黜。到了簡文帝登上帝位時，熒惑星又入太微，簡文帝非常憎惡此事。當時中書郎郗超當值，皇帝就把他叫進去，對他説："生命的長短，固然是不加考慮的，所以不應再有前些日子的廢立的事情了吧！"郗超説："大司馬桓温正在内部鞏固江山，對外籌劃，非常之事，臣下用全家來擔保。"到了郗超請求急速探視父親，皇帝對他説："請轉達我對尊公的問候，國家的事情，竟然到了這個地步！因爲我不能用正道來匡正社稷，羞愧之深，語言怎麼能表達得出。"於是吟咏庾闡的詩歌道"志士爲朝廷的危急而痛心，忠臣爲君主受辱而悲哀"，最後凄然淚下沾濕了衣襟。簡文帝雖然見識通達，但是没有救世的遠大謀略，所以謝安稱他爲惠帝之流，衹是清談略强一些而已。和尚支道林曾經説"會稽王有高遠的外表却没有高遠的神韵"。謝靈運追述他的行事，也認爲他是周赧王周獻王那樣的人物。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會稽王。

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是簡文帝的第三個兒子。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爲會稽王。

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

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當日，簡文帝去世，太子即皇帝位。下詔説："朕因爲

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冲，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咏在民。宰輔英賢，勛隆德盛。顧命之托，實賴匡訓。群后率職，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

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于高平陵。

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

是歲，三吴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振給。苻堅陷仇池，執秦州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

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

三月癸丑，詔除丹楊竹格等四桁稅。

夏五月，旱。

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庚戌，進右將軍桓豁爲征西將軍。以江州刺史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

八月壬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苻堅將楊安寇成都。丙申，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爲尚書僕射，吴國内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復置光禄勛、大司農、少府官。

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貢方物。

没有福運，忽然遭遇凶災，呼天哭地，不知道向誰傾訴。朕年紀幼小，就像冠冕上的旒珠一樣弱小，深知國家的重要，很害怕不能擔當起重任。仰賴祖宗的神靈，先前的仁德，先帝的純樸敦厚和至德的教化，在民間流傳咏贊。丞相英明賢達，功德隆盛。先帝遺詔顧命之托，實在有賴於輔助和訓教。王公們奉行職務，百官勤勉政事。希望我孤弱的身軀有所寄托，王室的根基不墜毁。先王遺留下的恩惠，傳播到四海，朕要擴大先王遺留下的恩澤，用以安撫黎民百姓。大赦天下，使百姓除舊布新。”

九月甲寅，追尊皇母會稽王妃爲順皇后。

冬十月丁卯，把簡文皇帝安葬在高平陵。

十一月甲午日，妖賊盧悚早晨進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人擒獲了他。

這一年，三吴大旱，很多人餓死，皇帝詔令賑濟災民。苻堅攻陷仇池，俘獲秦州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初一，改年號。

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見皇帝。

三月癸丑，詔令免除丹楊竹格等四桁稅。

夏五月，天旱。

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去世。庚戌日，提拔右將軍桓豁爲征西將軍。任命江州刺史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守姑孰。

八月壬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苻堅的將領楊安侵犯成都。丙申日，任命尚書僕射王彪之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爲尚書僕射，吴國内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守廣陵。重新設光禄勛、大司農、少府官。

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進貢地方物産。

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謚故會稽世子郁爲臨川獻王。己酉，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卒。

二月癸丑，以丹楊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虚。

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

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詔曰："頃玄象或愆，上天表異，仰觀斯變，震懼于懷。夫因變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克意復心，以思厥中？又三吴奥壤，股肱望郡，而水旱并臻，百姓失業，夙夜惟憂，不能忘懷，宜時拯恤，救其凋困。三吴義興、晋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

五月，蜀人張育自號蜀王，帥衆圍成都，遣使稱藩。

秋七月，凉州地震，山崩。苻堅將鄧羌攻張育，滅之。

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

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蜑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吴興太守朱序討平之。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姚萇於墊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冲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

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

十一月，苻堅的將領楊安攻陷梓潼和梁州、益州，刺史周仲孫率領五千騎兵南逃。

二年春正月癸未初一，大赦。追封謚原會稽世子司馬郁爲臨川獻王。己酉日，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去世。

二月癸丑，任命丹楊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丁巳日，在女宿虚宿上出現彗星。

三月丙戌日，彗星出現在氐宿。

夏四月壬戌日，皇太后下詔説："最近天象時有錯亂，上天表現出異常，抬頭看着這些變化，震驚恐懼。因變革而求得吉祥，是自古以來的正道，朕豈敢不留意，思考那中正之道呢？而且三吴土地肥沃，是支撑國家的大郡，但是水災旱災全都到來，百姓失去了謀生的常業，朕整天憂愁，不能忘懷，應當及時救濟他們，幫助其度過困難。三吴的義興、晋陵和會稽這些遭受水災特别嚴重的地區，全部免除一年的租布，災情稍輕的允許免除半年租賦，受賑貸的就算作賞賜。"

五月，蜀人張育自稱蜀王，率領軍隊圍攻成都，派使者來稱藩。

秋七月，凉州地震，山崩。苻堅的將領鄧羌攻打張育，消滅了他。

八月，因爲準備立皇后，暫時停止婚嫁。

九月丁丑，在天市星裏出現彗星。

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蜑賊攻打郡治，太守王匪戰死，征西將軍桓豁派軍隊去討伐并平定了他們。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人作亂，吴興太守朱序討伐并平定他們。癸酉日，鎮遠將軍桓石虔在墊江擊敗苻堅的將領姚萇。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

夏五月丙午，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去世。甲寅日，任命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冲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守丹徒，尚書僕射謝安兼領揚州刺史。

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文武百官官秩各加一等。

九月，帝講《孝經》。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十二月甲申，神獸門災。癸未，皇太后詔曰：“頃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己思救，未盡其方。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爲鎮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冲爲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監、録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

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曰：“頃者上天垂監，譴告屢彰，朕有懼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議獄緩死，赦過宥罪，庶因大變，與之更始。”於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

六月，封河間王欽子範之爲章武王。

秋七月，苻堅將苟萇陷凉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

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

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代，執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繼絶世，紹功臣。

三月，以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襄陽。

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發屋。

夏四月己酉，雨雹。

九月，皇帝講習《孝經》。

冬十月癸酉初一，日食。

十二月甲申，神獸門發生火災。癸未日，皇太后下詔説：“最近日食曉示有變故，有水災旱災，朕雖然努力考慮救止，也没有周詳的辦法。賞賜貧窮的百姓糧食，每人五斛。”癸巳日，皇帝在中堂祭祀，祭孔子，用顔回配享。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初一，皇帝加元服，參拜太廟。皇太后把國政歸還孝武帝。甲辰日，大赦，改年號。丙午日，皇帝開始臨朝親政。任命征西將軍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爲鎮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冲爲車騎將軍，加授尚書僕射謝安爲中書監、録尚書事。甲子日，拜謁建平陵等四陵。

夏五月癸丑日，地震。甲寅日，下詔説：“近來上天降下警示，譴責警告多次顯示，朕對此很驚懼，心裏非常震恐。考慮慎議刑獄鬆緩殺人，赦免寬宥罪人，希望能憑藉這種措施有大變化，和百姓一起除舊布新。”於是大赦，文武百官官秩各加一等。

六月，封河間王司馬欽的兒子司馬範之爲章武王。

秋七月，苻堅的將領苟萇攻陷凉州，俘虜刺史張天錫，全部占有了凉州的土地。乙巳日，廢除度田收租的制度，公王以下每人收三斛米的租税，免除在役人員的租税。

冬十月，把淮北的流民遷移到淮南。

十一月己巳初一，日食。詔令太官撤減膳食。

十二月，苻堅派他的將領苻洛攻打代，抓獲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恢復已斷絶的宗祀，繼承有功之臣的爵禄。

三月，任命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守襄陽。

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日，暴風，吹折樹木，毁壞房屋。

夏四月己酉，下冰雹。

五月丁丑，地震。

六月己巳，暴風，揚沙石。林邑貢方物。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

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冲來朝。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丙辰，使持節、都督荆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卒。

冬十月辛丑，以車騎將軍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尚書王藴爲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諸軍，征西司馬謝玄爲兖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壬寅，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卒。

十二月庚寅，以尚書王劭爲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會稽王邸。

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

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薨。

六月，大水。

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宫。乙酉，老人星見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减租税。丙子，謁建平等七陵。

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又陷順陽。

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没，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内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廪俸，權可减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癸未，使右將軍毛武生帥師伐蜀。

五月丁丑，地震。

六月己巳，颳暴風，吹起沙子石頭。林邑進貢地方物産。

秋七月乙卯，老人星出現。

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冲來朝見。丁未日，任命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丙辰日，使持節、都督荆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去世。

冬十月辛丑，任命車騎將軍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兼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任命尚書王藴爲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諸軍，任命征西司馬謝玄爲兖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壬寅日，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去世。

十二月庚寅，任命尚書王劭爲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建造新宫殿，皇帝移居會稽王官邸。

三月乙丑，雷雨，颳暴風，吹壞房屋，吹折樹木。

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去世。

六月，發大水。

秋七月辛巳，皇帝住進新皇宫。乙酉日，老人星出現在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遭受水災旱災的郡縣减少租税。丙子日，拜謁建平陵等七陵。

二月戊午，苻堅派他的兒子苻丕攻陷襄陽，俘獲南中郎將朱序。苻丕又攻陷順陽。

三月，發生瘟疫。壬戌日，下詔説：“狡寇猖狂進犯，藩守失陷，疆界上的擔憂，與日俱增。内外官員，各自盡心協力，處理好各種事務。又收成不好，百姓大多困乏。朝廷的供給，務從儉約，九親的供給，百官的俸禄，權且可以减半。凡是各種費用，除非是軍務國政的要事，都應該停止和减省，用以周濟當務之急。”癸未日，派右將軍毛武生率領軍隊攻打蜀。

夏四月，苻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夏四月，苻堅的將領韋鍾攻陷魏興，太守吉挹戰死。

五月，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高密内史毛璪之爲賊所執。

五月，苻堅的將領句難、彭超攻陷盱眙，高密内史毛璪之被賊寇所俘。

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君川，大破之。

六月，大旱。戊子日，征虜將軍謝玄在君川和彭超、句難交戰，大敗他們。

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藴爲尚書僕射。乙未，暴風，揚沙石。

秋八月丁亥，任命左將軍王藴爲尚書僕射。乙未日，颳暴風，揚起沙石。

九月，盜殺建安太守傅湛。

九月，盜賊殺死建安太守傅湛。

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冬十二月己酉初一，日食。

五年春正月乙巳，謁崇平陵。

五年春正月乙巳，拜謁崇平陵。

夏四月，大旱。癸酉，赦五歲刑以下。

夏四月，大旱。癸酉日，赦免五年刑罰以下的罪犯。

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爲衛將軍、儀同三司。

五月，發大水。任命司徒謝安爲衛將軍、儀同三司。

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丁卯，以驃騎將軍、琅邪王道子爲司徒。

六月甲寅，雷電震斷含章殿的四根柱子，同時劈死兩個内侍。甲子日，因爲連年荒年歉收，大赦，從太元三年以前的舊租舊債全都免除，那些没有生活來源的鰥夫寡婦窮人孤兒老人等，每人賞賜五斛米。丁卯日，任命驃騎將軍、琅邪王司馬道子爲司徒。

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去世。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占據交州反叛。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十一月乙酉，把定皇后安葬在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内，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尚書僕射。初置督運御史官。

六年春正月，皇帝開始信奉佛法，在宫殿裏建造僧舍，把衆和尚召進去居住。丁酉日，任命尚書謝石爲尚書僕射。開始設置督運御史官。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揚、荆、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减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

夏六月庚子初一，日食。揚州、荆州、江州三州發大水。己巳日，更改制度，减省不必要的費用，裁减吏士員七百人。

秋七月丙子，赦五歲刑已下。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大饑。

秋七月丙子，赦免五年刑罰以下的犯人。甲午日，交阯太守杜瑗殺死李遜，交州平定。發生大饑荒。

冬十一月己亥，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藹之討平之。

冬十一月己亥，任命鎮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叛，自稱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藹之討伐并平定了他。

十二月甲辰，苻堅遣其襄陽太守閻震寇竟陵，南平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十二月甲辰，苻堅派他的襄陽太守閻震侵犯竟陵，南平太守桓石虔討伐并擒獲閻震。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獻方物。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産。

秋八月癸卯，大赦。

秋八月癸卯，大赦。

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

九月，東夷五國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産。苻堅的將領都貴焚燒了沔北的田穀，搶掠襄陽百姓後離去。

冬十月丙子，雷。

冬十月丙子，打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黄霧四塞。

八年春二月癸未日，黄霧漫布。

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

三月，始興、南康、廬陵發大水，平地五丈。丁巳日，大赦。

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

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攻打蜀，攻下五城，擒獲苻堅的將領魏光。

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苻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

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在武當和苻堅的將領張崇交戰，大敗張崇。

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

八月，苻堅率領軍隊渡過淮水，朝廷派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人抵禦。

九月，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

九月，詔令司徒、琅邪王司馬道子録尚書六條事。

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

冬十月，苻堅的弟弟苻融攻陷壽春。乙亥日，各將領在肥水和苻堅交戰，大敗苻堅，俘獲和殺死敵人數以萬計，繳獲苻堅的輿輦和雲母車。

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子，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爲陳留王。

十一月庚申，詔令衛將軍謝安到金城慰勞凱旋的軍隊。壬子日，立陳留王的世子曹靈誕爲陳留王。

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大赦。以中軍將軍謝石爲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

十二月庚午，因爲外敵入侵的災難剛剛平息，大赦。任命中軍將軍謝石爲尚書令。開酒禁。開始增加百姓的税米，每人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叛苻堅，在河南舉兵，慕容垂從鄴城去和翟遼會合，在洛陽攻打苻堅的兒子苻暉。仇池公楊世逃回隴右，派使者來稱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孫寶爲臨川王。戊午，立新寧王晞子遵爲新寧王。辛亥，謁建平等四陵。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冲部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的孫子司馬寶爲臨川王。戊午日，立新寧王司馬晞的兒子司馬遵爲新寧王。辛亥日，拜謁建平陵等四陵。龍驤將軍劉牢之攻克譙城。車騎將軍桓冲的部將郭寶攻

將郭寶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

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桓冲卒。慕容垂自洛陽與翟遼攻苻堅子丕於鄴。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太保。苻堅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冲并起兵背堅。

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爲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爲王，國號秦。

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慕容泓爲其叔父冲所殺，冲自稱皇太弟。

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百濟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及慕容冲戰于鄭西，堅師敗績。

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

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玄攻苻堅將兖州刺史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丁巳，河間王曇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爲新蔡王。苻堅青州刺史苻朗帥衆來降。

十二月，苻堅將吕光稱制于河右，自號酒泉公。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

二月，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

三月，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迎。龍驤將軍劉

打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服了敵人。

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桓冲去世。慕容垂從洛陽和翟遼到鄴城攻打苻堅的兒子苻丕。

三月，任命衛將軍謝安爲太保。苻堅的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冲同時起兵背叛苻堅。

夏四月己卯，增加太學生一百人。封張天錫爲西平公。命令竟陵太守趙統攻打襄陽，攻克。苻堅的將領姚萇背叛苻堅，在北地起兵，自立爲王，國號秦。

六月癸丑初一，崇德皇太后褚氏去世。慕容泓被他的叔父慕容冲殺死，慕容冲自稱皇太弟。

秋七月戊戌，派兼司空、高密王司馬純之修整參拜洛陽五陵。己酉日，把康獻皇后安葬在崇平陵。百濟派使者來進貢地方物産。苻堅在鄭西和慕容冲交戰，苻堅的軍隊大敗。

八月戊寅，司空郗愔去世。

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玄到鄄城攻打苻堅的將領兖州刺史張崇，攻克。甲午日，加授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梁、益、雍、凉十五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亥初一，日食。丁巳日，河間王司馬曇之去世。乙丑日，因爲天象奇異，大赦。庚午日，立前新蔡王司馬晃的弟弟司馬崇爲新蔡王。苻堅的青州刺史苻朗率領軍隊來投降。

十二月，苻堅的將領吕光在河西自立爲王，自稱酒泉公。慕容冲在阿房僭即皇帝位。

十年春正月甲午，皇帝拜謁各個陵墓。

二月，建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殺死苻堅的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定。

三月，滎陽人鄭燮率領郡人來投降。苻堅國内動蕩，派使者請求和好。龍驤將軍劉牢之和慕

牢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

夏四月丙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安帥衆救苻堅。

五月，大水。苻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

六月，宏來降，慕容冲入長安。

秋七月，苻丕自枋頭西走，龍驤將軍檀玄追之，爲丕所敗。旱，饑。丁巳，老人星見。

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即皇帝位。

九月，吕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晋陽。

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脩公，自餘封拜各有差。

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乙酉，謁諸陵。慕容冲將許木末殺慕容冲於長安。

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於翟遼。

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爲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代王拓拔珪始改稱魏。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爲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鎮衛山陵。

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邃之

容垂在黎陽交戰，劉牢之大敗。

夏四月丙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一起和慕容垂在五橋澤交戰，劉牢之、周次又大敗。壬戌日，太保謝安率領軍隊救援苻堅。

五月，發大水。苻堅留下太子苻宏守衛長安，自己逃往五將山。

六月，苻宏來投降，慕容冲進入長安。

秋七月，苻丕從枋頭向西逃跑，龍驤將軍檀玄追擊，被苻丕打敗。旱災，饑荒。丁巳日，老人星出現。

八月甲午，大赦。丁酉日，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去世。庚子日，任命琅邪王司馬道子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當月，姚萇殺死苻堅，自即皇帝位。

九月，吕光占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在晋陽自即皇帝位。

冬十月丁亥，評定淮肥之戰的功勞，追封謝安爲廬陵郡公，封謝石爲南康公，謝玄爲康樂公，謝琰爲望蔡公，桓伊爲永脩公，其餘的人封爵授官各有不等。

這一年，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在中山自即皇帝位。壬午日，翟遼襲擊黎陽，俘獲太守滕恬之。乙酉日，皇帝拜謁各陵墓。慕容冲的將領許木末在長安殺死慕容冲。

三月，大赦。泰山太守張願率郡人反叛，向翟遼投降。

夏四月，任命百濟王世子餘暉爲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代王拓拔珪開始改稱魏。癸巳日，任命尚書僕射陸納爲尚書左僕射，譙王司馬恬爲尚書右僕射。

六月己卯，地震。庚寅日，任命前輔國將軍楊亮爲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鎮守山陵。

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祭祀孔子。丁亥日，安平王司馬邃之去世。翟遼侵犯

薨。翟遼寇譙，龍驤將軍朱序擊走之。

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

十一月，苻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鎮淮陰。

丁未，大赦。壬子，暴風，發屋折木。

戊午，慕容垂寇河東，濟北太守温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陳、潁，朱序擊走之。

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己丑，雨雹。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

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

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

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爲武陵王，立梁王璒子龢爲梁王。

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討翟遼于洛口，敗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譙王恬之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

秋九月，翟遼將翟發寇洛陽，河南太守郭給距破之。

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毁大桁，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丙申，螽斯則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己亥，加尚書令謝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子，尚書

譙，龍驤將軍朱序攻打并趕走了翟遼。

冬十月，慕容垂在河東打敗苻丕，苻丕逃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進攻并殺死了苻丕，把他的首級送到京都。甲申日，海西公司馬奕去世。

十一月，苻丕的將領苻登在隴東自即皇帝位。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任命豫州刺史朱序爲青州、兗州二州刺史，鎮守淮陰。

丁未日，大赦。壬子日，颳暴風，颳壞房屋，吹折樹木。

戊午日，慕容垂侵犯河東，濟北太守温詳逃往彭城。翟遼派兒子翟釗侵犯陳、潁，朱序攻打并趕跑了翟釗。

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己丑日，下冰雹。高平人翟暢抓住了太守徐含遠，率領郡人向翟遼投降。

六月癸卯，用束帛聘請處士戴逵、龔玄之。

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司馬德宗爲皇太子，大赦，文武官員官秩各進二等，大宴飲五日，賞賜百官布帛各有不同。

九月戊午日，復封新寧王司馬遵爲武陵王，立梁王司馬璒的兒子司馬龢爲梁王。

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在洛口討伐翟遼，打敗了翟遼。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任命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譙王司馬恬之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夏六月，天旱。乞伏國仁死，他弟弟乞伏乾歸繼承僞位，自號河南王。

秋九月，翟遼的將領翟發侵犯洛陽，河南太守郭給抵抗并打敗了翟發。

冬十二月戊子，洪水進入石頭，冲毁房梁，有人喪命。乙未日，大風，白天昏暗無光，延賢堂發生火災。丙申日，螽斯則百堂、客館、驃騎庫全都發生火災。己亥日，加授尚書令謝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子日，尚書令、衛將軍、

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謝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没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丘，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

二月，扶南獻方物。吕光僭號三河王。

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

秋七月甲寅，宣陽門四柱災。

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

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

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恬薨。龍驤將軍劉牢之及翟遼、張願戰于太山，王師敗績。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

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兖二州刺史。

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

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

八月，永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沔中諸郡及兖州大水。龍驤將軍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之，張願來降。

九月丁未，以吴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僕射。

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

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

開府儀同三司謝石去世。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令淮南擒獲的俘虜已經分給各勞作部門的一律遣散，男女可以自行婚配，賞賜一百天的糧食，淪爲軍賞的全都贖出來，在襄陽、淮南的肥沃地區各設置一個縣來安排他們居住。彭城妖賊劉黎在皇丘自稱皇帝，龍驤將軍劉牢之討伐并平定了他。

二月，扶南進獻地方物産。吕光自稱三河王。

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司馬弘之去世。翟遼侵犯滎陽，抓住太守張卓。

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去世。

秋七月甲寅，宣陽門的四柱遭火災。

八月，姚萇襲擊并打敗苻登，俘獲他的僞皇后毛氏。丁亥日，汝南王司馬羲去世。

九月庚午，任命尚書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

冬十二月乙巳，下雨，樹上結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司馬恬去世。龍驤將軍劉牢之和翟遼、張願在泰山交戰，劉牢之大敗。征虜將軍朱序在太行打敗慕容永。

二月辛巳，任命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兖二州刺史。

三月己酉初一，地震。戊辰日，大赦。

秋七月丁巳，在北河星裏出現彗星。

八月，永嘉人李耽率兵反叛，太守劉懷之討伐并平定了他。己丑日，京師地震。在北斗星裏出現彗星，侵入紫微星區。沔中各郡和兖州發大水。龍驤將軍朱序在滑臺進攻翟遼，大敗翟遼，張願來投降。

九月丁未，任命吴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僕射。

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建太廟。

夏六月，慕容永侵犯河南，太守楊佺期打敗

佺期擊破之。己未，章武王範之薨。

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爲尚書右僕射。新廟成。

冬十一月，姚萇敗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

夏四月，齊國内史蔣喆殺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北平原太守辟閭渾討平之。

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毁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乙卯，大風，折木。戊午，梁王龢薨。慕容垂襲翟釗于黎陽，敗之，釗奔于慕容永。

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

八月，新作東宫。

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忱卒。

十一月癸酉，以黄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

十二月己未，地震。

是歲，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地震。

二月乙未，地又震。

三月，翟釗寇河南。

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秋七月，旱。

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

九月丙戌，龍驤將軍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于潼谷，敗之。

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了慕容永。己未日，章武王司馬範之去世。

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爲尚書右僕射。新廟建成。

冬十一月，姚萇在安定打敗苻登。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初一，大赦，免除舊租舊債。

夏四月，齊國内史蔣喆殺死樂安太守辟閭濬，憑據青州反叛，北平原太守辟閭渾討伐并平定了他。

五月丁卯初一，日食。

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日，洪水進入石頭，冲毁房梁。永嘉郡潮水涌起，靠近海邊的四個縣有很多人溺死。乙卯日，大風，吹折樹木。戊午日，梁王司馬龢去世。慕容垂在黎陽襲擊翟釗，打敗翟釗，翟釗投奔慕容永。

秋七月丁丑，太白星在白天出現。

八月，建造新東宫。

冬十月丁酉，太白星在白天出現。辛亥日，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忱去世。

十一月癸酉，任命黄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庚寅日，改封琅邪王司馬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司馬德文爲琅邪王。

十二月己未，地震。

當年，從秋天直到冬天没有下雨。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初一，地震。

二月乙未，又地震。

三月，翟釗侵犯河南。

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發大水，深五丈。

秋七月，天旱。

閏月，妖賊司馬徽在馬頭山聚集同黨，劉牢之派部將討伐并平定他們。

九月丙戌，龍驤將軍楊佺期在潼谷攻打氐帥楊佛嵩，打敗了他。

冬十月，姚萇死，兒子姚興繼承僞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

秋七月，荆、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振恤之。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宫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

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恶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甲寅，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卒。

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夏六月，荆、徐二州大水。

十一月，魏王拓拔珪擊慕容垂子寶于參合，敗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

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

夏四月，新作永安宫。丁亥，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

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大水。

六月，吕光僭即天王位。

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

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嘆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

秋七月，荆、徐二州發大水，秋天的莊稼受損害，朝廷派人去救濟撫恤。

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宫叫崇訓宫。慕容垂在長子攻打慕容永，殺了他。

冬十月，慕容垂派兒子慕容惡奴侵犯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在平陸和慕容垂的將領尹國交戰，韋簡戰死。

這一年，苻登被姚興殺死，苻登的太子苻崇逃到湟中，自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建造宣太后廟。甲寅日，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去世。

三月庚辰初一，日食。

夏六月，荆、徐二州發大水。

十一月，魏王拓拔珪在參合攻打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打敗了他。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造清暑殿。

三月，慕容垂攻打平城，攻克。

夏四月，新建永安宫。丁亥日，下冰雹。慕容垂死，兒子慕容寶繼承僞位。

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發大水。

六月，吕光僭即天王位。

秋九月庚申日，皇帝在清暑殿去世，當時三十五歲。安葬在隆平陵。

皇帝幼年時就以聰慧出名。簡文帝去世時，他十歲，到了晡時還不來，侍從們勸諫，他回答說："傷心了就哭，哪裏顧什麼常規呢?"謝安曾經贊嘆他，認爲他明白事理不亞於先帝。到了擁有威勢權力的時候，常常有帝王的度量。不久，皇帝沉迷酒色，差不多整夜宴飲。在孝武帝末年長星出現，皇帝心裏厭惡它，在華林園舉杯祝酒説："長星，我勸你一杯酒吧，自古以來哪裏有萬歲的天子呢!"太白星連年在白天出現，地震水災旱災等接連不斷。清醒的日子本來就不多，又加上身邊没有正直的人規諫，最終還是不能改

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

正錯誤。當時張貴人很受寵愛，年紀將近三十歲，皇帝逗她說："按年紀來説你應該被廢黜了。"貴人心裏很生氣，將近傍晚時，皇帝喝醉，突然死亡。當時司馬道子昏庸愚昧，元顯專權，始終未追究罪人。

初，簡文帝見讖云："晋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産，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傾矣。

當初，簡文帝看到讖語説："晋朝的運祚到昌明就完。"到了李太后有了身孕，夢見神人對她説："你生男孩，就用'昌明'爲字。"到生下時，東方開始發亮，就用"昌明"作名字。簡文帝後來醒悟，便哭泣。到了建造清暑殿時，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清暑"二字反切出來是"楚"字的聲音，是哀痛的徵兆。不久皇帝去世，晋朝國運從此就頽敗了。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沈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静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虚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奸臣自隕。于時西逾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吴戰旅，嘯咤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料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强氐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

史臣曰：從前的史書稱"没有廢黜，君王怎麼會興起"，至若像神一樣天姿卓越，光耀地繼承帝位，跨越濃雲而昂首闊步，渡過大河而能騰躍。少康僅有一旅軍隊，以此得了夏國王之位；成湯衹有七十之地，却振興了帝王的大業；在河海潰泄以後能够治理好，在天象混亂以後能够補救；事情與此不同，那麼原由也不同。簡文帝以他清虚無爲的資質，處在艱難的時世，政令由桓氏發出，本族之人無權勢。太宗去世以後，寧康繼承大業，上天感動其忠情，奸臣自行滅亡。於是西邊超越劍岫而跨過靈山，北邊渡過黄河而到達清澈的洛水；荆吴的戰士，叱咤成雲；有名的賢臣迭出，有德望的故老還在。謝安可以領導風雅之士與流俗之人，王彪之可以整治綱紀，桓冲的整日辛勞，謝玄的善於處理軍事。當時上天眷顧，强悍的氐人泯滅。五尺童子，揮袖到了長江，想要以此讓旗幟飄揚到天山，在函谷據守雄關；但是法度綱紀没有流傳，威嚴恩德少有建樹，司馬道子荒於朝政，國寶會集小人，拜授官爵的榮耀原本并不是天意，以刑獄腐敗而得到的貨財，進入權貴的家門，苛捐雜税一年年增加，困苦的百姓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聞人、許榮上書皇帝，烈宗知道他們坦率耿直，但是厭惡聽到逆耳忠言，在上午盡情地喝得大醉，在夜晚頻頻舉杯。雖然有"昌明"顯夢，哪裏能聽到神明的話

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語？可見晋王朝的衰敗，也是人爲，常言道“大國的政事還没有衰落，小國的禍亂已把國家搞垮”。適逢苻堅正處在厄運降臨的時刻，拋棄肥水戰敗的人馬，帝號謚爲“武”，不也是很滑稽的嗎！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奸雄自消。燕之擊路，鄭叔分鑣。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凋。

贊曰：國君就像冠冕之旒，時運并不總是亨通。簡皇帝清静無爲，没有留下什麽災禍。孝武帝登上皇位，奸雄自然消失。燕之路途争道，鄭叔分道揚鑣。倡人來到了皇帝的筵席上，美酒由那些美女勸進。秋風不振，人事首先衰敗。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安帝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凉。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三月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呂光子纂爲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凉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悦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吴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黄龍。秋八月，呂光爲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麐所攻，光子纂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敗。

安皇帝名德宗，字德宗，是孝武帝的長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被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去世。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癸亥，任命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代理朝政。冬十月甲申，將孝武皇帝葬在隆平陵。天降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初一，皇帝加冕，改年號，給文武官員增加一等官級。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還政。任命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呂光的部將禿髮烏孤自稱爲大都督、大單于，國號爲南凉。在金昌攻打呂光的部將竇苟，大敗他的軍隊。三月甲寅，尊奉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王氏爲皇后。呂光的兒子呂纂被乞伏乾歸打敗。呂光的部下建康太守段業自號爲凉州牧。慕容寶在薊打敗魏軍。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起兵，名義是討伐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甲申，殺掉國寶和王緒來取悦於王恭，王恭纔罷兵。戊子，大赦天下。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在吴郡謀反，王恭征討平定了他。慕容寶的部將慕容詳在中山即位爲僞皇帝，慕容寶逃奔黄龍。秋八月，呂光受到他的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麐攻打，呂光的兒子呂纂打跑了他們。九月，慕容寶的部將慕容麟在中山斬殺了慕容詳，隨後即位爲僞皇帝。冬季十月，慕容麟被魏軍打敗。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弒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丙子，寧朔將軍鄧啓方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黄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黄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丙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爲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華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二年春三月，龍舟兩次失火。夏五月，蘭汗殺慕容寶後自稱爲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的兒子慕容盛斬蘭汗，僭稱爲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人起兵反叛。八月，江州刺史王愉逃奔到臨川。丙子，寧朔將軍鄧啓方在管城和慕容德的部將慕容法交戰，王師被打敗。丙戌，慕容盛在黄龍僭位稱皇帝。桓玄在白石大敗王師。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黄鉞。派遣征虜將軍會稽王的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伐桓玄等人。己亥，在牛渚打敗庾楷。丙午，會稽王道子屯兵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珣防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守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駐在新亭，派兒子敬宣打敗王恭，王恭逃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拘捕他送到京城，斬了他。於是派遣太常殷茂曉諭仲堪和桓玄，桓玄等到尋陽。冬十月，新野報告説有義獸出現。丙子，大赦天下。壬午，仲堪等人在尋陽結盟，推舉桓玄爲盟主。十一月，任命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任命領軍將軍王雅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拓跋珪登皇帝位，年號爲天興。京兆人韋華率襄陽的流民反叛，向姚興投降。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在京口反叛，會稽王世子元顯討伐斬了他。禿髮烏孤自稱爲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蘊爲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薨。林邑范胡達陷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凉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中的司馬蘊爲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去世。林邑的范胡達攻陷日南、九真，接着侵擾交阯，太守杜瑗討伐打敗了他。段業自稱凉王。仇池公楊盛派遣使者來表示願爲藩屬，獻上土産物品。三月己卯，追尊生母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授尚書令王珣爲衛將軍，任命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任命琅邪王德文爲司徒。慕容德攻陷青州，害死龍驤將軍辟閭渾，於是在

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即皇帝位于廣固。秋八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孤嗣僞位。冬十月，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靖。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死之，吴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并委官而遁，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并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紹而自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廣固僭號登皇帝位。秋八月，禿髮烏孤死，他的弟弟利鹿孤繼承僞位。冬十月，姚興攻陷洛陽，俘虜河南太守辛恭靖。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攻陷會稽，內史王凝之死難，吴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司馬崇、義興太守魏隱都棄官逃走，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都被害。派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迎擊，打跑了他。十二月，桓玄襲擊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一起被害。吕光立他的太子吕紹爲天王，自稱太上皇。當天，吕光死，吕纂殺吕紹然後自立。這一年，荆州發大水，平地水深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于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丙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孫恩所敗，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旱。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死者三千餘人。以琅邪王師何澄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脩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孫恩戰於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凉武昭王李玄盛爲秦凉二州牧、凉公，年號庚子。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二月己丑，有彗星出現在奎宿和婁宿之間，進到紫微星座。三月，彗星出現在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侵擾浹口。五月丙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謝琰被孫恩打敗，戰死。孫恩轉而侵擾臨海。六月庚辰初一，有日食。旱。輔國司馬劉裕在南山打敗孫恩。孫恩部將盧循攻占廣陵，死者三千多人。任命琅邪王的師傅何澄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去世。丁卯，大赦天下。當月，姚興討伐乞伏乾歸，使他投降。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去世。壬寅，將文太后安葬在脩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在餘姚和孫恩交戰，王師被打敗。任命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兖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任命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封元顯的兒子彦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彗星出現在天市星一帶。這一年，河右各郡把凉武昭王李玄盛奉爲秦凉二州牧、凉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復寇浹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再次侵犯浹口。吕超

口。呂超殺呂纂，以其兄隆僭即僞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滬瀆，吴國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凉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楊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皇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于廣陵之郁洲，爲賊所執。秋七月，段璣殺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冬十月，姚興帥師侵魏，大敗而旋。是歲，饑，禁酒。

殺呂纂，讓他的兄長呂隆即僞天子位。三月甲寅，很多星星向西墜落，經過太微星垣。夏五月，孫恩侵擾滬瀆，吴國内史袁山松戰死。沮渠蒙遜殺死段業，自稱爲大都督、北凉州牧。六月甲戌，孫恩到丹徒。乙亥，内外全部戒嚴，百官住進臺省官署。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衛石頭，輔國將軍劉襲用木柵阻斷淮口，丹楊尹司馬恢之駐守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守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駐屯中皇堂。徵召豫州刺史、譙王尚之來保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在廣陵的郁洲攻打孫恩，被俘虜。秋七月，段璣殺慕容盛，慕容盛的叔父慕容熙殺光了段氏家族的人，隨後自稱皇帝。九月，呂隆投降姚興。冬十月，姚興統率軍隊侵犯魏，大敗而回。這一年，有饑荒，禁止造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丙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并死之。以右將軍吴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彦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并遇害。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録尚書事，以桓謙爲尚書僕射，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秃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爲其奴所害。八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初一，大赦，改年號。任命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任命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去討伐桓玄。二月丙午，皇帝身着戎裝在西池給元顯餞行。丁巳，派遣兼侍中、齊王柔之用騶虞幡通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在姑孰打敗王師，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一起死難。任命右將軍吴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背叛而向桓玄投降。辛未，王師在新亭大敗，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彦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一起遇害。壬申，桓玄自任侍中、丞相、録尚書事，任命桓謙爲尚書僕射，將太傅、會稽王道子遷居到安城。桓玄不久又自稱爲太尉、揚州牧，總理政事，以琅邪王德文爲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攻打孫恩，殺了他。當月，秃髮利鹿孤死，弟弟傉檀繼承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司馬崇被他的奴僕害死。八月庚子，尚書的私宅發生火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背叛逃奔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被桓玄殺害。特赦廣陵、彭城犯大逆罪以下的罪人。

月庚子，尚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纂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户。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丙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吴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於羅落。己未，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温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虚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峥嵘洲，又破之。己卯，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在東陽打敗徐道覆。乙卯，桓玄自稱爲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被桓玄殺害。夏四月癸巳初一，有日食。秋八月，桓玄又自稱爲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兵，被桓玄打敗。冬十一月壬午，桓玄將皇帝遷到永安宫。癸未，把太廟裏的祖先牌位移到琅邪國。十二月壬辰，桓玄篡奪皇帝位，讓安帝作平固王。辛亥，皇帝被囚禁在尋陽。

三年春二月，安帝在尋陽。庚寅夜，江水涌入石頭，冲走財物淹死人。乙卯，建武將軍劉裕統率沛國人劉毅、東海人何無忌等起兵。丙辰，在京口斬桓玄委任的徐州刺史桓脩，在廣陵斬桓玄委任的青州刺史桓弘。丁巳，義軍渡過長江。三月戊午，劉裕在江乘斬桓玄的部將吴甫之，在羅落斬皇甫敷。己未，桓玄的部衆潰亂逃跑。庚申，劉裕設留臺，置百官。壬戌，桓玄的司徒王謐推舉劉裕暫爲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任命王謐兼任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辛酉，劉裕殺尚書左僕射王愉、王愉的兒子荆州刺史王綏、司州刺史温詳。辛未，桓玄挾持安帝西走。丙戌，秘密下詔説因爲被桓玄幽禁逼迫，國事無法處理，命令武陵王司馬遵依照舊有的典章規定，秉承皇帝旨意總領百官處理政事，加授侍中，其餘官職如舊。并且大赦除了謀反大逆罪以下的犯人，僅有桓玄同族人不能寬恕。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行使皇帝權力，總理朝政。庚寅，安帝到達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在湓口和桓玄部將庾稚、何澹之交戰，大敗他們的軍隊。桓玄挾持安帝東走。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與桓玄在峥嵘洲交戰，又打敗敵軍。己卯，帝再一次到江陵。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太守王騰之侍奉帝住在南郡。

帝復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奸凶纂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絶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凡諸長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秘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吴隱之爲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壬午，督護馮遷在貊盤洲斬了桓玄。皇帝從江陵返回京城。甲申，下詔說："奸賊凶人篡位謀逆，自古就有。朕不能遏制防止他們，以至於流亡在外。依靠鎮軍將軍劉裕發揮英才大略，有絶代的忠誠和勇武，以及冠軍將軍劉毅等忠臣名將，共同制定良策。義兵的聲威傳開後，士人庶民來效忠，江山纔得以安定，四海黎民一起歡慶。特此大赦，凡是因威逼而事奉屈服於叛逆者的，一概不問罪。"戊寅，將祖先牌位歸位太廟。閏月己丑，桓玄舊部揚武將軍桓振攻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到尋陽，安帝再次被劫持到賊營裏。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伐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了他。秋季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去世。八月癸酉，將穆帝章皇后合葬在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秘書丞王邁之謀反，被處死。冬十月，盧循侵擾廣州，刺史吴隱之被盧循打敗，俘虜了始興相阮腆之而離去。慕容德死，兄長的兒子慕容超繼承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緝熙遐邇，式遏奸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眇焉以墜。賴鎮軍將軍裕忠武英斷，誠冠終古。運謀機始，貞賢協其契；抆淚誓衆，義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率棱威，大憝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郢。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勋。豈朕一人獨享伊祜，思與億

義熙元年春正月，安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興義兵，襲擊攻破襄陽。己丑，劉毅進駐馬頭。桓振帶着安帝駐屯在江津。辛卯，宗之在柞溪打敗桓振的部將温楷，進兵駐在紀南，被桓振打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攻打桓謙，打跑了他。安帝回來，與琅邪王回到道規的船上。戊戌，下詔說："朕因爲缺乏仁德，過早繼承洪大的基業。不能够使遠近四方安定和平，制服奸人叛逆。逆臣桓玄乘機肆行作亂，竟然欺瞞上天和百姓，篡奪皇帝的位置。朕遭流亡，淪落到荒遠的地方，宣皇的基業，衰頹敗落。幸有鎮軍將軍劉裕忠誠勇武英明果斷，忠誠冠絶古今。運籌謀劃定計時，堅貞賢良的人協同他一起費心；含憤揮淚率衆誓師時，忠義的戰士被他的忠心感動。所以揮戈一擊，奸猾奔走逃散，將帥威風勢不可擋，大惡之人授首伏罪。可是餘孽桓振仍然猖狂，繼續逞凶於荆郢。慶幸的是上天保佑社稷，義軍接連報捷，凶暴的惡黨沮喪潰敗，朕得以返回。這實

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舉章皇后哀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曰：“自頃國難之後，人物凋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豈所以視人如傷，禹湯歸過之誠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蒲。游擊將軍、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脩之爲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歲，凉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爲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盜殺零陵太

在是祖宗神靈的庇護，勤王者的功勛。朕豈能獨自一人享受那份福氣，想和億兆百姓，共慶這國運的新生。特此大赦，改年號，祇有桓玄桓振的族人和同黨不在赦免之列。賜百官官秩二級，賜鰥寡孤獨每人五斛穀，大會飲宴五天。”二月丁巳，留臺備好車馬，去江陵迎回皇帝。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人圖謀反叛，被處死。平西參軍譙縱害死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領蜀地反叛。三月，桓振再次襲擊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逃奔到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伐桓振，斬了他。帝自江陵到達京城。乙未，百官到宫門請罪。下詔說：“這不是各位的過錯，還是回去各司其職吧。”戊戌，爲章皇后舉哀三日，在西堂臨吊。劉裕和何無忌等人上表請求准許讓位，没有准許。庚子，任命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司馬遵爲太保，加授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下詔說：“自從不久前國難發生之後，人口物産大量减少，可是日常的供給，還没有改變舊有的規定，豈是古人告誡的對百姓像對待傷口一樣愛護，像禹湯那樣將過失歸於自己的行爲！可以斟酌减免和儉省。”夏四月，劉裕回去鎮守京口。戊辰，在東堂餞行。五月癸未，禁止製造絹扇和賭博游戲。游擊將軍、章武王司馬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被處死。桓玄的故將桓亮、苻宏、刁預侵犯湘州，守將打跑了他們。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的兒子脩之爲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攻打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他們。這一年，凉武昭王玄盛派遣使者上表願稱藩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在白帝攻打譙縱的部將譙子明，打敗了他。夏五月，封高密王的兒子法蓮爲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犯了罪，被處死。冬十月，根據匡復的功勞，封車騎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爲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爲安成郡公，其餘人的封賞各有等次。乙亥，任命左將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盗賊殺死零陵太守阮野。

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即帝位。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見。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晋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己丑，大赦，解除造酒的禁令。夏五月，大水災。六月，姚興部將赫連勃勃在朔方自稱天王，國號夏。秋七月戊戌初一，有日食。汝南王遵之犯了罪，被處死。八月，派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督征討蜀的各種軍務事宜。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檀逃奔到南山。這一年，高雲、馮跋殺死慕容熙，高雲僭登皇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爲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尚書孟昶尚書左僕射。冬十一月辛卯，大風拔樹。癸丑，雷。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是月，禿髮傉檀僭即凉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四年春正月甲辰，任命琅邪王德文兼任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爲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司馬遵去世。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去世。甲午，加授吏部尚書孟昶爲尚書左僕射。冬十一月辛卯，大風拔樹。癸丑，有雷。梁州刺史楊思平犯了罪，處死後陳尸街頭。當月，禿髮傉檀僭登凉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去世。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庚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戊戌，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并爲賊所執。三月己亥，大雪，平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離班弑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弑其主珪。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天下。庚戌，任命撫軍將軍劉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輔國將軍何無忌爲鎮南將軍。戊戌，尋陽發生地震。二月，慕容超部將慕容興宗侵犯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都被賊人俘虜。三月己亥，下大雪，平地雪深好幾尺。車騎將軍劉裕率領軍隊討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太廟遭雷擊。劉裕在臨朐大破慕容超。秋七月，姚興部將乞伏乾歸在苑川僭稱西秦王。九月戊辰，離班殺高雲，高雲部將馮跋攻打離班，殺了他。馮跋僭登王位，仍舊號爲燕。冬十月，魏的清河王拓跋紹殺其主拓跋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進攻慕容超，戰勝了他，齊地完全平定。當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叛，侵犯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在窮泉和沮渠蒙遜交

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乃入衛京師。五月丙子，大風，拔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内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諸軍事，次中皇堂；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柤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丙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内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寇荆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復走尋陽。八月，姚興將桓謙寇江陵，劉道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温祚、時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戰，傉檀戰敗。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在豫章和盧循交戰，王師戰敗，無忌戰死。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來保衛京師。五月丙子，颳大風，拔倒樹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在桑落洲和盧循交戰，王師戰敗。尚書左僕射孟昶害怕，自殺。己未，大赦。乙丑，盧循到達淮口，京城内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諸軍事，駐在中皇堂；太尉劉裕駐在石頭，梁王珍之屯兵在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兵在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兵在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兵在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兵在建陽門；淮口築起柤浦、藥園、廷尉三座營壘來抵擋敵人。丙寅，太廟屋頂的裝飾建築遭雷擊。秋七月庚申，盧循逃遁。甲子，讓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内史蒯恩等率領部衆追擊。當月，盧循侵犯荆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打敗了他。又在華容打敗徐道覆，賊人再次逃往尋陽。八月，姚興部將桓謙侵犯江陵，劉道規打敗了他。冬十一月，蜀地的賊人譙縱攻陷巴東，守將温祚、時延祖戰死。十二月壬辰，劉裕在豫章打敗盧循。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卯，以荆州刺史劉道規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伐凉，凉武昭王玄盛與戰，敗之。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在始興斬了徐道覆，將首級傳送到京師。夏四月，盧循逃奔交州，刺史杜慧度殺了他。秋七月丁卯，任命荆州刺史劉道規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討伐凉，凉武昭王玄盛和他交戰，打敗了他。

八年春二月丙子，以吴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弑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磐誅公府，僭即僞位。六月，以平北將軍魯宗之爲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

八年春二月丙子，任命吴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的地面沉陷四尺，有響聲像雷鳴。夏五月，乞伏公府殺乞伏乾歸，乾歸的兒子熾磐殺公府，自登僞皇帝位。六月，任命平北將軍魯宗之爲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去世。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去世。

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奸宄。賴寧輔玄鑒，撫機挫鋭，凶黨即戮，社稷乂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實資玄澤。况事興大憝，禍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聞達。"己丑，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八月，皇后王氏去世。辛亥，高密王純之去世。九月癸酉，將僖皇后葬在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死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劉裕假傳詔書說："劉毅包藏禍心，在南夏陰謀叛逆，劉藩、謝混協助叛亂，一心想犯法作亂。仰仗安邦定國的臣子們能够明察，平息危機而挫折鋒鋭，凶頑的叛黨被鏟除，社稷太平無事。愛惜生靈的德行，使承受恩德的人感激歸服，赦免有罪的人而廣施仁德，有助於天子恩澤的推行。況且事件由大惡人興起，禍害出自幾個元凶。特此大赦天下，惟有劉毅不在赦免的範圍内。文武官員普遍提升一級。凡是孝順忠義，隱居埋名的人，一定要向上奏報。"己丑，劉裕統領軍隊討伐劉毅。劉裕的參軍王鎮惡攻陷江陵城，劉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爲河西王。十二月，任命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統率軍隊討伐蜀。從荆州分出十個郡設置湘州。這一年，廬陵、南康四次發生地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戊寅，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胡達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裕次子義真爲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并獻方物。

九年春三月丙寅，劉裕害死前將軍諸葛長民和他的弟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堂弟寧朔將軍秀之。戊寅，加授劉裕爲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人范胡達侵犯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殺了他。夏四月壬戌，取消皇后在臨沂、湖熟的脂澤田四十頃，用來賜給貧窮的人，放寬湖池管理的禁令。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攻克成都，殺了譙縱，益州平定。九月，封劉裕的次子義真爲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去世。這一年，高句麗、倭國和西南夷銅頭大師都來進獻地方特産。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磐帥師伐秃髮傉檀，滅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林邑遣使來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磐率領軍隊討伐秃髮傉檀，消滅了他。秋七月，淮北大風，毁壞了茅屋房舍。九月丁巳初一，有日食。林邑國派遣使者來進獻地方特産。這一年，築東府的城墻。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并舉兵貳於劉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一起舉兵背叛劉裕，劉裕統率軍隊討伐

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三月辛巳，淮陵王蘊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月丙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尚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己亥，大赦。

他們。庚午，大赦。丁丑，任命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三月辛巳，淮陵王司馬蘊去世。壬午，劉裕在江津和休之交戰，休之戰敗，逃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被他的參軍司馬道賜殺害。五月甲申，兩次出現彗星。甲午，休之、宗之出逃到姚泓那裏。根據平定蜀地的功勞，封劉裕的兒子義隆爲彭城公，朱齡石爲豐城公。己酉，霍山山崩，出土六隻銅鐘。秋七月丙戌，京師遭大水，淹壞了太廟。辛亥晦，有日食。八月丁未，尚書左僕射謝裕去世，任命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擊走之。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僞位。是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亭侯劉柳卒。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派他的部將魯軌侵犯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打跑了他。二月丁未，姚興死，兒子姚泓承嗣僞位。這個月，加授劉裕爲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打姚泓的秦州，攻陷了它。己酉，新任尚書令、都鄉亭侯劉柳去世。秋八月，劉裕和琅邪王德文統率部衆討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部將姚光率洛陽城投降。己丑，派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繕拜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業嗣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鵝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干。是月，涼公李士業大敗沮渠蒙遜于鮮支澗。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諸京師。南海賊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初一，有日食。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去世，世子士業繼承他的地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在潼關大破姚泓的部將姚紹。夏季，劉裕在河曲打敗魏的將領鵝青，斬了鵝青的裨將阿薄干。當月，涼公李士業在鮮支澗大敗沮渠蒙遜。五月，劉裕攻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去世。六月癸亥，林邑國進獻馴象、白鸚鵡。秋季七月，劉裕攻克長安，俘虜姚泓，没收了他的彝器，送回到京師。南海賊人徐道期攻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伐平息了他。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去世。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在長安害死龍驤將軍王鎮惡。夏六月，劉裕任相

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月，以涼公士業爲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

國，進封爲宋公。冬十月，任命涼公士業爲鎮西將軍，封爲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在青泥以北大敗王師。雍州刺史朱齡石焚燒長安的宮殿，逃奔到潼關。不久又大潰敗，齡石因此而死。十二月戊寅，安帝在東堂去世，時年三十七。葬在休平陵。

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安帝不聰慧，從小到大，都不會說話，冬夏寒暑，也不知怎麽區分。凡是行動起居，都不能自理。所以桓玄篡位時，没有被殺。當初有讖語説“昌明之後有兩位皇帝”，劉裕想要讓司馬氏禪讓帝位而由自己稱帝，所以秘密派遣王韶之縊死安帝而立恭帝，爲的是應驗讖語中的“兩位皇帝”。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衮冕之服，緑綟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户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勛光大，并徽序彝倫，燮和二氣，髦俊引領，思佐鼎飪。而雅尚冲挹，四門弗闢，誠合大雅謙虚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蒲輪載徵，異人并出；東平開府，奇士憯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敕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揚俊乂，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

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是安帝的同母弟弟。起初封琅邪王，歷任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授侍中，兼任司徒、録尚書六條事。元興初，升任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後，升任太宰，加授衮衣冠冕的禮服，用緑綟綬帶。桓玄篡位後，任帝爲石陽縣公，和安帝一起住在尋陽。到桓玄失敗時，隨敗軍到江陵。桓玄死後，桓振突然來到，躍馬揮戈，直到臺階前，瞪着眼睛對安帝説：“臣一家有什麽對不起國家的地方，竟然屠殺誅滅成這個樣子？”帝於是走下坐床對桓振説：“這難道是我們兄弟的意思嗎！”於是桓振下馬行禮。平息桓振後，再次爲琅邪王。又兼任徐州刺史，不久任大司馬，兼任司徒，加特殊禮遇。義熙五年，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共四名屬官，加授羽葆和鼓吹。十二年，詔書説：“大司馬昭顯的德行使皇室宗親更加盛美，太尉的道德功勛光大，全都使人倫常道美善有序，使陰陽上下諧調融合，有才俊的人引領景仰，想輔佐他料理國政。可是他平素好尚謙虚自抑，四門不開，符合大雅謙虚之道，其實違背急於求賢助世之務。從前用蒲草裹輪載送徵聘來的賢人，非凡的人才就不斷出現；東平開府，人才濟濟，朕心中想望。可以敕令二府，依照舊例召賢，必將選拔出賢德的人才，效法前

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疏曰：“臣推轂閫外，將革寒暑，不獲展情塋壠，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即路無恨。”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

輩。”於是開始選拔自己下屬的官員。當時太尉劉裕都督中外諸軍，有詔說：“大司馬地位尊隆責任重大，親賢沒有二心。雖然他的官府受朝廷節制，他本人可以不必遵守常規來表達敬意。”劉裕北征的時候，帝向安帝上疏，請求領本部人馬，登程出征前，拜謁先祖陵墓。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和劉裕一起出發。當有關部門提出參與戎事不得拜辭陵廟時，帝再次上疏說：“臣隨軍離京，將經過很長時間，不能够在祖先陵墓前表達自己的情思，心中有無盡的悵惘。希望開恩，特許這一要求，使臣的誠意得以表達出來，上路便沒有遺憾了。”批准了他。等到姚泓被消滅，纔回到了京都。

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遺詔曰：“唯我有晋，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顛覆。仍恃保祐，克黜禍亂，遂冕旒辰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遘疾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晋邦，奉係宗祀，允執其中，燮和天下。闡揚末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大赦。

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去世。劉裕詐稱遺詔說：“衹有我們大晋，順應輝煌的天命，業績統領九州，光輝庇護四海。朕因爲德行不足，正逢多難之時，幸虧依靠輔政大臣，拯救了國家的顛覆。仍然憑恃着保衛祐護，戰勝消除了禍亂，於是朝廷穩固，一統天下。正要憑仗輔政大臣，更新發展洪大的事業，却身染重病，看來難以痊愈。仰賴祖宗神靈的囑咐，要將重任交付親近賢明的人。大司馬、琅邪王，是先皇骨肉，德行昭著光大，由你來當儲君，是衆望所歸。希望你君臨晋國，繼承遺業，謹慎治理國家，融和天下百姓。實行我最後的告誡，不要敗壞了我們高祖的偉大使命。”這一天，登皇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懸而不樂。以驃騎將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移鎮壽陽。以劉懷慎爲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陽公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初一，改年號。由於安帝還沒有被安葬，不朝會。立褚氏爲皇后。甲午，徵召劉裕還朝。戊戌，有彗星出現在太微星垣的西邊。庚申，將安皇帝葬在休平陵。帝接受朝拜，懸置樂器但不奏樂。任命驃騎將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遷移到壽陽鎮守。任命劉懷慎爲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守彭城。九月，劉裕自動解除揚州刺史的職務。冬十月乙酉，劉裕任命他的兒子桂陽公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初一，有日食。十二月辛卯，劉裕被加授特殊禮遇。己卯，太史上奏，黑龍四次出現在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到達京師。傅亮秉承

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逾垣而入，弑帝于内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冲平陵。

劉裕秘密授意，勸恭帝禪位，起草了詔書，請恭帝書寫它。恭帝欣然對身邊的人説："晋氏早就失去了天下，現在又有什麽遺憾。"於是用紅紙書寫好詔書。甲子，退位到琅邪王的府第。劉裕讓恭帝當零陵王，居住在秣陵，用晋朝的紀年，車輛旗幟服飾顔色一概和他從前的一樣，但實際已是有名無實。從此以後，恭帝憂慮着災禍的降臨。褚后經常在他的身邊，飲食用的東西物品，都經褚后的手，所以宋人没有能够找到空子下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劉裕派皇后的哥哥叔度去請皇后；過了一會兒，兵丁越墻進去，在内房殺了恭帝。時年三十六歲。謚號恭皇帝，葬在冲平陵。

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凉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晋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晋，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帝幼年時性情比較殘忍急躁，後來在封國時，曾經讓善於射箭的人射馬作爲游戲。不久有人説："馬是國姓，却自己去殺馬，太不吉利了。"恭帝也醒悟，非常悔恨做了這件事。從那以後深信佛教，將成千上萬的錢幣鑄在一起，造出一丈六尺高的銅像，親自到瓦官寺迎接，步行隨從了十多里。安帝是白痴，恭帝常常侍奉在他身邊，關照冷暖起居飲食，因爲恭謹而出名，當時的人們都稱道這事。當初，元帝在丁丑年稱晋王，立宗廟時，讓郭璞占筮，説"享二百年"。從丁丑到禪代的這一年，是庚申年，正是一百零四年。但是丁丑開始有西晋，庚申就成了宋的年代，中間餘下的衹有一百零二年罷了。郭璞大概因爲一百零二年的期限短了，所以倒過來委婉地説成是二百年。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并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乘釁，勢逾飆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熏丹穴，會稽之侶，寧嘆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

史臣曰：安帝即位的時期，正是緊張戰亂的時期，道子、元顯專權，君主昏庸而臣子亂法，這樣怎能不亡國。即使手中掌握兵馬，心中存念故國朝廷的人，也因回首四顧不見賢良的人，一下子就四散了。於是桓玄乘這個機會，勢頭超過了狂風捲地，六軍都被消滅，皇帝流亡。所以宋高祖并不是司馬氏的臣子，孫恩哪裏是晋朝的敵寇。至於當朝而遇上顛覆，那就數恭皇帝最不幸了。於越之地的民衆，怎會去烟熏丹穴，會稽山下的人們，難道會感嘆作别人的臣民。離别了皇

三微數盡，猶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宮而返回舊家，寫紅紙詔書而不遺憾。天地間五運的更替變革，三正紀年的命數走到盡頭，好比深秋時節萬物凋零，是自然之理。看到晉已飄搖零落，也有人會哭泣流淚。

贊曰：安承流湎，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贊曰：安帝繼承了放縱無度的國運，大盜趁勢猖狂起來。恭帝暫時受命，事情由別人決定。就如保留周赧王，却是楚懷王取代。虛假的尊位和稱號，不同的方法却同歸於滅亡。

晋書卷十一

志第一

天文(上)

天體　儀象　天文經星　中宮　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外星
天漢起没　十二次度數　州郡躔次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黄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晋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説，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毁。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

從前庖犧氏觀察自然界的現象和規律，目的是通曉上天的德性，附合天地之間的真情，由此可回顧以往，預知未來，揭示事物的真相，使人事各得其宜。所以《易經》説："上天垂示天象，顯現吉凶的徵兆，聖人就效法這些。"這就是觀察日月星辰的分布運行來顯示變化。《尚書》説："上天的聰明通達來自於我們民衆的聰明通達。"這就是觀察人類的禮教文化來成就教化。所以政教好壞的徵兆在於民情是否和順，吉凶變化和天體宇宙相應和，得與失雖然很微小，也没有不彰明顯著的。於是三皇勤勉修德，日月五星順其軌道而行，日月没有客星迫近和虧蝕的變異，星辰也没有運行錯亂的怪現象。黄帝首先研究了《河圖》，開始明瞭吉凶善惡，所以他的《星傳》還一直保存着。以後到了高陽時代，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到了帝嚳當政，仍然觀察日月星辰的規律次序。唐虞時代是羲氏、和氏接續了舊有的法則，有夏時代是昆吾承續了以往的規矩。不過年代都已久遠，文獻典籍没有流傳下來。至於殷商的巫咸和周代的史佚，他們的格言和志記等，今天仍流傳不衰。那些諸侯國的史官，如魯國有梓慎，晋國有卜偃，鄭國有裨竈，宋國有子韋，齊國有甘德，楚國有唐昧，趙國有尹皋，魏國有石申夫，他們都主管著録天文的徵兆，各自論述圖象的應驗情况。其中巫咸、

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録，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説，以著于篇。

甘德、石申夫的學説，爲後代所尊崇。暴虐的秦始皇焚燒書籍，六經或殘或滅，而有關天文星象的書，却全部保存下來并未加以毀壞。直到漢景帝、漢武帝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繼擔任太史令，撰寫了《天官書》，用以闡明天與人之間的法則。這以後中壘校尉劉向擴展了《洪範》一書中關於災異規律的記載，編著了《皇極論》，用來參稽往昔所經歷的事件。到班固撰寫《漢書》，馬續著述《天文》，蔡邕、譙周等人也各有撰録，司馬彪采用這些人的著述來接續以前的各種記載。現在詳録衆家的學説，寫進下面的篇章中。

天體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員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

古代提出有關天的理論的有三家，一家主張“蓋天説”，一家主張“宣夜説”，一家主張“渾天説”。漢靈帝時，蔡邕在朔方上書，書中講道：“宣夜之説，根本没有師法可承。《周髀》中的數學論證全都保存着，考察檢驗天體的狀況，有許多違背事實的地方。祇有渾天之説接近天的實際情況，現在的史官的觀象臺所用的渾天儀就依照了渾天説的法則。樹起一個八尺高的圓球，使它具有天地的形狀，確定好太陽繞地球運行的軌道，觀察它的顯現與隱没，以此掌握日月運行的規律，測算出五大行星的位置，其精密細微高深神妙，是流傳萬世而不變的法式。官府保留這種儀器却没有渾天説的原書，以前的志書也殘缺不全。”

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説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

蔡邕所説的《周髀》一書，就是蓋天説。它本源於庖犧氏創制的周天曆度，其流傳途徑是殷高傳授給周公，周代人記録下來，所以叫《周髀》。髀，就是股；股，就是觀察太陽投影的表。按它的説法，天就像圓形的傘蓋和斗笠，地就像一個扣着的大盤子，天和地都是中間高而四周低。北天極的下面是天地的中央，這裏的地勢最高，而四周則傾斜向下，日月星三光交替隱没出現，以此形成白晝和黑夜。天的中央比外衡在冬至日所在處高六萬里。北極低處比外衡低處也是高六萬里，外衡比北極低處高二萬里。天與地的隆高處相互對應，太陽距離地面永遠是八萬里。

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太陽附着在天上而平行運轉，把冬夏之間太陽運行的軌道分爲七衡六間。每一衡圓周的長度里數，都依照運算的法則，用勾股定理和重差等運算法推斷晷影變得最長和最短的情況，以此做爲遠近的數據。這些都得自於所立的表和表的投影。所以叫《周髀》。

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没。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没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

研究《周髀》的人認爲："天是圓形的，好像張開的大傘，地是方的，好像一個棋盤。天向左側運轉好像推磨一樣，太陽和月亮向右旋轉，但它們又隨着天體的旋轉而向左轉，所以太陽和月亮實際上是向東運行的，都因受天體牽制而向西沉没。就好像螞蟻在磨盤上爬行，磨盤向左旋轉而螞蟻向右爬，磨盤轉得快，螞蟻爬得慢，所以不得不隨着磨盤的方向向左邊轉去。天體的形狀是南面高而北面低，太陽從高處升起，所以能看見；它向低處隱没，所以看不見。天的整體形狀就像一個傾斜的大傘，所以極點在人的北面，這就是證明。極點本來在天體正中，而現在又在人的北面，所以可以知道天的形狀就像一個斜倚着的大傘。早晨太陽從陽中升起，晚上落入陰中，陰氣幽暗冥晦，所以隱没看不見。夏天陽氣盛多，陰氣弱少，陽氣光照明亮，與太陽一樣輝煌，所以太陽一出來就可以看見，没有能遮蔽它的，所以夏季白天的時間就長。冬天陰氣盛多，陽氣弱少，陰氣幽暗冥晦，掩蔽住了太陽的光輝，太陽雖然出來了，但還是像隱没看不見，所以冬季白天的時間就短。"

宣夜之書亡，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没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

宣揚宣夜之説的書都亡佚了，衹有漢秘書郎郗萌記載先師相傳説："天完全没有質地，抬頭看它，又高又遠没有極限，眼花目眩，精絶神息，所以是蒼茫一片的樣子。譬如側望遠處的黄土山都呈現出青色，俯視千丈深谷而都顯得黝黑。那青，并不是本來的顏色；黑，也不是因爲有東西。日月群星，自然地飄浮在虚空之中，它們的移動停止都依靠大氣。所以，七星時隱時現，時順行，時逆行，隱伏和顯現没有常規，前進和倒退也不相同，是由於它們没有根基牽繫，所以各個都不相同。所以北極星總是在那固定的位置上，而北斗星不和其他的星一起西沉。攝提

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

星、土星都向東運行，每天運行一度，每個月運行十三度，遲速很任意無規則，其無所牽繫就可得而知了。如果是依附連綴在天體上，就不能這樣了。”

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説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

成帝咸康年間，會稽虞喜依據宣夜説作《安天論》，認爲：“天很高無窮無盡，地很深無法測知。天結而高在上面，有常久安定之形；地固而實在下面，有静止不變之體。應當相互蒙蓋掩蔽，方就都方，圓則全圓，没有方圓不同的道理。它們的光照和排列，各自運行的情況，就像江海有潮汐，像萬物都有自己的行止特徵。”葛洪聽説了譏笑他説：“如果星宿不附着顯現在天上，天就没什麽用處，便可以説没有，何必又説有而且不動呢？”由此來説，稚川可説是明白言談是必須簡擇的。

虞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鷄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没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没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黄道繞極，極北去黄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黄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

虞喜的本族祖父河間相虞聳又寫了《穹天論》説：“天體的形狀中間隆起、四周下垂，像個鷄蛋的外殼，它周圍邊緣連接着四海之邊，浮在元氣之上。就好像倒扣的奩盆放在流水之上，它之所以不沉没，是氣體充塞其中的緣故。太陽繞着北斗運行，向西方降落，又從東方升起，并不出入於地中。天有四極，就好像是傘蓋上一定有斗一樣。天體的北面向下傾斜三十度，極點的下方在與地相對應點的北面的三十度，人在對應點之南的十餘萬里，所以北天極之下并不是地的中心，應當對着天地對應點的位置。太陽走黄道圍繞着極點運行，而極點北面距離黄道一百一十五度，南面距離黄道六十七度，冬至、夏至時的止息處就有了時間上的長短之分。”

吴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侈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

吴太常姚信寫成了《昕天論》，説：“人爲萬物之靈，其形體最像是天。現在人的下頜向前突出在胸的上方，而脖項不能覆蓋住後背。近處取於自身，所以知道天體的南面低傾入地，北面則偏高。又冬至時極點低下，而天向南接近，所以太陽距離人遠，而斗距離人近，北天之氣降臨，所以很寒冷。夏至時極點隆起，而天向北接近，所以斗距離人遠，太陽距離人近，南天之氣降臨，所以很悶熱。極點高時，太陽運行到地中時就淺，所以黑夜的時間就短；天距離地面高，所

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也。”

以白晝的時間就長。極點低時，太陽運行到地中時就深，所以黑夜時間長；天距離地低，所以白晝的時間就短。”

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故丹楊葛洪釋之曰：

虞喜、虞聳、姚信等人都喜好新奇、追求怪異之說，并不是致力於窮盡其道理的談論天文的人。至於渾天說的理論精微奧妙，學者大多都有疑問。漢代王仲任根據蓋天說來批駁渾天儀說：“舊說天體轉動從地下經過。現在挖掘地下一丈深就有水，天怎麽能從水中運行呢？非常不正確。太陽隨着天體運轉，并不進入地下。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不過十里遠的地方，見天地合在一起，實際上并不合在一起，是太遠了使它們呈現出這個樣子。現在看到太陽落地，并不是落地，也是由於遥遠所致。當太陽落入西方時，它下面的人也會把那裏叫做是正中的。四面的人們，不過是每人都把太陽離自己近時叫出，離自己遠時叫入罷了。根據什麽證明呢？現在試着讓一個人手持一個大火把，夜間在平地上行走，離開人十里遠，火光就像是熄滅了；其實并没有熄滅，是距離遠使它這樣的。現在太陽向西運轉不再看得見了，就是火把熄滅一類的事情。日月并不圓，望去之所以是圓的，是離人太遠的緣故。太陽是火之精魄，月亮是水之精魄。水和火在地上并不圓，在天上爲什麽就圓了呢？”所以丹楊葛洪解釋說：

《渾天儀注》云：“天如鷄子，地如鷄中黄，孤居於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

《渾天儀注》説：“天體像鷄蛋，地就像是鷄蛋中的蛋黄，獨處於天體之内，天是大的而地是小的。天體裏外都有水，天與地各自憑藉氣而得立，靠着水而運行。天體一周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又從中間分開，則一半覆蓋在地上，一半圍繞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半隱半現，天體的運轉就像車輪的轉動一樣。”各種談論天文的人雖然很多，但是精通於陰陽之學的人很少。張平子、陸公紀等人，都認爲推算天象北斗七星的規律，用來分析曆法昏暗和明亮的天象，以四時八節的氣象來校訂，用計時漏壺的分刻來考核，預測日影的來去，在具體的事物中考求徵兆的靈驗等等，没有比渾天儀更精

密的了。

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

張衡做出了銅製渾天儀之後，在密室中用漏水的方法使它轉動，命令觀察的人關起門來宣讀結果。那些觀察的人就告訴靈臺上觀察天象的人説：“測天儀器上所顯現的是，某某星開始出現，某某星升入中天，某某星現在已經隱没了。”一切都與實際相符合。崔子玉爲他寫碑文説：“天文、曆法的學問冠天下，製做儀器的技術與大自然等同，高超精偉的才藝，契合神靈的旨意。”這都是因爲張平子渾天儀和地動儀十分靈驗的緣故。

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黄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晋》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

如果天體真的像渾天論説的那樣，那麽天體的出入運行於水中，就是非常明顯的了。所以黄帝書中説：“天在地之外，水在天之外。”水浮在天上而承載着大地。又《易經》上説：“陽氣按時乘着六龍。”陽爻稱爲龍，龍是生活在水中的動物，用它來比喻天。天，是陽物，又出入於水中，與龍相似，所以用龍來作比。聖人仰觀天，俯察地，審知它們是這樣的，所以《晋》卦的卦象是《坤》在下《離》在上，用來證明太陽出於地下。又《明夷》卦的卦象是《離》在下《坤》在上，以此來證明太陽入於地下。《需》卦的卦象是《乾》在下《坎》在上，這也是天入於水中的徵象。天爲金，金和水是相生之物。天出入於水中，會有什麽妨害，而認爲這樣不行呢？

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

所以桓君山説：“春分這天太陽出於卯時而落於酉時，這乃是人的早晚卯酉時間。天的卯酉，經常遇到北斗星和北極星在天的正中。現在看來却在北面，不是正在人們的頭上。而春分秋分之時，太陽的升起和没落在北斗北極的南面。如果像磨盤似的向右轉，那麽北方路遠而南方路近，白晝和黑夜的漏刻的數目不應該相等。”後來有事要上奏等待傳報，坐在西邊的走廊上，因爲寒冷讓背曬陽光。過了一會兒，日光射出了走廊，不再曬到背上。君山就告訴相信蓋天説

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

的人説：“天體如果像推磨一樣向右旋轉而太陽向西運行的話，那麽日影就應該照在這個走廊的下段而向東，不應當脱離出去。脱離出去是應合了渾天論的説法。渾天學講的是天體的真實形態，於此可以明瞭了。”那麽，天出入於水中，就不再有疑問了。

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横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

况且現在看各個從東方升起的星宿，起初離開地面一點距離而已。漸漸向西運行，先經過人頭頂上，然後就轉向西運行直至落下，并不向旁邊旋轉。那些原先就在西方的星宿，也稍稍下落而没，没有向北轉的。太陽的出入也是這樣的。如果説天如磨盤向右轉動的話，日月衆星也應該隨着天體而迴旋，最初在東方，然後經過南方，再到達西方，再到達北方，最後又回到東方，不應該横着轉過去。現在太陽從東方出現，冉冉向上升起，等到它轉向西方降落時，也是漸漸地稍稍向下，從不繞到北方去。清清楚楚是這樣，王生一定要堅持説不是這樣，實在是疏陋淺薄啊！

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

現今太陽的直徑有一千里，周長三千里，其中足可以頂得上幾十個小星星。如果因爲太陽越來越遠的緣故，衹應當是光照不能再照到人們身上而已，還應該能望得見它，不應該全都消失不見了。日光既然很强烈，其個體又比星宿大得多。現在能看見最北面的小星星，却看不見在北邊的太陽，就知道太陽并没有向北運行了。如果太陽因爲遥遠的緣故，不再能看得見，那它在將落的時候，應當稍小一點，而太陽在將要落没之時却更大，這并不是太陽變遠了的樣子。王生用火炬來比喻太陽，我也就借子之矛來刺子之盾了。手持火炬的人離人越來越遠，火光越來越微弱，而太陽月亮從升起到降落，光亮并不漸漸變小。王生用火炬來比喻，十分荒謬。

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鏡之狀，須臾淪没矣。若如王生之言，

再者，太陽落入西方的時候，看上去是一點一點降落的，開始還有一半，好像一個横放着的破圓鏡的形狀，一會兒就全落下去

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没之頃，宜先如竪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

了。如果像王生説的那樣，太陽向北轉去有一半的話，其向北將要全没的時刻，應該先呈現竪立着的破鏡的形狀，不應該像横放着的破鏡。像這樣説起來，太陽落入北方，不也太奇特了嗎？再説月亮的光芒微弱，遠遠比不上太陽。月亮强盛之時，雖有濃雲掩蔽着，看不見月亮的本體，而夜晚仍然明朗朗的，這光綫仍然從雲裏照射到外面來。太陽如果繞過西方轉到北邊，它的光綫就應當像月亮在濃雲中的情況，不能一到夜晚就非常黑暗了。另外，太陽一落下，那麼星宿月亮就出現了。分明是天以日月來分别主掌白晝和黑夜，相互更替而照耀着。如果太陽總是出現，就不應該太陽也隱没而星宿月亮也出現了。

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鈎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又據《河圖》、《洛書》上的文字，都説水和火是陰陽的餘氣。説是餘氣，那麼不能生於日月是可想而知了，不過應當説日精産生火是可以的。若水火是日月所産生的，那麼又怎麼能像日月一樣圓呢？現在火出於凹面銅鏡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水出於取水的器具方諸中，方諸方而水不方。再説陽燧可以從太陽中取火，而没有從火中取太陽的道理，這樣日精之産生火是很明瞭的了；方諸可以從月中取水，而没有從水中取月的道理，這樣月精之産生水也十分清楚了。王生又説因爲遠所以看起來是圓的。若果然是這樣，月亮初升之時以及已然不圓之後，爲什麼看着不圓呢？而日食也有時在上有時在下，從側面虧起，有時像鈎子一樣直到看不見。如果遠遠看上去就顯得圓，不應當看見它殘缺左右所産生的樣子。這樣看來渾天之説，是真實而有依據的。

儀象

《虞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分寸之晷，代天氣生，以制方員。方員以成，參以規矩。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玄謂以玉爲渾儀也。《春秋

《虞書》説："察看璇璣玉衡等測天儀器，用來辨别日月及五星。"《考靈曜》説："微小的日晷，代替時間而出現，來制定方圓。方圓制成之後，再參照規和矩。黑夜白天主分辨時間，就命定中星以此來觀察渾天儀的游動。"鄭玄説是用

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睹，故宣、蓋沸騰。

玉製成的渾天儀。《春秋文曜鉤》說："唐堯即位，羲和創立了渾儀。"這樣看來那麽測天儀的設置使用，其來源很久遠了。世世代代相傳，史官嚴守秘密，學者没有看到過，所以宣夜説、蓋天説興旺流行、聲勢猛烈。

暨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曆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繫作，又加黄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内外規、南北極、黄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内，星中出没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虚盈，依曆開落。

到漢太初年間，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人製造圓儀來考察曆法度數。以後到和帝時，賈逵繼續研究和製造，又加上了太陽繞地運行的軌道。到順帝時，張衡又製出了渾天儀，上面具有内規外規、南極北極、黄道赤道等，列了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内外的天文星象和太陽、月亮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用漏水的辦法讓其在大殿之上的室内轉動，儀器上星星的出没與天象相應合。憑藉它的交相轉動，又帶動階下的玉輪瑞草，隨着月亮的圓缺，依照日曆而開花落莢。

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吴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

這以後陸績也製造了渾天儀。到吴國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於天文曆法，傳授劉洪的《乾象曆》，依照上面的法則而製渾天儀，他確立論點并考核論述説：

> 前儒舊説，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黄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

> 以前學者的舊有之説是，天與地的形體，形狀像個鳥蛋，天包在地之外，就好像蛋殼包裹着蛋黄一樣；循環運轉没有盡端，其形狀渾渾沌沌不分明，所以稱爲渾天。繞天一周是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一百四十五，一半覆蓋在地上，一半掩在地下。其兩端叫做南極、北極。北極高出地面三十六度，南極進入地下三十六度，兩極相差一百八十二度半還多。環繞北極的徑有七十二度，總是顯現着不隱去，叫做上規。環繞南極有七十二度，常常隱蔽着不顯現出來，叫做下規。赤道環繞着天體的周界，距離兩極各是九十一度多點。

> 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

> 黄道，是太陽運行的軌道，一半在赤道之外，一半在赤道之内，與赤道在東方角宿五度不到的地方相交，在西方奎宿十四度多點的地方相交。那些離開赤道外極很遠的，距離赤道二十四度、斗星二十一度。那些進

入赤道内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强。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黄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

入赤道内極很遠的，也是二十四度，距離井星二十五度。

太陽冬至時在斗星二十一度上，距離極一百一十五度多一點。這一天太陽最靠南，距離極最遠，所以日影最長。黄道在斗星二十一度上，出於辰時，没於申時，所以太陽也出於辰時没於申時。太陽白晝在地上運行一百四十六度多，所以白天時間短；太陽夜間在地下運行二百一十九度稍差一點，所以夜間時間長。自冬至之後，太陽距離極逐漸變近，所以日影逐漸變短。太陽白晝在地上運行的度數逐漸增多，所以白天的時間逐漸變長；夜間在地下運行的度數逐漸減少，所以夜間時間逐漸變短。太陽所在的度逐漸向北，所以太陽也就逐漸向北，等到了夏至，太陽在井星二十五度，距離極點六十七度稍微多一點，這一天太陽最靠北，距離極點最近，日影最短。黄道在井星二十五度上，出於寅時入於戌時，所以太陽也出於寅時入於戌時。太陽白晝時在地上運行二百一十九度稍少一點，所以白天時間長；夜間在地下運行一百四十六度稍多一點，所以夜間時間短。從夏至以後，太陽距離極點逐漸變遠，所以日影逐漸變長，太陽於白晝時在地上運行的度數逐漸減少，所以白天時間逐漸變短；夜間在地下運行的度數逐漸增多，所以夜間時間變長。太陽所在的度數逐漸向南，所以太陽的出入也逐漸向南，等到了冬至就又恢復到原樣了。斗星二十一度，井星二十五度，南北相應點是四十八度。

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强，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强，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

春分這天太陽在奎星十四度稍多的地方，秋分這天太陽在角星五度稍少一點的地方，這正是黄道、赤道相交的中心。距離極點都是九十一度稍多一點，南北處在斗星二十一度、井星二十五度之中，所以日影在冬至和夏至一長一短之中。奎星十四度、角星五度，出於卯時入於酉時，所以太陽也出於卯時入於酉時。太陽於白晝在地上運行，夜晚在地下運行，都是一百八十二度半多，所

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没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以太陽在刻漏上顯現出的有五十刻，没顯現出的有五十刻，這就叫白晝與夜晚等同。天體的晝夜以太陽的出没劃分，人的晝夜以黑暗和明亮爲界限。太陽出來之前的兩刻半就天亮了，太陽落下兩刻半之後天變暗，所以減少夜間的五刻來補充白晝，因此春分秋分劃分漏刻白晝是五十五度。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

日月星三光的運行，不必有一定的規律，擅長天文曆算的學者用計算的方法求證，各有異同，所以各家的曆法也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都説："繞天一周是一百零七萬一千里，一度是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説："天體東西南北直徑各三十五萬七千里。"這是説圓周周長和直徑的比率是三比一。考察一下直徑是一而周長則不祇是三，大概周長是一百四十二而直徑是四十五，那麽天體直徑爲三十三萬九千四百零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

《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説："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

《周禮》："夏至的日影一尺五寸長，叫做地中。"鄭衆説："測量日影的土圭的長度是一尺五寸，在夏至這天立一個八尺的華表，它的影子的長度與土圭相等，叫做地中，是現今的潁川陽城。"鄭玄説："大凡太陽的影子射在地上，一千里差一寸，影子長一尺五寸的原因，正是南邊在太陽之下一萬五千里遠。"以此推算，太陽應當距離其下面的大地八萬里遠。太陽斜射到陽城，正是天體直徑的一半。天體渾圓像個彈丸，大地處於天體的一半，而陽城爲正中，則太陽無論在春秋冬夏、黑夜還是白晝，距離陽城都一樣遠近，没有增加或減少。所以知道從太陽斜射陽城，正爲天體直徑的一半。

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

從勾股算法來説，横邊一萬五千里，是勾；竪邊八萬里，是股；從太陽斜射陽城，是弦。用勾股求弦的方法代入，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正是天體直徑的一半而且是地上距離天體的數目。

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

加上一倍，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正是天體直徑的數目。乘上圓周率，徑率都約簡而算，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正是天體圓周的數目。比《甄曜度》、《考異郵》少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還多。一度是一千四百零六里一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零四十九，比舊度少一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零七百三十。

分黄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黄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

分開黄道、赤道，二道相互交錯，中間相距二十四度。用天地兩儀去推算，兩道都是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所以知道天體像彈丸一樣渾圓。而陸績製造渾天儀，其形狀像鳥蛋，這樣那黄道就應該比赤道長了。陸績說：“天體東西南北的直徑都是三十五萬七千里。”那麽陸績也認爲天體的形狀是正圓的，而渾天儀却做成鳥蛋形，這就是自相矛盾了。

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概，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古代舊的渾天儀以二分爲一度，大體上一周爲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改變了舊的體制，以四分爲一度，周長爲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王蕃認爲古代的樣式局限於太小，星辰分布過於稠密，張衡的儀器又太大，難以移動，又重新製造了渾天儀，以三分爲一度，天體一周是一丈零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

天文經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强。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

《洪範傳》說：“清朗而明亮的，是天體。天體忽然改變顔色，這叫改易了常規。天體開裂，陽氣不足，這是臣下太强。天體開裂而見人，戰亂興起而國家滅亡。天體鳴叫而有聲，天子擔憂而且驚懼。這都是亂國産生的原因。”

馬續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

馬續說：“天文在圖册典籍中可以清清楚楚地認識明白的，二十八宿等恒星中外之官共一百

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宫物類之象。"

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一十八名，總數是七百八十三，都類似州邑、邦國、官府、宫廷萬物的形象。"

張衡説："日月星辰附着在天上，其中運動着的有七個：太陽、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恒星。太陽，是陽精的本源；月亮，是陰精的本源；五星，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本源。衆星分别列布，本體産生於地，而精髓産生於天，分别排列錯雜峙立，各有所屬。對應野庶，就取法於物象，對應朝廷，就摹擬官象，對應人情，就摹擬各類事物。其中以神著名的，有五列，共三十五名。一個居於中央，叫做北斗星。四個分布於四方各有七顆，成爲二十八舍。太陽月亮運行不休，用來顯示吉凶，五大行星在軌道上的位置，用來告知禍福。内外之官，經常明亮的有一百二十四顆，可以叫出名字的有三百二十顆，算作星宿的有二千五百顆，微小的星星的數目大概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顆。萬庶之物衆多而雜亂，全都得以寄托性命。不然，怎麽能統一治理呢?"後來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合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所著的星圖，大概有二百八十三個星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顆星星，做爲定數。現在記下那些非常清楚明白的，以充備天象。

中宮

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宫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鈎陳，後宫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常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宫，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

北極星座五顆星，鈎陳星座六星，都在紫微恒星中。北極星，是北極星座中最尊貴的，其第五顆紐星，是天的樞紐。天體運行没有窮盡，日月星三光迭相照耀，而北極星從不移動，所以説："處在它的位置上而其他衆星環繞着它。"第一顆星表示月亮，象徵太子。第二顆星表示太陽，象徵帝王；也就是太乙星，指的是最紅最亮的一顆。第三顆星表示五星，象徵衆庶之子。中星不明亮，預示帝王不能當權執政；右星不明亮，是太子的憂患。鈎陳星，象徵着後宫，是天帝的正妃，又是天帝的常居之地。北面四顆星爲女御宫，象徵着八十一位御妻。鈎陳星座口中的一顆星叫天皇大帝，它的神叫耀魄寶，主宰着衆生靈，掌管着萬神圖。環抱着北極的四顆星叫四輔，用來輔佐北極發布法令、授與政事。天帝上面的九顆星叫華蓋，是用來覆蓋遮蔽天帝的寶座

五帝内坐，設叙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宫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奸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其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天一星在紫宫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鬥，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

的。華蓋下面的九顆星叫杠，是華蓋的柄把。華蓋下面的五顆星叫五帝内座，排列的次序按照五帝的順序。客星如果侵犯了紫微星的中座，就是大臣干犯了君主。華蓋柄把旁邊的六顆星叫六甲，可以區分陰陽、調配時令氣候，所以在帝座旁邊，用來發布政教并且教授農時。最東邊的一顆星叫柱下史，主管記録過失；左史右史，就類似於這顆星。柱史星北面的一顆星叫女史，是婦官中的低微者，主管傳報時辰，所以漢代有侍史官。傳舍九星在華蓋的上面，靠近天河，像招待賓客的館舍，表示胡夷之人進入中原。客星守望着，防備奸詐的使臣，此星也叫做胡兵起。傳舍南面天河中的五顆星叫造父，是侍御之官，又叫司馬，或者叫伯樂。此星消失，馬就非常珍貴。它西面天河中的九顆星像鉤子的形狀，叫鉤星，若成一直綫，就會發生地震。天一星在紫宫門右星的南面，是天帝之神，主管戰争討伐，能預知人的凶吉。太一星在天一星的南面，離得很近，也是天帝之神，主管指使十六尊神，能預示風、雨、水、旱、戰亂饑饉和瘟疫災害等將要在哪個國家産生。

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宫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宫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内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無。宫門左星内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床，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内厨，主六宫之内飲食，主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饌。

紫微垣有十五顆星，其中西方有七顆，東方有八顆，在北斗星的北面。一個叫紫微，是天帝的寶座，天子平常居坐的地方，主掌號令和法規。一個叫長垣，一個叫天營，一個叫旗星，作爲屏障和守衛，防備藩屬之臣。宫廷内部若有兵變，旗星呈直形，天子出動，自己親率宫中的兵將。東垣下的五顆星叫天柱，主管建立政教，公布法度。門内東南角的五星叫尚書，主管出納王命，日夜咨詢謀劃；龍設置了納言一官，正是此星的象徵。尚書以西的二星是陰德、陽德，主管周濟困急，賑濟匱乏。宫門左星内的二星叫大理，主管判決訴訟刑獄。門外六星叫天床星，主管宫室寢舍，閑居休息。西南角外的二星叫内厨星，主管六宫之内的飲食，主管后妃、夫人和太子們的宴飲。東北角外的六星叫天厨星，主管盛大的宴會。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

北斗七星在太微垣的北面，是日月星辰的中心，陰陽的本元。所以運行於天體中央，而監臨

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摇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摇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

控制四方，用以建立四時，并均衡五行。魁部的四星叫璇璣，杓部的三星叫玉衡。又一說，斗是人君的象徵，是發布號令的主宰。又是帝王的車駕，取於運動之義。又北斗星的第一顆星叫天樞，第二顆星叫璇，第三顆叫璣，第四顆叫權，第五顆叫玉衡，第六顆叫開陽，第七顆叫摇光；第一顆至第四顆爲魁斗，第五顆至第七顆爲杓柄。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摇光爲星。石氏説："第一顆叫正星，主宰陽德，是天子的象徵。第二顆叫法星，主宰陰刑，是王后之位。第三顆叫令星，主管中禍。第四顆叫伐星，主管天理，討伐無道。第五顆叫殺星，主管中央，佐助四旁，誅殺有罪之人。第六顆叫危星，主管天倉和五穀糧食。第七顆叫部星，又叫應星，主管兵革戰争。"又説："第一顆星表示天，第二顆表示地，第三顆表示火，第四顆表示水，第五顆表示土，第六顆表示木，第七顆表示金。"又説："第一顆星代表秦國，第二顆星代表楚國，第三顆星代表梁國，第四顆星代表吴國，第五顆星代表燕國，第六顆星代表趙國，第七顆星代表齊國。"

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强。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魁斗中的四顆星是貴人的居處，叫做天理。輔星伴隨在開陽星旁邊，用來輔佐斗星成功，是丞相的象徵。北斗七星明亮，國運就昌盛；輔星明亮，則臣下强悍。杓柄南面的三星及魁斗第一顆星西面的三顆星都叫三公，是主管宣揚道德教化、調和七政、均衡陰陽的官。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禄、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星的前面，是上天的六府，主管彙集意見計劃天道。第一顆星叫上將，是大將軍建威立武。第二顆叫次將，是尚書端正左右。第三顆叫貴相，是太常治理文教禮樂。第四顆叫司禄、司中，是司隸賞功進階。第五顆叫司命、司怪，是太史官掌管消除凶咎。第六顆星叫司寇，是大理輔佐治理寶物。所謂第一，是指起自北斗魁星之前靠近内階的星。明亮潤澤，大小整齊，上天降下的祥瑞就盛多無盡了。

文昌北六星曰内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

文昌星北面的六星叫内階星，是天皇的階梯。相星一顆在北斗的南面。所謂"相"，要統領百官并掌管邦國政教，用以輔佐帝王安邦治

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

國，治理萬事。這顆星明亮，就吉祥。太陽守一顆星，在相星之西，是大將大臣的象徵，主管防備非常事件，設立武裝警戒。西北面的四顆星叫勢星。勢，是受了宫刑的人。天牢六顆星，在北斗魁星之下，是貴人的監獄。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摇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

太微垣，是天子的宫廷，五帝的座位，十二諸侯的官府。它的外部藩屏，是九卿。第一叫太微爲衡。衡，主掌平衡。又叫天庭，理順法度平判訴辭，掌管擢升，任用有德之人，衆星宿接受符命，各位神靈察看法則，舒展情懷，解决疑難。南方中的兩星之間叫端門。東邊的叫左執法，是廷尉的象徵。西邊的叫右執法，是御史大夫的象徵。執法，就是檢舉制裁凶惡奸邪之人。左執法的東邊，是左掖門。右執法的西邊，是右掖門。東方四顆星，南邊第一顆叫上相，它的北面，是東太陽門；第二顆星叫次相，它的北面，是中華東門；第三顆星叫次將，它的北面，是東太陰門；第四顆星叫上將。這就是所説的四輔。西方四顆星，南邊第一顆星叫上將，它的北面，是西太陽門；第二顆叫次將，它的北面，是中華西門；第三顆星叫次相，它的北面，是西太陰門；第四顆星叫上相。這也稱爲四輔。東西兩方若有彗星或者有活動的星星時，就預示着諸侯圖謀天子。執法星移動的話，預示着刑罰特別嚴酷。月亮和五星進入太微垣，若順着軌道，就吉祥。它的居處若侵犯帝座，就會構成災害。

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内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内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内五諸侯，内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

它的西南角外部的三星叫明堂，是天子發布政令的宫殿。明堂西邊的三星叫靈臺，是觀測之臺，主管觀測雲氣災變，察看吉祥的徵兆，偵伺災禍的變異。左執法東北方的一顆星叫謁者，主管迎候賓客。謁者東北部的三顆星叫三公内坐，是朝見聚會的場所。三公星北面的三顆星叫九卿内坐，主管治理萬事。九卿星西面的五顆星叫内五諸侯，在宫内侍奉天子，并不到自己本國去。教育風化之禮得以奉行，則太微星、諸侯星明亮。

黄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黄帝坐

黄帝之星坐落在太微垣正中，是操縱樞紐的神。如果天子行動能合乎天之法度，止息能符合地之旨意，一舉一動都能遵從道義，那麽太微五

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四帝星俠黄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

帝星座明亮光耀。黄帝之星座若不明亮，君主就應該求取賢能之士來輔佐政法，否則就會喪失權勢。四帝星座圍繞着黄帝星座，東方是蒼帝，是靈威仰之神；南方是赤帝，是赤熛怒之神；西方是白帝，是白招矩之神；北方是黑帝，是叶光紀之神。

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内，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禄、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郎，主守衛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大臣爲亂。郎將在郎位北，主閲具，所以爲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强禦也。星摇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弱。

五帝星座北面的一顆星叫太子星，是帝王的王儲。太子星北面的一顆星叫從官，是侍奉之臣。五帝星座東北面的一顆星叫幸臣，它在端門之内屏衛着四星，靠近右執法官。所謂屏，就是用來遮蔽環護帝王之庭的。執法星主掌檢舉奸惡、舉薦有功；臣下尊敬君上，則星就光亮潤澤。郎位十五顆星在帝座的東北方，又叫依烏郎府。周代官職中的元士，漢代官職中的光禄、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等，就相當於這個官職。郎，就是負責守衛的官。這顆星不完備，就預示着后妃死亡，寵臣被誅殺。此星又大又亮或新出現的星星摻入此星座之中，就預示着大臣作亂。郎將星在郎位星的北面，主管檢查配備，作用是管理軍事裝備。武賁一星，在太微星西部的北邊，下台星的南面，是天子行達静室時先驅騎兵的騎官。常陳七星，像鳥網的形狀，在帝座之北，是天子的宿衛武士，用來設置强大的防禦。此星一摇動，天子就親自出動，此星明亮則兵威大盛，光綫暗則兵力微弱。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

三台六顆星，兩顆兩顆在一起，起自文昌星，一直排列到太微星。又叫天柱星，是三公之位。在人就叫三公，在天就叫三台，主管展示和彰明道德法度。西邊靠近文昌的兩顆星叫上台，是司命，負責壽數。其次的兩顆星叫中台，是司中，主管宗室。東邊的兩顆星叫下台，是司禄，主管兵甲，作用是宣昭德性、阻止違佞。又説三台星是天之階梯，太一星踏着它上上下下。又叫泰階。最上一階，上面的星指天子，下面的星指天子之后；中間一階，上面的星指諸侯三公，下面的星指卿大夫；最下一階，上面的星指士，下面的星指庶民百姓。其作用是調和陰陽并理順萬物。君臣和睦相處，它們就像平常一樣，如果有變化則占示其人。

南四星曰内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

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其北一星曰招摇，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也。招摇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摇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當來受命於中國。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宫之左，所以禦難也。女床三星，在紀星北，後宫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驅也，主分争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摇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强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絶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

南面的四顆星叫内平，是職務接近執法定罪的官。中台北面的一星叫太尊，象徵君主的貴戚。

攝提六顆星，垂直在斗杓的南面，主管建立時令節氣，伺察吉凶的先兆。攝提星像欄杆一樣，左右圍擁着帝座，統指九卿。此星又亮又大，則三公恣肆。客星如果侵入其中，聖人就要受到挾制。西面三顆星叫周鼎，主掌流亡。大角星在攝提星之間。大角，就是天王座。又是天之棟梁，用來端正綱常法度。北面三顆星叫帝席，主掌宴饗飲酒之事。北面的三顆星叫梗河，是天之矛。又叫天鋒，主管胡夷之兵。又預示喪事，所以它的變化總是應合着兵亂和喪事。此星隱没，這個國家就有兵變。它北面的一顆星叫招摇，又叫矛盾，它北面的一星叫玄戈，這兩顆星都主掌胡夷的兵事，它們所預示的與梗河星大略相似。招摇星與北斗杓星之間的空間叫天庫。星座離開了它的位置，就出現了開庫的祥兆。招摇星如果和棟星、梗河星、北斗星相對應，那麽胡夷之人就會來順從聽命於華夏。玄戈星又主管北夷，如果客星守護着它，胡人就會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星的東面，又叫天鉞，表示上天的兵革裝備。所以在紫微星左邊的原因，是用來抵禦兵亂災難的。女床星三顆，在紀星的北邊，是後宫侍御，主管女子之事。天棓星五顆，在女床星之北，是天子的先驅，主管糾紛訴訟與刑罰之事，藏有兵器也是用來防禦動亂災難的。天槍、天棓，都是用來防備非常事件的；有一顆星不完備，這個國家就會發生兵亂。東方的七顆星叫扶筐，是盛桑葉的器具，掌管鼓勵養蠶之事。七公七顆星，在招摇星的東面，是天體的輔相，表示人間的三公，主管七政。貫索九顆星在它的前面，是卑賤人的監獄。一叫連索，一叫連營，一叫天牢，主掌法律，禁忌强暴。牢口的一顆星是門，希望它開着。九顆星都明亮，天下獄訟之事就煩多；七顆星顯現出來，是小赦；六顆星、五顆星顯現出來，天下大赦。此星若移動則預示動用刑具，中間空缺則預示更改年號。《漢志》説有十五顆星。天紀星九顆，在貫索星以東，象徵

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吕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宫，其象也。

九卿，主管萬事的綱紀，判理仇怨訴訟。此星明亮則天下訴訟官司就多；此星消失則政教治理敗壞，國家法紀紊亂；此星散亂斷裂則地震山崩。織女星三顆，在天紀星東端，是天女，主管瓜果、蔬菜、絲帛、珍寶之事。君王非常賢孝，神祇都很高興，則織女星都很明亮，天下和順太平。最大最亮的那顆星如果芒角刺出，布帛就會昂貴。東面底脚的四顆星叫漸臺，是臨架在水上的臺，主掌日晷、刻漏、音律等事。西面底脚的五顆星叫輦道，是君王嬉戲游樂之道，漢代輦道通往南北兩宫，正是這個星座的樣子。

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亢。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户，所以防淫佚也。星明則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鈎鈐，主關籥。

左右兩角星間的兩顆星叫平道之官。平道西邊的一顆星叫進賢，表示卿相舉薦賢逸俊才。亢宿。東咸、西咸各有四顆星，在房宿、心宿的北邊，是太陽、月亮、五大行星運行之道。房宿的門户，是用來防範恣虐逸樂的。此星明亮則吉祥；月亮和五星若觸及到或侵犯到它的範圍，就會産生陰謀。鍵閉一星，在房宿的東北方，靠近鈎鈐星，主管門户的鎖。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

天市垣二十二顆星，在房宿、心宿的東北方，主管權力法度，負責招集衆人。一叫天旗庭，主掌斬殺之事。天市垣中的衆星如果明亮有光澤，年景就豐實。火星若進入此星區，就要戮殺不忠之臣。彗星通過，表示要遷徙集市、改易都城。客星如果侵入，就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争；客星飛出，就會有貴人的喪事。

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强，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號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録親疏享祀。族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

帝座星，在天市垣中候星的西邊，是天帝的宫廷。它光亮而潤澤則天子吉祥，威令得以通行。候星一顆，在帝座星的東北面，負責伺察陰陽變化。它明亮碩大，輔佐之臣就强盛，四邊夷邦離心離德；候星細小微暗，則國家安定；候星消失則君主喪失帝位；候星移動位置則君主不安。宦者星四顆，在帝座星的西南部，是侍奉君主的受過宫刑的人。此星微暗，就預示吉祥；此星失其常態，宦官就有災禍。宗正星兩顆，在帝座星的東南邊，是象徵與君主同宗的大夫。彗星侵入停留，若失去平常的色澤，宗正官就有事端；客星侵入并停留，就會更改號令。宗人星四顆，在宗正星的東面，主管記録親疏與享祀之

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

事。同族之人長幼尊卑有秩序，則此星紋路綺麗而且明亮端正。此星若移動則天子的親屬會有事變；外星侵入并停留，則預示貴人去世。宗星兩顆，在候星的東面，象徵着宗室，是輔佐帝王并與帝王有血緣關係的臣子。客星若進入停留，則天子宗室支脉不和。

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摇，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絶。

天江四顆星，在尾宿的北面，主管水事。天江星不全備，天下的河流要道關卡就不通暢。它明亮或者動摇不定，就發大水，并有大的戰亂發生；它參差不齊則天下馬貴。火星進入并停留，要新立君主。客星侵入并停留，則河流阻絶不通。

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星動則衆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有謀，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狗國北二星曰天鷄，主候時。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

天籥星八顆在南斗斗柄的西面，主管關口閉鎖之事。建星六顆在南斗之北，也叫天旗，是上天的主要關隘。主管謀劃事情，充當天鼓，充當天馬。南面的兩顆星，叫天庫。中央的兩顆星，叫市，是斧鑕等斬刑之具。上面的兩顆星，叫旗跗。在斗宿和建星之間，是日月星三光之道。星座移動則衆庶辛勞。月亮周圍有光圈，就會出現蛟龍，牛馬發生瘟疫。月亮、五星侵入，大臣就會相互讒毁策劃陰謀，也表示水陸要道不通，有大水災。東南面的四顆星叫狗國，主管鮮卑、烏丸、沃且。火星若進入停留，外夷之邦就會發生變亂。狗國星北面的兩顆星叫天鷄星，主管候令時辰。天弁星九顆，在建星之北，是管理集市的官員之長，作用是瞭解集市的珍美之物。此星如果明亮，就吉祥。彗星侵入并停留，預示貨物價格昂貴，囚徒武裝造反。

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徵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黄光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差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

河鼓星三顆，旗星九顆，在牽牛星的北邊，是天鼓，主管軍隊戰鼓，也主管斧鉞等武器。又叫三武，表示天子的三員大將軍；中央的大星是大將軍，左邊一星是左將軍，右邊一星是右將軍。左邊的星就是南面的星，是用來防守水陸要道并避免禍患的，在險阻之地設置守軍，預知圖謀的徵兆。旗就是天鼓的旗，是用來作旌旗標識的。左旗星九顆，在河鼓的左邊。河鼓星如果端正平直而且明亮，色澤黄亮潤澤，就會吉祥；不端正，就預示有戰亂之憂。此星芒角刺出，馬價昂貴。星移動則戰亂起，此星扭曲則策劃失誤并

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爲桴鼓用。

喪失權勢。旗星如果變異反常，就會動亂并相互侵擾。旗星一端有四顆星南北方向排列，叫天桴星，象徵鼓槌。此星不亮，計時的刻漏就會不準確。它的前端接近河鼓星，如果鼓槌和鼓柄相互對應，都是爲報警告急所用。

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横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

離珠星五顆，在須女星宿的北面，是須女的府庫，是女子之星。天津星九顆，横跨天河之中，又叫天漢，又叫天江，主管長江、黄河、淮河、濟水四條大河的橋梁渡口，用來渡神通往四方。一顆星不全，預示水陸要道的關口處不通暢。

螣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星，天子游别宫之道也。傅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别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厩，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鶩，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

螣蛇二十二顆星，在營室星之北，是天蛇，主管水中動物。王良星五顆，在奎宿的北面，位居天河之中，是爲天子駕車的御官。其中四顆星叫天駟，旁邊一顆星叫王良，也叫天馬。這顆星移動，就預示驅策馬匹，車輛戰馬布滿原野。又叫梁，是天橋，主掌抵禦風雨水道，所以有的説可以預測車輛馬匹，有的説可以預測橋梁渡口。客星入居，則橋不通行。它前面的一顆星叫策星，是王良馭馬的鞭策，表示天子的僕從，在王良星的旁邊。如果此星移動到馬星的後面，這就表示驅策馬匹，於是車輛馬匹布滿四野。閣道星六顆，在王良星之前，是飛行之道。從紫微垣至天河，是神之所乘，一説閣道星，是天子游歷别宫的道路。傅路星一顆，在閣道星之南，是旁邊的另一條道路。東壁宿北面的十顆星叫天厩，管理馬匹之官，就像是現在的驛亭，主管傳遞命令、設置驛站，隨時奔走不停，是説它運行急速迅疾，像是與日晷漏刻競相急馳。

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

天將軍星十二顆，在婁宿之北，主掌軍事兵車。中央的大星，是上天的大將。南邊的一顆叫軍南門，主管盤詰查問出入之人。太陵星八顆在胃宿的北面，也叫積京星，預示帝王的喪事。積京座中星體衆多，則表示諸侯中有喪事，百姓多疾病，戰事興起。太陵星中一顆星叫積尸，它若明亮則預示死人多得堆積如山。北邊的九顆星叫天船，又叫舟星，是用來舟濟通航的。中間的一顆星叫積水，負責偵察水災。昴宿西面的兩顆星叫天街，是日月星三光之道，主管守候觀望水陸

語，以知佞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

要道裏外的境地。卷舌星六顆，在昴宿之北，主管言談議論，作用是察知奸佞讒惡。它彎曲，則吉祥；它筆直而且移動，則天下有口舌之災。中間一顆星叫天讒星，主管巫師醫士。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

五車星五顆，三柱星九顆，都在畢宿之北。五車，就是五帝的車舍，五帝乘坐，主管天子的五種兵器，一說主管五穀的豐收減產。西北邊的大星叫天庫，對應金星，主管秦地。接下去東北面的星叫獄星，對應水星，主管燕趙之地。接下去東邊的星叫天倉，對應木星，主管魯衛之地。接下去東南面的星叫司空，對應土星，主管楚地。接下去西南面的星叫卿星，對應火星，主管魏地。這五顆星若有變化，都用它們所對應的去占卜。三柱星又叫三泉。天子若掌握了靈臺觀天之禮，則五車星、三柱星都明亮有規律。中間的五顆星叫天潢星。天潢星南面的三顆星叫咸池星，是養魚的池塘。月亮和五星進入天潢星，戰亂發生，政教不通，天下混亂。

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

五車南面的六顆星叫諸王星，偵察諸侯的存亡。它西面的八顆星叫八穀，主管觀察年景。八穀星中消失一顆星，就預示一種穀物没收成。天關星一顆，在五車星正南，也叫天門，是日月運行之道，主管邊關之事，負責邊關阻絶。此星放光，就有兵亂。五星進入并停留，就會有很多貴人死去。

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宫，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宫，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摇，中國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闕丘，主宫門外象魏也。

東井宿鉞星前面的四顆星叫司怪，主管候察天地日月星辰的變化和鳥獸草木的反常情况，明主聽説有災禍，就要修德養性、保障福瑞。司怪西北面的九顆星叫坐旗，是君臣確立位次的標識。坐旗星西邊的四顆星叫天高星，象徵臺榭之高，負責遠觀雲氣天象。天高西面的一星叫天河星，主掌偵察山林的反常變異。南河星、北河星各三顆，夾着東井宿。一説天高星，是天體的門關，主管水陸交通要道。南河星叫南戍，又叫南宫、陽門、越門、權星，主管火。北河星叫北戍，又叫北宫、陰門、胡門、衡星，主管水。兩河星南北戍之間，是日月五星通常運行的軌道。河戍如果動摇不定，中原就會發生戰亂。南河星南面的三顆星叫闕丘星，主管宫門外懸示教令的

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厨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黄帝之神，黄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饗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邊亭之警候。

爟北四星曰内平，平罪之官，明刑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黄，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觀闕。五諸侯星五顆，在東井宿的北部，主管揭發與舉薦，警戒非常事件。一説是調理陰陽，考察得失。又説是主掌帝王之心。一叫帝師，二叫帝友，三叫三公，四叫博士，五叫太史，這五種人經常爲帝王定奪疑難問題。此星若明亮碩大潤澤，則天下大安；若有芒角刺出，則必有災禍。五諸侯星南面的三顆星叫天樽星，主管盛裝稠粥來賑給貧窮飢餓。積水一星，在北河星的西北方，是水河，是用來供給酒食的長官。積薪星一顆在積水星東北方，是供給厨房的長官。水位星四顆，在積薪星的東面，是主管水利之官。客星如果水火侵入并停留，則百川泛濫流溢。

軒轅星十七顆，在七星宿的北面。軒轅，是黄帝之神靈，黄龍的本體；是后妃的尊長，是士職。一叫東陵，一叫權星，是主管雷雨的神。南面的大星，是帝王之后。其次北面的一顆星，是夫人，表示圍屏，也象徵上將。再北面的一顆星，是妃，也象徵次將。再其次的各顆星，都屬於次妃之列。帝王之后南面的小星，是宫中女御。左面一顆星是少民，是帝后的宗室。右邊一顆星叫大民，是太后的宗室。希望它呈黄色微小而明亮。軒轅星座右角南面的三顆星叫酒旗，是酒官的旗幟，主管宴饗飲食之事。五星進入并停留於酒旗星之中，天下就會大肆宴飲，有很多酒肉財物，給宗室賞賜或封爵。酒旗星南面的三顆星叫天相，是丞相的象徵。軒轅星西面的四顆星叫爟星，爟，就是報警的烽火，是邊地驛亭的哨所。

爟星北面的四顆星叫内平，是平衡罪責之官，彰明刑罰。少微四顆星在太微垣的西面，是士大夫的位置。又叫處士，也是天子的儲君，或者叫博士官，一説負責守衛宫廷的邊門。南面第一星是處士，第二星是議士，第三星是博士，第四星是大夫。此星明亮碩大并呈黄色，那麽賢士得以舉薦。月亮和五星侵入并停留其間，處士和女主有災禍，宰相也要更换。南面四顆星叫長垣，主管邦畿的境域以及四方胡夷。火星進入的話，則胡人侵入中原；如果太白星進入其間，則九卿合謀。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内天庭也。故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摇移徙，王者行。

東方。角宿兩顆是天之關口，它的中間是天門，它的裏面是天庭。所以太陽運行的黄道經過其中，是日、月、五星所運行的軌道。左角邊的星是天田，是治理訟獄的官，負責刑罰；它的南面是太陽之道。右角邊的星爲將，主掌兵事；它的北面是太陰之道。大體上天的三門，就像房星的四表。此星明亮碩大，王道就太平，賢能之人在朝廷之上；此星若動摇移徙，則君王出行。

亢四星，天子之内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録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

亢宿四顆星，是天子的内朝，是統一管理天下表奏之事、聽取訟訴、治理案獄、記録功勞之人。一説叫疏廟，主管疾病瘟疫。此星明亮碩大，則預示輔臣獻納忠言，天下安寧無事。

氐四星，王者之宿宫，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後二星大，則臣奉度。

氐宿四顆，是君王的寢宫，后妃的居所，是休息安歇的房屋。前面的兩顆星，表示嫡夫人；後面的兩顆星，表示妾。如果後面兩顆星碩大，則群臣遵奉法度。

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黄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厩，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房、鉤鈐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河清。

房宿四顆，爲明堂，是天子頒布政令的宫殿，也是四輔。下面的第一顆星，是上將；其次一顆，是次將；再其次，是次相；上面一顆，是上相。南面兩顆星是君主之位，北面兩顆星是夫人之位，也是四表，中間是天體的大路，是天之關口，是太陽運行軌道所經過的。南部空間叫陽環，它的南面叫太陽；北部空間叫陰間，它的北面叫太陰。日月五星經由天之衢道，則天下平和；經由陽道則有旱災喪事；經由陰道則有水災戰亂。也叫天駟，是天馬，主管帝王所乘的車駕。南邊的星叫左驂，其次是左服，再其次是右服，再其次是右驂。也叫天厩，還主管打開封閉，是家畜儲藏所經由的地方。房宿明亮，則君王賢明；驂星碩大，則戰事興起；此星離散，則百姓流亡。又北面的兩顆小星叫鉤鈐，是房星的鑰匙和鎖，也是天體的鑰匙和鎖，主管關閉天心。它明亮而且接近房宿，天下同心同德。房宿與鉤鈐星之間有客星或疏遠拆離，則會發生地震，黄河水變清。

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

心宿三顆，是天王的正位。中間一星爲明堂，是天子之位，就是大辰，主管天下的獎賞懲罰。天下若有變動，心星就顯現出徵兆。此星明

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

亮碩大，天下大同。前一星爲太子，後一星爲庶子。心星若垂直，則君王喪失權勢。

尾九星，後宫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宫，解衣之内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宫有叙，多子孫。

尾宿九顆，是後宫的場所，妃后們的居處。上面第一顆星，是王后；其次第三顆星，是夫人；再其次的星星，是嬪妾。第三星旁邊的一星叫神宫，是解衣寬帶的内室。尾宿也叫九子，此星的顏色如果明亮均匀，大小相互承接，則後宫長幼有序，子孫衆多。

箕四星，亦後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鷄，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

箕宿四星，也是後宫后妃的居所。也叫天津，一説叫天鷄，主掌八面之風。凡日、月停宿在箕、東壁、翼、軫諸宿時就起大風。又主管言語交際之事，負責接待蠻夷胡貉之人，所以蠻胡之人將要行動時，先在箕星上顯示出來。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禄行。

北方。斗宿六顆星，是天廟，即丞相太宰的位置，主管褒獎舉薦賢能之士，授與爵位和俸禄。又主管軍事，一説叫天機。南面的兩顆星叫魁，是天梁。中央的兩顆星是天相。北面的兩顆星是天府之庭，也是預示壽命的期限。將要有天子的事情時，就用斗宿占卜。斗宿若豐滿明亮，王道就平和，有爵位和俸禄。

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摇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

牛宿六顆星，是天體的水陸交通要道，負責祭祀的犧牲供品之事。它北面的兩顆星，一個叫即路，一個叫聚火。又説，上面的一顆星主掌道路，接下去的兩顆星主掌水陸交通要道，再其次的三顆星負責南越。此星若摇動變色就要占卜。星宿明亮碩大，王道昌盛，水陸交通通暢。

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

須女四顆星，是上天的少府官。須，是賤妾的名稱，是女職中的卑下者，主管布帛裁製和婚姻嫁娶之事。

虚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

虚宿二顆星，是冢宰官，主管北方里邑住宅廟堂祭祀祈禱等事，也主管死喪哭泣之事。

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虚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

危宿三顆星，主管天府、天市的房屋建築；其餘的與虚宿的預示相同。墳墓星四顆，隸屬在危星之下，主管死喪時哭泣，表示墳墓。

營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宫六星，天子之别宫，主隱藏休息之所。

室宿兩顆，是天子的宫殿。一叫玄宫，一叫清廟，又管理軍糧的府庫和治水築城等事。此星明亮，則國運昌盛；星小不明亮，則祭祀時鬼神不肯享用。離宫星六顆，是天子的别宫，主管隱藏休息的處所。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

壁宿兩顆，主管文章，是天下收藏圖書的秘府。此星明亮，君王興盛，學術暢行，國內多君子；此星失去光色，且大小不同，則君主好戰，經學之士得不到重用，圖書隱蔽不現；此星活動，則有水土建築之事。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

西方。奎宿十六顆星，是上天的武器倉庫。一說叫天豕，又說叫封豕。主管用武力禁止暴行，又主管河流溝瀆。西南面的大星，是所謂的天豕的眼睛，也叫大將，希望它明亮。

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

婁宿三顆星，是天獄，主管苑囿牧場和供祭祀用的牲畜，供給祭祀天地的郊祀。

胃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

胃宿三顆，是上天的庖厨囷倉，主管倉廩，存放五穀糧食的府庫，此星明亮則天下和平。

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黄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黄，兵大起。一星亡，爲兵喪；摇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

昴宿七星，是上天的耳目，主管西方，主掌訟獄之事。又是旄頭，是象徵胡人的星宿。昴宿、畢宿之間是天街，天子出行，旄頭作爲皇帝的儀仗要走在前面，這就是它的意義。是黄道所要經由的地方。昴宿明亮，則天下牢獄訟訴公平。昴宿六星都很明亮，與那顆大星相同，就會發大水。七顆星都呈黄色，就會發生大規模的戰亂。一顆星星消失不見，就會有戰爭和喪亂；若動摇不定，就會有大臣入獄，并會有帝室之喪。此星宿若碩大而且全都多次活動像跳躍一樣時，胡兵就會大舉進犯。

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盗賊，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月入畢，多雨。

畢宿八顆，主管邊地軍隊，并主掌狩獵。其中那顆大星叫天高，一說叫邊將，主管四方夷狄的尉官。此星明亮碩大，則遠方夷邦前來納貢，天下安定；此星失去色澤，則邊境就會發生兵亂。附耳星一顆，在畢宿之下，主管傾聽得失，偵伺過失和邪惡，察看不祥之事。此星盛大，則中原地區微弱，有盗賊出現，邊關驚亂，外國反叛；此星若移動，讒佞得以流行。月亮進入畢宿，則天下多雨。

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

觜宿三星，是三軍的軍候，是行軍中的糧草府庫，主管保障軍旅，收斂萬物。此星明亮則軍事儲備充盈，將軍得勢。

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

參宿十星，一說叫參伐，一說叫大辰，一說叫天市，一說叫鈇鉞，主管斬殺刈除之事。又是天獄，主管征戰討伐。又主管法度、標準，用來

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黄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摇，邊候有急，兵起，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評斷裁决。又主管邊境城市，是九譯官，所以不希望它活動。參宿，白虎的軀體。其中三顆星横列，是三位將軍。東北方的叫左肩，表示左將；西北方的叫右肩，表示右將；東南方的叫左足，表示後將軍；西南方的叫右足，表示偏將軍。所以《黄帝占》中參宿對應七將。中央三顆小星叫伐，是上天的都尉，主管胡、鮮卑、戎、狄等國，所以不希望它明亮。七顆將軍都明亮碩大，天下兵甲鋭利强大。王道缺損則此星的光芒四射張大。伐星的明亮程度和參宿相等時，則大臣都參與策謀，會發生戰争。參宿失去色澤，軍隊散亂潰敗。參宿的光芒動摇不定，則邊關緊急，戰事興起，會有斬殺討伐之事。參星移動，客會伐主。參宿的左足星進入玉井星之中，就會有大的戰亂發生，秦地將發大水，像有喪事一樣，山石也興妖作怪。參星變異反常，則王臣有二心。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黄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

南方。東井宿八顆星，是天體的南門，是黄道所經過的，是上天的岡亭土堡，主管水衡官的事，法律政令以此來取得公平論斷。君主運用法令公平合理，則井宿明亮而且排列端正。鉞星一顆，附在井宿之前，主管偵伺奢侈過度之事而斷絶它。所以不希望它明亮，如果它與井宿一樣明亮，則將對大臣動用斧鉞大刑。月亮停宿在井星之中，則表示有風雨。

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鑕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

鬼宿五顆星，是天之目，主管視覺，嚴明審察奸邪陰謀。東北之星主管積蓄馬匹，東南之星主管積蓄兵器，西南之星主管積蓄布帛，西北之星主管積蓄金玉，各自隨着變化而有所預示。中央一星叫積尸，主管死喪的祭祀。一説叫鈇鑕，主管誅殺斬伐。鬼星若明亮，五穀大豐收；不明亮，則百姓離散。鑕星則希望它忽忽閃閃不甚明亮，若明亮則會發生戰争，大臣被誅殺。

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

柳宿八星，是上天的厨宰，主管帝王膳食，調和五味，又主管雷雨。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又主急兵盗賊。故星明王道昌；暗則賢良不處，天下空。

七星宿七顆，又叫天都，主管衣裳彩綉，又主管突然發生的戰亂和盗賊。所以此星明亮則王道昌盛；昏暗則賢良不得安居，天下空乏。

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

張宿六顆，主管珍寶、宗廟所使用的器物以及衣裳服飾，又主管天厨的飲食和賞賜之事。此

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

星明亮則君主能行五禮，能得天之正中。

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

翼宿二十二顆星，是上天的樂府，主管歌舞藝人戲樂之事，又主管夷狄之地的遠客和邊遠地區的賓客。此星明亮碩大，禮樂興盛，四夷賓至。此星若移動則蠻夷使臣前來，若離散則天子發兵興戰。

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轄星傅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轄舉，南蠻侵。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軫就聚，兵大起。

軫宿四顆星，表示冢宰，是輔佐之臣；主管車輛馬匹，負責載負之事。有軍隊出入行動，都要向軫宿占卜。又主管風，主管死喪之事。軫宿若明亮，則車駕齊備；若移動則要使用車駕。轄星依附在軫宿的兩旁，表示王侯，左邊一轄是君主的同姓王侯，右邊轄星是異姓王侯。此星明亮，則發生大戰。它遠離軫宿，則預示凶兆。轄星飛升，則南蠻入侵。長沙一星，在軫宿中間，主管壽命。它明亮則預示壽命長，子孫興旺。又說，車如果沒有轄，國家就有災禍；軫星聚集在一起，就會發生大的戰爭。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

庫樓星十顆，六顆大星叫庫，南面四顆星叫樓，在角宿之南。一說叫天庫，是兵革車輿的府庫。旁邊的十五顆星每三顆聚集在一起的，是柱星。中央的四顆小星是衡星，主管排列陣式。東北面的兩顆星叫陽門，主管把守關隘邊塞。南門星兩顆，在庫樓星之南，是天體的外門，主管守衛的士卒。平星兩顆，在庫樓星之北，負責平判天下刑事訟訴之事，是廷尉一職的象徵。天門星兩顆，在平星的北面。

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

亢宿南邊的七顆星叫折威，主管斬殺伐戮。頓頑二星，在折威星東南方，主管審訊囚徒的真實情況，察明欺騙僞裝。

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

騎官星二十七顆，在氐宿之南，好像是天子的武賁衛士，負責警衛守護。東端的一顆星是騎陣將軍，是騎兵將領。南邊的三顆星是車騎星，是車騎將軍。陣車星三顆，在騎官星的東北面，表示兵車。

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積卒星十二顆，在房宿、心宿的南邊，主管執行守衛之事。其他星座侵入停留，就會有近臣被誅殺。從官星兩顆，在積卒星的西北面。

龜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

龜星五顆，在尾宿之南，主管占卜以預測吉

凶。傅説一星，在尾後。傅説主章祝，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

凶。傅説星一顆，在尾宿之後。傅説星主管彰顯祝詞，是巫官。魚星一顆，在尾宿後面的天河中，主管陰氣用事，能預知雲雨的時間。

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星在箕舌前杵西北。

杵星三顆，在箕宿之南，杵負責給庖厨舂米。客星侵入到杵臼之中，天下就有急難之事。糠星在箕舌的前面、杵星的西北。

鱉十四星，在南斗南。鱉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

鱉星十四顆，在斗宿之南。鱉是水中的動物，歸屬太陰。有星侵入停留，是凶災的徵兆。表示有關於水方面的法令。農丈人星一顆，在斗宿的西南，是老農主管稼穡之事。狗星兩顆，在斗宿的魁星之前，主管吠守之事。

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岠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盈瀉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疇事。

天田星九顆，在牛宿之南。羅堰星九顆，在牛宿東面，是岠馬，用來壅塞積蓄水源，灌溉河溝渠道。九坎星九顆，在牽牛宿之南。坎，就是溝渠，用來引導疏通源泉，疏通流瀉盈溢之水，開通溝洫。九坎星中間的十顆星叫天池，一説叫三池，一説叫天海，主管灌溉田畝之事。

虚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南二星曰蓋屋，治宫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虚梁，園陵寢廟之所也。

虚宿南面的兩顆星叫哭星，哭星東面的兩顆星叫泣星，泣星、哭星都靠近墳墓。泣星南邊的十三顆星叫天壘城，好像一條長繩子的形狀，主管北夷的丁零人和匈奴人。南面的二星叫蓋屋，是營造宫室的官吏。它南面的四顆星叫虚梁，是園陵寢廟的所在地。

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爲營壅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

羽林星四十五顆，在室宿之南，一説叫天軍，主管軍隊馬匹，又負責保護君主。壘壁陣星十二顆，在羽林星之北，是羽林的城池壁壘，主管軍隊的守衛建造軍營的屏障。金、木、水、火、土五星中如果有進入天軍星中去的情況，都預示着要發生戰爭，其中火星、金星和水星最爲嚴重。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星的西南方。所謂北，指的是停宿在北方；落，指的是上天的籬笆；師，是衆多的意思；師門，就相當於軍門。長安城的北門叫北落門，就是爲了與此星相像。它主管在非常情况下觀察軍事動態。如果有客星侵入并停留，就表示胡虜人進犯邊塞之内，要爆發戰爭。它西北面有十顆星，叫天錢。北落星西南的一顆星叫天綱，主管置有兵器的帷帳。北落星東南方的九顆星叫八魁，主管設網捕捉禽獸。

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積厨粟之所也。

天倉星六顆，在婁宿之南，是用來儲藏糧食穀物的。南面的四顆星叫天庾，是聚集庖厨所用穀粟的地方。

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

天囷星十三顆，在胃宿之南。囷，屬於倉廩一類，主管供給皇家所用的糧食。

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圂，植果菜之所也。

天廩星四顆在昴宿之南，一説叫天廥，主掌蓄積糧食來供給饗食祭祀；《春秋經》上所説的御廩，就類似這顆星。天苑星十六顆，在昴宿畢宿的南邊，是天子的苑囿，畜養禽獸的地方。天苑以南的十三顆星叫天圂，是種植果木蔬菜的地方。

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

畢宿、附耳星南面的八顆星叫天節，表示使臣所握持的節杖。天節下面的九顆星叫九州殊口，是通曉地方民俗的官吏，精通語言翻譯的人。

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厨。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鷄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

參旗星九顆在參宿以西，一説叫天旗，一説叫天弓，主管動用弓箭之事，伺察變動、抵禦禍亂。玉井星四顆，在參宿的左下角，主管湯、水來供給厨房。西南方的九顆星叫九游星，是天子的旗幟。玉井星東南四顆星叫軍井，是行軍途中的井。軍井没有打通，將領不能説渴，名字就取於此。軍市星十三顆在參宿的東南方，是天軍的貿易集市，使互通有無。野鷄星一顆，主管變化和怪異，在軍市星座中。軍市星西南的兩顆星叫丈人星，丈人星東邊二星叫子星，子星東邊的兩顆星叫孫星。

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爲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弧南六星爲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爲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

井宿西南的四顆星叫水府，是主管水流的官吏。井宿南區的東邊的四顆星叫四瀆，是長江、黄河、淮水、濟水的精靈。狼星一顆，在井宿東南方。狼是荒野之將，表示侵伐掠奪。它的色澤有一定常規，不希望它變化活動。北七顆星叫天狗，主管保守財産。弧星九顆，在狼星的東南，是天之弓箭，主管防備盜賊，常常指向狼星。弧矢之星移動不定不同往常時，就會出現許多盜賊，胡兵大舉進發。狼星、弧星如果展開擴大，就會延害於胡人，天下大亂。又説，天弓張開，天下就會布滿軍隊。弧星南面六顆星是天社星，從前共工氏的兒子句龍能平治水土，所以將他和土神一起祭祀，他的靈魂變成了星星。老人星一

而没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顆，在弧星的南面，一説叫南極星，常常在秋分這一天的清晨於丙位出現，在春分這一天的傍晚於丁位没落。此星出現則天下清明安定，它預示長久昌盛，常常在秋分時節在南郊占候。

柳南六星曰外厨。厨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

柳宿南面的六顆星叫外厨。厨星南面的一顆星叫天紀，主管禽獸的年歲。

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爲號也。

稷星五顆，在七星之南。稷，是職掌農事的官，因爲稷在百穀中占第一位所以取它爲名號。

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

張宿南方的十四顆星叫天廟，是天子的祖廟。如果客星侵入并停留，則祭祀之官將有災禍。

翼南五星曰東區，蠻夷星也。

翼宿之南的五顆星叫東區，是對應蠻夷之邦的星座。

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彪尾威旗。

軫宿之南的三十二顆星叫器府，是樂器的府庫。青丘星七顆，在軫宿之東南，是蠻夷國家的名號。青丘星西面的四顆星叫土司空，主管界域，也叫司徒。土司空北面的兩顆星叫軍門，主掌占候虎尾威旗。

天漢起没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説、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天河起自東方，經過尾宿、箕宿之間，叫做漢津。於是分爲兩道，其南邊的一道經過傅説星、魚星、天籥星、天弁星、河鼓星，其北邊的一道經過龜星，直貫箕宿之下，然後圍繞南斗的魁星、左旗星，直到天津星之下而與南道相合。這纔向西南延伸，又分開夾繞了匏瓜星，圍繞人星、杵星、造父星、騰蛇星、王良星、傅路星、閣道星的北端、太陵星、天船星、卷舌星而向南延伸，又圍繞了五車星，經過北河星的南端，進入東井宿和水位星然後向東南延伸，圍繞了南河星、闕丘星、天狗星、天紀星、天稷星，在七星之南消失。

十二次度數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説《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十二次。班固依照《三統曆》用十二次配合十二分野，他的説法最詳盡。又有費直解説《周易》、蔡邕寫的《月令章句》，所講述的内容頗有先後之别。魏太史令陳卓重新論定各郡國所對應的星宿位置的度數，現在依次附在後面。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兖州。費直

自軫宿十二度至氐宿四度爲十二次中的壽星，於十二辰中在辰，是鄭地的地域，位屬兖

《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州。費直的《周易分野》說：壽星起自軫宿七度。蔡邕的《月令章句》說：壽星起自軫宿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從氐宿五度至尾宿九度爲十二次中的大火，於十二辰在卯，是宋地的地域，位屬豫州。費直認爲，起自氐宿十一度。蔡邕認爲，起自亢宿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從尾宿十度到南斗十一度，爲十二次中的析木，於十二辰在寅，是燕地的地域，位屬幽州。費直認爲，起自尾宿九度。蔡邕認爲，起自尾宿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吴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從南斗十二度至須女宿七度爲十二次中的星紀，於十二辰中在丑，是吴地、越地的地域，位屬揚州。費直認爲，起自斗宿十度。蔡邕認爲，起自斗宿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須女宿八度至危宿十五度爲十二次中的玄枵，於十二辰在子，是齊地的地域，位屬青州。費直認爲，起自女宿六度。蔡邕認爲，起自女宿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諏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從危宿十六度至奎宿四度爲十二次中的諏訾，於十二辰中在亥，是衛地的地域，位屬并州。費直認爲，起自危宿十四度。蔡邕認爲，起自危宿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從奎宿五度到胃宿六度爲十二次中的降婁，於十二辰中在戌，是魯地的地域，位屬徐州。費直認爲：起自奎宿二度。蔡邕認爲：起自奎宿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從胃宿七度至畢宿十一度爲十二次中的大梁，十二辰中在酉，是趙地的地域，位屬冀州。費直認爲：起自婁宿十度。蔡邕認爲：起自胃宿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從畢宿十二度到井宿十五度爲十二次中的實沈，於十二辰中在申，是魏地的地域，位屬益州。費直認爲：起自畢宿九度。蔡邕認爲：起自畢宿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從東井宿十六度到柳宿八度爲十二次中的鶉首，於十二辰在未，是秦的地域，位屬雍州。費直認爲：起自井宿十二度。蔡邕認爲：起自井宿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從柳宿九度到張宿十六度爲十二次中的鶉火，於十二辰中在午，是周地的地域，位屬三河。費直認爲：起自柳宿五度。蔡邕認爲：起自柳宿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從張宿十七度到軫宿十一度爲十二次中的鶉尾，於十二辰中在巳，是楚地的地域，位屬荆州。費直認爲：起自張宿十三度。蔡邕認爲：起自張宿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并云：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二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吴、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楊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都說：

角宿、亢宿、氐宿，對應鄭地、兗州：

東郡對應角宿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對應角宿六度，

泰山對應角宿十二度，

濟北、陳留對應亢宿五度，

濟陰對應氐宿二度，

東平對應氐宿七度。

房宿、心宿，對應宋地、豫州：

潁川對應房宿一度，

汝南對應房宿二度，

沛郡對應房宿四度，

梁國對應房宿五度，

淮陽對應心宿一度，

魯國對應心宿三度，

楚國對應房宿四度。

尾宿、箕宿，對應燕地、幽州：

涼州對應箕宿中十度，

上谷對應尾宿一度，

漁陽對應尾宿三度，

右北平對應尾宿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遼東對應尾宿十度，

涿郡對應尾宿十六度，

渤海對應箕宿一度，

樂浪對應箕宿三度，

玄菟對應箕宿六度，

廣陽對應箕宿九度。

斗宿、牽牛宿、須女宿，對應吴地、越地、揚州：

九江對應斗宿一度，

廬江對應斗宿六度，

豫章對應斗宿十度，

丹楊對應斗宿十六度，

會稽對應牛宿一度，

臨淮對應牛宿四度，

廣陵對應牛宿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虚、危，齊，青州：
齊國入虚六度，
北海入虚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泗水對應女宿一度，
六安對應女宿六度。
虚宿、危宿，對應齊地、青州：
齊國對應虚宿六度，
北海對應虚宿九度，
濟南對應危宿一度，
樂安對應危宿四度，
東萊對應危宿九度，
平原對應危宿十一度，
菑川對應危宿十四度。
營室宿、東壁宿，對應衛地、并州：
安定對應營室一度，
天水對應營室八度，
隴西對應營室四度，
酒泉對應營室十一度，
張掖對應營室十二度，
武都對應東壁一度，
金城對應東壁四度，
武威對應東壁六度，
敦煌對應東壁八度。
奎宿、婁宿、胃宿，對應魯地、徐州：
東海對應奎宿一度，
琅邪對應奎宿六度，
高密對應婁宿一度，
城陽對應婁宿九度，
膠東對應胃宿一度。
昴宿、畢宿，對應趙地、冀州：
魏郡對應昴宿一度，
鉅鹿對應昴宿三度，
常山對應昴宿五度，
廣平對應昴宿七度，
中山對應昴宿一度，
清河對應昴宿九度，
信都對應畢宿三度，
趙郡對應畢宿八度，
安平對應畢宿四度，
河間對應畢宿十度，
真定對應畢宿十三度。
觜宿、參宿，對應魏地、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廣漢對應觜宿一度，
越嶲入觜三度，	越嶲對應觜宿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蜀郡對應參宿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犍爲對應參宿三度，
牂柯入參五度，	牂柯對應參宿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巴郡對應參宿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漢中對應參宿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益州對應參宿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東井宿、輿鬼宿，對應秦地、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雲中對應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定襄對應東井八度，
雁門入東井十六度，	雁門對應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代郡對應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太原對應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上黨對應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柳宿、七星宿、張宿，對應周地、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弘農對應柳宿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南對應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東對應張宿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河內對應張宿九度。
翼、軫，楚，荆州：	翼宿、軫宿，對應楚地、荆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陽對應翼宿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南郡對應翼宿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	江夏對應翼宿十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零陵對應軫宿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桂陽對應軫宿六度，
武陵入軫十度，	武陵對應軫宿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長沙對應軫宿十六度。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七曜　雜星氣　瑞星　妖星　客星　流星　雲氣　十煇　雜氣

史傳事驗

天變　日蝕　月變　月奄犯五緯　五星聚舍

七曜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群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

太陽是旺盛的陽氣的精華，主管生養恩德，是人君的象徵。人君如果有了瑕疵，一定會顯現出它的陰暗邪惡來昭告標示出來。所以太陽月亮運行在有道之國則光輝明亮，人君吉祥昌盛，百姓安康寧和。人君憑藉着土地而稱王，其國政太平，則太陽色澤正常没有一定的色象。太陽改變了常色，有戰争的話，則兵敗軍破；没有戰争的話，則殞喪侯王。如果人君無德，大臣亂國，那麽太陽赤紅而無光。太陽失去了正常的色澤，所照臨的國家就不會昌盛。太陽在白晝時昏暗無光，行人没有影子，到黄昏這種現象還没結束的話，上面動用刑罰緊迫而嚴酷，下面民不聊生，不出一年就會有大水災。太陽白晝昏暗無光，烏鴉成群鳴叫，國家就會政刑混亂。太陽正中有烏鴉出現，君主不清明，處理政務混亂不清，國中將有王室的喪事，將軍出現，旌旗亂舉。太陽正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三五不定，臣下將廢棄其君主。日食，陰氣侵襲了陽氣，是臣下掩蔽了君主的徵象，將會亡國。

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

月亮是太陰的精華，用它來匹配太陽，是女主的象徵；用它來比擬德行，表現了刑罰的意

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奸邪并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强，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義；排列於朝廷之上，屬於諸侯大臣之類。所以君主聖明，則月亮依照法度運行；臣下執掌朝政，則月亮的運行就偏離了軌道；大臣當權，用兵動刑失去了原則規矩，則月亮的運行忽南忽北；王后女主和外戚擅權，則月亮的運行忽進忽退。月亮改變了常色，將要有災禍。月亮在白晝非常明亮，則奸詐邪惡將同時發生，君主與臣下爭權奪勢，王后女主喪失德行，使國事昏暗戰爭不斷，中原大地鬧饑荒，天下陰謀僭越。幾個月亮同時出現，國家會因爲動亂而滅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静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奸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吴，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黄而沈，其野大穰。

歲星叫做東方春木，對於人來説，是五常中的仁，五事中的貌。如果仁有所虧、貌有所失，違逆了春的節令，損傷了木之氣，則懲罰顯現在歲星上。歲星早出晚出不同，根據它的位置確定國家的興衰。它所停留的時間長，那個國家就德政仁厚，五穀豐昌，不可征伐。它所對的如果是衝的話，那年就會有災禍。歲星安静不變合乎常度，是吉象。它的盈滿減縮失去了常態，那個國家就有憂患，不能舉兵興事。又有一説認爲是人君的象徵，色澤應該明亮，色澤光亮潤澤，政德和睦齊同。還有一説認爲如果它進退運行合乎常度，奸佞邪惡就止息不生；如果色澤運行變亂失常，人主將無福無禄。它又主掌福禄，主掌大司農，主掌齊、吴之地，主管天下諸侯君主的過失，主管每年的五穀收成。顔色正紅而且顯出光芒，那個國家就昌盛；顔色黄紅而且深暗，其田野繁盛豐收。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鈎己，芒角動摇，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吴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過，

熒惑是南方夏火的精華，禮儀和審察的象徵。禮儀虧缺、審察失度，違逆了夏令，損傷了火氣，懲罰顯現在熒惑星上。熒惑的法象是使運行失常，它出現就會有兵亂，它隱没兵亂就將消散。以它的位置確定國家的興衰，有動亂有寇賊，有疾病有喪亡，有饑荒有戰亂，它所停留的國家會遭受災難。它若環繞排列，其形如鈎似己，其光亮芒角動摇不定，色澤變化，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它所造成的災難更嚴重。位居南方則男人喪亡，位居北方則女子喪亡。它的周旋運轉停止了，就是死喪的徵兆，賊寇禍亂其野，土地淪喪。它偏離了軌道而且運行疾速，軍隊聚

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鈎己，戰凶，有圍軍；鈎己，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衆怒。又爲理，外則理兵，内則理政，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集在它的下方，順之就會取勝。又説，熒惑星主掌大鴻臚，主掌死喪，主掌司空。又主掌司馬，主管楚地、吴地、越地以南的地方，又主管天下群臣的過失，主管驕奢亡亂妖孽之事，主管年景的好與壞。又説，熒惑静止不動，部隊不打仗，會誅殺將領。它出現後色澤赤紅而且强烈，逆行形成鈎己之形，戰事凶惡不吉，有圍困的軍隊；成鈎己形，其光之芒角像鋒刃，人君不要出宮，其下有伏兵；芒角大則人多且氣勢强盛。又主掌治理，對外則治理軍隊，對内則治理政務，是爲天子之理。所以説，雖然有聖明的天子，也必須審視熒惑星的位置。如果它的出現侵犯了太微星、軒轅星、營室星、房星和心星，是它主掌對應的對象所忌諱的。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爲黄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鎮星叫做中央季夏土，是誠信、思維的象徵。仁義禮智，以誠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所以四星若全部失却常態，鎮星就會因此而動。動蕩而且早出，諸侯君王就不安寧。晚出，軍隊出戰無法返回。它所止居的宿位，國家吉祥，獲得土地女子，有福瑞，不可征伐；鎮星離開，喪失土地，或者有女憂。止留在宿位的時間長，國家的福澤就厚重；改變了宿位福澤就淺薄。偏離了它的位置向上了二三個宿位叫做盈，所主對象難以成就，否則就會發大水。偏離位次而向下叫縮，君主有災禍，其年不安，否則就會天崩或者地震。一説，鎮星爲黄帝之德，是女主的象徵，主掌恩德深厚與安危存亡的迹象徵兆，主管天下女主的過失。又説，是天子之星。天子失去誠信，則鎮星激烈動蕩。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埤遲速，静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

太白星叫做西方秋金，是道義和言語的象徵。道義虧缺言語失理，違逆秋令，損傷了金氣，其懲罰顯現於太白星。太白星的進退能占驗出兵亂，高低遲速、静躁隱現，動用軍隊皆仿照太白星的狀況，就吉祥平安。它出現在西方，打亂常行，夷狄就會失敗；它出現在東方，打亂常行，中原就會失敗。没有竭盡它的周期時日，行過高天之時，會危及它所對應的國家。如果行經整個天空，天下會出現變革，百姓更换君主，這就叫做變亂常綱，百姓流亡。太白星白晝出現，

謹候此。

與太陽争明，强國變弱，小國變强，女主帝后强悍放縱。又説，太白星主掌大臣，其號稱上公，相當於大司馬之位。謹占候如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鬥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效不效，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黄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

辰星對應北方、冬、水，代表智慧和聽政。智慧欠缺、聽政失當，違逆冬令，損傷水氣，懲罰顯現在辰星上。辰星出現，則主掌刑罰，主掌廷尉，主掌燕地、趙地，又掌管燕、趙、代以北的地方，是宰相之象。也象徵誅殺征伐之氣，戰鬥之象。又説，軍隊出征於荒野，辰星就爲偏將之象，没有戰事就會發生刑罰之事。調和陰陽，應效而不效，其時會不和。它的出現不合時宜，寒暑混淆節氣，國家就會鬧大饑荒。它應當出現而不出現，這就叫擊卒，主天下兵革大起。它若在房星、心星之間，就會發生地震。又説，辰星出入躁進疾速，常常主掌夷狄。又説，是蠻夷之星，也對應刑罰之法的得失。它的顏色發黄，體積變小，就會發生嚴重地震。它的光亮與月亮相近時，所對應的國家會發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

五星是有顏色的，大小也不相同，各自依照自己的運行軌迹并順應着時間和節氣。顏色的改變是有規律的，凡青色可比於參宿左肩，赤可比於心大星，黄可比於參宿右肩，白可比於狼星，黑可比於奎大星。不失其本色而順應其四時，則吉祥；其顏色與其行相違，則凶禍。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强，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虚，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宫，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五星所出入、所運行、所當值的辰位，所對應之國得位。得位者，歲星主德，熒惑星主禮，土星主福，太白星主兵强，辰星主陰陽調和。所運行所當值的辰位，順應其顏色而且有芒角的能取勝，其顏色相違的則失敗。居於所當居，則有德；居於所不當居，則無德。顏色勝過了它的居位，運行又勝過了它的顏色，運行得以勝過其他的一切。營室是天上的清廟，是歲星的廟。心星是天上的明堂，是熒惑星的廟。南斗是天上的文太室，是土星的廟。亢星是天上的疏廟，是太白的廟。七星是天上的員宫，是辰星的廟。五星運行到自己的廟位時，謹占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謡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

五星早出晚出或失其位次，其精華降到地面爲人。歲星降而爲貴族大臣；熒惑星降而爲兒童，每天唱歌嬉耍；土星降而爲老人婦女；太白

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星降而爲壯夫，身處山林之中；辰星降而爲婦人。吉凶的應驗，各隨其徵兆而昭示。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鬥，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爲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鬥，大戰，客勝。凡木、火、土、金與水鬥，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鬥。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五星，木星與土星會合，將有內亂，會發生饑荒；與水星會合，就會改變政策、變更行事；與火星會合，會產生饑荒，形成旱災；與金星會合，會有帝室之喪，內部產生争鬥，國內有戰亂，野鄙有敗軍，發生水災。太白星在南方，歲星在北方，稱爲牝牡，這年五穀豐收。太白星在北方，歲星在南方，年景時好時壞。火星與金星會合，其年爲爍，主喪不可以舉兵興事。追隨太白，會造成軍隊覆滅；離開太白，軍隊將退却。出現於太白之陰，將爲分宅；出現於其陽，將有副將出戰。與土星會合，產生憂禍，主掌有忤逆不順的公卿。與水會合，將有失敗的軍隊，舉兵用事就會慘敗。一說，火星與水星會合爲焠，不能舉兵用事。土星與水星會合將會產生壅障不通的現象，不能舉兵用事，會有全軍覆滅的結果。一說，表明會有謀變更替之事，一定會產生旱災。與金星會合，會產生疾病，造成國之喪事，內有軍隊叛亂，國家喪失土地。與木星會合，國內大飢。水星與金星會合，表示有陰謀變亂之事，有戰爭之災。其入太白星之中而自上方出來，表示軍隊戰敗，將領被殺，客軍勝利；從其下方而出，客軍喪失土地。要看旗星的指向，來占卜何方爲破軍。水星環繞着太白星，若與太白星相鬥，將有大戰，客軍勝利。凡是木星、火星、土星、金星與水星相鬥，都會發生戰爭。軍隊沒有出國作戰，全在國內造成內亂。凡幾個星在同一舍內爲合，相凌迫爲鬥。二星相接近，其災禍大；離開較遠，沒有傷害，相距在七寸之內一定會有應驗。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强國戰，辰以女亂。

凡是月亮蝕五星，其分野之國都會衰亡。月蝕歲星是因爲饑荒，蝕火星是因爲戰亂，蝕土星是因爲大開殺戒，蝕太白是因爲强國戰敗，蝕辰星則因女人之亂。

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入合月亮，若是歲星，則所對應的國家將有被斥逐的宰相；若是太白星，將有殺戮。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

凡五星所聚之處，其所對應的國家將主宰天下，天下之人都會尊從。歲星表示以道義而尊

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絶行，其國外内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大陽，其國兵喪并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承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從，火星表示以禮義而尊從，土星表示以厚重而尊從，太白表示以兵力而尊從，辰星表示以刑法而尊從，各自以其所主之事而招致天下。如果三星會合，這就會有兵喪而中斷星之正常運行，這個國家的内外都會有戰爭和喪亂，百姓飢寒困乏，將改立侯王。若是四星會合，這就叫大陽，戰爭和喪亡將會在這個國家同時發生，當政的君子憂慮，而下民流亡。若是五星會合，這就叫易行，有德之人承受祥慶，改立爲王的人，能據有天下四方，其子孫繁盛昌茂；無德之人將遭受災禍，離開自己的國家，宗廟被毁壞，百姓離去，災難遍及四方。五顆星都很碩大，其事態就大；都比較小，事態也小。

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黄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黄，地之争；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的顔色，都成圓圜狀，白色主喪，是旱災的徵兆；呈赤色内有不平，主戰亂；青色主憂患，是水災的徵兆；黑色主疾病瘟疫，是大批死亡的徵兆；黄色主吉祥。都出現芒角，紅色，則有敵軍侵犯本國城池；黄色，有土地之争；白色，會出現哭泣之聲；青色，將有戰火之災；黑色，有水災。五星呈現同一顔色，則天下偃兵息武，百姓安寧，載歌載舞，見不到災難疾病，五穀豐盛繁昌。

凡五星，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此五星中，歲星，政教緩和則不行，疾厲則過分，違逆則占。熒惑星，緩和則不出，疾厲則不入，違逆常道則占。土星，緩和則不還，疾厲則超過其居舍，違逆則占。太白星，緩和則不出，疾厲則不入，違逆則占。辰星，緩和則不出，疾厲則不入，非其時則占。五星不失其常行，則當年五穀豐收。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從中分天爲兩部，若五星聚於東方，則對中原有利；若聚於西方，則外國用兵者有利。若辰星不出現，則太白爲客；辰星出現，則太白爲主。辰星出現而不跟從着太白，以及各從一方出現，就是格，國土中雖有軍隊，不會發生戰爭。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凡五星之出現或隱没、留止或運行、違逆或順從、遲緩或疾速應合曆法時度的，就符合它的規律，政教合於常規；違反曆法時度而迷失常道或盈或縮時，就是亂行。亂行就成了天矢星、彗孛星，而有國家衰亡、政令更革的變故，以及戰

亂、饑荒、喪亂等災禍。

雜星氣

圖緯舊説，及漢末劉表爲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荆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略其名狀，舉其占驗，次之於此云。

按照河圖、緯書的舊説，到漢朝末年劉表任荆州牧時，命武陵太守劉叡彙集關於天文的衆多占卜成書，定名爲《荆州占》。那些雜星的本身，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的呈現瑞氣，有的呈現妖氣，有的是日月之旁的雲氣，都簡要舉出它們的名稱形狀，列舉出它們占卜應驗的情況，依次排列於此。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黄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

第一是景星，像半個月亮，在農曆月初和月末出現，協助月亮放射光芒。有的説，此星碩大而中間空。有的説，有三顆星，在南方之雲氣與在東方之雲氣相連，黄星在南方的雲氣之中，也叫做德星。

二曰周伯星，黄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第二是周伯星，呈黄顔色，閃閃發光，在哪個國家出現哪個國家就會非常昌盛。

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

第三叫含譽，光芒似彗星，有喜事則含譽星放射光芒。

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兑，色黄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客。

第四是格澤，像炎炎的火焰，下面圓渾上面尖鋭，顔色呈黄白色，從地上升起。它一出現則不用耕種而有收穫，有治水築城等工程，有尊貴的客人。

妖星

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

一種叫彗星，就是所説的掃帚星。其本體像星星，其末尾像掃帚，小的數寸長，長的有的貫穿整個天空。它一出現就會興起戰火，發大水。它主掌掃除，即除舊迎新。它有五種顔色，各自依照五行之精華所對應。史臣認爲，彗星星體没有光澤，依靠太陽而産生光澤，所以晚上出現則光芒指向東方，早晨出現則光芒指向西方。在太陽的南方北方，都隨着太陽的光芒而有所指向。其光芒迴旋轉折，有時長有時短，光芒所及之處就會産生災禍。

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暗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

第二是孛星，屬於彗星一類。光芒偏向一方就叫彗，芒氣四散發射就叫孛。孛，就是説光芒四射孛孛然不同尋常，是産生凶惡之氣的徵驗。國内無大亂，則國外就有嚴重的戰爭，天下聯合謀劃，晦暗隱蔽而不明，會有所傷害。晏子説：

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

“君主若不改過，孛星就會出現，彗星有什麽可怕的呢!”據此而言，孛星災害比彗星嚴重。

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鋭，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争。

第三叫天棓，另一名叫覺星。本體與星相類，末端尖鋭，四丈長。有時在東北方或西方出現，標志奮争之事。

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爲旱飢暴疾。

第四是天槍。它出現後不超過三個月，必定會有破滅的國家和亂國之君，因其罪惡伏地而死。災禍没有完結，還會有旱災、饑荒、寇暴和瘟疫。

五曰天欃。石氏曰，雲如牛狀。甘氏，本類星，末鋭。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

第五叫天欃。石氏説：其雲形狀像牛。甘氏認爲，本體與星相類似，末端尖鋭。巫咸説，似彗星出現在西方，有二三丈長，主應捕捉之制。

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黄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

第六是蚩尤旗，類似彗星而後部彎曲，像是旗子。有人説，赤色之雲獨立顯現。有人説，它的顏色是上黄下白。有人説，像一棵直立的莞草而比較長，取名叫蚩尤之旗。有人説，像一個畚箕，有二丈長，末端有星星。主應討伐邪惡叛逆之賊，主應有惑亂，在它所出現的方位的下面會有戰亂，大興兵革；不然的話，也會有喪亡。

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

第七叫天衝，它出現時形狀似人，穿着青黑色的衣服，光着頭，一動不動。它一出現則臣下圖謀君主，武裝的士卒奮起，天子喪亡。

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一二丈，如炬火，主内寇内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强。或曰，外内有兵喪。

第八叫國皇，碩大而呈紅色，與南極老人星相類似。有人説，離開地一、二丈，像火炬，主應國内發生賊寇動亂。有人説，它的宿位所對應的下方有戰事，兵力很强。有人説，國外國内都有兵亂。

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

第九叫昭明，形象如太白星，光有芒角，不行。有人説，它碩大而色白，没有芒角，忽上忽下。有人説，赤色的彗星分爲昭明星，昭明星的光暗淡晦滅，被認爲是霸業興起、德政興起的徵兆，所對應的國家興兵多變。有人説，在上位的人不吉利，將發生嚴重的戰亂。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爲乖争之徵，主擊强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

第十叫司危，狀如太白星，有眼。有人説，出於正西方，是西方之野星，離地大約六丈，碩大而色白。有人説，碩大而有毛，有兩個角。有的説，類似太白星，經常閃動，細看它顏色發紅，是違逆争鬥的徵兆，主應抗擊强兵。顯現則主君失法，豪傑紛起，天子會因爲不義而失國，

聲之臣行主德。

有聲望的臣下行使君主之德政。

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鈎，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其國内亂，其下相讒，爲飢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第十一叫天讒，彗尾出現於西北方，其狀如劍，長四、五丈。有人説，形狀像鈎，有四丈長。有的説，其形狀又小又白，經常閃動，主應殺戮誅罰。出現則所對應的國家内部發生動亂，在下位的臣子相互讒謗，産生饑荒兵亂，千里赤地，到處是枯骨。

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之星。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爲五分，毁敗之徵，亦爲備急兵。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衝。

第十二叫五殘，又名五鋒，出於正東方，是東方之星。形狀類似辰星，離地大約六、七丈。有人説，蒼色的彗星散開成爲五殘星，狀如辰星，有芒角。有的説，星的表面有一層氣好像暈環，有毛。有的説，大而色赤，經常閃動，細看它呈青色。主應乖逆喪亡；分爲五，是毁敗的徵兆，也象徵備充緊急戰事。顯現出則主應誅殺，政權旁落於伯，四野形成動亂，有緊急兵事，有喪亂，不利於對應衝宿位的分野。

十三曰六賊，見出正南，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關樞；其下有兵，衝不利。

第十三叫六賊，出現於正南方，是南方之星。離地大約六丈，大而色赤，閃動而有光輝。有的説，其形如彗。五殘星、六賊星出現，災禍合降於天下，逆兵侵犯關口要塞；所對應的地方有兵災，對衝宿位所應之地不利。

十四曰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從横。主逐王，主刺王。出則陰精横，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

第十四叫獄漢星，又叫咸漢，出現於正北，是北方分野之星，離地大約六丈，大而色赤，經常閃動，仔細地觀察，中間是青色的。有人説，它表面呈赤色，下面有三顆彗星縱横。它象徵着放逐君主、刺殺君主。出現則陰邪之精横行，它所對應的地區戰事興起。又象徵喪亂，它閃動則諸侯驚恐。

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鷄。其怒，有青黑，象伏鱉。或曰，怒，雌也，主争兵。又曰，黄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横。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群猾横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

第十五叫旬始，出現在北斗星旁，形狀像雄鷄。發怒時，呈青黑色，像一隻匍匐而卧的鱉。有人説，發怒時，是雌性，象徵軍事争鬥。又説，黄彗星分爲旬始星，成爲立主的標志，象徵禍亂，象徵招致横逆。出現則臣下謀反，戰事興作，諸侯肆虐，爲期十年，聖人起兵討伐，衆多猾佞之人横行恣縱。有人説，旬始星出現則諸侯勢盛氣强。

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横，則天鋒星見。

第十六叫天鋒星，彗尾像矛鋒。天下有戰亂時，則天鋒星出現。

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

第十七叫燭星，形狀像太白星。它出現而不

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兑。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

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

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

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

歲星之精，流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蒼彗。

熒惑散爲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赤彗。

填星散爲五殘、獄漢、大賁、昭星、絀流、旬始、蚩尤、虹霓、擊咎、黄彗。

太白散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奸、天狗、天殘、卒起、白彗。

辰星散爲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繞綎、驚理、大奮祀、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

移動，出現後不久就消失了。有人説，主星上有三條彗尾出現，所出現的城邑則大亂，有强大的寇賊但於事無成，又用五色占卜。

第十八叫蓬星，其大如能容二斗之器，白色，又叫王星。形狀像夜間燈火之光，多至四五個，少則一二個。又説，蓬星在西南方，長數丈，左右兩邊尖鋭。出現則變换地方。此星出現，不出三年，就會有亂臣被殺戮而死。又説，所出現的地方有大水或大旱，五穀不收，人吃人。

第十九叫長庚，像一匹布附着在天上。它一出現則戰亂紛起。

第二十叫四填星，此星出現於四角，離地六丈多遠，有人説大約是四丈。有人説，此星大而色赤，離地兩丈，常常在夜半時分出現，一出現，十月之後兵亂即起，都在它所對應的地區興起戰亂。

第二十一叫地維藏光，出現於四角。有人説，它大而色赤，離地二三丈，像是月亮開始升起。它一出現則下方有動亂，作亂之人喪亡，有德之人興盛發達。

《河圖》中説：

歲星的精華，流散爲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蒼彗衆星。

熒惑星流散爲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欃、赤彗。

土星流散爲五殘、獄漢、大賁、昭星、絀流、旬始、蚩尤、虹霓、擊咎、黄彗。

太白星流散爲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奸、天狗、天殘、卒起、白彗等星。

辰星流散爲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繞綎、驚理、大奮祀、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短長，曲曲折折順應天象。

漢代京房氏著《風角書》中有《集星章》，文中所記載的妖星都出現在月亮旁邊，彼此間有五色的方雲，在五寅日出現，各由五星所生：

云：

天槍、天根、天荆、真若、天樓、天樓、天垣，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槍、天根、天荆、真若、天樓、天樓、天垣等星，都是歲星所產生的。在甲寅日出現，這些星都有兩塊青色的方雲在旁邊。

天陰、晋若、官張、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陰、晋若、官張、天惑、天崔、赤若、蚩尤，都是熒惑星所生。在丙寅日出現，其旁邊有兩塊赤色的方雲。

天上、天伐、從星、天樞、天翟、天沸、荆彗，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黄方在其旁。

天上、天伐、從星、天樞、天翟、天沸、荆彗等星，都爲土星所生。出現在戊寅日，有兩塊黄色的方雲在它們旁邊。

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墻星、樓星、白藿，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若星、帚星、若彗、竹彗、墻星、樓星、白藿，都爲太白星所生。出現在庚寅日，有兩塊白色的方雲在其旁邊。

天美、天欃、天杜、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天美、天欃、天杜、天麻、天林、天蒿、端下等星，均爲辰星所生。出現在壬寅日，其旁邊有兩塊黑色的方雲。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此前所述三十五顆星，即由五行氣所生，均出現在月亮左右的方氣之中，各自以其所生之星將要出現、尚未出現之時的數日之前觀候。在其未出之前出現，一出現就會有水旱災害，有戰事喪亡，有饑荒動亂；所對應的國家滅亡，失掉土地，君王橫死，軍隊失敗，將領被殺。

客星

張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荆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周伯星黄色煌煌，所至之國大昌。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又云："東南有三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張衡說："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錯置於五緯之間。其出現没有定期，其行迹没有軌度。"《荆州占》中說："老子星呈淳白色，然所出現之國度，會有饑荒有凶災，有善有惡，有喜有怒。周伯星色黄而明亮，它所歷經的國度會很昌盛。蓬絮星顔色青黑且熒熒然微弱，所至之國度風雨失時，天旱物焦，萬物不生，五穀不登，有嚴重的蝗災。"又說："東南方有三顆星出現，其名叫盜星，出現則天下有强悍的寇盜。西南方有三顆大星出現，名叫種陵，出現則天下穀價增長十倍。西北方有三顆大星出現，其色白，名叫天狗，出現則人吃人，天下大凶。東北方有三顆大星出現，名叫女帛，出現則有嚴重的喪亡。"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

流星，是天之使者。從上面降下來叫流，從

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成賊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奸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

下面升上去叫飛。大的叫奔，奔也是流星。星體大的使命就大，星體小的使命就小。發出隆隆聲響的，是發怒的徵象。行進得快的，是期限短促，行進得緩慢的，是期限遲緩。體大而無光澤的，主宰民衆之事；體小而有光澤的，主宰貴人之事；又大又有光澤的，這個人高貴而且勢衆。乍明乍滅的，象徵賊寇或成或敗。前面大後面小的，象徵恐懼憂愁之事；前面小後面大的，是喜事。像蛇一樣行進的，是奸佞之事；過往得很快的，過去就不再返回了。形體長的，其所發之事長久；短的，事情發生得也短促。奔星所墜落的地方，有戰事。無風無雲，有流星出現，時間很長纔消失，就會有大風，毀屋折樹。有數百顆小流星在四面流行，是衆生百姓遷移的象徵。

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

流星的種類，有的聲音像大火流竄於地，又像野鷄鳴叫，是上天之保；所墜落的國家，有喜事。如果是小流星呈青赤色的，名叫地雁，它所墜落的地方會興起兵亂。流星有光澤顔色青赤，二三丈長，其名叫天雁，是軍旅中的精華；其所對應的國家如果有戰事，將軍應該遵從流星所往的方向。流星輝然有光澤，光呈白色，其長度至天者，是人主之星，主掌相、將軍遵從流星之所往。

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衛，其國人相斬爲爵禄。飛星大如缶若瓮，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

飛星若體大如缶像瓮一樣，其後皎然泛白，前面低而後面高，這叫做頓頑，跟隨其後的大多死亡。飛星若體大如缶像瓮一樣，其後皎然泛白，此星滅後，白光成曲環形像車輪一般，這叫做解衛，其下之國人爲爵禄而相互斬殺。飛星若體大如缶像瓮一樣，其後皎然泛白，其長數丈，此星滅後，白光變化爲雲流散而下，叫做大滑，其落下的地方人死血流，尸骨堆積。

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枉矢，類似流星，呈蒼黑色，像蛇一樣逶迤而行，看上去像是有毛，望去長有數匹，附着於天，主反萌，主射愚。此星出現時則謀反之兵當射所誅之人，也就是以亂討伐亂。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黄，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鋭，其下員，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

天狗，形狀像大奔星，呈黄色，有聲響，其所停之地，像狗一樣。墜落時，看上去像火光，明亮而衝天，其上部尖鋭，下部渾圓，像幾頃田地。有人説，此星有毛，旁邊有短的彗尾，下方

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黄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鬥，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

有狗的形狀。有人説，此星一出，其形狀赤白色而有光，下面即是天狗。一種説法是，流星有光澤，出現在人眼前，墜落無聲，好像有脚一樣，星名叫天狗。星呈白色，其中爲黄色，其黄色像遺留的火光。象徵候望軍隊討伐賊寇。星出現則四方相互射殺，千里之地攻破敵軍，斬殺敵將。有人説，五將相鬥，人彼此相食，所趨往之鄉人死血流。那裏的君主失掉國土，戰事興起，國家易主，需要戒備守禦。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營頭，有雲像崩裂的山峰向下墮落，這就是所説的營頭之星。所墮之地，它的下面會有敗軍，血流千里。又説是流星白日隕落就叫營頭。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祥瑞之氣：第一種是慶雲。它像是烟而又不是烟，像是雲又不是雲，盛多而紛鬱，内中蕭疏而空散，外緣如圓形的囷倉，這稱爲慶雲，又叫做景雲。這表示喜氣，是太平的徵兆。第二種是歸邪。像星而非星，像雲而非雲。有人説，此星有兩個赤色的彗尾向上揚起，有蓋，下方與星相連。一出現，必定有歸國之人。第三種叫昌光，赤色，像龍的形狀；每逢聖人出現，君主繼位，此星則出現。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内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妖佞之氣：第一種叫虹蜺，是太陽旁邊之氣，北斗散亂之精。象徵着惑亂人心，内部淫亂，臣下圖謀君位，天子被廢黜，后妃專寵，妻子不專一。第二種叫牂雲，狀似狗，赤色，長尾，象徵亂國之君，象徵戰亂喪亡。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傍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暗，謂日月蝕，或曰脱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

《周禮》記載，眡祲氏掌管十煇之法，用來觀察妖佞祥瑞，辨别吉凶。第一叫祲，指陰陽五色之氣，漸次深入，相互侵襲。有人説，屬於日旁氣抱珥和背璚之類，像虹而短的那種即是。第二種叫象，指雲氣成形，好像是赤色之烏，夾日而飛之類即是。第三叫鑴，是日旁之氣，直刺太陽，形狀如童子所佩帶的鑴。第四種叫監，指雲氣臨罩在太陽之上。第五種是暗，指日食與月食，有人説，是失去光澤。第六種是瞢，指朦朦朧朧不甚光明。第七種叫彌，指白虹瀰漫蒼天并穿過太陽。第八種叫序，指氣若高山而在太陽之

背璚，重叠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沈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内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鬥，天下兵起，大戰。日鬥，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黄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横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

上。有人説，日旁氣冠珥與背璚，其次序重重叠叠，在太陽之旁。第九種叫隮，指暈氣。有人説，就是虹，即《詩經》中所説的"朝隮於西"。第十種叫想，指氣呈五色并有形可象，青色象飢，赤色象兵，白色象喪，黑色象憂，黄色象熟。有人説，想，就是思，赤色是人狩獵之形，可以思考而知道它的吉凶。

凡游動之氣遮蔽蒼天，日月失色，都是風雨的徵候。陰陰沉沉，日月都没有光輝，白天不見太陽，夜晚不見星星，有雲障蔽着，是兩敵相當，暗暗彼此圖謀。太陽濛濛無光，士卒於内部作亂。又説，幾個太陽都同時出現，好像在争鬥，天下有兵亂興起，將發生大戰。太陽相鬥，下方就出現攻占城池之事。所謂日戴，其形呈直狀，上方微微翹起，在太陽之上所以叫戴。戴，是德的意思，象徵國家有喜事。一種説法是，立在太陽之上叫戴。青赤之氣環抱於太陽之上，小的就是冠氣，國家將有喜事。青赤之氣量小而相交於太陽之下就是纓氣，青赤之氣量小而圓，一二團在太陽下方或左或右的就是紐氣。青赤之氣像一個小的半圓月暈之狀，在太陽之上就是負氣，負氣意味着得到土地而爲喜。又説，青赤之氣長而斜倚在太陽之旁就是戟。青赤之氣圓而小，在太陽的左右就是珥氣，呈黄白色者有喜事。又説，有軍事行動的話，太陽旁有一珥爲喜。在太陽的西邊，西軍戰勝。在太陽的東邊，東軍戰勝。南方北方也是這樣。没有軍事行動而出現了珥氣，象徵着拜任將領。又有在太陽旁邊如半環形的，向日而環就是抱氣。青赤之氣像是月亮初生，背日而環的就是背氣。又説，背氣呈青赤色而彎曲的，向外彎曲是叛亂之象，分開就是覆城之象。璚氣像帶子一樣，在太陽的四方。青赤之氣長而立於日旁就是直氣，太陽旁有一直氣，敵人在一旁想要自立，順向直氣所打擊的對象勝利。太陽旁邊有二直氣三抱氣，想要自立者不成事，順向抱氣打擊者勝，斬殺將領。雲氣形成三角狀，在太陽的四方就是提氣，青赤之氣横在太陽上下是格氣。雲氣像半暈狀，在太陽之下是承氣。承，就是臣下秉承君主。又説，太陽之

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内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内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黄白潤澤，内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黄，將喜；赤，將兵争；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内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内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

下有三層黄氣像環抱一樣，名字叫承福，預示人主有吉喜之事，而且將得到土地。青白色的雲氣像鞋的形狀，在太陽下方的就是履氣。太陽旁邊環抱着五層雲氣，若有戰争，順向抱氣者勝利。太陽旁一抱氣一背氣，是破走之氣。抱，是順氣；背，是逆氣。兩軍相對，順向抱氣者攻擊逆向者而勝，所以説是破走。太陽旁有抱氣并且有兩珥氣，一條虹貫穿抱氣直達日旁，順虹而擊者必勝，斬殺將領。太陽被兩珥氣環抱并有璚氣出現，二條長虹貫穿抱氣直達日旁，順虹而擊者必勝。日旁抱氣重叠，内中還有璚氣，順抱而擊者必勝。又説，預示軍中有想謀反的人。太陽被抱氣重圍，左右有二珥氣，又有白虹貫穿抱氣，順抱而擊者必勝，獲取兩將。有三條長虹，獲取三將。日旁之抱氣呈黄白之色且很潤澤，裹面赤紅外呈青色，預示天子有喜事，有前來投降和親的人；部隊不用開戰，敵軍就投降了，戰事結束。顔色青黄，將有喜事；赤紅，將有戰争；呈白色，將有喪事；呈黑色，將會死人。太陽被抱氣重圍且有兩背氣，順抱而擊者必勝，獲得土地，像有疲憊之師。太陽被抱氣重圍，抱氣内外有璚氣，兩珥氣，順抱而擊者必勝，失敗之軍，軍中不和，彼此没有誠信。太陽之旁有雲氣，圓而環繞四周，内呈赤色外呈青色，名叫暈。日暈，是軍營的象徵。從四面環繞太陽，没有厚薄之别，敵軍與自己力量均衡齊等。若没有軍隊在外，天子則失去了控制，百姓多生叛亂。日暈出現五種顔色，有喜事；没有五色的則有憂患。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虚實，久亟，密疏，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虚，久勝亟，密勝疏，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内者離於内，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是占卜，當兩軍力量相當時，一定要謹慎地審視日月之暈氣，明白它們從何而起，其停留之遠近，應與不應，疾速遲緩，形體大小，厚薄，長短，抱背各爲多少，有與無，虚與實，長久與短促，密集與疏散，潤澤與乾枯。彼此相應等的勢均力敵。近者勝遠者，疾速者勝遲緩者，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氣勝背氣，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虚，久勝短，密勝疏，澤勝枯。背氣重叠，將會大敗；抱氣重叠爲和親，抱氣越多，親和的人就越多。背氣預示着天下不和，分散背離而彼此相去，背氣在内的離散於

內，背氣在外的離散於外。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天子之氣，內呈赤色而外呈黃色，四方所出現的地方當會產生君王。如果天子想去巡游某地，那個地方也會預先出現這種氣。有的像是城門隱隱約約籠在氣霧之中，永遠帶有一股森森然的殺氣。有的像是車上的傘蓋籠在氣霧之中，有的氣像一個無手的青衣人，在太陽之西，有的像龍馬，有的顏色混雜團團濃濃直衝蒼天，這都是帝王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猛將之氣，像是龍，又像是猛獸；有的像烟火之狀；有的像白色粉末沸涌；有的像是火光之狀，夜晚能够照人；有的色白而有赤色之氣環繞，有的像山林的竹木，有的呈紫黑色像門上之樓；有的上面呈黑色下面呈赤色，形狀像是黑色的旌旗；有的像是張開的弓弩；有的像是塵埃，頭部尖而低，根部大而高。這都是猛將之氣。此氣出現之後漸漸堆積如雲，變化爲山的形狀，將會產生深遠的計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水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鬥鷄，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是軍隊取勝之氣，就像是堤壩像是坂坡，其前後磨地。有的像火光；預示將領勇敢，士卒凶猛。有的像山堤，山上好像是林木；預示將士驍勇。有的像塵埃飛揚沸涌，呈黃白色；有的像人手持大斧砍向敵軍；有的像蛇舉首噬敵；有的氣像翻船，有的雲像牽牛；還有的雲像爭鬥之鷄，赤色與白色相隨，翻滾於氣中；有的發出黃色之氣，這都象徵着將士精悍勇猛。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退。

凡是氣，若上黃下白，名叫善氣；所臨罩的軍隊，其敵方希望求和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群羊群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爲敗徵。氣如繫牛，如人卧，如雙蛇，如飛鳥，如决堤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此皆爲敗軍之氣。

大凡負氣，如同馬肝的顏色，或像死灰色；有的好像是偃伏的傘蓋，有的像是偃伏的魚；有的黑氣像是倒塌的山峰墜落在軍隊之上，名叫營頭之氣；有的像一群群羊和猪，處於大氣之中。這是衰氣。有的像懸挂着的衣服，像人與人相隨；有的亂紛紛如隨風飄轉的蓬草，有的像揚起的灰塵；有的雲像捲起的席子，又像布匹雜亂盛多，都是失敗的徵兆。其氣像繫牛，像卧倒的人，像雙蛇，像飛鳥，像决口的堤壩，像倒塌的房屋，像受驚的鹿群彼此相逐，像兩隻鷄相對而

視，這都是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黄爲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是向人投降之氣，就像人十五成群，都叉着手、低着頭；又説，像人叉着手面面相對。有的氣像黑山，以黄色爲邊的，都是想要降伏的徵兆。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黄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烟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大凡堅固的城池之上，有像星星一樣的黑雲，名叫軍精。有的是白氣像旌旗一般，有的是青雲黄雲臨罩城上，都有大喜大慶的事情。有的氣呈青色像是牛頭觸人，有的城上之氣如同烟火，如同雙蛇，如舂杵之形而向外，還有的雲分爲兩個彗尾的形狀的，都預示着不可攻取。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狸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大凡將被屠滅的城池之氣，有的呈赤色形如飛鳥，有的是赤色之氣形如破敗之車，還有的呈赤黑色、氣似狸皮之斑點，有的城池之中雲氣聚集如樓，溢出而出現在城外；營壘之上有聚雲像是衆多人頭，呈赤色，這些城池營壘都可屠殺。其氣像是雄雉飛臨其城上，它的下面一定會有敗降之人。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大凡伏兵有黑氣，渾渾沌沌又長又圓，赤色之氣在其中；有的是白氣飛揚沸涌，升起像樓的形狀；有的像幢幡符節的形狀，在烏雲之中；有的如赤杵在烏雲之中，有的像是黑人立於赤雲之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暴兵之氣，色白，像瓜蔓一樣連結在一起，像部隊一樣彼此相逐，瞬息之間疲憊而退出；有的白氣像仙人一般，像仙人的衣服，千千萬萬連結在一起，部隊彼此相逐，疲憊而又興起，會有千里之外的軍隊前來。有的雲氣像人手持刀盾，雲形似人，呈赤色，所臨罩的城邑有軍隊來到。有的赤色之氣像人手持節，象徵兵來而戰事未息。雲氣像方虹一樣。這都是有暴虐之兵的徵兆。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大凡戰争之氣，青白色像膏脂；又像是人而無頭；像是死人偃卧；像是紅色的蛇，赤色之氣又隨之，一定會有大戰，斬殺將領。四面遠望而無雲，衹見赤氣形似狗而流入營壘，其臨罩之下必會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

凡連陰十數日，白天見不到太陽，夜晚見不到月亮，亂風從四面颳起，想要下雨而又没有

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黄，更相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趣。日出没時有霧雲横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内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黄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白虹霧，奸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宫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群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簦；附漢河水，氣如引布；

雨，名叫蒙，臣下會有陰謀。霧氣濛濛，像是白天又像是夜晚，呈青黄色，彼此更疊掩映，乍合乍散，也是這樣。看到四方常有大塊雲朵并五色俱全的情況，其下有賢德之人隱居。青雲潤澤且遮蔽太陽，位於西北方，是推舉賢良之人的象徵。雲氣又亂又密，將有大風來臨，看它來的方向而躲避它。雲非常潤澤而且厚密，大暴雨會突然來臨。四始這一天，有黑色雲氣如同兵陣，厚大而且密重，肯定雨水多。氣像是霧又不是霧，衣冠不會被浸濕，一旦出現那個城邑就會迅速發生戰事。太陽出没之時有雲霧横截太陽，白色的有喪事，黑色的有驚變，三天之内下雨就各自散開了。有雲出現似蛟龍一般，所出現的地方將軍失魂落魄。有雲出現像鵠尾來蔭蔽國土，三日之内必定滅亡。出現赤黄色的雲堵塞四方，整日整夜照臨大地，預示大臣縱横恣虐。雲像氣一樣，暗昧而且渾濁，賢人離去，小人在位。

凡是白虹，是各種災禍的由來，衆民禍亂的根基。霧，是衆邪之氣，是陰氣來冒犯陽氣。

凡是白虹霧，預示着奸臣圖謀君主，擅奪權位樹立己威。白晝有霧夜晚明亮，臣下的心志會得以伸展。

凡夜間有霧而白虹出現的，臣下有憂難；凡白天有霧而白虹出現的，君主有憂難。長虹頭尾至地，是死人流血的徵象。

凡是霧氣没有順應四時，相互違逆交錯，有微風小雨，是陰陽二氣相亂之象。連續好幾天不散去，晝夜昏暗，是天下將要分離的徵象。

凡是天地四方昏暗濛濛像是下塵土一樣，達十天五天以上，或者一個月，或者一季，雨水并不沾衣而有塵土，名叫霾。所以説，天地有陰霾，君臣相乖逆。

凡是海旁蜃氣呈現樓臺的形狀，廣野之氣呈現宫闕狀，北夷之氣有如牛羊群畜穹廬之狀，南夷之氣類似舟船幡旗之狀。從華山以南，氣色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呈正赤色；恒山之北，氣呈青色；勃、碣、海、岱之間，氣皆呈黑色；江淮之間，氣色皆白；東海之氣像是圓形竹笠；附於漢水黄河，其氣如張開的布匹；長

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

江、漢水之氣勁疾如户杼，濟水之氣如黑㹠，渭水之氣如狼之白尾，淮南之氣如白羊，少室之氣如白兔而青尾，恒山之氣如黑牛而青尾。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房屋，南夷之氣如城門之臺，有的類似舟船。

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摶，兩端兑。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兵必起，合鬥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前兑後，大軍行氣也。

陣雲像是直立的墻垣。杼軸雲類似軸，團圓形，兩頭尖。杓雲像繩，在前面横亘全天，它的一半也有半天寬；這是由於它的屈虹像是缺損的旗子的緣故。鉤雲像鉤子般彎曲。這些雲出現的時候，要用五色一起占卜。而雲色潤澤，團圓或密集在一起，它一出現就能聳動人心，則必有戰亂興起，合鬥於所對應之地。雲氣像三匹帛布，前面寬廣，後面尖鋭，是大部隊行動的雲象。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韓地之雲像布，趙地之雲像牛，楚地之雲像日，宋地之雲像車，魯地之雲像馬，衛地之雲像狗，周地之雲像車輪，秦地之雲像行人，魏地之雲像鼠，鄭地之雲像絳色之衣，越地之雲像是龍，蜀地之雲像是囷倉。

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鋭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游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黄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黄白。徙氣白。

車駕的雲氣忽高忽低，往往聚在一起。騎隊之氣低而廣。士卒之氣團轉扭曲。前低後高的雲氣飛行疾速。前面方而高、後面鋭而低的雲氣倒退着飛行。那些平直的雲氣行速舒緩，前高而後低的雲氣，不會停留而向後退返。校騎之氣，呈正蒼黑色，長數百丈。游兵之氣好像彗星掃過，一説長數百丈，没有根基。喜氣上呈黄色，下呈赤色，怒氣上下全呈赤色，憂氣上下全呈黑色。土功之氣呈黄白色。象徵徙衆之氣是白色的。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仿佛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内。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虚，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内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凡是占候雲氣之法，氣開始出現時，像是雲而不是雲，像是霧而不是霧，仿佛像是能看見。開始出現時陰森森，在桑樹榆樹上面，有五六尺高，這些雲氣在一千五百里之外。平視則有千里，舉目遠望即有五百里；抬頭瞻望中天，即在百里之内。平望，則在桑榆樹間二千里；登高而望，向下連屬於地者，有三千里。敵軍在東方，日出之時進行占候；在南方，日中之時進行占候；在西方，日落之時進行占候；在北方，夜半之時進行占候。軍上之氣，高者勝低者，厚者勝薄者，實者勝虚者，長者勝短者，潤澤者勝枯涸者。雲氣出現以知大，占卜期内有大風雨，長久

陰天，則構不成災禍。

史傳事驗

天變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瞀，妃后專制。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西北天空大裂。案劉向說："天裂是陽氣不足，地動是陰氣有餘。"這時人主昏庸不明，后妃專權。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三。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時，長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間二王，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蒼天從中斷裂爲二，有像雷一樣的聲音響了三次。這是君道虧損而臣下僭越專權的徵象。這時，長沙王隨奉君主出征阻擊成都和河間兩位謀亂之王，後來，成都、河間、東海等王又接連專權擅命，正是天變的應驗。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是後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臨朝，太宗總萬機，桓温專權，威振内外，陰氣盛，陽氣微。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之夜，天空從中裂開，寬三四丈，發出如雷的聲響，野鷄都鳴叫起來。這以後哀帝病重，海西失德，皇太后臨朝聽政，太宗總理萬機，桓温專權，威震内外，陰氣强盛，陽氣衰微。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强臣，既而晏駕，大耻不雪。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東南天空發出鳴聲，其聲像風水相激。京房氏《易妖占》上說："天上發出聲響，人主定有憂患。"三年十月壬辰，天上又出現鳴響，到甲午日纔停止。這以後王敦攻入石頭，王師大敗。元帝屈辱地受制於强悍之臣，不久就去世了，深辱大耻未得雪洗。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玄篡位，安帝播越，憂莫大焉。鳴每東南者，蓋中興江外，天隨之而鳴也。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東南天空發出聲音。六年九月戊子，東南天空又有鳴聲。這以後桓玄篡位，安帝流亡在外，没有比這更大的憂難了。每當鳴聲發生在東南方時，一般預示着長江之外中興，天隨之而發出鳴聲。

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京房《易傳》曰："萬姓勞，厥妖天鳴。"是時安帝雖反正，而兵革歲動，衆庶勤勞也。

義熙元年八月，天鳴響，在東南方。京房氏《易傳》說："萬民勞累，妖興天鳴。"這時安帝雖然返歸帝位，但年年有兵革戰亂，百姓庶衆萬分勞累。

日蝕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這天是月末，有日食發生。辦事人員奏請罷免太尉，皇帝下詔書說："災異興起，是用來譴責居於元首之位的人，而把過失歸罪於輔助之臣下，難道符合禹、湯歸

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罪於己的道理嗎？還是令百官各自謹慎地恪其職守吧。以後再發生天地之凶兆，不要再彈劾三公。”三年正月丙寅是初一，有日食。十一月月末庚申，又有日食。五年十一月月末戊申，發生日食。

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敕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明帝太和初年，太史令許芝上奏說：大概會有日食，應和太尉一起在靈臺祈禳。明帝說：“人君執政有不德之處，則上天會用災異來讓他驚懼，以此來譴責警告他，讓他自我修養。所以日月有薄食現象發生，說明治國之道有不得當之處。我即位以來，既不能光大顯明先帝的聖德，施行教化又不符合皇神之帝，所以上天用這些來感悟我。我應該整敕政行、自修其身，用此來上報於神明。上天對於人，就像是父對於子，没有父親想要責求他的孩子，却可以用奉獻豐盛的肴饌來求得恕免的。現在民間想讓上公和太史令一起去行禳除之祭，於道義上没有聽說過。各位公卿士大夫，一定要各自勤勉地修敕自己的職守。凡是有可以補正我所未及的意見，都要封奏給我。”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吴曆。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日是月末，發生日食。六年正月戊辰初一，發生了日食。見於吴曆。

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青龍元年閏月初一庚寅日，發生日食。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四年五月壬戌朔，日有蝕之。五年四月丙辰朔，日有蝕之。六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月戊申朔，又日有蝕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之變，詔群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是初一，發生日食。三年四月戊戌初一，發生日食。四年五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五年四月丙辰初一，發生日食。六年四月辛亥初一，發生日食。十月戊申初一，又發生日食。八年二月庚午初一，發生日食。這時曹爽專權，丁謐、鄧颺等人扭轉改變了法度。恰逢有日食這一變異，少帝向群臣詔問得失吉凶。蔣濟上疏奏道：“從前大舜輔佐治國，禁戒結黨營私之事。周公輔佐行政，警惕那些朋黨之人。齊侯咨詢災難之事，晏子回答説要廣布恩惠；魯君咨詢變異之情，臧孫回答説要緩解堵塞引發變異的源頭。順應天意，這纔有助於人事。”蔣濟的譬喻非常深切，但君臣毫不醒悟，最終至於敗亡。九年正月乙未初一，發生日食。

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朔，日有蝕之。

嘉平元年二月己未初一，有日食。

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蝕之。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京房《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强。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日初一，有日食。五年正月乙酉日初一，有日食。京房氏《易占》中説："乙酉發生日食，預示君弱臣强。司馬領兵征戰，反而征伐了自己的君王。"五月，就發生了成濟的變亂。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日初一，有日食。三年十一月己亥日初一，有日食。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蝕之。十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又，七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并日有蝕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日是月末，有日食。十月丙午日初一，有日食。七年十月丁丑日初一，有日食。八年十月辛未日初一，有日食。九年四月戊辰日初一，有日食。又，七月丁酉日初一，有日食。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都發生了日食。

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日是月末，發生了日食。三年正月丙子日初一，發生了日食。四年正月庚午日初一，發生了日食。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并日有蝕之。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日初一，有日食。七年正月甲寅日初一，有日食。八年正月戊申日初一，有日食。九年正月壬申日初一，六月庚子日初一，都發生了日食。永熙元年四月庚申，武帝去世。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尋殺之。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日初一，日食。十二月，廢除了皇太子司馬遹，貶爲庶人，不久又殺死了他。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朔，并日有蝕之。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初一，都有日食發生。

永寧元年閏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永寧元年閏月丙戌日初一，日食。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并日有蝕之。十一月，惠帝崩。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蝕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初一，七月乙酉日初一，都有日食發生。十一月，惠帝去世。十二月壬午日初一，又有日食發生。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初一，有日食發生。二年正月丙午日初一，有日食。六年二月壬子日初一，有日食發生。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十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日初一，十二月乙

二月乙卯朔，并日有蝕之。五年五月丙子，十一月丙子，并日有蝕之。時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卯至斗。斗，吴分也。其後蘇峻作亂。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憂崩。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時帝已年長，每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是時帝既冠，當親萬機，而委政大臣，著君道有虧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三月，杜皇后崩。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都大雨，郡國以聞。是謂三朝，王者惡之。六月而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卯，并日有蝕之。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尾。尾，燕分，北狄之象也。是時邊表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憂勞，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幾既在角。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爲天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壬辰朔，十二月戊午朔，并日有蝕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識萬機。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并日有蝕之。皆海西被廢之應也。

卯日初一，都有日食發生。五年五月丙子日，十一月丙子日，都發生了日食。當時愍帝正在平陽受難。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日初一，日食。

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日初一，發生了日食，在卯時至斗宿之位。斗宿，是吴的分界。這以後蘇峻犯上作亂。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日初一，發生了日食，在井宿之位。井宿，主應酒食，是女主的徵象。第二年，皇太后因憂慮而亡。六年三月壬戌日初一，發生了日食。這時成帝已經年長，每次臨幸司徒的府第，出入時還見王導夫人曹氏執子弟之禮。以人君的身份而恭敬臣下的妻子，是有虧於君德的徵象。此時成帝已行冠禮爲成人，應當親掌一切事務，而將政事委於大臣，就表明了爲君之道有虧缺之處。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初一，發生了日食。七年二月甲子日初一，發生了日食。三月，杜皇后去世。八年正月乙未日初一，發生了日食。京都降大雨，郡國以内都聽説了。這就叫做三朝，即年初的月末日，爲王之人都很厭惡這種情況。六月成帝就去世了。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日，七年正月丁酉日，八年正月辛卯日，都發生了日食。十二年十月癸巳日初一，有日食發生，在尾宿之位。尾，是燕地的分界，北狄的徵象。當時邊境之地的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憂慮勞頓，連年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日初一，有日食發生，幾乎在角宿裏。凡有日食，淺的禍就小，深的禍就大。角宿爲天門，人主都很厭惡它。第二年穆帝就去世了。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壬辰日初一，十二月戊午日初一，都發生了日食。第二年哀帝就生病了，無法處理日常政務。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日初一，五年七月癸酉日初一，都發生了日食。都是海西被廢掉的徵兆。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是時苻堅攻没襄陽，執朱序。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是時元顯執政。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其冬桓玄纂位。

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皆從上始，皆爲革命之徵。

《周禮》視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辯吉凶，有祲、象、鑴、監、暗、瞢、彌、序、隮、想凡十。後代名變，説者莫同。今録其著應以次之云。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爲斗牛，主吴越。"是時孫晧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暗，黄霧四塞。占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日初一，有日食發生。

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日初一，發生了日食。這時苻堅攻破了襄陽城，抓住了朱序。六年六月庚子日初一，發生了日食。九年十月辛亥日初一，發生了日食。十七年五月丁卯日初一，發生了日食。二十年三月庚辰日初一，發生了日食。第二年孝武帝去世。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日初一，發生了日食，這時元顯執政。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日初一，發生了日食。這年冬天桓玄圖謀篡位。

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日初一，發生了日食。十年九月丁巳日初一，日食。十一年七月辛亥日是月末，發生了日食。十三年正月甲戌日初一，發生了日食。第二年，安帝去世。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日初一，發生了日食。自義熙元年到此時，日食都是從上面開始，都是更革天命的象徵。

《周禮》眡祲氏掌管十種占望日光雲氣的方法，來觀察妖祥之徵，辨明吉凶之兆，分别有祲、象、鑴、監、暗、瞢、彌、序、隮、想共十種。後代名稱變化，述説的人都不相同。現在將其明顯的應驗事例記録在後。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有白虹貫穿太陽，孫權發詔以表戒懼。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出現了兩重太陽的光暈，白虹貫穿而過。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日初一，有五色雲氣罩在太陽上，自卯時至酉時。占卜説："爲君之道失去明德，丑時爲斗宿牛宿，主示吴地越地。"這時孫晧荒淫暴虐，四月就投降了。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太陽四周出現了光暈，有兩重，呈青赤色而且有光澤。九年正月，太陽之中出現了好像飛燕一樣的東西，好幾天纔消失。王隱認爲是愍懷被廢而死的徵兆。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日初一，太陽周圍出現了光暈，有三重。十月乙未，太陽暗淡無光，黄霧

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中有黑氣。"

充塞四面。占卜說："不到三年，下面將有攻陷城邑的大戰。"十二月庚戌日，太陽之中有黑氣，京房氏《易傳》說："祭天而不順就叫做逆，這種異兆就是太陽中有黑氣。"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太陽中有黑子。京房氏《易占》說："黑色就是陰，臣下没有遮掩君主的過惡，讓它們顯現於下，百姓厭惡君主，纔有這種變異。"又說："臣下中有掩蔽君主聖明的人。"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

太安元年十一月，太陽中有黑氣。

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永興元年十一月，太陽中有黑氣將太陽分開。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兩天，太陽光分散，赤色的光芒像血流一樣，照得大地都變成了紅色。甲午日又加重了。占卜說："爲君之道失明。"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氣掩日，所照皆黄。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説曰："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黄暈，五重。占曰："白虹貫日，近臣爲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暈五重，有國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蔑人主。五年，劉聰破京都，帝蒙塵于寇庭。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日，黄黑之氣遮掩了太陽，所照之處都成了黄色。案《河圖占》上説"這是日薄"。它的説法是："凡是日食都發生在月末或是月初，不在這兩天的就是日薄。雖然不是日月同宿，但當時陰氣太盛，掩蔽了日光。"占卜認爲類似日食。二年正月戊申日，有白虹貫日。二月癸卯日，白虹貫日，出現青黄的光暈，有五重。占辭説："白虹貫日，預示貼近之臣犯上作亂，不然的話就是諸侯中有謀反的人。日暈有五重，統治國家的人將感受到它的徵兆，天下有戰亂，他的國土將被攻破淪喪。"第二年，司馬越放肆地輕蔑君主。五年，劉聰攻破京都，懷帝出奔到賊寇的所在地。五年三月庚申日，日光散亂，像是鮮血下流，所照射的地方都呈赤色。太陽之中有一個像是飛燕的東西。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并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王立亦如其數。"又曰："三日并出，不過三旬，諸侯争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日辰時，太陽隕落於地，又有三個太陽相續而行，從西方出來向東運行。五年正月庚子，三個太陽并排而照，虹霓彌漫整個天空。太陽四周有兩層光暈，左右有兩個珥氣。占卜説："白虹，是兵戰之氣。有三四五六個太陽同時出現并相互而争，天下將興起戰亂，嗣立的君主也和太陽的數目一樣多。"又説："三個太陽同時出現，不超過三十天，諸侯就會

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累葉。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四年二月癸亥，日鬥。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録訊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擅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黄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兹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若思等，是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丙子，白虹貫日。史官不見，桂陽太守華包以聞。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而貴，蓋亦婦人擅國之義，故頻年白虹貫日。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滅。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鷄卵。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時天子幼弱，久不親國政。

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鷄卵。少時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見東方。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十月乙未，日中

争着爲帝。太陽四周有重叠的光暈，天下將確立王位。有光暈而且有珥氣，天下將確立侯位。”所以陳卓説：“當會有大慶之事，天下大概三分了！”三月江東就改紀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也跨越了曹、劉的疆宇，於是戰事連年不斷。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太陽在夜間出現，有三丈高，其中有赤青色的珥氣。四年二月癸亥日，太陽相鬥。三月癸亥日，太陽中有黑子。辛亥日，元帝親自審訊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太陽中出現了黑子。當時元帝寵幸劉隗，劉隗擅權專政，作威作福，有傷君道，王敦因此舉兵發難，直逼京城，災禍殃及到了忠賢之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日初一，太陽周圍有光暈且無光。癸巳日，黄色烟霧充塞了四方。占卜説：“君道失明，陰陽混亂，臣下有陰謀。”京房説：“專刑之權下移，就叫做分割權威，蒙微塵而太陽不明亮。”此事之前，王敦迫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若思等人，是專刑的應驗。王敦犯了凌上欺主之罪，最終伏法被殺。十一月丙子日，白虹貫日。史官没有見到，桂陽太守華包上報。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二年七月，白虹貫日。從此以後庾氏專政，由於是皇后族人而顯貴，這也是女人擅掌國家權力的表現，所以連年白虹貫日。八年正月壬申日，太陽之中有黑子，至丙子日纔消失。夏天，成帝去世。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太陽暴烈，赤紅如火，中間有一隻三足的烏鴉，形象分明，五天纔消失。十年十月庚辰日，太陽之中有黑子，大小像鷄蛋一様。十一年三月戊申，太陽中有黑子，大得像桃子，一共兩枚。當時天子年歲尚幼，長時間不能親理國政。

升平三年十月丙午，太陽中有黑子，大得像鷄蛋。不久穆帝就去世了。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裏，二條彩虹出現在東方。四年四月戊辰，日邊有光暈，很厚很密，白虹貫日中。十月乙未，太陽中有黑子。

有黑子。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即簡文咸安元年也。

五年二月辛酉，太陽中有黑子，大得像李子。六年三月辛未日，白虹貫日，日邊有光暈，共五重。十一月，桓溫廢掉皇帝，即簡文咸安元年。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太陽中有黑子。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鷄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太陽中有黑子，大小像李子。二年三月庚寅日，太陽中有二枚黑子，大小像鴨蛋。十一月己巳日，太陽中有黑子，大小像鷄蛋。當時皇帝已長大，但康獻皇后仍以堂嫂的身份臨朝聽政，實在是有傷君道，所以太陽中有瑕點。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時會稽王以母弟干政。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太陽中有兩枚黑子，大小像李子。十四年六月辛卯日，太陽中又有黑子，大小像李子。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太陽中又出現了黑子。這時會稽王以孝武帝同胞弟弟的身份干犯朝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是後不親萬機，會稽王世子元顯專行威罰。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日邊有光暈，有背氣和璚氣。這之後安帝就不能親自料理種種政務，會稽王世子元顯獨攬威罰大權。四年十一月辛亥日，太陽中有黑子。

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克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篡位。

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日邊有光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日，白虹貫日。不久，桓玄攻克京都，王師大敗。第二年，桓玄篡奪君位。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六年五月丙子，日暈，有璚。時有盧循逼京都，内外戒嚴。七月，循走。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晋。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秦亡之象。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邊有彩色的珥氣。六年五月丙子日，日邊有光暈，有璚氣。當時盧循逼近京都，城内外戒備森嚴。七月，盧循敗走。七年七月，東方出現了五條彩虹。占辭説："天子將被廢黜。"這之後劉裕取代了晋朝。十年，太陽位於東井一帶，有一條十餘丈長的白虹在南方干犯了太陽。災禍在秦地分野之内，是秦亡的象徵。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白氣貫穿太陽，東西方各有一條一丈長的直向珥氣，白氣貫穿珥氣并與之交匝。

月變

魏文帝黄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

魏文帝黄初四年十一月，月邊暈氣掩蔽北斗。占辭説："有大喪之事，會大赦天下。"七年

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占曰："月蝕盡，大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篡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匿，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匿之應云。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月暈，有赦。"

月奄犯五緯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占曰："女主當之。"

青龍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文懿叛。二年正月，遣宣帝討之。三年正月，天子崩。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景晝見，月犯太白。占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

齊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襲月。宣帝奏永寧太后廢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

五月，文帝去世，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食，全食。丁夜又有月食，也是全食。占辭說："月全食，大人憂。"又說："其國之貴人死亡。"

海西公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日，月邊暈氣掩蔽了軫星，又有白色的暈氣貫穿了月亮北面，暈氣掩蔽了斗柄的三顆星。占辭說："君王以此爲惡。"六年，桓溫廢黜了懷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日，月邊生齒。占辭說："月邊生齒，天子身邊産生了亂臣賊子，群下相互殘害。"是桓玄篡權叛逆的徵兆。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日初一，月亮還出現在東方。這叫做仄匿，則侯王將會衰微。這時劉裕輔佐朝政，嚴刑自己，正是仄匿之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日，月入輿鬼星并有光暈。占辭說："君主憂患，財寶出現。"一說是："月旁有暈，天下大赦。"

凡月食犯及五星，其國都會滅亡。五星侵入月亮，其分野之地有放逐之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日，月亮犯及土星，占辭說："女主當應此象。"

青龍二年十月乙丑日，月亮又犯及土星，占辭同上。戊寅日，月亮犯及太白星。占辭說："人君死亡，又主發生兵亂。"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文懿叛亂。二年正月，派遣宣帝去征討他。三年正月，天子去世。四年三月己巳日，太白星與月亮都重影在白晝出現，月亮犯及太白星。占辭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日，月亮犯及熒惑星。占辭說："貴人死亡。"二年四月，司徒韓暨去世。

齊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日，太白星襲犯月亮。宣帝奏請永寧太后廢曹爽等人。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日，歲星侵入月中。占辭說："國中有放逐之相。"十二月壬寅日，太白星犯月。占辭說："天下會有戰亂。"三

兵。”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二年。七月，左衛將軍陳昣等率衆奉帝伐成都王，六軍敗績，兵逼乘輿。後二年，帝崩。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曰：“有亂臣。”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毁其法。”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人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亂，率江荆之衆來攻，敗京都，殺將相。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百姓并去南畝，困於兵革。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人主惡之。”明年，石季龍之衆大寇沔南，於是内外戒嚴。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饑，人流。”乙未，月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饑，人流亡。”是時兵革連起。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時桓温伐苻健，健堅壁長安，温退。十二年八月，桓温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人饑。”一曰：“豫州有災。”二年閏三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謝萬敗。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

年正月己卯日，月亮犯及太白星，占辭與青龍二年的相同。七月，左衛將軍陳昣等人率衆尊奉惠帝討伐成都王，六軍大敗，叛軍逼迫朝廷。以後二年，惠帝去世。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日，月亮犯及熒惑星。占辭説：“出現了亂逆之臣。”三年十二月己未日，太白星侵入月亮，在斗宿之位。郭璞説：“月亮應合《坎》卦，是陰府的法象。太白金星運行來犯，天意好像在説，刑理失去中正，自己毁壞其法紀。”四年十二月丁亥日，月亮犯及歲星，在房宿之位。占辭説：“所應之國軍隊饑荒，人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亂，率江荆之衆來攻打，京都之師戰敗，將相被殺。又，鎮北將軍劉隗兵敗出逃，百姓都離開了田地，被困在戰亂之中。四月，叛軍又斬殺了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星入侵月亮。四月甲午，月亮犯及太白星。四年四月己巳日，七月乙巳日，月亮全都掩蔽了太白星。占辭説：“君主死亡。還會發生戰亂，人主以此爲惡。”第二年，石季龍的人馬大舉進犯沔水之南，於是内外戒備森嚴。五年四月辛未日，月亮干犯了歲星，在胃宿之野。占辭説：“國内饑荒，人民流亡。”乙未日，月亮干犯歲星，在昴宿之野。到冬天，發生了沔南和邾城的兵敗之事，流亡的百姓有萬餘家。六年二月乙未日，太白星侵入月亮。占辭説：“人君死亡。”四月甲午日，月亮干犯了太白星。占辭説：“人主以此爲惡。”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亮位於東井之地，干犯了歲星。占辭説：“秦地饑荒，人民流亡。”這時戰亂連年發生。十年十一月，月亮掩蔽了土星，在輿鬼宿之野。占辭説：“秦地有戰争。”當時桓温討伐苻健，苻健堅守長安城，桓温部隊撤退。十二年八月，桓温打敗了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日，月亮掩蔽了歲星，在房宿之野。占辭説：“百姓饑荒。”又説：“豫州有災難。”二年閏三月乙亥日，月亮干犯了歲星，在房宿。占辭與前占相同。三年，豫州刺史謝萬兵敗。三年三月乙酉日，月亮干犯了太白

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胡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卒。五年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軫。占曰："爲大喪。"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護於野王，拔之，護奔走。時桓温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没。其後桓温傾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慕容暐及苻堅互來侵境。三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占曰："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爲内亂，帝不終之徵。"一曰："參，魏地。"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爲政，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王國寶以姻昵受寵。又陳郡人袁悦昧私苟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悦於市。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十三年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内惡。"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歲星。占并同上。十五年，翟遼據司兖，衆軍累討弗克，慕容氏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沔中諸郡大水，兖州又

星，在昴星之野。占辭説："人君死亡。"又説："趙地有戰事，胡人不安。"四年正月，慕容儁去世。五年正月乙丑日辰時，月亮出現在危宿之野，掩蔽了太白星。占辭説："天下靡離散亂。"三月丁未日，月亮干犯了土星，在軫宿之野。占辭説："是大喪的徵兆。"五月，穆帝去世。七月，慕容恪在野王攻打冀州刺史吕護，占領了野王城，吕護戰敗逃亡。當時桓温率領大隊人馬駐扎在宛，聽説吕護戰敗，就撤退了。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亮掩蔽了太白星，在須女星之野。占辭説："天下靡散。"又説："災難發生在揚州。"三年，洛陽被攻陷。這之後桓温拿出揚州的全部錢財物資征討北方，大敗，死亡兵士大半。等到征討袁真時，淮南一帶已經殘破敗落。其後慕容暐和苻堅交替來侵犯邊境。三年正月乙卯，月亮掩蔽了歲星，在參宿之野。占辭説："參宿，是益州之分野。"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去世。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進入益州并叛亂，朱序率兵衆幫助刺史周楚討伐并平定了叛軍。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日，月亮掩蔽了熒惑星，在參宿之野。占辭説："這是發生内亂，君主不能壽終的徵兆。"又説："參宿，對應魏地。"五年，慕容暐被苻堅所滅。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星侵入月亮。占辭説："將有亂臣死亡，或有相互殺戮之人。"又説："女親内戚當政，天下混亂。"當時琅邪王輔佐朝政，王妃堂兄王國寶因爲是姻親内戚而受寵。同時陳郡人袁悦暗地裏私交苟進，挑撥主相之間的關係，勾結朋黨。十三年，孝武帝在鬧市上斬殺了袁悦。於是主相之間産生了隔閡，禍亂之階興起了。十三年十二月戊子日，辰星侵入月亮，在危宿之野。占辭説："賊逆之臣想殺掉君主，不出三年，必定有内惡。"這之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同時依恃軍隊争强鬥勝。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日，月亮干犯了歲星。占辭同前。十五年，翟遼占據了司州、兖州，許多軍馬數次討伐都没能攻克，慕容氏又同時侵犯并州、冀州。七月，天旱。八月，沔中各

蝗。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宫中，非賊乃盜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内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又，王國寶邪狡，卒伏其辜。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爲饑，燕國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寶伐魏，反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乙酉，月奄歲星，在東壁。占曰："爲饑，衛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啓方敗。三年九月，桓玄等并舉兵，於是内外戒嚴。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牽牛。占曰："吴越有兵喪，女主憂。"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在牽牛。十月乙未，月奄歲星，在北河。占曰："爲饑，胡有兵。"其四年五月，孫恩破會稽，殺内史謝琰。後又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元興元年，孫恩寇臨海，人衆餓死，散亡殆盡。

元興元年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大饑，人相食。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三年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二月丙辰，劉裕起義兵，殺桓脩等。明年正月，衆軍攻桓振，卒滅諸桓。

義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己未，月奄填星，在

郡縣發大水，兖州又出現了蝗災。十八年正月乙酉日，熒惑星侵入月亮。占辭説："宫中會出現憂難，不是賊逆就是敵寇。"又説："有亂臣，或者有殺人之人。"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於内殿，民衆宣言，夫人張氏私行叛逆。又，王國寶邪惡狡詐，最終被斬殺。十九年四月己巳日，月亮掩蔽了歲星，在尾宿之分野。占辭説："會産生饑荒，燕國將衰亡。"二十年，慕容垂派遣其子慕容寶討伐魏，反而被擊敗，數萬人戰死。二十一年，慕容垂去世，燕國從此衰亡了。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亮掩蔽了太白星，在太微端門之外。占辭説："國家將遭受兵亂。"乙酉日，月亮掩蔽了歲星，在東壁宿之分野。占辭説："會發生饑荒，衛地有戰亂。"二年六月，郗恢派遣鄧啓方等人率領一萬人在滑臺征伐慕容寶，啓方失敗。三年九月，桓玄等人一起舉兵開戰，於是内外戒備森嚴。四年正月乙亥，月亮衝犯了土星，在牽牛星之分野。占辭説："吴地越地有兵喪之事，女主憂難。"六月乙未日，月亮再次衝犯土星，在牽牛星之分野。十月乙未日，月亮掩蔽了歲星，在北河星之分野。占辭説："將發生饑荒，胡地有戰亂。"四年五月，孫恩攻破了會稽，斬殺了内史謝琰。後來又在餘姚擊敗了高雅之，死亡人數有十之七八。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去世。元興元年，孫恩侵犯臨海，餓死衆多平民百姓，幾乎全部離散逃亡。

元興元年四月辛丑，月亮掩蔽了辰星。七月，發生嚴重的饑荒，人們彼此相食。二年十一月辛巳日，月亮衝犯了熒惑星。占辭全部同以前一樣。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奪君位，將安帝、皇后流放到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將桓氏家族殺盡。三年二月甲辰日，月亮在左角附近掩蔽了歲星。占辭説："天下將會發生戰亂。"這一年二月丙辰日，劉裕發動了義兵，殺死了桓脩等人。第二年正月，各路軍馬攻打桓振，最終消滅了桓氏各族。

義熙元年四月己卯日，月亮衝犯了土星，在東壁星的分野。占辭説："某地要亡國。"又説："象徵貴人死亡。"七月己未日，月亮掩蔽了土

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營室。占同上。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卒。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三年，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薨。二年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强國君死。"五年四月，劉裕大軍北討慕容超，卒滅之。七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饑。"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曰："益州兵饑。"七月，朱齡石剋蜀，蜀人尋反，又討之。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饑。"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其明年，帝崩。

星，在東壁星之分野。占辭説："某國將因爲討伐而亡。"又説："象徵國人流亡。"十月丁巳日，月亮掩蔽了土星，在營室星之分野。占辭同前。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去世。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人攻陷弋陽。三年，司徒揚州刺史王謐去世。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司馬遵去世。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去世。二年十二月丙午日，月亮掩蔽了太白星，在危星之分野。占辭説："齊將亡國。"又説："强國之君將死亡。"五年四月，劉裕大軍北伐慕容超，最終消滅了他們。七年六月庚子，月亮衝犯了歲星，在畢星之分野。占辭説："邊境之地有戰事，而且有饑荒。"八月乙未，月亮衝犯了歲星，在參星之分野。占辭説："益州有戰事和饑荒。"七月，朱齡石平定蜀地，蜀人很快造反，朱齡石又討伐他們。八年正月庚戌日，月亮衝犯歲星，在畢星之分野。占辭同前。九年七月，朱齡石消滅了蜀地反叛之衆。十二年五月甲申日，月亮衝犯了歲星，在左角之分野。占辭説："會發生饑荒。"十四年四月壬申日，月亮在張星分野之地衝犯了土星。占辭説："天下將有大喪事。"這之後第二年，安帝去世。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歲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六月，帝遜位，禪宋。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亮衝犯了歲星，占辭完全與前面的占辭相同。十二月丁巳，月亮在羽林星附近衝犯了太白星。二年六月，恭帝退位，禪讓給宋。

五星聚舍

魏明帝太和四年七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時宣帝爲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吴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遘

魏明帝太和四年七月壬戌日，太白星衝犯了歲星。占辭説："太白星衝犯五星，將有大規模戰亂。"五年三月，諸葛亮率衆多部隊侵犯天水。當時宣帝任大將軍，抵抗并擊退了他們。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日，太白星衝犯了熒惑星。占辭説："將有大軍發動，發生大規模戰争。"這一年四月，諸葛亮占據渭南，吴也起兵響應他，魏軍向東西兩方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土星、歲星、太白星三顆星聚於畢星昴星附近。占辭説："象徵着兵喪。畢星昴星，對應的是趙地。"其後賈后陷害并殺死太子，趙王廢黜了皇后，又殺死了她，并斬殺了張華、裴頠，於是篡奪皇位，將惠帝廢爲太上

亂連禍。

皇，天下從此動亂災禍接連不斷。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鬥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之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千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二星相鬥於虛危宿附近。占辭説："將有大規模戰爭發生，軍隊被擊敗，將領被斬殺。虛危宿，其分野之地是齊地。"十二月，熒惑星在營室星附近侵襲太白星。占辭説："天下會發生戰亂，這是亡君的凶兆。"又説："將要更换國相。"最初，齊王司馬冏到了京都，因而留下輔佐朝政，於是專横傲慢，目無君主。這一月中，成都王、河間王傳檄文給長沙王司馬乂討伐他，司馬冏、司馬乂交戰，攻打焚燒皇朝宫殿，司馬冏兵敗，被誅戮消滅。又斬殺了他的哥哥上軍將軍司馬寔以下二千餘人。太安二年，成都王又攻打長沙王，於是公家私家均飢苦困頓，百姓財力殆盡。

太安三年正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戰。"七月，左衛將軍陳眕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

太安三年正月，熒惑星衝犯了歲星。占辭説："會發生戰争。"七月，左衛將軍陳眕奉從惠帝討伐成都王，六軍慘敗。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歲星。占曰："填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光熙元年九月，土星衝犯了歲星。占辭説："土星與歲星會合，是內亂的徵兆。"當時司馬越專權，最終因爲傲慢無禮被消滅，正是內亂的應驗。十二月癸未日，太白星衝犯了土星。占辭説："國內將發生兵亂，有大規模的戰争。"這之後河間王被東海王司馬越所斬殺。第二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誅殺了諸葛玫等人。五月，汲桑打敗了馮嵩的部隊，殺死了東燕王。八月，苟晞攻打汲桑，大勝。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三星會聚於牛宿、女宿之間，徘徊反復，時進時退。占辭説："牛宿女宿，在揚州之分野。"這之後兩都頽敗傾覆，而元帝在揚州大地得以中興。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日，太白、熒惑二星在東井星附近會合。占辭説："金、火相合叫做爍，預兆有喪事。"當時愍帝蒙難流落在平陽，七月在敵寇之地去世。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八月乙未，太白犯歲星，合在翼。占曰："爲兵饑。"三年六月丙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同上。永昌元年，王敦攻京師，六軍敗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日，歲星、熒惑星在東井星附近會合。八月乙未日，太白星衝犯了歲星，在翼星附近會合。占辭説："是軍隊鬧饑荒的徵兆。"三年六月丙辰日，太白星與歲星在房宿附近會合。占辭與前占相同。永昌元年，王

績。王敦尋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占曰："爲兵饑。"四年二月，石季龍破幽州，遷萬餘家以南。五年，季龍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七年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犯左執法。明年，顯宗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在軫。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龍將劉寧寇没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喪，災在趙。"其年石季龍死，來年冉閔殺石遵及諸胡十萬餘人，其後褚裒北伐，喪衆而薨。六年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占曰："爲戰。"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其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温伐苻健，退，因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五年十月丁卯，熒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有匿謀。"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温擅權，謀移晋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三年六月甲

敦攻打京師，六軍大敗。王敦不久就去世了。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日，太白星在營室星附近衝犯了歲星。占辭說："是軍隊鬧饑荒的徵兆。"四年二月，石季龍攻占了幽州，將萬餘家遷徙到南方。五年，石季龍率領五萬敵軍侵犯沔南，搶掠了七千餘家百姓而去。又率兩萬騎兵圍困并攻陷了邾城，斬殺、搶掠了五千餘人。四年十二月癸丑日，太白星衝犯了土星，在箕宿的附近。占辭說："君主會喪失土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七年三月，太白星熒惑星在太微之中會合，衝犯了左執法星。第二年，顯宗去世。八年十二月己酉日，太白星在胃宿附近衝犯了熒惑星。占辭說："將要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這之後庾翼大舉發兵，策劃要討伐石季龍，從而在高層得以專制。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日，太白星衝犯了歲星，在軫宿附近。占辭說："將發生大規模戰爭。"這一年石季龍的將領劉寧侵犯攻陷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星進入婁宿之中，衝犯了土星。占辭說："戰亂大規模發生，有喪事，災難產生在趙地。"這一年石季龍去世，第二年冉閔斬殺了石遵及各少數民族十萬餘人，其後褚裒向北討伐，喪失軍衆而死亡。六年三月戊戌日，熒惑衝犯了歲星。占辭說："預示發生戰爭。"七年三月戊子日，歲星、熒惑星在奎宿附近會合。這年劉顯斬殺了石祗及各位胡人將領，中原地帶大亂。十二年七月丁卯日，太白星在柳宿附近衝犯了土星，占辭說："周地有大規模戰爭。"這年八月，桓温征伐苻健，敗退，順勢在伊水擊破了姚襄，穩定了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日，熒惑宿在張宿附近衝犯了土星。占辭說："大規模戰爭將要爆發。"三年八月庚午，太白星衝犯了土星，在太微之中。占辭說："王者以此爲惡。"五年十月丁卯日，熒惑星在營室附近衝犯了歲星。占辭說："大臣有陰謀。"又說："衛地有戰亂。"當時桓温擅權，陰謀策劃顛覆晋朝王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星在太微之中衝犯了歲星。三年六月甲寅日，太白星掩蔽

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爲内亂。"七月，帝崩，桓温擅權，謀殺侍中王坦之等，内亂之應。

孝武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爍，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凉州，破之，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星去，熒惑、歲星猶合。占曰："三星合，是謂驚立絶行，内外有兵喪與饑，改立王公。"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熒惑辰星合于氐。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亂饑，爲内兵。斗，吴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水旱饑。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中軍兵起。"四月，王恭等舉兵，内外戒嚴。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饑。"一曰："災在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同上。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逼帝東下。

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

了熒惑星，在太微端門之中。六年，海西公被廢。

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在須女星的附近衝犯了土星，占辭說："將發生内亂。"七月，穆帝去世，桓温擅權，謀殺了侍中王坦之等人，正是内亂的應驗。

孝武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日，太白星掩蔽了熒惑星，在營室星附近。占辭說："金火相合爲爍，預示着戰争喪亡。"太元元年七月，苻堅討伐凉州，攻破了它，俘虜了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日，太白星衝犯了歲星。占辭說："預示着軍隊饑荒。"當時黄河以北尚未平定，軍隊連年在外，冬天發生了嚴重的饑荒。十七年九月丁丑日，歲星、熒惑星、土星同時出現在亢宿、氐宿附近。十二月癸酉日，土星離去，熒惑星、歲星仍會合在一起。占辭說："三星會合，這就是中斷了星宿的正常運行，預示内外將有兵喪和饑荒，要改立君王公卿。"十九年十月，太白星、土星和熒惑辰星會合於氐宿附近。十二月癸丑日，太白星在斗宿附近衝犯了歲星。占辭說："預示着有動亂和饑荒，國内有戰事。斗宿，是吴越兩地的分野。"到隆安元年，王恭等人舉兵發難，彰揚王國寶的罪過，朝廷斬殺了他。這之後連年發生水旱饑荒。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歲星、熒惑都進入羽林星的範圍。占辭說："中軍將有戰事。"四月，王恭等人舉兵鬧事，朝廷内外戒備森嚴。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日，太白星衝犯歲星，在上將星的東南方。占辭說："楚地之兵會發生饑荒。"又說："災難發生在上將星的分野之地。"二年，桓玄篡奪王位。三年，劉裕將桓氏家族盡行斬殺。二年十月丁丑日，太白星衝犯了土星，在婁宿的附近。占辭與前占相同。三年二月壬辰日，太白星、熒惑星在羽林星附近會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得君位，將安帝、皇后流放遷徙。三年二月，劉裕發動義兵，桓玄逼迫安帝東下。

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星、太白星都移入羽林星，又在壁宿附近會合。三年正月，慕容超進犯淮北、徐州，直至下邳。八月，派遣劉敬

月，遣劉敬宣伐蜀。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殄慕容超。其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熒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東井。占曰："皆爲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六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七年七月丁卯，歲星犯填星，在參。占曰："歲填合，爲内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是時朱齡石伐蜀，後竟滅之。明年，誅謝混、劉毅。八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二月丙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晋祚。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内，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己，其年四月丙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己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安帝母弟琅邪王踐阼，是曰恭帝。來年，禪于宋。

宣伐蜀。三年二月癸亥日，熒惑星、土星、太白星和辰星會聚於奎宿、婁宿附近，隨從着土星，是徐州之分野。當時，慕容超在齊地僭越名號，軍事部署從徐州直至兗州，連年進犯搶掠，一直到淮水、泗水。姚興、譙縱分别在秦地、蜀地僭越名號，盧循和魏從南北各方相交入侵。五年，劉裕向北滅掉了慕容超。六月辛卯日，熒惑星在翼宿附近衝犯了辰星。占辭説："天下將有戰亂發生。"八月己卯，太白星掩蔽了熒惑星。占辭説："將發生大規模戰事。"四年，姚略派遣衆將士征伐赫連勃勃，被他們打得大敗。五年四月甲戌日，熒惑星在東井宿附近衝犯了辰星。占辭説："都會發生戰事。"十二月辛丑日，太白星在奎宿附近衝犯了歲星。占辭説："大規模戰亂將會發生，魯地有戰亂。"這年四月，劉裕征討慕容超。六年二月，在魯地滅掉了慕容超。七年七月丁卯日，歲星在參宿附近衝犯了土星。占辭説："歲星、土星相會合，是内亂的徵兆。"又説："益州會發生戰争，不能取勝，會喪失土地。"這時朱齡石討伐蜀地，後來竟滅亡了它。第二年，誅殺了謝混、劉毅。八年七月甲申日，太白星在東井附近衝犯了土星。占辭説："秦地有大規模戰亂。"九年二月丙午日，熒惑星、土星都衝犯了東井星。占辭説："秦地有戰事。"三月壬辰日，歲星、熒惑星、土星、太白星會聚於東井宿附近，隨從着歲星。東井，是秦地之分野。十三年，劉裕平定了關中，這之後就將晋的君位傳承動摇轉移了。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星進入太微之中，衝犯了西蕃上將星，仍順行到左掖門内，停留了二十天再逆行。到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離開西蕃上將星向西三尺左右，又順行回到太微之中。當時土星也在太微之中，熒惑星環繞土星成鉤己形，這年四月丙戌日，從端門離去。占辭説："熒惑星和土星成鉤己形於天庭，天下將變更朝紀。"十二月，安帝的同母兄弟琅邪王即位爲天子，這就是恭帝。第二年，禪位給宋。

晉書卷十三

志 第 三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妖星客星 星流隕 雲氣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王；强國弱，小國强。"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其十二月丙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曰："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黄權曰："天下鼎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亮衝犯心宿大星。占卜説："心宿是天王的位置，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六月甲申，金星白晝出現。案劉向的《五紀論》説："金星屬少陰，勢弱不能專行，所以以己未作爲界綫，不能經天運行。經天運行就會白晝出現，這種星象預示着戰争、死亡、造反、君主更替；强國變弱，小國變强。"這時孫權接受了魏帝所封的爵號，但又興兵抵抗固守。這一年十二月丙子，月亮衝犯心宿大星。占卜同上。黄初五年十月乙卯，金星白晝出現，占卜同上。又木星進入太微垣逆行，共一百四十九日纔出來。占卜説："五星進入太微垣，從右進入三十天以上，君主有大的憂患。"另一説法是："將有赦免。"七年五月，文帝駕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六年五月壬戌，火星進入太微垣，到壬申，和木星相近，都衝犯右執法星，直到癸酉纔出太微垣。占卜説："從右進入三十天以上，君主有大的憂患。"又説："月亮、五星衝犯左、右執法星，大臣有憂患。"另一説法是："執法的人將被誅殺，金星、火星出現這種情況尤爲厲害。"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曹鑒死。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被免爲平民。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死。五月，明帝駕崩。《蜀記》記述明帝問黄權説："天下鼎立，誰是正統?"回答説："應當

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并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吴遂圍江夏，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吴將張霸等，“兵喪”、“更王”之應也。

用天象來驗證。以前火星居於心宿，而文帝就駕崩了，吴、蜀却安然無事，這就是徵驗。”案三國史書并没有火星居於心宿的記載，可能是火星進入太微垣。八月，吴國就圍困江夏，進犯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殺吴國將領張霸等人，正是“兵喪”、“更王”的應驗。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其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爲亮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吴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文懿爲燕王，文懿斬彌等，虜其衆。青龍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火星衝犯房宿。占卜説:“房宿四顆星，是股肱大臣、將相的位置，月亮、五星衝犯或居於此處，將相有憂患。”這年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擊諸葛亮，被諸葛亮殺死。十二月，太尉華歆死。這年十一月乙酉，月亮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説:“女主有憂患。”六年三月乙亥，月亮又衝犯軒轅座大星。十一月丙寅，金星白晝出現於南斗座，於是經八十餘天，總是出現。占卜説:“吴國將有戰争。”第二年，孫權派張彌等人率軍隊上萬人，明帝賜封公孫文懿爲燕王，文懿斬殺張彌等人，俘虜了他的軍隊。青龍三年正月，太后郭氏駕崩。

青龍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天子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魏及楚兵悉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楗閉。占曰:“有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七月己丑，填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爲行陰。其占曰:“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晝

青龍二年三月辛卯，月亮衝犯輿鬼宿。輿鬼主掌斬殺。占卜説:“人多疾病，國有憂患。”又説:“大臣有憂患。”這年夏天和冬天，疫病盛行。四年五月，司徒董昭死。這年五月丁亥，金星白晝出現，共有三十多天。按晷度推測，不是秦、魏一帶，就是楚地。這時，諸葛亮占據渭水以南，與宣帝相對峙;孫權攻打合肥，又派陸議、孫韶等人進入淮水、沔水一帶，天子親自東征。蜀國本屬秦地，這樣秦、魏地區楚地的戰争都發生了。這年七月己巳，月亮衝犯楗閉。占卜説:“將有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發生火災。三年六月丁未，土星衝犯井宿鉞星。戊戌，金星又衝犯井宿鉞星。占卜説:“凡是月亮、五星衝犯井宿鉞星，都預示着戰禍。”另一説法是:“斧鉞之類的兵器得到使用，大臣被誅殺。”七月己丑，土星衝犯東井宿距星。占卜説:“土星進入井宿，位尊者有憂患。”行近距星，是行於陰地。占卜説:“將有大水，五穀不收。”景初元年夏天，發大水，五穀受到損害。這年十月壬申，金

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占曰：“尾爲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鈎鈐。占曰：“王者憂。”四年閏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鉞。三月癸卯，填星犯東井。己巳，太白與月加景晝見。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凉州塞外胡阿畢師使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計。其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星白晝出現，居於尾宿，經二百多天，常常白晝出現。占卜説：“尾宿對應燕地，將有戰争。”十二月戊辰，月亮衝犯鈎鈐。占卜説：“君主有憂患。”四年閏正月己巳，土星衝犯井宿鉞星。三月癸卯，土星衝犯東井宿距星。己巳，金星與月亮加影，白晝出現。五月壬寅，金星衝犯畢宿左股第一星。占卜説：“畢宿象徵邊地軍隊，又主司刑罰。”九月，凉州關塞以外胡人阿畢師派軍隊侵犯其他小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伐他，殺死、俘虜上萬人。這年七月甲寅，金星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説：“女主有憂患。”景初元年，皇后毛氏駕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軍有憂。”其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其七月辛卯，太白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時公孫文懿自立爲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守，宣帝討滅之。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惡之。犯前星，太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其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黄權薨。其閏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亮衝犯房宿第二星。占卜説：“將軍有憂患。”這年七月，司徒陳矯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死。這年七月辛卯，金星白晝出現，共有二百八十多天。這時公孫文懿自立爲燕王，設置百官，派軍隊與朝廷對抗，宣帝討伐并消滅了他。二年二月己丑，月亮衝犯心宿距星，又衝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亮又衝犯心座距星和中央大星。案星占説：“帝王討厭出現這種星象。衝犯前面的星，太子有憂患。”三年正月，明帝駕崩。太子被立，終於又被廢黜。這年十月甲午，月亮衝犯箕宿。占卜説：“將軍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黄權死。這年閏十一月癸丑，月亮衝犯心宿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東頭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斗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敦煌太守王延破之，斬二萬餘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占曰：“有錢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三月，太尉滿寵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錢各有差。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宣帝討諸葛恪，恪棄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亮衝犯昴宿東頭第一星。十月庚寅，月亮又衝犯昴宿北斗四星。占卜説：“月亮衝犯昴宿，胡地不安寧。”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進犯西部，敦煌太守王延打敗了他們，殺死二萬多人。三年，又斬殺鮮卑大帥和一千多人。二年九月癸酉，月亮衝犯輿鬼宿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衝犯西南星。占卜説：“將有賜錢的詔令。”另一説法是：“大臣有憂患。”三年三月，太尉滿寵死。四年正月，少帝行冠禮，賜給大臣們錢各有等差。四年十月、十一月，月亮兩次衝犯井宿鉞星。這個月，宣帝討伐諸葛恪，諸葛恪放棄城池逃跑。五年二月，曹爽征伐蜀國。五年十一月癸巳，土星衝犯

蜀。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將軍死。”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邊兵。”一曰：“刑罰用。”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將軍死。”七月癸丑，填星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宫下殿。”嘉平元年，天子謁陵，宣帝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淩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晋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吴。是時，王淩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悦其意，不言吴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吴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丙申，月犯輿鬼。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將軍死。”一曰：“爲兵。”是月，王淩、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氏崩。四年三月，吴將爲寇，鎮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其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

亢宿距星。占卜説：“有失去封國的諸侯。”七年七月丁丑，月亮衝犯左角星。占卜説：“天下將有戰事，左將軍死。”七月乙亥，火星衝犯畢宿距星。占卜説：“邊地將有戰事。”另一説法是：“將使用刑罰。”九年正月辛亥，月亮衝犯亢宿南星。占卜説：“戰事發生了。”另一説法是：“將軍死。”七月癸丑，土星衝犯楗閉星。占卜説：“君主不適合離開宫殿。”嘉平元年，天子拜謁皇陵，宣帝奏請誅殺曹爽等人。少帝夜宿野外，因而失去權勢。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金星衝犯東井宿距星。占卜説：“朝廷失政，大臣作亂。”四月辛巳，金星衝犯輿鬼。占卜説：“大臣將被誅殺。”另一説法是：“戰事發生。”二年三月己未，金星又衝犯井宿距星。三年七月，王淩和楚王曹彪有陰謀，都被誅殺，國君於是失去權威。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太陽北至，火星逆常道運行，進入南斗。這年秋季七月，火星衝犯了魁宿第三星而向東運行。《漢晋春秋》説是“逆行”。案星占説：“火星進入南斗，三月内吴王將死。”另一説法是：“火星逆常道運行，這一地區國君將死。”太元二年，孫權死，這是星占的應驗，所以《三國志》記載在吴國下。這時，王淩謀劃立楚王曹彪爲帝，説“斗宿中有其他星，應當有突然尊貴起來的人”，以此來詢問懂得星象的人浩詳。浩詳懷疑其中有緣故，想讓他高興，不説吴國有死喪的事，却説“淮南屬楚地，吴與楚占卜相同，應當會有帝王興起”，所以王淩的計謀就確定下來了。

嘉平二年十二月丙申，月亮衝犯輿鬼。三年四月戊寅，月亮衝犯東井宿。五月甲寅，月亮衝犯亢宿距星。占卜説：“將軍死。”另一説法是：“將有戰事。”這個月，王淩、楚王曹彪等人被殺。七月，皇后甄氏駕崩。四年三月，吴國將領率軍進犯，鎮東將軍諸葛誕打敗并趕跑了他們。這年七月己巳，月亮衝犯輿鬼。九月乙巳，月亮又衝犯輿鬼。十月癸未，火星衝犯亢宿南星。占

熒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亂。"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積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謀，不成。"庚辰，月犯箕星。占曰："將軍死。"七月，月犯井鉞。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兵俱敗，誅死。二月，李豐及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事泄，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蜀將姜維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鉞星。壬戌，月又犯鉞星。八月辛亥，月犯箕。

吴廢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吴志》所書也。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吴魏并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東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逆行，乘井鉞。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人君憂。"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鑕星。占曰："斧鑕用，大臣誅。"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

卜說："大臣將作亂。"四年十一月丁未，月亮又衝犯鬼宿積尸星。五年六月戊午，金星衝犯角宿。占卜說："大臣有陰謀，不成功。"庚辰，月亮衝犯箕星。占卜說："將軍死。"七月，月亮衝犯井宿鉞星。丙午，月亮又衝犯鬼宿西北星。占卜說："國家有憂患。"十一月癸酉，月亮衝犯東井宿距星。占卜說："將軍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造反，都失敗了，被殺死。二月，李豐和弟弟李翼、皇后的父親張緝等人陰謀作亂，事情泄露，都被誅殺，皇后張氏被廢。九月，少帝被廢爲齊王。蜀國將軍姜維進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打敗了他。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火星衝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火星衝犯東井宿鉞星。壬戌，月亮又衝犯東井宿鉞星。八月辛亥，月亮衝犯箕宿。

吴國廢帝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金星衝犯南斗，這是《吴志》所記載的。占卜說："金星衝犯斗宿，國家有戰事，大臣有造反的。"第二年，諸葛誕造反。再下一年，孫綝廢掉孫亮。吴國和魏國都有戰事。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亮衝犯井宿。二年六月己酉，月亮衝犯心宿中央大星。八月壬子，木星衝犯井宿鉞星。九月庚寅，木星逆常道運行，居井宿鉞星之上。十月丙寅，金星衝犯亢宿距星。占卜說："逆臣作亂，國君有憂患。"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濟殺高貴鄉公事變以及諸葛誕反叛被誅殺，都是星占的應驗。二年三月庚子，金星衝犯井宿。占卜說："朝廷失政，大臣作亂。"這天夜晚，木星又衝犯井宿。占卜說："戰事發生。"到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亡。三年八月壬辰，木星衝犯輿鬼宿鑕星。占卜說："斧鑕之類兵器得到使用，大臣被誅殺。"四年四月甲申，木星又衝犯輿鬼宿東南星。占卜說："鬼宿東南星主掌戰事，木星進入鬼宿，大臣被誅殺。"景元元年，殺死尚書王經。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亮衝犯建星。案星

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一云："大臣憂。"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憂。"一云："有大赦。"明年，鄧艾、鍾會皆夷滅，赦蜀土。五年，帝遜位。

占："月亮、五星衝犯建星，大臣互相誣陷。"此後鍾會、鄧艾攻克蜀國，鍾會誣陷鄧艾。二年四月，火星進入太微垣，衝犯右執法星。占卜說："君主有大的憂患。"另一說法是："大臣有憂患。"四年十月，木星居於房宿。占卜說："將相有憂患。"另一說法是："將有大赦。"第二年，鄧艾、鍾會都被殺，蜀地都得到赦免。五年，元帝讓位。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面縛請罪，吳國遂亡。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金星應出現却没有出現。占卜說："這叫失舍，不是有軍隊戰敗，就一定有國家滅亡。"這時羊祜上表請求討伐吳國，武帝答應了他。五年十一月，軍隊出發，金星纔在傍晚時出現於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敗吳軍，孫皓面縛請罪，吳國於是滅亡了。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帝崩。

太康八年三月，火星居於心宿。占卜說："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太熙元年四月乙酉，武帝駕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諸侯三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九年六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其後，帝見廢爲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討趙王倫，倫悉遣中軍兵相距累月。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火星居於太微垣六十日。占卜說："諸侯、三公圖謀其君，一定會有被斬殺的大臣。"另一說法是："天子失去他的國家。"這年春金星居於畢宿，到這時一百多天。占卜說："有急令之憂。"另一說法是："丞相將死。"又預示着邊境不安寧。後來賈后陷害殺死太子。六年十月乙未，金星白晝出現。九年六月，火星居於心宿。占卜說："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八月，火星進入羽林。占卜說："禁軍將大規模發動。"之後，惠帝被廢爲太上皇，不久三王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趙王司馬倫盡派中軍兵與對方相持了幾個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太白晝見。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其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吳分野。"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王興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其八月，熒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趙王倫篡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分開，金星白晝出現。占卜說："台星失常，三公將有憂患。金星白晝出現，大臣不守臣道。"這個月，賈后殺死太子，趙王司馬倫不久又廢掉并殺死賈后，斬殺司空張華。這年五月，火星進入南斗。占卜說："宰相將死，戰爭大規模爆發。斗星又對應爲吳國。"這時，趙王司馬倫做相國，第二年，篡奪了皇位，三王起兵討伐他。太安二年，石冰攻下揚州。這年八月，火星進入箕宿。占卜說："君主失位，戰事將興起。"第二年，趙王司馬

位，改元。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倫篡奪皇位，更改年號。二年二月，金星從西方出現，逆行進入東井宿。占卜説："朝廷失政，大臣作亂。"這時，齊王司馬冏興兵討伐趙王司馬倫，趙王司馬倫被消滅，齊王司馬冏把持重兵，不朝見皇帝，大權獨攬，驕奢淫逸，第二年，被殺死。

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横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説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其四月，歲星晝見。五月，太白晝見。占同前。七月，歲星守虚、危。占曰："木守虚、危，有兵憂。虚、危，齊分。"一曰："守虚，饑；守危，徭役煩多，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爲内亂"，一曰"群臣相殺"。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八月戊午，填星犯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憂"。熒惑守昴，占曰"趙魏有災"。辰星守輿鬼，占曰"秦有災"。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憂。"一曰："左衛將軍死，天下有兵。"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强。"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宫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永寧元年，從正月到閏月，五星交互經天，縱横運行，失其常度。《星傳》説："日屬陽，象徵君道；星屬陰，象徵臣道。太陽出來，星星就消失，大臣不能專權。白晝而星見午上的爲經天，這種星象所預示的結果爲大臣不守臣道，爲君主更替。"現在五星都經天，這是天象變化所不曾有過的。石氏的説法是："辰星白晝出現，國家若不滅亡，就會有大亂。"此後，三公與諸侯交互執掌大權，二帝流亡，以至於六夷更相稱王，交替占據華夏，也是典籍所不曾記載過的。這年四月，木星白晝出現。五月，金星白晝出現。占卜同前。七月，木星居於虚宿、危宿。占卜説："木星居於虚宿、危宿，有戰禍。虚、危二宿，對應齊地。"另一説法是："居於虚宿，將有饑荒；居於危宿，徭役煩多，百姓財力消盡。"辰星進入太微垣，占卜説"將有内亂"，另一説法是"群臣互相殺戮"。金星居於右掖門，占卜説："將有戰争、叛亂、賊寇。"八月戊午，土星衝犯左執法星，又衝犯上相星，占卜説："上相有憂患。"火星居於昴宿，占卜説："趙魏一帶有災禍。"辰星居於輿鬼，占卜説："秦地有災禍。"九月丁未，月亮衝犯左角星。占卜説："君主有憂患。"另一説法是："左衛將軍死，天下有戰事。"二年四月癸酉，木星白晝出現。占卜説："預示着大臣强盛。"當初，齊王司馬冏安定京都，因而留下輔政，於是就專横傲慢，目中無君。這個月，成都王、河間王傳檄長沙王司馬乂討伐他。齊王司馬冏與長沙王司馬乂交戰，攻占、焚燒宫殿，齊王司馬冏兵敗，同黨被滅族。又殺了他的哥哥上軍將軍司馬寔及其部屬二十多人。太安二年，成都王進攻長沙王，因此公私困頓，百姓力竭。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

太安二年二月，金星進入昴宿。占卜説：

曰："天下擾，兵大起。"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國亂。"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將。占曰："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距二王。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逼乘輿。是時，天下盜賊群起，張昌尤盛。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箕，女主憂。"一曰："天下大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元海、石勒、李雄等并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皆其應也。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其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己亥，填星守房、心。占曰："填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内亂，天下赦。"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

"天下亂，戰事大規模興起。"七月，火星進入東井宿。占卜説："戰事興起，國家大亂。"這年秋，金星居於太微垣上將。占卜説："上將因戰事而死。"這年冬，成都王、河間王攻占洛陽。八月，長沙王司馬乂抬出惠帝來對抗二王。三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拘執長沙王司馬乂，張方又殺了他。三年正月，火星進入南斗，占卜與永康元年同。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領部衆帶着惠帝討伐成都王，軍隊大敗，敵兵迫近皇帝車駕。這時，天下盜賊成群興起，張昌尤爲强盛。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金星衝犯角、亢二宿，又經過房、心、尾、箕四宿。九月，進入南斗。占卜説："衝犯角宿，天下大戰；衝犯亢宿，有大的戰事，君主有憂患；進入房、心二宿，預示着戰争、死亡；衝犯尾、箕二宿，女主有憂患。"另一説法是："天下大亂。進入南斗，有戰争、死亡。"另一説法是："將軍作亂。金星所衝犯、居守的，又對應爲兗州、豫州、幽州、冀州、揚州地域。"這年七月，有蕩陰之戰。九月，王浚殺死幽州刺史和演，進攻鄴城，鄴城被攻破，於是兗州、豫州成爲天下軍事紛争之地。陳敏又擾亂揚州地域。劉元海、石勒、李雄等人都從卑微、下賤之位興起，占有州郡。皇后羊氏多次被囚禁、廢黜，都是星占的應驗。二年四月丙子，金星衝犯狼星。占卜説："戰事大規模興起。"九月，木星居於東井宿。占卜説："有戰事，井宿又對應爲秦地。"這一年，苟晞打敗公師藩，張方打敗范陽王司馬虓，關西諸將進攻河間王司馬顒，司馬顒逃跑，東海王迎而殺之。

光熙元年四月，金星運行偏離常道，從翼宿進入尾、箕二宿。占卜説："金星偏離常道而向北運行，這叫做反生。不是有戰敗的軍隊，就一定有屠殺城中百姓的事情。"五月，汲桑進攻鄴城，魏郡太守馮嵩出城迎戰，被打得大敗，汲桑就殺害了東燕王司馬騰，殺死一萬多人，把曹魏時的宮室都燒光。這年九月丁未，火星居於心宿。占卜説："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己亥，土星居於房、心二宿。占卜説："土星居於房宿，多災禍死亡；居於心宿，國内大亂，天下得赦。"

破滅，内亂之應也。十一月，帝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這時，司馬越獨攬大權，終於因不守禮法而被消滅，是内亂的應驗。十一月，惠帝駕崩，懷帝即位，大赦天下。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説，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衆小星無名者，衆庶之類。此百官衆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宫。"是時太史令高堂冲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宫廟，執帝歸平陽。三年，填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衆星流散。按劉向的説法，天官諸星宿，是有官位的人的象徵；那些無名的小星，是屬於普通百姓那一類。這是官僚、百姓將要遷移分散的徵象。此後天下大亂，官僚百姓多流轉遷移而死了。二年正月庚午，金星伏藏不現，二月庚子，纔於早晨出現在東方，這叫做應當出現而不出現，占卜與上一條相同。在此之後，軍隊戰敗，將領被殺，不可勝數，皇帝死於胡人的朝廷，華夏淪陷覆滅。三年正月庚子，火星衝犯紫微垣。占卜説："會有死於野地的君王，又預示着大火焚燒宫殿。"這時太史令高堂冲上奏，皇帝車駕應當遷移，不然一定會失去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進入京都，焚燒宫殿、宗廟，捉住懷帝回到平陽。三年，土星長時間居於南斗。占卜説："土星長時間居守的地方，那個國家有福。"這時，安東將軍、琅邪王纔開始擁有揚州的土地。這年十一月，發生地震，陳卓認爲是地動的應驗。五年十月，火星居於心宿。六年六月丁卯，金星衝犯太微垣。占卜説："將有軍隊進入天子的朝廷，帝王討厭這種星象。"七月，懷帝在匈奴朝廷遇害，全國服喪。

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吴越有兵，大人憂。"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宫憂。"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踟躕留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人主謝過而已。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

元帝太興元年七月，金星衝犯南斗。占卜説："吴、越有戰事，位高者有憂患。"二年二月甲申，火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説："戰事興起，位尊的大臣互相殺戮。"八月己卯，金星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説："後宫有憂患。"三年五月戊子，金星進入太微垣，又衝犯上將星。占卜説："天子親自統率軍隊，上將被殺。"九月，金星衝犯南斗。十月己亥，火星居於東井宿，位於五諸侯座之南，徘徊停留共三十日。占卜説："火星居井宿二十日以上，位高者有憂患。居守五諸侯，諸侯中有被殺的。"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領江州、荆州的軍隊來進攻京都，朝廷軍隊迎戰，大敗，元帝謝過而已。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驃騎將軍戴若思。還有，鎮北

刁協、驃騎將軍戴若思。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者惡之。”閏八月，帝崩。後二年，蘇峻反，攻焚宫室，太后以憂逼崩，天子幽劫于石頭城，遠近兵亂，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月，石勒殺略婁、武進二縣人。明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沙、海虞。其十一月，熒惑守胃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龍自立。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强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宫也。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并歸順。於是遣督護喬球率衆救彪，彪敗，球退。又，石季龍、石斌攻滅生、權。其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趙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龍多所攻没。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没軍死將。”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石季龍擅威横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幽殺之。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中旱。”四月，石季龍略騎至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列戍衝要。是時，石季龍又圍襄陽。六月，旱。其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有

將軍劉隗出逃。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元帝駕崩。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火星逆行，進入太微垣。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帝王討厭這種星象。”閏八月，明帝駕崩。二年後，蘇峻反叛，進攻并焚燒宫室，太后因憂思所逼而駕崩，天子被劫持，軟禁在石頭城，遠近戰亂，到四年纔平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亮進入南斗。占卜説：“有戰事。”這個月，石勒殺戮掠奪婁、武進兩縣的百姓。第二年，石勒的部屬又掠奪南沙、海虞。這年十一月，火星居於胃宿、昴宿。占卜説：“趙、魏地域有戰事。”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龍自立爲帝。這時，儘管二石僭稱帝號，但星象或强或弱，總是居於昴宿，與太微、紫宫不相關。八年三月己巳，月亮進入南斗。與六年時的占卜相同。這年七月，石勒死去，彭彪以譙郡，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歸順晋。於是晋派督護喬球率軍隊去救彭彪，彭彪已失敗被殺，喬球退回。還有，石季龍、石斌進攻并消滅了石生、郭權。這年七月，火星進入昴宿。占卜説：“胡王將死。”另一説法是：“趙地有戰事。”這個月，石勒死去，石季龍攻占了許多地方。八月，月亮又衝犯昴宿。占卜説：“胡地不安寧。”九年三月己亥，火星進入輿鬼宿，衝犯積尸星。占卜説：“戰事發生在西北，有被消滅的軍隊，戰死的將領。”六月、八月，月亮又衝犯昴宿。這時，石弘儘管繼承了石勒的皇位，但石季龍獨擅威權，專横暴虐，於十一月廢掉石弘自立爲帝，隨即又將石弘囚禁并殺了他。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金星衝犯昴宿。占卜説：“戰事興起，年中有旱情。”四月，石季龍用於掠奪的騎兵到了歷陽，朝廷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整治軍隊，守住要衝。這時，石季龍又圍攻襄陽。六月，天旱。這一年的三月丙戌，月亮進入昴宿。占卜説：“胡王將死。”八月戊戌，火星進入東井宿。占卜説：“無戰事，戰事起；有戰

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之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其後，石季龍僭稱天王，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隴西攻段遼于薊，又襲慕容皝於棘城，不克，皝擊破其將麻秋，并虜段遼，殺之。三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尸。甲戌，月犯東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明年，石季龍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其五月戊戌，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又犯右執法。案占：“五星災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五年四月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占曰：“將相憂。”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庾冰代輔政。八月，太尉郗鑒薨。又有沔南邾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薨。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政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譴，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其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八月

事，戰事止。”十一月，月亮衝犯昴宿。二年正月辛亥，月亮衝犯房宿南部第二星。八月，月亮又衝犯昴宿。九月庚寅，金星衝犯南斗，因而白晝出現。占卜說：“斗象徵宰相，又對應着揚州，金星衝犯它，是死喪的徵象。白晝出現，預示着大臣不守臣道，又預示着戰争、死亡。”在此之後，石季龍僭號稱天王，派出七萬軍隊，於四年二月從隴西出發，在薊進攻段遼，又在棘城襲擊慕容皝，没有成功，慕容皝擊敗他的將領麻秋，并俘虜段遼，殺死了他。三年七月己酉，月亮衝犯房宿上星。八月，火星進入輿鬼，衝犯積尸星。甲戌，月亮衝犯東井距星。九月戊子，月亮衝犯建星。四年四月己巳，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柳宿。占卜說：“預示着戰事及大臣不守臣道。”第二年，石季龍大舉進攻沔水以南地域，於是朝廷內外嚴加警戒。這年五月戊戌，火星衝犯右執法星。占卜說：“大臣將死，執政者有憂患。”九月，金星又衝犯右執法星。案星占：“五星災患相同，金星、火星尤其厲害。”十一月戊子，金星衝犯房宿上星。占卜說：“上相有憂患。”五年四月乙未，月亮衝犯畢宿距星。占卜說：“戰事興起。”七月己酉，月亮衝犯房宿上星。占卜說：“將相有憂患。”這月庚申，丞相王導死，庾冰代替他輔佐政事。八月，太尉郗鑒死。又有沔水南邾城之戰的失敗，流亡的百姓一萬多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死。六年三月甲辰，火星衝犯太微垣上將星。占卜說：“上將有憂患。”四月丁丑，火星衝犯右執法星。占卜說：“執政者有憂患。”六月乙亥，月亮衝犯牽牛座中央星。占卜說：“大將有憂患。”這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大臣，受到譴責，想避免怪罪，第二年請求做中書令。這年四月丙午，金星衝犯畢宿距星。占卜說：“戰事將起。”另一說法是：“女主有憂患。”六月乙卯，金星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說：“女主有憂患。”七年三月，皇后杜氏駕崩。七年三月壬午，月亮衝犯房宿。四月己丑，金星進入輿鬼宿。五月，金星白晝出現。八月辛丑，月亮衝犯輿鬼宿。八年六月，火星衝犯房宿上第二星。占卜說：“副相有憂患。”八月壬寅，月亮衝犯畢

壬寅，月犯畢。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畢大星。占同上。其建元二年，車騎將軍庾冰薨。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朝廷憚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是年，石季龍殺其子邃，又遣將寇没狄道，及屯薊東，謀慕容皝。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其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禄。"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强，秦有兵。"六月辛丑，月入太微，犯屏西南星。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月、八月，月皆犯畢。占同上。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又犯畢。是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子爰之爲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温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國有憂。"戊戌，月犯

宿。占卜説："下犯上，戰事起。"十月，月亮又遮住畢宿大星。占卜同上。建元二年，車騎將軍庾冰死。庾翼大批派遣軍隊，謀劃征伐石季龍，庾翼把持大權，朝廷大臣都害怕他。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金星進入昴宿。占卜説："趙地有戰事。"又説："天下戰事興起。"四月乙酉，金星白晝出現。這一年，石季龍殺了他的兒子石邃，又派將領侵犯攻陷狄道，又在薊東駐扎軍隊，準備進攻慕容皝。二年，木星衝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寫信給他的哥哥庾冰説："木星衝犯天關，占卜説'關地、梁地會分開'。近來江東没有别的變故，長江水道也不艱難，而石季龍連年兩次閉關，不通信使，這又是天糊塗，不分黑白的證明。"這年閏月乙酉，金星衝犯斗宿。占卜説："有喪事，天下人將得到爵位俸禄。"九月，康帝駕崩，太子即位，大赦天下，賜與爵位。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亮進入畢宿。占卜説："戰事大規模興起。"戊寅，月亮衝犯天關。占卜説："有作亂的大臣更改天子的法律。"五月辛巳，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東井宿。占卜説："大臣勢力强大，秦地有戰事。"六月辛丑，月亮進入太微垣，衝犯屏座西南星。占卜説："輔佐大臣有被免職的。"七月、八月，月亮都衝犯畢宿。占卜與上面相同。己未，月亮衝犯輿鬼宿。占卜説："大臣有被誅殺的。"九月庚戌，月亮又衝犯畢宿。這年初，庾翼居於襄陽。七月，庾翼生病要死了，就讓兒子爰之做荆州刺史，代替自己的職位。爰之不久被免職。第二年，桓温又徑率軍隊攻打蜀，俘虜李勢，送到京都。蜀地在戰國時原屬秦國地域。二年二月壬子，月亮衝犯房宿上星。四月丙戌，月亮又衝犯房宿上星。八月壬申，金星衝犯左執法星。三年正月壬午，月亮衝犯南斗第五顆星。占卜説："將軍將死，親近大臣離去。"五月壬申，月亮衝犯南斗第四顆星，進而進入魁宿。占卜説："有戰事。"另一説法是："將有大赦。"六月，月亮衝犯東井宿距星。占卜説："將軍將死，國家有憂患。"戊戌，

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爲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月，石季龍伐涼州。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卒。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晋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在趙，及爲兵、喪。"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八月，石季龍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五年正月，石季龍僭號稱皇帝，尋死。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月，月犯昴。占曰："胡有憂，將軍死。"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舉兵内附。石遵攻没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趙魏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并僭號。殷浩北伐，敗績，見廢。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又豫州分野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相憂。"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將軍死。"丙寅，熒惑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并同

月亮衝犯五諸侯座。占卜説："諸侯有被誅殺的。"九月庚寅，金星衝犯南斗第五星。占卜説："將有喪事，有戰事。"四年七月丙申，金星衝犯左執法星。甲寅，月亮衝犯房宿。丁巳，月亮進入南斗，衝犯第二星。乙丑，金星衝犯左執法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十月甲辰，月亮衝犯亢宿。占卜説："戰事將起，將軍死。"十一月戊戌，月亮衝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有罪之人。這個月，陳逵攻打壽春，失敗後回來了。七月，氐、蜀殘留的賊寇反叛，擾亂益州地域。九月，石季龍攻打涼州。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死。四年四月，金星進入昴宿。這時，北方少數民族與晋相互進攻，趙地連續打仗，尤爲厲害。七月，金星衝犯軒轅座。占卜説："事發在趙地，又預示着戰争、死亡。"甲寅，金星衝犯房宿。十月甲戌，月亮衝犯亢宿。占卜説："戰事將起，將軍死。"八月，石季龍的太子石宣殺死他的弟弟石韜，石宣也死了。十一月戊戌，月亮衝犯上將星。五年正月，石季龍超越本分自稱皇帝，不久就死了。五年四月丁未，金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説："秦地有戰事。"九月戊戌，金星衝犯左角星。占卜説："預示着戰事。"十月，月亮衝犯昴宿。占卜説："胡人有憂患，將軍死。"這年八月，褚裒北征，軍隊失敗。十月，關中二十多個軍營發動兵變歸附晋。石遵攻陷南陽。十一月，冉閔殺死石遵，又殺死胡人十多萬，於是趙、魏一帶大亂。十二月，褚裒死。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一起超越本分自命稱號。殷浩北伐，軍隊大敗，被免職。六年二月辛酉，月亮衝犯心宿大星。占卜説："地位高的人有憂患，又對應着豫州。"丁丑，月亮衝犯房宿。占卜説："將軍、丞相有憂患。"六月己丑，月亮衝犯昴宿。占卜與上面相同。乙未，月亮衝犯五諸侯座。占卜與上面相同。七月壬寅，月亮開始從西方出現，衝犯左角星。占卜説："大將軍死。"另一説法是："天下有戰事。"丁未，月亮衝犯箕宿。占卜説："將軍死。"丙寅，火星衝犯鉞星。占卜説："大臣有被誅殺的。"八月辛卯，月亮衝犯左角星。金星白晝出現，居於南斗。月亮衝犯右執

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爲庶人。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貴人有憂。"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月乙亥，月犯箕。占曰："國有兵。"丙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將帥，山東大亂，疾疫死亡。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歲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内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曰："兵起。"是時，帝幼冲，母后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號稱燕王，攻伐不休。十年正月乙卯，月蝕昴星。占曰："趙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鉞星。占曰："斧鉞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晷度推之，災在秦鄭。九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是時，桓温擅命，朝臣多見迫脅。四月，温伐苻健，破其嶢柳軍。十二月，慕容恪攻齊。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鉞星。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

法星。占卜一并與上面相同。這一年，司徒蔡謨被免職爲平民。七年二月，金星衝犯昴宿。占卜與上面相同。三月乙卯，火星進入輿鬼宿，衝犯積尸星。占卜說："尊貴的人有憂患。"五月乙未，火星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說："女主有憂患。"金星進入畢口，衝犯左股。占卜說："將軍、丞相承當這種星象所預示的結果。"六月乙亥，月亮衝犯箕宿。占卜說："國家有戰事。"丙子，月亮衝犯斗宿。丁丑，火星進入太微垣，衝犯右執法星。八月庚午，金星衝犯軒轅座。戊子，金星衝犯右執法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七年，劉顯殺死石祗和他的將帥們，崤山以東大亂，瘟疫流行，死亡的人很多。八年三月戊戌，月亮衝犯軒轅座大星。癸丑，月亮進入南斗，衝犯第二顆星。五月，月亮衝犯心星。六月癸酉，月亮衝犯房宿。七月壬子，木星衝犯東井距星。占卜說："國内騷亂，戰事將興起。"八月戊戌，火星進入輿鬼。占卜說："忠臣被殺死。"丙辰，金星進入南斗，衝犯第四顆星。占卜說："將軍作亂。"另一說法是："丞相被免職。"九年二月乙巳，月亮進入南斗，衝犯第三顆星。三月戊辰，月亮衝犯房宿。八月，木星衝犯輿鬼座東南星。占卜說："戰事興起。"這時，皇帝年紀幼小，母后發布詔令，將軍與丞相有矛盾，戰事連續興起，慕容儁超越本分，號稱燕王，征戰不停。十年正月乙卯，月亮侵蝕昴宿諸星。占卜說："趙、魏地區有戰事。"癸酉，土星遮蔽鉞星。占卜說："兵器得到使用。"二月甲申，月亮衝犯心宿大星。占卜說："帝王討厭這種星象。"七月庚午，金星白晝出現。以晷度來推測，災害發生在秦國、鄭國一帶。九月辛酉，金星衝犯左執法星。這時，桓温專横獨斷，朝中大臣很多受到脅迫。四月，桓温進攻苻健，打敗了駐扎在嶢柳的軍隊。十二月，慕容恪進攻齊。十一年三月辛亥，月亮遮住軒轅座諸星。占卜與上面相同。四年庚寅，月亮衝犯牛宿南星。占卜說："國家有憂患。"八月己未，金星衝犯天江。占卜說："黄河渡口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東井宿。占卜同上。己未，月亮衝犯鉞

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相星。十二年十一月，齊城陷，執段龕，殺三千餘人。永和三年，鮮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時權在方伯，九服交兵。

星。八月癸酉，月亮遮蔽建星。九月戊寅，火星進入太微垣，衝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火星衝犯太微垣東蕃上相星。十二年十一月，齊被攻陷，段龕被捉住，三千多人被殺。永和三年，鮮卑侵犯河、冀一帶。升平元年，慕容儁占據臨漳，完全擁有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地域。沿黃河的將領逃散，黃河渡口隔斷。這時地方諸侯各執大權，全國各地，征戰不休。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同上。軫是楚分野。壬子，月犯畢。占曰："爲邊兵。"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房。占曰："豫州有災。"其年五月，苻堅殺苻生而立。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薨。二年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占曰："人主惡之。"甲午，月犯東井。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金星進入輿鬼宿。丁亥，月亮遮蔽井宿南轅西頭第二顆星。占卜說："秦地有戰事。"另一說法是："將軍死。"六月戊戌，金星白晝出現，居於軫宿。占卜同上。軫宿對應爲楚地。壬子，月亮衝犯畢宿。占卜說："邊地有戰事。"七月辛巳，火星衝犯天江星。占卜說："黃河渡口不通。"十一月，木星衝犯房宿。占卜說："豫州將有災禍。"這年五月，苻堅殺死苻生，自立爲天王。十二月，慕容儁進入鄴屯駐。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死。二年二月辛卯，土星衝犯軒轅大星。占卜說："君主討厭這種星象。"甲午，月亮衝犯東井宿。

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有大哭泣。"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星。案占曰："人主憂。"三月乙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輿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

六月辛酉，月亮衝犯房宿。十月己未，金星衝犯哭星。占卜說："將有大哭泣。"三年正月壬辰，火星衝犯楗閉星。案星占說："君主有憂患。"三月乙酉，火星逆常道運行衝犯鉤鈐。案星占說："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六月，金星衝犯東井宿。七月乙酉，火星衝犯天江。丙戌，金星衝犯輿鬼宿。占卜都與上面相同。戊子，月亮衝犯牽牛座中央大星。占卜說："牽牛是天將，衝犯中央大星，將軍將死。"八月丁未，金星衝犯軒轅座大星。

甲子，月犯畢大星。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潰而歸，萬除名。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郗曇、謝萬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鶩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

甲子，月亮衝犯畢宿大星。占卜說："邊地有戰事。"另一說法是："低位的人衝犯高位的人。"三年十月，諸葛攸率水軍進入黃河，被打得大敗。豫州刺史謝萬進入潁水，軍隊潰散返回，謝萬被廢爲平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因爲郗曇、謝萬二人所鎮守的地方失陷，請求將自己的爵位降低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他的兒子慕容暐代立爲燕王。慕容恪殺了尚書令陽鶩等

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丙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禄。"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丙寅，太白晝見。

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謀。"是時，殷浩敗績，卒致遷徙。其月辛亥，月犯牽牛宿。占曰："國有憂。"六月癸亥，月犯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薨。五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褚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吕護於野王，護奔滎陽。是時，桓温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軍當之。"九月乙酉，月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范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將寇河陰。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强。"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又據司、冀、幽、并四州。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

人。四年正月乙亥，月亮衝犯牽牛座中央大星。六月辛亥，水星衝犯軒轅座。占卜說："女主有憂患。"己未，金星進入太微垣右掖門，從端門出來。占卜說："貴人失勢。"另一說法是："有戰事。"又說："從端門出，大臣不守臣道。"八月戊申，金星衝犯氐宿。占卜說："國家有憂患。"丙辰，火星衝犯太微垣西蕃上將星。九月壬午，金星進入南斗宿口，衝犯第四顆星。占卜說："有喪事，有赦免的事，大臣得到爵位俸禄。"十二月甲寅，火星衝犯房宿。丙寅，金星白晝出現。

庚寅，月亮衝犯楗閉星。占卜說："君主討厭這種星象。"五年正月乙巳，土星逆常道運行，衝犯太微垣。五月壬寅，月亮衝犯太微垣。庚戌，月亮衝犯建星。占卜說："大臣互相圖謀。"這時，殷浩軍隊失敗，最終導致被降職。這月辛亥，月亮衝犯牽牛宿。占卜說："國家有憂患。"六月癸亥，月亮衝犯氐宿東北星。占卜說："大將承當星占的結果。"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死。五月，皇帝駕崩，哀帝即位，大赦，賜予大臣爵位，褚皇后失去權勢。七月，慕容恪在野王進攻冀州刺史吕護，吕護逃到滎陽。這時，桓温將大軍駐扎在宛，聽說吕護失敗，就返回了。五年六月癸酉，月亮遮蔽氐宿東北星。占卜說："大將軍承當星占的結果。"九月乙酉，月亮遮住畢宿。占卜說："邊地有戰事。"十月丁未，月亮衝犯畢宿大星。占卜說："下位的人衝犯上位的人。"又說："邊地有戰事。"八月，范汪被免職。隆和元年，慕容暐率軍隊進攻河陰。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亮衝犯南斗。占卜說："女主有憂患。"木星衝犯輿鬼。占卜說："君主有憂患。"十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亢宿。占卜說："亢宿是朝廷的徵象，將有戰爭、死亡，大臣掌握權勢。"第二年五月，皇后庾氏駕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金星進入昴宿。五年，慕容暐被苻堅消滅，又占據了司、冀、幽、并四個州。六年閏月，火星居於太微垣端門。占卜說："天子失去國家。"又說："諸侯三公圖謀他

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温廢帝,并奏誅武陵王,簡文不許,温乃徙之新安,皆臣强之應也。

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温之逼。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奸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於仲夏當細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强。”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温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内外迫脅。又,庾希入京城,盧悚入宫,并誅滅之。

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曰:“災不在王者,則在豫州。”一曰:“主命惡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憂,有死亡。”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温薨。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是時,女主臨朝,政事多缺。二年閏月己未,月奄牽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兖州分野。三年五月丙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凉州。二年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饑。”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兖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遂入

們的君主。”另一説法是:“有大臣被斬殺。”辛卯,月亮衝犯心宿大星。占卜説:“帝王討厭這種星象。”十一月,桓温廢掉皇帝,并上奏請求誅殺武陵王,簡文帝不答應,桓温就把他遷到新安,這都是大臣勢强的應驗。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火星逆常道而行進入太微垣,到二年三月還没有離開。占卜説:“國家不安寧,有憂患。”這時,簡文帝受到桓温的逼迫。二年五月丁未,金星衝犯天關。占卜説:“戰事興起。”木星的形狀、顔色如同金星。占卜説:“按正常規律運行,奸邪的事情停止;改變顔色,不按常規運行,君主没有福。木星在仲夏應當細小而不明亮,這是失常的情況。又預示着大臣勢强。”六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北斗七星。乙酉,金星衝犯輿鬼。占卜説:“國家有憂患。”七月,簡文帝駕崩,桓温憑軍隊的威勢把持大權,將誅殺王坦之等人,朝廷内外受到脅迫。還有,庾希進入京城,盧悚入宫,都被誅殺。

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亮遮住心宿大星。案星占説:“災禍不在帝王身上,就在豫州。”另一説法是:“君主討厭這種星象。”三月丙午,月亮遮住南斗第五顆星。占卜説:“大臣有憂患,有死亡的人。”另一説法是:“將軍死。”七月,桓温死。九月癸巳,火星進入太微垣。這時,女主主持朝政,政事有很多闕失。二年閏月己未,月亮遮住牽牛宿南星。占卜説:“左將軍死。”十二月甲申,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氐宿。氐宿對應爲兖州。三年五月丙午,北中郎將王坦之死。三年六月辛卯,金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説:“秦地有戰事。”九月戊申,火星遮住左執法星。占卜説:“執法大臣死。”太元元年,苻堅攻下凉州。二年十月,尚書令王彪之死。

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火星衝犯南斗第三顆星。丙申,又遮住第四顆星。占卜説:“戰事大規模興起,中原有饑荒。”另一説法是:“有赦免。”八月癸酉,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氐宿。氐宿對應爲兖州。九月,火星衝犯哭泣星,之後進

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左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國有憂。"二年二月，熒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兗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樊、鄧、襄陽、彭城。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没。四月，魏興陷，賊聚廣陵、三河，衆五六萬。於是諸軍外次衝要，丹楊尹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賊，大破之。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晝見。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晝見，在斗。占曰："吴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冲征沔漢，楊亮伐蜀，并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没壽陽。十月，劉牢之破苻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苻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矣。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連兵相攻，堅爲姚萇所殺。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强。"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

入羽林。占卜説："天子有哭泣的事，中軍兵興起。"十一月己未，月亮遮住角宿左星。占卜説："天下有戰事。"另一説法是："國家有憂患。"二年二月，火星居於羽林。占卜説："禁衛軍大規模興起。"九月壬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角宿。角宿對應爲兗州。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前秦軍隊進攻樊、鄧、襄陽、彭城。四年二月，襄陽陷落，朱序被俘。四月，魏興陷落，敵軍聚集在廣陵、三河，人數五六萬。於是各路軍隊外守要衝，丹楊尹屯兵守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進攻前秦軍隊，將敵軍打得大敗。這時，中原内外連續用兵，農業連年歉收。四年十一月丁巳，金星衝犯哭星。占卜説："天子有哭泣的事情。"五年七月丙子，水星衝犯軒轅座。占卜説："女主承當這種星象所預示的結果。"九月癸未，皇后王氏駕崩。六年九月丙子，金星白晝出現。七年十一月，金星又白晝出現，居於斗宿。占卜説："吴地有戰爭、死亡。"八年四月甲子，金星又白晝出現，居於參宿。占卜説："魏地有戰爭、死亡。"這個月，桓冲征伐沔水、漢水流域，楊亮進攻蜀，都攻下城池，奪取土地。八月，苻堅親自率領軍隊，號稱百萬，九月，攻陷壽陽。十月，劉牢之擊敗苻堅的將領梁成，殺了他，又斬殺、俘虜一萬多人。謝玄等人又在淝水擊敗苻堅，殺了他的弟弟苻融，苻堅大軍逃散。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駕崩。八月，謝玄屯兵彭城，治理中州了。九年七月丙戌，金星白晝出現。十一月丁巳，又白晝出現。十年四月乙亥，又白晝出現在畢宿、昴宿。占卜説："魏國有戰爭、死亡。"這時苻堅大軍逃散，後趙與魏連續用兵互相進攻，苻堅被姚萇殺死。十一年三月戊申，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東井宿。占卜説："秦地有戰事，大臣勢强。"六月甲申，又白晝出現在輿鬼宿。占卜説："秦地有戰事。"這時魏、姚萇、苻登連續用兵，互相攻伐不停。甲午，木星白晝出現，居於胃宿。占卜説："魯地有戰事，大臣勢强。"十二年，慕容垂攻打東阿，翟遼攻打河上，姚萇在安定稱帝，苻登在隴上自立爲帝，吕光占據凉州土地。十二年六月癸卯，金星

上，呂光竊據凉土。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丙戌，又晝見。十二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棄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没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十四年四月乙巳，太白晝見于柳。六月辛卯，又晝見于翼。九月丙寅，又晝見于軫。十二月，熒惑入羽林。占并同上。十五年，翟遼掠司兖，衆軍累討不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兖州又蝗。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十八年六月，又晝見。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囷。占曰：“大饑。”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曰：“楗閉司心腹喉舌，東西咸主陰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强臣，有兵喪，中軍兵起。”三月，太白晝見于胃。占曰：“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爲饑。”六月，歲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

白晝出現，居於柳宿。十月庚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斗宿。十三年正月丙戌，又白晝出現。十二月，火星居於角宿、亢宿，形狀、顔色威猛壯盛。占卜説：“火星失常，官吏蔑棄法律，諸侯擾亂政事。”從此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都倚仗軍隊，争强奪勝。十四年正月，彭城的妖賊又在皇丘僭號稱皇帝，劉牢之消滅了他們。三月，張道攻下合鄉，包圍泰山，向欽之趕跑了他。這一年，翟遼又攻陷滎陽，侵奪陳、項的土地。這時政事有許多弊端，君道衰落了。十四年四月乙巳，金星白晝出現在柳宿。六月辛卯，又白晝出現在翼宿。九月丙寅，又白晝出現在軫宿。十二月，火星進入羽林。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十五年，翟遼侵掠司州、兖州土地，各路軍隊多次討伐，没有成功，慕容垂又奪取并、冀等州的土地。七月，天旱。八月，各郡發大水，兖州又出現蝗災。十五年九月癸未，火星進入太微垣。十月，金星進入羽林。十六年四月癸卯初一，金星白晝出現。十一月癸巳，月亮遮住心宿前星。占卜説：“太子有憂患。”這時，太子常患重病。十七年七月丁丑，金星白晝出現。十月丁酉，又白晝出現。十八年六月，又白晝出現。十九年五月，又白晝出現在柳宿。六月辛酉，又白晝出現在輿鬼。九月，又出現在軫宿。二十年六月，火星進入天囷。占卜説：“有大的饑荒。”七月丁亥，金星白晝出現在太微垣。占卜説：“金星進入太微垣，國家有憂患。白晝出現，預示戰争、死亡。”十二月己巳，月亮衝犯楗閉星和東咸星、西咸星。占卜説：“楗閉星主心、腹、喉、舌，東咸星、西咸星主陰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金星白晝出現。三月癸卯，金星連日白晝出現在羽林。占卜説：“有勢强的大臣，有戰争、死亡，中軍兵興起。”三月，金星白晝出現在胃宿。占卜説：“中軍兵興起。”四月壬午，金星進入天囷。占卜説：“預示饑荒。”六月，木星衝犯哭泣星。占卜説：“有哭泣的事情。”這年九月，孝武帝駕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人發動軍隊脅迫朝廷，於是朝廷内外戒嚴，殺死王國寶來向他作答覆。又連年發生水、旱災

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脅朝廷，於是内外戒嚴，殺王國寶以謝之。又連歲水旱，三方動，衆人饑。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魏王珪即位於中山。其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兖州分野。是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敗而還。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庾楷等舉兵，表誅王愉等，於是内外戒嚴。三年六月，洛陽没于寇。桓玄破荆、雍州，殺殷仲堪等。孫恩聚衆攻没會稽，殺内史。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吴越。"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孫恩攻侵郡縣，殺内史，至京口，進軍蒲洲，於是内外戒嚴。恩遣别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退據郁洲，是時劉裕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孫恩餘衆，略有永嘉、晋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軍。三月，桓玄克京都，

害，三方騷動，百姓飢餓。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火星衝犯哭泣星。占卜説："有哭泣的事情。"四月丁丑，金星白晝出現，居於東井宿。占卜説："秦地有敗軍。"六月，姚興進攻洛陽，郗恢派軍隊援救。這年冬，姚萇死，他的兒子姚略即位。魏王拓跋珪在中山即位。這年八月，火星居於井宿鉞星。占卜説："大臣有被誅殺的。"二年六月戊辰，攝提星移動晷度失常。木星白晝出現，居於胃宿，這是兖州的分野。這年六月，郗恢派鄧啓方等率兵一萬在滑臺進攻慕容寶，失敗後回來了。閏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羽林。丁丑，月亮衝犯東上相星。三年五月辛酉，月亮又遮住東上相星。辛未，水星衝犯軒轅座大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二年九月，庾楷等發動軍隊，上表奏請誅殺王愉等人，於是朝廷内外戒嚴。三年六月，洛陽被前秦攻陷。桓玄攻下荆州、雍州，殺死殷仲堪等人。孫恩聚集軍隊攻陷會稽，殺死内史。四年六月辛酉，月亮衝犯哭泣星。五年正月，金星白晝出現。從去年十二月在斗宿白晝出現，直到這個月的乙卯。案星占："災禍發生在吴、越一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摇五色。占卜説："諸侯王流散。"丁卯，月亮衝犯天關。占卜説："帝王有憂患。"九月庚子，火星衝犯少微，又居守在這裏。占卜説："隱居的人被殺。"十月甲子，月亮衝犯東次相星。這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駕崩。十月，妖賊在餘姚大敗高雅之，死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五年，孫恩攻打郡縣，殺死内史，到達京口，又進軍蒲洲，於是朝廷内外戒嚴。孫恩派别將進攻廣陵，殺死三千多人，退後據守郁洲，這時劉裕又追擊打敗了他。九月，桓玄的奏章到了，違背皇上旨意，欺凌皇上。十月，司馬元顯大規模整頓水軍，將用水軍攻打桓玄。元興元年正月，盧循自稱征虜將軍，率領孫恩殘餘的軍隊，奪得永嘉、晋安的土地。二月，安帝穿上軍裝調遣西軍。三月，桓玄攻克京都，殺死司馬元顯，流放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

殺司馬元顯，放太傅會稽王道子。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占曰："諸侯有誅。"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并同上。八月丙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進賢者誅。"二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相。十二月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魏破姚興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丙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誅。"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并同上。是年二月丙辰，劉裕殺桓脩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巳，誅左僕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峥嵘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没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崩。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金星衝犯五諸侯座，隨即白晝出現。占卜説："諸侯有被誅殺的。"七月戊寅，火星居於東井宿。火星衝犯輿鬼宿積尸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八月丙寅，金星遮住右執法星。九月癸未，金星衝犯進賢星。占卜説："推薦賢才的人被殺。"二年二月，木星衝犯西上將星。六月甲辰，月亮遮住斗宿第四顆星。占卜説："不出三年，大臣被殺。"八月癸丑，金星衝犯房宿北第二顆星。九月己丑，木星衝犯進賢星，火星衝犯西上將星。十月甲戌，金星衝犯泣星。十一月丁酉，火星衝犯東上相星。十二月乙巳，月亮遮住軒轅座第二顆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元年冬，魏擊敗姚興的軍隊。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奪帝位，把安帝和皇后流放到尋陽，將永安何皇后貶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將桓氏全部誅滅。三年正月戊戌，火星逆常道運行，衝犯太微垣西上相星。占卜説："天子戰於郊野，上相死。"二月丙辰，火星逆常道運行，居於左執法星西北。占卜説："執法大臣被殺。"四月甲午，月亮遮住軒轅座第二顆星。五年壬申，月亮遮住斗宿第二顆星，土星進入羽林。占卜與上面都相同。這年二月丙辰，劉裕殺死桓脩等人。三月己未，擊敗桓玄，迫使他逃走，并派軍隊向西征討。辛巳，殺左僕射王愉，桓玄劫持天子到江陵。五月，桓玄下行到峥嵘洲，義軍消滅了他。桓振又攻陷江陵，劫持、囚禁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駕崩。

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强，荆州有兵喪。"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并同

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亮遮住左執法星。占卜同上。丁酉，月亮遮住心宿前星。占卜説："豫州有災禍。"金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説："秦地有戰事。"七月庚辰，金星白晝出現，居於翼宿、軫宿。占卜説："預示大臣勢强，荆州有戰争、死亡。"八月丁巳，月亮衝犯斗宿第一顆星。占卜説："天下有戰事。"另一説法是："大臣有憂患。"九月甲子，火星衝犯少微。占卜説："隱士被殺。"庚寅，火星衝犯右執法星。癸卯，火星衝犯左執法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十一月丙

上。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鉤鈐。占曰："喉舌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四月，姚興伐仇池公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自後政在劉裕，人主端拱而已。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己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宫，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爲兵。"九月壬午，熒惑犯哭星，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没弋陽。又，慕容超侵略徐、兖，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復寇淮北。四月，劉裕大軍討之，拔臨朐。又圍廣固，拔之。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强。"八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熒惑犯進賢星。是年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没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

戌，金星衝犯鉤鈐星。占卜説："喉舌有憂患。"十二月己卯，木星衝犯天江。占卜説："有戰亂，黄河渡口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死。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陷弋陽。四月，姚興進攻仇池公楊盛，楊盛擊退了他。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被他的參軍楊承祖害死。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死。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司馬遵死。三月，左僕射孔安國死。從此後政權把持在劉裕手裏，皇帝衹是傀儡罷了。二年二月，金星衝犯南斗宿。占卜説："戰事興起。"己丑，月亮衝犯心宿後星。占卜説："豫州有災禍。"四月癸丑，月亮衝犯太微垣西上將星。己未，月亮衝犯房宿南第二顆星。乙丑，木星衝犯天江。占卜説："有戰亂，黄河渡口不通。"五月癸未，月亮衝犯角宿左星。占卜説："左將軍死，天下有戰事。"壬寅，火星衝犯氐宿。占卜説："氐宿爲宿宫，人主有憂患。"六月庚午，火星衝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火星衝犯南斗第五顆星。丁巳，衝犯建星。占卜説："主戰事。"九月壬午，火星衝犯哭星，又衝犯泣星。這一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陷弋陽。還有，慕容超侵奪徐州、兖州的土地，三年正月，又進犯北徐州，到達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謐死。四年正月，武陵王司馬遵死。五年，慕容超又進犯淮北。四月，劉裕的大軍討伐他，攻下臨朐。又包圍廣固，攻下了它。三年正月丙子，金星白晝出現，居於奎宿。二月庚申，月亮遮住心宿後星。占卜同上。五月癸未，月亮衝犯角宿左星。己丑，金星白晝出現，居於參宿。占卜説："益州有戰争、死亡，大臣勢强。"八月己卯，金星衝犯左執法星。辛卯，火星衝犯左執法星。九月壬子，火星衝犯進賢星。這年八月，劉敬宣征伐蜀，没有成功就回來了。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死。七月，司馬叔璠等攻陷鄒山，魯郡太守徐邕打敗并趕跑了他。姚略派軍隊攻打赫連勃勃，被打得大敗。五年，劉裕討伐慕容超，消滅了他。四年正月庚子，火星衝犯天關。五月丁未，月亮遮住斗宿第二顆星。壬子，土星衝犯天廪星。占卜説："天下有饑荒，倉庫裏糧食少。"六月己丑，金星

劉裕討慕容超，滅之。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關。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劉裕討慕容超，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熒惑犯氐。閏月丁酉，月犯昴。辛亥，熒惑犯鈎鈐。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十月，魏王珪遇弑殂。六年五月，盧循逼郊甸，宫衛被甲。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吴，吴地兵起。"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丁丑，填星犯畢。占曰："有邊兵。"是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月，盧循寇湘中，没巴陵，率衆逼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十二月，劉蕃梟徐道覆首，杜慧度斬盧循，并傳首京都。八年六月，劉道規卒，時爲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兖州刺史劉蕃、尚書

衝犯太微垣西上將星。乙卯，又衝犯左執法星。十月戊子，火星進入羽林。占卜都與上面相同。五年，劉裕討伐慕容超，之後南北軍隊運轉不停。五年二月甲子，月亮衝犯昴宿。占卜説："胡地不安寧，天子打敗匈奴。"五月戊戌，木星進入羽林。九月壬寅，月亮衝犯昴宿。十月，火星衝犯氐宿。閏月丁酉，月亮衝犯昴宿。辛亥，火星衝犯鈎鈐。己巳，月亮遮住心宿大星。占卜説："帝王討厭這種星象。"這年四月，劉裕討伐慕容超。十月，魏王拓跋珪遇刺身亡。六年五月，盧循逼近郊外，宫廷衛士披上鎧甲。六年三月丁卯，月亮遮房宿南第二顆星。災禍將降在次相身上。己巳，月亮又遮住斗宿第五顆星。占卜説："斗宿主掌吴，吴地戰事興起。"金星衝犯五諸侯座。占卜説："諸侯有被殺的。"五月甲子，月亮遮住斗宿第五顆星。己亥，月亮遮住昴宿第三顆星。占卜説："國家有憂患。"另一説法是："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亮衝犯房宿南第二顆星。甲午，金星白晝出現。七月己亥，月亮衝犯輿鬼。占卜説："國家有憂患。"另一説法是："秦地有戰事。"八月壬午，金星衝犯軒轅座大星。甲申，月亮衝犯心宿前星。災禍降在豫州。丙戌，月亮衝犯斗宿第五顆星。占卜同上。丁亥，月亮遮住牛宿南星。占卜説："天下有大範圍的殺戮。"乙未，金星衝犯少微。丙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少微。九月甲寅，金星衝犯左執法星。丁丑，土星衝犯畢宿。占卜説："邊地有戰事。"這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叛。四月，盧循進犯湘江一帶，攻陷巴陵，率軍隊逼近京都附近。這個月，左僕射孟昶害怕朝廷軍隊失敗，飲毒藥自殺。七年十二月，劉蕃斬下徐道覆首級，杜慧度殺死盧循，一并把他們的首級送到京都。八年六月，劉道規死，當時正做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駕崩。九月，兖州刺史劉蕃、尚書左僕射謝混認罪被殺。劉裕向西征討劉毅，斬下他的首級示衆。十二月，派益州刺史朱齡石征伐蜀地。七年四月辛丑，火星進入輿鬼。占卜説："秦地有戰事。"另一説法是："雍州有災禍。"六月，金星白晝出現，居於翼宿。己亥，

左僕射謝混伏誅。劉裕西討劉毅，斬首徇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翼。己亥，填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子，太白犯哭星。其七月，朱齡石克蜀，蜀又反，討滅之。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一月丁丑，填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填星犯井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誅劉蕃、謝混，討滅劉毅。十二月，朱齡石滅蜀。九年二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七月庚午，月奄鉤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己丑，月犯左角。時劉裕擅命，兵革不休。十月，裕討司馬休之，王師不利，休之等奔長安。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將死之，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填星犯輿鬼，遂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輿鬼。占曰："人主憂。"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一年，林邑寇交州，距敗之。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己

土星衝犯天關。占卜說："大臣圖謀君主。"八月，金星衝犯房宿南第二顆星。十一月丙子，金星衝犯哭星。這年七月，朱齡石攻克蜀，蜀人又反叛，朱齡石再次征討并消滅了他們。八年七月癸亥，月亮遮住房宿北第二顆星。己未，月亮衝犯井宿鉞星。八月戊申，月亮衝犯泣星。十月辛亥，月亮遮住天關星。占卜說："有戰事。"十一月丁丑，土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說："位高的人有憂患。"十二月癸卯，土星衝犯井宿鉞星。這年八月，皇后王氏駕崩。九月，殺劉蕃、謝混，征討并消滅劉毅。十二月，朱齡石滅掉蜀。九年二月，火星進入輿鬼。占卜說："有戰爭、死亡。"金星衝犯南河。占卜說："戰事興起。"五月壬辰，金星衝犯右執法星，白晝出現。七月庚午，月亮遮住鉤鈐。占卜說："喉舌之臣有憂患。"九月庚午，木星衝犯軒轅大星。己丑，月亮衝犯角宿左星。這時劉裕獨斷專行，戰事不停。十月，劉裕進攻司馬休之，朝廷軍隊不利，休之等人逃到長安。十年正月丁卯，月亮衝犯畢宿。占卜說："將相中有以家坐罪的。"二月己酉，月亮衝犯房宿北星。五月壬寅，月亮衝犯牽牛宿南星。乙丑，木星衝犯軒轅大星。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六月丙申，月亮遮住氐宿。占卜說："將軍因此而死，國中有被誅殺的人。"七月庚辰，月亮衝犯天關星。占卜說："戰事興起。"火星衝犯井宿鉞星。土星衝犯輿鬼宿，就居守在這裏。占卜說："位高的人有憂患，宗廟將改易。"八月丁酉，月亮遮住牽牛宿南星。占卜同上。九月，土星衝犯輿鬼。占卜說："君主有憂患。"丁巳，金星進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亮衝犯西咸星。占卜說："有陰謀。"十一年，林邑進犯交州，交州軍隊抵抗，打敗了他。十一年三月丁巳，月亮進入畢宿。占卜說："天下戰事興起。"另一說法是："邊地有戰事。"己卯，火星進入輿鬼。閏月丙午，土星又進入輿鬼。占卜說："預示着旱災，疫病流行，大臣亂政。"五月癸卯，火星進入太微垣。甲辰，衝犯右執法星。六月己未，金星衝犯東井宿。占卜說："秦地有戰事。"戊寅，月亮衝犯輿鬼。占卜說："國家有憂患。"

卯，熒惑入輿鬼。閏月丙午，填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大疫，爲亂臣。"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甲辰，犯右執法。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辛丑，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十二年五月甲申，歲星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丙戌，月入畢。十三年五月丙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己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又爲旱，爲兵喪。"亦曰："大人憂，宗廟改，亦爲亂臣。"時劉裕擅命，軍旅數興，饑旱相屬，其後卒移晉室。丁巳，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十月甲申，月入太微。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義熙十二

七月辛丑，月亮衝犯畢宿。占卜同上。八月壬子，月亮衝犯氐宿，占卜同上。庚申，金星順軌道運行，從右掖門進入太微垣。丁卯，遮住左執法星。十一月癸亥，月亮進入畢宿。占卜同上。乙未，月亮進入輿鬼，周圍有光圈。十二年五月甲申，木星停留在房宿與心宿之間，這是宋的分野。開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金星順軌道運行進入太微垣右掖門。己巳，月亮衝犯畢宿。占卜同上。七月，月亮衝犯牛宿。十月丙戌，月亮進入畢宿。十三年五月丙子，月亮衝犯軒轅。丁亥，衝犯牽牛宿。癸巳，火星衝犯右執法星。八月己酉，月亮衝犯牽牛宿。丁卯，月亮衝犯太微垣。占卜說："君主有憂患。"九月壬辰，火星衝犯軒轅。十月戊申，月亮衝犯畢宿。占卜都與上面相同。月亮衝犯箕宿。占卜說："國家有憂患。"甲寅，月亮衝犯畢宿。占卜同上。乙卯，土星衝犯太微垣，停留達七十多天。占卜說："這是有亡國之君的警示。"壬戌，月亮衝犯太微垣。十四年三月癸巳，金星衝犯五諸侯座。五月庚子，月亮衝犯太微垣。七月甲辰，火星衝犯輿鬼。占卜說："秦地有戰事，又預示天旱，預示戰爭、死亡。"又說："位高者有憂患，宗廟改易，也預示大臣亂政。"這時劉裕獨斷專行，多次興兵打仗，饑荒、旱災接連不斷，後來終於取代了晉。丁巳，月亮衝犯東井宿。占卜說："將軍死。"八月甲子，金星衝犯軒轅座。癸酉，土星進入太微垣，衝犯右執法星，因而停留在太微垣中，共二百多天纔離開。占卜說："土星居守太微垣，是失去國君的預兆，有被貶的諸侯王。"九月乙未，金星進入太微垣，衝犯左執法星。丁巳，月亮進入太微垣。占卜說："位高的人有憂患。"十月甲申，月亮進入太微垣。癸巳，火星進入太微垣，衝犯西蕃上將星，仍順軌道而行，到左掖門內，停留二十天，就逆常道運行。義熙十二年七月，劉裕攻打姚泓。十三年八月，俘獲姚泓，司、兗、秦、雍各州都平定了。十四年，劉裕回到彭城，接受了宋公的封號。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死。第二年，西邊的敵人進犯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等各路軍隊被消滅，朝廷

年七月，劉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擒姚泓，司、兖、秦、雍悉平。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没，官軍捨而東。十二月，帝崩。

的軍隊放棄長安向東退去。十二月，安帝駕崩。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五月丙申，月皆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日蝕者四，皆從上始，革代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劉裕受宋王。二年六月，帝遜位于宋。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五月丙申，月亮都衝犯太微垣，占卜都與上面相同。乙卯，水星衝犯軒轅。六月庚辰，金星衝犯太微垣。七月己卯，月亮衝犯太微垣，金星白晝出現。從義熙元年到現在，金星經天九次，日食四次，皆從上始，這是朝代更替，君主變换，大臣失去君主的徵象。這天夜裏，金星衝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亮、金星都進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土星衝犯太微垣。占卜都與上面相同。元年七月，劉裕接受宋王的封號。二年六月，恭帝把皇帝位讓給了宋。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内。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役。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占"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親御甲胄觀兵。明年五月，帝崩。

魏文帝黄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出現在太微垣左掖門内。占卜説："客星出現在太微垣，國家將有戰争、死亡。"十月，文帝南征孫權。此後，屢有征戰。六年十月乙未，有孛星出現在少微，經過軒轅。占卜説"預示戰争、死亡，是除舊布新的徵象"。當時文帝駐軍廣陵，辛丑，親自披挂鎧甲檢閲軍隊。第二年五月，文帝駕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彗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翼又楚分野，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又明年，諸葛亮入秦川。孫權發兵，緣江淮屯要衝，權自圍新城以應亮，天子東征權。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孛星出現在翼宿，接近太微垣上將星。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甘氏説："孛星、彗星所對應的國家，將遭受它的禍害。翼宿又對應着楚，是孫權的疆域。"第二年，孫權有遼東的失敗。第三年，諸葛亮進入秦川。孫權派出軍隊，沿長江、淮河屯居要衝，孫權自己包圍新城，以應和諸葛亮，天子向東征伐孫權。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出現在心宿，長有三尺。乙酉，又同樣出現在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出現，衝犯宦者座、天紀座。占卜説："大辰爲天王，天下有死亡的事。"劉向《五紀論》説："《春秋》記載説，星孛於東方，不説在某某

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吴將朱然圍江夏。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討公孫文懿。三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同上。張，周分野。十月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宫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兵喪。虚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宫，則宫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之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三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吴，牛亦吴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爲吴越有喪，中軍兵動。”二年五月，吴遣三將寇邊。吴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討諸葛恪於皖。太尉滿寵薨。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案占曰：“七星張爲周分野，翼軫爲楚，昴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宣帝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夷三族，京師嚴兵。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淩於淮南。淮南，東楚也。魏諸王幽於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宫，後宫且有亂。”

宿，是因爲彗星没有處在哪個星宿上。宦者星座在天市垣，預示着内外有戰事。天紀座預示着地震，孛星、彗星預示着損失軍隊。”景初元年六月，發生地震。九月，吴國將領朱然圍攻江夏。皇后毛氏駕崩。二年正月，討伐公孫文懿。三年正月，明帝駕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出現在張宿，長三尺，逆向西行，四十一日後消失。占卜同上。張宿對應着周。十月癸巳，客星出現在危宿，逆向運行，居於離宫座北、騰蛇座南。甲辰，客星衝犯宗星。己酉，客星消失。占卜説：“客星出入的地方有戰争、死亡。虚宿、危宿象徵宗廟，又象徵墳墓。客星靠近離宫座，那麽宫廷裏將會有大喪，是到宗廟中去見死去國君的徵象。”三年正月，明帝駕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出現在西方，居於尾宿，長三丈，拂過牽牛座，衝犯金星。十一月甲子，進而衝犯羽林座。占卜説：“尾宿對應爲燕地，又對應爲吴，牛宿也對應着吴越。金星象徵着上將，羽林座爲中軍兵。這預示着吴越有喪事，中軍發動。”二年五月，吴國派三位將領進犯邊地。吴太子孫登死。六月，宣帝在皖討伐諸葛恪。太尉滿寵死。六年八月戊午，彗星出現在北斗七星，長二尺，白色，行進到張宿，共二十三天消失。七年十一月癸亥，彗星又出現在軫宿，長一尺，共一百五十六天消失。九年三月，彗星又出現在昴宿，長六尺，顔色青白，芒氣指向西南。七月，彗星又出現在翼宿，長二尺，行進到軫宿，共四十二天消失。案星占説：“星宿，張宿對應爲周，翼宿、軫宿對應爲楚，昴宿對應爲趙魏。彗星是除舊布新的徵象，也預示着戰争、死亡。”嘉平元年，宣帝誅殺曹爽兄弟及其同黨，都被夷滅三族，京師陳兵。三年，殺楚王曹彪，又在淮南襲擊王淩。淮南屬於東楚。魏國諸侯王都被囚禁在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孛星出現在營室座，芒氣四射，向西運行，共九十日消失。占卜説：“有戰争、死亡。室宿爲後宫的徵象，後宫

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案占："胃，兗州之分野。參，主兵。太微，天子庭。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豐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九月，帝廢爲齊王。

將有叛亂。"四年二月丁酉，彗星出現在西方，居於胃宿，長五六丈，白色，芒氣向南指，橫貫參宿，共二十日消失。五年十一月，彗星又出現在軫宿，長五丈，居於太微垣左執法星西，芒氣指向東南，共一百九十日消失。案星占："胃宿對應爲兗州。參宿主戰爭。太微垣是天子的朝廷。執法星象徵着執政大臣。孛星、彗星預示着戰爭、死亡，是除舊布新的徵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李豐的弟弟李翼、皇后的父親張緝等人圖謀作亂，都被殺，皇后也被廢。九月，少帝被廢爲齊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毌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毌丘儉以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没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色雲氣從南斗座旁出現，寬數丈，長度橫過整個天空。王肅說："這是蚩尤的旗子，東南大概會有叛亂吧！"二年正月，有彗星出現在吳楚所對應的星宿，向西北延伸到天邊。鎮東大將軍毌丘儉等人占據淮南反叛，景帝討伐平定了他們。案星占："蚩尤的旗子出現，帝王征伐四方。"此後又征伐淮南，西面平定巴蜀。這一年，正是吳國國君孫亮五鳳元年。斗宿、牛宿，對應爲吳越。案星占："吳有戰爭、死亡，是除舊布新的徵象。"太平三年，孫綝以大軍包圍皇宮，把孫亮廢爲會稽王，所以《三國志》又記録在《吳志》中。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所以這時變故出現在吳、楚。楚地包括魏國的淮南，多與吳同遭災禍。因此毌丘儉認爲孛星是自己反叛的應合，就起兵反叛而失敗。三年後，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在淮南反叛，吳派遣將領救援。等到城池陷落，諸葛誕的軍隊和吳的軍隊各死數萬人，仍是以前長星的應驗。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星見兩角間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爲成濟所害。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出現在角宿，白色。占卜說："彗星出現在角宿的兩顆星中間，顔色是白的，預示着軍隊興起而不戰，國家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成濟所殺。四年十月丁丑，客星出現在太微垣中央，轉向東南運行，經過軫宿，共七日消失。占卜說："客星出現在太微垣，有戰爭、死亡。"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殺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出現在亢

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曰："爲兵喪。"一曰："彗星見亢，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克之。二將反亂，皆誅。

宿，白色，長五寸，轉向西北運行，共四十五日消失。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另一説法是："彗星出現在亢宿，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討伐蜀國，拿下了它。二將反叛，都被殺。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掃之，禪代之表，除舊布新之象也。白色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并州之分野。"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禪。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出現在王良座，長一丈餘，白色，指向東南，共十二日消失。占卜説："王良是天子的車夫。彗星掃到它，是朝代更替的標志，除舊布新的徵象。白色預示着喪事。王良居於東壁宿，又對應爲并州。"八月，文帝駕崩。十二月，武帝接受魏帝的禪讓。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東行。占曰："爲兵喪，軫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吴寇江夏、襄陽。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宫。占如上。紫宫，天子内宫。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野。"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出現在軫宿，呈青白色，向西北運行，又轉向東運行。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軫宿又對應爲楚。"三月，皇太后王氏駕崩。十月，吴進犯江夏、襄陽。五年九月，有孛星出現在紫宫。占卜如上。紫宫是天子的内宫。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十年十二月，有孛星出現在軫宿。占卜説："天下戰事興起，軫宿又對應爲楚。"

咸寧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兗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惡之。"一曰："有改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殺罰，三台爲三公。"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爲後宫。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宫。占曰："天下易主。"四年四月，蚩尤旗見東井。後二年，傾三方伐吴，是其應也。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宫。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宫、女御并爲王者。"明年吴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吴之役，三

咸寧二年六月甲戌，孛星出現在氐宿。占卜説："天子失德，政權更替。氐宿又對應爲兗州。"七月，孛星出現在大角星。大角星爲天帝之座。八月，孛星出現在太微垣，運行到翼座、北斗座、三台座。占卜説："太微垣是天子的朝廷，位高者討厭這種星象。"另一説法是："有改易的諸侯王。翼宿又對應爲楚。北斗座主掌殺戮、懲罰，三台座象徵三公。"三年正月，孛星出現在西方。三月，孛星出現在胃宿。胃宿對應着徐州。四月，孛星出現在女御座。女御座是後宫的徵象。五月，孛星又出現在東方。七月，孛星出現在紫宫。占卜説："天下改易君主。"四年四月，蚩尤旗出現在東井宿。二年後，聯合三方之力攻打吴國，這是它的應驗。五年三月，孛星出現在柳宿。四月，孛星又出現在女御座。七月，孛星出現在紫宫。占卜説："外臣凌駕於君主之上。柳宿又對應爲三河。大角星、太微、紫宫、女御座都是帝王的象徵。"第二年吴國滅亡，

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吴楚之地，吴丞相都督以下梟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馘斬萬計，皆其徵也。

這是它的應驗。孛星預示着戰爭、死亡。征伐吴國的這次戰役，三河、徐、兗諸州的軍隊盡皆出動，在吴、楚之地交戰，吴國丞相、都督以下的官員被殺的十幾人，偏將副將及衝鋒陷陣被斬首的數以萬計，都是星占的應驗。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十一月，星孛于軒轅。占曰："後宫當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該薨。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禄，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亂兵起。"

太康二年八月，孛星出現在張宿。占卜説："預示着戰爭、死亡。"十一月，孛星出現在軒轅座。占卜説："後宫會承當這種星象所預示的結果。"四年三月戊申，孛星出現在西南。這一年，齊王司馬攸、任城王司馬陵、琅邪王司馬伷、新都王司馬該死。八年九月，孛星出現在南斗座，長幾十丈，過十多日消失。占卜説："南斗宿主掌爵位俸禄，國家將有大的憂患。"另一説法是："孛星出現在斗宿，帝王病重，國家政權更替，天下大亂，戰事興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宫。占曰："爲兵喪。"太康末，武帝耽宴游，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弑。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也。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居於紫宫。占卜説："預示着戰爭、死亡。"太康末年，武帝沉溺於酒色，以致多病。這個月己酉，武帝駕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殺楊駿和他的同黨，都被夷滅三族，楊太后也被殺。又殺汝南王司馬亮、太保衛瓘、楚王司馬瑋，這是王室"兵喪"的應驗。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太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宫，太微天子庭，三台爲三司，太陵有積尸，死喪之事。"其後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年，趙王倫纂位。於是三王興兵討倫，兵士戰死十餘萬人。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孛星出現在奎，運行到軒轅座、太微垣，經過三台座、太陵座。占卜説："奎宿對應爲魯，又象徵府庫守軍，軒轅座象徵後宫，太微垣是天子朝廷，三台象徵三司，太陵座中有積尸星，主掌死喪之事。"之後武庫失火，西羌反叛。五年後，司空張華遇難，賈后被廢并被賜死，魯公賈謐被殺。又二年後，趙王司馬倫篡奪皇位。於是三王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士兵戰死十多萬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并起，迭總天權。其十二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出現在南方。占卜説："妖星出現，天下大戰將興起。"這個月賈后殺死太子，不久趙王司馬倫又廢黜并殺死賈后，斬殺司空張華，又廢黜惠帝而自立爲帝。於是三王一同興起，交替控制朝廷大權。這年十二月，彗星出現在牽牛座的西面，指向天市垣。占卜説："牽牛座是日月五星起始的地方，彗星從這裏出現，是改易紀元、稱號的徵象。天市又名天府，

中。”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二年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又名天子旗，帝座星在其中。”第二年，趙王司馬倫篡奪皇位，改變紀元，不久被大軍消滅。二年四月，彗星出現在齊地所對應的星宿。占卜說：“齊地有戰争及死亡之事。”這時，齊王司馬冏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趙王司馬倫被消滅，司馬冏把持軍隊，不朝見皇帝，獨攬大權，驕奢淫逸。第二年，被殺死。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晝見。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三公。”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太尉、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白晝出現。二年三月，彗星出現在東方，指向三台座。占卜說：“這是戰争、死喪的徵象。三台座象徵三公。”三年正月，東海王司馬越囚禁太尉、長沙王司馬乂，張方又殺了他。

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絶嗣。”一曰：“大臣有誅。”時諸王擁兵，其後惠帝失統，終無繼嗣。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璇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强國發兵，諸侯争權。”是後，諸王交兵，皆有應。明年，惠帝崩。

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居於畢座。占卜説：“天子没有繼承人。”另一説法是：“有大臣被殺。”這時諸侯王把持軍隊，之後惠帝失去嫡傳血脉，最終没有繼承人。二年八月，孛星出現在昴、畢二宿。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昴宿、畢宿又對應着趙、魏。”十月丁丑，有孛星出現在北斗。占卜説：“璇璣改授，天子出走。”又説：“强大的諸侯國派出軍隊，諸侯争奪權勢。”此後，諸侯王交戰，都有應驗。第二年，惠帝駕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陶侃討默，斬之。時石勒又始僭號。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孛星出現在西北，衝犯斗宿，二十三日消失。占卜説：“預示着戰亂。”十二月，郭默殺死江州刺史劉胤，荆州刺史陶侃討伐郭默，殺了他。這時石勒開始超越本分稱帝。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龍伐慕容皝，不克。既退，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蕃，邊兵之應也。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在傍晚出現於西方，居於奎宿。占卜説：“預示着戰争、死亡。奎宿又主掌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超越本分稱天王。四年，石季龍攻打慕容皝，没有成功。石季龍的軍隊退走後，慕容皝追擊他，又擊敗麻秋。這時慕容皝自稱藩國，正是邊兵的應驗。六年二月庚辰，有孛星出現在太微垣。七年三月，杜皇后駕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見亢，長七尺，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康帝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出現在亢宿，長七尺，白色。占卜説：“亢宿象徵朝廷，主掌戰争、死亡。”二年，康帝駕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出現在亢

星見于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見于亢。占曰："爲兵喪、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爲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没洛陽，沈勁等戰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宫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宫，臣弒主。"六年，桓温廢帝爲海西公。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虚，經氐、亢、角、軫、翼、張。至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占曰："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破凉州，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没。占曰："有兵，有赦。"是後司、雍、兗、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戍，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宫乃滅。占曰："北河戍一名胡門，胡有兵喪。掃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諸侯戮。"一曰："掃北斗，强國發兵，諸侯争權，大人憂。"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

宿。芒氣向西指，白色，長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出現在亢宿。占卜說："預示着戰争、死亡、疾病、瘟疫。"五年八月，褚裒北征，軍隊失敗。十一月，冉閔殺死石遵，又把十多萬胡人全部殺死，於是中原大亂。十二月，褚裒死，這一年，瘟疫廣泛流行。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現在天船座，居於胃宿。占卜說："預示着戰争、死亡、除舊布新。在天船出現，預示着外夷入侵。"另一說法是："預示着洪水。"四年五月，洪水暴發。五年，穆帝駕崩。

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孛星出現在角宿、亢宿，進入天市垣。案星占："預示着戰争、死亡。"三年正月，皇后王氏駕崩。二月，哀帝駕崩。三月，慕容恪攻陷洛陽，沈勁等人戰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出現在紫宫西垣，到七月纔消失。占卜說："客星居於紫宫，預示着大臣殺君主。"六年，桓温將皇帝廢爲海西公。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孛星出現在女、虚二宿，行經氐、亢、角、軫、翼、張各宿。到三月丙戌，彗星出現在氐宿。九月丁丑，孛星出現在天市垣。占卜說："預示着戰争、死亡。"太元元年七月，苻堅攻下凉州，俘獲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居於南斗座，到六月纔消失。占卜說："有戰争，有赦免。"此後司、雍、兗、冀諸州經常有戰事。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十五年七月壬申，有孛星出現在北河戍，行經太微垣、三台座、文昌座，進入北斗座，白色，長十多丈。八月戊戌，孛星進入紫宫纔消失。占卜說："北河戍又名胡門，胡地有戰争、死亡。掃過太微，進入紫微，帝王承當這種星象的結果。三台象徵三公，文昌象徵將相，將相三公有災禍。進入北斗座，諸侯被殺。"另一說法是："掃過北斗，强大的諸侯國出動軍隊，諸侯争奪權勢，位高的人有憂患。"二十一年，孝武帝駕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

堪、桓玄等并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爲名。朝廷順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二十年，慕容垂息寶伐魏，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虚，至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是時，王國寶交構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興兵，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

一起出動軍隊，上表以誅殺王國寶爲名。朝廷順從他們，殺了王國寶，并殺了他的堂弟王緒，司馬道子由此失去權勢，禍亂釀成了。十八年二月，客星出現在尾宿中部，到九月纔消失。占卜説："燕地有戰争、死亡。"二十年，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攻打北魏，被打敗，死亡幾萬人。二十一年，慕容垂死，燕國就衰亡了。二十年九月，有蓬星狀如粉絮，向東南運行，經歷女宿、虚宿，到哭星。占卜説："蓬星出現，不出三年，一定有作亂的大臣在街市被處死。"這時，王國寶在朝廷交相構陷。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駕崩。隆安元年，王恭等人出動軍隊，朝廷處死了王國寶、王緒。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宫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坐端門。占曰："彗星掃天子庭閣道，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條。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占曰："貴臣獄死，内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案占："災在吴越。"五年二月，有孫恩兵亂，攻侵郡國。於是内外戒嚴，營陣屯守，栅斷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其後玄遂纂位，亂京都，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應也。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孛星出現在奎宿，長三丈，北至閣道座、紫宫西蕃，進入北斗魁，到三台座，三月，經過太微垣帝座端門。占卜説："彗星掃過天子朝廷、閣道座，是改换君主的徵象。"孛星經過三台座進入北斗座。占卜同上條。十二月戊寅，孛星出現在貫索座、天市垣、天津座。占卜説："尊貴的大臣死於監牢，朝廷内外有戰争、死亡。天河渡口被賊人截斷，王道天下不通。"案星占："災禍發生在吴越。"五年二月，有孫恩軍隊作亂，進攻侵襲州郡。於是朝廷内外警戒森嚴，布置軍陣，屯兵把守，用栅欄截斷淮河渡口。九月，桓玄奏章上至朝廷，忤逆聖旨，欺侮皇上。之後桓玄簒位，擾亂京都，饑荒盛行，以致人吃人，百姓流離死亡，都是星占的應驗。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纂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白色，狀若粉絮，出現在太微垣西面，到十二月進入太微垣。占卜説："軍隊進入了天子的朝廷。"二年十二月，桓玄簒奪皇位，把皇帝、皇后流放、遷徙到尋陽，把永安何皇后貶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將桓氏全部消滅。

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掃帝坐，在房心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

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兩顆彗星出現在天市垣，掃過帝座星，居於房宿、心宿北面。房宿、心宿對應着宋。案星占："得到彗星把柄的將興盛，這是除舊布新、宋將興起的徵象。"十四年五月庚子，有孛星出現在北斗魁中間。七月癸

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掃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宫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亥，彗星出現在太微垣西部，彗柄從上相星的下面起始，芒氣逐漸增長到十多丈，進而掃過北斗星、紫微宫、中台星。占卜説：“彗星在太微垣出現，國家滅亡，天下改換君主；進入北斗、紫微，皇宫空虚。”十四年，劉裕回到彭城，接受宋公的封號。十二月，安帝駕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徵。”其年，宋有天下。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孛星出現在太微垣西蕃。占卜説：“是改换天命的徵象。”這一年，宋擁有天下。

星流隕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焚營而退，群帥交怨，多相誅殘。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率大軍討伐魏國，軍隊駐扎在渭水南。有一顆長星色赤紅而有芒角，從東北向西南落去，投入諸葛亮的軍營中，投入三次回來兩次，投入時大，回來時小。占卜説：“兩軍相對峙，有大的流星在軍營上方飛過以及投入到軍營中的，都是戰敗的徵象。”九月，諸葛亮死於軍中，將軍營燒毁後退回，群帥交相構怨，多互相殘殺。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圍公孫文懿於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文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在襄平圍擊公孫文懿。八月丙寅夜晚，有顆大流星長幾十丈，白色，帶着芒鬣，從首山東向北奔去，落到襄平城東南。占卜説：“圍困城池的時候，有流星從城上飛過和墜入城中的，城池會被攻陷。”又説：“流星墜落，在它墜下的地方有戰場。”又説：“凡是流星墜落的地方，國家改换主人。”九月，文懿突圍逃跑，到流星墜下的地方被殺，城中百姓被屠殺，軍隊被活埋。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并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兩顆斗大的流星出現在西方，分别流向南北兩個方向，星光照耀地面，隆隆有聲。案星占：“流星是尊貴的使臣，星大的，使臣地位高。”這一年，鍾會、鄧艾攻下蜀國，這兩顆星大概是二帥的象徵。兩帥相背離，又是二星分别流向南北的應驗。鍾會反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正是士兵、將領憤怒的徵象。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吴人歸晋之象也。”二年，吴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像下雨般墜落，都向西落去。占卜説：“星落預示着百姓反叛。向西落去，是吴國人歸附晋的徵象。”二年，吴國夏口督孫秀率領部屬二千多人來投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劉向傳》云："下去其上之象。"後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亂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之象也。"是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篡盜，以至屠滅，以亂伐亂之應也。一曰，氐帥齊萬年反之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元海、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殘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占同上。是後，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間兵，奉迎大駕，尋收繆胤、何綏等，肆無君之心，天下惡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尸柩，是其應也。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者，小將别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以賞甄等，於是侵掠赤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像下雨般墜落。《劉向傳》説："這是下離其上的徵象。"三年後，武帝駕崩而惠帝即位，天下從此大亂了。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向東北運行，長竟天。六年六月丙午夜晚，有枉矢從北斗魁向東南運行。案星占説："用混亂來對付混亂。北斗主掌殺戮，枉矢從北斗魁中出來，居中執掌殺戮的，有不正直的徵象。"此後，趙王司馬倫殺張華、裴頠，廢黜賈后，以處理太子冤案，趁勢自己篡位，以致被誅滅，都是以亂伐亂的應驗。另一説法，是氐族首領齊萬年反叛的應驗。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顆星白晝從中天向北墜落，光變白色，發出如雷般的聲音。案星占："星名叫營首。營首所在的地方，下面有大規模的戰争，要流血。"第二年，劉元海、石勒進攻搶奪并州，殘殺許多人。王浚從燕、代起兵，引鮮卑人進攻搶奪鄴中，百姓死亡很多。發出如雷般的聲音，是憤怒的徵象。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有星墜落發出聲音。二年十月，又有星墜落，發出聲音。占卜同上。此後，就失掉了中原。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向西南流去。這時，司馬越向西擊敗河間王的軍隊，奉迎皇帝車駕，不久又逮捕繆胤、何綏等人，放縱無君的心念，百姓討厭他。等他死後，石勒燒了他的尸體、棺材，這是星占的應驗。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顆像太陽一樣的大星，從西南向東北流動，像斗一般的小星跟隨着，天空都變成赤色，響聲如雷鳴。占卜説："流星是尊貴的使臣，星大的地位高。"這年五月，汲桑殺死東燕王司馬騰，於是占據黄河以北。十一月，派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守鄴城西。田甄等人大敗汲桑，在樂陵將他殺死。於是任命田甄做汲郡太守，他的弟弟田蘭爲鉅鹿太守。小星跟隨着大星，是小將、副帥的徵象。司馬越恨魏郡以東、平原郡以南都偏袒汲桑，就把這些地方賞給了田甄等人，於是被掠奪得一無所有。發出雷鳴般的聲音，是憤怒的徵象。四年十

北墜，有聲。尋而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太興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没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荆州之分野。"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瓮，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成帝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没婁北。案占："爲饑，五穀不藏。"是月，大旱，饑。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間，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沱。"是時，慕容儁僭稱大燕，攻伐無已。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織女，没造父，有聲如雷。占曰："燕齊有兵，百姓流亡。"其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絶。慕容恪攻齊。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年，遣使免袁真爲庶人。桓温征壽春，真病死，

月庚子，有大星向西北墜落，發出聲響。不久懷帝在平陽落難。

元帝太興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從虛宿、危宿中出，在翼宿、軫宿消失。占卜説："枉矢所觸碰的地方，是天下所討伐的地方。翼宿、軫宿對應着荆州。"太寧二年，王敦殺死譙王司馬承和甘卓，而王敦死後又被斬尸，正是枉矢觸碰翼宿的應驗。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如瓮一樣大，長一百多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部分成一百多個岔，有的離散。當時王敦作亂，這是百姓流散逃亡的徵象。

成帝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像兩個北斗魁一樣大，青赤色，光照地面，從奎宿中出來，在婁宿北部消失。案星占："預示着饑荒，没有可儲藏的糧食。"這個月，旱情嚴重，五穀不熟。六年二月庚午初一，有顆斗大的流星，光照地面，從天市垣出來，向西運行進入太微垣。占卜説："位尊的人承當這種星象所預示的結果。"八年六月，成帝駕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像三個北斗魁一樣大，從辰巳上向東南行駛。以晷度來推測，在箕宿、斗宿之間，大概對應燕地。案星占："這是營首。營首的下面，血流滚滚。"這時，慕容儁僭號稱大燕，攻戰不停。十年四月癸未，有流星像斗一樣大，赤黄色，從織女座出來，在造父座消失，發出雷鳴般的聲音。占卜説："燕、齊有戰争，百姓流散逃亡。"這年十二月，慕容儁占據臨漳，全部擁有幽、并、青、冀諸州的土地。沿黄河的將領們奔逃流散，黄河渡口隔斷。慕容恪進攻齊。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從東南流向西北，有一半天空長。四年十月庚戌，天狗出現在西南。占卜説："有大規模的戰争，要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顆大流星向西墜下，發出雷鳴般的聲音。第二年，派使臣將袁真免爲平民。桓温攻打壽春，袁真病死，兒子袁

息瑾代立，求救於苻堅。温破苻堅軍。六年，壽春城陷。

瑾代即父位，向苻堅求救。桓温擊敗苻堅的軍隊。六年，壽春城陷落。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占曰："楚地有兵，軍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擒震，斬首七千，獲生口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有大戰，流血。"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僞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太山，向欽之擊走之。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經翼宿、軫宿向東南流去，發出雷鳴般的聲音。占卜説："楚地有戰争，軍隊失敗，百姓流亡。"十二月，前秦苻堅的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軍隊攻打竟陵，桓石虔將他們打得大敗，活捉閻震，斬首七千人，俘獲上萬人。聲如雷，是將帥憤怒的徵象。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星從東北墜下，發出聲音。占卜説："有大的戰争，要流血。"從此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都倚仗軍事勢力，争强鬥勝。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在皇丘僭稱僞號，劉牢之消滅了他們。三月，張道攻下合鄉、泰山，向欽之進擊并趕跑了他。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虚、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宫。占曰："星庶人類，衆多西行，衆將西流之象。經天子庭，主弱臣强，諸侯兵不制。"其年五月，孫恩侵吴郡，殺内史。六月，至京口。於是内外戒嚴，營陣屯守，劉裕追破之。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人相食。浙江以東流亡十六七，吴郡、吴興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之。軌奔青州。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有許多赤色的流星向西行駛，經過牽牛座、虚座、危座、天津座、閣道座，横穿太微、紫宫。占卜説："星衆是人類的象徵，衆多西行，是衆將向西遷徙的徵象。經過天子朝廷，預示着君主軟弱，大臣强盛，君主不能控制諸侯的軍隊。"這年五月，孫恩進犯吴郡，殺死内史。六月，到達京口。於是朝廷内外警戒森嚴，布置軍陣，屯兵把守，劉裕追擊并打敗了他。元興元年七月，饑荒嚴重，人吃人。浙江以東百姓流亡十分之六七，吴郡、吴興人口减少一半，又向西流亡奔逃的數以萬計。十月，桓玄派將領攻打劉軌，將他打敗并趕跑了他。劉軌逃到青州。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并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晚，有赤色雲氣横亘天空，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色雲氣出現在北方，東西綿延整個天空。占卜説："都預示着大規模的戰争。砰隱有聲，是憤怒的徵象。"此後，海内紛亂不定，戰亂不停。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像虹一樣的白色雲氣，從天空中央向北延及地面，夜裏出現，五天纔消失。占卜説："大戰興起。"第二年，王彌在青州、徐州起兵，汲桑在黄河北叛亂，禍及全國。

懷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繆胤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甯平城，石勒攻破其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焚滅，帝如虜庭。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之黨於石城，戰敗。

懷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從南北方各出現兩條帶狀白色雲氣，從地面升起到天空，從參宿的伐座中間穿過。占卜説："天下大規模的戰爭將發生。"四年三月，司馬越逮捕并殺死繆胤等人。還有，三方紛亂，攻戰不停。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甯平城，石勒擊敗他的軍隊，死者十多萬人。六月，京都被燒毁，懷帝被擄到匈奴朝廷。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晚，有赤色雲氣照亮西北。荊州刺史陶侃在石城討伐杜弢的黨羽，軍隊戰敗。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

總叙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爲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晝野無聞，其歸一揆。黄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峰振轡，崆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逾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阯，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逾兹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爲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遠古的時候，原始事物没有外在的形象，構成宇宙的各種物質，與上天相配相稱，成爲萬物之始。正如《記》上所説，冬天居住在洞穴土室中，夏天居住在柴薪築就的巢室内，茹毛飲血，一無麻絲之類蔽體之衣。至於燧人氏鑽木取火，庖犧氏始畫八卦，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四極，炎帝神農氏發展農業，分劃疆域，這一切都是同一道理。黄帝東至海濱，南及長江，登臨空山岱岳，有關他曾在崑崙山振轡馭馬、前往崆峒山尋訪至道等事，已經記載在史册上，不能欺騙後世之人。顓頊高陽氏使天下各得其宜，帝嚳高辛氏遵循天道實行道義。東方越過蟠木山，西方到達流沙，北方起至幽陵，南面抵於交阯，日月所照之處，舟車駛及的山川，無人不是君主的臣民無處不是帝王的領域。帝堯的時候，大禹治理水土，劃地爲九州。虞舜即位爲王，功績更加卓著。制定曆法，劃分星區，規劃山河地界，考察四方疆域，在冀北始設并州，命名燕、齊一帶爲幽州、營州，即《尚書》所説的開創十二州、封立十二山之事。夏朝的功業在於唐堯，殷朝沿襲夏朝没有增益减損。周武王滅商，京城自豐遷往鎬京。到周成王時，改寫《尚書·禹貢》，徐州、梁州并入青州、雍州，又從幽州、并州中離析出冀州。職方掌管天下的土地，以知各地利弊，使

之各得其所；觀察記録天文之官保章氏分辨九州的分野，使之各有相對應的星區。東南叫作揚州，正南叫作荆州，黄河以南叫作豫州，正東爲青州，黄河以東叫作兖州，正西爲雍州，東北稱爲幽州，黄河以北是冀州，正北叫作并州。

始皇初并天下，懲忿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也。於是興師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也。宣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

秦始皇統一天下時，從戰國時期的戰亂中吸取教訓，廢除諸侯王，把天下分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共三十五郡，與內史掌管的京師共三十六郡。接着出動軍隊越過長江，攻取平定百越之地，又設置了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每郡設郡守一人。秦時的疆土西方到達臨洮，北方直至沙漠，東環西帶，都臨大海。漢高祖建立起新王朝，革除秦制的弊病，將京畿地區劃分爲三部分，又增置二十三郡，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共爲二十三郡。內史分爲河上、渭南、中地三部分。《漢書·地理志》中説："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爲京兆、馮翊、扶風，這就是三輔地區。"漢文帝增加九郡，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稱衡山爲六安。漢景帝增設四郡。濟北、濟陰、山陽、北海。宣帝改稱濟北爲東平。漢武帝進入越、開拓胡地，首次設置的郡有十七個，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定西南夷後置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部設置武都郡，又分立出零陵郡，共十七郡。開闢土地拓寬疆界，又增設十四郡。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漢昭帝時變故較少，增置一郡。金城。到了漢平帝元始二年，新設置的郡總括起來有七十一個，與秦朝的四十郡相加，共一百一十一郡。改稱雍州爲凉州，改稱梁州爲益州，又設置徐州，恢復夏朝時的舊名稱，南方設交阯，北方置朔方，共爲十三部。凉、益、荆、揚、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

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凉、益、荆、揚、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凋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爲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吴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六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郡治河南，朔方隸於并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凉、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吴主大皇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興、東陽、桂林、滎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

交阯、朔方兩處刺史州，共十三部。漢光武帝戰事平息，初建東漢時，民生凋敝，户口减少，郡縣衰敗零落，合并減省了八個郡。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取消州牧，恢復州刺史的官職，十三位州刺史各自掌管一州。漢明帝置一郡，永昌。漢章帝置二郡，任城、吴郡。漢和帝、漢順帝增置、更改了九個郡。和帝置濟北、廣陽，順帝改稱淮陽爲陳，改稱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六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取消朔方刺史，合并於司隸，共十三部，與西漢不同之處在於，司隸校尉部的郡治在河南，而朔方隸屬於并部。郡國有一百零八個。取消西漢八郡，分置五郡，更改舊名的有七郡，沿用舊名的有九十六郡，比西漢少三郡。漢桓帝、漢靈帝比前代頗有增加，又置六郡。桓帝置高陽、高凉、博陵；靈帝置南安、鄱陽、廬陵。魏武帝稱霸一方，魏、蜀、吴三國鼎立，百姓動蕩流離，關中、洛陽一帶荒蕪，置立十二個郡，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樂陵、章武、南鄉、襄陽。取消七郡，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魏文帝設置七郡，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魏明帝和少帝增置二郡，明帝增上庸；少帝增平陽。魏據有漢朝郡國五十四個。蜀先主在漢建安年間初次設置九個郡，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蜀後主增置二郡，雲南、興古。蜀據有漢朝郡國十一個。吴主大皇帝初次設置五郡，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吴國少帝、景帝各置四郡，少帝置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帝置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也設置了十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吴興、東陽、桂林、滎陽、宜都。吴據有漢朝郡國十八個。

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晋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别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吴之廣州，凡十九州，司、冀、兖、豫、荆、徐、揚、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晣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争疆埸。而玉環楛矢，夷裘風駕，南單表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掖裁其弘敞，崤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沚咸陽，宛然秦漢，晋濱河西，同知堯禹，于兹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

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定了吴國孫氏的勢力，增置的郡國共有二十三個，滎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晋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取消七郡而設置司州，另立梁州、秦州、寧州、平州四州，沿用吴國廣州的名稱，共十九州，司、冀、兖、豫、荆、徐、揚、青、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個，承用吴國置立的二十五郡、蜀國新置的十一郡、魏國置立的二十一郡，沿用漢朝舊郡九十三個，設置二十三郡。以此成爲文明大國，全部擁有了殷、周的疆土。以致比原始時代更爲豐實，比伏羲、神農之業更加顯赫，目的是以此來撫養黎民百姓，而不去争奪疆土。那些玉製之環及楛木之矢，異族的皮裘和如風的車駕，南方群鳥惠顧光臨，春風和暢律吕和諧，皇帝功昭業盛，無處不至。然而衆星的徵象附於上天，山岳河川綜理着大地，端門掖門之星規劃着寬廣的地域，崤山、函谷區分出郡國城邑，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世間萬物歸依皇朝。因此洛川之洲和咸陽，宛如秦、漢，晋依傍着黄河以西，歷代人們都知道堯、禹，在這新的都邑鎬京定居，當地的五尺童子都能熟練地吟誦，史官無需把它記入史書。

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别營于曲阜。黄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即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峄山而鎸勒，覽曾城以爲玩。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宇，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罄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

過去伏犧氏誕生在成紀，作爲天子後以陳爲都。神農氏原定都於陳，後另營造曲阜爲都。黄帝生於壽丘，而建都於涿鹿。少昊初居於窮桑，後遷都到曲阜。顓頊初居於窮桑，後將都邑遷徙到商丘。高辛即位，在亳建都。孫卿子説："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地象宏大，萬物依地而生，能够承載崑崙、華山而不墜落，包容下河海而不漏泄。君王占卜决疑，乘輿出行駐車覽勝，遥望峄嶧山鎸石刻碑，觀看層叠的城墻如同玩賞。時世阻滯，政道衰頹，周平王東遷，諸侯紛争；曹魏當道，三國鼎立。晋世祖武皇帝繼承千年之業，接受禪讓，先王故土，全部歸屬晋國，於是得以言説疆域之事。惠帝一無防備，中原全盤丢棄，懷帝永嘉年間勢力範圍南移直至建鄴，九分天下僅有其

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緑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爲八極。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亦如之。昔黄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案，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祁、酉、燕、齊，在乎兹域。

昔黄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群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訖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

二。

往昔大禹觀察渾濁的黄河而得到河圖，得以言説海内之事。天上有北斗七星，地有七層地表；天有四隅，地有四條大河東流入海。八方極遠之地，稱爲八極。東南地勢漸低，天向西北傾斜。八極寬廣，東西有二億零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有二億零三萬一千三百里。從地到天的距離爲八極寬度的一半，從地面到地底也是同樣。先前黄帝命令豎亥從東極步測到西極，共五億零十萬九千八百零八步。史臣案，整個天宇共計一百零七萬零九百一十三里，直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有十二次，是日月運行的軌迹；地有十二辰，是王侯建立州國的區域。有的州國因祖先的出生地而得姓，也有的因功業而命名地域，祁、酉、燕、齊，就在這些地域上。

先前黄帝遍行天下，廣治萬里，得到近萬個方圓百里之國，就是《周易》中所説的“高出衆物之上，萬國皆得安寧”。帝堯時代，協調了衆多邦國，建制以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一州有十二師。夏后氏的地域東至海濱，西有沙漠，南方到達長江流域，北方與南方都聞知君王的聲威教化，窮盡豎亥步測所及的範圍，無不順從，夏后氏在塗山召見群臣，萬邦手執玉帛前來。於是在九州之内劃分五服。天子所在之國，内五百里爲甸服，一百里内要繳納成束的禾稿作爲賦税，二百里内繳納割下的禾穗，三百里内繳納脱粒後的莊稼莖秆，四百里交粟，五百里交米。甸服之外的五百里是侯服，一百里爲卿大夫封地，二百里爲爵，三百里爲侯。侯服之外的五百里是綏服，三百里間施行文教，二百里奮力習武，加强防衛。綏服之外五百里爲要服，三百里遵常道，二百里减免賦税。要服之外的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達於四海，成五服之制，五服的地域範圍爲方圓五千里。夏朝政德中衰，遭逢有窮之亂。少康中興，没有失去原有的土地、邦國。從孔甲之後而到桀當政期間，諸侯互相兼

山，十損其七矣。成湯敗桀於焦，遷鼎於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内，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禄士，以爲間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武王歸豐，監於二代，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内。而太昊、黄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大司徒以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

并，能够保存下來的有三千多邦國，與夏后氏在塗山大會諸侯時相比，損失了約十分之七。成湯在焦打敗桀，遷都到亳，伊摯、仲虺等人，制定了嚴明的法典。君王制定了爵位俸禄，爵位共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的田地方圓一千里，公侯的田地一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不與天子發生聯係，歸附於諸侯，稱爲附庸。四海之内共分九州，每一州方圓一千里。各州建立三十個縱横百里的封國，六十個縱横七十里的封國，一百二十個五十里的封國，共計二百一十個封國。名山大澤不能作爲封地，其餘作爲附庸的田地。全國八個州，設二百一十個封國。皇帝所在的州界内，設九個百里的封國，二十一個七十里的封國，六十三個五十里的封國，共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能分封，其餘的土地作爲士的俸禄，作爲分封之餘的閑田。全國共有九州，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三個封國。天子的元士，諸侯的附庸，都不在其數中。天子百里之内田税供給官用，千里之内供給衣食，千里之外設方伯爲諸侯之長。五國成爲一屬，各屬設長；十國成爲一連，各連設帥；三十國合爲一卒，各卒設卒正；二百一十國爲一州，州有州伯。八個州有八伯，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國屬於天子的兩位公卿，分天下爲左右稱爲二伯。千里之内爲甸，千里之外爲采，爲流。天子派遣大夫爲三監，監視方伯之國，各置三人。天子所在之地，諸侯可食采邑而子孫不得繼位；天子所在之外，諸侯子孫可以繼位。周武王即位，以夏、商二代爲鑒，僅設五等爵位，分劃土地爲三部分。封同姓諸侯五十餘國，周公、康叔的封地稱爲魯、衛，各占地數百里。太公封在齊，位於東海之濱。總共一千八百國，分布在五千里的地域之内。太昊、黄帝的後代，唐堯、虞舜的侯伯仍然保留封地。掌管邦國土地的大司徒丈量諸公的疆界縱横各五百里，天子食其一半租税；諸侯的土地縱横四百里，天子食其三分之一租税；諸伯之地三百里，天子食其三分之一租税；諸子之地二百里，天子食其四分之一租税；諸男之地一百里，天子食其四分之一租税。

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遺人則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館，館有積。遂人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時治致太平，政稱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強吞弱而衆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郕、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黄、梁、虞、郳、小邾、徐、燕、鄀、麇、舒、庸、郯、萊、吴、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

年年耕種的土地每家一百畝，兩年輪種的土地每家二百畝，三年輪種的土地每家三百畝。五家爲比，使其互相擔保；五比爲閭，可以共相寄托，承受宅舍破損等事故；四閭爲族，共同辦理喪葬之事；五族爲黨，如遇凶禍，可相救助；五黨爲州，可互相周濟；五州爲鄉，以待賓客之禮舉貢賢者。小司徒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用以共赴征伐之事，從事田獵役作，追逐虜寇，伺捕盜賊，并施令徵收貢賦。經略土地，制井田，營畜牧，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掌管施予、撫恤之事的遺人在道路上十里設廬，廬内可供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可以留宿的路室，路室中有儲存的物品。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迎送賓客的候館，候館内有貯積的物資。掌管郊野之地的遂人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大司馬根據九畿的户籍，施政於邦國諸侯。王畿内縱横千里爲國畿，國畿之外的五百里爲侯畿，侯畿外的五百里爲甸畿，甸畿外的五百里爲男畿，男畿外的五百里爲采畿，采畿外的五百里爲衛畿，衛畿外的五百里爲蠻畿，蠻畿外的五百里爲夷畿，夷畿外的五百里爲鎮畿，再向外的五百里是藩畿。畿是田地的界限，自王城向外，東西、南北各五千里爲界，劃分地限的有九畿。當時國家的治理達到太平，政教可謂清明，因無人犯罪而刑法不用。有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人，這大概是周朝的鼎盛時期。至周王室衰微，禮樂之制、征伐之事都由諸侯控制，弱肉强食，以强欺弱。春秋初期，仍有一千二百國，到了魯哀公西狩獲麟的末世，二百四十二年間，殺戮君主三十六位，五十二個國家滅亡，來往奔忙而最終未能保住封國的諸侯王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的有一百七十國。其中一百三十九國知道國所在地，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郕、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黄、梁、虞、郳、小邾、徐、燕、鄀、麇、舒、庸、郯、萊、吴、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

滕、凡、戴、息、郜、芮、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薺、遂、滑、權、郭、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鄟、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邘、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楊、幽、鄶、觀、扈、邳、胡、黎、大庭、駘、岐、邶、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鄍、桐、亳、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荀、賈、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聃、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鄅、庸、姺、奄、商奄、褒姒、蓐、有緡、闕鞏、鄋、殽、窮桑。蠻夷戎狄不在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遂有七王,韓、魏、趙、燕、齊、秦、楚。又有宋、衛、中山,不斷如綫,如三晋篡奪,亦稱孤也。

滕、凡、戴、息、郜、芮、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薺、遂、滑、權、郭、霍、耿、江、冀、弦、道、柏、微、鄟、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邘、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楊、幽、鄶、觀、扈、邳、胡、黎、大庭、駘、岐、邶、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鄍、桐、亳、韓、趙。三十一國蕩然無存,祭、極、荀、賈、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聃、莘、偪、封父、仍、有仍、崇、鄅、庸、姺、奄、商奄、褒姒、蓐、有緡、闕鞏、鄋、殽、窮桑。蠻夷戎狄不計在內。五霸更相興盛,統領着諸侯間的盟會。王室衰微到了戰國時代,便產生了七霸,韓、魏、趙、燕、齊、秦、楚。又有宋、衛、中山,不絶如縷,如韓、趙、魏三家分晋,也各自稱王。

《司馬法》廣陳三代,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受耕之,爰自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口。有賦有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從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埸,鷄豘狗彘無失其時。閭有序,鄉有庠,序有明教,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令。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司馬法》廣泛陳述了上古三代的制度,其中説:古代六尺爲一步,百步爲一畝,百畝爲一夫,三夫爲一屋,三屋爲一井田。井田縱橫各一里,即是九夫,由八家共同所有。每對夫婦接受私田一百畝,公田十畝,八家共八百八十畝,其餘的二十畝是草廬房舍占用的土地,同一井田的各家平日互相關心,鄰里相助,遇到疾病凶禍相互援救。百姓接受田地,上好的田地每個農夫一百畝,中等田地二百畝,下等田地三百畝,每年受田耕種,自己安排更替輪種。接受田地的農夫,家中其他男子爲餘夫,也按人數同樣接受田地。士、工、商家庭分配土地,五個人與一個農夫相當。有賦有税,税指農夫公田産量的十分之一,工匠、商人、管理山澤的衡虞繳納各自的利潤、産品,賦是指提供車馬兵器、服士卒之役。百姓年滿二十接受田地,六十歲歸還田地。耕種必須兼種五穀以防備自然災害。農田中不能有樹,以免妨礙五穀生長。環繞着廬舍要種植桑樹柘樹,各種蔬菜分畦種植,各類瓜果種在地邊,鷄豚狗豬各類家畜不要錯過繁殖的時機。每閭有

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井四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之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菜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子稱萬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於天下，訪周之敗，以爲處士横議，諸侯爭戈，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焉。漢興，創艾亡秦孤立而敗，於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餘邑。于時民罹秦項，户口凋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而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户口爲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起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注，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吴。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西至隴西，與京師内史，凡

學校，各鄉有學校，閭里學校用以教化，鄉學教以禮儀。按照司馬之法，官方設立六軍，根據井田而制定軍令。土地縱横一里爲井，十井爲通，十通爲成，成縱横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縱横百里。十同爲封，十封爲畿，畿縱横千里。因此，四井爲邑，四邑爲丘，每丘十六井，有一匹軍馬，三頭牛。四丘爲甸，每甸六十四井，有四匹軍馬，一乘兵車，十二頭牛，三個甲士，七十二士卒。這稱作乘車之制。一同方圓百里，總共一萬井，除去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規定繳納賦税的有六千四百井，四百匹軍馬，百乘兵車，這是卿大夫土地較多的人家，稱作百乘之家。一封方圓三百六十六里，總共十萬井，規定繳納賦税的有六萬四千井，四千匹軍馬，千乘兵車，這是諸侯中的大家，稱作千乘之國。天子王畿内方圓千里，總共百萬井，規定繳納賦税的有六十四萬井，四萬匹軍馬，萬乘兵車，軍士七十二萬，所以稱天子爲萬乘之主。

秦始皇掌握天下大權後，尋找周王朝失敗的原因，認爲是由於處士肆意議論，諸侯好動干戈，四夷交互侵犯，而周王室因衰弱而被削除，於是取消了五等爵位。漢朝興起，接受秦孤立而敗的教訓，於是分劃地界，立二等爵位，功臣封侯者有一百多個采邑。當時百姓經歷了秦王朝統治和楚、漢之争，人口數量衰減，大封國不過一萬家，小的僅五六百户，於是漢朝尊崇王室子弟，廣泛開拓了九國。古代分封土地而不分封人口，以致大的封國跨州連郡，小國則僅十餘城，按照户口爲區别，經略地界的遠近，所謂分民是始自漢。從雁門以東到遼陽是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山向東延伸，渡過黄河、濟水，直至海濱，是齊趙。穀水、泗水流入之地，包括龜山、蒙山，是梁楚。東面連帶着長江洞庭湖，接近會稽一帶，爲荆吴。北面以淮河之濱爲界，包括廬衡，爲淮南。北及漢水北岸，横亘九疑山，爲長沙。諸侯邊境相連，環繞着三面邊陲，外部與胡、越相鄰。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方至雲中，西部到達

十五郡。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自文景與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光武中興，不逾前制，東海王彊以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其餘稱爲寵錫者，兼一郡而已。至桓帝永壽三年，户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魏文帝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其户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其户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晋文帝爲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户，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

隴西，還有京師三輔地區，共十五郡。漢文帝采取賈生的建議分劃齊趙，景帝運用晁錯的計謀削減吴楚。武帝施行主父的建議，頒布推恩的詔令，使諸侯王可以把人口、食邑分封給子弟，朝廷不決定升降廢黜，由藩國自行處置。從此以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新封的皇子大封國不超過十多個城邑，長沙、燕、代雖然保留着舊時的名稱，都已喪失了南北兩邊。自文帝、景帝推行休養生息，至平帝元始二年，共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土地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抵每十里一亭，有亭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每縣大約縱横各百里，人口稠密土地就減少一些，人烟稀少土地就多一些，鄉、亭也是這樣。都是秦時的制度。漢光武帝中興，并不逾越前代的制度，東海王劉彊因爲去留進退的舉止合於禮儀，所以優厚地封賞他，兼以魯郡二十九縣爲食邑，其餘因寵幸而封賜的官員，僅僅兼以一郡爲食邑而已。到了桓帝永壽三年，有一千零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户，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這也是户口增長的年代。獻帝建安元年任命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魏文帝黄初三年，初次規定受封之王的庶子爲鄉公，繼位之王的庶子爲亭侯，公侯的庶子爲亭伯。劉備章武元年，也把郡國分封給諸王，有的衹是遥領嘉名，并不核查土地在何處。當時共有二十萬户，男女人口九十萬。孫權赤烏五年，也采用中州的美名來分封諸王。當時有五十二萬三千户，男女人口二百四十萬。晋文帝當了晋王後，令裴秀等人建立五等封爵制度，惟有安平郡公司馬孚的食邑有一萬户，規模與魏諸王相同。其他縣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土地縱横各七十五里；大封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土地縱横各七十里；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户，土地縱横各六十五里；大封國伯食邑一千二百户，土地縱横各六十里；次國伯食邑一千户，土地縱横各五十五里；大封國子食邑八百户，土地縱横各五十里；次國子食邑六百

次國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大國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次國男邑二百户，地方二十五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户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户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户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户以上爲大國，五千户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户爲小國。太康元年，平吴，大凡户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諸國并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户，土地縱横各四十五里；大封國男食邑四百户，土地縱横各四十里；次國男食邑二百户，土地縱横各二十五里。武帝泰始元年，把郡分封諸王作爲封國。食邑二萬户爲大國，設上中下三軍，兵士五千人；食邑萬户爲次國，設上軍和下軍，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爲小國，設一軍，兵士一千五百人。各地之王不到各自的封國去，而在京城任官。取消五等封爵的制度，公侯食邑一萬户以上爲大國，五千户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户的爲小國。太康元年，平定吴國，大約擁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人。而江東各國都取本國土地的三分之一爲食邑，元帝渡過長江後，在太興元年開始規定各封國以九分之一爲食邑。

司州

司州。案《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内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隆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官，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内、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晋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户四十七萬五千七百。

司州。案《禹貢》中所記的豫州之地。到漢武帝時，初次設置司隸校尉，統領三輔、三河各郡。其地界西部有雍州的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部有冀州的河東、河内二郡，東部包容豫州的弘農、河南二郡，共七郡。郡守的地位和聲望高於州郡牧伯，授予銀印青綬。到光武帝定都洛陽時，司隸所統管的範圍與西漢相同。魏氏接受王位，即以漢皇宫所在地爲京城，司隸管轄河南、河東、河内、弘農以及冀州的平陽，共五郡，設置司州。晋沿用魏都，於是把三輔還屬於雍州，分河南郡另立滎陽，分雍州的京兆另立上洛，取消東郡設立頓丘，於是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管。州管轄十二郡，一百個縣，四十七萬五千七百户。

河南郡漢置。統縣十二，户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置尹。

洛陽置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内也。河南周東都王城郟鄏也。鞏周孝王封周

河南郡漢代設置。統管十二縣，十一萬四千四百户。置尹。

洛陽置尉。共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以及百官聚居城内。河南周東都王城郟鄏。鞏周孝王封周桓公之孫惠公於鞏，號爲東周，因而戰國時有東周、西周之稱。芒山、

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戰國時有東、西周號。芒山、首陽其界也。河陰　新安函谷關所居。成皋有關，鄭之武牢。緱氏有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有延壽城、仙人祠。陽城有鄂阪關。此邑是爲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陽城山、箕山，許由墓在焉。新城有延壽關。故戎蠻子之國。陸渾故蠻子國，楚莊王伐陸渾是也。梁戰國時謂爲南梁，別少梁也。陽翟

首陽是它的縣界。河陰　新安函谷關所在地。成皋有關，是鄭的武牢關。緱氏有劉聚，周大夫劉子的食邑。有延壽城、仙人祠。陽城有鄂阪關。這一邑處於大地的中心，夏至時日影爲一尺五寸。有陽城山、箕山，許由墓就在那裏。新城有延壽關。先前的戎蠻子之國。陸渾先前的蠻子國，楚莊王伐陸渾便是此地。梁戰國時稱爲南梁，以區別於少梁。陽翟

滎陽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八，户三萬四千。

滎陽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八縣，三萬四千户。

滎陽地名敖，秦置敖倉者。京　鄭太叔段所居。密故周畿內。卷　陽武有博浪長沙，張良擊秦始皇處。苑陵　中牟六國時，趙獻侯都。開封宋蓬池在東北，或曰蓬澤。

滎陽地名爲敖，秦朝建敖倉的地方。京　鄭太叔段居住的地方。密原周王畿內。卷　陽武有博浪長沙，張良進擊秦始皇的地方。苑陵　中牟六國時是趙獻侯的國都。開封宋蓬池在其東北，也稱爲蓬澤。

弘農郡漢置。統縣六，户一萬四千。

弘農郡漢設置。統管六縣，一萬四千户。

弘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縣。湖故曰胡，漢武更名湖。陜故虢國，周分陜東西，二相主之。宜陽　黽池　華陰華山在縣南。

弘農前函谷關。漢武帝遷至新安縣。湖原稱胡，漢武帝改稱湖。陜原虢國，周時把陜劃分爲東西兩部分，由二相主管。宜陽　黽池　華陰華山在華陰縣南。

上洛郡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統縣三，户萬七千。

上洛郡泰始二年劃分出京兆南部而設置。統管三縣，一萬七千户。

上洛嶢關在縣西北。商秦相衛商鞅邑。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

上洛嶢關在縣西北。商秦相衛人商鞅的采邑。盧氏熊耳山在它的東邊，是伊水的發源地。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户四萬二千。

平陽郡原屬河東，魏分立。統管十二縣，四萬二千户。

平陽舊堯都。侯國。楊故楊侯國。端氏韓、魏、趙既爲諸侯，以端氏封晋君也。永安故霍伯國。霍山在東。蒲子　狐讘　襄陵公國相。絳邑晋武公自曲沃徙此。濩澤析城山在西南。臨汾公國相。北屈壺口山在東南。有南屈，故稱北。皮氏故耿國。

平陽舊堯都。侯國。楊原楊侯國。端氏韓、魏、趙成爲諸侯，將端氏封給晋君。永安原霍伯國。霍山在其東。蒲子　狐讘　襄陵公國相。絳邑晋武公從曲沃遷徙到這裏。濩澤析城山在西南。臨汾公國相。北屈壺口山在東南。有南屈，所以稱爲北屈。皮氏原耿國。

河東郡秦置。統縣九，户四萬二千五百。

河東郡秦設置。統管九縣，四萬二千五百户。

安邑舊舜都。聞喜故曲沃。晋武公自晋陽徙此。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汾陰公國相。大陽吴山在西。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後於此。猗氏古猗頓城。

安邑舊舜都。聞喜原曲沃。晋武公從晋陽遷徙到這裏。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的發源地。汾陰公國相。大陽吴山在西。周武王封西周太伯的後代於此。猗氏古猗頓城。解有鹽池。蒲阪有歷山，舜耕作的地方。

解有鹽池。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河北

汲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六，户三萬七千。

汲有銅關。朝歌紂所都。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林慮　獲嘉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過時，獲呂嘉首，因改名。修武晉所啓南陽，秦改名修武。

河内郡漢置。統縣九，户五萬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州故晉邑。懷　平皋邢侯自襄國徙此。河陽　沁水　軹故周原邑。山陽　温故國也，蘇忿生封。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户三萬五千二百。

廣平　邯鄲秦置爲郡。易陽　武安　涉　襄國故邢侯國都。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侯相。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置。統縣七，户五萬一千。

元城漢元后生邑。館陶　清泉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樂平

魏郡漢置。統縣八，户四萬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長樂　魏　斥丘　安陽　蕩陰　内黄黄池在西。黎陽故黎侯國。

頓丘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四，户六千三百。

頓丘　繁陽　陰安　衛

永嘉之後，司州淪没劉聰。聰以洛陽爲荆州，及石勒，復以爲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兖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人流寓尋陽者僑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大戚八縣。并寄居焉。永

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曾居住在山南，即所謂首陽山。河北

汲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六縣，三萬七千户。

汲有銅關。朝歌紂建都的地方。共古國。北山，淇水的發源地。林慮　獲嘉原汲新中鄉。漢武帝巡行經過這裏時，獲呂嘉首級，因而改名。修武晉開闢的南陽，秦改稱修武。

河内郡漢設置。統管九縣，五萬二千户。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州原晉邑。懷　平皋邢侯從襄國遷徙到此。河陽　沁水　軹原周原邑。山陽　温故國，蘇忿生封地。

廣平郡魏設置。統管十五縣，三萬五千二百户。

廣平　邯鄲秦設置爲郡。易陽　武安　涉　襄國原邢侯國都。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侯相。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設置。統管七縣，五萬一千户。

元城漢元后出生的都邑。館陶　清泉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樂平

魏郡漢設置。統管八縣，四萬零七百户。

鄴魏武帝受封居住在這裏。長樂　魏　斥丘　安陽　蕩陰　内黄黄池在其西部。黎陽原黎侯國。

頓丘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四縣，六千三百户。

頓丘　繁陽　陰安　衛

永嘉之後，司州淪陷於劉聰。劉聰以洛陽爲荆州，到石勒時，又以洛陽爲司州。石季龍又劃分司州的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和兖州的陳留、東燕爲洛州。元帝渡江後，也暫把司州置於徐，并非原所在地。後來因流亡寄居在尋陽的弘農人暫立了弘農郡。又因寄居南方的河東人在漢武陵郡孱陵縣界内的上明地方暫立了河東郡，統領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大戚八個縣，都寄居於當地。永和五年，桓温入洛，重置河南郡，隸屬司州。

和五年，桓温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兗州

兗州。案《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云："蓋取兗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兗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户八萬三千三百。

陳留國漢置。統縣十，户三萬。魏元帝封。

小黄　浚儀有洪溝，漢高祖項羽欲分處。封丘　酸棗烏巢地在東南。濟陽　長垣故匡城，孔子所厄也。雍丘故杞國。尉氏　襄邑　外黄

濮陽國故屬東郡，晋初分東郡置。統縣四，户二萬一千。

濮陽古昆吾國。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既而投此水。公國相。廪丘公國相。有羊角城。白馬有瓠子堤。鄄城公國相。

濟陰郡漢置。統縣九，户七千六百。

定陶漢高祖封彭越爲梁王，都此。乘氏故侯國。句陽　離狐　冤句　己氏　成武有楚丘亭。單父故侯國。城陽舜所漁，堯冢在西。

高平國故屬梁國，晋初分山陽置。統縣七，户三千八百。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鉅野魯獲麟所。方與　金鄉　湖陸　高平侯國。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漢置。統縣三，户一千七百。

任城古任國。亢父　樊

東平國漢置。統縣七，户六千四百。

須昌　壽張有蚩尤祠。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

濟北國漢置。統縣五，户三千五百。

盧扁鵲所生。縣西有石門。臨邑

兗州。案《禹貢》記載中的濟河之地，舜設十二牧，此爲其一。《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中説："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説："取兗水以命名其地。"漢武帝設十三州，據舊名稱爲兗州，從此不再更改。全州統管八個郡國，五十六縣，八萬三千三百户。

陳留國漢設置。統管十縣，三萬户。魏元帝所封。

小黄　浚儀有洪溝，漢高祖同項羽想中分天下的劃界之處。封丘　酸棗烏巢之地在東南。濟陽　長垣原匡城，孔子受厄之處。雍丘原杞國。尉氏　襄邑　外黄

濮陽國原屬東郡，晋初與東郡分置。統管四縣，二萬一千户。

濮陽古昆吾國。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隨即投身這條河中。公國相。廪丘公國相。有羊角城。白馬有瓠子堤。鄄城公國相。

濟陰郡漢設置。統管九縣，七千六百户。

定陶漢高祖封彭越爲梁王，以這裏爲都邑。乘氏原侯國。句陽　離狐　冤句　己氏　成武有楚丘亭。單父原侯國。城陽舜捕魚之處，堯的墓冢在其西。

高平國原屬梁國，晋初從山陽分置。統管七縣，三千八百户。

昌邑侯相。有甲父亭。鉅野魯哀公獲麟的地方。方與　金鄉　湖陸　高平侯國。南平陽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漢設置。統管三縣，一千七百户。

任城古任國。亢父　樊

東平國漢設置。統管七縣，六千四百户。

須昌　壽張有蚩尤祠。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

濟北國漢設置。統管五縣，三千五百户。

盧扁鵲出生地。縣西有石門。臨邑　東阿　穀

東阿 穀城有嶲下聚。蛇丘有下灌亭。

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户九千三百。

奉高西南有明堂。博有龜山。嬴 南城 梁父侯國。有菟裘聚。山茌在山在東北。新泰故曰平陽。南武陽有顓臾城。萊蕪有原山。牟故牟國。鉅平有陽關亭。

惠帝之末，兖州闔境淪没石勒。後石季龍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爲南兖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四年，於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兖州。

豫州

豫州。案《禹貢》爲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鈎鈐星别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荆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譙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于梁國。州統郡國十，縣八十五，户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潁川郡秦置。統縣九，户二萬八千

城有嶲下聚。蛇丘有下灌亭。

泰山郡漢設置。統管十一縣，九千三百户。

奉高西南有明堂。博有龜山。嬴 南城 梁父侯國。有菟裘聚。山茌在山在其東北。新泰原稱平陽。南武陽有顓臾城。萊蕪有原山。牟原牟國。鉅平有陽關亭。

惠帝末年，兖州全境淪入石勒手中。後來石季龍將陳留郡改爲建昌郡，屬於洛州。當時遺民南渡，元帝借地重置兖州，寄居在京口。明帝任郗鑒爲刺史，寄居在廣陵，設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來又改爲南兖州，有的歸還江南，有的居於盱眙，有的居於山陽。在此之後纔開始割地爲境，常居於廣陵，南面與京口隔岸相對。咸康四年，在北譙的邊界立陳留郡。安帝劃分出廣陵郡的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設山陽郡，屬於南兖州。

豫州。案《禹貢》中記載爲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就是舒的意思，指受中和之氣，情緒和理智安詳舒緩。《春秋元命包》中説："鈎鈐星是豫州的分野。"地界西自華山，東至淮河，北起濟水，南以荆山爲界。秦兼并天下，建置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建置十三州，豫州舊名未改，把河南、河東二郡屬於司隸，又把南陽屬於荆州。在此之前，將泗水改稱沛郡，碭郡改稱梁，薛改稱魯，分出梁郡、沛郡的一部分立汝南郡，在潁川分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稱淮陽爲陳郡。魏武帝分沛郡立譙郡，魏文帝分汝南立弋陽郡。晋武帝繼位，又分潁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陰郡，把陳郡合并於梁國。全州統管十個郡國，八十五縣，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户。

潁川郡秦設置。統管九縣，二萬八千三百户。

三百。

許昌漢獻帝都許。魏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爲許昌。長社　潁陰　臨潁公國相。郾　邵陵公國相。隱陵公國相。新汲　長平

汝南郡漢置。統縣十五，户二萬一千五百。

新息　南安陽　安成侯相。慎陽　北宜春　朗陵　陽安故江國。有江亭。上蔡　平輿故沈子國。有沈亭。定潁　灈陽　南頓　汝陽　吴房故房子國。西平故柏國。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統縣七，户一萬八千。

襄城侯相。有西不羹城。繁昌魏文受禪於此。郟　定陵侯相。父城侯相。昆陽公國相。舞陽宣帝始封此邑。

汝陰郡魏置郡，後廢，泰始二年復置。統縣八，户八千五百。

汝陰故胡子國。慎故楚邑。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宋侯相。褒信

梁國漢置。統縣十二，户一萬三千。

睢陽春秋時宋都。蒙　虞　下邑有碭山，山有文石。寧陵故葛伯國。穀熟　陳　項　陽夏　武平　苦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沛國漢置。統縣九，户五千九十六。

相　沛漢高祖所起處。豐　竹邑　符離　杼秋　洨　虹　蕭

譙郡魏置。統縣七，户一千。

譙　城父　酇　山桑　龍亢　蘄　銍

魯郡漢置。統縣七，户三千五百。

魯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汶陽　卞　鄒有繹山。蕃故小邾之國。薛奚仲所封。公丘

弋陽郡魏置。統縣七，户一萬六千七百。

許昌漢獻帝定都於許。魏繼位，遷都到洛陽，許保存着宫室武庫，改稱許昌。長社　潁陰　臨潁公國相。郾　邵陵公國相。隱陵公國相。新汲　長平

汝南郡漢設置。統管十五縣，二萬一千五百户。

新息　南安陽　安成侯相。慎陽　北宜春　朗陵　陽安原江國。有江亭。上蔡　平輿原沈子國。有沈亭。定潁　灈陽　南頓　汝陽　吴房原房子國。西平原柏國。有龍泉，泉水可用於刀劍淬火。

襄城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七縣，一萬八千户。

襄城侯相。有西不羹城。繁昌魏文帝在此繼位。郟　定陵侯相。父城侯相。昆陽公國相。舞陽宣帝最初封於此邑。

汝陰郡魏置郡，後廢除，泰始二年重置。統管八縣，八千五百户。

汝陰舊胡子國。慎原楚邑。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宋侯相。褒信

梁國漢設置。統管十二縣，一萬三千户。

睢陽春秋時宋都。蒙　虞　下邑有碭山，山上有紋石。寧陵原葛伯國。穀熟　陳　項　陽夏　武平　苦東有賴鄉祠，老子出生地。

沛國漢設置。統管九縣，五千零九十六户。

相　沛漢高祖興兵之地。豐　竹邑　符離　杼秋　洨　虹　蕭

譙郡魏設置。統管七縣，一千户。

譙　城父　酇　山桑　龍亢　蘄　銍

魯郡漢設置。統管七縣，三千五百户。

魯曲阜是魯侯伯禽居住的地方。汶陽　卞　鄒有繹山。蕃原小邾之國。薛奚仲封地。公丘

弋陽郡魏設置。統管七縣，一萬六千七百户。

西陽故弦子國。軑 蘄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陽

安豐郡魏置。統縣五，户一千二百。

安風 雩婁 安豐侯相。蓼 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淪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楊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并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改蘄春縣爲蘄陽縣，因新蔡縣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於漢廬江郡之南部置晋熙郡。

冀州

冀州。案《禹貢》、《周禮》并爲河内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强，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爲冀州，歷後漢至晋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三，户三十二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户四萬二千。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公國相。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故鼓子國。鄡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户一萬四十。

廮陶 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户二萬一千。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侯相。扶柳 廣宗侯國。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户三萬一千。

西陽原弦子國。軑 蘄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陽

安豐郡魏設置。統管五縣，一千二百户。

安風 雩婁 安豐侯相。蓼 松滋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郡。永嘉之亂，豫州淪於石氏手中。元帝渡江後，借春穀縣僑置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把豫州僑置於長江與淮河之間，居住在蕪湖。當時淮南歸入北方，於是劃分丹楊僑置淮南郡，處於于湖。又因原當塗縣流民渡江，僑置當塗縣，與淮南、廬江、安豐同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帝改蘄春縣爲蘄陽縣，新蔡縣人在漢九江王黥布的舊城置南新蔡郡，隸屬南豫州。又在漢廬江郡的南部設置了晋熙郡。

冀州。案《禹貢》、《周禮》所載中都是河内之地，舜建十二牧，冀州是其一。《春秋元命包》中說："昴宿畢宿是冀州的分野，分爲趙國。"冀州地勢有些地方險峻，有些地方平坦，歷代帝王多有在這裏建都的，天下紛亂而冀州安寧，天下貧弱而冀州强盛，天下遭逢災荒而冀州五穀豐登。舜因冀州南北寬闊，把衛以西分爲并州，分燕以北爲幽州，周承襲了這種劃分方式。到漢武帝設置十三州，這一州依照舊名仍稱爲冀州，經歷了後漢至晋而没有更改。全州統管十三個郡國，八十三縣，三十二萬六千户。

趙國漢設置。統管九縣，四萬二千户。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公國相。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舊鼓子國。鄡

鉅鹿國秦設置。統管二縣，一萬零四十户。

廮陶 鉅鹿

安平國漢設置。統管八縣，二萬一千户。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侯相。扶柳 廣宗侯國。經

平原國漢設置。統管九縣，三萬一千户。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户三萬三千。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漢置。統縣十，户四萬。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蓨　廣川侯相。阜城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户一萬三千。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户二萬七千。

樂城侯相。武垣　鄚侯相。易　中水　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户七千。

博陸　高陽　北新城侯相。蠡吾

博陵郡漢置。統縣四，户一萬。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户二萬二千。

清河　東武城　繹幕侯相。貝丘　靈　鄃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户三萬二千。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户二萬四千。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有阪號飛狐口。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没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爲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爲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是爲後燕。後燕卒滅於魏。

幽州

幽州。案《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樂陵國漢設置。統管五縣，三萬三千户。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漢設置。統管十縣，四萬户。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蓨　廣川侯相。阜城

章武國泰始元年設置。統管四縣，一萬三千户。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設置。統管六縣，二萬七千户。

樂城侯相。武垣　鄚侯相。易　中水　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設置。統管四縣，七千户。

博陸　高陽　北新城侯相。蠡吾

博陵郡漢設置。統管四縣，一萬户。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清河國漢設置。統管六縣，二萬二千户。

清河　東武城　繹幕侯相。貝丘　靈　鄃

中山國漢設置。統管八縣，三萬二千户。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漢設置。統管八縣，二萬四千户。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部，有稱飛狐口的山坡。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入石勒手中。石勒於太興二年在襄國僭位稱王，國號爲趙。其後被慕容儁消滅，慕容氏又被苻堅打敗。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失敗，土地歸於慕容垂。慕容垂在中山僭位稱帝，即是後燕。後燕最終爲魏所滅。

幽州。案《禹貢》記載中的冀州地域，舜建十二牧，幽州是其一。《周禮》："東北曰幽州。"

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祖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晋不改。幽州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户五萬九千二十。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爲王。統縣八,户一萬一千。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遒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漢置。孝昭改爲廣陽郡。統縣十,户二萬九千。

薊　安次侯相。昌平　軍都有關。廣陽　潞　安樂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泉州侯相。雍奴　狐奴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户五千。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户四千七十。

沮陽　居庸

廣寗郡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户三千九百五十。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置。統縣四,户三千四百。

代　廣昌　平舒　當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户二千八百。

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没於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爲前燕。七年,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暐爲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爲後燕。垂死,寶遷于和龍。

《春秋元命包》中說:"箕星是幽州的分野,分爲燕國。"指北方陰氣極盛,因此以幽冥來稱。周武王平殷商,封召公於燕,後來燕與其他六個諸侯國并相稱王。秦滅燕後,立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祖劃分上谷另置涿郡。武帝設置十三州,幽州沿用舊名没有改動。此後開拓東部,設置了玄菟、樂浪等郡,都隸屬於幽州。元鳳元年,燕改稱廣陽郡。幽州所管轄的共九郡,至晋没有變動。幽州統管七個郡國,三十四縣,五萬九千零二十户。

范陽國漢設置涿郡。魏文帝改稱范陽郡。晋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弟的兒子司馬綏爲范陽王。統管八縣,一萬一千户。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遒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漢設置。孝昭帝改爲廣陽郡。統管十縣,二萬九千户。

薊　安次侯相。昌平　軍都有軍都關。廣陽　潞　安樂國相。蜀主劉禪曾封爲安樂公。泉州侯相。雍奴　狐奴

北平郡秦設置。統管四縣,五千户。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設置,郡在谷的上頭,因而稱之。統管二縣,四千零七十户。

沮陽　居庸

廣寗郡原屬上谷,太康年間設郡,都尉居此。統管三縣,三千九百五十户。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設置。統管四縣,三千四百户。

代　廣昌　平舒　當城

遼西郡秦設置。統管三縣,二千八百户。

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淪陷於石勒。到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在薊僭位稱王,稱爲前燕。七年,慕容儁把都城移到鄴。慕容儁死後,他的兒子慕容暐被苻堅消滅。苻堅失敗後,土地重歸慕容垂,稱爲後燕。慕容垂死後,慕容寶遷到和龍。

平州

平州。案《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户一萬八千一百。

平州。案《禹貢》中記載屬冀州地域，在周時在幽州之内，漢時屬右北平郡。後漢末期，公孫度自稱平州牧，與他的兒子公孫康、公孫康的兒子公孫文懿都擅自占領遼東，東夷各族都臣服他們。魏設東夷校尉，治所在襄平，分劃出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重新合并爲幽州。到文懿被滅之後，有護東夷校尉，治所在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出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五郡國建置平州。統管二十六縣，一萬八千一百户。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户九百。

昌黎郡漢時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管二縣，九百户。

昌黎　賓徒

遼東國秦立爲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統縣八，户五千四百。

遼東國秦立爲郡。漢光武帝將遼東等屬青州，後歸幽州。統管八縣，五千四百户。

襄平東夷校尉所居。汶　居就　樂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襄平東夷校尉所在地。汶　居就　樂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漢置。統縣六，户三千七百。

樂浪郡漢設置。統管六縣，三千七百户。

朝鮮周封箕子地。屯有　渾彌　遂城秦築長城之所起。鏤方　駟望

朝鮮周封給箕子的地方。屯有　渾彌　遂城秦修築長城的起點。鏤方　駟望

玄菟郡漢置。統縣三，户三千二百。

玄菟郡漢設置。統管三縣，三千二百户。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帶方郡公孫度置。統縣七，户四千九百。

帶方郡公孫度設置。統管七縣，四千九百户。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爲刺史，遂屬永嘉之亂，廆爲衆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於盧溥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冀州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白狼。後爲馮跋所篡，跋僭號於和龍，是爲後燕，卒滅於魏。

平州剛設置時，以慕容廆爲刺史，逢永嘉之亂時，慕容廆被衆人推爲首領，到了慕容廆的孫子慕容儁移都至薊。此後慕容垂的兒子慕容寶又遷到和龍，自幽州到盧溥鎮以南的地區歸於魏。慕容熙身爲幽州刺史鎮守令支，青州刺史鎮守新城，并州刺史鎮守凡城，營州刺史鎮守宿軍，冀州刺史鎮守肥如。高雲身爲幽、冀二州牧鎮守肥如，并州刺史鎮守白狼。後來馮跋篡權，在和龍僭位稱王，即爲後燕，最終被魏所滅。

并州

并州。案《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雁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黄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并棄之，至晋因而不改。并州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户五萬九千三百。

并州。案《禹貢》記載屬冀州地域，舜置十二牧，并州是其一。《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中説："室宿是并州的分野，對應衛國。"本州既不以衛水爲名，又不以恒山爲稱，而稱作并的原因，是因爲地處兩山之間。漢武帝設置十三州，并州沿用舊名没有更改，統轄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雁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另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取消朔方合入并州。靈帝末年，羌人大肆侵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百姓流離遷徙，散落他鄉。建安十八年，取消并州歸并入冀州。二十年，開始徵集塞下荒地建立新興郡，後又分出上黨建立樂平郡。魏黄初元年，重新設置并州，自陘嶺以北的地域全部放棄，直至晋朝沿襲不改。并州統管六個郡國，四十五縣，五萬九千三百户。

太原國秦置。統縣十三，户一萬四千。

太原國秦設置。統管十三縣，一萬四千户。

晋陽侯相。陽曲　榆次　于離　盂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晋陽侯相。陽曲　榆次　于離　盂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上黨郡秦置。統縣十，户一萬三千。

上黨郡秦設置。統管十縣，一萬三千户。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武鄉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武鄉

西河國漢置。統縣四，户六千三百。

西河國漢設置。統管四縣，六千三百户。

離石　隰城　中陽　介休

離石　隰城　中陽　介休

樂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五，户四千三百。

樂平郡泰始年間設置。統管五縣，四千三百户。

沾　上艾　壽陽　轑陽　樂平

沾　上艾　壽陽　轑陽　樂平

雁門郡秦置。統縣八，户一萬二千七百。

雁門郡秦設置。統管八縣，一萬二千七百户。

廣武　崞　汪陶　平城　葰人　繁畤　原平　馬邑

廣武　崞　汪陶　平城　葰人　繁畤　原平　馬邑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户九千。

新興郡魏設置。統管五縣，九千户。

九原　定襄　雲中　廣牧　晋昌

九原　定襄　雲中　廣牧　晋昌

惠帝改新興爲晋昌郡。及永興元

惠帝將新興郡改爲晋昌郡。到永興元年，劉

年，劉元海僭號於平陽，稱漢，於是并州之地皆爲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鎮平陽，幽州刺史鎮離石。及劉聰攻陷洛陽，置左右司隸，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人，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於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并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爲并、冀二州云。

元海在平陽僭位自稱爲漢，當時并州土地全部屬於劉元海所有。劉元海就用雍州刺史鎮守平陽、幽州刺史鎮守離石。到劉聰攻陷洛陽後，設左右司隸，各統領二十餘萬户，每一萬户設一內史，內史共四十三人，單于左右輔各自控制六族夷人。又設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州，用以安撫新近歸附的百姓。劉曜遷都到長安，平陽以東的地域歸石勒所有。石勒平定朔方，又設置朔州。在惠帝、懷帝期間，離石縣荒廢，石勒在當地設永石郡，又另置武鄉郡。到苻堅、姚興、赫連勃勃時，都把并州移置到河東，一説姚興把河東分爲并、冀二州。

雍州

雍州。案《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酆鎬，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則爲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爲凉州，其餘并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爲凉州，分隴右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户九萬九千五百。

雍州。案《禹貢》中記載的黑水、西河之地，舜建置十二牧，雍州爲其一。因爲地形四面環山，所以用雍來命名。也指西北的位置是陽氣不能達到、陰氣壅塞淤積。《周禮》：西曰雍州。是禹時的梁州之地。周朝自武王克殷後，定都酆鎬，雍州屬於王畿。到周平王東遷至洛邑，把岐、酆一帶賜予秦襄公，從此雍州成爲秦地，列代以這裏爲都城直到秦始皇平定六國。秦朝覆滅，漢朝又定都於此。到漢武帝建置十三州，雍州西部的一半土地劃歸凉州，其餘土地都屬於司隸，不屬州所管轄。後漢光武帝建都洛陽，關中一帶重新設置雍州。其後取消，又置司隸校尉，與先前一樣統領三輔。獻帝時再次置雍州，自三輔至西域都屬於雍州。魏文帝即位，劃分河西爲凉州，隴西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取消左右馮翊、扶風，仍以三輔屬於司隸。晉初在長安置雍州，統管七個郡國，三十九縣，九萬九千五百户。

京兆郡漢置。統縣九，户四萬。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故櫟陽縣。新豐　陰般　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

京兆郡漢設置。統管九縣，四萬户。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原櫟陽縣。新豐　陰般　鄭周宣王弟鄭桓公的采邑。

馮翊郡漢置，名左馮翊。統縣八，

馮翊郡漢設置，稱左馮翊。統管八縣，七千七百

户七千七百。

臨晋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祠臨晋水，故名。下邽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重泉　頻陽秦厲公置，在頻水之陽。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風郡漢武帝以爲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風。統縣六，户二萬三千。

池陽漢惠帝置。有嶻嶭山。鄜成國渠首受渭。雍侯相。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汧吴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陳倉　美陽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漢置。統縣七，户五千五百。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殷時密國。西川

北地郡秦置。統縣二，户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始平郡泰始二年置。統縣五，户一萬八千。

槐里秦曰廢丘，漢高帝更名。有黄山宫。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爲終南。鄠古國，夏啓所伐。蒯城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户二千七百。

漆漆水在西。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爲秦國。建興之後，雍州没於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以秦、凉二州牧鎮上邽，朔州牧鎮高平，幽州刺史鎮北地，并州牧鎮蒲坂。石勒克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僭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爲前秦。於是乃於雍州置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鎮許昌，秦州刺史鎮上邽，荆州刺史鎮豐陽，洛州刺史鎮宜陽，并州刺史鎮蒲坂。苻堅時，分司隸爲雍州，分京兆爲咸陽郡，洛州刺史鎮陜城。滅燕之後，分幽州置平州，鎮龍城，幽州刺史鎮薊

户。

臨晋原大荔，秦獲得此地後改名。有河水祠，祠在晋水岸邊，因而稱之。下邽秦武公征伐邽戎，設有上邽，因而此地加“下”。重泉　頻陽秦厲公置，在頻水之北。　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原少梁，秦惠文王改稱。梁山在其西北。

扶風郡漢武帝以此爲主爵都尉，太初年間改稱右扶風。統管六縣，二萬三千户。

池陽漢惠帝置。有嶻嶭山。鄜成國渠引渭水之處。雍侯相。有五畤、太昊、黄帝以下的祠堂三百零三處。汧吴山在其西，古文中稱爲汧山。陳倉　美陽岐山在其西北，是周太王封邑。

安定郡漢設置。統管七縣，五千五百户。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殷商時的密國。西川

北地郡秦設置。統管二縣，二千六百户。

泥陽　富平

始平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五縣，一萬八千户。

槐里秦時名爲廢丘，漢高帝改名。有黄山宫。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其東，古文中稱爲終南山。鄠古國，夏啓征伐過的國家。蒯城

新平郡漢設置。統管二縣，二千七百户。

漆漆水在其西。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爲秦國。建興之後，雍州淪入劉聰手中。到劉曜時遷都至長安，改稱趙，以秦、凉二州牧鎮守上邽，朔州牧鎮守高平，幽州刺史鎮守北地，并州牧鎮守蒲坂。石勒攻克長安，再置雍州。石氏敗後，苻健僭位占據關中，又定都長安，這就是前秦。當時在雍州設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鎮守許昌，秦州刺史鎮守上邽，荆州刺史鎮守豐陽，洛州刺史鎮守宜陽，并州刺史鎮守蒲坂。苻堅在位時，分司隸爲雍州，分京兆爲咸陽郡，由洛州刺史鎮守陜城。滅燕以後，分幽州置平州，州治所在龍城，幽州刺史鎮守薊城，河州刺史鎮守枹罕，并州刺史鎮守晋陽，豫州刺史鎮守洛陽，兖州刺史鎮守倉垣，

城，河州刺史鎮枹罕，并州刺史鎮晋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兖州刺史鎮倉垣，雍州刺史鎮蒲坂。於是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以荆州刺史鎮襄陽，徐州刺史鎮彭城。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爲後秦。及萇子興克洛陽，以并、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兖州刺史鎮倉垣，分司隸領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爲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勃勃僭號於統萬，是爲夏。置幽州牧於大城，又平劉義真於長安，遣子璝鎮焉，號曰南臺。以朔州牧鎮三城，秦州刺史鎮杏城，雍州刺史鎮陰密，并州刺史鎮蒲坂，梁州牧鎮安定，北秦州刺史鎮武功，豫州牧鎮李閏，荆州刺史鎮陜，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遥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酇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康帝時，庾翼爲荆州刺史，還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并屬襄陽。襄陽故屬荆州。

雍州刺史鎮守蒲坂。於是把洛州移至豐陽，在許昌置東豫州，以荆州刺史鎮守襄陽，徐州刺史鎮守彭城。不久姚萇打敗苻氏，即爲後秦。到姚萇之子姚興攻克洛陽後，以并、冀二州牧鎮守蒲坂，豫州牧鎮守洛陽，兖州刺史鎮守倉垣，分司隸統領北方五郡，設雍州刺史鎮守安定。到姚泓被劉裕消滅後，這些地區相繼爲赫連勃勃所有。赫連勃勃在統萬僭位稱王，這便是夏。在大城設幽州牧，又在長安平定劉義真，派自己的兒子赫連璝鎮守在那裏，號爲南臺。以朔州牧鎮守三城，秦州刺史鎮守杏城，雍州刺史鎮守陰密，并州刺史鎮守蒲坂，梁州牧鎮守安定，北秦州刺史鎮守武功，豫州牧鎮守李閏，荆州刺史鎮守陜，當時的州郡名稱都不得而知。然而自元帝南渡長江後，所設置的州國也都遥領即名義設官。起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守酇城，接着便取消，僑置始平郡，郡治所暫在武當城。有秦國百姓流亡到長江以南，改稱堂邑爲秦郡，僑置尉氏縣屬於秦郡。康帝時，庾翼任荆州刺史，移鎮襄陽。此後秦、雍的流亡百姓許多南出樊、沔，孝武帝開始在襄陽僑置雍州，依舊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同屬襄陽。襄陽原屬荆州。

凉州

凉州。案《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宫，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凉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凉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凉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凉州數有亂，河西五郡

凉州。案《禹貢》中記載爲雍州西部邊境，周朝衰敗，此地爲狄所有。秦興建美陽甘泉宫，原來是匈奴鑄金人祭天的場所。匈奴失去甘泉後，又派休屠、渾邪王等人占據凉州地界，二王後來以其地投降漢，漢建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後來又設金城郡，稱爲河西五郡。漢把周的雍州改稱爲凉州，是因爲地處西方，常年寒凉的緣故。凉州的地勢是西北斜向伸展，在南山之間，南隔斷西羌，西通向西域，當時稱作斷了匈奴的右臂。獻帝時，凉州屢次發生叛亂，河西五郡與州府間相隔遥遠，便另以這一帶爲雍州。

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凉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統郡八，縣四十六，户三萬七百。

金城郡漢置。統縣五，户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户四千。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户五千九百。

姑臧　宣威　揖次　倉松　顯美　驪靬　番和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户三千七百。

永平　臨澤漢昭武縣，避文帝諱改也。屋蘭漢因屋蘭名焉。

西郡漢置。統縣五，户一千九百。

日勒　删丹　仙提　萬歲　蘭池一云蘭絶池。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户四千四百。

福禄　會水　安彌　騂馬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户六千三百。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冥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統縣一，户二千五百。

居延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别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爲晉昌郡。永寧中，張軌爲凉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

最終又依據古代典籍定天下爲九州，就將河西五郡與關右合爲雍州。魏時又分出凉州，刺史兼任戊己校尉，保衛西域，與漢時的舊制相同，直至晉没有改變。統管八郡，四十六縣，三萬零七百户。

金城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二千户。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平郡漢設置。統管四縣，四千户。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設置。統管七縣，五千九百户。

姑臧　宣威　揖次　倉松　顯美　驪靬　番和

張掖郡漢設置。統管三縣，三千七百户。

永平　臨澤漢昭武縣，避文帝諱改。屋蘭漢以屋蘭而命名。

西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一千九百户。

日勒　删丹　仙提　萬歲　蘭池一説蘭絶池。

酒泉郡漢設置。統管九縣，四千四百户。

福禄　會水　安彌　騂馬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敦煌郡漢設置。統管十二縣，六千三百户。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冥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原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求建置。統管一縣，二千五百户。

居延水澤在其東南，是《尚書》中所稱的流沙。

元康五年，惠帝分出敦煌郡的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出酒泉郡的沙頭縣，和另立的會稽、新鄉，共八個縣立爲晉昌郡。永寧年間，張軌任凉州刺史，鎮守武威，上表請求把秦、雍流徙遷移的百姓集中到姑臧西北，設武興郡，統管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在西平郡内設置晉興郡，統管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當時中原淪陷，元帝遷到江東，張軌便控制占據了河

唐、左南等縣。是時中原淪没，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晋正朔，是爲前凉。及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興、廣武合十一郡爲凉州，興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駿假凉州都督，攝三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爲商州。永興中，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爲祁連郡。張天錫又别置臨松郡。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爲吕光所據。吕光都於姑臧後，以郭黁言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吕隆降於姚興，其地三分。武昭王爲西凉，建號於敦煌。秃髮烏孤爲南凉，建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爲北凉，建號於張掖。而分據河西五郡。

西一帶，稱用晋的曆法，這就是前凉。到張寔時，分劃出金城郡的令居、枝陽二縣，與新設的永登縣三縣合立爲廣武郡。張茂劃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爲定州。張駿劃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興、廣武共十一郡爲凉州，以興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以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駿暫爲凉州都督，代領三州。張祚又改敦煌郡爲商州。永興年間，設置漢陽縣爲守牧區，張玄靚改爲祁連郡。張天錫又另置臨松郡。天錫投降苻氏，其地相繼被吕光占據。吕光定都姑臧後，因爲郭黁有讖言，故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到了吕隆投降姚興，其地一分爲三。武昭王爲西凉，在敦煌建國。秃髮烏孤爲南凉，在樂都建國。沮渠蒙遜爲北凉，在張掖建國。三方分别占據河西五郡。

秦州

秦州。案《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校尉，中間暫廢。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縣二十四，户三萬二千一百。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户三千。

襄武　首陽鳥鼠山在東。臨洮　狄道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户四千三百。

獂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置，孝明改爲漢陽，魏復爲天水。統縣六，户八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始昌　新陽

秦州。案《禹貢》中記載本爲雍州的地域，魏時最早劃分隴山以西置秦州，刺史兼任護羌校尉，中間曾有一段時期暫時廢止這一建置。到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和凉州的金城、梁州的陰平共七郡合起來置秦州，鎮所在冀城。太康三年，取消秦州，并入雍州。七年，又置秦州，鎮所在上邽。統管六郡，二十四縣，三萬二千一百户。

隴西郡秦設置。統管四縣，三千户。

襄武　首陽鳥鼠山在其東。臨洮　狄道

南安郡漢設置。統管三縣，四千三百户。

獂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帝設置，孝明帝改爲漢陽，魏重新爲天水郡。統管六縣，八千五百户。

上邽　冀秦州原州府所在地。始昌　新陽　顯

顯新漢顯親縣。成紀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中更名焉。統縣四，户九千三百二十。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户三千。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户三千。

陰平 平武

惠帝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又立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真仇六縣，合九縣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凉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江左分梁爲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爲北秦州。

新漢顯親縣。成紀

略陽郡本名爲廣魏，泰始年間改换名稱。統管四縣，九千三百二十户。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武都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三千户。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陰平郡泰始年間設置。統管二縣，三千户。

陰平 平武

惠帝劃分出隴西的狄道、臨洮、河關，加上另立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真仇六縣，這九縣合起來設狄道郡，屬於秦州。張駿將其分屬凉州，又以狄道縣立爲武始郡。江左分劃梁州的一部分歸爲秦州，治所在梁州，又將氐池立爲北秦州。

梁州

梁州。案《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强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及獻帝初平元年，以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并屬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改漢壽爲晋壽，又分廣漢置新都郡。梁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户七萬六千三百。

梁州。案《禹貢》記載爲華陽黑水之地，舜建置十二牧，梁州爲其一。梁，説的是西方金剛之氣强梁，因而稱爲梁。《周禮》職方氏把梁州歸并入雍州。漢朝不立州名，把這些地方劃爲益州。到獻帝初平元年，把臨江縣劃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郡爲巴東郡，劃分巴郡墊江建置巴西郡。劉備盤踞蜀地，又把廣漢郡的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劃分出來，將葭萌改稱爲漢壽，又設漢德縣以合并爲梓潼郡；分割巴郡的宕渠、宣漢、漢昌三縣建置宕渠郡，不久撤銷，把這些屬縣共同屬於巴西郡。泰始三年，分離益州，在漢中立梁州，改漢壽爲晋壽，又分離廣漢郡置立新都郡。梁州統管八郡，四十四縣，七萬六千三百户。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户一萬五千。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黄金 興道

梓潼郡蜀置。統縣八，户一萬二百。

梓潼 涪城 武連 黄安 漢德 晋壽 劍閣 白水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户五千一百。

廣漢 德陽 五城

漢中郡秦設置。統管八縣，一萬五千户。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黄金 興道

梓潼郡蜀設置。統管八縣，一萬零二百户。

梓潼 涪城 武連 黄安 漢德 晋壽 劍閣 白水

廣漢郡漢設置。統管三縣，五千一百户。

廣漢 德陽 五城

新都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四，户二萬四千五百。

雒 什方 綿竹 新都

涪陵郡蜀置。統縣五，户四千二百。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置。統縣四，户三千三百。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巴西郡蜀置。統縣九，户一萬二千。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愜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漢置。統縣三，户六千五百。

魚復 朐䏰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并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統宕渠、漢昌、宣漢三縣，并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没于李特，永嘉中又分屬楊茂搜，其晋人流寓於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及桓温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晋昌郡，領長樂、安晋、延壽、安樂、宣漢、寧都、新興、吉陽、東關、永安十縣；又置益昌、晋興二縣，屬巴西郡；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郡；又於晋壽置劍閣縣，屬梁州。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壽郡，統晋壽、白水、邵歡、興安四縣；梓潼郡徙居梓潼，罷劍閣縣；又别置南漢中郡，分巴西、梓潼爲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新都郡泰始二年設置。統管四縣，二萬四千五百户。

雒 什方 綿竹 新都

涪陵郡蜀國設置。統管五縣，四千二百户。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設置。統管四縣，三千三百户。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巴西郡蜀設置。統管九縣，一萬二千户。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愜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漢設置。統管三縣，六千五百户。

魚復 朐䏰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撤銷新都郡并入廣漢郡。惠帝又分劃巴西郡建置宕渠郡，統管宕渠、漢昌、宣漢三縣，并且與新城、魏興、上庸共四郡同屬梁州。不久梁州郡縣淪入李特統轄，永嘉年間又分屬楊茂搜，流徙寄居在梁州、益州的晋人，在二州中立南北二陰平郡。到桓温平蜀之後，以巴漢流民立晋昌郡，管轄長樂、安晋、延壽、安樂、宣漢、寧都、新興、吉陽、東關、永安十縣；又設益昌、晋興二縣，屬於巴西郡；在德陽界内東南部置遂寧郡；又在晋壽設劍閣縣，屬於梁州。後來孝武帝分劃出梓潼北部立晋壽郡，統轄晋壽、白水、邵歡、興安四縣；梓潼郡治所遷至梓潼，取消劍閣縣；又另立南漢中郡，分出巴西、梓潼立爲金山郡。到了安帝時，又建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設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

益州。案《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厄也。"言其所在之地險厄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

益州。《禹貢》上載和舜建的十二牧中益州都是梁州的地域，周把梁州合到雍州，益州則又成爲雍州。《春秋元命包》中説："參伐星宿流爲益州，益就是厄的意思。"這是説益州地勢險要，也是説疆域大，所以這樣命名。當初秦惠王打敗

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爲、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獻帝興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爲巴東，以巴郡爲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又分廣漢立梓潼郡，分犍爲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以犍爲屬國爲朱提郡。劉禪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廣漢屬國爲陰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分廣漢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省東廣漢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户十四萬九千三百。

蜀郡秦置。統縣六，户五萬。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郫

犍爲郡漢置。統縣五，户一萬。

武陽　南安　僰道　資中　牛鞞

汶山郡漢置。統縣八，户一萬六千。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平康　蠶陵　廣柔

漢嘉郡蜀置。統縣四，户一萬三千。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江陽郡蜀置。統縣三，户三千一百。

江陽　符　漢安

朱提郡蜀置。統縣五，户二千六百。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蜀，設置蜀郡，任張若爲郡守。到秦始皇建置三十六郡，蜀郡的名稱没有改變。漢初有漢中、巴、蜀諸郡。高祖六年，分劃蜀郡置廣漢，共爲四郡。武帝開闢西南夷的地域，又設犍爲、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共爲八郡，便設置益州來統管諸郡，益州大約始於此時。到後漢時，明帝爲新歸附的地區設永昌郡，安帝又按諸道設蜀、廣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靈帝將汶江、蠶陵、廣柔三縣設爲汶山郡。獻帝興平元年，劉璋劃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爲巴東，把巴郡稱作巴西郡，又設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劃分巴郡設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稱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另外劃分廣漢設梓潼郡，劃分犍爲設江陽郡，把蜀郡屬國作爲漢嘉郡，把犍爲屬國作爲朱提郡。劉禪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廣漢屬國爲陰平郡，分劃建寧、永昌各一部分置雲南郡，分劃建寧、牂柯各一部分置興古郡，分劃廣漢另設東廣漢郡。魏景元年間，平定蜀國，取消東廣漢郡。到晋武帝泰始二年，分劃益州設置梁州，將漢中劃入梁州。七年，又分劃益州設置寧州。益州統管八郡，四十四縣，十四萬九千三百户。

蜀郡秦設置。統管六縣，五萬户。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郫

犍爲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一萬户。

武陽　南安　僰道　資中　牛鞞

汶山郡漢設置。統管八縣，一萬六千户。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平康　蠶陵　廣柔

漢嘉郡蜀設置。統管四縣，一萬三千户。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江陽郡蜀設置。統管三縣，三千一百户。

江陽　符　漢安

朱提郡蜀設置。統管五縣，二千六百户。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越巂郡漢置。統縣五，户五萬三千四百。

會無　邛都　卑水　定莋　臺登

牂柯郡漢置。統縣八，户一千二百。

萬壽　且蘭　談指　夜郎　毋斂　并渠　鱉　平夷

惠帝之後，李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没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是時益州郡縣雖没李氏，江左并遥置之。桓温滅蜀，其地復爲晋有，省漢原、沈黎而立南陰平、晋原、寧蜀、始寧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復没於苻氏。太元八年，復爲晋有。隆安二年，又立晋熙、遂寧、晋寧三郡云。

寧州

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統縣四十五，户八萬三千。

雲南郡蜀置。統縣九，户九千二百。

雲平　雲南　梇棟　青蛉　姑復　邪龍　楪榆　遂久　永寧

興古郡蜀置。統縣十一，户六千二百。

律高　句町　宛温　漏卧　毋棳　賁古　滕休　鐔封　漢興　進乘　都簹

建寧郡蜀置。統縣十七，户二萬九千。

味　昆澤　存駹　新定　談稾　母單　同瀨　漏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秦臧　雙柏　俞元　修雲　泠丘　滇池

永昌郡漢置。統縣八，户三萬八千。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巂唐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

越巂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五萬三千四百户。

會無　邛都　卑水　定莋　臺登

牂柯郡漢設置。統管八縣，一千二百户。

萬壽　且蘭　談指　夜郎　毋斂　并渠　鱉　平夷

惠帝之後，李特在蜀僭位稱帝，國號漢，益州郡縣都淪入李特統治。李雄又劃分漢嘉、蜀二郡另設沈黎、漢原二郡。此時益州郡縣雖然淪入李氏手中，但江左同時由晋遥領。桓温滅蜀，重新爲晋所有，撤銷漢原、沈黎而設置了南陰平、晋原、寧蜀、始寧四郡。咸安二年，益州又淪入苻氏之手。太元八年，重歸晋朝所有。隆安二年，又設置了晋熙、遂寧、晋寧三郡。

寧州。在漢、魏時期是益州的地域。泰始七年，武帝由於益州地域寬廣而劃分其中的建寧、興古、雲南，以及交州的永昌，共四郡合爲寧州，統管四十五縣，八萬三千户。

雲南郡蜀設置。統管九縣，九千二百户。

雲平　雲南　梇棟　青蛉　姑復　邪龍　楪榆　遂久　永寧

興古郡蜀設置。統管十一縣，六千二百户。

律高　句町　宛温　漏卧　毋棳　賁古　滕休　鐔封　漢興　進乘　都簹

建寧郡蜀設置。統管十七縣，二萬九千户。

味　昆澤　存駹　新定　談稾　母單　同瀨　漏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秦臧　雙柏　俞元　修雲　泠丘　滇池

永昌郡漢設置。統管八縣，三萬八千户。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巂唐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取消寧州并入益州，設立

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别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晋寧，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時其地再爲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爲漢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以越嶲還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南夷校尉護守。太安二年，惠帝重新設置寧州，又把建寧以西的七個縣另設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稱益州郡爲晋寧郡，分劃牂柯郡另立平夷、夜郎二郡。但當時這裏的土地再次爲李特所有。此後李壽把寧州的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嶲、河陽六郡分劃出來設漢州。咸康四年，分劃出牂柯、夜郎、朱提、越嶲四郡設置安州。八年，又取消安州并入寧州，把越嶲歸屬益州，取消了永昌郡。

晋書卷十五

志第五

地理(下)

青州　徐州　荊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青州

青州。案《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晋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户五萬三千。

青州。案《禹貢》記載爲東海與泰山之間的地域，舜建置十二牧，青州是其一。舜因青州跨越大海，故又分置營州，這麽説來遼東原本是青州。《周禮》："正東曰青州。"取其地處東方極地，色爲青而命名。《春秋元命包》中説："虛宿危宿的對應是青州。"漢武帝設置十三州，青州沿用舊名，經歷後漢至晋而不改。全州統管六個郡國，三十七縣，五萬三千户。

齊國秦置郡，漢以爲國。統縣五，户一萬四千。

齊國秦置爲郡，漢置爲國。統管五縣，一萬四千户。

臨淄　西安有棘里亭。東安平女水出東北。廣饒　昌國樂毅所封。

臨淄　西安有棘里亭。東安平女水源自其東北部。廣饒　昌國樂毅封地。

北海郡景帝以爲北海郡。

北海郡景帝立爲北海郡。

平壽古國。寒浞封此。下密有三石祠。膠東侯國。即墨有天山祠。

平壽古國。寒浞封於此地。下密有三石祠。膠東侯國。即墨有天山祠。

濟南郡漢置。統縣五，户五千。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

濟南郡漢設置。統管五縣，五千户。一説魏平定蜀之後，把蜀的豪將之家遷徙到濟河以北，因而改名爲濟岷郡。但《太康地理志》没有這一郡名，不詳。

祝阿

祝阿

樂安國漢置。統縣八，户一萬一千。

樂安國漢設置。統管八縣，一萬一千户。

高苑　臨濟有蚩尤祠。博昌有薄姑祠。利益侯相。蓼城侯國。鄒　壽光古斟灌氏所封國。東朝陽

高苑　臨濟有蚩尤祠。博昌有薄姑祠。利益侯相。蓼城侯國。鄒　壽光古斟灌氏的封國。東朝陽

城陽郡漢置，屬北海，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焉。郡統縣十，户一萬二千。

莒故莒子國。姑幕古薄姑氏國。諸　淳于故淳于公國。東武　高密漢改爲郡。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東萊國漢置郡。統縣六，户六千五百。

掖侯相。當利侯國。盧鄉　曲城　黄有萊山、松林萊君祠。惤侯國。有百支萊王祠。

長廣郡咸寧三年置。統縣三，户四千五百。

不其侯國。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又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縣爲高密國。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没石氏。東萊人曹嶷爲刺史，造廣固城，後爲石季龍所滅。季龍末，遼西段龕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趙，克青州。苻氏平燕，盡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别駕辟閭渾爲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爲慕容德所滅，遂都之，是爲南燕，復改爲青州。德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青州刺史鎮東萊，兖州刺史鎮梁父。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爲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爲南青州。而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

徐州。案《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氐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

城陽郡漢設置，屬於北海，自魏至晉，分劃北海而設此郡。全郡統管十縣，一萬二千户。

莒原莒子國。姑幕古薄姑氏國。諸　淳于原淳于公國。東武　高密漢時改爲郡。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東萊國漢置爲郡。統管六縣，六千五百户。

掖侯相。當利侯國。盧鄉　曲城　黄有萊山、松林萊君祠。惤侯國。有百支萊王祠。

長廣郡咸寧三年設置。統管三縣，四千五百户。

不其侯國。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另分城陽的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縣爲高密國。自永嘉之亂後，青州淪於石氏。東萊人曹嶷任刺史，築廣固城，後被石季龍消滅。石季龍末年，遼西人段龕自稱齊王，占據青州。慕容恪滅趙，攻克青州。苻氏平燕，占有了全部地域。苻氏失敗後，刺史苻朗以全州投降。朝廷設置幽州，任别駕辟閭渾爲刺史，鎮守廣固。隆安四年，被慕容德打敗，接着便定都在此，這就是南燕，又改爲青州。慕容德派遣并州牧鎮守陰平，幽州刺史鎮守發干，徐州刺史鎮守莒城，青州刺史鎮守東萊，兖州刺史鎮守梁父。慕容超把青州移鎮東萊郡，後來被劉裕消滅，留長史羊穆之任青州刺史，築起東陽城而爲治所。從元帝南渡長江後，在廣陵僑立青州。至此初次設北青州，鎮守東陽城，以僑立州爲南青州。後來又取消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接稱作青州。

徐州。案《禹貢》中記載爲東海、泰山間和淮地，舜建十二牧，徐州是其一。在周朝時并入青州地域。《春秋元命包》中說："氐宿星對應是徐州。"大概取舒緩的意思，一說因徐丘而立州名。秦兼并天下，在這裏置泗水、薛、琅邪三

薛、琅邪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爲沛，改薛爲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吴國。景帝改吴爲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爲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爲彭城郡，後漢改爲彭城國，以沛郡之廣戚縣來屬，改臨淮爲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州凡領郡國七，縣六十一，户八萬一千二十一。

彭城國漢以爲郡。統縣七，户四千一百二十一。

彭城故殷伯太彭國。留張良所封。廣戚　傅陽　武原　吕　梧

下邳國漢置爲臨淮郡。統縣七，户七千五百。

下邳葛嶧山在西，古嶧陽也。韓信爲楚王，都之。淩　良城侯相。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東海郡漢置。統縣十二，户一萬一千一百。

郯故郯子國。祝其羽山在縣之西。朐　襄賁　利城　贛榆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琅邪國秦置郡。統縣九，户二萬九千五百。

開陽侯相。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費魯季氏邑。東安　蒙陰山在西南。

東莞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户一萬。

東莞故魯鄆邑。朱虚　營陵尚父吕望所封。安丘故莒渠丘父封邑。蓋　臨朐有海水祠。劇　廣

廣陵郡漢置。統縣八，户八千八百。

淮陰　射陽　輿　海陵有江海會祠。廣陵　鹽瀆　淮浦　江都有江水祠。

郡。楚漢相争之際，又分置東陽郡。漢朝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爲沛，改薛爲魯，分沛郡設楚國，把東陽郡劃入吴國。景帝改吴爲江都，武帝劃分出沛郡、東陽郡的一部分置臨淮郡，改江都爲廣陵。設置十三州的時候，把這地域設爲徐州，統轄楚國和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爲彭城郡，後漢又改爲彭城國，把沛郡的廣戚縣劃入彭城國範圍，改臨淮爲下邳國。到太康元年，又分出在淮南的下邳國屬縣設臨淮郡，分劃琅邪置東莞郡。全州共管轄七個郡國，六十一縣，八萬一千零二十一户。

彭城國漢作爲郡。統管七縣，四千一百二十一户。

彭城原殷伯太彭國。留張良封地。廣戚　傅陽　武原　吕　梧

下邳國漢置爲臨淮郡。統管七縣，七千五百户。

下邳葛嶧山在其西，即古嶧陽。韓信爲楚王時以這裏爲都城。淩　良城侯相。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東海郡漢設置。統管十二縣，一萬一千一百户。

郯原郯子國。祝其羽山在縣西。朐　襄賁　利城　贛榆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琅邪國秦置郡。統管九縣，二萬九千五百户。

開陽侯相。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費魯國季氏采邑。東安　蒙陰蒙陰山在其西南。

東莞郡太康年間設置。統管八縣，一萬户。

東莞原魯國鄆邑。朱虚　營陵尚父吕望封地。安丘原莒國渠丘父封邑。蓋　臨朐有海水祠。劇　廣

廣陵郡漢設置。統管八縣，八千八百户。

淮陰　射陽　輿　海陵有江海會祠。廣陵　鹽瀆　淮浦　江都有江水祠。

祠。

臨淮郡漢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復立。統縣十，户一萬。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陵并淪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并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廣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兖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領州。郗鑒都督青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但爲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統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又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

臨淮郡漢設置，章帝將其合并於下邳，太康元年重新立郡。統管十縣，一萬户。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太康十年，把青州城陽郡的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元康元年，分劃東海郡置蘭陵郡。七年，又分劃東莞郡置東安郡，分劃臨淮置淮陵郡，在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亂時，臨淮、淮陵都淪陷於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的地域僅得到一半，就僑立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另有跟隨元帝渡江的琅邪國人，設置了懷德縣及琅邪郡統轄。當時，幽、冀、青、并、兖五州以及徐州淮河以北的百姓相隨着渡過長江、淮河，元帝都僑立郡縣來管理。分割出吴郡的海虞北部，設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於曲阿，在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劃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於南徐州，又設頓丘郡屬於北徐州。明帝又設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廣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屬於徐、兖二州，最初有的郡地處長江以南，有的地處長江以北，有的爲兖州兼管之州。郗鑒都督青、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并兼徐州刺史，鎮守廣陵。蘇峻平定之後，從廣陵返還鎮守京口。又在漢朝原九江郡界内置鍾離郡，屬於南徐州，長江以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將南東海七縣歸屬京口。義熙七年，初次區分淮北爲北徐州，淮南祗稱徐州，統管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在盱眙設盱眙郡，統管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又分劃廣陵置海陵、山陽二郡。後來又把幽、冀并入徐州，青、并二州合爲兖州。

并合兖州。

荆州

荆州。案《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爲荆州。"荆，强也，言其氣躁强。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强，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六國時，其地爲楚。及秦，取楚鄢郢爲南郡，又取巫中地爲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爲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爲桂陽郡，改黔中爲武陵郡，分南郡爲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爲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爲荆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吴，吴後遂與蜀分荆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爲吴，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而荆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没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吴。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興、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晧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荆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荆

荆州。《禹貢》記載爲荆和衡陽地域，舜建置十二牧，荆州是其一。《周禮》："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中説："軫星散對應荆州。"荆，强也，指荆州之氣争强。也有警的意思，是説南蠻屢屢侵掠，荆州之人有道而順服，無道而先强，常警備。又一説取名於荆山。六國時，這裏是楚國的地域。到了秦朝，以楚國鄢郢作爲南郡，又以巫中地域爲黔中郡，在楚漢水以北的設南陽郡，滅楚之後，分劃黔中爲長沙郡。漢高祖劃分長沙爲桂陽郡，改黔中爲武陵郡，劃分南郡爲江夏郡。武帝又劃分長沙爲零陵郡。設置十三州時，沿用舊名稱爲荆州，統轄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得到荆州的全部土地，劃分南郡以北設襄陽郡，又劃分南陽西部設南鄉郡，劃分枝江以西設臨江郡。到魏戰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於吴，吴與蜀瓜分荆州。那時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是蜀的地域，江夏、桂陽、長沙三郡是吴的地域，南陽、襄陽、南鄉三郡是魏的地域。荆州有南北兩名稱。蜀劃分南郡，設宜都郡，劉備去世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的土地全部重屬於吴。魏文帝以漢中遺民設魏興、新城二郡，明帝劃分新城設上庸郡。孫權劃分江夏設武昌郡，又劃分蒼梧設臨賀郡，劃分長沙設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劃分武陵設天門郡，劃分宜都設建平郡。孫晧劃分零陵設始安郡，劃分桂陽設始興郡，又一次劃分零陵設邵陵郡，劃分長沙設安成郡。荆州統管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的荆州。到晋武帝平吴，劃分南郡爲南平郡，劃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爲順陽郡，又把始興、始安、臨賀三郡歸屬廣州，把揚州的安成郡入屬荆州。全州統管二十二郡，一百六十九縣，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户。

州。及武帝平吴，分南郡爲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爲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九，户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漢置。統縣七，户二萬四千。

安陸横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雲杜故雲子國。曲陵 平春 鄳 竟陵章山在東北，古之内方山。南新市

南郡漢置。統縣十一，户五萬五千。

江陵故楚都。編有雲夢官。當陽 華容 鄀故鄀子國。枝江故羅國。旌陽 州陵楚孌人州侯所邑。監利 松滋 石首

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户二萬二千七百。

宜城故鄢也。中廬 臨沮荆山在東北。邔 襄陽侯相。山都 鄧城 鄾

南陽國秦置郡。統縣十四，户二萬四千四百。

宛 西鄂侯相。雉 魯陽公國相。犨 淯陽公國相。博望公國相。堵陽 葉侯相。有長城山，號曰方城。舞陰公國相。比陽公國相。涅陽 冠軍 酈

順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户二萬一百。

酇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侯相。陰 筑陽 析

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户一萬九千。

新野侯相。穰 鄧故鄧侯國。蔡陽 隨故隨國。安昌 棘陽 厥西 平氏桐柏山在南。義陽 平林 朝陽

新城郡魏置。統縣四，户一萬五千二百。

房陵 綏陽 昌魏 沶鄉

魏興郡魏置。統縣六，户一萬二千。

江夏郡漢設置。統管七縣，二萬四千户。

安陸横尾山在其東北，即古時陪尾山。雲杜舊雲子國。曲陵 平春 鄳 竟陵章山在其東北，即古時的内方山。南新市

南郡漢設置。統管十一縣，五萬五千户。

江陵原楚都。編有雲夢官。當陽 華容 鄀原鄀子國。枝江原羅國。旌陽 州陵楚寵臣州侯封邑。監利 松滋 石首

襄陽郡魏設置。統管八縣，二萬二千七百户。

宜城原鄢地。中廬 臨沮荆山在其東北。邔 襄陽侯相。山都 鄧城 鄾

南陽國秦置郡。統管十四縣，二萬四千四百户。

宛 西鄂侯相。雉 魯陽公國相。犨 淯陽公國相。博望公國相。堵陽 葉侯相。有長城山，稱方城。舞陰公國相。比陽公國相。涅陽 冠軍 酈

順陽郡太康年間設置。統管八縣，二萬零一百户。

酇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侯相。陰 筑陽 析

義陽郡太康年間設置。統管十二縣，一萬九千户。

新野侯相。穰 鄧原鄧侯國。蔡陽 隨原隨國。安昌 棘陽 厥西 平氏桐柏山在其南部。義陽 平林 朝陽

新城郡魏置。統管四縣，一萬五千二百户。

房陵 綏陽 昌魏 沶鄉

魏興郡魏置。統管六縣，一萬二千户。

興晋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上庸郡魏置。統縣六，户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

上庸侯相。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建平郡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統縣八，户一萬三千二百。

巫　北井　秦昌　信陵　興山　建始　秭歸故楚子國。沙渠

宜都郡吴置。統縣三，户八千七百。

夷陵　夷道　佷山

南平郡吴置，以爲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户七千。

作唐　孱陵　南安　江安

武陵郡漢置。統縣十，户一萬四千。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黚陽　酉陽　鐔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吴置。統縣五，户三千一百。

零陽　漊中　充　臨澧　澧陽

長沙郡漢置。統縣十，户三萬三千。

臨湘　攸　下儁　醴陵　劉陽　建寧　吴昌　羅　蒲沂　巴陵

衡陽郡吴置，故屬長沙。統縣九，户二萬三千。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　連道　新康　益陽

湘東郡吴置，故屬長沙。統縣七，户一萬九千五百。

酃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平　新寧

零陵郡漢置。統縣十一，户二萬五千一百。

泉陵有香茅，云古貢之以縮酒。祁陽　零陵　營浦　洮陽　永昌　觀陽　營道　舂陵　泠道　應陽東界有鼻墟，云象所封。

邵陵郡吴置。統縣六，户一萬二千。

邵陵　都梁　夫夷　建興　邵陽

興晋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上庸郡魏置。統管六縣，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户。

上庸侯相。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建平郡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爲一郡。統管八縣，一萬三千二百户。

巫　北井　秦昌　信陵　興山　建始　秭歸原楚子國。沙渠

宜都郡吴置。統管三縣，八千七百户。

夷陵　夷道　佷山

南平郡吴置，稱爲南郡，太康元年改稱南平。統管四縣，七千户。

作唐　孱陵　南安　江安

武陵郡漢設置。統管十縣，一萬四千户。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黚陽　酉陽　鐔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吴置。統管五縣，三千一百户。

零陽　漊中　充　臨澧　澧陽

長沙郡漢設置。統管十縣，三萬三千户。

臨湘　攸　下儁　醴陵　劉陽　建寧　吴昌　羅　蒲沂　巴陵

衡陽郡吴置，原屬長沙郡。統管九縣，二萬三千户。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　連道　新康　益陽

湘東郡吴置，原屬長沙郡。統管七縣，一萬九千五百户。

酃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平　新寧

零陵郡漢設置。統管十一縣，二萬五千一百户。

泉陵有香茅，據説古時進貢用於祭祀。祁陽　零陵　營浦　洮陽　永昌　觀陽　營道　舂陵　泠道　應陽東部地界有鼻墟，傳説爲象封地。

邵陵郡吴置。統管六縣，一萬二千户。

邵陵　都梁　夫夷　建興　邵陽　高平

高平

桂陽郡漢置。統縣六，户一萬一千三百。

郴項羽封義帝之邑。耒陽　便　臨武　晋寧　南平

武昌郡吴置。統縣七，户一萬四千八百。

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柴桑有湓口關。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沙陽　鄂有新興、馬頭鐵官。官陵

安成郡吴置。統縣七，户三千。

平都　宜春　新諭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爲成都王穎國，居華容縣。愍帝建興中，并還南郡，亦并豐都於監利。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桓玄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十三年，省湘州，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

揚州

揚州。案《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

桂陽郡漢設置。統管六縣，一萬一千三百户。

郴項羽封給義帝的采邑。耒陽　便　臨武　晋寧　南平

武昌郡吴置。統管七縣，一萬四千八百户。

武昌原東鄂。楚子熊渠把這裏封給中子紅。柴桑有湓口關。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岸是沔口，有渡口。沙陽　鄂有新興、馬頭鐵官。官陵

安成郡吴置。統管七縣，三千户。

平都　宜春　新諭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惠帝劃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設江州，把新城、魏興、上庸三郡歸屬梁州，又劃分義陽設隨郡，劃分南陽設新野郡，劃分江夏設竟陵郡。懷帝又劃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以及廣州的始安、始興、臨賀九郡設置湘州。當時蜀國内亂，懷帝又分割南郡的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另立豐都，并且合四縣設成都郡，爲成都王司馬穎的封國，居所在華容縣。愍帝建興年間，把成都郡合并回南郡，同時把豐都并入監利。元帝渡過長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劃分零陵設營陽郡，爲流落在南郡的義陽人設義陽郡。又把廣州的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和江州的桂陽，益州的巴東，共五郡屬荆州，把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桓玄又分劃南郡設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十三年，取消湘州，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歸屬荆州。

揚州。《禹貢》記載爲淮海地域，舜建十二牧，揚州是其一。《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中說："牽牛星是揚州的分野，對應

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爲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劉濞爲吴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非爲江都王，并得鄣、會稽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爲王而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鄣曰丹楊，改淮南復爲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吴郡，揚州統會稽、丹楊、吴、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省六安并廬江郡。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楊立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分會稽立建安郡。孫晧分會稽立東陽郡，分吴立吴興郡，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丹楊、吴、會稽、吴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晋平吴，以安成屬荆州，分丹楊之宣城、宛陵、陵陽、安吴、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郡，理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爲南康郡，分建安立晋安郡，又分丹楊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户三十一萬一千四百。

越國。”認爲江南之氣躁動强勁，性情輕揚。另説揚州地域内多水，水波揚。上古爲五服中離王畿最爲遥遠的荒服之國，戰國時被楚國分占。秦始皇統一天下，置鄣、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占有全部地域。漢朝改稱九江爲淮南，封英布爲淮南王。六年，劃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英布被殺，立皇子劉長爲淮南王，封劉濞爲吴王，二封國占有揚州的全部地域。文帝十六年，劃分淮南設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劉非爲江都王，鄣、會稽郡歸江都王所有，但他没有得到豫章。武帝改稱江都爲廣陵，封皇子劉胥爲廣陵王而屬於徐州。元封二年，改稱鄣爲丹楊，淮南重新稱爲九江。後漢順帝劃分會稽設吴郡，揚州統轄會稽、丹楊、吴、豫章、九江、廬江六郡，取消六安并入廬江郡。獻帝興平年間，孫策劃分豫章設廬陵郡。孫權又劃分豫章設鄱陽郡，劃分丹楊設新都郡。孫亮又劃分豫章設臨川郡，劃分會稽設臨海郡。孫休又劃分會稽設建安郡。孫晧劃分會稽設東陽郡，劃分吴設吴興郡，劃分豫章、廬陵、長沙設安成郡，劃分廬陵設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轄丹楊、吴、會稽、吴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的地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全都屬於魏。到晋平定吴之後，把安成屬於荆州，劃分丹楊的宣城、宛陵、陵陽、安吴、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城、春穀十一縣設宣城郡，兼管宛陵郡，改稱新都爲新安郡，改稱廬陵南部爲南康郡，劃分建安設晋安郡，又劃分丹楊設毗陵郡。揚州共統管十八郡，一百七十三縣，三十一萬一千四百户。

丹楊郡漢置。統縣十一，户五萬一千五百。

丹楊郡漢設置。統管十一縣，五萬一千五百户。

建鄴本秣陵，孫氏改爲建業。武帝

建鄴本爲秣陵，孫氏改稱建業。晋武帝平吴，稱

平吴，以爲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北爲建鄴，改“業”爲“鄴”。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楊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于湖 蕪湖 永世 溧陽溧水所出。江乘 句容有茅山。湖熟 秣陵

宣城郡太康二年置。統縣十一，户二萬三千五百。

宛陵侯相。彭澤聚在西南。宣城 陵陽淮水出東北入江。仙人陵陽子明所居。安吴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孝武改“春”爲“陽”。廣德 寧國 懷安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漢以爲淮南國，漢武帝置爲九江郡。武帝改爲淮南郡。統縣十六，户三萬三千四百。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有塗山。歷陽 全椒 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鍾離故州來邑。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古塗山國。東城 烏江

廬江郡漢置。統縣十，户四千二百。

陽泉 舒故國，有桐鄉。灊天柱山在南，有祠。皖 尋陽 居巢桀死於此。臨湖 襄安 龍舒 六故六國。

毗陵郡吴分會稽無錫已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爲毗陵郡。統縣七，户一萬二千。

丹徒故朱方。曲阿故雲陽。武進 延陵 毗陵 既陽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祠。

吴郡漢置。統縣十一，户二萬五千。

吴故國。具區在西。嘉興 海鹽 鹽官 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吴興郡吴置。統縣十，户二萬四千。

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故防風氏國。東遷 於潛有潛水。故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會稽郡秦置。統縣十，户三萬。

爲秣陵。太康三年，劃分秣陵北部爲建鄴，改“業”爲“鄴”。江寧太康二年，從建鄴分出而置。丹楊丹楊山多赤柳，在其西部。于湖 蕪湖 永世 溧陽溧水發源於此。江乘 句容有茅山。湖熟 秣陵

宣城郡太康二年設置。統管十一縣，二萬三千五百户。

宛陵侯相。彭澤聚在其西南。宣城 陵陽淮水出其東北部注入長江。仙人陵陽子明居住的地方。安吴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孝武帝改“春”爲“陽”。廣德 寧國 懷安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漢設爲淮南國，漢武帝置爲九江郡。晋武帝改爲淮南郡。統管十六縣，三萬三千四百户。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有塗山。歷陽 全椒 阜陵漢明帝時淪爲麻湖。鍾離舊州來邑。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古塗山國。東城 烏江

廬江郡漢設置。統管十縣，四千二百户。

陽泉 舒故國，有桐鄉。灊天柱山在其南，有祠。皖 尋陽 居巢桀死在這裏。臨湖 襄安 龍舒 六原六國。

毗陵郡吴劃分會稽、無錫以西的土地作爲屯田，設典農校尉。太康二年，取消校尉改爲毗陵郡。統管七縣，一萬二千户。

丹徒舊朱方。曲阿舊雲陽。武進 延陵 毗陵 既陽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祠。

吴郡漢設置。統管十一縣，二萬五千户。

吴故國。具區在其西。嘉興 海鹽 鹽官 錢唐武林山，是武林水的發源地。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吴興郡吴置。統管十縣，二萬四千户。

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舊防風氏國。東遷 於潛有潛水。故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會稽郡秦設置。統管十縣，三萬户。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上虞有仇亭，舜避丹朱於此地。餘姚有句餘山在南。句章　鄞有鮚埼亭。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東陽郡吴置。統縣九，户一萬二千。

長山有赤松子廟。永康　烏傷　吴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吴置。統縣六，户五千。

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臨海郡吴置。統縣八，户一萬八千。

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横陽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爲東冶，又更名東城。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及吴置建安郡。統縣七，户四千三百。

建安　吴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統縣八，户四千三百。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候官　羅江　晋安　温麻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户三萬五千。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吴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吴　宜豐　鍾陵

臨川郡吴置。統縣十，户八千五百。

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黄　安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吴置。統縣八，户六千一百。

廣晋　鄱陽　樂安　餘汗　鄡陽　歷陵　葛陽　晋興

廬陵郡吴置。統縣十，户一萬二千二百。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山陰會稽山在南，山上有禹的墓冢。上虞有仇亭，舜在這裏躲避丹朱。餘姚句餘山在其南。句章　鄞有鮚埼亭。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東陽郡吴置。統管九縣，一萬二千户。

長山有赤松子廟。永康　烏傷　吴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吴置。統管六縣，五千户。

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臨海郡吴置。統管八縣，一萬八千户。

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横陽

建安郡原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曾立閩越王。武帝時消滅閩越王，把百姓遷徙到此，稱爲東冶，又改名爲東城。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吴時置建安郡。統管七縣，四千三百户。

建安　吴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晋安郡太康三年設置。統管八縣，四千三百户。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候官　羅江　晋安　温麻

豫章郡漢設置。統管十六縣，三萬五千户。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吴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吴　宜豐　鍾陵

臨川郡吴置。統管十縣，八千五百户。

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黄　安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吴置。統管八縣，六千一百户。

廣晋　鄱陽　樂安　餘汗　鄡陽　歷陵　葛陽　晋興

廬陵郡吴置。統管十縣，一萬二千二百户。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户一千四百。

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吴興之陽羡并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并陽羡四縣，又分丹楊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并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毗諱，改爲晋陵。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陽郡。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爲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楊太守爲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諸州皆淪没，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横陽等四縣，而揚州統丹楊、吴郡、吴興、會稽、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晋陵十一郡。

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并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遥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并所

南康郡太康三年設置。統管五縣，一千四百户。

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惠帝元康元年，有關部門上奏，荆州、揚州疆域廣闊，管理非常困難，於是劃分出揚州的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的武昌、桂陽、安成，共十郡，依江水的名稱而設置江州。永興元年，劃分出廬江的尋陽、武昌的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於江州，劃分出淮南的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因周玘首先提出征討石冰，劃分出吴興的陽羡和長城縣的北鄉設置了義鄉、國山、臨津以及陽羡四縣，又劃分丹楊的永世置平陵以及永世，總共六個縣，置義興郡，用以表彰周玘的功勞，這些郡縣都屬於揚州。又將毗陵郡封給東海王的嫡長子司馬毗，因避司馬毗諱而改爲晋陵。懷帝永嘉元年，又把豫章的彭澤縣屬於尋陽郡。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稱建鄴爲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於揚州，改丹楊太守爲丹楊尹，江州又設置新蔡郡。尋陽郡又設九江、上甲二縣，接着又撤銷九江縣并入尋陽。當時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各州都淪陷，所得到的地域在長江以南僅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諸州，其餘的地方徐州據有一半以上，豫州衹是據有譙城。明帝太寧元年，劃分臨海設永嘉郡，統管永寧、安固、松陽、横陽等四縣，而揚州管轄丹楊、吴郡、吴興、會稽、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晋陵十一郡。

自中原戰亂分裂以來，遺民南渡長江，并且在廣陵僑立，丹徒南城，不是原來的地域。到胡寇向南侵犯時，淮南百姓都渡過長江。成帝初年，蘇峻、祖約在江、淮一帶作亂，胡寇又大批而至，南渡的百姓越來越多，就在長江以南僑立淮南郡以及諸縣，又在尋陽僑立松滋郡，遥屬揚州。咸康四年，僑立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各郡，與所統管的縣都寄居於京邑，改稱陵陽爲

統縣并寄居京邑，改陵陽爲廣陽。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爲縣，又罷襄城郡爲繁昌縣，并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荆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爲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荆州所立綏安郡人户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荆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户雜居，并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弘農郡爲弘農縣，并屬尋陽郡。

廣陽。孝武寧康二年，又劃分永嘉郡的永寧縣設樂成縣。當時上黨百姓渡過長江，僑立由四個縣組成的上黨郡，寄居在蕪湖。不久又取消上黨郡爲上黨縣，取消襄城郡爲繁昌縣，這兩個縣都屬於淮南郡。安帝義熙八年，撤銷尋陽縣劃入柴桑縣，柴桑仍舊是郡，後又取消上甲縣歸於彭澤縣。舊江州督管荆州的竟陵郡，何無忌任刺史時，上表說：由於竟陵離州府所在地遥遠，距離江陵三百里，荆州所設的綏安郡人户遷入境内，想依竟陵郡幫助江濱的防戍，所以把竟陵郡歸還荆州。又有司州的弘農、揚州的松滋二郡寄居在尋陽，人户雜居，都應該建督。安帝同意了何無忌的建議。後來又取消松滋郡而成爲松滋縣，弘農郡成爲弘農縣，都屬於尋陽郡。

交州

交州。案《禹貢》揚州之域，是爲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略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爲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吴芮爲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爲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他爲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吕嘉，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六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爲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

交州。《禹貢》記載爲揚州地域，即是南越的土地。秦始皇攻占平定了揚越之後，用受貶謫的邊防守卒五十萬人把守五嶺。自北至南，進入越地的道路，必須經過峻峭的山峰，當時有五處這樣的山峰，所以稱作五嶺。後來派任囂、趙他攻越，奪取了陸梁，於是平定了南越，設桂林、南海、象等三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設南海尉掌管三郡，即所謂東南一尉。漢初，把嶺南三郡以及長沙、豫章封給吴芮，封爲長沙王。十一年，任南武侯織爲南海王。陸賈出使南越回到中原，任趙他爲南越王，分割長沙以南的三郡封給他。漢武帝元鼎六年，討伐平定了吕嘉，把他的領地設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是秦時嶺南三郡之地。元封年間，又設置了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來督管。昭帝始元五年，取消儋耳并入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撤銷了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開始爲當地調整城郭設置井邑。順帝永和六年，交阯太守周敞請求立郡爲州，經朝廷評議没有應許，隨即任周敞爲交阯刺史。桓帝分立成高興郡，靈帝改爲高涼郡。建安八年，張津任刺史，士燮任交阯太守，共同上表要求立郡爲州，

帝改曰高凉。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值亂不得入，吕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及孫晧，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遥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遥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吴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户二萬五千六百。

合浦郡漢置。統縣六，户二千。

合浦　南平　蕩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交阯郡漢置。統縣十四，户一萬二千。

龍編　苟屚　望海　嬴陾　西于　武寧　朱鳶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新昌郡吴置。統縣六，户三千。

麊泠婦人徵側爲主處，馬援平之。嘉寧　吴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吴置。統縣七，户五千。

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真郡漢置。統縣七，户三千。

胥浦　移風　津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九德郡吴置，周時越常氏地。統縣八，無户。

九德　咸驩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洨

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

於是任命張津任交州牧。十五年，州治移居番禺，朝廷詔令賜予邊遠州的刺史使持節，郡賜予鼓吹之樂，以重視城鎮，加賜九錫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劃分出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置廣州，以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爲交州。戴良任刺史，逢戰亂而不能入境，吕岱進擊平息了戰亂，又還歸交部。赤烏五年，重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又以前三郡設廣州。到孫晧時，又設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任李恢爲建寧太守，遥領交州刺史。晉平定蜀後，任蜀建寧太守霍弋遥領交州，能先自選長吏，以後上報。晉平吴之後，取消珠崖并入合浦。交州統管七郡，五十三縣，二萬五千六百户。

合浦郡漢設置。統管六縣，二千户。

合浦　南平　蕩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交阯郡漢設置。統管十四縣，一萬二千户。

龍編　苟屚　望海　嬴陾　西于　武寧　朱鳶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新昌郡吴置。統管六縣，三千户。

麊泠婦人徵側掌權的地方，馬援平定此地。嘉寧　吴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吴置。統管七縣，五千户。

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真郡漢設置。統管七縣，三千户。

胥浦　移風　津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九德郡吴置，周時越常氏之地。統管八縣，没有所轄户。

九德　咸驩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洨

日南郡秦設置象郡，漢武帝改爲此名。統管五縣，

統縣五，户六百。

象林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爲界。貢金供税也。盧容象郡所居。朱吾　西卷　比景

六百户。

象林從此地往南有四國，那裏的百姓都自稱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也是漢立在這裏作爲地界。納金供税。盧容象郡治所。朱吾　西卷　比景

廣州

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爲交阯郡。至吴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爲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晧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吴平，遂以荆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户四萬三千一百二十。

廣州。《禹貢》記載爲揚州地域，秦朝末年趙他所占據之地。到漢武帝時，把這裏作爲交阯郡。到吴黄武五年，分劃出交州的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設廣州，不久又恢復如舊。永安六年，再一次劃分交州設廣州，將合浦郡分出設合浦北部，派都尉兼管它。孫晧分劃鬱林設桂林郡。太康年間，吴被平定，便將荆州的始安、始興、臨賀三郡歸屬於廣州。共統管十郡，六十八縣，四萬三千一百二十户。

南海郡秦置。統縣六，户九千五百。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南海郡秦設置。統管六縣，九千五百户。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臨賀郡吴置。統縣六，户二千五百。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興安　富川

臨賀郡吴置。統管六縣，二千五百户。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興安　富川

始安郡吴置。統縣七，户六千。

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始安郡吴置。統管七縣，六千户。

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始興郡吴置。統縣七，户五千。

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洭　湞陽　中宿　陽山

始興郡吴置。統管七縣，五千户。

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洭　湞陽　中宿　陽山

蒼梧郡漢置。統縣十二，户七千七百。

廣信　端溪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鄣平　農城　元谿　臨允　都羅　武城

蒼梧郡漢設置。統管十二縣，七千七百户。

廣信　端溪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鄣平　農城　元谿　臨允　都羅　武城

鬱林郡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更名。統縣九，户六千。

布山　阿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武熙　安廣

鬱林郡秦設桂林郡，漢武帝改名。統管九縣，六千户。

布山　阿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武熙　安廣

桂林郡吴置。統縣八，户二千。

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平　龍剛

桂林郡吴置。統管八縣，二千户。

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平　龍剛　夾陽　武

夾陽 武城 軍騰

高涼郡吴置。統縣三，户二千。

安寧 高涼 思平

高興郡吴置。統縣五，户一千二百。

廣化 海安 化平 莫陽 西平

寧浦郡吴置。統縣五，户一千二百二十。

寧浦 連道 吴安 平山

武帝後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凡二十縣爲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晋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臨賀二郡還屬荆州。穆帝分蒼梧立晋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城 軍騰

高涼郡吴置。統管三縣，二千户。

安寧 高涼 思平

高興郡吴置。統管五縣，一千二百户。

廣化 海安 化平 莫陽 西平

寧浦郡吴置。統管五縣，一千二百二十户。

寧浦 連道 吴安 平山

武帝以後取消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把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共二十縣設爲湘州。元帝劃分鬱林設晋興郡。成帝劃分南海設東官郡，把始興、臨賀二郡歸荆州。穆帝劃分蒼梧設晋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年間置新安郡，安帝劃分東官設義安郡，恭帝劃分南海設新會郡。

晋書卷十六

志 第 六

律曆(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吕。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虚,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虚,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咏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兹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

《周易》記載:“無形、抽象的東西稱之爲道,具體、實在的東西稱之爲器。”神秘的道無所不包,其神妙體現於陰陽;有形器物的精微,其根本體現在律吕。聖人觀察四季的變化,製成圭表記録時令的遞衍;體察五行對應的樂音,鑄成鐘來區分它們的高低,這樣纔能順乎音樂宣養九功之德的特性,使隆盛、嚴肅莊重的音樂能够和諧地輔佐國政。然而銅的質地就像皮革,使鐘口的大小不好裁定;竹子外圓而中空,長短利於裁製。所以神瞽就用竹子作律來規範鐘的音高。於是先確定黄鐘、姑洗、夷則三律,然後再讓太蔟、蕤賓、無射三律平分如上三律,并插入其間,最後以大吕等其他六律插入上述六律之間,就形成了十二律,這是自然規律的體現。同時,還用晷影度調時令日月,用律管葭灰候應地氣,所以陰陽調和則晷影準確,地氣應於律管就會飛灰。律管能飛灰應驗,吹其所發之聲,則是天地間的中和之聲。它纔可以規範各種度量標準,運用於各種物品的度量,這就是《虞書》所説“使四時之氣、日、月長短齊一,使律度量衡齊一”的道理。中和之聲有法度可以充分體現美與善,有德性的音樂既盛大又和諧,它們可以感動天、地、鬼、神,可以導養情性,移風易俗。叶是説將志向的表達寄托於咏唱,將世事盛衰的鑒别寄托於國事的治理,所以君子能够審聽聲音去選擇樂音,審聽樂音能够把握音樂,審聽音樂能够考察政事,大概都出於這個道理。太史公《律書》稱:“王在制定事物的標準法則時,一律遵循六

律。以六律爲萬事的根本，特別體現在戰事上更爲重要。所以説察看敵情能預測吉凶，聽吹律聲可以占驗勝負，這是歷代帝王不變的法則。”

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吕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宫、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籥、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吕者，至司馬紹統采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吕。元康中，勖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没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采掇，而多所淪胥，終于安、恭，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

到秦始皇焚書以後，這些法則漸漸衰微了。漢朝剛剛興起，丞相張蒼便開始考察音律，但未能審定完備。孝武帝時開始設置調協音律的官職，司馬遷則更爲詳實地考察了律吕相生的順序。王莽執政以來，又考察研討音律，由劉歆逐條上奏，大體有五條：一講數理完備，包括一、十、百、千、萬；二講調和聲調，即宫、商、角、徵、羽；三講審定長度標準，即分、寸、尺、丈、引；四講嘉量，即籥、合、升、斗、斛；五講權衡，即銖、兩、斤、鈞、石。班固將這些内容編入《漢書·律曆志》。蔡邕則記録了自建武以後研討律吕的學者，到司馬紹統時又將這些内容編入《續漢書》。漢末天下大亂，樂工亡命奔散，律吕法度都毁散殆盡。魏武帝時得到了樂人杜夔，命他考定樂器音律。杜夔依照當時的尺度，權衡完備了法令制度。後晋武帝開國，遵依此制没有改變。到晋泰始十年，光禄大夫荀勖上奏重造新尺度，重鑄新律管。元康年間，荀勖之子荀藩接續了這一工作，尚未完成，便值永嘉之亂，中原禮樂和制度規範都陷落於石勒之手。到晋元帝遷都建康，皇帝的品德和器量剛剛樹立，禮儀器物及樂器幾近於無，雖然經過一些搜集，但多已淪喪，甚至在安帝、恭帝時已不能備舉。如今考證古律相生的順序，并將魏武帝以後討論律度量的學者一并著録於後。

傳云“十二律，黄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黄鍾之宫，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吕。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虚也”。又云“黄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

記載稱“十二律，是黄帝時代産生的。黄帝命令樂官伶倫從大夏西面，崑崙山北面的嶰谷砍竹子，選擇管壁薄厚均匀的竹管，截取兩節中間長三寸九分的一截兒，將其所發之音定爲黄鐘之宫，稱作含少。以後又製成十二支竹筒，模仿鳳凰的鳴叫聲。其間鳳鳴六聲，凰鳴六聲，它們都以黄鐘之宫的律管開始産生，構成了十二律。可見開始造律采用竹管，因爲它的腔體大小是自然形成的”。還有記載説“黄帝用玉做律管，長一尺，六孔，十二月每月各用一管。舜的時候，西王母獻納昭華律管就是玉質的”。漢章帝時，零

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爲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陵文學奚景在泠道舜祠地下掘得白玉律管。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掘六國時魏襄王的陵寢，也得到了玉律。可見古代又有以玉做律管的例子。用玉做律管的優點是管體清亮潤澤。漢平帝時，王莽又用銅做律管。銅，寓義天下大同，風俗一致。銅的質地精良，不因乾燥、潮濕、寒冷、酷熱而變形，其性能長期穩定，就像士君子的品行，所以纔采用它。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吕，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吕陰聲，大吕、應鍾、南吕、林鍾、仲吕、夾鍾也。又有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吕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皆以十有二律而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而爲之齊量焉。

《周禮》記載，太師掌管六律、六吕，用來配合陰陽之聲。六律爲陽聲，指的是黄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吕是陰聲，指的是大吕、應鐘、南吕、林鐘、仲吕、夾鐘。《周禮》還載有太師用十二律吕來占驗軍事，以告吉凶的説法。同時，典同執掌着六律、六吕之和，用來辨析天地四方的陰陽之聲，製成樂器，它們都以十二律作爲長短的規範，以十二聲作爲檢驗的標準。

及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羞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静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咏歌九德，平人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吕，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吕，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吕，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物也。

周景王要鑄無射鐘，向泠州鳩詢問有關音律的問題，州鳩答道："六爲天地之中，其色對應五行爲土，色黄，所以稱之爲黄鐘，寓義宣養好、惡、喜、怒、哀、樂之情和以六府三事構成的九功之德。從黄鐘向下，則有第二律太蔟，寓義施用金奏，輔助陽氣生發，走出滯伏的時節。第三律稱姑洗，寓義能够進用潔净的物品祭拜神祇、招待賓客。第四律稱蕤賓，寓義能够用於宗廟，使神人静好、安享，像賓主一樣互相敬酒。第五律稱夷則，寓義能够咏唱九功之德，成百姓之志，使人們没有疑惑。第六律稱無射，寓義能够宣布哲人的美德，昭示作人的規範。又有六間，用來發揚滯伏之氣，丢棄激揚之情。第一間稱大吕，寓義可輔助陽律黄鐘規範百物。第二間稱夾鐘，寓義使四時之微氣協調而發。第三間稱仲吕，寓義宣養中和之氣。第四間稱林鐘，寓義當世大事和順，百事無僞，人們應當各任其事，速獲成功，敬重其職。第五間稱南吕，寓義輔佐萬物的形成。第六間稱應鐘，寓義百器皆備，有利於當世大事，百官器用皆能恢復對應其禮的常態。"這些都是以律來驗正四時之氣，并與人間

事物相對應的説法。

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瑣言時有遺記。吕不韋《春秋》言：黄鍾之宫，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吕。三分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後代之言音律者多宗此説。

秦始皇焚書毁壞了文化，典籍散佚殆盡，諸子記述瑣聞佚事的文章偶或流傳下來。吕不韋《春秋》稱：黄鐘之宫是律的根本。黄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吕。三分所生之律長，增加一分，産生上生的律；減少一分，産生下生的律。後代研討音律一般遵從這一法則。

及漢興，承秦之弊，張蒼首治律曆，頗未能詳。故孝武帝正樂，乃置協律之官，雖律吕清濁之體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捃采遺存，以成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

漢朝興盛之後，制止了秦朝焚書之弊，張蒼開始研討律曆，但尚未完備。所以孝武帝考校樂事，設置協律官職，使得律吕的音準高低有了初步規範，樂器的音高音低也有了準確的把握，然而這也不過是采集以往的成果，作爲暫時的制度，其音數還是用五。

時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爲律吕。云黄鍾之律九寸而宫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蔟其數七十二，南吕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吕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吕之數六十，極不生。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黄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吕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黄鍾之宫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

當時淮南王劉安邀請諸位學者研討律吕。説黄鐘律九寸則宫音有定，因而以九相乘，九九八十一，黄鐘的律數就確定了，其位在子。林鐘之位在未，律數五十四。太蔟律數七十二，南吕律數四十八，姑洗律數六十四，應鐘律數四十二，蕤賓律數五十七，大吕律數七十六，夷則律數五十一，夾鐘律數六十八，無射律數四十五，仲吕律數六十，仲吕爲十二律相生之末，不再上生、下生。其間以黄鐘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它們是由宫音産生徵音，徵音産生商音，商音産生羽音，羽音産生角音，角音産生應鐘，不能與宫、商、角、徵、羽五正聲相提并論，所以稱作和；應鐘産生蕤賓，也不能與正聲相提并論，所以稱作繆。節令在冬至時，音律對應於林鐘，音調逐漸顯得低沉。節令在夏至時，音律對應於黄鐘，音調逐漸顯得高昂。可見十二律是與二十四個節令變化相對應的。甲子日對應仲吕之徵。丙子日對應夾鐘之羽。戊子日對應黄鐘之宫。庚子日對應無射之商。壬子日對應夷則之角。作爲五聲之音，它們都是一律所生，因此十二律可以産生六十音。再以六相乘，六六三十六，所以三百六十音可以對

數，天地之道也。

司馬遷《八書》言律吕，粗舉大經，著於前史。則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始動於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於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舉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黄鍾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黄鍾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黄鍾之律長九寸，十一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黄鍾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起子，爲黄鍾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應一年的日數。因此説律曆之數，體現着天地之理。

司馬遷《八書》説到律吕，以常規粗略地探討，并著録於前代史籍。它主要説最原始的混沌之氣含天、地、人三氣爲一體，發動於子，十二律的相生，必定起之於此。於是以三、一相乘在丑得三，因而再以九個三相乘，連同本位共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稱爲比率之數，用作計算黄鐘律長的除數。再以三相乘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稱之爲包容之數，用作黄鐘律長計算的被除數。以被除數與除數相約，得黄鐘律長九寸，候氣則有十一月冬至氣應驗。這就是陰氣、陽氣一致了，都聚集於子，纔能使萬物孕化産生，而萬物的産生都包含着三這個數。所以十二律管徑爲三分，而它們的上生、下生都以三爲增損的比率。其計算方法是以黄鐘律長九寸爲準，下生的律用二乘以九，以三相除；上生的律，用四乘以下生所得，再以三相除。所謂陽律下生陰律，陰律上生陽律就是這樣計算的。

起始於子，爲黄鐘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零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吕爲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吕生子，陰陽升降，律吕之大經也。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宫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宫。求其理用，罔見通途。

及元始中，王莽輔政，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調奏。班固《漢書》采而志之，其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黄鍾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而左旋，八八爲伍。一上一下，終於無射，下生中吕。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采以爲志。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

這樣，律對應十二辰，其間六律爲陽律，以第一律自得之數下生，産生陰律，而六吕爲陰律，以生得陰律之數上生，産生陽律，推算過程中没有連續上生的法則。這就是所謂律娶妻，吕生子，形成的陰陽升降，也是律吕運作的常規。但司馬遷又説十二律的長度，如果依照《淮南子》的律數計算，則蕤賓爲重復上生。還説五音相生是用宫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宫。探求其相生道理，則根本不通。

到元始年間，王莽輔佐國政，廣泛徵召通曉鐘律的學者，考校音律問題，讓羲和劉歆逐條整理上奏。班固的《漢書》采編入志，其間依次論列的内容雖然廣博，但談到十二律損益相生的順序，則是以九寸長的黄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六寸。又以林鐘長三分益一，左旋上生太蔟，這樣每隔八律産生一律，上生下生往復，結束於無射，下生仲吕。考校其相生的結果，與司馬遷相同，所以班固纔采編入志。

元帝時，郎中京房通曉五音六十律的數理，皇上命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在樂府測問京房，京房答道："得學問於已故的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用上方律産生下方律，都以三分之二爲比率；用下方律産生上方律，都以三分之四爲比率。陽律下生陰律，陰律上生陽律，到仲吕爲止，十二律相生完畢。仲吕上生執始律，執始下生去滅律。上下相生，到南事律爲止，六十律就相生完畢了。十二律變化相生到六十律，就像八卦變爲六十四卦一樣。宓犧作《易》，綜理陽氣萌動的情狀作爲律高的規範。建立冬至那一天所用的音階，即以黄鐘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吕爲羽，應鐘爲變宫，蕤賓爲變徵，這是聲氣的根本，五音的正位。所以它們可以各自統領一日，其餘日數可依順序排列，統領該日的律各自爲宫音，商角徵羽各依其宫順次排列。《禮運》記載'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宫'的道理就在於此。以六十律對應日期，黄鐘從冬至這天開始應驗使用，到下一個冬至日復還，其間陰陽、冷熱、風雨的占驗就産生了。是以規範各種音樂，考校它們的高低，

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如果不是皮革或木質樂器的演奏，則沒有不相合的。《虞書》所說‘律和聲’，講得就是這個道理。”

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黄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吕覽》、《淮南》同。

京房又說：“竹管的音高不好調得準確，所以作準器來確定音律的數據。準的形狀像瑟，長一丈，張十三弦，有效弦長九尺，與黄鐘律九寸對應。中央的一根弦下面，刻畫有分寸記號，那是六十律高低音的標識。”京房對律的討論比劉歆的奏文詳備，其相生方法由職掌天時星曆的官員實施，負責占卜吉凶的部門使用，其内容太多不全部記載。截竹管定律，吹律管考校樂音，將律管排列起來候氣，這是道的根本。古代掌管律曆的人知道律管的微小音高變化，其長度難以確知，尺寸不明確，所以作了準器來代替它們。準器的音高明確順暢易於通曉，其分寸刻畫明顯，但由於弦的張力鬆緊而造成音的高低偏差，没有律管來校定又難以標準。調定它的中央一弦，使其與黄鐘律管音高相同，然後按刻畫求得各律弦長，其音高則都能够如數而應。《續漢志》全部記載了六十律在準器上的度數，它們相生的順序與《吕覽》、《淮南》一樣。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别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托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爲能傳崇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官候鐘律的殷彤上奏說：“朝中已没有人能懂得用準器來調定六十律的方法。而待詔嚴崇將用準器調律的方法教給了他的兒子嚴宣，希望徵召嚴宣補爲學官，負責調校樂器。”皇帝的詔書說：“嚴崇的兒子如確實知曉音律，分辨它們的類别，調協它們的音高，應予測試。不能依托父親的學問，以不辨音高爲聰敏。音律微妙，但難道就再没有瞭解它的人，掌握它的人了嗎。將十二律序列錯開吹奏，凡能將各律準確判斷，不錯一律的人，纔可以接傳嚴崇的學位。”測試嚴宣十二律，其中二律辨别準確，四律不精，有六律竟不能判别爲什麽律，嚴宣於是不能補爲學官。從此以後律學家都不能調理準器了。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

熹平六年，靈帝在東觀召見主管音律的太子舍人張光等人，詢問準器的道理，張光等人均不知其意，回去查看所藏，纔找到了它。其形制就像京房所說的那樣，但仍不能確定弦音的高低。

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

於是，音律問題不能够總結出來讓人瞭解，懂一些音律道理的人想着教授没有根據，心裏明白的人能够體察它却没有表達的器物，史官中能够辨别音律高低的人已經没有了。而可以相傳的内容，衹剩下候氣了。

漢末紛亂，亡失雅樂。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韵，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毁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

漢末戰亂紛紛，雅樂散失亡佚。魏武帝時，河南杜夔精通音律，官拜雅樂郎中，命令鑄銅工柴玉鑄鐘，鐘的音律高低經常不合規範，數次毁掉重鑄，柴玉十分厭煩，就説杜夔任意决斷音的高低，并連續向魏武王訴説。魏武王將柴玉所鑄的鐘拿來交錯校驗，方知杜夔的見解是精確的，於是降罪於柴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别居一坊，歌咏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咏，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示宫廷所藏銅、竹律管二十五支，令太樂郎劉秀等校驗，其中三支與杜夔及左延年的律法相符，另外二十二支，根據銘題尺寸判斷，是笛律。問協律中郎將列和，他告知："從前魏明帝時，讓和繼承了笛的音高，做成這套律管，以使學樂的人另居一處時，歌唱練習，依此律規範音調。至於全體合樂時，衹要識得律名尺寸，則器樂歌唱，都能合調。歌聲低沉時用長笛長律，歌聲高昂時用短笛短律。大凡弦歌調弦的高低規範，不依照笛律尺寸，則不知如何調準。"

勖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吕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别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

荀勖等奏言："從前先王作樂，爲了移易風俗，祭獻神靈，保祐賢明，一定要使律吕諧和，用其規範各種樂器。所以郊祀朝宴的用樂，都有一定的樂制，歌唱和奏樂各有次序，音律的高低也都相適宜。經傳記載所謂'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宫'，於此可以得到瞭解。像列和所告知的那樣，笛的長短没有法度規範，不根據曲調的要求，隨意而作，用標準的律管校驗，都不能相應和；吹出的樂調，也多不諧合。還説'從前老師傳下來的笛子，徑直以長短分别音階高低，工人製作時，原不依照律管'。可見其作笛并不規範。而列和模仿笛音造律，又讓演奏樂器和歌唱的人當作正律遵從，這并不是考察古代先哲的學問，并給後人垂示法則的作法。謹將諸律條例，及詢問列和的内容記録如下。依照典章制度，用十二

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吕，况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律造合乎律法的十二笛，聲均調和，使用便利，講論練習、彈奏表演，都能合於律吕，更何況用於宴饗萬國和祭祀於廟堂的音樂呢？雖説伶倫杜夔離我們久遠了，最美妙的音樂難於精通了，但還是應當效法古制，以求其中正，并合乎經籍禮制，所以笛制理論頗詳。如果可以施用，請再讓笛工選竹製作，令太樂樂府施行。評議過的杜夔、左延年律都可留下，帝王府庫中留正聲笛、下徵笛各一支，都銘刻作者姓名，其餘不用的，交還帝王府庫銷毀。”皇帝准奏。

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宫，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吕。大吕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荀勗又問列和：“作笛的方法可依十二律作十二支笛，讓笛子的每一孔依照一律定音，然後用於演奏，可否？”列和答道：“太樂東廂的長笛正聲已有四尺二寸長，如今再取其下徵調，按照規律，聲低的笛應當長，計算其尺寸能有五尺多長，和從前作過，已不能吹奏。此外，笛的各孔因爲没有校試，我認爲不能够作到每一孔對應一律。”太樂四尺二寸的正聲笛對應蕤賓律，依照十二管旋相爲宫的推法，其下徵之孔當對應大吕一律。大吕笛長二尺六寸挂零，不得用五尺多長。於是讓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吕笛給列和看，又吹七律，以笛每一孔對應一律校驗，聲音都能應合。然後讓郝生鼓筝，宋同吹笛，演奏雜引、《相和》等樂曲。列和答道：“和的祖上從漢世以來，家傳作笛，不知這種方法，特别是讓笛孔發音與律相對應，實在是我所不能的。”郝生、魯基、种整、朱夏都與列和有同感。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厢懸。作樂之時，諸音

又問列和：“笛有六孔，加上筒音爲七聲，列和你能説出它們所發的宫、商、角、徵等音名嗎？孔音是否調校準確，怎樣檢驗呢？”列和答言：“先師所傳，吹笛衹是用來演奏曲調，如告訴你某曲調某音應抬起某個手指，最初并不知七孔分别對應於何律。説到作笛，那是仰仗官署中的笛工按照舊圖製作完畢，拿來演奏的人不必重新校正各孔音高是否準確。”《周禮》記述鐘磬樂隊，都需符合一定的音律規範，所以造鐘磬的人先依律調協，然後纔能在四厢樂懸中使用。演奏

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厢懸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吕。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部郎劉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過程中，其他樂器都能與鐘磬的音高相協，那就都算應律了。至於説在殿堂上的饗宴，没有四厢的鐘磬樂懸，由於笛有固定的音高，所以弦歌等皆以笛音爲音高準則，因此説笛就像鐘磬，當然必定與律吕相合。像列和所説徑直以想象去製作，每孔位置遞减一寸，七孔中相鄰兩孔間的音程距離均等，則不知它們對應於哪一律，音高準確與否也無從檢驗，僅從笛子發出的音來説，它們是不規範的。讓太樂郎劉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一道研究製作，工人負責笛的形制，律家調定它們的音律，於是樂器形制有了規範，音均和諧了。

又問和：“若不知律吕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黄鍾，歌大吕；乃奏太蔟，歌應鍾，皆以律吕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應黄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黄鍾。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又問列和：“如果不知律吕的道理而表演音樂，那麽音律的高低，曲調的起伏，應當以什麽來稱呼？”列和答道：“每當合奏之時，隨着歌唱者聲調的高低，選擇長短不同的笛子。假使聲調低的人用三尺二的笛，則稱之爲三尺二調；聲調高的人用二尺九的笛，則稱之爲二尺九調。漢魏以來代爲相傳，都是這樣做的。”而《周禮》所記奏六樂，則是奏黄鐘，歌大吕；奏太蔟，歌應鐘，都是以律吕名稱來表示歌唱和演奏的高低。列和所稱用二尺、三尺爲名，雖是漢魏以來沿用，但庸俗而不典雅。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按律作笛，三尺二寸的笛對應無射律，如果適宜用長笛表演，主持奏樂的人就説請奏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的笛對應黄鐘律，如果適宜用短笛表演，主持奏樂的人就説請奏黄鐘。這樣，歌唱與演奏就都合乎經籍禮制的要求，考校古代典章，樂制也更爲典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劉歆、班固撰《律曆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絶，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

《尚書》記載：“我希望聽到以六律協和五聲，播之於八音樂器的音樂來考察治亂。”《周禮》、《國語》記載了六律六同，《禮記》又説：“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宫。”劉歆、班固撰寫的《律曆志》也記載了十二律，衹有京房開創了六十律。到章帝時，其生律法已絶傳，蔡邕雖然追記了一些内容，但也認爲當今已無人能掌握它。考察古代及當今音樂家的實踐，六十律没有被音樂表演所用。現依照典籍所記，用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宫的方法，製成十二笛圖像，并在圖側加

别，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正聲調法，以黄鍾爲宫，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黄鍾之笛也。其宫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

正聲調法：黄鍾爲宫，第一孔也。應鍾爲變宫，第二孔也。南吕爲羽，第三孔也。林鍾爲徵，第四孔也。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也。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於宫也。然則宫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宫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説律吕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黄鍾爲宫。作黄鍾之笛，將求宫孔，以姑洗及黄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宫聲也。宫生徵，黄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宫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以南吕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商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國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於商上者，墨點識之，以應鍾律。從此點下行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宫之聲也。變宫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宫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宫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

注，此外，察看圖像不如考察笛的音孔，所以又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形制爲：

黄鐘之笛，正聲對應黄鐘律，下徵對應林鐘律，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挂零。正聲調指法，以黄鐘爲宫，姑洗爲角，笛的全閉音孔發音爲姑洗，所以以角音長度的四倍爲黄鐘笛的長度。它發的宫聲居中音區爲正，不屬於低音區的倍聲，因而稱作正聲。

正聲調的指法：黄鐘爲宫，第一孔。應鐘爲變宫，第二孔。南吕爲羽，第三孔。林鐘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閉合笛上所有按音孔所發之音。太蔟爲商。笛後所開孔。商聲低於角聲，當在角音的下方，而角聲已在音孔全閉的筒音中，所以衹能在上端確定商孔，讓它比宫音高。然而宫商都是中音區的正聲，其餘各聲爲低音區的倍聲；所以從宫孔以下孔位越來越向笛體下方，音也轉入低音區。這一段記述笛孔上下的順序名稱。下一段説律吕相生，笛的律制。正聲調律法，黄鐘爲宫。作黄鐘笛，要求宫聲音孔，用姑洗律和黄鐘律的長度，從笛首吹孔處往下度量，在黄鐘律與姑洗律長度之和處開孔，則爲宫孔。宫生徵，黄鐘生林鐘。用林鐘律之長從宫孔往下度量，滿林鐘律長處開孔，則爲徵孔。徵生商，林鐘生太蔟。用太蔟律長從徵孔往上方度量，滿太蔟律長處開孔，則是商孔。商生羽，太蔟生南吕。用南吕律長從商孔向下方度量，滿南吕律長處開孔，則是羽孔。羽生角，南吕生姑洗。用姑洗律長從羽孔向上度量，滿姑洗律長處開孔，則是角孔。然而它在商孔的上方，吹笛者左手已按不到了。從羽孔向下方度量，滿姑洗律長處開孔，也能得到角孔，但它在商附孔之下，吹笛的人右手又顧及不上了，所以不開角孔。向下推算，再低一個八度，那就是音孔全閉的筒音所發的角音了，這是古已有之的規範。音律家這種舊的開孔辦法，雖然已低了兩個八度，但它們音高的框架没變，剛好適用於唱和的音樂表演，絲毫無損於曲調的表現力。《國語》稱，笙簫類樂器音律便於協和規範，這個説法是適宜的，也就是説它們易於運用變通的辦法解决問題。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鐘。上句所説當爲角孔而出於商孔上方的音孔，以墨點標識，用應鐘律長從這一點向下度量，滿應鐘律長處開孔，就是變宫孔。變宫生變徵，應鐘生蕤賓。用蕤賓律長從變宫孔向下方度量，滿蕤賓律長處開孔，則是變徵孔。十二笛的製作，各笛分别以它的宫音爲主，相生的辦法或低八度或高八度，以其易於變通爲準，道理是一樣的。

例皆一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宫，第四孔也。本正聲黄鍾之徵。徵清，當在宫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宫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也。然則正聲清，下徵爲濁也。南吕爲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黄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黄鍾之變宫，今爲下徵之角也。黄鍾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爲宫，大吕當爲變徵，而黄鍾笛本無大吕之聲，故假用黄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爲變徵之聲，則俱發黄鍾及太蔟、應鍾三孔。黄鍾應濁而太蔟清，大吕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磧之，則得大吕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太蔟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也。姑洗爲羽，笛體中翕聲。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蕤賓爲變宫。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宫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下徵調指法：林鐘爲宫，第四孔。本來是正聲黄鐘宫音階的徵音。徵聲高，在宫聲上方，由於笛孔上的變通辦法，取其下方低八度的徵聲，所以稱下徵。下徵聲代替了宫聲的地位，正是《記》所説的"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宫"。然而正聲調音區高，下徵調音區低。南吕爲商，第三孔。本是正聲調黄鐘爲宫音階的羽聲，現爲下徵音階的商聲。應鐘爲角，第二孔。本是正聲調黄鐘爲宫音階的變宫，現爲下徵調的角聲。黄鐘爲變徵，下徵調，林鐘爲宫，大吕應爲變徵，而黄鐘笛原本没有大吕的音位，所以用黄鐘音孔代替變徵。其演奏方法是，發變徵聲時，將黄鐘、太蔟、應鐘三孔一起打開。黄鐘應低而太蔟應高，大吕在二律之間，三孔都打開，而稍微快速半按黄鐘孔（宫孔），就能得到變徵聲大吕的音高。其他各笛下徵調求變徵聲的方法，都是這樣。太蔟爲徵，笛後出孔。本正聲調的商聲，現在是下徵調的徵聲。姑洗爲羽，笛孔全閉的筒音。本是正聲調的角聲，現在是下徵調的羽聲。蕤賓爲變宫。附孔。本是正聲調的變徵，現在是下徵調的變宫了。然而在正聲調，音孔在下方，音區也低；在下徵調，音孔則向上，音區也高了。

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宫，即是笛體中翕聲。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宫，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爲宛詩謡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鍾爲角，非正也。南吕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黄鍾爲羽，非正也。太蔟爲變宫。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宫、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清角之調指法：以姑洗爲宫，就是笛孔全閉的筒音。在正聲調是角音，在下徵調是羽音。在清角之調則是宫音，用超吹的方法讓它高八度，所以稱清角。祇是用於小詩和謡俗之曲的音樂，不合乎雅樂的用樂規範。蕤賓爲商，音高準確。林鐘爲角，音高不準。南吕爲變徵，音高不準確。應鐘爲徵，音高準確。黄鐘爲羽，音高不準確。太蔟爲變宫。音高不準確。清角之調，衹有宫、商、徵與律相應，音高準確，其餘四聲音高都偏低，一律用超吹辦法讓該音升高，所應律各音高均有變化，道理都一樣。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宫，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變也。宫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

大凡確定笛體的長度以該笛的角聲所應律律長爲參照，較長的笛全長相當於它的角律律長的八倍，蕤賓笛、林鐘笛就是這樣。較短之笛的長度，相當各自角律律長的四倍。其餘十律所應笛都取各自角律的四倍。笛管的容積，是其角律容積的十六倍。短笛竹管以容受其每律八倍的黍粒爲宜。如果笛制長短大小與此不合，則其他樂器不便以笛的音高爲準。然而竹管大多上大下小，管徑不平均，這是不得已的，衹要取其聲與律合即可。三宫，一爲正聲，二爲下徵，三爲清角。二十一變。每一宫均有七聲，各爲

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宫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也。

調首，交錯使用，所以有二十一變。各笛的道理都一樣如此。伏孔有四，爲了音高變通時使用。第一個伏孔爲正角，在商孔上方；第二個伏孔爲低八度的角音，近於音孔全閉的筒音；第三個伏孔爲變宫，近於宫孔，屬低八度内的變宫；第四個伏孔爲變徵，遠於徵孔，屬高八度内的變徵。或低或高八度，或再高八度，其比率與琴徵所示相同。四個伏孔都不實開，衹取其尺寸，以適應上下進退的開孔、發音需要，也就是適應使聲均諧和，而變通音高的辦法。這些孔隱而不現，所以稱作伏孔。

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奇。

大吕之笛，正聲應合大吕律，下徵應合夷則律，長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挂零。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吕，長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

太蔟之笛，正聲應合太蔟律，下徵應合南吕律，長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挂零。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

夾鐘之笛，正聲應合夾鐘律，下徵應合無射律，長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

姑洗之笛，正聲應合姑洗律，下徵應合應鐘律，長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挂零。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吕，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變宫近宫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蕤賓之笛，正聲應合蕤賓律，下徵應合大吕律，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挂零。變宫近於宫孔，所以其高低八度音都再低一個八度，便於使用。林鐘之笛也一樣。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厘有奇。

林鐘之笛，正聲應合林鐘律，下徵應合太蔟律，長三尺七寸九分七厘挂零。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宫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夷則之笛，正聲應合夷則律，下徵應合夾鐘律，長三尺六寸。變宫孔的確定，與蕤賓律相同，笛長用四倍的角音，所以用四分益一的方法。

南吕之笛，正聲應南吕，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有奇。

南吕之笛，正聲應合南吕律，下徵應合姑洗律，長三尺三寸七分挂零。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吕，長三尺二寸。

無射之笛，正聲應合無射律，下徵應合中吕律，長三尺二寸。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厘有奇。

應鐘之笛，正聲應合應鐘律，下徵應合蕤賓律，長二尺九寸九分六厘挂零。

五音十二律

土音宫，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宫聲調。宫亂則荒，其君驕。黄鍾之宫，律最長也。

土音爲宫，律數八十一，是諸音相生的起點。因爲它最低，所以屬土，是君主的象徵。夏季最後一個月的氣平和，則宫聲就諧和。宫聲紊亂則逸樂無度，君主驕横。黄鐘律爲宫，是諸律中最長的。

火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其數

火音爲徵，三分宫音的律數，去其一分而

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宫，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詖，其官壞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匱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人怨也。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宫，細不過羽。

十一月，律中黄鍾，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十二月，律中大吕，司馬遷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宣物也。三分益一，上生夷則；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正月，律中太蔟，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吕。

二月，律中夾鍾，酉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得。律數爲五十四。之所以屬火，是因爲徵音較高，它也是事的象徵。夏季之氣平和，徵聲就諧和。徵聲紊亂就會悲哀，事端也多有所發。

金音爲商，三分徵音的律數，增其一分而得。律數爲七十二。之所以屬金，是因爲其音之低僅次於宫，是臣的象徵。秋季之氣平和，商聲就諧和。商聲紊亂則風氣不正，官員們都敗壞。

水音爲羽，三分商聲的律數去其一分而得。律數爲四十八。之所以屬水，是因爲其音最高，是物的象徵。冬季之氣平和，羽聲就諧和了。羽聲紊亂就會有危難，財政就匱乏。

木音爲角，三分羽聲的律數增其一分而得。律數爲六十四。之所以屬木，是因爲其音高低適中，是人的象徵。春季之氣平和，角聲就諧和。角聲紊亂了就會發生憂患，引起人們的怨憤。

樂音有尊卑，以五行爲參照，律數多的聲音低，律數少的聲音高；數大音低不過宫音，數小聲高不過羽音。

十一月，對應律爲黄鐘，這是十二律的開端，長九寸。冬季第二月的氣來了，該律則相應合，用以全面地培養六氣和九功之德。班固的記載爲其律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十二月，對應律爲大吕，司馬遷記載的未位下生而得的律，長四又二百四十三分之五十二寸，二倍爲八又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零四寸。冬季第三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則相應合，用來助陽氣培養各種物類。三分益一，上生夷則；京房的記載是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正月，對應律爲太蔟，未位上生而得的律，長八寸。春季第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相應合，佐陽氣離開滯積的狀態。三分損一，下生南吕。

二月，對應律爲夾鐘，酉位下生而得的律，長三又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寸，其二倍爲七又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七十五寸。春季第二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并且能出四時之微氣。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則用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月，律中姑洗，酉上生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中氣也。

五月，律中蕤賓，亥上生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安静人神，獻酬交酢也。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六月，律中林鍾，丑下生之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律中夷則，丑上生之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咏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貸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鍾；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秀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十月，律中應鍾，巳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三月，對應律爲姑洗，酉位上生而得的律，長七又九分之一寸。春季末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且百物整潔清净，可以用於祭神饗賓。三分損一，下生應鐘。

四月，對應律爲仲吕，亥位下生而得的律，長三又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寸，其二倍爲六又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寸。夏季第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用以培養陽氣。

五月，對應律爲蕤賓，亥位上生而得的律，長六又八十一分之二十六寸。夏季第二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它可以使神人静好，像賓主一樣互相敬酒。三分損一，下生大吕；京房用三分益一，上生大吕。

六月，對應律爲林鐘，丑位下生而得的律，長六寸。夏季末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它使得時務和順，百事無僞，人們各任其事，并速獲成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對應律爲夷則，丑位上生而得的律，長五又七百二十九分之四百五十一寸。秋季第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并可以咏歌九功之德，成百姓之志，使他們不疑惑。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京房用三分益一，上生夾鐘。

八月，對應律爲南吕，卯位下生而得的律，長五又三分之一寸。秋季第二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相應合，并輔佐萬物的形成。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對應律爲無射，卯位上生而得的律，長四又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寸。秋季末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相應合，并能宣布哲人的美德，昭示作人的規範。三分損一，下生中吕；京房用三分益一，上生中吕。

十月，對應律爲應鐘，巳位下生而得的律，長四又二十七分之二十寸。冬季第一個月的氣來了，該律就會應合，且百器具備，有利於世事，百官器用，皆能恢復對應其禮的常態。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曆，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吕，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吕，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品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并同。斯則泠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爲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音聲之體，務在和均，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恒爲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淮南、京房、鄭玄各位學者研究律曆，都認爲，上下相生到蕤賓律，又重復上生得大吕律，長八又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零四寸；夷則上生夾鐘，長七又一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零七十五寸；無射上生仲吕，長六又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寸：這三次計算在司馬遷、班固的記載中，均爲所得之寸數乘以二的結果，其餘律的相生辦法則一樣。那些泠州鳩所説的六間的文字，所謂發揚滯伏之氣，丢棄激揚之情，都是假托的有用之辭。而或倍或半的變通辦法，則是因事而宜，豐富了生律的方法。凡律管的長短，重在合乎調均的音高，所謂益一，則得低八度的該音，所謂損一，則得到高八度的該音，它們對於這個音的本質來説，并没有什麽差别。然而所説的一個上生，一個下生，那是相生的道理；主張重復上生，爲候氣吹灰所用。在蕤賓那一律重復使用上生，其數正適應了這種情況，所以研究律的人沿襲下來的，并不是律吕相生的正法。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宫也。律生於辰，謂子爲黄鍾，丑爲大吕之屬也。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宫、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

楊子雲説："五聲産生於記日的辦法，即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宫。律産生於記時辰的辦法，即子爲黄鐘，丑爲大吕等等。五聲以表達情爲正，質，就是正，各聲以其代表的情爲正。律用來調協聲，應當以律管代表的音高系統去規範聲的音高。聲律諧和了纔能有樂器産生。協，就是和諧。"宫、商、角、徵、羽，稱爲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各類樂器，稱之爲八音。八音能够以五聲相諧，稱爲五樂。

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灰除，是故樂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陰陽平和晷影就準確，律管所候之氣應驗，管内葭灰就飛除。所以天子常在冬至、夏至那一天臨幸前殿，召集能調和陰陽律曆的人，擺開各種樂器，審聽律調，審度晷影，候測鐘律，權衡土炭，以測陰陽之氣。冬至那天陽氣應律，葭灰飛除，所以樂音高，晷影長，黄鐘律管通透，土炭輕而衡器仰起。夏至那天陰氣應律，則樂音低，晷影短到極點，蕤賓律管通透，土炭重而衡器低下。這些明顯的消長變化發生在先後五日内，調和陰陽律曆的學者們各以見到的徵兆奏聞

皇上，太史令將結果封閉。應驗就意味着祥和，不應驗則需要預測吉凶。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内葭莩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吕，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强；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候氣的方法是，造三重密室，緊閉門户，并用血塗四壁，挂桔紅色的帘幕。屋内爲每一律位作一木案，裹面低外面高，按照方位，將律管放在案上，將葭莩灰壓放入管内，按照曆法而等候氣至：氣到了則葭莩灰飛除；如果真是爲氣所動，葭灰飛散；如果是被風或人所動，葭灰就會聚集。宫中候氣用十二支玉質律管，惟有冬至、夏至纔有此舉。靈臺則使用竹質律管。楊泉記述："用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的竹子做成律管，用河内的葭莩爲灰。"或者説將律管置於室中，隨十二辰的位置埋放，上端與地面取平，將竹莩灰裝入管中，用疏細的絲織品覆蓋律管口，氣到則吹灰使細絲抖動。抖動很小則預示平和；抖動大，則預示君弱臣强；不抖動，則預示君王嚴酷暴虐。

審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吕，以調聲韵。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韵暗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勖銘其尺曰："晋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正確的長度標準，《漢志》的記述已很詳細了。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驗太樂，各類樂器不和，瞭解到從後漢到魏，尺的標準比古代長出四分多。荀勖就率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標準制作尺度，即所説的古尺。依照古尺重新鑄造銅質律管，用來調定音律。用該尺度量古代器物，與器物所銘刻的尺寸没有差誤。後來，汲郡盜掘六國時魏襄王墓，得到了古代周朝的玉律及鐘磬樂器，它們也與新律暗中相合。那時候一些地區如果得到漢代古鐘，吹新律校驗都能相合。荀勖對該尺的銘題是："晋泰始十年，中書考證古代器物，參照校驗今尺，發現比古尺長四分半。所依據的古代標準器物有七種：一是姑洗玉律，二是小吕玉律，三是西京銅望臬，四是金錯望臬，五是銅斛，六是古錢，七是建武銅尺。其中姑洗玉律略長，西京望臬略短，其餘諸器與該尺相同。"銘文共八十二字。該尺爲荀勖的新尺，今尺即杜夔尺。

荀勖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韵，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

荀勖製成的新鐘律，與古器物度量標準相合，當時人們都稱贊其精密。惟有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笑他的律音偏高，音高就會引起悲哀，就

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勖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勖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不是興國的音樂，而是亡國的音樂。亡國的音樂哀而且悲，人們陷於困苦之中。如今音律不合雅樂的規範，恐怕不是體現盛德的至和之音，必定是由古尺、今尺長短不同所造成的。適逢阮咸病故，武帝認爲荀勖所造律管與周、漢兩朝標準器相合，所以詔令使用。後來，始平時挖地得到了古代銅尺，年代久遠形將腐蝕，不知是什麽朝代的器物，果然較荀勖尺長四分，人們便嘆服阮咸見識高明，但已不能再引起注意了。

史臣案：勖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韵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説》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爲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勖尺，勖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勖新尺，得一尺四分七厘。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厘，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厘；即荀勖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後，江東所用尺，比荀勖尺一尺六分二厘。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勖尺一尺五分。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并與魏尺略相依準。

史臣們認爲：荀勖在千年之後，推定百代之前的律法，尺度既適宜，聲韵又契合，説得上確切精密，令人信服而有證驗。而當時人們見識寡陋，根據一個不曾聽説的尺子，忽視周漢兩代標準器的校驗，隨聲附和進行褒貶，謬誤到了極點！《世説》稱“田父在郊野得到的周代玉尺，就是天下適用的正尺，荀勖嘗試着用它校驗自己所製的金石絲竹各類樂器，都短了極少的一點”。此外，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在泠道舜祠地下得到玉律，作爲尺度的標準，相傳稱之爲漢官尺。用來校驗荀勖尺，荀勖尺短四分；漢官尺、始平尺，兩尺長短相同。另外，杜夔所用的調律尺，對照荀勖新尺，爲一尺四分七厘。魏景元四年，劉徽注釋《九章》稱：王莽時劉歆的斛尺短於今尺四分五厘，對照魏尺它的斛高九寸五分五厘；就是荀勖所説的今尺長四分半。元帝後，江東所用的尺度，等於荀勖尺一尺六分二厘。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等於荀勖尺一尺五分。荀勖新尺僅用作調律，至於民間社會交易則没有怎麽流傳，所以江左以及劉曜儀表等，都與魏尺大體相等。

嘉量

《周禮》：“栗氏爲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黄鍾。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

《周禮》記載：“栗氏製成的嘉量，包括鬴，其高一尺，體積爲圓柱體内接一尺見方的正方體，其容量爲一鬴；嘉量底部稱臀，高一寸，容量爲一豆；嘉量兩旁有耳，高三寸，容量爲一升。容量的總重爲一鈞，其尺寸標準來源於黄鐘律管。度量時以刮平嘉量各部表面，不使實物過量溢出爲準。它的銘文是：‘這是時代文明的思

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爲鬴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圜其外，減傍一厘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考與探求，誠信其臻於完美。嘉量既已製成，即可考察各地的度量標準，并永遠以它的法度昭示後人。’”《春秋左氏傳》記載：“從前齊國有四種容量單位，豆、區、鬴、鍾。四升爲一豆，以下各以四進，升晋到鬴。”即四豆爲區，一區合一斗六升。四區爲鬴，一鬴合六斗四升。十鬴爲一鍾，一鍾合六十四斗。鄭玄認爲鬴内一尺見方的容器容積爲一千立方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又八十一分之二十二升。用算術來考察，古斛的容積爲一千五百六十二又二分之一立方寸，圓内接一尺見方正方形的對角綫，還需減旁一厘八毫，其直徑應爲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之多，而高爲一尺，這就是古斛的形制。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粗爲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爲正，則同于《漢志》。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厘，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爲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九章·商功法》認爲，容粟一斛，體積爲二千七百立方寸；容米一斛，體積爲一千六百二十七立方寸；容豆類、芝麻、麥子一斛，體積爲二千四百三十立方寸。這是根據容受物質密度不同而設立的不同標準，不同的容受物質容量單位雖同，但其實際價值却不等。斛的容受積寸，以米斛爲標準，這是與《漢志》相同的。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釋《九章·商功》說：“如今大司農斛，圓徑爲一尺三寸五分五厘，高一尺，容積爲一千四百四十一又十分之三立方寸。王莽銅斛，高等於今尺九寸五分五厘，直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以劉徽的計算法，等於今斛容量的九斗七升四合挂零。”這說明魏斛大而且尺長，王莽斛小而且尺短。

衡權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累、錘、錙、鐶、鈞、鋝、溢之目，歷代參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爲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爲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對衡權的解釋是，衡，爲平的意思；權，爲重的意思。衡就是由權來稱量物質的輕重數量。古代有黍、累、錘、錙、鐶、鈞、鋝、溢等不同單位，歷代單位標準不一。《漢志》講到衡權的名義、道理十分詳備，以後制度的變化，没有詳細聽說。元康年間，裴頠認爲醫生的處方人命關天，而稱量單位與古制不同，爲害嚴重，應當改治權衡制度，但不見省察。趙石勒十八年七月，建造建德殿時，得一圓石，如水碓形狀，上面刻有銘文：“律權石，重四鈞，使律度量衡統一標準。有辛氏製作。”續咸說是王莽時的東西。

晋書卷十七

志 第 七

律曆(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璇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曆，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曆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吕，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曆，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虚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禨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説《左傳》，辯而非實，

從前，聖人用璇璣模擬北極星的運行，觀測天的運行以考察日影的長短、日月五星的運動狀況，劃分天在地上對應的區域，辨明曆法，敬授農時，使萬物興盛，這關係到調和陰陽，治理萬物。那麽觀測天象以設立卦象，增加閏月以描述季節運動，曆數的本末，就在於此。炎帝區分八個時節以指導農業，軒轅設立三種原則而闡明文字，委派羲和負責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製造律吕，大撓首創甲子計時法，隸首作算數。容成綜合上述六家的方法，考定節氣天象，建立五行，考察日、月的運動，正閏餘，著爲《調曆》。到少昊時由鳳鳥負責曆法，顓頊時由南正負責天文，陶唐分派羲與和負責，虞舜則繼承了堯時的曆法。到夏、商、周時，它們的正朔和曆法都不同。《傳》上説："大火星出，在夏代爲三月，在商代爲四月，在周代爲五月。"所以天子設置日官，諸侯設置日御，以親睦萬國，協調日、月、星辰。以至於寒暑晦明的現象，陰陽生殺的定數，每紀的開始與結束，節氣的變更，都與日所在位置相一致而無差錯，所以能和洽生靈，貫通天地。隨着周代的衰落，史官失職，從事天文曆法工作的人員分散，使有關吉凶的現象得不到監理。秦國吞并天下，很推崇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自認爲獲得水德之瑞應，以十月爲正月。漢氏剛剛興起，很多事情都未暇顧及，沿用秦朝的曆法達一百多年。一直到漢武帝，纔詔令司馬遷等人討論造《漢曆》的事宜，决定行用夏正。其後劉歆又造《三統曆》，并以之解説

班固惑之，采以爲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曆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黄初已後言曆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左傳》，他的解説看起來很雄辯，但實際上不真實，班固被他所迷惑，把《三統曆》及其對《左傳》的解釋寫進了《漢書》中。到光武帝建立東漢，太僕朱浮多次上書説行用的曆法有錯誤，由於當時天下剛剛安定，所以没能詳細考定。一直到永平末年，改用《四分曆》，七十多年後，纔得以完備。光和年間，委派劉洪、蔡邕修訂律曆，其後司馬彪依據他們的工作，編撰《後漢書·天文志》，以承繼班固的《漢書·天文志》。現采集魏文帝黄初以後談論曆法的言行，以承繼司馬彪的工作。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曆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黄道表裏，日行黄道，於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研究自古至今的曆法及注釋，考察日、月、五星的運動狀況，發現《四分曆》與天象不符的原因是因爲斗分太多。於是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太陽在斗宿二十二度，以他的曆術推算日、月、五大行星的運動情況，上與古代記録相符，下則與現在的觀測相應。《乾象曆》的制定，依據《易》確立基本數據，依據天體的運行求解變數，稱爲《乾象曆》。又創立日行遲速術，并考定月的運行，白道與黄道相交，日運行於黄道表裏，在赤道上復有進退。對比以前的曆法，更爲精密。漢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學習了劉洪的曆法，認爲它很精密，對其作了注釋。

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曆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减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黄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

魏文帝黄初年間，太史令高堂隆再次詳細論述曆法，并作了一些變革。太史丞韓翊認爲《乾象曆》减斗分太多，一段時間過後，推算結果必然先於實際天象，於是造《黄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零五爲斗分。

其後尚書令陳群奏，以爲："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争。黄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曆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决。案三公議皆綜盡典

其後尚書令陳群上奏，認爲："曆法艱深難懂，前代的通儒已有過多次争論。黄初元年，因爲《四分曆》行用了很長時間，與實際天象有了誤差，大魏受命，應該改曆以明時，韓翊首次造曆，擔心出差錯，所以用《乾象曆》與其所造之曆相互對照校正。他研究對比據兩曆推算的日、月運動狀況，弦、望、朔、晦出現的時間，花了

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璇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

三年時間，對兩曆的不同之處，仍然無法決定其取捨。三公的論述雖然各有不同，但都符合典籍和曆理，最後殊途同歸，應該用天文儀器來檢驗不同曆法的準確性，衹需一年的時間，足以證明其得失。”皇帝下令采用上述方法。

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

太史令許芝認爲：“劉洪創立的推算月運動的方法行用了四十多年，推算結果與實際天象相差了一個多時辰。”

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熹平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敘。”

孫欽認爲：“司馬遷撰寫造《太初曆》，其後劉歆以爲《太初曆》粗疏，因此又造《三統曆》。章和年間，改用《四分曆》，用儀器校驗，用效驗檢核，發現經常出現差錯，日食的出現與推算相差半天。到熹平年間，劉洪改用《乾象曆》，推算日、月、五大行星的運動狀況，均與實際天象相符。”

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曆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

董巴認爲：“聖人用晷影考察太陽，以弦、望檢驗月亮的運行，以見、伏考證五大行星的運動，用晦、朔作爲判斷曆法準確與否的標準。弦、望、見、伏是曆法的關鍵所在，可作爲檢驗曆法優劣的標志。”

徐岳議：“劉洪以曆後天，潛精内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曆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黄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曆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

徐岳認爲：“因爲當時曆法推算結果落後於實際天象，劉洪潛心研究了二十多年，參照漢代的《太初》、《三統》、《四分》曆，用兩儀郭間考察月相。而月運行九年一終，稱之爲九道；九章包含一百七十一年，九道小終之數；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爲九終，在牛宿前四度零五分進退。學者們想要使之與《四分曆》相符，衹需從中減去一道六十三分，分以下不通，因此粗疏，都是由於斗分太多的緣故。考察弦、望應在早晚測量月的位置，則知道加時先後的含意，不宜用兩儀郭間。劉洪《乾象曆》曆元在《太初曆》曆元的基礎上加了十二紀，斗下分減了十，曆元起自己丑，又創立了推算月行遲疾交會及黄道去極度、五大行星運動的方法，從理論上來説確實很精密，相信可以長久行用。現在韓翊所造曆法，使用的都是劉洪的方法，衹不過稍微增加了一些斗下分而已，兩者相差無幾。韓翊的增減，也頗費了一番心思，然而曆術新立，不可能馬上就很完備，以至於日食的預報與實際不完全

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内識真，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夫以黄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强，於消息就加未，《黄初》以爲加辛强，《乾象》後天一辰半强爲近，《黄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丙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黄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黄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强，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黄初》加未强，《乾象》先天一辰遠，《黄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加丙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黄初》月加子强，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爲近，《黄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黄初》以丙午月加酉强，《乾象》先天二辰近，《黄初》後天二辰强爲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黄初》一近。"

一致。而檢驗曆法，關鍵在於日食。熹平年間，劉洪爲郎官，想修改《四分曆》，於是先上奏對日食的檢驗，他推算了將要發生的一次日食，據初步推算，這次日食的發生在辰時，日食從下往上，蝕了三分之二。經過觀測證明，這次日食果然與劉洪預測的一樣，劉洪因此名聲大震，自劉歆以來，没有能與之比肩的。比如，黄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戊辰未時日食，按《乾象曆》推算在申時半强（十二分之七），加上消息改正後在未時，按《黄初曆》推算在辛時强（十二分之一），《乾象曆》的推算結果落後於實際天象一辰半强（十二分之七），近天，《黄初曆》落後二辰半，遠天，加上消息改正則與實際天象接近。三年正月丙寅朔日申時北日食，按《黄初曆》推算在酉時弱，按《乾象曆》推算在午時少（四分之一），加上消息改正後在未時，《黄初曆》後天半個時辰，近天，《乾象曆》先天二辰少弱（六分之一），加上消息改正後天一辰强（十二分之一），均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加時西南維日食，按《乾象曆》推算在未時初，加消息改正後在申時，按《黄初曆》推算在未時强（十二分之一），《乾象曆》先天一辰，遠天，《黄初曆》先天半辰，近天，《乾象曆》加上消息改正後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加丙蝕，《乾象曆》月加申，消息加未，《黄初曆》月加子强（十二分之一），入甲申日，《乾象曆》後天二個時辰，加消息改正後後天一個時辰，近天，《黄初曆》後天六個時辰，遠天。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曆》月加巳半，於消息加午，《黄初曆》以丙午月加酉强（十二分之一），《乾象曆》先天二個時辰，近天，《黄初曆》後天二個時辰强（十二分之一），遠天，《乾象曆》加上消息改正後先天一個時辰。總共檢驗了五次日、月食，《乾象曆》四次遠天，《黄初曆》一次近天。"

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説，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爲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

韓翊向徐岳發難："《乾象曆》的消息改正衹可減，不可加。没有辦法加，不可用。"徐岳回答：《乾象曆》本身就有消息改正法，承受師法，消息改正爲其特有，不能更改，故將消息列爲正

消息。翊術自疏。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黄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黄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黄初》巳下十月七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黄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黄初》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黄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黄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二日；《黄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一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黄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丙午伏。《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黄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

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黄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法。韓翊的曆法本身就粗疏。

木星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早晨出現。按《黄初曆》推算，五月十七日庚辰出現，先天七日；按《乾象曆》推算，五月十五日戊寅出現，先天九日。

土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出現。按《乾象曆》推算，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出現，先天五日；按《黄初曆》推算，十一月十八日甲申出現，先天八日。

土星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按《乾象曆》推算爲壬申伏；按《黄初曆》推算，十月七日戊辰伏，先天四日。

土星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出現。按《乾象曆》推算，十一月十五日乙巳出現，先天七日；按《黄初曆》推算，十一月十二日壬寅出現，先天十日。

金星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早晨伏。按《乾象曆》推算，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天十九日；按《黄初曆》推算，六月二十二日乙卯伏，先天二十三日。

金星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出現。按《乾象曆》推算，八月十八日庚辰出現，先天二十三日；按《黄初曆》推算，八月十五日丁丑出現，先天二十五日。

水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早晨出現。按《乾象曆》推算，十一月十三日己卯出現，先天四日；按《黄初曆》推算，十一月十二日戊寅出現，先天五日。

水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早晨伏。按《乾象曆》推算，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天二日；《黄初曆》推算，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天一日。

水星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傍晚出現。按《乾象曆》推算同様爲五月十八日出現；按《黄初曆》推算，五月十七日庚辰出現，先天一日。

水星三年六月十三日丙午伏。按《乾象曆》推算，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天七日；按《黄初曆》推算，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天六日。

水星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早晨出現。按《乾象曆》推算，閏月九日辛未出現，先天十六日；按《黄初曆》推算，閏月八日庚午出現，先天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黄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日。

水星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按《乾象曆》推算，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天四日；按《黄初曆》推算，七月十日壬寅伏，後天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黄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星三年十一月於晷度十四日甲辰伏。按《乾象曆》推算，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天五日；按《黄初曆》推算，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天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二曆同以十二月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水星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傍晚出現。按《乾象曆》、《黄初曆》推算均爲十二月壬申出現，先天十六日。

凡四星見伏十五。《乾象》七近二中，《黄初》五近一中。

以上列舉土星、木星、金星、水星的出現和隱伏共十五次。其中，《乾象曆》七次近天，二次與實際天象在同一天，《黄初曆》五次近天，一次與實際天象在同一天。

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爲後天過半日也。"

郎中李恩認爲："以太史推算的天象與實際天象互相比較發現，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推算天度均有差異，推算的月食發生時刻落後實際天象六個半時辰，與相差三度的説法不一樣，應定爲後天過半天多。"

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黄帝因之，初作《調曆》。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廟，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曆宗也。湯作《殷曆》，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

董巴認爲："從前伏羲首創八卦，作三畫，以比照二十四節氣。黄帝繼承了這種方法，初次作《調曆》。經歷十一代，五千年中共行用了七種曆法。顓頊以現在的孟春正月爲曆元，當時正月朔日早晨立春，五大行星相會於天廟即營室，冰凍開始融解，冬眠的動物開始出來活動，雄鷄開始在白天來臨之前叫三遍，在天表示風調雨順，在地表示萬物繁榮，在人表示幸福歡樂，鳥獸萬物都應和着天地的變化，所以顓頊這個聖人可以説是曆法的祖宗。湯制作《殷曆》，没有以正月朔日早晨立春爲曆元，而是改爲以十一月朔日早晨冬至作爲曆元之首，下至周、魯直到漢代，都行用這種方法，并據以制定時節。夏承繼堯、舜，曆法與天時相符，是由於繼承了顓頊的方法。《禮記》大戴上所説的'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講的就是這回事。"

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曆之本

楊偉認爲："在六十天之内，曆法的粗疏精密就可知道，用不着等十年。但如果不按照曆法本身的規律辦理，那就等於想不用規和矩校正方圓，不用秤確定物體的輕重，不用尺子確定物體

法，而懸聽棄法之末争，則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而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

的長短，不按一定的道理論斷事物的是非。如果不先確定檢驗曆法的方法，而衹在口頭上争來争去，這就會使得孟軻所説'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的荒謬情況出現。現在韓翊依據劉洪的方法制定曆法，是由於他知道劉洪曆術方法的珍貴。而他却遺棄劉洪的曆論，違背劉洪的曆術，廢棄劉洪的言論，違背劉洪的行事，這樣是必使得劉洪曆法的奇妙之處不傳於來世。如果韓翊確實知道而違背劉洪，那就是故意違背老師；如果是不知劉洪的曆法而據之，那就是真正的無知。”校驗的建議没有確定，正好皇帝去世，這件事也就擱置下來。

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曆，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

到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制定《景初曆》。改曆的建議呈上後，皇帝馬上决定改正朔，施行楊偉所造的曆法，以丑月爲正月，把當年的三月改爲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然與夏正不同，但舉行郊祀儀式、狩獵，頒布時令，都以建寅爲正月。三年正月皇帝去世，復用夏正。

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曆》。吴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曆》，至吴亡。

劉氏在蜀國，仍用漢代《四分曆》。吴國中書令闞澤從東萊徐岳那裏學習了劉洪的《乾象曆》，并且加以注解。中常侍王蕃認爲劉洪的曆術很精妙，因此用它來推演渾天説的原理，并且據以造渾儀、渾象及渾天論，所以孫氏的吴國使用《乾象曆》，一直到吴國滅亡。

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曆》，改名《泰始曆》。楊偉推五星尤疏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曆。自黄初已後，改作曆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故先列之云。

晋武帝獲得皇位，泰始元年，沿襲魏朝的《景初曆》，改名爲《泰始曆》。楊偉的《景初曆》推算五大行星的位置尤其不準確，所以晋元帝南渡建國後，以《乾象曆》中推算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替代了楊偉《景初曆》中的推算方法。自黄初年間以來，凡是制造修改曆法，都參考《乾象曆》，在其斗分、朔餘、月運動速率的變化等基本數據上進行增減，以求折衷。劉洪的曆術爲後世曆法的師表，所以先列之如下。

《乾象曆》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八。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上元己丑至建安十一年丙戌，共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一千一百七十八。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通數：三十一。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數：三千九十。

章歲：十九。

没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入内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爲定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爲假積日，滿日法爲定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已上，其月大。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通法：四萬三千零二十六。

通數：三十一。

日法：一千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數：三千零九十。

章歲：十九。

没法：一百零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月：一萬一千零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用所求年距上元的積年數除以乾法，小於乾法的餘數除以紀法，如果餘數小於紀法，則餘數即爲所求年入内紀甲子年之數。如果餘數大於紀法，以餘數除以紀法，去掉商數，則所得餘數即爲所求年入外紀甲午年之數。

推朔：

用所求年入紀年數减去一，乘以章月，再除以章歲，所得商數爲定積月，餘數爲閏餘。如果閏餘在十二以上，則所求年有閏月。用通法乘以定積月，所得乘積爲假積日，以假積日除以日法，所得商數爲定積日，餘數爲小餘。以定積日除以六十，所得餘數爲大餘，從其入紀（甲子或甲午）起算，算外，即爲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朔日：在上月大餘的基礎上加二十九，小餘的基礎上加七百七十三，如果所得小餘大於日法，化入大餘。小餘大於六百八十四，則本月爲大月。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推冬至：

用所求年入紀年數減去一，乘以餘數，以其乘積除以紀法，所得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用大餘除以六十，保留餘數，從其入紀（甲子或甲午）起算，算外，即爲所求年天正冬至日。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

求二十四氣：

先列出冬至大餘，冬至小餘乘以四，大餘加十五得新的大餘，冬至小餘的四倍加五百一十五，以其和除以二千三百五十六，所得商數再加大餘，其和爲所求節氣之大餘數，命名方法與求冬至時一樣。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爲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一，有進退，以無中月。

推閏月：

用閏餘減去章歲，乘以歲中，以乘積除以章閏，所得商數爲閏月所在之月。除不盡的話，如果餘數大於章閏的一半，則閏月所在之月再加一月，上述方法有時會有出入，更爲準確的方法是以無中氣之月置閏。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

推弦望：

在天正十一月朔大餘的基礎上加七，小餘加五百五十七點五，以小餘除以日法，所得商數加入大餘，餘數即爲新的小餘，餘下的方法與前面推朔時一樣，所得爲上弦日。按同樣的方法再加一次，得望日，又加一次得下弦日，再加得下一月的朔日。弦、望時刻的確定，如果弦、望時的小餘小於四百零一，以一百刻乘以小餘，以其乘積除以日法，所得商數爲刻，小數部分乘以十，化爲分，考察所近節氣的夜漏，以算上爲日。

推没：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没，有餘加盡積爲一。以會通乘之，滿没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没日。

推没：

以所求年入紀年數減去一，乘以餘數三千零九十，再除以紀法五百八十九，所得商數爲積没，如果有餘數則加之使得等於紀法，積没再加一。以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乘以積没，除以没法一百零三，所得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大餘從其入紀（甲子或甲午）起算，算外，即爲冬至後没日。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四，滿其法從大餘，無分爲滅。

求次没：在上次没日的基礎上加大餘六十九得到新的大餘，小餘加六十四，加後小餘在没法一百零三以上，化入大餘，如果没有餘數，則爲滅日。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即天正朔夜半日所在。

推日度：

以紀法五百八十九乘以積日，乘積在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以上減之，餘下不足周天部分除以紀法五百八十九，所得爲日度。日度從牛宿前五度起算，依次減去所歷宿的度數，直至其小於某一宿度數，則此即爲天正朔日夜半太陽所在的宿度。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爲紀法，加焉。

求次日太陽所在：在前一天基礎上加一度。經過斗宿時，還需減去斗宿分；如果餘分小於斗宿分，則減一度化爲紀法五百八十九，加上後再減斗宿分。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推月度：

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乘以積日，乘積在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以上減之，餘下不足周天部分除以紀法五百八十九，所得商數爲月度，餘數爲分，剩下的方法與推算日度時一樣，則可得天正朔日夜半月亮所在宿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得一度。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

求次月朔日月亮宿度：如果是小月，則在上月月度的基礎上加二十二，月分加二百五十八。如果是大月則多一天，月度再加十三，月分加二百一十七，如果分在紀法以上，化入度。其冬下旬，月在張宿、心宿之日作出標記。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推合朔度：

以章歲十九乘以天正朔日小餘，除以會數四十七，所得商數爲大分；餘數爲小分。以大分加朔日夜半日分，如果其和在紀法五百八十九以上，化入度，推算所在宿度的方法與前面一樣，所得宿度爲天正合朔時日、月交會時的位置。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二十五，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大分。

求次月合朔日、月位置：在上月合朔的基礎上日度加二十九，大分加三百一十二，小分加二十五，小分在會數四十七以上，化入大分，大分在紀法五百八十九以上，化入日度，經過斗宿時還需除去斗宿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時日所在宿度：在上月合朔的基礎上日度加七，大分加二百二十五，小分加十七點五，大分、小分及度之間的換算，宿度的確定方法如前，則可得上弦時日所在宿度。累加可分别得望、下弦、下月合朔日時所在宿度。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

求弦、望時月所在宿度：在上月合朔的基礎

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上日度加九十八，大分加四百零八，小分加四十一，大分、小分及度之間的换算，宿度的確定方法如前，則可得上弦時月所在宿度。累加可分别得望、下弦、下月合朔日時月所在宿度。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求日、月昏明時所在度：推算日昏明度用紀法，推算月昏明度用月周，乘以最靠近的那個節氣的夜漏，除以二百，所得分别爲日、月的明分。以紀法減日明分得日昏分，以月周減月明分得月亮昏分。分别加上夜半分，除以紀法或月周，化爲度。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爲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之，如會率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歲爲積閏，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推月蝕：

以所求年至上元積年數減一，除以會歲八百九十三，以其餘數即餘年乘以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再除以會歲八百九十三，所得商數爲積蝕，如果有餘數，則積蝕加一。以會月一萬一千零四十五乘以積蝕，除以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所得商數爲積月，餘數爲月餘。以章閏七乘以餘年，除以章歲十九，所得商數爲積閏，以積月減之，所得差數除以歲中十二，去掉商數，留取餘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滿會率得一月，月以望。

求次食：在上次月食的基礎上月數加五，月餘加一千六百三十五，如果月餘在會率以上，化入月，望時有月食。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

推卦用事日：

沿用冬至大餘，小餘加倍，以之確定的時間爲坎用事日。加小餘一千零七十五，如果小餘在乾法一千一百七十八以上，化入大餘，所確定之時間爲中孚用事日。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一百零三。四正各因其中日，小餘加倍。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餘，小餘乘以四，大餘加二十七，小餘加九百二十七，如果加後小餘大於等於二千三百五十六，減之，大餘加一，所得爲土星用事日。大餘加十八，小餘加六百一十八，所得爲立春木星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一百一十六，又得土星用事日。又在此土星用事日的基礎上加，得火星用事日。金星、水星用事日的推算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

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二分度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道術：

月行遲疾，周進有恒。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爲過周分。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曆日數也。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以衰減加月行率，爲日轉度分。衰左右相加，爲損益率。益轉相益，損轉相損，盈縮積也。半小周乘通法，如通數而一，以曆周減焉，爲朔行分也。

仿照上述辦法。

推加時：

以十二乘以小餘，所得乘積除以日法，所得商數即爲辰數，從子時起算，算外，朔、弦、望時以定小餘計算。

推漏刻：

以一百乘以小餘，除以日法，所得商數即爲刻數，如果還有餘數，乘以十，再除以日法，所得爲分，考察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

推有進退，是進加退減所得。進退有差，從二分度後起，都是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道術：

月亮的運行有快有慢，但在每周内走過的天度是恒定的。會數四十七加上天地凡數五十五，乘以餘率二十九的平方，除以會數四十七，所得爲過周分。以過周分加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除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所得爲月行一周的曆日數。月亮運行的變化率本身也會改變，這是勢在改變。以月亮每日的衰減數加平行分，所得爲月亮每日轉度分（實行分）。衰左右相加（一天變化的總和），所得爲損益率。損益率爲益則盈縮積增加，損益率爲損則盈縮積減少。小周的一半一百二十七乘以通法四萬三千零二十六，除以通數三十一，減去曆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所得爲朔行分。

日轉度分	列衰	損益率	盈縮積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分	一退減	益二十二	盈初	二百七十六
二日十四度九分	二退減	益二十一	盈二十二	二百七十五
三日十四度七分	三退減	益十九	盈四十三	二百七十三
四日十四度四分	四退減	益十六	盈六十二	二百七十
五日十四度	四退減	益十二	盈七十八	二百六十六
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減	益八	盈九十	二百六十二
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減	益四	盈九十八	二百五十八
八日十三度七分	四退減	損	盈百二	二百五十四
九日十三度三分	四退加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
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加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十一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三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三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四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一進減	損二十一	盈二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進減	損二十損不足反減五爲益，盈有五謂益而損縮初二十，故不足。	盈五縮初	二百三十四
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進減	益十八	縮十五	二百三十六
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益十五	縮二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進減	益十一	縮四十八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四進減	益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進減	益四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進加	損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進加	損八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進加	損十二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	三進加	損十六	縮四十七	二百七十
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	三曆初進加三大周日	損十九	縮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進加	損二十一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虚：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三十九。

曆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萬一千八百一。

小分：二十五。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曆：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小分滿通數三十一從大分，大分滿曆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日餘命算外，所求合朔入曆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八百三十二，小分二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零三。

周虚：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零三十九。

曆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零一。

朔行大分：一萬一千八百零一。

小分：二十五。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曆：

以上元至所求年積月數乘以朔行大、小分，其積爲新的大、小分，小分在通數三十一以上，化入大分，去掉大分中大於曆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的部分，餘下不滿曆周部分除以周日法，所得商數爲合朔入曆天數，餘數爲日餘。日餘命爲算外那一天，所求得的即爲合朔入曆的時間。

求次月：在上月合朔入曆的基礎上加一天，日餘加五千八百三十二，小分加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二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不足除，減一日，加周虛。

求弦、望時入曆，各在上一次的基礎上加七天，日餘加二千二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點五，把小分和日餘各自除以相應的分母，化爲天，如果所得天數大於二十七，減之。以日餘減去周日分三千三百零三，如果日餘小於周日分，從入曆天數中減去一，日餘加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曆盈縮積，以通周乘之爲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爲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日。弦望進退大餘，爲定小餘。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弦、望時所入曆對應的盈縮積，乘以通周十八萬五千零三十九所得爲實。用通數三十一乘以日餘分，以其積再乘以對應天數的損益率，以增減“實”(損減益加)，所得爲加時盈縮。用章歲十九減月行分，乘以周半一百二十七，所得爲差法，以加時盈縮除以差法，所得爲平（朔）弦、望大小餘的校正值，其中盈減縮加，如果平朔小餘小於校正值，則朔加時在前一天。推弦、望定大、小餘時，可加減平弦、望大餘以定之。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爲盈縮大小分，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爲日月所在定度分。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十九乘以加時盈縮，除以差法，所得商數再除以會數四十七，得盈縮大、小分，以盈減縮加平朔、弦、望時日、月度分，如果平朔、弦、望時日、月所在大、小分小於盈大、小分，則減度，以紀法作爲分母化爲分，再減盈分，所得爲太陽、月亮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曆：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曆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却一日。却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曆。

推月行夜半入曆：

以周半一百二十七乘以朔日小餘，除以通數三十一，以合朔入曆日餘減之，如果日餘不足減，則加上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後再減，入曆天數中減一天。減掉一天以後的入曆天數與前面減後所得分，即得月亮夜半（朔）入曆的天數。

求次日：轉一日，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曆日餘也。

求第二天月行夜半入曆：在前一天入曆天數的基礎上加一天，因日餘到二十七日，如果日餘在周日分以上，減之，直到其差在周日分以下。如果日餘在周日分以下，則日餘再加周虛，所得爲次日入曆日餘。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曆日餘，乘損益率，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爲法損之，爲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爲度，不盡爲分。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曆日餘，乘以損益率，除以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除不盡的爲餘數，以所得商數增減（損益）入曆天對應的盈縮積，餘數没有對應的來減，則從盈縮積中拿出一乘以周法五千九百

通數乘分及餘，餘如周法從分，分滿紀法從度，以盈加縮減本夜半度及餘，爲定度。

六十九，再減之，最後所得即爲夜半盈縮。以所求夜半盈縮除以章歲十九，所得商數爲盈縮度數，餘數爲盈縮分數，以通數三十一乘以上所得盈縮分數及盈縮餘數，通數與盈縮餘數的乘積除以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所得加上通數與盈縮分數的乘積，如果其和大於等於紀法五百八十九，則減之，盈縮度數加一，最後得到盈縮校正度分，盈加縮減當天夜半平度分，即爲定度分。

求變衰法：

以入曆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變衰法：

以入曆天的日餘乘以列衰，除以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除不盡的爲餘數，即可知各天的變衰。

求次曆：

以周虚乘列衰，如周法爲常數，曆竟，輒以加變衰，滿列衰去之，轉爲次曆變衰也。

求次曆：

以周虚二千六百六十六乘以列衰，除以周法五千九百六十九得到一個常數，一個曆周過後，即以此常數加變衰，如果其和大於列衰則減之，剩下的轉爲次曆變衰。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曆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數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定度，爲次日也。竟曆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乃以通數乘之；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曆變衰，轉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或退減對應曆日的日轉分，如果日轉分不足減，則以章歲十九做分母，從日轉度中拿出一度化爲分，再減之。以通數三十一乘以分及餘，而日轉度分加前一天夜半定度，爲次日夜半定度。曆竟不直周日，減餘一千零三十八，以通數乘之；直周日則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曆變衰，轉求與前面一樣。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爲變損益率，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曆竟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曆，減加餘如上數。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或加損益率，所得爲變損益率，以之加或減夜半盈縮。曆竟減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曆，減加餘如上數。

求昏明月度：

以曆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以減月行分爲昏分。分如章歲爲度，以通數乘分，以加夜半定度，爲昏明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不滿廢之。

求昏明月度：

以曆月行分乘以與之靠近的節氣的夜漏，除以二百，所得爲明分。以月行分減明分，所得爲昏分。明分或昏分除以章歲十九，所得爲度，以通數乘以分，加上夜半定度，所得昏明定度。餘分在半法以上乃化爲一，在半法以下則捨去。

求月行遲疾：

月經四表，出入三道，交錯分天，以月率除之，爲曆之日。周天乘

求月行遲疾：

月亮運行四方，出入三道，交錯而分割周天，周天除以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所得爲朔望

朔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爲日進分。會數而一，爲差率也。

月天數。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乘以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除以會月一萬一千零四十五，所得爲朔合分。通數三十一乘以合數，除以會數四十七，所得爲退分。以之加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所得爲月進分。乘以會數四十七，除以通數三十一，所得爲差率。

陰陽曆

	衰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一減	益十七	初
二日限餘千二百九十，微分四百五十七。此爲前限	一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減減不足，反損爲加，謂益有一，當減三，爲不足。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過極損之，謂月行半周，度已過極，則當損之。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二，微分一千七百五十二。此爲後限	一加曆初大，分日。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五千二百而三	少加少者	損十六大	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曆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曆：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及微分各乘之，微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滿去之，餘爲入陰曆。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月合朔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曆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零九。
推朔入陰陽曆：

以上元積月減去會月，餘下小於會月部分各乘以該星朔合分和微分，所得微分如果大於微分法，化入朔合分，朔合分大於周天則減之，餘下如果小於曆周，即爲入陽曆朔合分；如果大於曆周，減之，餘下即爲入陰曆朔合分。以上述入陰

入曆，不盡爲日餘。

陽曆朔合分除以月周，所得商數算外，爲所求月合朔入曆，餘數爲日餘。

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滿十三去之，除餘如分日。陰陽曆竟互入端，入曆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也。

求次月：在上月合朔入陰陽曆的基礎上加二日，日餘加二千五百八十，微分加九百一十四，所得日餘和微分化爲日，日大於十三則減之，日餘再減分日五千二百零三。陰曆結束入陽曆，陽曆結束入陰曆，入曆在前限則餘前，在後限則餘後，這是月行中道之故。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曆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爲微分，盈減縮加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爲加時定數。

求朔望定數：

各列出入遲疾曆盈、縮大分和小分，會數乘以小分所得爲微分，盈減、縮加入陰陽曆日餘，如果日餘不足減盈，則從入曆日中減之，所得爲定日餘。以定日餘乘以對應入曆日的損益率，除以月周，所得減或加入兼數，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曆：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曆日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却一日。却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曆。

推夜半入曆：

以差率乘以朔小餘，除以微分法，以入曆日餘減之，如果不足減，則加上月周後再減之，入曆日減去一日。如果減去的那一日正好爲分日，則加其分，以微分除以會數爲小分，即得朔日夜半入曆。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三十一，小分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曆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爲入曆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爲入次曆。

求次日入曆：在前一日入曆日的基礎上加一日，日餘三十一，小分三十一，小分除以會數，所得加入日餘，日餘大於月周則減之，再加一日，如果入曆日在一個陰陽十三日以上，減之，日餘在分日以上，減之，所得爲入曆初。如果日餘在分日以下，直之，加餘二千七百零二，小分三十一，所得爲入次曆。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曆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周半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也。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以入遲疾曆夜半盈縮及餘，餘在周半以上化入小分，盈加、縮減入陰陽曆日餘，如果日餘不足減盈分，入陰陽曆日數減一，日餘加月周後再減之。以定日餘乘以損益率，除以月周，所得商減或加兼數，爲夜半定數。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以與之最近的節氣的夜漏，除以二百，所得爲明，以減損益率，所得爲昏，以上述方法所得昏明數加或減夜半數，爲夜半定數。

求月去極度：

求月去極度：

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而一爲少，不盡一爲强，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黄道度也。其陽曆以加日所在黄道曆去極度，陰曆以减之，則月去極度。强正弱負，强弱相并，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强進少而弱。

把加時化爲昏明定數的形式，除以十二爲度，餘數爲三則餘少（四分之一度），餘數爲一則餘强（十二分之一度），餘數爲二則餘少弱（六分之一度），所得爲月去黄道度。如果月處在陽曆，加上日所在黄道曆去極度，如果月處在陰曆，則减之，所得爲月去極度。强正弱負，强弱合并，符號相同則相加，符號不同則减少。兩數相减，如果符號相同則减少，符號不同則增加，無對互之，二强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丙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

自上元己丑以來，到建安十一年丙戌，共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己丑	戊寅	丁卯	丙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丙寅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爲周率、日率。章歲乘周，爲月法。章月乘日，爲月分。分如法，爲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斗分乘周率，爲斗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周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鎮星；金，太白；水，辰星。以各行星的終日數與天度五百八十九分之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相約，所得分母、分子分别爲周率、日率。章歲十九乘以周率，所得爲（合）月法。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以日率，所得爲月分。月分除以合月法，所得商數爲（合）月數（餘數爲月餘）。通數三十一乘以合月法，所得爲日度法。斗分一百四十五乘以周率，所得爲斗分。日度法等於紀法五百八十九乘以周率，所以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各除之，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大餘。

五大行星各自的朔大餘、小餘計算法。以通法四萬三千零二十六乘以行星各自的月數，除以日法一千四百五十七，所得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大餘大於等於六十則减之，一直到小於六十爲止，爲最後所得大餘。

五星入月日、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會數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

五大行星各自的入月日、日餘計算法。以通法乘以行星各自的月餘，以合月法乘以朔小餘，二者合并，與會數四十七相約，所得除以日度法，商數爲入月日、餘數爲日餘。

五星度數、度餘。減多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度餘，過周天去之及斗分。

五大行星各自的度數、度餘計算法。以各自日率减周率（按：金水二星不减），乘以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除以各自日度法，所得商數爲度，餘數爲度餘，如果大於周天五百八十九分之二十一萬五千一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斗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三。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斗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三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百三十，則減之，最後所得爲該星度數及度餘。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零二十六。
日法：一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斗分：一百四十五。
木星：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三。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零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零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斗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星：
周率：三千四百零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斗分：四十九萬四千一十五。
度數：四十八。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一。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斗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八。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斗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

入月日：十二。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零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斗分：四十九萬四千零一十五。
度數：四十八。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零六。

土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零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零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一。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斗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零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星：
周率：九千零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八。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斗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斗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爲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爲度分。金、水積合，奇爲晨，耦爲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去積月，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其在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星：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斗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到所求年年數，乘以周率，除以日率，所得商數命名爲積合，餘數命名爲合餘。合餘除以周率，如果所得商數爲一，則該星前一年與太陽會合。如果所得商數爲二，則該星前兩年與太陽會合。如果商數無（爲零），則該星當年與太陽會合。周率減去合餘，所得爲度分。金星、水星，積合爲奇數時是早晨與太陽會合，積合爲偶數時是晚上與太陽會合。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自乘以積合，得到積月和新的月餘，如果新的月餘大於等於合月法，減之，同時積月加一，差數爲最後的月餘。從積月中減去紀月的整數倍，餘下不滿紀月部分爲入紀月。以章閏乘以入紀月，乘積滿章月爲一閏，以入紀

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爲餘，命度以牛前五起。

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滿歲中，即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朔日：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後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减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加度，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

月減去所有閏數，差數減去歲中十二的整數倍，餘下不足歲中十二部分，以天正十一月起算，算外，即爲該行星會合時所在月份。在閏月時，以朔日確定。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以行星各自的月餘，以合月法乘以朔小餘，二者合并，與會數四十七相約，所得除以日度法，商數爲入月日，餘數爲日餘。從朔日起算，算外，即爲行星會合時所在日。

推星合度：

以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乘以度分，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以牛宿前五度起算，即可得行星會合時所在天度。

以上是求行星會合時間、位置的方法。

求後合月：

以一合月數加上上次會合時的月數，一合月餘加上上次會合時的月餘，月餘之和滿合月法則除之，所得商數加入月數，餘數爲月餘，所得即爲該次會合時的月數、月餘，如果月數小於歲中十二，則會合在當年，如果月數滿歲中十二則減之，有閏月亦減之，餘下月數不滿十二，則會合在明年；餘下月數還滿十二，則會合在後年。金星、水星加一次會合後由早晨合變爲晚上合，晚上合變爲早上合。

求後合朔日：

以朔大餘、朔小餘，加上次合月大餘、小餘，此數滿一個月，再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一千四百五十七部分，化爲大餘，餘下命名方法如前。

求後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日餘，加上次會合時入月日、日餘，日餘滿日度法化爲日，如果上次會合朔小餘滿虛分，則減一日。如果本次合小餘大於七百七十三，減去二十九日，小於七百七十三，減去三十日，餘下的則爲本次會合時入月日。

求後度：

以度數加上次會合時度數，度餘加上次會合時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化爲度。所得即爲本次會

木：伏三十二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六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四十五日。

伏行三度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如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日度如西。伏十八日，退十四度。

五星曆步術：

合時行星所在天度。

木星：伏三十二天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時行五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時順行四十度。除去逆行所退十二度，實際行二十八度。

火星：伏一百四十三天九十七萬三千零一十三分。

見六百三十六天。

伏時順行一百一十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時順行三百二十度。除去逆行所退十七度，實際行三百零三度。

土星：伏三十三天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四十五天。

伏時順行三度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時順行十五度。除去逆行所退六度，實際行九度。

金星：晨伏東方八十二天十一萬三千九百零八分。

見於西方。二百四十六天。除去逆行所退六度，實際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一百度十一萬三千九百零八分。

見於東方。隨着太陽向西運行，伏十天，退行八度。

水星：晨伏三十三天六百零一萬二千五百零五分。

見於西方。三十二天。除去逆行所退一度，實際行三十二度。

伏時行六十五度六百零一萬二千五百零五分。

見於東方。隨着太陽向西運行。伏十八天，退行十四度。

五星曆步術：

以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斗除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盈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

把給定行星伏時的天數、度數及其餘數，加入到此行星會合時的時間、所在天度及其餘數，餘數大於日度法則化爲天數、度數加之，命名的方法與前面一樣，即可得到此行星出現的時間和所在天度。以行星每天運行分數的分母乘以該星首次出現時的度數，度餘除以日度法得一，即使度餘没有達到日度法的一半以上也得一；每天加上所運行的分數，分數滿其對應之分母得一度，逆行和順行時所用分母不同，以現行的對應分母乘以前面的運行分，除以前面運行分對應的分母，所得爲對應於現行分母的運行分。當行星留時，天度沿用前面的不變，逆行則減之，伏時不寫出每天運行的度數，經過斗宿時除去斗宿分，以現行分母作爲比率，運行分有增有減，前後相互照應。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三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木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順行，十六天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共運行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零七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快，每天運行五十八分之十一度，五十八天共運行十一度。再順行，慢，每天運行九分（五十八分之九度?），五十八天共運行九度。留，二十五天不動而轉向。逆行，每天運行七分之一度，八十四天共退行十二度。再留，二十五天後轉而順行，每天運行五十八分之九度，五十八天共運行九度。順行，快，每天運行五十八分之十一度，五十八天共運行十一度，在太陽之前，晚上伏於西方。十六天一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共運行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零七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三百九十八天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運行三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與日合，伏，順，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

火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順行，七十一天一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運行五十五度一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點五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四度，一百八十四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再順行，慢，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二度，九十二天運行四十八度。留，十一天不動。轉

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而順，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向，逆行，每天運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天退行十七度。再留，十一天後轉爲順行，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二度，九十二天運行四十八度。再順行，快，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四度，一百八十四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之前，晚上伏於西方。七十一天一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運行五十五度一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點五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七百七十九天九十七萬三千零一十三分，運行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三十四日而順，日行三分，八十七日行七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土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順行，十六天一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點五分，運行一度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點五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每天運行三十五分之三度，八十七點五天運行七點五度。留，三十四天不動。轉向，逆行，每天運行十七分之一度，一百零二天退行六度。再留，三十四天後轉而順行，每天運行三十五分之三度，八十七點五天運行七點五度，在太陽前面，晚上伏於西方。十六天一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點五分，運行一度一百九十萬五千八百六十四點五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共三百七十八天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運行十二度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

金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逆行，五天退行四度，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逆行，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退行六度。留，八天不動。轉向，順行，慢，每天運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度，四十六天運行三十三度。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十五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六度。再順行，更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二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一十三度，在太陽之後，早晨伏於東方。順行，四十一天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運行五十度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與太陽會合。一合，總計二百九十二天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運行數量亦爲二百九十二度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

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順，減疾，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疾，五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行星亦如之。

金星：晚上與太陽會合，伏，順行，四十一天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運行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應爲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轉而晚上在西方出現，在太陽之前。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二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一十三度。再順行，變慢，每天運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六度。慢，每天運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度，四十六天運行三十三度。留，八天不動。轉向，逆行，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退行六度，在太陽之前，晚上伏於西方，逆行，快，五天退行四度，與太陽會合。總計二次會合一終，五百八十四天十一萬三千九百零八分，運行數量亦爲五百八十四度十一萬三千九百零八分。

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

水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逆行，九天退行七度，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繼續逆行，快，一天退行一度。留，二天不動。轉向，順行，慢，每天運行九分之八度，九天運行八度。快，每天運行一又四分之一度，二十天運行二十五度，在太陽之後。早晨伏於東方，順行，十六天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運行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與太陽會合。一合，共五十七天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運行數量也爲五十七度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

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一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水星：晚上與太陽會合，伏，順行，十六天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運行三十二度六百四十一萬零九百六十七分，晚上在西方出現，在太陽之前。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四分之一度，二十天運行二十五度。慢，每天運行九分之八度，九天運行八度。留，二天不動。轉向，逆行，一天退行一度，在太陽之前，晚上伏於西方。逆行，慢，九天退行七度，與太陽會合。總計二次會合一終，一百一十五天六百零一萬二千五百零五分，運行一百一十五度六百零一萬二千五百零五分。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律曆(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内。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托褒貶糾正，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黄鍾之月爲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

魏尚書郎楊偉上表説："我閲覽古籍，考察決斷曆數的作用，季節用來綜理農事，月份用來綜理人事，它們的由來已久了。少昊時，依據燕子歸來之類的物候判斷分至；顓頊、帝嚳時，重黎掌管天；唐帝、虞舜時，羲和掌管日，三代時沿襲了這種傳統，每個朝代都有日官。日官掌管曆法，把它頒布給諸侯，諸侯得到以後，再在境内頒布。夏后時，羲和沉迷於酒中，使得曆法紊亂，《書》把這件事寫在《胤征》裏面。由此看來，明悉農時，重視人事，歷代都是這樣。一直到周室衰落，戰國紛起，告朔用的羊，廢棄而不繼承，登臺祭祀天地的禮儀，滅絶而不遵守，閏月設置乖錯而不知道，正月安排與時令不符而不悟，大火星猶在西，却以蟄蟲不隱藏爲怪。當時，天子不協調時令，掌管曆法的官員不寫明日辰的吉凶禁忌，諸侯不盡職，日官連朔日也不推算，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在《春秋》這部書裏進行撥亂反正，依托褒貶來糾正錯誤，掌管曆法的官員設置閏月不當，則在書中記録以譏諷之，登臺頒布朔，則説他有禮。從此以後，一直到秦、漢，仍然以孟冬作爲一年的開始，閏月爲後九月，中氣、節氣錯亂，季節、月份錯誤，修正值落後於實際天象，日食不在朔時發生，多年沿襲，很久都没有改變。到武帝元封七年，纔意識到上述錯誤，於是更改正月所在，改變曆法的基本數據，命令有大才的博學之人，造《太初曆》，考校中氣、朔時的誤差，以改正閏分；觀測中星得到相應的度數，以考察曆法的疏密。以

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厘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黄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并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黄帝以來，常改革不已。”

建寅之月作爲正月，以黄鐘之月作爲曆法的開始。這部曆法的斗分太大，後來誤差逐漸增大。到元和二年，再次行用《四分曆》，一直使用到現在，考察日食，經常發生在晦日，這是斗分太多的緣故，所以先精密後來粗疏，現在已不可用。我先前利用制典的空餘時間，推算考察天體的運行，考核以前的典籍，以日食和朔驗證，詳細精密，建立了更爲精密的曆法，推算不先不後，與古今天象相符。以前在唐帝時，協調時日，誠信地治理百姓，各種事業都很興旺。想要使當今國家的典禮和各種制度都符合往古，非常完備充足，於是更改正月所在，改變曆法的基本數據，以大呂之月作爲一年的開始，以建子之月作爲曆法初始月。我認爲在顓頊時代，曆法稱爲《顓頊》，在軒轅時代，曆法稱爲《黄帝》，到漢孝武帝改革正朔，變更曆法，改元叫作太初，因而其曆法命名爲《太初曆》。現在改元爲景初，應該把曆法叫作《景初曆》。我所制定的《景初曆》，方法數據簡明扼要，施用則接近精密，研究它則節省功效，學習它則容易明白。即使再讓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掌管日晷，羲和考察日影、天象，推算驗證日月的運行，窮究其精妙幽微之處，達到術數的極限，也不可能像我的曆法一樣精妙。所以歷代的曆法都粗疏而不精密，自黄帝以來，不停地改變。”

《景初曆》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

此元以天正建子黄鍾之月爲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積四千零四十六年，算上。

這個曆元以天正建子黄鐘之月爲曆法的初始，每元的第一年，甲子朔日半夜零點冬至。

元法：一萬一千零五十八。

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虚：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没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零一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虚：二千零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零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零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紀。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紀。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

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也。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甲辰紀第五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的開始合朔，月亮在黄道南。

交會差率，十四萬零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爲十萬三千六百一十。這個數據的計算方法是，用一紀的積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乘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連續減去會通七十九萬零一百一十，所得小於會通之數即爲交會紀差。以交會紀差加上前紀的交會差率，所得爲後紀的交會差率。加上交會紀差後所得交會差率如果仍小於會通，則紀首這一年天正合朔時月亮在黄道南；如果大於會通，減之，月亮在黄道北。一直累加至大於等於會通，則月亮在黄道南；再一直累加至大於等於會通，則月亮在黄道北。

遲疾紀差三萬零一百八十。這個數據的計算方法是，用一紀的積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乘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連續減去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餘下小於通周部分九萬五千四百四十一，用通周減之，所得爲遲疾紀差。以上一紀的遲疾差率減去遲疾紀差，得到後一紀的遲疾差率。如果不足減，則加上通周後再減之。

求次元的紀差率：用前元甲寅紀的差率減去紀差，所得爲次元甲子紀差率。求次紀差率，與前面的方法一樣。

推朔積月方法：

以上元壬辰至所求年的積年，減去一，除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所得商數算外，得到入紀數，餘數爲入紀年數。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以入紀年數，再除以章歲十九，所得商數爲積月，餘數爲閏餘。閏餘在十二以上，當年有閏月。閏月的確定以無中氣之月爲準。

推朔術曰：

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推朔的方法：

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乘以積月，爲朔積分。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所得商數爲積日，餘數爲小餘。積日連續減去六十，餘下不滿六十的部分爲大餘。大餘以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爲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求次月朔日：在上月基礎上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如果加後小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則化入大餘，起算命名的方法與前面一樣，所得爲次月朔日。小餘在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則當月大。

推弦望：

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在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弦望日：

在朔日基礎上加大餘七，小餘一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則化入小餘，小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則化入大餘，大餘滿六十則減之，餘下不滿六十的部分從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即上弦日。用同樣的方法連加，依次可得望、下弦、後月朔日。如果望時有月食，且定小餘在中節者則與之最近的中氣或節氣的間限、限數以下，則算上以確定其所在日。望在中氣或節氣前後四天以內，看限數而定，望在中氣或節氣前後五天以上，看間限而定。

推二十四氣術曰：

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推二十四中氣、節氣的方法：

以入紀年減去一，乘以餘數九千六百七十，除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所得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則減之，餘下不滿六十部分從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即得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次氣：在上一氣的基礎上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零二，小分十一，如果小分滿氣法十二則化入小餘，小餘滿紀法則化入大餘，起算命名的方法與前面一樣，所得爲次氣日。

推閏月術曰：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推閏月的方法：

以章歲十九減去閏餘，乘以歲中十二，乘積滿章閏七得一月；剩下不滿章閏部分如果在三點五以上，也得一月。這樣所得的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算外，得到閏月。如果閏月設置有出入，以有無中氣作爲判據。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間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間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三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三	間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七十二	間限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	限數千一百二十二	間限千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五	間限千三十六
春分二月中	限數千八	間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間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限數九百	間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間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三	間限八百一十二
芒種五月節	限數八百	間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間限八百一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五	間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間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間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限數九百七	間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間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千二十一	間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八十	間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三	間限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八十一	間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九

推没滅術曰：

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没分乘之，以没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没日也。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没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

推没、滅的方法：

沿用冬至積日，如果有小餘，再加一，乘以没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除以没法九百六十七，所得商數爲大餘，餘數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則減之，餘下不滿六十部分從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即得去年冬至後没日。

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没法九百六十七得一，加入大餘，起算命名的方法如前。小餘盡，爲滅。

推五行用事日：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即木、火、金、水開始用事日。在上述四個節氣的基礎上各減去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下的從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即得土用事日。大餘不足減，加六十；小餘不足減，大餘減一，加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小分不足減，小餘減一，

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即《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

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

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月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術曰：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

加氣法十二。

推卦用事日：

沿用冬至大餘，小餘乘以六，以之確定的時間即《坎卦》用事日。加小餘一萬零九十一，滿元法一千一百五十八化入大餘，即得《中孚》用事日。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四正的確定沿用中日大餘，小餘乘以六。

推太陽所在宿度的方法：

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乘以朔積日，滿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則除去，餘下不滿周天部分除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所得商數爲度，餘數爲分。度分從牛宿前五度起算，滿一宿則除去，到剩下度分不滿所在宿大小時，則此即爲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太陽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每天加一度，分不加，經過斗宿時除去斗宿分，如果分少不足減，度數減一化爲分，再減之。

推月亮所在宿度的方法：

以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乘以朔積日，滿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除去，餘下不滿周天部分除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所得商數爲度，餘數爲分，起算命名方法與求太陽所在宿度時一樣，可得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亮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零六；大月再加一天，度加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化入度，最後所得爲次月朔夜半月亮所在宿度及分。其冬下旬，月在張宿、心宿之日作出標記。

推合朔所在宿度的方法：

以章歲十九乘以朔小餘，所得滿通法四十七化爲大分，餘下不足通法部分爲小分。以大分加朔夜半太陽度分，分滿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化入度，起算命名方法如前，可得天正十一月合朔太陽、月亮共合時的宿度分。

求次月：在上月基礎上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四十七化入

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大分，大分滿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化入度，經過斗宿時除去斗宿分，所得爲次月合朔太陽、月亮共合時的宿度分。

推弦望日所在度：

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時太陽所在宿度分：

在合朔時太陽度分的基礎上加度七，大分七百零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化入小分，小分滿通法四十七化入大分，大分滿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化入度，起算命名方法與前面一樣，則可得上弦時太陽所在宿度分。用同樣的辦法連續加，可依次得望、下弦、後月朔太陽所在宿度分。

推弦望月所在度：

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數滿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時月亮所在宿度分：

在合朔時月亮度分的基礎上加度九十八，大分一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小分至大分，大分至度的轉化及宿度分的推算與前面一樣，可得上弦時月亮所在宿度分。用同樣的辦法連續加，可依次得望、下弦、後月朔月亮所在宿度分。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

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分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太陽和月亮昏、明度分的方法：

推算太陽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月亮以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乘以與所求日最靠近的節氣的夜漏，除以二百，所得分别爲太陽和月亮的明分。推算太陽以紀法，月亮以月周分别減去各自的明分，所得爲各自的昏分。以各自明分、昏分加各自夜半度分，分滿紀法化入度，可得太陽和月亮昏、明時所在宿度分。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

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食的方法：

以所入紀的朔積分，加所在紀下交會差率，除去會通七十九萬零一百一十，餘下的即爲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時的去交度分。加上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滿會通則除去，餘下的即爲次月合朔時的去交度分。以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各加當月合朔時的去交度分，滿會通則除去，餘下的爲當月望時的去交度分。朔和望時的去交度分，如果在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以下，或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

推合朔交會月食時月亮在黄道南北的方法：

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以所入紀的朔積分，加所在紀的交會差率，除去會通的兩倍，餘下的如果不滿會通，則紀首時月亮在黃道北，天正合朔時月亮也在日道表；紀首時月亮在黃道南，天正合朔時月亮也在黃道南。餘下的如果滿會通則除去，紀首時月亮在黃道北，則天正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南；紀首時月亮在黃道南，則天正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北。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次月：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加上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則除去，如果上月合朔月亮在黃道南，加通數後滿會通，則月亮變爲在黃道北，不滿會通，則仍在黃道南；如果上月合朔月亮在黃道北，加通數後滿會通，則月亮變爲在黃道南，不滿會通，則仍在黃道北。如果先交會後月食，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北則望時月亮也在黃道北，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南則望時月亮也在黃道南。先月食後交會，看見月食之月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南則望時月亮在黃道北，合朔時月亮在黃道北則望時月亮在黃道南。交會月食如果在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以下，則交在前，會在後；如果在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以上，則會在前，交在後。前交後會情形下，接近限數時應在前月預候；前會後交情形下，接近限數時應在後月候之。

求去交度術曰：

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也。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

求去交度的方法：

交在前會在後的，以去交度分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所得爲交點後去交度。會在前交在後的，以會通七十九萬零一百一十減去去交度分，餘下的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所得爲交點前去交度。餘數均爲度分。去交度在十五以上，雖然交但不發生食，在十以下，必然發生食，在十以上，食虧很少，衹是光影相及而已。食虧具體多少，以十五作爲分母來表達。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

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

求日食虧起方位角的方法：

如果月亮在外道，交在先會在後，日食從西南角起虧；會在先交在後，日食從東南角起虧。如果月亮在內道，交在先會在後，日食從西北角起虧；會在先交在後，日食從東北角起虧。日食虧分的多少，與月食一樣，以十五爲分母來表達。日月相會於交中則食盡。月食時月亮在與太

角與上反也。

陽相對的位置，起虧的方位角與上面相反。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盈初	二百八十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一	二百七十四
四日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一
五日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七
六日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
七日十三度七分	損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八日十三度一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九日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
十日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四日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縮初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縮積分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益四	縮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損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二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十四度十二分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二	二百七十八
周日十四度十三分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損二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縮積分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曰：

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

推合朔交會月食入遲疾曆的方法：

以所求年入紀朔積分，加所在紀遲疾差率，除去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餘下不滿通周部分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得入曆天數，餘數爲日餘，天數從所在紀干支起算，算外，可得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

求次月：加一天，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天，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化入天，天數滿二十七減去。

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

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曆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本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曆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法。

推加時：

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强，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廢棄之。以强并少爲少强，并半爲半强，并太爲太强。得二强者爲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强、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再以日餘減去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日餘不足減，天數減去一，加周虛二千零三十一。

推合朔交會月食定大小餘：

以入曆日餘乘以所入曆的對應損益率，以增減盈縮積分，所得爲定積分。以所入曆日對應的月行分減去章歲十九，以定積分除以其差，所得如果是盈積分則以平朔小餘減之，如果是縮積分則以平朔小餘加之，可得爲定小餘。縮加以後，小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則交會加時在後一天；平朔小餘不足減盈積分，則交會加時在前一天。月食，同樣由定大餘小餘以確定加時。如果入曆日在周日，以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乘以縮積分，所得爲定積分。以損益率乘以入曆日餘，再乘以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加周日日度小分六百二十六，用定積分減之，餘下的爲後定積分。以周日月行分減章歲十九，乘以周日日餘，加周日日度小分，用後定積分除以它，所得加本小餘，可得定小餘。剩下的方法與上面一樣。

推加時：

以十二乘以定小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得一辰，所得辰數從子時起算，算外，即爲朔望加時所在之辰。有餘數，乘以四，再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如果得一，則爲少（四分之一），如果得二，則爲半（二分之一），如果得三，則爲太（四分之三）。再有餘數，乘以三，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如果得一，則爲强（十二分之一），如果在四千五百五十九的一半以上，入爲一，得强（十二分之一），在四千五百五十九的一半以下則捨去。以强（十二分之一）與少（四分之一）合并爲少强（三分之一），以强（十二分之一）與半（二分之一）合并爲半强（十二分之七），以强（十二分之一）與太（四分之三）合并爲太强（六分之五）。如果得二强則爲少弱（六分之一），以少弱（六分之一）與少（四分之一）合并爲半弱（十二分之五），以少弱（六分之一）與半（二分之一）合并爲太弱（三分之二），以少弱（六分之一）與太（四分之三）合并爲一辰弱（十二分之十一）。以其所在辰命名，

各自得該辰少、太、半及其强、弱。如果月食在中氣或節氣前後四天以内，看限數；在中氣或節氣前後五天以上，看間限。定小餘在間限、限數以下，以算上爲月食所在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虚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	日行所在度	日行黄道去極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十一月中	斗二十一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强
小寒十二月節	女二少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强	氐七强
大寒十二月中	虚五半弱	百一十太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太强	心半
立春正月節	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雨水正月中	室八太强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	箕半
驚蟄二月節	壁八强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	斗初少
春分二月中	奎十四少强	八十九少强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
清明三月節	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三月中	昴二太	七十七太强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	牛六半
立夏四月節	畢六太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
小滿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太弱	危太弱
芒種五月節	井十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强
夏至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强	六十七强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强
小暑六月節	柳三太强	六十七太强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太强	奎二太强
大暑六月中	星四强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强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	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强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太强	胃九太弱

處暑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强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	畢三太
白露八月節	軫六太	八十四少强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强	參五少强
秋分八月中	角五弱	九十半强	五尺五寸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强
寒露九月節	亢八半弱	九十六太强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太	鬼三少强
霜降九月中	氐十四少强	百二少强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虚六太	星三太
立冬十月節	尾四半强	百七少强	丈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强	張十五太强
小雪十月中	箕一太强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弱	翼十五太
大雪十一月節	斗六	百一十三太强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强	軫十五少强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强；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以上中氣、節氣共二十四氣，按曆數推求，可得每年冬至十一月中氣時有關的數據。在此基礎上加得次月節氣數據，節氣加得其月中氣。中星的確定以太陽所在作爲判據，以所求年二十四節氣小餘乘以四，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如果得一，爲少（四分之一）；如果達不到少（四分之一），乘以三，除以日法爲强（十二分之一）；以所得減其節氣，則昏明中星各個都能確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并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數，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餘爲星合朔大

推五星術：

五大行星，木星又名歲星，火星又名熒惑星，土星又名鎮星，金星又名太白星，水星又名辰星。五大行星的運行，有快有慢，有留有逆。自天地開闢，清濁剛分開時，太陽、月亮、五大行星相聚於星紀。從星紀出發，在天上運行，有快有慢，有留有逆，相互趕上。行星與太陽相會，處在同一宿同一度，叫做合。從合到下一次合，叫做終。各以一終的時間與一年的時間通分相約，分子爲合終歲數，分母爲合終合數。這兩個數確定後，則其他的基本數據也有了。以章歲十九乘以合數，所得爲合月法。以紀法一千八百四十三乘以合數，所得爲日度法。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以歲數所得爲合月分；除以合月法所得商數爲合月數，餘數爲月餘。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乘以合月數，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所得商數爲大餘。以大餘連續除去六十，餘下不

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通法約之，爲入月日餘。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曆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數，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也。

木：
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一十三。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月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
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三。

滿六十的部分爲行星合朔大餘。大餘之外的餘數爲朔小餘。以通數乘以月餘，以合月法乘以朔小餘，二者相加，除以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與合月法之積，所得商數爲行星合入月日數。餘數除以通法四十七，所得爲入月日餘。以朔小餘減去日法，所得爲朔虛分。以曆斗分四百五十五乘以合數，所得爲星度斗分。木星、火星、土星以各自的歲數減去合數，餘下的乘以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行星度數，餘數爲度餘。金星、水星以周天乘以各自歲數，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行星度數，餘數爲度餘。

木星：
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零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零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月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星：
合終歲數：五千一百零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零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零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二。	朔虛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斗分：一百零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	土星：
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零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日度法：七百零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一十二。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零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	金星：
合終歲數：一千九百七。	合終歲數：一千九百零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數：九。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月餘：四萬零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虚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
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虚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
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爲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五星合月：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虚分：一千零二十四。
斗分：一百零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星：
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朔虚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的方法：
以壬辰元至所求年的年數，乘以合終合數，除以合終歲數，所得商數命名爲積合，餘數命名爲合餘。以合餘除以合終合數，如果商數得一，則行星去年與太陽合，如果商數得二，則行星前年與太陽合，如果商數無所得（爲零），則行星在所求年與太陽合。合終合數減去餘數，爲度分。金星、水星的積合爲偶數時，早晨與太陽合，積合爲奇數，晚上與太陽合。
推五星合時所在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以月數、月餘各乘以積合，月餘滿合月法化入月，最後所得爲積月，不滿合月法部分爲月餘。以積月除以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所得商數算外，爲所入紀，餘數爲入紀月。以章閏乘以入紀月，除以章月二百三十五，所得爲閏月數，以入紀月減之，差數大於歲中十二則除去，餘下不滿十二部分爲入歲月，從天正十一月起算，算外，爲行星會合時所在月份。如果正好在閏月，則按照朔日確定。

推合月朔：

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會合所在月朔：

以通數乘以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乘以入紀月，除以日法，所得商數爲積日，餘數爲小餘。以積日連續減去六十，餘下不滿六十部分爲大餘，以所入紀干支起算，算外，爲行星會合時所在月朔日。

推入月日：

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行星會合時入月日：

以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乘以月餘，合月法乘以朔小餘，二者相加，除以日度法，所得商數爲行星會合時入月日數，餘數爲日餘。日數從朔日起算，算外，爲行星會合時入月日。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推行星會合時所在宿度：

以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乘以度分，除以日度法，所得餘數爲行星會合時度數，餘數爲度餘。度數從牛宿前五度起算，算外，爲行星會合時所在宿度。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下次會合時所在月份：

以月數加上次會合時入歲月，月餘加上次會合時月餘，所得月餘在合月法以上，則化入月數。如果月數小於歲中十二，則行星在本年會合；如果月數大於等於歲中，減之，有閏月亦減之，餘下小於歲中，則會合在上次會合的後一年；如果餘下的仍大於等於十二，則會合在上次會合的後二年。金星、水星加一次會合後由早晨會合變爲晚上會合，晚上會合變爲早上會合。

求後合朔：

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下次會合時所在月朔日：

以朔大餘、朔小餘，加上次合月大餘、小餘，加後滿一月，再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部分，化爲大餘，起算命名的方法如前。

求後入月日：

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以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求下次會合時的入月日：

以入月日、日餘，加上次會合時入月日、日餘，日餘滿日度法部分，化爲日。如果上次會合朔小餘大於等於對應虚分，則減一日；如果本次會合小餘大於等於二千四百一十九，減去二十九日；小於二千四百一十九，減去三十日，餘下的爲本次會合時入月日，以朔日起算。求下次會合時所在宿度，以度數及分加上次會合時度數及分，從上次會合時所在宿度起算，所得即爲本次會合時所在宿度。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木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順行，十六天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共運行二度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快，每天運行五十七分之十一度，五十七天共運行十一度。再順行，慢，每天運行九分，五十七天共運行九度，留。二十七天不動而轉向。逆行，每天運行七分之一度，八十四天共退行十二度，再留。二十七天停止不動，再慢行，每天運行九分，五十七天共運行九度而順行。快，每天運行十一分，五十七天共運行十一度，在太陽之前，晚上隱伏於西方。順行，十六天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共運行二度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三百九十八天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運行三十三度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

火星：早晨與太陽會合，隱伏不見，七十二天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運行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每天運行二十三分之十四度，一百八十四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再順行，慢，每天運行十二分，九十二天運行四十八度而留。十一天不動，轉向。逆行，每天運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度，六十二天退行十七度，再留。十一天後轉爲順行，慢，每天運行十二分，九十二天運行四十八度，速度變快。每天運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之前，晚上隱伏於西方。順行，七十二天一百七

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

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運行五十六度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七百八十天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運行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星：早晨與太陽會合，隱伏不見，十九天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點五分，運行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點五分，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順行，每天運行一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度，八十六天運行六點五度而留。三十二點五天不動，轉向。逆行，每天運行十七分之一度，一百零二天退行六度，再留。三十二點五天不動，轉而順行，每天運行十三分，八十六天運行六點五度，在太陽前面，晚上隱伏於西方。順行，十九天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點五分，運行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點五分，與太陽會合。總計一終，共三百七十八天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運行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星：早晨與太陽會合，伏，逆行，六天退行四度，轉而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逆行。慢，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退行六度。留，七天不動，轉向。順行，慢，每天運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度，四十五天運行三十三度，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十四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五度而順行。更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陽之後，早晨隱伏於東方。順行，四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與太陽會合。一合，總計二百九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二百九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

金星：晚上與太陽會合，隱伏不見，順行，四十二天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運行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轉而晚上在西方出現，在太陽之前。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度，九十一天運行一百一十二度，再順

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曆步術：

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餘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

行。慢，每天運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天運行一百零五度，再順行。更慢，每天運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度，四十五天運行三十三度而留。七天不動，轉向。逆行，每天運行五分之三度，十天退行六度，在太陽之前，晚上隱伏於西方。逆行，六天退行四度，與太陽會合。總計二次會合，一終，五百八十四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運行五百八十四度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

水星：早晨與太陽會合，隱伏不見，十一天退行七度，早晨在東方出現，在太陽之後。逆行，快，一天退行一度而留。一天不動，轉向。順行，慢，每天運行八分之七度，八天運行七度，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十八分之四度，十八天運行二十二度，在太陽之後，早晨隱伏於東方。順行，十八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運行三十六度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與太陽會合。一合，共五十七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運行五十七度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

水星：晚上與太陽會合，隱伏不見，十八天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運行三十六度二千零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晚上在西方出現，在太陽之前。順行，快，每天運行一又十八分之四度，十八天運行二十二度，順行。慢，每天運行八分之七度，八天運行七度而留。一天不動，轉向。逆行，一天退行一度，在太陽之前，晚上隱伏於西方。逆行，十一天退行七度，與太陽會合。總計二次會合，一終，一百一十五天一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運行一百一十五度一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

五星曆步術：

把給定行星隱伏時的天數、度數及其餘數，加入到此行星會合時的時間、所在宿度及其餘數，餘數大於日度法則化爲天數、度數加之，命名的方法與前面一樣，即可得到此行星出現的時間和所在宿度。以行星每天運行分數的分母乘以該星首次出現時的度數，度餘除以日度法得一，如果度餘達到日度法的一半以上也得一，每天加

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

上所運行的分數，分數大於等於其對應之分母得一度。逆行和順行時所用分母不同，以現行的對應分母乘以前面的運行分，除以前面運行分對應的分母，所得爲對應於現行分母的運行分。當行星留時，宿度沿用前面的不變，逆行則減之，伏時不寫出每天運行的度數，經過斗宿時除去斗分，以現行分母作爲比率。運行分有增有減，前後相互照應。

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曆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推甲子爲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飾以浮説，名爲《正曆》。

武帝時的侍中平原人劉智，以斗曆修改曆法，推崇《四分法》，三百年減一天，以一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推算甲子作爲上元，到泰始十年，即甲午年，共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年，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太陽、月亮、五大行星從星紀開始，得到上元之首的開端。以虛浮之説作爲飾辭，名爲《正曆》。

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曆》，説云：

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曆》，説：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叙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

太陽運行一度，月亮運行十三又十九分之七度多，掌管曆法的官員根據太陽、月亮運動的快慢，以考察晦、朔，設置閏月。閏月没有中氣，北斗斜指於兩辰之間，因此與其他十二個月不一樣。以此連續推算，則四時八節没有乖錯，這纔能够成歲，其間達到極爲精微細密的境界。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情有序而不錯亂。所以《傳》説："閏月用來校正紀時，紀時用來指導人事。"但是陰陽的運轉，隨着本身的移動而産生誤差，誤差不斷積累，於是與曆法乖錯。所以仲尼、丘明每次在朔和閏月時作記録，是爲了矯正曆法的得失，以此闡明曆數。

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

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之研習《春秋》，《春秋》所載日食，帶日干支的有三十四次，而按《三正曆》推算祇得一次，與其他曆法相比，最爲粗疏。并且六千多年則加一天，凡是年應該由每天累積而成，而故意增加，其不可行達到了極點。

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

自古以來，那些討論《春秋》的曆家多

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説，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

有荒謬，或者用自己造的曆法，或者用黃帝以來各家曆法，推算經傳中的朔日，都與經傳不合。日食發生在朔日，這是符合自然的規律，《經》、《傳》上又寫着，朔日日食，可以稱爲得天，而劉、賈等各人的學説，都認爲日食可在月初二或初三發生，公然違背聖人的明文，他們的弊端在於，祇認定一個上元，而不根據實際天象進行改正。

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絶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我感慨於上述有關《春秋》曆法之事，曾經著《曆論》，極言曆法的通理。大體的意思是：天運行不息，太陽、月亮和行星各自在天上運行，都是運動的天體。天體運動則不可能總保持一致，縱然它們的行度大量可得并且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内，日積累而成爲月，月積累而成爲年，新的和舊的相互關聯，不可能没有微小的誤差，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春秋時有的連續兩個月都有日食，有的多年都没有日食，按理不可能統一，而曆法推算所用的基本數據保持不變，所以按曆法推算的結果都與實際天象有先有後。開始的誤差很小，因此覺察不到，誤差積累而變大，以至於推算所得弦、望、晦、朔與實際不符，則不得不修改曆法，使之與實際天象相符。這就是《書》所説的"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説的"治曆明時"，認爲曆法的制定應該順應實際天象以求得二者的符合，而不是先制定曆法，然後驗證實際天象是否與之相符。推而論之，春秋二百多年間，肯定有多次修改曆法以順應天象。雖然春秋時的曆法已經堙滅不傳，追尋《經》和《傳》中隱含的旨意，從大量事實可以得知，時令的違謬，《經》和《傳》上均有憑據。學者們本應當探尋《經》和《傳》中記載的月、日和日食，以考察晦、朔，推演它們是否與實際時間一致；但他們却不這樣做，各自根據自己的曆法，推算春秋月、日和日食，這樣做無異於以自己的脚印爲標準，去削他人之足。

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

我著《曆論》之後，至咸寧年間，有善

中，善算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經》，三百八十六《傳》。其三十七日蝕。三無甲乙。

《黄帝曆》得四百六十六日，一蝕。

《顓頊曆》得五百九日，八蝕。

《夏曆》得五百三十六日，十四蝕。

《真夏曆》得四百六十六日，一蝕。

《殷曆》得五百三日，十三蝕。

《周曆》得五百六日，十三蝕。

《真周曆》得四百八十五日，一蝕。

《魯曆》得五百二十九日，十三蝕。

《三統曆》得四百八十四日，一蝕。

《乾象曆》得四百九十五日，七蝕。

《泰始曆》得五百一十日，十九蝕。

於計算的李修、卜顯兩人，依據我的論述製造了名爲《乾度曆》的曆法，上於朝廷。他們的曆法，太陽運動用《四分曆》的基本數據，僅僅增加了月亮運行的速率，用三百年修改曆法的説法，用二元推算七十餘年的天象，誤差甚小，對天體運行的描述可以推演到遥遠的年代。當時的尚書和史官用《乾度曆》和《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發現《乾度曆》大大勝過《泰始曆》，於是上奏它勝過官曆的具體的四十五個事例。現在他們的曆法都還保存着。又同時用古今十部曆法推算檢驗《春秋》，從中可知，《三統曆》最爲粗疏。

《春秋》上總共記載了七百七十九個干支日，三百九十三日在《經》上，三百八十六日在《傳》上。三十七次日食。三次没有日干支。

《黄帝曆》推算四百六十六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顓頊曆》推算五百零九日和八次日食符合。

《夏曆》推算五百三十六日和十四次日食符合。

《真夏曆》推算四百六十六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殷曆》推算五百零三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周曆》推算五百零六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真周曆》推算四百八十五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魯曆》推算五百二十九日和十三次日食符合。

《三統曆》推算四百八十四日和一次日食符合。

《乾象曆》推算四百九十五日和七次日食符合。

《泰始曆》推算五百一十日和十九次日食符合。

《乾度曆》得五百三十八日，十九蝕。

今《長曆》得七百四十六日，三十三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四日蝕，三無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曆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更名爲《真夏》、《真周曆》也。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王朔之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因其上元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

《乾度曆》推算五百三十八日和十九次日食符合。

現在的《長曆》推算七百四十六日和三十三次日食符合。三十三日不符，《經》、《傳》有誤；四次日食不符，其中三次無日干支。

漢末，宋仲子搜集七種曆法考證《春秋》，經研究，其中夏、周二曆都與《藝文志》所記載的不同，所以更名爲《真夏曆》、《真周曆》。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人王朔之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零五爲斗分，沿用其上元作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孝武太元九年，即甲申年，天水人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大略說："研治曆法的方法，先必須細究日、月的運行，然後纔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旦失去了這個根本，則四時季節的安排就會雜亂無序。所以仲尼創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悉天時是人事的根本，所以歷代帝王都很重視曆法。自皇羲以來，直到漢、魏，各朝都制定了自己的曆法，以求與天象相符。考察曆法是粗疏還是精密，衹能用交食作爲判據。然而書中所記，衹有《春秋》上載有日食，從隱公到哀公，總計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次，考察其晦、朔，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曆法。班固認爲《春秋》沿用《魯曆》，《魯曆》不正，所以閏月設置不當。魯以閏餘爲一的這年作爲蔀首，考查《春秋》中設置閏月的方法，與此蔀首不符。《命曆序》上說：孔子爲了研究《春秋》，曾專門研治殷朝的曆法，使之可以傳於後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春秋》月、日和交食的校正應該用《殷曆》。現考查《春秋》上的交食，與《殷曆》不符，用《殷曆》考查《春秋》，月朔日多數與《春秋》不一樣，再以之對比《經》，都多一日，《傳》則少一日。但《公羊》、《經》與《傳》上朔日不一樣，從道理上也說得過去，然而《經》上有日食於朔日的證據，《傳》却認爲失朔。服

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曆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曆非此，冤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斗分粗，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無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以今新曆施於春秋之世，日蝕

虔用太極上元注解《傳》，太極上元乃是劉歆《三統曆》所製造的曆元，哪裏能施用於《春秋》呢？研究《春秋》而用《漢曆》，從義理上來説不是差得太遠了嗎？《傳》中不對的地方很多，不衹是這件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傳》上説：'日月相會在申，掌管曆法官員出錯，兩次失閏。'考察朔日太陽月亮的去交分，交食應該在此月，而不是兩次失閏。用劉歆的曆法考查《春秋》日食，衹有一次在朔日，其餘的多發生在月初二，因此劉歆在其曆法後面附《五行傳》，著述牽强附會之説：春秋時諸侯多不施行德政，所以月亮運行經常緩慢。劉歆不但不認爲日食不發生在朔日是曆法推算的失誤，反而爲之作錯誤的辯解。日食發生在朔日，乃是天經地義之事，而劉歆反而據自己的曆法非議實際天象，這是倚恃曆法而冤屈天。杜預又認爲周朝衰落，國家動蕩不安，學者們没有得到當時真正施用的曆法，現在傳世的七種曆法，都未必是各個王朝實際行用的曆法。現今如果以這七家曆法考察古今交食，確信不可能得到驗證，這都是由於斗分粗疏所致。《殷曆》以四分之一爲斗分，《三統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現在的《景初曆》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方法和基本數據也不一樣。《殷曆》斗分太大，所以不能施用於現在。《乾象曆》斗分太小，所以不能用於古代。《景初曆》斗分雖然在二者之間，但日所在宿度仍與實際相差四度，日月虧損，都不在對應的位置，假使日在東井宿食，以月驗算，却在參宿六度，相差這麽大，怎麽可以用來考察天時人事呢？現在研治的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零五爲斗分，日在斗宿十七度，天正之首，往上推考可以以《春秋》作爲判據，往下可以看它是否與現在的實際天象符合。用它來考察《春秋》三十六次日食，正好在朔日的有二十五次，日食二日的有二次，在晦日的有二次，有誤的五次，總計三十三次，其餘日食經中没有標明日干支，没辦法用來考證其得失。圖緯上都説'三百

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曆改憲者乎?”

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三。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數：十七萬九千四十四。

日法：六千六十二。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三百一十五。

没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没法：六百四十三。

斗分：六百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歲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三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五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小分：二千一百九十六。

年修改曆法’。以上述新曆施用於春秋時代，日食多在朔日。從春秋到現在，共一千多年，交會弦望，衹不過三次交食算對，新曆可以永遠施用，哪裏需要三百年修改一次呢?”

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總共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年，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總共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三。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一。

通數：十七萬九千零四十四。

日法：六千零六十二。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一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零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零三百一十五。

没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没法：六百四十三。

斗分：六百零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歲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年，共四十七會，分盡。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三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五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一萬一千零四十五。

小分：二千一百九十六。

章數：一百二十九。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閏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曆周：四十四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

小分法：二千二百九。

入交限：一萬一百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六十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二。

周虛：二千七百一。

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爲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算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爲曆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黄道，駁前儒之失，并得其中矣。

章數：一百二十九。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閏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曆周：四十四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二。

小分法：二千二百零九。

入交限：一萬零一百零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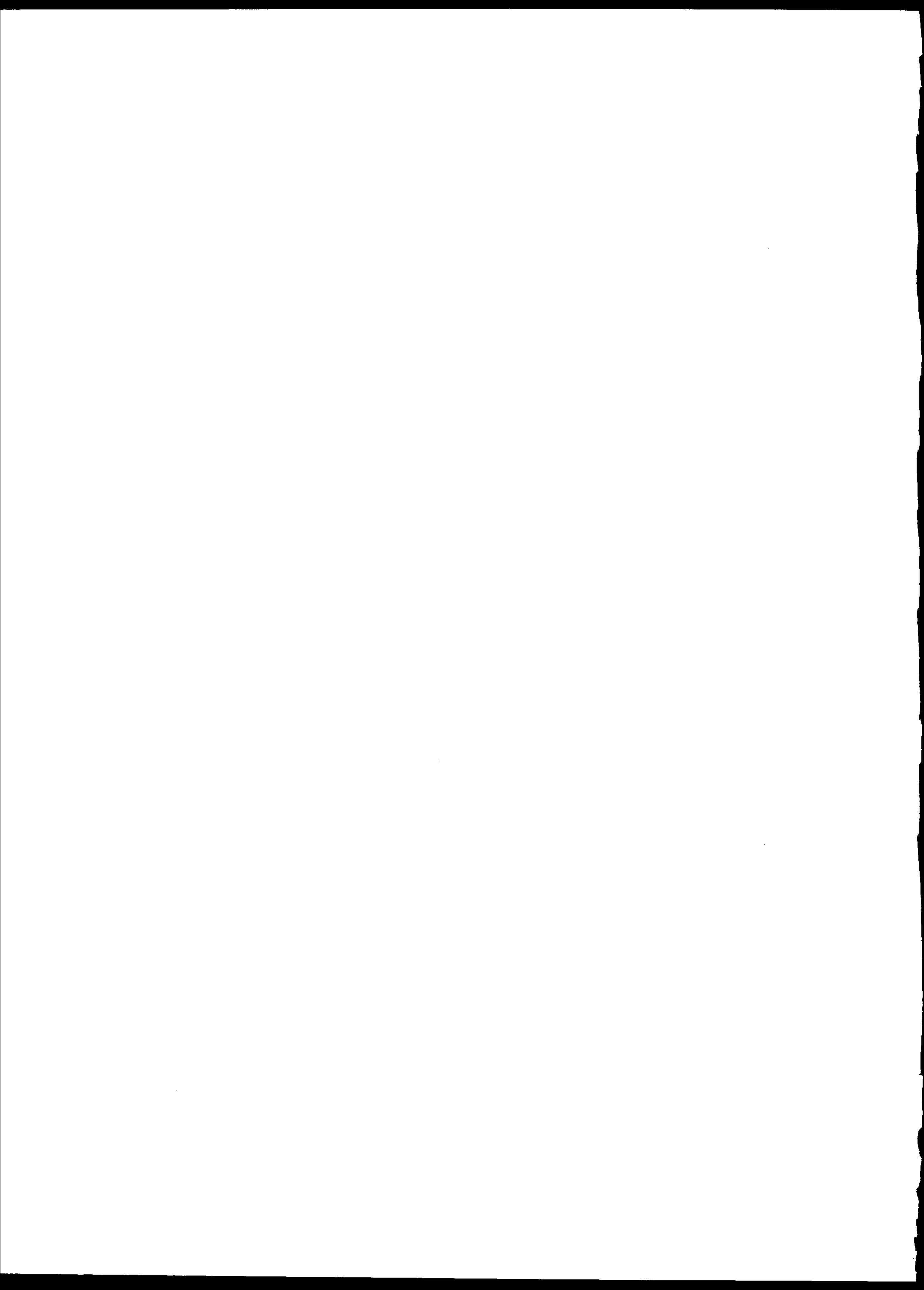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零六十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二。

周虛：二千七百零一。

五星約法，根據行星的出現作爲推算的基點，不繫於上元。然而推步總要追尋到元初，約法可在現在施用，探求其中的旨趣，則各有其優越之處，所以作者把兩種方法并列。姜岌利用月食測量日所在宿度，爲研治曆法的人所宗仰。又著《渾天論》，於黄道推算太陽的運行，駁斥前儒的錯誤，所論都很合適。



晋書卷十九

志 第 九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兹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噎不行。

人類包含着天地陰陽之間的靈氣，有着悲哀歡樂喜悦憤怒的情感。聖人傳下典範，作爲人民的準則，節制他們的驕淫，來防止他們暴亂；崇拜天地，虔心敬奉鬼神，排列尊卑位序，定下夫婦道義，然後對國家對家族，就能够治理好了。《傳》説："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至於從開天闢地以來，燧人氏鑽木取火，志向重在謙恭儉樸，情懷不在乎玉帛財物，而是在春天的溪澗岸邊酌飲清流，在秋天的森林附近放火驅趕封豕，也没有什麼不完美的地方。軒轅顓頊依從神靈，唐堯虞舜查考古制，傳到興隆的周朝，典章制度大爲完備。既留下了設置百官的榜樣，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法規；又有關於禮的規章三百條，各種儀式三千種，都是用來弘揚傳布上天的意旨，調整規範人類的行爲。周代末期世風澆薄訛變，王道衰微，事情違背了美好國家的傳統，禮儀中連治家之道也已喪失。趙簡子向太叔詢問揖讓周旋的禮節，回答説："那衹能叫做儀式而不是真正的禮。"天經地義的道理，從此更加無人理會。哀公十一年，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探究三代的典範，傳寫百王的教訓，當時没有明君，他的主張無法施行。

若夫情尚分流，堤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期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

如果任情發展，則仁必然被抛到一邊；如果聽任異端作怪，則儒學之風可能被排斥在外。因此漢文帝廢除了兩年的喪制，光武帝將郊祀并成一次進行。這種迎合時俗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的！可是西漢元鼎年間，東漢永平時代，推行教化尊重士紳，倡導儒學任用儒生，兩漢時代的

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墻，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册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圜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

興盛，在這時期最爲美好。到後來山中小魚成了廟堂的供品，沼澤的野猪也一反常規，禮樂制度長期被棄，世風崇尚浮華，不過祭祀的禮儀，大體上還保存着。曹魏時期，典章制度很好。王肅、高堂隆等人，博學通曉前人的記載，像三千條的《周禮》，十七篇的儀禮等學問，分别根據舊有的文獻整理後行於當世，這豈不是常稱道的幫助國君遵循堯舜的原則嗎。人們希望天下大治，可當時趕上的却不是善政，周代傳下的典章，行用太多就違反了當時的習俗，但是殘留下來的篇章典册裏還是有可供參考的東西的。景初元年，在洛陽南邊的委粟山營造圜丘，祭祀的那天用始祖帝舜配饗，玉製的祭器中盛着鮮魚，陶製的容器中裝着清水，不是士大夫們爲他策劃，那麽誰能够做到這些事呢！

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携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宣帝景帝戎馬征戰，没來得及制定這方面的制度。太康年間平定吴國，九州統一，禮儀典籍都集中了，樂器祭器歸屬一處，於是齊魯一帶的儒生們各自携帶着書籍來投奔。武皇帝也因爲剛剛平定寇盜禍亂，想要提倡禮儀規範。那時的祭祀吉禮中，使用的三脊菁茅不加修剪，在日觀峰祭天不用大的瑄玉；那時的喪葬凶禮中，穿深衣戴布冠，撤宴減膳。宣揚了一謙三益的道理，教化就推行開來了。元帝中興晉朝時，事務有很多要權宜處置，從前的典章制度，幾乎消亡。因此常侍戴邈上朝呈遞表章説："當今天地更新，萬物開始興盛，掃蕩近代的流弊，創立千年的表率。因此崇尚忠義的節操，成就文教的風俗；整理好彈琴的儀容，就能引出和諧的共鳴。"他是要用這些來倡導禮儀文明，鼓勵皇帝以身作則的。穆帝哀帝以後，王道衰落，桓温掌權，政令由他自己發出，而有關官員玷污斯文，粉飾權臣，皇帝威風掃地，大臣爲所欲爲。《記》説："如果没有名位，就不可能推行禮樂。"難道説的就是這種情況嗎！

晉始則有荀顗、鄭冲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

晉開始有荀顗、鄭冲制定出國家典章，東晉時期有荀崧、刁協修訂朝廷禮儀。《周官》中的五種禮，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其中吉禮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祭祀，所以《洪範》中

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晋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

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没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况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争説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

的八政，第三位的叫做祀。祀，就是用來表達孝心事奉祖先，和神明溝通的方式。漢朝建立，在秦摧殘儒學之後，制度上有很多方面還没有能够恢復古代的樣子。歷經東京、西京四百多年，故有不少改變。魏室接着漢末的大亂，舊的典章被破壞乾净，下令侍中王粲、尚書衛覬起草擬定朝廷禮儀。到晋國建立，文帝又命令荀顗接着魏代做過的事，撰修新的禮儀制度，參考當時情况和古代遺制，更改其中的章節條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同審定，成爲一百六十五篇，奏獻給皇上。太康初年，尚書僕射朱整上奏請求交付尚書郎摯虞推敲。摯虞就其當改之處上奏章説：

臣整理已故太尉荀顗所修撰的《五禮》，臣認爲開創帝業而傳諸後世，是帝王的美事；使禮儀興隆來引導教化，是治理邦國的大事。因此臣以前上表陳述禮儀方面事宜而被延滯，請儘速施行。又認爲《喪服》部分疑缺的最多，應當補充并確定。又認爲現在的禮制篇幅太多，應當歸類合并。奏章很久没有得到批示，因而害怕受到忽視。

凡是冠婚祭會一類的吉禮，有關的制度變化很少；至於《喪服》，生活中很常用，但特别容易喪失要旨。所以子張懷疑高宗居喪三年而不説話的事，子思不允許他的兒子爲已被休棄的生母服喪，子游認爲異父兄弟之間服大功，可是子夏認爲應該服齊衰，到孔子去世後門人就不明白如何服喪了。這些人都是聰明通達研習禮制，上讀周朝典章，下從師仲尼，浸潤在聖人訓誡中，講習鑽研了很多年，可是遇到喪事，仍然還是這樣，這説明喪禮容易糊塗，不能不仔細對待。何况從那以後，典章被焚毁散失，離聖人更遠，喪制中的錯謬，就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喪服》一卷，卷帙不足一握，可是争論解説紛然繁多。三年的喪期，鄭玄説二十七個月，王肅説二十五個月。改葬後的喪服，鄭玄説穿三個月緦服，王肅説葬事一結束就不穿了。改嫁了的繼母去世後，鄭玄説應該服喪，王肅説跟着繼母寄居别人家中得到養育

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并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

後纔爲她服喪。對於不滿八歲而夭折的孩子，鄭玄說孩子生下後滿了一個月就哭他一天，王肅說把哭的日數改成服喪一個月。像這樣的情况很多。《喪服》的本文很簡略，必須有注解纔能弄明白它的内容；後人的解釋欠詳，世人說是子夏作的。鄭玄王肅以《經》和《傳》爲本，却各有異同，天下人都弄不清楚，没有誰明白哪個正確。然而荀顗衹寫下古代的《經》文而已，完全删除了子夏的《傳》和前代大儒的注解，那樣做是不可能施行的。到了應用到具體事情上時，自然還要出現不同的解釋，一個那樣說一個這樣說，不能用它來確定制度。臣認爲現在應當參考《禮記》，適當選取《傳》的說法，彌補它的不足，統一其中不同的地方。可以依照王景侯所撰寫的《喪服變除》，使事類條例明白無誤，以此根除疑問争端，然後使制度没有兩種形式，全都根據同樣的規定。

又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岳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别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

另外這部禮規要在天下頒行，所以不應該太繁瑣。荀顗定爲一百六十五篇，每篇爲一卷，共十五萬多字，臣仍然認爲卷數多文辭繁，大部分都是重復的。試看《尚書·堯典》祭祀山川的禮，衹對東岳詳細列出了犧牲和幣物的數目，陳說了應用的儀式，其餘的就衹是說“如初”。《周禮》中記載祭祀天地五帝和供享先王的禮，對事情相同的都衹說“也和它一樣”，文辭簡約而意思明瞭。如今禮儀情况相同而名稱不同的，就另立成篇，卷帙繁多而不明白。都應該省略文辭溝通事類，根據情况合并它們，事情不同，就列出它們的不同處。像這樣的話，减去的有三分之一。

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禄大夫蔡謨又踵

摯虞將新的禮規推敲完畢後，在元康元年呈上。他提出的衹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以及吉凶王公方面的制度，共十五篇。有詔令下來批准了他的提議。後來摯虞和傅咸接着從事這件工作，最終没有告成。中原陷落了，摯虞的《决疑注》，就成了那時的遺事。到了東晋時期，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充整理舊時文獻，光禄大夫蔡謨又接

修其事云。

着做過這方面的工作。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經見，并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圜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來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帝來配享上帝。在當時，兩漢郊禋的制度都留存着，魏對它進行的增損情況很清楚。四年八月，天子到東部巡視，路過繁昌，派執金吾臧霸代行太尉的事，用公牛祭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開始在洛陽南面的委粟山營造圓丘。詔令説："西漢初年，正值秦朝焚書坑儒之後，收集殘存的文獻，以供祭天祀地之用。從甘泉的后土，到雍的五畤，神祇的祭壇和方位，很多都不常見，都因爲設置和廢除没有常規，一時那樣一時這樣，四百多年，没有了禘祭的禮儀，古時候歷代都有的事，竟然有了缺漏。曹氏的世系，是從有虞氏傳下來的。現在祭禮圓丘用始祖帝舜配享，稱號圓丘爲皇皇帝天。在方丘祭祀的叫皇皇后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天郊祭祀的叫皇天之神，用太祖武皇帝配享。在地郊祭祀的叫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后配享。在明堂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用來配享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日，首次在圓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有虞帝舜配享。從正始以後，直到魏世結束都不再有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晋。丙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捧着皇帝的玉璽和策書，禪位給晋。丙寅，武皇帝在南郊設立壇場，燒柴祭天向上帝報告，當時還没有用祖先配享。泰始二年正月，詔令説："有司以前奏議郊祀時權且應用魏的禮儀，朕想到重新制定很難，便把它作爲定制執行，以至於議論紛紜，没有及時確定，不能够按時供饗神祇，用祖考配享。時間流逝就難以追上，減少了對神靈祖先的供饗就難以心安，還是馬上郊祀。"當時群臣又討論，五帝就是天，王氣因時而異，所以稱號不一樣，其實是同一個神。在明堂宗祀和在南郊祭天，應當除去五帝的神位，五郊時改掉關於五方之星的五精的稱號，都共同稱爲昊天上帝，各設一個神位就可以了。地郊時又除去用先后配祀的做法。

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帝一概同意了。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用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以配享上帝。這一年的十一月，有司又奏上一個提議，說古時候營造丘和進行郊祀是一致的，應該在南郊北郊都營造圜丘和方丘，另外修建壇場，將夏至冬至時的祭祀合并到二郊去。帝又同意了，完全和宣帝采用王肅的提議一樣。這個月的庚寅日是冬至，帝親自在南郊祭天。從此以後，圜丘和方澤不再分别設置。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自在郊祭祀，皇太子、皇子們全都侍從祭祀。十年十月，又下詔說"《孝經》說'郊祀時用后稷來配享上天，宗祀時在明堂用文王來配享上帝'。可是《周官》說'祀天時位列上帝'，又說'祀地時位列四方山川'。山川不等於地，那麼明堂上帝就不能是等於天的。以往衆人提議去除明堂中的五帝神位，根據禮儀文獻考察是不正確的。況且《詩序》說'文王武王的功業，是從后稷開始的'，因此推出他來配享上天。宣帝憑神武創業，已經配享上天了，又用先帝來配享上天，從道理上來説是不合適的。還是恢復明堂和南郊的五帝的神位。"愍帝在長安建都，還没來得及建立郊廟就敗亡了。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二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元帝渡江以後，太興二年纔開始商議設立郊祀儀規。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提議，應當等回到首都洛陽之後再設置。司徒荀組根據漢獻帝一遷都許昌就設立郊祀，認爲自然應當在當地施行奉祀。驃騎將軍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恒、中書侍郎庾亮都同意荀組的提議，於是這件事情就施行了，在巳地設立南郊。當時的制度都是太常賀循制定的，大部分依照漢和晉初的儀規。二月辛卯，帝親自郊祀，饗配方面的禮規一概依從以前武帝首次郊祀的情況。當時還没有設立北壇，地祇等神明都和天神放在一起。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及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纔下詔設立北郊，還没來得及建立而明帝就去世了。到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念前代的旨意，在覆舟山南邊設立了它。祭天時有五帝和其他的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

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人帝、五人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納之又曰："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

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共是六十二位神。祭地時有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人帝、五人帝的佐臣、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共是四十四位神。江南各座小山的神位，都是東晉時期設立的，正像漢代西京時期關中的小河流都有祭祀的位次一樣。這個月辛未，在北郊祭祀，開始用宣穆張皇后配享，這是魏時就有的先例，不是晉的舊制。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打算在北郊祭祀，有表示疑惑的議論。太常顧和上表說："泰始年間，將冬夏二至的祭禮合并到天地二祀的郊祀中去。北郊的時間，古代没有明文規定傳下來，有的在夏至，有的在陽氣復歸的冬至。漢光武正月辛未，開始行北郊禮，這就和南郊禮同在一個月。到中興後，各種制度都從簡，將七種郊祀禮合并在一處進行，憲章規制還没有完全制定出來，權且應用這樣的禮儀，也是隨時合宜的事。到咸和年間，議定另外設立北郊，同在正月進行。魏繼承後漢的制度，在正月祭天而用地配享。當時高堂隆等人認爲按照禮規祭天時不用地配享，并稱道《周禮》中三王的郊祀一概用的是夏曆。"於是采納顧和的提議。當月辛未日進行南郊禮，辛巳日進行北郊禮，皇帝全都親自參與行祭。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伐桓玄，打跑了他。己卯，在南郊以大功祭告於天。這一年，帝落難到江陵没有返回。第二年應該進行郊祀禮，朝中意見認爲應該依照《周禮》，由宗伯代行主祭，由三公執行祭事。衹有尚書左丞王納之説："既然要祭天，自然是天子南面而治的時候，有國君在那裏，稟承旨意去執行，有什麼可討論的。是否應該郊祀，哪裏能像今天這樣商議決定呀!"提議的人又説："現在就應當郊祀，所以承奉以前的禮制而可以讓三公代行其事。"納之又説："祭天爲至尊之事，衹能由一人爲之，所以不是天子不能祭祀。庶人以上的人，没有不是衹行蒸祭嘗祭禮的。嫡子在外，就由庶子執行，還没有

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不是親身接受了上天的使命却可以去祭天的人。”納之又說：“武皇接受禪讓，在二月郊祀；元帝中興，在三月郊祀。如今郊祀的時候還没有過去，天天盼望皇帝回來，不要做那種提前的事，以致皇帝返回以後，再不能親自奉祭。”於是聽從了納之的意見。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郊祀廟祭時用的犧牲幣帛玉璧玉器的顏色，雖有明文規定，但是秦多用赤毛黑鬣的騮駒，漢却衹說用牛犢，不管它的顏色。東晋時期南郊祀和北郊祀都用玄色牲口，明堂祭和廟祭社祭都用赤色犧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規中有如果有事要告訴祖先應該在社廟祭告的條文，没有在郊廟祭告的規章。漢代的儀典中說，天子去世後，讓太尉在南郊把給他的謚號祭告給上天和亡靈，其他的就没有聽說了。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將要去東方巡視，因爲大軍要出發，派太常用一頭大公牛到南郊祭天。到文帝崩後，太尉鍾繇在南郊告謚於天，都是因爲有大事而郊祀。東晋時期廢置了這些禮儀。

禮，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即用郊日，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温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禮的規定，春分時早晨在東邊祭太陽，秋分時黄昏在西邊祭月亮。漢武帝在泰畤祭天，清晨從竹宫出門，朝東向太陽行揖禮，當天黄昏朝西向月亮行揖禮。利用郊祀的日子，并不到東邊或西邊去行祭祀禮。以後就在清晨和黄昏進行經常性的拜禮。所以魏文帝的詔書說：“漢氏不在東郊拜祭太陽，而是早晨或黄昏在宫殿的前邊朝東或朝西拜祭太陽月亮，煩瑣粗俗像是普通人家做的事，不是事奉上天和神交往的正道。”黄初二年正月乙亥，在東門的外面朝祭太陽，這又違背了在二分的時候祭拜日月的禮規。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在東邊的郊外朝祭太陽，八月己丑，在西邊的郊外夕祭月亮，這纔符合古禮。到了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報說，春分時依照舊例皇帝要去朝祭太陽，因爲氣候冷暖不合適，可以不必親自出城。詔書說：“禮儀應當持之以恒，如果像奏告的那樣做了，和已故太尉撰定的禮規不同，又成了没有定制了。以前正逢國難還没有平定，所以常常聽從你們的奏議，如今戰事已經結束，衹有這些事是最重要的。”根據這道詔書，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并陳，籩豆成列，禮同人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没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史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皇帝又親自朝祭太陽。這一條後來給廢止了。

禮的規定，“郊祀后稷來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來配享上帝”。魏文帝即位後，用漢代的明堂禮儀却没有配享的。明帝太和元年，纔在明堂宗祀文帝，齊王也實行這種禮儀。

晉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後來又用宣帝，不久又用文帝配享，其他方面没有什麽變革。這樣看來郊祀和明堂的禮儀中，在配享方面，情况是不一致的。摯虞的意見認爲：“漢魏的舊例，在明堂祭祀五帝的神靈。新禮的規定，五帝就是上帝，就是天帝。在明堂中去除五帝的神位，祇祭上帝。案仲尼説‘郊祀后稷來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來配享上帝’。《周禮》上規定，祀天時旅祭上帝，祀地時旅祭四望。望不等於地，那麽上帝不等於天，就完全可以清楚了。在郊外圜丘的祭祀，掃乾净一塊地方就地設祭，貢奉的犧牲用的是蠶繭和栗子，器皿用的是陶器之類，事物返回到它開始的樣子，所以用遠祖配享。明堂的祭祀，陳列各種物品作爲供品，玉器犧牲都獻上，籩豆祭器成行成列，禮儀方面人間和鬼神没有區别，所以用較近的祖輩配享。郊丘明堂祭壇神位，居然不一樣，犧牲牢畜祭品器物，粗劣和精細完全不同。而且用祖輩一同配享，不是説尊重莊嚴的美德，三天裏兩次祭祀，不是説不過分的道理。那不是一個神，也就很清楚了。以往在上古時期，活着是明王，去世後就和五行相配，所以太昊和木相配，神農和火相配，少昊和金相配，顓頊和水相配，黄帝和土相配。這五位帝王，是配享上天的神，一同在四郊祭祀，在明堂報祭。祀天的時候，穿大裘而戴冕，祀五帝的時候也像這樣。有人認爲主宰五精的帝王，是輔佐上天化育萬物的。前代相傳下來，没有人廢除它，晉的初期纔聽從了不同的意見。《庚午詔書》規定，明堂祭祀和南郊祭祀時去除五帝的神位，祇祭祀天神，新的禮規采用了它。以前太史令韓楊上書提議，應該照舊例祭祀五帝。太康十年，詔令已經施行。應該制定新的禮規，在明堂和郊祀時祭祀五帝就和舊儀一樣。”詔令批准了他的意見。東晉時期，没有顧得上施行。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黄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黄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

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黄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禄大夫臣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赤，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漢的禮儀規定，太史每年呈上當年的年曆，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常常要宣讀關於五時的政令，皇帝穿的服裝，分别依從五時的顔色。皇帝就坐，尚書令以下官員各就各位，尚書三公郎將令放在案上，捧着進去，在各自的席位上讀完後，賜給一巵酒。魏氏常常施行這種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官説："現在衹看到讀春夏秋冬四時的政令，至於穿黄色服裝的時令，單單缺了没有讀，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認爲"黄色在五行當中，是代表中央土的，在四季中各有十八天。土生於火，所以在火主事的末期穿黄色服裝，其他三個季節就不這麽做。有關的政令就隨着四季發布，不根據五行來發布，因此穿黄色服裝却没有政令"。這説明魏氏的時候不讀大暑令。

到晉承受天命，也有那些制度。傅咸説："立秋這一天，白色的車輛在宫廷中閃耀，白色的旌旗在玉階前陳列。"那麽那一天的旌旗和車輛都是白色的了。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請讀秋季的政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黄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反駁説："尚書三公曹奏請讀秋季政令，儀式方面的舊有典章中没有這樣的規定。臣等人根據光禄大夫臣華恒的提議商議，武皇帝因爲秋夏盛暑，常常空缺而不讀政令，在春冬季節就不取消這一活動。先王之所以隨着季節讀政令，是因爲在天時到來時遵奉天時，是使服色正確并表示尊敬莊嚴的大事。如今服飾典章多半已不合舊禮，加上天氣炎熱異常，臣等認爲可以按照華恒的提議，依從舊例不讀政令。"詔令批准了。六年三月，有司上奏説"本月十六日立夏。如今正服逐漸完備，四季都讀政令，這是敬述天和使國家興隆的方法，因此提議現在應當讀夏季的政令"。奏議被批准了。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田。

《禮》書上講孟春之月，"於是選擇吉日良辰，天子親自背着耒耜，把它們放置在副車的車夫旁邊，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到秦毁滅學術，那些禮儀長時間被廢止。漢文帝以後，纔實行這一典禮。魏的前三位皇帝，也都親自耕作藉田。

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請在開始耕作時要祠祭先農神，可以讓有司執行這件事。詔令說："國家的大事，在祭祀和農事方面。因此古代的聖王，親耕藉田，用來作爲郊祀廟祭時的供品，并且以自己的行動來教育感化天下的人。近代以來，耕種藉田衹限於下地走幾步，空有慕古之名，并無供奉祭祀鼓勵農耕之實，不過是興師動衆徒費錢財。如今遵循千畝藉田的周代制度，要和群公卿士們親自體會務農的艱難，來爲天下人做表率。主辦的人詳細修定有關制度，去河南，在東郊的南面，洛水的北面找好田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根據情况調整更换，不許侵占百姓的田地。"於是皇帝乘坐木輅車去耕作，用太牢祭祀先農神。從惠帝以後，這些事就廢置了。

江左元帝將修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至尊應躬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

東晋時期元帝打算恢復耕種藉田的制度，尚書臺下文書徵詢"耕種藉田時皇帝是否應該親自祠祭先農神"？賀循回答說："漢的禮儀中没有關於至尊應該親自祭祀的條文，但是《周禮》說王者祭祀四望時穿毳衣戴冕，祭祀社稷和五祀時戴有綉飾的禮帽，根據這點不能說没有親祭的道理。應該增訂兩條禮儀規定。"賀循等人奏上的條文又不够周詳得當，事情終於没有施行。後來哀帝又想實行那種儀式，也没有能够如願。

漢儀，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漢的禮儀規定，縣邑一級的地方上通常在乙未這天祠祭先農神，并在乙方田地上耕作，在丙戌這天到戌方田地上祠祭風伯，在己丑這天到丑方田地上祠祭雨師，犧牲都用羊和猪。立春這一天，都打着青色旗戴着青色頭巾到東郊外的田野中舉行迎春祭禮。迎春的人向他祭拜後回城，不敬獻祭品。其他三個季節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藉，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魏時雖然天子行耕種藉田的禮，各藩鎮却没有遵行諸侯要耕種百畝藉田的禮。到武帝末期，有司上奏說："古代諸侯耕種百畝藉田，親自執掌耒耜生産來供奉社稷宗廟，以此鼓勵倡導從事農業生産。現在各王治理自己的王國，應該依照古禮實行耕種藉田的制度。"但是最終没有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周禮》規定，王后帶領命婦們在北郊祭蠶。漢的禮儀規定，皇后親自到東郊的苑中采桑，在蠶室祭蠶神，叫做苑窳婦人、寓氏公主，

祠用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蠶於北郊，依周典也。

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帷宫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宫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摇，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宫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祠祭時用少牢做犧牲。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皇后在北郊祭蠶神，是依照周代的典章。

到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上奏説："先王的制度，天子諸侯親自耕種千畝藉田，皇后夫人親自從事養蠶采桑。如今陛下憑着聖明至仁，遵循先王的傳統，皇后體現資生大德，合於輔助乾綱的道義，然而坤道還没有光大，蠶禮還有不足。因此認爲應該依從古代的先例，實行這一盛典。"詔令説："以往天子親自耕種藉田，用來供奉神明，后夫人親自養蠶，用來準備祭祀時的禮服，是用這些行爲來遵行孝敬，宣揚教化。現在藉田已有制度，可是蠶禮没有施行，是由於宫内事務繁多，没有顧得上施行。如今天下太平無事，應該遵行禮儀來昭示四海。將仔細依從古代的典章，加上近代的先例，來考慮現在的情况，明年施行。"於是在西郊行蠶禮，這是要和行藉田禮的方位相對。就讓侍中成粲草擬有關儀式的條文。先蠶壇高一丈，邊長二丈，向四方伸出臺階，臺階寬五尺，在皇后采桑壇東南方向的帷宫外門的外面，而往東南距離帷宫十丈，在蠶室的西南，桑林在它的東面。選擇列侯的妻子共六人擔任蠶母。蠶將要出生的時候，挑選吉日，皇后戴十二笄步摇，按照漢魏先例，穿青衣，乘坐以油彩描繪的雲母安車，用六匹淺黑色馬駕車。女尚書戴着貂蟬佩璽陪着乘坐，車上裝着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和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歸、命婦都戴着步摇，穿青色衣裳，各自裝載着筐鉤隨從行蠶禮。采桑前兩天，蠶宫生的蠶放在薄上。采桑這一天，皇后還没到，太祝令在天剛亮的時候用一太牢告祭，由一名謁者監祭。告祭完畢撤去供品，將剩餘下來的供品分發給隨從采桑和侍奉告祭的人。皇后到西郊登上先蠶壇，公主以下的人陪伴排列在壇的東側。皇后面向東親自采桑，采三條桑枝的桑葉，妃嬪和公主們各采五條桑枝的桑葉，縣邑君以下的各采九條桑枝的桑葉，都將桑葉交給蠶母，回到蠶室。事情完畢，皇后回來坐下後，公主以下的人纔就座，設宴席，按等級賞賜絹。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前漢衹設置官社而没有官稷，王莽設置官稷，後又撤銷了。所以漢到魏時期衹有太社有稷神，而官社没有稷神，所以常常是兩個社神一個稷神。

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

晉初仍用魏制，没有增減。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將社稷壇和宗廟一起遷址。於是下詔説："社神其實是一個神，現合并兩個社到一處祭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上表説：

《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祭法》對王社和太社，分别有相應的叙述。天子要恭敬地從事郊祀和廟祭，所以戴着帝冕而親自耕作。親自耕作的原因，就是表示重視祭祀的供品。親自耕作所以親自供奉，爲自己立的社廟，是要耕種藉田來供奉的。國家以人爲根本，人以糧食爲命根子，所以又爲百姓立社廟來祈禱供奉。情况不同供奉也不一樣，這就是爲什麽有兩個社廟的原因。

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内，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别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群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

王景侯論議王社的時候，也説是春季祈禱藉田豐收，秋季將收成供奉給神明。論議太社時，却説王者關心畿内，爲百姓立社廟，稱爲太社，不再在京城爲自己立社廟。景侯的這種觀點是根據《祭法》提出的。《祭法》："大夫以下的人到一定數量後就立社廟，叫做置社。"景侯解釋説："就是現今的里社。"景侯解釋《祭法》，是將置社作爲人間的社了。可是在别的討論中又將太社作爲人間的社，不明白他這是什麽意思。太社，是天子替百姓去祭祀，所以稱爲天子社。《郊特牲》説："天子在太社祭祀，必然會受到霜露風雨。"由於各種姓氏的人很多，王者就統一爲他們立社廟，所以稱作太社。如果是置社，那數量是不一致的，大致是用里的地名作爲名稱，《左傳》中提到的在清丘的社結盟就是這種情况。普通民衆的社廟，既然已經不稱作"太"了，如果又不在京城立廟，那到什麽地方立呀！

《祭法》又曰，王爲群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群姓者，爲

《祭法》又説，王爲各姓立七祀，王爲自己立七祀。説爲自己，就是爲自己去祭祀；爲各姓，就是爲各姓去祭祀。太社和七

群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

祀在記録的行文上看正好是一樣的。解釋者對這一點没了辦法，於是説墳典古籍當中是衹有五祀，没有七祀的。我認爲祭禮中，五祀是國家的大祀，七祀就是小祀。《周禮》上提到的祭禮中凡是小祀，就都是玄冕一類的冕服。景侯解釋大厲時説：“就像周時的杜伯，鬼魂如果有了歸宿，就不會成爲厲鬼。”如今説没有二社的人聲稱是景侯的主張，《祭法》不説没有二社，却説“是口頭傳説而没有有關的文字記載”。憑景侯的明達，尚且用比擬的方式來進行解釋，而有人想要憑口頭的意見廢除有明文規定的典章，像這樣就不僅是二社應當受到重視，景侯所作的解釋也是不能輕易廢除的。

前被敕，《尚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况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

不久前接受到敕令，《尚書·召誥》就在新邑進行了社祭，衹用一套太牢作祭品，正是不進行二社的明證。考《郊特牲》説社稷祭祀用太牢，如果一定要援引一套太牢的記載來證明社祭中没有二社之説，那麽稷祭中就没有用犧牲了。解釋的人説，舉出社祭了那麽稷祭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如果可以舉出社祭來説明稷祭，爲什麽不可以舉出一個祭禮來説明二社之禮呢？邦國的大事，就在祭祀和戎事上。如果有二社的祭禮却廢除一個，不如多祭來保存它。何况保存它有依據，而廢除它没有依據呢？

《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社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周禮》中記載封人執掌設立社祭壇四周的矮土墙，没有提到稷。如今帝王的社廟中不設稷神，大概就根據這個記載。然而國家主祭社稷，所以經傳文獻中動不動就提到社稷。《周禮》中記載王祭祀社稷時就戴絺冕，這是王的社廟有稷神的明文。在封人執掌社壇的記載中没有提到稷，解釋的人認爲是省略行文，根據上文就可以推理出來。建議應當仍舊設立二社，而在帝社中增設稷神。

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

當時成粲提出景侯論述過太社不立在京都，想要推翻鄭氏的學説。傅咸再次上表認爲：“要按照成粲的説法，那麽景侯的解釋就會因此而被

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

破壞。《大雅》說‘於是就設立冢土’，毛公解釋說，‘冢土，就是太社’。景侯解釋《詩經》，就采用了這一說解。《禹貢》中‘惟土五色’一句，景侯解釋說，‘王者取用五種顏色的土做成太社，分封四方的諸侯時，分別用其方位顏色的土以示割土分封’。照這麼說，太社又是設在京都了。不知道所謂景侯的論述是從什麼地方找出來的，竟然和景侯的解釋乖離不合，上違反了經典記錄中的明文，下破壞了景侯的解釋。臣雖然頑劣不開竅，但是從小求學，不能沉默，謹再次上表。”劉寔和傅咸的意見相同。詔令說：“社神本來是一個神，可是相沿成了兩位，衆人意見不同，沒有必要改變！還是依照舊例，完全和魏的制度一樣。”

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案《祭法》‘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群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後來摯虞上奏，認爲：“臣案《祭法》說‘王爲各姓立社叫做太社，王爲自己立社叫做王社’。《周禮》講大司徒負責‘設立其社稷壇四周的矮土墻’，又說‘用血祭來祭社稷’，說的就是太社。又說‘封人掌管修建王之社壇’，又提到軍旅應當在社祭壇進行有關儀式，說的就是王社。在太社替百姓祈禱告知天神，這種祈禱報告有一定的時候，主持的人不能不遵行。所以凡是祓除災殃祭祀社神殺生祭軍鼓等，主持者都在這裏恭行其事。這些都是有二社的明文記載，前代王朝一直尊奉的規矩。因爲《尚書·召誥》上的用三牲在新邑祭社神的記載，《詩經》上說的‘於是就設立冢土’，都沒有提到兩社，所以廢置帝社，祇設立太社。《詩》《書》上講的，各指一件事情，又都產生在周公旦制定禮樂制度以前，不能用來改變《周禮》中的明文典章、《祭法》中的正式規定。以前改建廟和社，營造一處社祭的地方，朝中議論紛紛，拿古禮來匡正今制。世祖武皇帝親自發出明智的詔命，肯定了二社的制度，作爲長久不變的制度。應當確定新的禮規，依從二社的規制。”詔令聽從了他的意見。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

到元帝建武元年，又在洛京設立二社和一稷的祭祀場所。那時的太社的祝說：“地德無私，恩惠無疆。設立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無不安康。”那時的帝社的祝說：“坤德深厚，國家

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無憂。設立帝社，地道發揚，按時祭奉，幸福普降。"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代的禮儀規定，每月初一的早晨，太史要呈上當月的曆表，各有關部門的侍郎尚書們靜聽宣讀政令，照曆表按時執行。初一的前後兩天，牽羊持酒到社神前祭太陽神。太陽如果有變故，就殺羊來祠祭社神，以此來救發生變故的太陽。主持人戴長冠，穿領子袖口有絳色邊飾的中衣、絳色褲子和襪子來行禮，就像以往的做法一樣。自從晉建國後，日月將要交會時，太史便報告合朔的情況，尚書在事前三天，宣布并負責宮內宮外的戒嚴。摯虞的《決疑》中說："凡是救日食的，都戴赤色幘巾，用來助長陽的力量。日食將要發生時，天子穿素色衣服離開正殿，宮內宮外嚴密警戒。太史登上靈臺，等到太陽的變故發生，就在宮門敲鼓。聽到鼓聲，侍奉的臣子都戴上赤色幘巾，佩帶寶劍進宮侍衛。三臺令史以上的官員都各自拿劍，站在他們機構的門前。衛尉卿騎馬環繞宮城，巡察戒備，周而復始。同時也在社廟敲鼓，用的是周朝的禮。又用赤色絲綫編成繩來繫住社神，祝史對社神陳辭來責備它。社神就是勾龍神，是天子的上公，所以陳辭來責備它。太陽恢復常態，這纔作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

漢代建安中期，將要在元旦朝會群臣，可是太史報告，元旦那天正值日食。朝臣們不知道是否應該朝會，共同向尚書令荀彧請教。當時廣平的計吏劉邵在座，說："梓慎、裨竈，是古代的良史，但是在預測水災火災方面，有時還會錯過天時。《禮》書上規定，諸侯們一起朝見天子時，進了門却不能進行完禮儀的原因有四種，日食是其中一種。然而聖人傳下的制度，不因爲有變故異象就事先取消朝會的禮儀，這是因爲有時災異自行消失而不發生，有時推算會有錯誤。"荀彧和大家都認爲有道理而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照舊朝會，也没有發生日食，劉邵因爲這件事而出了名。

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

到武帝咸寧三年、四年，都因爲元旦趕上合朔而取消元旦的朝會，是改變了魏的舊制。元

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荀彧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愼、裨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愼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

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上奏說：“《春秋》上說，有日食的時候，天子在社廟擊鼓，是向陰進攻；諸侯在朝堂擊鼓，是向自己進攻。根據尚書臺發出的符令，如果太陽有變故，就在各門前擊鼓，這是違反舊有典章規定的。”詔令說：“陳述的問題是符合正道的，立即傳令外面改變原來的布置。”

到康帝建元元年，太史報告說元旦將合朔，後來又不清楚是否應該取消朝會。庾冰正輔佐朝政，寫了劉邵的議論出示給位至八座的高級官員們看。當時有人說劉邵的意見不符合禮的精神，荀彧聽從他，那是高明的人一時的過失。因此蔡謨就寫了論文批評劉邵，說：“劉邵提出的災異自行消失而不發生，又認爲連梓愼、裨竈都有失誤，所以對太史的報告，也不必十分當真，這些道理自然是對的。可是他說聖人傳下的制度，不因爲會有災變異象而事先取消朝會的禮儀，這就錯了。災祥的發生，是爲了譴責并告知人君，是王者很重視的上天的告誡，所以穿素色服裝而停止奏樂，退避出正寢，百官穿素色服裝，奉上供品并擊鼓，親自去救它。凡是敬神接受上天告誡的事，與其懷疑而取消它，不如謹愼地奉行它。所以孔子、老聃在鄉里幫人行葬禮時，因爲喪事要在不見星星的情況下進行，所以發生日食時就停下靈柩，說是怎麽能知道不會出現星星呢。可是劉邵取消了這種禮，這是抛棄聖賢的成規呀。魯桓公壬申日遇到災，却在三天後的乙亥日舉行嘗祭，《春秋》書中批評了他。災事已經過去，仍然感到恐懼不止，所以取消宗廟的祭事，何況得知天眚將要到來，而舉行歡慶娱樂的聚會，就違背禮了。《禮記》所說的諸侯進門後不能完成禮儀的情况，指的是日官没有預告，諸侯進去之後，見到日食發生纔知道，不是先得知會有日食而不取消朝會。引用這條，可以稱得上是失去了它的本意。劉邵依據的是《禮記》，夫子、老聃在鄉里的事，也是《禮記》上說的，却違反了它，取捨都没有根據。可是荀令稱道，漢朝奉行，於是使得這些說法到今天仍被稱引，没有人明白它的錯誤，將來的君子們會根據它來作爲法

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晋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并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式，故此要糾正它。"於是庾冰聽從衆人的意見，因此就取消了朝會。

至永和年間，殷浩輔佐朝政，又想采納劉邵的主張而不取消朝會。王彪之依據咸寧、建元時的舊例，又說："《禮》書説諸侯一同朝見天子，不能完成禮而中止的原因有四種，自認爲是指突然發生意外，而不是指事先知道那些事件會發生，却寄希望於史官推算失誤，所以不預先取消朝會的禮儀。"於是又聽從了彪之的意見。

《尚書》的"向六宗禋祭"這句話，儒生們説解紛紜，往往不一樣。王莽根據《易經》中提到的"六子"，就設立了六宗祠。魏明帝在位時懷疑這件事，詢問王肅，王肅也認爲是《易經》説的六子，所以没有取消。到晋承受天命之後，司馬彪等人上表説明六宗的祭祀不應該特别設立新的禮規，於是就停止了那些祭祀。後來摯虞就這件事上奏，又認爲："考察舜承受帝位時，'類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那麼六宗不是上帝的神名，又不是山川的神靈。《周禮》關於肆師的職責中説：'在祭祀社宗時掌管用牲。'關於黨正的職責中説：'春秋的祭禜也像這樣。'肆師職責中説的宗，和社并列，那麼等級是和社相同的。黨正職責中説的禜祭，行文没有涉及社，那麼這個神是和社不同的。周朝的祭祀，没有比郊社更重要的，宗同等於社，那麼它是重要的神就很清楚了。此外，《月令》講孟冬時向天宗祈禱，那麼《周禮》的祭禜，《月令》的天宗，就是六宗的神。漢光武在高邑即位，依照《虞書》禋祭六宗。安帝元初年間，在乾的方位上設立祭祀場所，禮儀和太社相同。魏繼承了這一制度，到景初二年，對這個神進行廣泛討論，朝臣們議論紛紜，各持己見。衹有散騎常侍劉邵認爲萬物都包涵着陰陽兩種相反相成之氣，二者互相激蕩而産生中和之氣。六宗，就是太極冲和的氣，是作爲六氣的宗的。《虞書》稱爲六宗，《周書》稱爲天宗。當時考察研究了有關的各種異同的情况，就聽從了他的意見。漢魏相沿用，成爲重要的祭祀。凡是崇仰奉祀百神，一旦放縱不祀神就不來保佑，已經設立了的，就没有人敢取

消它。應該制定新的禮規，祭祀六宗就像從前一樣。”詔令聽從了他的意見。

《禮》，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户、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

《禮》書上說，王爲各姓設立七祀，叫做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大厲、户、竈。仲春月玄鳥到的那一天，用太牢祭祀高禖神。在《毛詩》的《絲衣篇》中，高子提到了靈星。漢朝建立後，高帝也設立靈星祠。到武帝時，因爲李少君的緣故，開始祠祭竈；到生了戾太子，開始設立高禖神。《漢儀》說，國家也有五祀，有司進行有關祭祀事宜的時候，禮儀要比社稷方面的祭祀簡單一些，那也是保存了有關的典章制度了。又說，經常在仲春的月份裏，到城南設立高禖祠，用特牲奉祀。另外，也是在這個月，在國都南郊的老人星廟祠祭老人星。立夏時祭竈，季秋時在城南壇心星廟祠祭心星。元康年間，洛陽還有高禖壇，百姓在它旁邊祠祭，有人稱之爲落星。這以後就没聽説過有上述各種祭祀。東晋以後，不設立七祀，將靈星放在南郊配饗，不再特别設立神位。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到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

《左氏傳》講的“龍見而雩”，經典中早就有了。漢朝的禮儀，從立春到立夏，直到立秋，郡國久旱，郡縣就各自打掃社稷神廟。旱的時候，公卿官長們按等級進行雩禮來求雨，關閉各種屬性爲陽的事物，穿皂色服裝，抬着土龍，樹立土人，用舞僮兩行，七天一换，像舊例一樣。武帝咸寧二年，春季久旱。四月丁巳，下詔説“各個有旱情的地方要廣泛進行祈神請雨的儀式”。五月庚午日，開始向社稷山川的神靈祈求降雨。六月戊子，天降及時雨。這是雩祭的舊典。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像這樣做了。雨要是多了就舉行禜祭，穿戴赤色幘巾朱色衣服，關閉各種屬性爲陰的事物，用朱色繩索繞在社神身上，敲擊朱色的鼓。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群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

《周禮》上講，王者祭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神稷神、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象徵性地祭祀四類和四望時，也用相同的禮儀。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首次以禮祭祀五嶽四瀆，將群祀一一排列，將珪和璧或埋入土中或沉入水中作爲供品。

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

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兹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也，舊臺選百户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蹙，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岳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六年七月，帝率領水軍進入淮河。九月壬戌，派使者將璧沉入淮河。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到東方巡視，派使者用特牛祠祭中岳。魏元帝咸熙元年，巡行到長安，派使者用璧和幣以禮祠祭華山。

到穆帝升平年間，何琦議論恢復對五嶽的祠祭説："唐堯虞舜的制度，天子五年巡狩一次，按照時令對應的方位，燒柴燎祭五嶽，望祭山川，遍及群神，所以説，藉名山向上天表告成功，用以昭示告訴神祇，祭饗彙報功德。因此災害疫厲不發生，而風雨寒暑隨着時令來。傳到三代那時候，相隔的年數雖然不同，可是那些禮儀没有改變，將五嶽視爲三公，將四瀆視爲諸侯，著録在經典傳記中，就是常説的'有就奉行，没人敢廢除它'。到秦漢建都西京，涇、渭、長水，雖然没記載在祭祀的文獻中，因爲靠近咸陽，都得以有了像對待大河流一樣的祠祭，那本來設立的祭祀還能被取消嗎！自從永嘉動亂以後，神州天翻地覆，這些事也就没有了。惟有灊地的天柱山，在王統轄的地區内，舊時由臺省選百來户吏員卒役，奉行有關的事情。中興的時候，没有負責的官員，廬江郡常常派大官兼管四季的祈禱和酬神，春季感謝寒氣消解而冬季祈請收藏大冰。咸和年間至今，又再一次毁掉了這些制度。估計如今不合舊典章的祠祭，可以説不止一兩種。考察它們的本名，是越禮昏昧的鬼物；推究其中的浪費，是黎民百姓的蠹蟲。然而山川的大神更加缺乏供奉，禮俗頹敗紊亂，人神關係雜亂混擾，公家私人處境緊張迫促，漸漸地就日益敗壞下去。這自然是由於國家遭逢很多災難，顧不上處理這些事務，草創或建設都已停止，許多事情没有時間料理。如今元凶已經被殲滅，應當重行奉行舊有的典章制度。岳瀆一帶，是風俗教化很好的地方，獲得新生的民衆，都蒙受德澤。然而對哪些神明以及如何禋祀，還没有確定，巡狩的制度和燒柴燎祭的做法，已經荒廢很久了。崇尚明確從前的典章，要等到皇帝北歸，考查古代的典章制度，全面制定制度。俎豆中供放的牲牢，祝嘏們祭祀時的文辭，舊的文獻中没

有記載，可以讓禮官們制定一些條例，力求誠心誠意而又簡便易行，用來表達明德馨香的本旨，像這樣就可以了。其餘各種妖孽鬼物，可以大致依照法令，首先廢除其中最不好的，以使邪鬼和正神不至於混淆。”當時没有受到重視。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羡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

從前武王進入殷，没有等到下車就分封了前朝的後代，那是因爲追思前朝的德行。孔子作爲大聖人却始終是個陪臣，没有得到封號爵位。到漢元帝時期，孔霸身爲帝師而獲得頒賜爵位，號爲褒成君，奉爲孔子的後人。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詔令封議郎孔羡爲宗聖侯，受封邑百户，奉孔子的香火，下令魯郡修建舊有的廟，設置百户的吏卒來守衛它。到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下詔給太學和魯國，讓四時備齊三牲來供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下詔讓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祭孔子時主持祭祀，像泰始的舊例那樣。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并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顔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并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顔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并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權以中堂爲太學。

禮儀規定，開始建立學校一定要向先聖先師置酒饌祭奠，到行禮時一定要用幣作供品。漢世雖然設立學校，但這種禮儀没聽説實行了。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學完《論語》，五年五月，學完《尚書》，七年十二月，學完《禮記》，都派遣太常置酒饌祭奠，用太牢在辟雍祠祭孔子，用顔回配享。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學完《孝經》。咸寧三年，學完《詩經》，太康三年，學完《禮記》。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學完《論語》。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學完《論語》。太子都親自置酒饌祭奠，用太牢祠祭孔子，用顔回配享。成帝咸康元年，帝學完《詩經》。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學完《孝經》。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學完《孝經》。都按舊例置酒饌祭奠，穆帝、孝武都暫且把中堂作爲太學。

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爲：“案《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

舊例，在廷尉寺祭祀皋陶，新的禮規將祭祀移到律署進行，來等同於在太學祭祀先聖。舊例，在社日祭祀，新的禮規改在孟秋之月，來順應秋季的政務。摯虞認爲：“考之《虞書》，皋陶設立士師掌管刑獄，明察秋毫，國家看重他的功

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績，人民思念他的公正，因此獄官敬奉他的神位，囚犯向他獻祭，功績在於斷獄的成就上，不在剛剛制定律令的時候。太學的設立，本旨是重視太常，所以在太學設祭，這是尊崇聖人而又照顧到所重視的。律署的機構，比廷尉級别低，將祭祀移到署内，這是去重而就輕。律不是正式官署，廢置或設置没有常規，應該像舊例那樣在廷尉祭祀。另外，祭祀在仲春進行，本旨是取其中重視生命的涵意，改在孟秋，來順應刑罰殺戮，道理上還不足以用來改易舊制。應該制定新的禮規，完全像舊制一樣。”制命：“同意。”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宫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案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鷄。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鷄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鷄宜起於魏，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每年元旦常常設置葦索和桃梗，在宫城和各官署的門前殺鷄，用來禳除惡氣。考察漢儀中則是在仲夏設置這些，有桃印，没有殺鷄。到魏明帝大興禳禮，所以何晏就禳祭提議用鷄特牲來供禳釁之類的祭祀時用。殺鷄應該是起始於魏，桃印本來出自漢朝制度，用來輔助卯金，又應該是被魏廢除的。衹是不清楚將仲夏改爲元旦是根據什麼。魏明帝青龍元年，詔令各郡國，凡是没有記載在祭祀典章中的山川都不要去祠祭。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案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令説：“從前聖帝明王敬奉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自有一定的制度，用來報告陰陽變化諧調的情况。然而用道統治天下的人，那兒的鬼不靈驗，神也不會傷害人，所以祝史們祭告時没有令心中慚愧的言辭，因此那時的人雖然謹慎敬奉幽冥中的神明却没有淫祀産生。末世的人信奉道不篤實，僭越禮規褻瀆神明，隨心所欲地祈禱請求，一點也不敬而遠之，一味尋求苟且僥幸，妖妄互相助長，捨棄正道而走上邪路，所以魏朝很不滿意這方面。他們考察舊禮詳細制定制度，使神明功績顯示在人間的就一定會得到報謝，而妖妄無度的鬼不能在這中間搗亂。”二年正月，有司奏請春分時祠祭厲殃以及進行禳除惡氣的祠祭，詔令説：“不在祭祀的典章裏，廢除它們。”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

《王制》規定，天子設七廟，諸侯以下的各按等級而有不同，禮制方面的記載很詳細。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將河北的十個郡封給魏武帝爲魏公。當年七月，開始在鄴建立宗廟，自己

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案《禮》將營宫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根據諸侯的禮規設立五廟。後來雖然進封爵號爲王，没有改變。延康元年，文帝繼任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的稱號爲大王，丁夫人被稱作大王后。黄初元年十一月接受禪位，又追尊大王爲大皇帝，皇考武王爲武皇帝。二年六月，由於洛京内的宗廟還没有落成，於是在建始殿祠祭武帝，親自捧着供品祭奠，和在家中行禮一樣。考察《禮》書中規定將要營造宫室，首先建造宗廟，庶人没有廟，所以在寢室中奉祭，身爲帝王的人這樣做，就很不合乎禮規了。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毁，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爲高皇，夫人吴氏爲高皇后，都供在鄴的宗廟裏。廟中祠祭的，是文帝的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在一廟，考太祖武皇帝單爲一廟，百代不毁，然而所祠祭的衹不過是親廟中的四室。這一年十一月，洛京的宗廟落成，因爲親情已經盡到了就將處士的神位遷置到園邑，派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取高皇以下神位，共在一廟，仍然是四室而已。到景初元年六月，群公和有司纔又奏請制定七廟的制度，説：“大魏的三位聖主相承，因而成就帝業。武皇帝創建宏大的基業，撥亂平險，稱爲魏太祖。文皇帝承受天意革除漢命，順應時勢接受禪位，稱爲魏高祖。皇上完成大命，平定華夏，重新制定禮樂，應該稱爲魏烈祖。在太祖的神廟北邊設立二祧，左側是文帝的神廟，號爲高祖昭祧，右邊擬爲明帝，號爲烈祖穆祧。這三祖的神廟，萬世不毁。其餘的四廟，親情已經盡到了就更替遷移，完全按照周朝的后稷、文王武王的廟祧的禮規。”

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

文帝的甄皇后被賜死，所以不列在廟中。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爲文昭皇后，派司空王朗持節奉策書到陵前告祠。三公又上奏説：“自古周人認后稷爲祖，又單獨立廟來祭祀姜嫄。如今的文昭皇后對於後嗣們，留下聖德和極大的教益，哪裏是有限量的呀！説起來憑皇家世妃的尊貴，靈魂變化成神之後，却没有寢廟來承受享祀，這不是報答顯德，昭示孝敬。考察古代的制

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宫，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宫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宫。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虚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説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祗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晋又異魏也。八年，

度，應當依照周朝的禮規，另外設立寢廟。”奏章被批准。太和元年二月，在鄴建立廟。四月，洛邑開始營建宗廟，挖地時發現玉璽，邊長一寸九分，上面的印文是“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看到印文後激動得變了臉色，用太牢到廟中告祭。到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請爲文昭皇后在京師立廟，永遠進行享祀，音樂和歌舞的規格與祖廟的相同，撤銷在鄴的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晋封文帝爵號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這一年八月，文帝崩，謚號爲文王。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接受禪位。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上奏請求設置七廟。帝認爲工程太大，詔令應當權且設立一廟。於是群臣上奏提議：“上古的時候宗廟祇有一宫，尊奉始祖神祇。到了周室，定爲七廟，用來區別宗親遠祖。聖上的本旨深刻弘大，效仿遠古的時代，虔敬地崇奉唐堯虞舜的作風，捨棄七廟的繁盛榮華，遵行一宫的古風意旨。從前舜承接堯的禪讓，受命於天，於是登上帝位，經三十載，月正元旦等曆法，又恪守文祖的制度，這就是虞氏不改變唐堯的宗廟，沿用舊有的宫室。可以依照有虞氏的舊例，就用魏的宗廟。”奏章被批准。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以及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當時宣皇帝神主没有就位，太祖神位是虚設的，所以祠祭的有六世，加上景帝共是七廟，有關的禮是依據王肅的解釋。七月，又下詔説：“主事的人不久前上奏，利用魏的舊有的廟堂，誠然也是有道理的。不過對於敬奉神明，情感上還是覺得不合適，應該另外營造廟堂。”於是另外建造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提出異議認爲夏侯當初爲嬪的時候，還没有王業。帝不聽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被祔祭在太廟，周漢禮制中没有這樣的情況。魏明帝另外設立平原主的祭

因廟陷，當改修創，群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叙，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内，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并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别祠弘訓宫，不列於廟。

廟。晋又不同於魏了。八年，由於宗廟沉陷，需要另外修造，群臣又商議上奏説："古時候七廟不設立在同一處，自然應當按照古禮辦。"詔令又説："古時候雖然説是七廟，從近代以來却都是一廟七室，在禮制上没有廢除什麽，在親情的表達上也比較順，也是隨着時代的不同所采取的相宜的做法。還是利用原來的地方吧。"到太康十年，纔另外改建在宣陽門内，極其壯麗，不過設在坎位的制度還是和當初一樣的。宗廟落成，帝采納摯虞的意見，率領百官將神主遷到新廟，從征西以下的各個神主，所用的車馬服飾先導隨從都按照帝王的儀仗規格辦。到武帝崩就遷走征西的神主，到惠帝崩又遷走豫章的神主。惠帝的時候愍懷太子、太子的兩個兒子哀太孫司馬臧、冲太孫司馬尚都祔祭在宗廟裏，元帝的時候，懷帝的殤太子又祔祭在宗廟裏，號稱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年，又策命武帝楊后謚號爲武悼皇后，改葬到峻陽陵的旁邊，另外在弘訓宫祠祭，不列在宗廟裏。

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帝，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毁主權居别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恒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并以爲惠、懷及愍，宜别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

元帝即尊位以後，繼承上面的武帝，將武帝作爲禰祭的神主，這是仿照漢光帝繼承上面的漢元帝的舊例。當時，在西京的神主，毁滅在敵人手中，東晋建造宗廟，全部重新營建。不久後由於供上了懷帝的神主，又遷走了潁川府君的神主，神位雖然有七室，其實衹是五代，這是采納了刁協將兄弟也計入王朝代數的意見的原故。在當時各項制度都剛開始制定，原來的禮儀還没有完全恢復，落難皇帝們的神主權且安置在另外的室中。到太興三年正月乙卯，下詔説："我雖然是繼承上面的武帝，但是對後來的懷、愍皇帝全都北面稱過臣。現在在太廟祠祭，不親自奉酒行禮，而讓有司去行祭，從情理禮規上講不合適。應該依照禮規重新安排這件事。"太常華恒提議："如今皇上繼承上面的武皇帝，應當比照漢世祖的先例，不親自奉酒行禮。"又説："當今聖上承嗣武帝，可是祖廟中的昭穆，衹有四世，前任太常賀循、博士傅純，都認爲對惠、懷和愍，應當另外設立祭廟。然而臣愚以爲凡是廟室就應該容納神主，不必拘泥於規定的數目。殷世有二祖三

“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

宗，如果拘泥於七室，就衹要禰祭父親就行了。推究這點來考慮的話，應當恢復對豫章、潁川的祭祀，完善祠祭七廟的禮規。”驃騎長史温嶠提議：“通常説的兄弟不能一同進入祖廟受祭，已經不合禮規，況且光武奮劍振興漢室，不將名字繫在孝平之後，務使他的事業顯得神奇非凡，來應驗讖語中説的九世，加上古制不能共處一廟，所以另外設立祭祀的地方。當今聖上在策名的問題上，不同於光武的情況，親自主持烝嘗祭祀，既符合道理，又符合情理。太常華恒想要恢復二位府君在祖廟中的位置，來完善七世同廟的禮規，温嶠認爲這是對的。”驃騎將軍王導同意温嶠的意見。温嶠又説：“如果不是父子關係，祭祀時可以直接説皇帝敢告某皇帝，如果將一位皇帝算作一世的話，就會出現不祭自己的父親的情況，那反倒不如普通老百姓了。”帝聽從了温嶠的意見，全部采納施行了。於是就重新確定禮制，恢復了豫章、潁川的昭穆的位置，來仿效惠帝承嗣武帝時的舊例，而對惠、懷、愍三位皇帝自然依從《春秋經》上的尊尊的道理，保留在祖廟中不再改動。

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并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到元帝駕崩，於是豫章又被遷出。然而元帝的神位還是在愍帝的下位，所以有十個坎室。到明帝駕崩，潁川又被遷出，還是十個坎室。在當時擴建太廟，所以三個遷出的神主都歸到西儲，稱爲祧，以此作爲遠廟。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初立武悼皇后的神主，祔祭在廟中，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繼承大統，由於兄弟算一世，所以没有遷出京兆的神主，開始有十一室了。

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晋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

到康帝駕崩，穆帝即位，永和二年七月，有司上奏説：“十月的殷祭舉行時，京兆府君應當遷入祧室。從前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神主被毁，中興初期暫居天府，在廟門的西側。咸康年間，太常馮懷上表提出奉歸到西儲夾室，稱爲祧，可能也是不合禮制的。如今京兆的神主遷了進去，這就是四世遠祖，總是位於太祖的上位。從前周室的太祖世代久遠，所以遷走而有所歸宿。如今晋的宗廟裏宣皇爲主，可是四祖被放在

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絶。”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毁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毁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毁，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毁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

一邊，這是委屈先祖而遷就孫子；殷祭祫祭時放在上位，這就是替代太祖。”領司徒蔡謨提議：“對四位府君應當另造別的廟室，如果不能實施，就應當遷入安置在太廟裏面。誰也不敢小看他的祖先，文王武王不在不窋的前面。殷祭那天，征西的神主朝東設置，位於宣皇的上位。自他以後遷出廟的神主，藏在征西的祧祭的地方，祭祀供奉不可間斷。”護軍將軍馮懷提議：“禮規説：没有廟的就設壇來祭祀。可以設在其他的室中，到殷禘大祭時就在壇上祭祀。”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提議：“儒生們認爲太王、王季神主遷出，藏在文王武王的祧祭的地方。根據這個，府君的遷出的神主應當在宣帝的廟中。可是如今没有放置神主的房間，應當有所變通而另外建造。此外在太廟舉行殷祫大典時，征西的神主應面東設置。”尚書郎孫綽和無忌的意見相同，説：“太祖雖然首先登上九五尊位，可是道路是要順着去走纔會暢通的，替代了人爵中最尊貴的，追求天倫的道義，是用來形成教化的基礎而光耀百代的。”尚書郎徐禪提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逢祫祭的時候纔祭祀他。如今四祖的神主遷出，可以保存在石室中，有禱告的時候就在壇墠一類的地方設祭。”又派徐禪到會稽，拜訪處士虞喜。虞喜回答説：“漢代韋玄成等人將被毁的神主埋在園子裏，魏朝的研究者説應該埋在兩階的中間。况且神主本來設在太廟，如果現在設在其他的室中進行祭奉，就不如永久地收藏起來。另外這四君又不合追加尊號的禮制，更加説明應該毁去而不要祭奉。”當時簡文任撫軍，和尚書郎劉邵等人上奏：“四祖同居在西祧，將神主收藏在石室中，禘祭祫祭時纔祭奉，就像前朝舊有的禮儀一樣。”當時陳留人范宣的哥哥的兒子向他詢問這方面的禮，范宣回答説：“舜的廟裏祭奉的，都是庶人，後來世代久遠就撤銷了，不放在舜的上位，不按照昭穆的順序排位次。如今四君説起來還是本源，却不是憑功德獲得祀奉的。如果依照虞舜將神主埋在園中的做法，那就好比是埋藏子孫的地方；如果依照夏人埋藏神主的做法，却又不適合現在祖廟的階的情况。應該

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考慮變通的辦法，那就是築一個專用宫室，親情没有盡的就在禘祭祫祭時放置在宣帝的上位，親情已盡就没有理由放到下位的子孫的行列中來。"後來太常劉遐等人和蔡謨意見相同。博士張憑提議："有人懷疑陳列在太祖廟中的，都是後來撤銷了的神主，我認爲古代的道理中没有區别前後的條文記載。禹不在鯀的上位，那麽遷神主到太祖的上位，又有什麽可懷疑的呢?"於是京兆的神位被遷入西儲，同樣稱作祧，和前三位祖先神主被遷出的禮儀一樣，所以正室還是十一個。穆帝駕崩而哀帝、海西都是他的兄弟，就没有出入遷移的事。咸安的初年，簡文皇帝對上承繼元皇，世系的順序進上了，於是潁川、京兆二神主又恢復昭穆的位次。到簡文駕崩，潁川又被遷出。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虚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虚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毁，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毁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毁。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下詔說："以往建造太廟，各方面都從儉，太祖的神位虚設，没有建造明堂。郊祀是國家的大事，可是在遵循古制方面有很多不足，應該周詳地議論一下。"祠部郎中徐邈提議："圜丘郊祀，經典上没有不同的記載，宣皇帝曾經辨明其中的意義，而用聖典來規範。到中興以後，研究得更加完備充分，由此確定了南北二郊，的確不是其他的學説可以輕易改移的。應當遵循舊制纔是合適的。武皇帝建立六代的宗廟，祖先爲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創立基業的，實際上應作爲太祖，親情上實際是王考。四廟在上位，還没有趕上遷移傳代，所以權且虚設朝東的神位。兄弟之間傳位，道理上不是兩代。所以當今的廟祀，代的數目還不够，如果想讓太祖居於正位，就違背了事奉七代的規矩。此外《禮》上説庶子爲王之後也要禘祭祖先并設立廟位，説的是旁支的後代繼承統緒後，那麽他的親近的人一定要恢復地位。京兆府君至今已有六代，應當恢復設立這一神位，那麽宣皇就還没有超出六代之外，要等前代遷移之後，纔能定下太祖的神位。京兆的神位被遷走後，應當保存在石室中，即使是禘祭祫祭時都不必涉及。爲什麽呢？文獻上説遷走的神主升到和太祖放到一起。升就是從下往上的意思，不是説可以將尊者降低到和卑者一樣的地位。夭折的太子太孫，即陰室

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辯。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并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奉行，一無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四主，因爲有皇儲這樣的重要身份，附在皇祖神位旁受祭，當他們所附的祭廟神主，由於世代疏遠而應該遷走時，這些祔祭的子孫，就和皇祖的神位一起撤去。明堂方面的各種制度，已經將綱領要點概括到了，不應該在配享的祭祀禮儀方面有所缺漏。况且稱王的人以天下爲家，不一定局限在一個邦國中，所以周平王、光武帝没有廢除二京時期的君主神位。在明堂禮制中對於配享的神主，一直存有疑惑而没弄明白。考察《易經》上的‘大祭上帝，來配享祖考’，祖和考同爲配享，那麽上帝也就是天，從而使尊父的道理一目瞭然。《周禮》説旅祭上帝的時候，有事情要告訴天，就和郊祀時的通常禮儀一樣用四塊圭玉，所以放在一起談它們。如果上帝指的是五帝，《經》上爲什麽不説祀天旅祭五帝，祀地旅祭四望呢?”侍中車胤意見相同。又説：“明堂的制度，既然那麽不容易搞清楚，况且音樂的目的是使人和睦，禮制的目的是使人謙敬，所以繁簡不同，樂器和禮器也不一樣。既然有茅草房又有寬闊高大的房屋，不能統一它們的規格，那何必死守着條條框框，而不去弘揚本質的精神來適應現代的民情呢？各地都太平了，河朔間没有戰争，那時候再尊奉施行明堂辟雍的禮儀吧。”當時朝廷官員多數都同意這個意見，於是奉行原有的制度，一點没有改動。十六年，纔改建太廟的大殿，有十四間正室，東西儲各有一間，共十六間，屋棟高八丈四尺。備好法駕將神主遷到行廟，從征西到京兆的四個神主以及太子太孫都各用與他們的神位相應的禮儀服飾。對四神主不采用對有帝號的人的儀式，這是和太康年間不同的。各神主進入廟後，設置脯和醢來祭奠。到新廟落成，神主回到室中，又設置脯醢來祭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的母親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在太廟的道路西側設立她的廟。到孝武駕崩，京兆的神主又被遷出，就像穆帝時的四祧的先例一樣。

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祠，詔博議遷毁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虚太祖之位，而緣情流

義熙九年四月，將要大祠祭，詔令廣泛討論有關遷移撤走神位的禮規。大司馬琅邪王德文提議：“泰始初年，虚設太祖的神位，但是追溯

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毁，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毁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絶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禄終焉。

親情源流久遠，上到征西，所以代數到了就應當撤走神位，於是宣帝正式設立太祖的神位。另外漢光武移十一位皇帝的神主到洛邑，那麼没有設立撤走神位的制度，依理就可以推知了。應該築造另外的廟室，用來安置四位府君的神主，永久地保存而不必祭祀。”大司農徐廣提議：“四位府君曾經處於廟堂的首位，歆享天下的祭祀。如果埋放到深幽的地中，在情理上不一定完全合適。可以遷移保存在西儲，作爲遠祧，但是永不再進行禘祭供享了。”太尉諮議參軍袁豹提議：“沿用舊制不要更改，大祠祭時還是要祭四位府君，從情理上説比較合適。”當時劉裕輔政，意向和大司馬的提議相同，等到了以後大祠祭時再行禮改變舊制。正逢安帝駕崩，没等到禘祭天禄就終止了。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宫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别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駕崩，宗廟停止當時的祭祀，天地明堂撤去音樂，并且不供胙品。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大祭祀，因爲是帝駕崩之後所以不奏樂。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故，到應該行烝祠祭禮時，中書侍郎范甯上奏：“考《喪服傳》中有死了宫中人就三個月不能舉行祭祀儀式，不論年紀長幼或是身份貴賤。皇女雖然是嬰兒，臣竊以爲值得考慮。”於是尚書奏請派三公去主持祭祀的事情。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要親自去祠祭，在祭祀的前夕查看犧牲，可是儀注上規定不必行拜禮。下詔詢問其中的原故，博士奏告説歷代相承就是這麼做的。帝説：“這不是向宗廟表示敬意的禮規。”於是行了拜禮纔回來，從此成爲制度，凡是祭祀前夕察看牲具必定親自臨拜，到東晋以後纔又廢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説。”從之。

魏的舊例，天子在廟殿的東北建造次殿，天子從北門進去。新禮規是，在南門中門外的右側設次殿，天子從南門進去。摯虞認爲：“次殿是用來休息的地方，凡是到尊長那兒去以不顯示自己爲恭敬，以經由不顯眼的地方去爲恭順，現在却設在上首的位置，從南門進入，不是謙恭的態度。應該制定新的禮規，全部按照舊的説法辦。”聽從了他的意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温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毁棄三正，污辱海内。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剿絶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禮，有大事就告祭祖禰，有小事就祇告祭禰，秦漢以來廢置了很久。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將要東巡，由於大軍就要出發，派太常用特牛到南郊告祭。到文帝駕崩，又派太尉到南郊告祭關於謚策的情况。從這以後直到晉都相沿下來，告郊之後接着告廟，到東晉以後那些禮纔廢掉。到成帝咸和三年，蘇峻顛覆禍亂京都，温嶠等人在白石設立行廟，又施行那些禮儀。向先君和皇后告祭説："叛逆的臣子蘇峻，傾覆社稷，毁壞拋棄了三正，污辱整個天下。臣陶侃、臣温嶠、臣庾亮等親手殺掉了敵人的首領，恭敬地執行了上天的處罰。希望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的英靈，明察有罪的人，根除他們，消滅這些凶徒，以安定宗廟。臣等即使掉了頭顱碎了身軀，也好比活着的時候一樣。"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吴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詔説："禮，王后没有子嗣，選擇立一個支系的兒子，來繼承大宗，就應當繼承掌握正統而奉行公道，怎麽能再顧念自己的親情呢！漢宣承繼昭帝之後，給悼考加封皇號。哀帝作爲外面的藩臣被立，可是董宏等人却稱引亡秦的先例，蠱惑迷誤朝臣的看法，於是尊奉恭皇，在京師建立廟室。又寵幸藩鎮來的侍妾，讓她和長信的地位一樣，僭越等級不合禮規，人民神靈都不幫助他。對師丹忠正的意見表示反對和怪罪，結果招致丁氏傅氏受王莽焚如之刑。從此以後，相沿施行。特令公卿和有關部門，將前代的事作爲深刻的教訓，往後的繼承人萬一要有從諸侯中來承接大統的，就應當説明作爲前人後嗣的道理。膽敢諂佞邪僻引誘阿諛君上，妄立非分的稱號，稱考爲皇，稱母爲后的，輔佐大臣要對其誅而不赦。特書寫在金策上，保存在宗廟裏。"此後高貴、常道被立，都不尊奉外系。到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提出行追尊的禮，不僅帝不聽從，而且左僕射索綝等人也稱引魏的制度，認爲不可以，所以衹追贈吴王爲太保罷了。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説琅邪恭王應該被稱作皇考。賀循提議説："禮典的道理，兒子不敢把自己的爵位加在他的父親身上作爲稱號。"帝又聽從了他。

晋書卷二十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别，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晋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是爲不逾月也。

及宣帝、景帝之崩，并從權制。文帝之崩，國内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晋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

五禮的分支，第二叫凶禮。從天子直到平民，身體皮膚毛髮，都是得之於父母，其道理既然一致，其感情也相同，生則奉養，死則守孝，所以説三年服喪，是天下通行之禮。漢的禮制，天子崩，從生病到登天而去以及安葬，喪事的制度，與三代有所改變。魏、晋以來，大體與漢相同。然而從漢文改變喪禮的儀制，後代遵行，不再有守孝三年之禮。到魏武臨終時，遺令説“天下還没有安定，還不能遵循古制。百官應當到殿中哭喪者，分兩批哀哭，安葬完後就除去喪服。率兵屯守的將領，不得離部”。魏武於正月庚子日崩，辛丑日停放靈柩，當月丁卯日安葬，這是不過月。

到宣帝、景帝崩時，都依權宜之制。文帝崩時，國内服喪三天。武帝也依照漢、魏的制度，安葬後就除去喪服，然而還是穿深衣戴素冠，不設宴席。太宰司馬孚、太傅鄭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等上奏説：“臣聽説禮典法度，隆盛還是減省依當時的情況而定，虞、夏、商、周，都不相沿襲，大概是有理由的。大晋繼承漢、魏，有變化有因襲，衹是期望足以振興教化而已，所以未能全都返回質樸，與上古相同。陛下既已屈尊依照漢、魏降低喪禮規格的舊典，以救助世事，而躬臨大孝，感情極其悲哀，戴素冠穿深衣，不設宴席，即使是武丁在殷代守孝，曾、閔當百姓守

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逾。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以康時濟俗，輒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粗席稾，水飲疏食，殷憂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敕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剥，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孝，也不過如此。現在荆蠻未平，各種政務還没治理好，天下大事繁忙，勞累神慮，哪能得暇完全遵從聖旨，以滿足極悲哀的感情呢？臣等認爲陛下宜割捨感情以匡時濟世，即令御府改變服飾，内省改换座席，太官復膳，各種儀式，都如舊制。"下詔説："每每思念死者，而不能服滿三年之喪，以寬慰悲痛的心情，況且還食稻衣錦，確實是换了方式刺激心情，不是用來解脱的好辦法。我出身儒家，接受禮的教育已久，怎麽能一日之間就改變對父親的感情呢！這件事來回説得很多了，可試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話，不要再紛紜不停地説了。説到悲傷的事情，有什麽辦法！有什麽辦法！"司馬孚等又奏道："伏讀聖詔，臣等受感動而傷懷，就想到了仲尼用來責備宰我的話，聖思之所以不能止息的原因，很深切很篤厚。然而當今兵甲未停，戰事未息，國家大事極繁重，天下極大。陛下以萬乘的尊貴，履行平民百姓的禮節，使用粗劣的薦席，喝冷水，吃粗糲的飯食，内心充滿重憂，傷害了身體。而親自爲天下大事勞累，坐而待旦，抑制心志接見臣下，日西斜還來不及吃飯，如此辛苦勞累。因此臣等惶恐不安，確實擔心神氣因而受損，以損害大事。就敕令有關官員，改换座席恢復常度，完全依照老規矩行事。希望陛下考察采納愚誠，以寬慰皇太后之心。"又下詔説："再覽奏議，更加悲傷，不能克制自己，有什麽辦法！有什麽辦法！服喪三年，是自古以來共通的禮制，確實是聖人根據人的感情制定的適當的禮法，明信寬厚地行事。死者的靈魂一天天離得更遠了，雖然感情不够篤厚，但是吃美味的食物穿華麗的衣服，也是受不了的。不宜改變恢復，更加傷害他的心，因此而與我隔絶，有什麽辦法！有什麽辦法！"皇帝於是用這種禮服喪三年。後來爲太后服喪也是這樣。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

泰始二年八月，下詔説："這個月上旬，是先帝棄天下而去的日子，就到了周年。我孤獨無依，又要到什麽時候纔能一叙人子之情呢！思慕之情煩擾酷烈，想去陵墓瞻仰奉侍，以表達哀痛之情。主管者做好出行的準備。"太宰安平王司

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竦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除衰麻，群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孚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床，以布巾裹塊草，軺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僚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

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道："陛下極其孝順，哀思無邊。孝服雖然已經除去，但是悲痛損傷身體，吃粗糲的食物，有損精神。現在雖然是秋季，但還有餘暑，去謁見山陵，悲痛摧傷身心，群下因此惶恐而屏息，認爲應當抑制聖情，以寬慰天下。"下詔說："孤獨無依地忽然一年已滿，悲痛思慕之情，總是不能滿足。想要瞻仰奉侍山陵，以敘悲傷之情，身體精神自然就好。天又涼快了，就可出行，不能按所奏的辦。主管者就可做好出行準備。"又下詔說："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也是帝王極謙遜的心意。將要謁見山陵，怎麽能不穿喪服呢？將穿喪服而行。"司馬孚等又奏道："臣聽說上古服喪期没有確定的時間，後代纔逐漸規定了年月。漢文帝根據時世之宜，規定縮短服喪期限，傳於後代。陛下以國家宗廟之重，天下百姓之故，已依照權宜之制，去除了喪服，群臣百姓都穿禮服，現在謁見陵墓，以敘悲哀思慕之情，如果穿上喪服，舉止不當。不敢奉詔。"下詔說："我也知道并不在於喪服的緣故。然而作爲人子的心情，衹是以身穿喪服表達人情之常情。群臣自然都照舊制。"司馬孚等又奏道："臣聽說聖人制定典章制度，必因時制宜。所以五帝的音樂不同，三王的禮法有異，這就是古今不同，質樸和文采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因時制宜，克制自己，實行權宜之制，除去了喪服，而行心喪之禮，現在又要恢復喪服，没有可依據的義理。如果君穿喪服而臣不穿，也不會心安。參與議論宜如前次奏章所言。"下詔說："衹擔心感情不能達到，穿什麽衣服關係不大。諸君懇切至誠，怎麽能隨便違背呢？"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主管部門奏請："按前代的舊例，在守喪住的倚廬中用白縑帳、蓐、素床，用布巾裹塊草，軺輦、版輿、細犢車都用縑裹。"詔書不同意，衹讓用布裝飾車輛，其他服喪的規矩，不改變禮法的規定。主管部門又奏："剛去世的皇太后應當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舊例，既葬而祭穿喪服，祭後就除去喪服。內外官僚都就朝時晡時哭喪之位，皇上除去喪服後，各自回去除喪服。"下詔說："守喪三年，是天下

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汚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敍吾哀懷，言用斷絶，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虨等四人并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吴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

共通的禮制。接受父母終身之愛，而没有數年的報答，怎麼能安葬後就除去喪服，這是感情不能忍受的。”主管部門又奏道：“世事有艱險和平易，政局有衰落和隆盛，各自的時代不同，確實有理由這樣做，并不是忽略禮法。當今戎馬未散，國事繁忙，都需要處理，以使各項事業興旺。從前周康王剛入翼室，還戴冕上朝。到了漢、魏時，安葬之後就除去喪服，帝王守喪之禮，從古代就廢除了。希望陛下割捨高宗那樣的禮制，依從當前的時宜。”下詔説：“三年守喪，是用來表達感情推行禮法的方式，安葬之後就除去喪服，是不能忍受的事。將以此表達我悲哀的心情，如果在天之靈因此與我隔絶，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主管部門又再三奏請。下詔説：“衹擔心不能做到真正的孝順，不要擔心因此損害身體。我確實知道穿什麽衣服是小事，然而現在一心想要守喪，一概用吉禮之物替换，是使至誠之心受到傷害的事，不是表達思慕之情的方式。各個朝代的禮典質樸華麗都不相同，爲什麽限定依照近代的禮制，使共通的喪禮廢缺呢！”群臣又再三奏請，皇帝長時間流淚然後同意了。文明皇后和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哀悼三天後停止。

穆帝崩，哀帝即位。皇帝是穆帝的叔伯兄弟，穆帝之舅褚歆上表，中書答覆朝廷没有這樣的禮儀，詔令交付朝廷議論。尚書僕射江虨等四人都説，閔、僖是兄弟，而像父子一樣繼承，那麽哀帝應該是皇帝的繼承人。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説：“成帝對自己的親人不偏私，越過天倫之親傳授帝位，康帝受命於顯宗。社稷之重，已轉移了，從繼承的次序看，宜繼承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説：“繼承的正宗，應當依據天生的關係，從人情上考察，應當繼承顯宗。”詔書聽從王述等人的議論，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後第二個周年遇閏月。博士謝攸、孔粲議論説：“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日，楚子去世，其實是閏月而説是十二月，是因爲附於前面正式的十二月。喪事以遠爲先，那就應當采用博士吴商的話，在閏月舉行祥祭。”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

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逾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情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逾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吴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攬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别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内,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即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奪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虚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的意見都相同。殷康説:“過了七月而還没到八月,豈能説是過了周年之時。如果肯定搞不清楚,就應當順從更重的。”袁宏説:“如果碰上閏十二月而不取,那麽這一年就没有終結,本來是不合適的。《漢書》以閏月爲後九月,表明這道理相同。”鄭襲説:“中宗、肅祖都在閏月崩,大祥期滿除去喪服的改變都用閏的後月。先朝尚且用閏的後月,現在閏月附在七月之後,用這個月有什麽疑惑,也符合以遠日爲先表達哀情的説法。再説閏月是後七月而不是八月,豈有過月的嫌疑!”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司馬恬、右丞戴謐等有不同的議論,王彪之説:“吴商是個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賢大儒、公輔重臣、作爲時代的楷模的人。再説取閏没有證據,衹是持着遠日的義理,越過祥忌之日,限於外取,不合於卜遠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經論道,《禮》記載二十五個月大祥。爲什麽越過周年取閏,而成了二十六個月呢?”於是啓奏説:“有人認爲閏月附在七月後,宜用閏月除喪服。有人認爲閏月之名雖然附在七月之後,但實際上三旬就是一個月,所以應該在七月除喪服。臣等與中軍將軍桓沖參酌詳審,一代的大禮,應當依據經典。三年守喪,十三個月練祭,二十五個月結束,這是《禮》上的明文。《陽秋》之義,閏月在年内,就略去不計。表明閏月在年外,那就不應該取閏月以越過周年忌日的重要祭禮,這是禮制中大祥期滿除去喪服必用正式的周年的原因。”月末己酉日,皇帝除去喪服穿禮服。徐廣評論説:“凡是辨明義理,如果没有明顯的依據和明文可以用來作爲準則決定取捨,那就一定有疑難。禮法有疑義時從重,治喪之制有疑義寧可更悲哀,順於事理人情,本來有現成的論斷。王彪之不能援引正確的義理,用來説服人,衹是用名位壓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厚薄,難道是這樣嗎!執政者因而施行,大概是不對的。”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

魏武於正月崩,魏文在這年七月設各種伎樂歌舞表演,這是魏不因喪事而取消娛樂活動。從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群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絶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

武帝以來，國家有大喪，就取消娱樂活動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之喪未除喪服，到元旦朝會群臣也取消樂舞。穆帝永和年間，因爲中原陵墓没有修復，連年元旦朝會群臣都取消樂舞。這時太后臨朝聽政，太后父褚裒薨，元旦朝會群臣又取消樂舞。孝武太元六年，因皇后王氏之喪，也取消娱樂活動。孝武崩，太傅録尚書會稽王司馬道子議論説："先帝崩後，結婚嫁娶不准作樂，以一周年爲限。"

漢代規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崩，由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主持喪事，三公負責喪葬制度事宜，其他依禮儀規定。魏、晉也與天子之禮儀相同。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到時將遷到峻陽陵，依舊制，安葬完畢後，皇帝及群臣除去喪服穿禮服。在此之前，尚書祠部奏請按照博士張靖的意見，皇太子也依規定一起除喪服。博士陳逵議論，認爲"現在所依照的制度，是漢皇帝的權宜之制，這種規定出自有關部門，不是正禮。皇太子没有國事，自然應當服滿喪期"。下詔再詳審討論。尚書杜預認爲："古代天子諸侯服父母之喪開始與齊縗斬縗相同，安葬之後除去喪服，住在服喪之處，不穿孝服守喪直到服喪期滿，不與士人平民同禮。漢氏承秦制，普天下爲天子穿喪服三年。漢文帝看到下民服喪不能時間太長，却不知道古代的禮制，另外按自己的意旨制定祥禫之祭，除去喪服穿禮服。魏氏祇以到下葬爲限，繼位之君不在居喪之所服滿喪期。學者們很久以來就認爲這樣不對，然而終究不從經傳中去推究，考察其中的行事，祇説王者三年的服喪期，應當穿縗麻滿二十五個月。繼位之君如果這樣，那麼天子群臣都不能除去喪服。雖然有志於專心服喪，受到各種因素的交替制約而不能實行。到現在君王都依照漢文的輕典，是由於居喪守孝的人不守禮制。現在皇太子與皇上同體，應恢復古制，卒哭之祭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服滿喪期。從義理上説既不應該不除喪服，又不取法漢文，是使喪禮純正的方式。"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所依據的證據是什麼。杜

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吊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説，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虚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

預説：“古書説三年之喪期從天子起，這是説天子没有一年的喪期，衹有三年的喪期。不是説居喪三年穿喪服，與士人平民同禮。所以皇后、太子之喪，而叔嚮説有三年之喪兩件。周公不説高宗服喪三年，而説在居喪之所守喪三年，這是解釋不穿喪服守喪的文字。叔嚮不譏刺景王除去喪服，而譏刺他宴飲奏樂太早，表明安葬之後應該除去喪服，可是違反了居住在守喪之所守喪的禮節。《春秋》中，晉侯設宴招待諸侯，子産輔佐鄭伯，當時鄭國簡公還未下葬，請求除去喪服以後再聽取命令，君子説這樣很符合禮義。宰咺前來饋送惠公仲子的助喪之物，傳中説‘吊慰活着的人没有趕上葬後的安神禮’。這都是安葬之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的證明，先儒原有的説法，也常常可以見到，衹是學者没有好好考慮。《喪服》中，諸侯爲天子也穿斬縗，難道能説一直穿滿三年嗎？向上考察七代，不知道帝王君臣上下穿喪服三年的有誰；向下推論將來，恐怕百代帝王將是同樣的道理罷。并不是一定辦不到，而是情况不允許，所以知道聖人不虚設不能實行的制度。仲尼説‘禮法的增減即使是百代也可以知道’，説的就是這個。”於是盧欽、魏舒認爲他説得對，就讓杜預寫奏議，奏道：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叩首説：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論，認爲“孝文權宜之制規定三十六天的服喪期，用日代替月，道有盛有衰，禮不可能完美，皇太子應割捨哀情除去喪服”。博士陳逵等議論，認爲“三年的服喪期，是人子用以表達哀情的方式，所以聖人制定禮法，從上到下都通用。因此現在規定，衆將吏遭父母之喪者，都給假二十五個月回家服喪。這是爲使孝道篤厚，用來風化天下的方式。皇太子内心以極孝著稱，可是外表上却要除去喪服，這不是禮所説的與情相符的做法。不宜除喪

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

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嚮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

服”。

臣盧欽、魏舒、杜預謹考察張靖、陳逵等的議論，都衹看到所學禮法的一個方面，不懂得帝王服喪之事古今的共通之禮。從上到下，尊卑貴賤，事物各有自己所適宜的道理。所以禮有以多爲貴的，有以少爲貴的，有以高爲貴的，有以下爲貴的，都衹能根據本身所適宜。不然的話，那就本末不正，就不能長期實行。天子與群臣，雖然哀樂的感情相同，但所處的地位實在有别，所以禮也不能相同。《易》說“上古之時喪期没有規定的時限”，《虞書》說“三年之中天下不奏樂”，這以後就没有别的文字記載了。到周公旦，纔說“殷的高宗住在守喪之所三年不說話”。注解說“諒，確實；闇，沉默”。過了五百多年，子張對此有疑慮，就去問仲尼。仲尼回答說：“不僅僅是高宗，古代的人都是這樣，君王薨，百官都聽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皇后、太子的喪事，安葬之後除去喪服而宴飲奏樂。晉叔嚮譏刺說：“三年服喪期，即使貴爲天子也要服滿，這是禮法。現在王即使不能服滿喪期，宴飲奏樂太早，也不合禮法。”這些都是古代文獻中關於天子的喪事的記載。稱高宗時不說服喪三年，而說在居喪之所三年，這是解釋脱去喪服守喪的文字。譏刺景王時不譏刺他除去喪服，而譏刺他宴飲奏樂太早，表明安葬之後應該除去喪服，可是違反了在居喪之所守喪的禮節。堯崩，舜在居喪之所守喪三年，所以說不奏樂。由此而言，天子居喪，齊縗斬縗之服，菲杖絰帶，應當服滿喪期。安葬之後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期滿，三年不改變其父的爲政之道，所以百官都聽命於冢宰。喪服已經除去，所以稱美不說話，表明不再枕着土塊睡在草墊子上，而荒廢國家大政。《禮記》說：“三年之喪，從天子開始。”又說：“父母之喪，不分貴賤都是一樣的。”又說：“喪服的上衣、喪車都不分

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等次。"這都是說天子居喪，衣服的規定與凡人相同，不穿喪服心存哀悼三年，也沒有服喪三年的記載。然而繼位之君，還是常常懈怠荒廢。自從廢止在居喪之所守喪之制後，就使得高宗在古代大爲出名，使子張在那時產生疑問，這就是賢聖之所以譏刺的原因，而不是譏刺天子不穿喪服守喪期滿。

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内，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絶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

秦焚燒書籍，任意行事，違背古禮影響後世。漢祖草創，因襲不變。以至於全天下都穿重服守喪期滿，早晚哀哭，經歷寒暑，禁止嫁娶飲酒吃肉，其制度不合情理。因此漢文臨終下詔，入殮後就下葬，安葬之後制定了穿各種喪服的人祭祀除喪服的期限。這雖不合高宗在居喪之所守喪的義理，但與古制接近，所以傳於後世。當時預先修建陵廟，所以入殮下葬能在十二天内完成，因而定爲制度。近到明帝，没有陵廟存放牌位，五十天纔下葬，哪裏還説得上三十六天的服喪期呢？這是因爲當時經學疏略，不效法前代聖人的弊病。魏氏應從天命改朝換代，以安葬後爲限，與古制相合，但是不注重在居喪之所守喪，與前人所譏刺的毛病相同。自從泰始開元以來，陛下追效前代崇尚在居喪之所守喪之禮，自始至終謹慎地誠篤居喪，確實符合古制，超過了殷宗，天下歌頌，這確實不是張靖等人所能追溯到的。

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

天子諸侯的禮制，應當是很完備的。諸侯厭惡這種禮法妨害自己而刪削典籍，現在保存下來的衹有《士喪》一篇，而戴聖的記載又參雜在其間，也難以作爲準則。天子之位極尊，國家政務極大，群臣的人數極多，與凡人是不同的。所以剛去世的皇帝安葬之後，就在廟中祔祭，然後除去喪服。自己不除喪服群臣就誰也不敢除，因此委屈自己除去喪服。而在居喪之所守喪期滿，天下之人都説我們君王仁義。委屈自己順從權宜之制，都説我們君王孝順。不穿喪服守喪，我們君王還是如此純篤。所有的臣子，又怎麽能不勉勵自己崇尚禮制呢。這本是聖人的禮

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

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内官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宫，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

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内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宫，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徬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宫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逾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

制，移風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導致和樂升平的原因，哪裏是僅僅穿着喪服而已呢！

如果爲難，再以權宜之制自己居喪，在屈伸厭降方面有疑問，要以職事判斷，那麽父親在爲母親服喪周年，父親去世服喪三年，這是以至親屈從於至尊的道理。被父親休棄的生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穿喪服，體現至尊之義，升降都跟隨，不敢專獨。《禮》規定：諸子的職責是掌管國子的聚集訓練。國家有事時就把他們交給太子，一切聽他指揮。《傳》說"君王出行就留守，有人留守就隨行，隨行叫做撫軍，留守叫做監國"，不算是無事。《喪服》規定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都服喪三年。内宫之主，能説是無事嗎？考察漢制，孝文之喪，功禫之祭完畢後，孝景在未央宫穿禮服，薄后、竇后必定不能在另外的宫中穿齊縗斬縗，這是可想而知的。何況皇太子輔佐至尊，與國家一體，本來應該上遵古禮，下與近時之制相符，委屈自己除去喪服以寬緩下人，符合一代現有的禮典。

君子對於禮，有的是直接奉行，有的是變通減省；有的是按照常規照章實行，有的是采用權宜之計去掉，保存在内心而已。禮不是指玉帛之類，喪事難道僅僅是指縗麻之類的孝服嗎？這既是臣等所説的治國的制度之大義，而且更貼近現實，也有不妥之處。現在皇太子至孝篤誠，出自於自然，思念號咷，在停放靈柩的宫中匍匐不起，剛去世的皇后已經祭奠過後，去而不復回，必然會想象她平時的一言一行，在陵墓徬徨。如果不變服在居喪之所守喪，那麽東宫的臣僕，從道理上説也不能除去喪服。這是永福官屬，將獨自穿喪服行事，出入宫禁，也難以實行下去。現在將吏雖蒙恩都有二十五個月的假爲父母服喪，但是如果是大臣，也要改變他的喪期。從前翟方進認爲自己是漢丞相，服喪三十六天，不敢超過國家典章的規定，何況皇太子呢？臣等認爲皇太子應如前面所

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

奏，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滿三年。

於是太子就按照厭降的說法，順從國制除去喪服，在居喪之所守喪滿三年。

于時外内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采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

當時内外之人猛一聽到杜預的異議，都很奇怪。有人就說他違禮以趨合時事。當時杜預自己也不解釋，回去讓博士段暢廣泛收集典籍中的有關議論，作爲證據，要使大義昭彰，足以留傳到將來。段暢接受杜預的意旨，於是撰集書傳中的舊說，把書籍中記載的事實和成說一條條列舉出來，作爲確定的證據，以弘揚他的宗旨。傳記中有與現在的議論相同的，也列舉出來，廣泛列舉兩種說法，以表明所憑藉的準則，以證明這件事。其文辭繁多不載。

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群官議帝應爲追制服，或以庶母慈己，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閭丘冲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武帝楊悼皇后撫養了懷帝，皇后遇難時，懷帝還年幼，到他即位，親自下詔書叙述皇后的恩愛。到皇后將要下葬行祖祭之禮時，群官議論皇帝應爲她追服喪，有的認爲作爲庶母慈愛自己，依禮服小功五月之喪，有的認爲撫養自己的庶母如同生母服齊縗，衆人說法不同。閭丘冲議論："楊后撫養聖上，這是私情。現在以恩禮追封號，不能祔祭於世祖廟。帝王没有慈養的喪服，認爲可在下葬行祖祭之禮時，穿素服三天哀哭而已。"於是聽從他的說法。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末，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主管部門奏議，至尊滿一年應該改服。下詔說："君和親，是禮教中最重要的，權宜之制衹是近代纔出現的。"於是照舊穿素服，這本不是漢、魏的禮典。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皇帝想服重孝。江虨啓奏："先王制定的禮法，應該是穿緦服。"下詔想降格爲周年喪期，江虨又啓奏說："壓抑私情，就是尊崇祖先。"於是穿緦麻三個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

孝武寧康年間，崇德太后褚氏崩。太后是皇帝的堂嫂，有人對服什麼規格的喪有疑問。博士徐藻議論，認爲："侍奉父親與事君恭敬相同。又，禮法規定，其夫屬於父親的行輩的，其妻都屬於母親的行輩。那麼夫屬於君輩，妻也就是后輩了。爲太后服喪應以侍奉母親的樣子。魯譏刺

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制期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無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

違反上下位次的祭祀，以表明尊重尊者。現在皇上親奉康、穆、哀皇及靖后的祭祀，表達的敬意與父相同。怎麽能以君輩恭敬他，而因自家的親戚關係不服喪呢？認爲應當服齊縗一年。"於是皇帝服一年喪。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服喪的規格有疑問。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論："太皇太后名位很正，與皇帝同體，道理和制度都具備，感情和禮法更加順暢。《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然稱爲夫人，禮儀喪服就要從正。所以成風稱了夫人之號，文公爲她服三年之喪。子對於父親的生身父母，體尊義重。再説從禮法上説，祖不壓孫，本應依禮服喪没有疑問，而根據情理設立制度。如果覺得禮法中没有明文規定，那麽有疑問時從重，認爲應當像爲祖母一樣服齊縗一年。永安皇后五服之外無服喪關係，衹要一舉哀哭悼，百官也服一年之喪。"詔書同意。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主管官員參酌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主持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論："《喪服傳》稱以與尊者的關係爲準，那就不爲私親服喪。又有，君父不爲之服喪的，子也不敢服喪。所以王公之妾之子爲其生母服練冠麻衣，下葬後就除去喪服，如果不在五服之内，就不服喪。"聽取了他的意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服三年之喪。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司馬尚薨。主管官員奏，御服齊縗周年。下詔交群臣議論。散騎常侍謝衡認爲："諸侯的太子，是否接受了天子的爵命，其尊卑是不同的。《喪服》説爲嫡子服長殤之喪，説的是没有接受爵命的，接受了爵命就不算殤了。"中書令卞粹説："太子一出生，本來就很尊貴，不須等接受爵命後纔尊貴。像謝衡所議的接受了爵命後不算殤，那麽無喪服之子應當服斬縗三年；没有接受爵命而夭折，那即使是十九歲也服大功九個月。是否接受了爵命，其中的升降很細微；斬縗和大功，其中的輕重相差

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爲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况以天子之尊，而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於是從之。

得很遠。而現在注解説'諸侯不降低嫡子之殤的規格，是重視嫡子'。不願意無喪服之禮，以大功作爲重視嫡子的喪服，那麽即使是接受了爵命，很明顯也不再有三年之喪的道理。男的能保衛國家，女的能奉行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了已成之事，所以不算殤，不是説的孩童。做夭折者的繼承人尊之如父，還是不能加重禮典而祇能服殤喪，何况以天子之尊，而爲無喪服之禮的夭折者服成人之喪嗎？凡是應該重視的殤喪，士大夫都不穿喪服，而讓至尊獨自服重喪，從來没有聽説過。"博士蔡克之議與卞粹同。秘書監摯虞説："太子出生時，就行成人的禮儀，那麽殤喪之理就應該去除了。太孫也與君同體傳重，依所處的地位服喪，完全不按年齡。天子没有服殤喪的道理，因爲没有一年喪。"於是采用他們的議論。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群臣凶服，以帛爲綬囊，以布爲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宫，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魏氏舊制，國家有大喪，群臣穿孝服，用帛做綬袋，用布做劍衣。新制定的禮法規定，因爲傳中稱"除去喪服後没有什麽東西不能佩帶"，説明服喪時就没有佩飾，另規定齊縗斬縗之喪不佩帶劍綬。摯虞認爲"《周禮》中武賁氏，是士大夫之職，都執兵器守衛王宫，國家有喪事，就穿喪服執戈盾守門，下葬時跟在車後哭。又有，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執干戈在宫禁内外設警戒。表明在辦喪事時，大概要重視宫禁的防衛。除去喪服後没有什麽東西不能佩帶，指的是服飾之類的東西，不是説防衛的武器。應制定新禮規定用布做劍衣照舊，其他都依新制度"。詔書同意。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以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槀車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

漢、魏舊例，將下葬時，設吉凶儀仗隊，都配鼓吹樂器。新禮法因爲禮書没有吉駕引導隨從之文，臣子不應脱去衰麻喪服而穿彩色衣物，所以除去吉駕儀仗隊。又有，喪事不奏樂，禁止各種音樂，所以除去喪事的鼓吹樂器。摯虞認爲："下葬有祥車空缺左邊的位置，就是現在的容車。安葬之後，中午回到停放靈柩之室虞祭，迎神而回。《春秋傳》中，鄭大夫公孫蠆去世，天子追賜大輅，讓它跟在靈車後面。《士喪禮》中，出葬時有槀車乘車，用來裝載死者生前穿的衣服。這都是不僅有靈車，也有吉駕的明文。既然設有

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爲：“挽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

吉駕，就應有引導隨從，以像平時活着的樣子，以表明不致死的意思。臣子的縗麻喪服不能爲自己的原因而脱去，爲君父脱去就没什麼不可以的。《顧命》之篇的記載足以證明這點。宜制定新禮設禮服引導隨從如舊，穿喪服的鼓吹樂隊應除去。”下詔書同意。

漢、魏舊例，大喪及大臣之喪，牽紼的人唱挽歌。新禮法認爲挽歌産生於漢武帝時役人服勞役時唱的歌，聲音哀切，於是用來做送終之禮。雖然音調凄慘，但不是經典所規定的，違反了禮制銜枚在口中的道理。正在號哭思慕之際，不宜用歌這個名義，取消挽歌。摯虞認爲：“挽歌因有唱有和而成爲凄慘之聲，銜枚在口中是爲了盡哀，這也是用來感動衆人的方式。雖然不是經典中所記載的，但這是歷代實行的舊例。《詩》中説‘君子作歌，用來告哀’，用歌爲名，也没有什麼妨礙。宜制定新禮照舊實行。”下詔書同意。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没有繼承人，以母弟司馬敦上繼獻王之位，遞送文書給太常問應該服什麼規格的喪。博士張靖答覆，宜依照魯僖公爲閔公服三年喪的例子。尚書用文書責問張靖：“穆王不以司馬敦爲臣，司馬敦不繼承穆王之位，與閔、僖的情况不同。”孫毓、宋昌議論，因爲穆王没去自己的封國，司馬敦没有在諸侯朝中任職，不應服三年喪。從義理上來看，司馬敦應服本來的喪，一年除喪服，主持穆王的喪祭三年完畢後，就吉祭獻王。孫毓説：“《禮》説，君的子孫之所以做兄長的臣，是治理國政的緣故。《禮》中又有替諸侯爲兄弟服斬縗的，説的是鄰國的臣對鄰國的君，有如同本國之君的道義的原因。現在穆王既没去封國，不以兄弟爲臣，司馬敦没在諸侯朝中任職，没有鄰國之臣的道義，與閔、僖不同，如文書中所説。祇是喪事無人主持，司馬敦既然奉詔繼國，受重托主持喪事，掌管他的祭祀。‘大功的人主持别人的喪事，有三年之喪的必須爲他祭祀兩次’。鄭氏《注》説‘這是説死者的叔伯兄弟來做喪事之主。有三年之喪，是説死者之妻或是子幼小’。‘祭祀兩次，説的是大祥小祥之祭’。穆妃及國臣從禮法上説都應當服三

凶不相干。凶服在宫，哭泣未絶。敦遽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年喪，這是有三年之喪的人，司馬敦應當爲他主持大祥小祥兩次祭祀。再説哀樂不相混，吉凶不相干。宫禁中還在穿孝，哭泣未止。司馬敦忽然之間主持穆王的喪事，而國家喪服還没除去，就不能以自己本身的喪服已經除去了而吉祭獻王。”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爲從父，有司奏應服期，不以親疏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托！”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宫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内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疏，燕公是王之父，王出供奉明帝祭祀，現在是王的伯父，主管部門奏告應服一年喪，不能因親疏尊卑而降低喪禮的規格。下詔説：“王奉魏氏祭祀，所承擔的責任重大，不能以私親關係服喪。”穆帝時，東海國説，哀王去世一年後，繼位之王纔來繼承，不再追服喪，群臣都已恢復了禮服，國妃也應一同除去喪服。下詔説：“朝廷之所以依照權宜之制，是因爲國事所迫，不是改變禮制。婦人傳重之義重大，如果依照權宜之制，義將寄托到哪裏！”於是國妃服滿三年之喪。孫盛認爲：“廢棄三年之禮，開啓浮薄苟且的源頭，這是漢、魏的大失誤。如果認爲丈夫應該因國事除去喪服，婦人可以服滿喪期，這就使吉凶的禮儀在宫中混雜，彩色和素色的服制内外錯亂，恐怕是於情於禮都有違失，哀樂都難以得當吧！”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

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説：“謹考察《喪服禮經》，‘庶子爲母服緦麻三個月’。《傳》説‘爲什麽服緦麻？以尊者爲準則，不敢爲自己的私親服喪。’這是《經》、《傳》的明文，聖賢的格言。而近來開國的公侯，以至於卿士，庶子作繼承人的，都各自放肆自己的私情，爲庶母服喪，與嫡母相同。這是陋俗的弊病，溺於私情而傷害教化，如果放縱而不革除，那麽因循流傳下去將難以糾正。再説尊重尊者愛戴父母，雖然是禮的大節，然而壓親於尊，由來已久。《禮記》説，‘作爲父親的繼承人，不爲被休棄的母親服喪，是因爲不祭祀’。還有，禮法規定，天子父母之喪，下葬之前，在服喪期參加祭祀天地社稷的典禮。這都是莊重嚴肅極爲恭敬，不敢因私廢尊。現在身受祖宗遺業的重任，而以庶母之私情，廢棄祭祀之事。五廟的祭祀廢缺，祇因一妾的喪服，從情禮上考求，没有比這更大的過失了。整個社會都是如此，没有誰稍加批評。即使

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嘆。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晋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璲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晋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并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

看法有所不同,但做事不敢有異。所以正禮於是衰微,而習非成俗。這正是《國風》爲之思古,《小雅》爲之悲嘆那一類的事情。當今天下漸漸安定,王化日新,確實應該崇尚宣揚禮訓,以統一風俗。請臺省機關考察整理經典,宣明國家法度。”没有答覆。

十八年,車胤又上言:“去年上言,近來開國公侯,以至卿士,庶子作繼承人的,爲庶母服喪,與嫡母相同,違反了禮制,應當加以約束抑制。事情奏上一年多,没有得到答覆,不明白朝中議論有什麽疑慮。如果認爲所陳述的事情可能有謬誤,那麽經典中有明文;如果認爲古今有所不同,那麽晋有現成的典章。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的生母去世,上表請求服齊縗三年,詔書讓他依照從前樂安王的舊例,服大功九個月。興寧三年,故梁王司馬璲又是生母去世,也請求服喪三年。《庚子詔書》依照太宰的舊例,同樣讓他服大功。如果嚴格按照周禮,那應該服緦麻三個月;如果奉行晋制,那就是大功九個月。古禮和今制,都没有服喪三年的説法,而近年以來,各自放縱私情,相互比擬沿襲,逐漸成爲習俗。放縱下去而不加禁止,那麽聖典就要消亡了。尊敬尊者愛戴父母,是人的立身之本,王化所遵循的義理,是兩個方面而已。所以先王制定教化,務要弘揚其中的最高準則,尊崇郊社之祭的禮敬,制定了在服喪期參加祭祀天地社稷典禮的規定,崇尚宗廟的祭祀,降低庶子的喪服,這是用來治理禮樂教化,使天下教化成功的方式。爲王道而捨棄家事,爲祖宗而壓抑私恩,難道不是上行於下,父行於子的道義嗎?如果尊敬尊者之心可以不時放棄,應該壓抑的私情遇到事情就要抒發,對祖宗的恭敬就會衰微,而君臣之間的禮儀就要受到損害了。對祖宗的崇敬衰微,事奉君王的禮儀損害,而想要人民安寧教化隆盛,這不是很難的嗎?誠摯之心所痛惜的,實在就在於此。職責之内的事情,不敢不言。請臺省機構參詳審議。”尚書奏:“根據上書之言交主管者詳細考求。依照禮法,庶子與尊者爲一體,不敢爲私親服喪,這是尊重祖先恭敬宗廟的義理。近來衰

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微了，這種禮節就會廢棄。封國之君廢棄祭祀五廟的重任，士民百姓闕失祭祀之禮，逐漸形成陋俗，應該加以糾正。經過內外參酌詳審，認爲應當按車胤上疏所說的辦，可以依照樂安王服大功爲準。請求制定告諭文書如下，頒發到內外，以確定常規，使普遍依照秉承，就可以實行。”詔令同意。

《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皆爲貴臣貴妾服三月。漢爲大臣制服無聞焉。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

《禮》載，王爲三公六卿服緆縗，爲大夫士服擬縗，頭上戴弁絰。天子諸侯爲貴臣貴妾服三個月喪。漢代没聽説爲大臣服喪的事。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皇帝出幸津門亭舉行哀悼儀式。

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逾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

到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令“諸王公大臣薨，應該三天舉行哀悼儀式的，過一個月奏樂，一天舉行哀悼儀式的，三天不奏樂”。

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群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逾月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晋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爲屠蒯所譏。如遠所啓，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群下所得稱論。”

元帝之姨廣昌鄉君之喪，下葬前，中丞熊遠上表説：“考案《禮》中説‘君對卿大夫，到下葬不吃肉，到卒哭之祭不奏樂’，心中悲痛不忍舉行吉祥之事。接尚書公文，冬至後兩天宴會。臣認爲廣昌鄉君殯喪之日，聖恩哀悼。禮法，大夫死，取消一季的祭祀。祭祀尚且可以取消，何况其他的事呢。冬至衹要群臣奉賀就可以了，不便舉行宴會。”詔令把熊遠的表章拿給賀循看，又説：“咸寧二年武皇帝的先例説‘王公大臣薨，三天舉行哀悼儀式的，過一個月奏樂，一天舉行哀悼儀式的，三天不奏樂’，這是舊事的明文。”賀循答覆説：“考案《禮記·雜記》，‘君對卿大夫之喪，到下葬不吃肉，到卒哭之祭不奏樂’。古代君臣義重，雖然因至尊的地位，降格不服喪，但是在三個月內，還是穿緆縗，不舉行吉事。所以春秋時晋大夫智悼子没下葬時，平公作樂，被屠蒯譏諷。熊遠的啓奏，符合古義。咸寧詔書雖然不與經典相合，然而依據時事制定適宜的規定，作爲確定的制度，這確實不是臣下們所應該談論的事。”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

升平元年，帝之姑廬陵公主未下葬，文書詢問太常，冬至的宴會應不應該奏樂。博士胡訥議論説：“君對卿大夫，到卒哭之祭不奏樂。公主

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駿薨，武帝并舉哀三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

《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爲：“《周禮》作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絶期，而傍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絶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絶期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晋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

有骨肉親情，應取消奏樂。”太常王彪之説：“據武帝詔，三天舉行哀悼儀式的，三十天纔奏樂；一天舉行哀悼儀式的，三天就奏樂。泰始十年春季，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季，扶風王司馬駿薨，武帝都是舉行哀悼儀式三天而已。中興以後，又參詳議論不改變這種規定。現在宴會應該奏樂。”兩種議論最終不知該聽取哪種。

《喪服記》載，公爲所寄寓之地之君，服齊縗三個月。新制之禮因現在没有這種事，除去這一條。摯虞認爲：“《周禮》作於置刑法而不用的時候，却載有賑濟饑荒的政令十二條。禮法的規定應完備以適應事情，不能因時局衰落就除去盛世之典，世事隆盛就闕失衰世的教化。從前王司徒失守流亡，自稱寄公。當時天下又有很多這類事，這都是禮法中有的。應制定新禮如舊經一樣。”下詔書同意。

漢、魏舊例没有五等諸侯的制度，公卿朝士服喪，輕重都依親屬關係遠近而定。新禮法王公五等諸侯設置卿的大國，以及朝廷中的重臣，都不爲旁系親屬服一年之喪，而旁系親屬爲他們服斬縗，卿校位從大夫者不服緦縗。摯虞認爲：“古代諸侯統治其國，以諸父兄爲臣，現今的諸侯與古代不同。與古代不同，其尊貴就不全，不宜這樣實行不服一年喪之制，而讓旁系親屬服斬縗的重孝。諸侯既然這樣，那麽朝廷重臣也應依舊制。從前魏武帝建安年間曾上表説，漢朝因襲古禮，事情却與古不同，都不能施行，施行了的記載在魏的法令中。大晋用來編制法令，應規定新禮都依舊制。”下詔書同意。

《喪服》中没有弟子爲老師服喪的規定，新禮法規定弟子爲老師服齊縗三個月。摯虞認爲：“自古以來没有爲老師服喪的制度，所以仲尼去世，門人對喪服有疑問。子貢説：‘從前夫子失去顔回時，如死了兒子一樣而不服喪，讓我們也把失去夫子如死了父親一樣而不服喪。’於是不穿喪服守喪三年。這是心中有三年的悲哀，而没有齊縗的喪服。住在一起就披麻，不住在一起就不披，這是所謂的弔喪之服加麻。先聖制定禮

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争，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法，必定容易實行纔能流傳下來。師生之義確實很重，可是禮書中没有服喪之條，歷代相傳，不認爲有欠缺。再説尋師的人以找到更高明的老師爲成功，所以不斷地變换老師而不懼嫌疑；學習的人以每天都有新收獲爲成功，所以棄去舊東西不遲疑。仲尼説‘三人行，必有我師’。子貢説，‘哪裏有什麽永恒不變的老師呢’。學問淺陋的老師，祇短時間跟隨學習的老師，不能都爲他們服喪。義有輕有重，喪服有廢有興，那麽褒貶因此而起，是非由此而争執，愛惡相攻，悔恨就要産生了。應制定新禮爲老師不服喪依舊。”下詔書同意。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晋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没，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古代天子諸侯的葬禮大致完備，漢代又有許多變革。魏、晋以後每代都有改變，大體上與漢制相同。而魏武因禮法中送終的規定中，尸衣的套數，繁瑣而没有用處，風俗又超過禮的規定，就預先自製四箱送終的衣服，在上面題上標記，春秋冬夏，一旦不諱，隨時可以用來裝殮，金珥珠玉銅鐵之類的物品，一概不得用來送葬。文帝遵奉遺制，無所增加。到代漢稱帝後，刻製金璽，追加尊號，不敢打開墓道，就用石頭造了墓室，把金璽藏在墓道前面，以表示墓中没有金銀之物。漢代制度隨葬的冥器很多，到這時就都省去了。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對葬禮的囑咐説：“禮法規定，國君即位就做好内棺，表示不忘死亡。生前預製的陵墓依據山勢，不堆土植樹，不建正殿，不設守護陵墓的縣邑，不修墓道。葬就是藏的意思，想要別人看不見。禮法規定不墓祭，不願意生死相褻瀆。皇后以及不隨王到封國去的貴人，終没之後，都葬在澗西，以前已經標明了地點。這份詔書藏在宗廟裏，副本存放在尚書、秘書、三府。”明帝也遵奉此制。明帝雖然崇尚奢華，然而也没有急忙規劃陵墓的規模。

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

宣帝自己在首陽山預造墳墓，不堆土不植樹，作《顧命終制》，穿平時的衣服入殮，不設置隨葬的冥器。景、文都謹奉成命，没有增加什麽。景帝崩，喪事的制度又依宣帝舊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要合葬，打開崇陽

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説，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之。

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把皇帝蠟璽放在便房神座。魏氏用金璽，這比魏又更儉省了。江左之初，元、明崇尚節儉，再説百事草創，山陵是送終的地方，儉約備至。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令外官五天入宮哭吊一次，內官早晨入宮哭吊一次而已，過了下葬虞祭之禮後就結束。主管部門奏請，剛去世的皇后陵墓設的凶門柏歷門，叫做顯陽端門。下詔説："門如同住的地方一樣，設凶門柏歷，太煩費，停止。"根據蔡謨的説法，用兩個瓦器盛着剛死時的祭品，挂在木頭上，用葦席裹着，放在庭中，靠近南方，名叫重，現在的凶門就是這個樣子。根據禮法，虞祭之後設牌位，現在還没安葬，没有牌位，所以用重來代替。禮書中稱這是主道，就是這個道理。范堅又説："凶門不是喪禮中規定的東西，喪禮中有懸重，樣子像凶門。後人把懸重移到門外表示家中有喪事，世人就都用這種方式。薄帳，就是古代吊幕一類的東西。"這時，又下詔説："黄土之下，哪裏應當崇尚裝飾無用的東西呢？陵墓中衹要清潔掃除就可以了。"主管部門又奏請，依照舊例選六十個公卿以下六品子弟當挽郎，又詔令停止。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下詔説："喪事一切從儉從速辦理。"又下詔説："遠近各地不准派山陵使。"主管部門奏説選挽郎二十四人，詔令停止。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古代没有墓祭之禮。漢承繼秦，陵墓上都建廟。正月上丁日，祭南郊結束後，然後是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叫做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毁壞，車馬還厩，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絶。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

魏武葬在高陵，主管部門依照漢制在陵上設祭殿。到文帝黄初三年，就下詔説："先帝親自履行節儉，遺詔命令省約。子以傳承父志爲孝，臣以履行職事爲忠。古代不墓祭，都設在廟中。高陵上的祭殿都毁去，車馬收回厩中，衣服藏入府中，以順從先帝節儉之志。"文帝自己留下了關於身後喪葬禮制的囑咐，又説"預製的陵墓上不設正殿，不設守護陵墓的縣邑"，從此守陵的縣邑和正殿就絶迹了。齊王在位九年，剛謁見一次高平陵而曹爽就被誅殺了，以後就廢止了，一

直到魏世滅亡。

及宣帝，遺詔“子弟群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

到宣帝時，遺詔説“子弟和群官都不准拜謁陵墓”，於是景、文遵照旨意。到武帝時，還兩次拜謁崇陽陵，一次拜謁峻平陵，然而一直不敢拜謁高原陵，到惠帝時又停止了。

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宫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晋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到了江左之時，元帝崩後，諸公纔開始有了拜謁陵墓辭告之事。大概是由於情同好友，任情而舉，不是洛京舊制。成帝時，皇后也每年拜謁陵墓，議論者認爲不合禮制，於是就停止了，作爲固定的制度。到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謁陵墓，是因爲皇帝年幼。到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説：“現在雖依權宜之制除去喪服，到了朔望諸節日，本應到陵墓抒發哀情，以一周年爲期。”於是到陵墓，改穿單衣，繁簡無準，不是禮法之意。到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官拜謁陵墓，起於中興之後，不是晋的舊制，積習成常，於是成爲制度。追尋武皇帝詔，是不讓主上諸王拜謁陵墓，豈止是百官！認爲應當遵奉。”於是照他的奏章施行。到義熙初年，又恢復江左舊制。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去世，下葬後，應當依舊任職，堅辭不出，於是開始規定大臣可以守喪滿三年。然而元康年間，陳準、傅咸等人，還是以權宜之制勉强他們除去喪服，不得服滿三年喪，自此以後，被當作人們援用的成例。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吴叛，仕魏爲黄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絶，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

太康元年，東平王司馬楙上言，相王昌之父王毖，本來住在長沙，有妻子兒女，漢末出使到中原，正碰上吴反叛，在魏任職當了黄門郎，與前妻及兒女生死隔絶，另娶了王昌之母。現在江表一統，王昌聽説前母久已去世，上言急請議論。

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絶，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没則絶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冲從猛。散騎常侍劉智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

守博士謝衡議論説：“雖然有兩個妻子，這自有其原因，對道德法規没有妨害，認爲應當再爲之服喪。”守博士許猛認爲“地方阻隔，又没有爲前母服喪之制，正是因爲以前不是死了就是隔絶的緣故。前母即使還在，也不應爲之服喪”。段暢、秦秀、騶冲同意許猛的説法。散騎常侍劉智議論：“禮法是爲正常的情況設立的，不爲非

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絶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黄卿之决，宜使各自服其母。”黄門侍郎崔諒、荀愷、中書監荀勖、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并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絶。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并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没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絶之時，以爲并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

正常情況而設。失散的父母不知死生的情況，禮法中没有規定。平生没有相見，除去加重的禮儀，以一周年爲限。”都令史虞溥議論説：“臣認爲禮法規定没有兩個正妻，這是因爲重視正妻，不僅是像從前的議論者所説防止妒忌而已。所以説‘一旦出嫁，終身不變’，没有因遭變亂而娶兩個正妻的。如果不能有兩個正妻，那麽王昌之父再娶之時，就是前妻恩義斷絶之日。假使王昌之父還活着，兩個妻子都在，一定不會讓兩個正妻主持家務，兩個媳婦一同祭祀，都與他齊等。”秦秀議論：“兩個妾之子，父親命她們相互撫育教養，就有服喪三年之恩，如同自己的生母一樣。王昌之父爲什麽不讓兩個正妻依照這條規定呢！對父親的好友要行子禮，何況事奉兄之母呢！”許猛又議論説：“丈夫年輕妻子年輕，就不能同意是改娶改嫁。如果妻子還在而同意丈夫再娶，丈夫活着而妻子能够改嫁，不是夫妻之義斷絶又是什麽呢?”侍中領博士張惲議論説：“從前舜不告父母而娶妻，婚禮大概不完備，所以《堯典》中説下嫁二女，不分妻妾。傳記中以妃夫人稱呼，表明没有立皇后。以聖人的偉大，帝王的嫡子，尚且根據實際情況而變通，以制定典禮。黄昌讓新妻避開正室，時人稱許他。以姬氏的謙讓推論，用黄卿的决斷作依據，應該讓他們各自爲其母服喪。”黄門侍郎崔諒、荀愷、中書監荀勖、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都同意虞溥的議論。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認爲：“虞溥駁斥一旦與夫齊等，不是指丈夫，禮法規定不能有兩個正妻，不能并立。如果王昌之父以及兩位母親現在都活着，那麽前母不廢，已經有明白的驗證。假設王昌之父帶前母之子來到中原現在還在，應當按被父親休棄的生母服喪。如果王昌之父没有休棄前妻之命，王昌之兄就有爲母服喪的理由，那麽王昌對不服喪没有疑慮。”賊曹屬卞粹議道：“王昌之父在搞不清楚的時候娶了後妻，那麽前妻就等於死了而恩義未絶。如果她活着見到後妻丈夫又不休去後妻，那麽根據古書的記載就是妾了。死後相會，就一同祔葬於夫之壙，没有并爲正妻之實。一定要讓子孫在去世之後，追

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絶。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絶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絶死絶，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前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絶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絶，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絶之邪！黄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己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税，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逾祖，莫往莫來，恩絶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毖爲黄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毖之義，可得以爲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皆從主者。溥又駁粹曰：“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絶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絶。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既已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

論兩個母親在隔絶之時，作爲并立的正妻，那就違背了亡父，死後休棄亡母。議論者認爲禮法中没有爲前母服喪的條文，可以説是以文害意。愚意認爲母親不親，而服三年喪的情況不止一種，與前母無異。”倉曹屬衛恒議道：“有人説，正妻不能有兩個，前妻應被絶棄。這是去掉舊的給予新的，違背母親依從兒子，是禮法所不允許，人情認爲不妥的。有人説，絶棄與死了相同，没有兩個正妻的嫌疑，根據其活着時見過，就要讓其子服喪。這是説到正妻的名分時就死了，説到服喪就活着，自相矛盾，道理上又不通。愚意認爲，地域隔絶和生死隔絶，確實没有區别，應該一概看作前母，不再補服喪。”主簿劉卞議道：“王毖在南方是國人，到北方來是寄旅，根據這個名分來説，前妻是元配，後妻是繼室。何至於國家的道路通暢後，又要逐棄前妻，廢掉嫡子呢！不寫姜氏，斷絶關係，因爲她犯了最壞的事。趙姬雖然高貴，必定要推讓叔隗爲正妻；原同雖然得寵，必定要以宣孟爲嫡子。如果違反禮法隨便謙讓，爲什麽《春秋》要贊美他們呢！議論者説地域隔絶，他們夫妻不能往來，現在道路已經通暢，爲什麽要有意地追行棄絶呢！黄昌受到贊美，這又是近來的明證。”司空齊王司馬攸議道：“《禮記》‘没有活着見到祖父母、諸父兄弟，父親因誤了喪期而追服最輕的喪服，自己不服’，諸儒者都認爲父親因故而子生在異地，没趕上這個親人活着時回家見面，父親雖然追服喪服，子不跟着服喪，不要求不合時之恩。祇要不曾相見，尚且不爲先去世者服喪，何況前母不是自己親生之母，恩義不越過祖輩，不來不往，恩義斷絶地域遠隔，而讓其追服喪，這大概不是合乎情理用來作爲準則的做法。認爲王昌不宜追服喪。”司徒李胤議道：“王毖當黄門侍郎時，江南已經反叛。石厚做了大逆不道之事，石碏大義滅親，何況王毖夫妻之義，還能再保持夫妻關係嗎?”大司馬陳騫不議論，太尉賈充、撫軍大將軍汝南王司馬亮都同意主管官的意見。虞溥又反駁卞粹説：“喪禮以平息哀傷爲目的，是説喪事注重哀傷，不讓人爲非親之人服喪。死是終

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己，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并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絶，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無恧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絶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在人理應絶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己更娶，有絶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

尚書八座以爲“設令有人於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己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

結，終結之事所以沒有棄絶之道。分居而都活着，那麽離否由人決定。夫婦以兩性結合爲義，現在地域隔絶人各一方，那麽配合之義就不存在了。他已經再娶了代替自己，怎麽能把自己等同於死了的妻子呢！伯夷讓位給孤竹，不能用來作後王的準則。再説既然已經爲嫡後妻服喪，再説當妾，活着可能貶斥可能離異，死了就祔葬在一起，妻子專一地事夫，夫以二心對待自己，開啓僞詐刻薄的風氣，傷害忠貞信義的教化，以此來使風化純正敦厚，不也很難嗎！現在王昌兩個母親雖然地域遠隔，根據她們曾經同時活在世上的情況，哪能是前母後母呢！假使王昌的生母先死，以正妻的身份合葬，而前母并未絶棄，遠聞消息，她將又該服什麽樣的喪呢！規定如果與禮不合，施行起來過失就更大。孝子不使父母陷於不義，貞婦不貪財而取悦於人。如果把前面的正妻等同於死了的妻子，使後妻居正位或者被廢棄，在兩個兒子心中，竟然没有慚愧嗎！而説是誣衊父親抛棄母親，恐怕這是舞文弄法陷人於罪之言，難以確定善惡。禮法規定，離去諸侯歸附天子，不爲舊君服喪，那麽王昌之父絶去了前君，再娶後妻，廢棄前妻，在應該責罰或應該贊成方面取法什麽呢！而且婦人如果有難以醫治的疾病，慈善的丈夫應該憐憫她，却在七出之條中，確實是因人理應該絶棄的緣故。現在夫婦各在一方，與没有妻子相同，與難以醫治的疾病相比，從道理上没有區别。根據再娶的事實，有絶棄前妻的明證，而説應爲前妻服喪，在道理上説不過去。”

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認爲“假設有這樣一個人，父親是敦煌太守，兒子後來在洛任職，如果父親娶妻，不但他見不到，還可能不知道，到後母死時，他不能不服喪。衹要養育自己之情悲哀，即使不相見也有名分，雖然悲哀思念之心有所不同，但爲之服喪却是一樣的。又有，如果有兩個皇后兩個正妻，自然認爲這是違反禮法的事，不會説這是非常之事就用常禮來對待。從前子思在祖廟爲被父親休棄的生母悲哭，他的門人説：‘别人家的女人死了，爲什麽在孔氏的

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并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下太常報楙奉行”。

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晋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吴寇隔塞，毖與前妻，終始永絶。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并以絶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

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别，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叙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

廟裏哭呢？’子思恐懼，改在别的屋裏哭。如果王昌不服喪，他不能不向父祖告知，從地下掘出前母的尸體，遷往别的地方。如果不遷走，王昌就是罪人。爲什麽呢？别人家的女人不能與死去的婆婆葬在一起，埋在家族的墓地中。且婦人牽夫，還是有尊嚴，趙姬的推讓，從禮法上可以變通，所以先代史書詳細記載，不譏刺這件事。現在王昌的兩個母親，都已死去，還没有并立爲正妻誰輕誰重的問題。王昌的前母，應以叔隗爲比照。如果她死時王昌没有出生，那麽王昌不應該再服喪。如果他出生時趕上了前母還活着，自然應該依照禮法以兒子的名分服三年喪。就依此制定條文，交太常告司馬楙奉行”。

皇帝説：“事情總會有特殊情况，應當依舊典爲準，作出决斷。現在議論這件事，援引趙姬、叔隗的舊例大致合適，後來狄與晋和好，所以姬氏能迎接叔隗而自居下位。吴寇阻隔，王毖與前妻，終於永久隔絶。如果一定説從禮義上不能有兩個正妻，那麽趙衰可以衹爲叔隗服喪。王昌作爲人子，怎麽能擅自廢棄其母呢？而且王毖兩個妻子都已經死亡，其子還是後母之子，王昌因此不應服喪。”

太興初年，著作郎干寶評論這件事説：“禮法有常法有變通有權宜，王毖之事，是有一定的原因造成的。有的事情不能用有始有終之義要求，有的事情不能用依循常法之文要求，爲什麽衆人議論紛紜呢！同一個父親的人没有嫡庶的區别，而先出生的爲兄；爵位相同的諸侯没有等級的差别，而先受封的爲長。這兩個妻子進他家的門，没有貴賤之禮，那麽應該以先後爲次第，這是順序的意思。現在活着同居一室的人少，死後同在廟中的人多，説到牌位，本來是有上下的。所以《春秋》以趙姬遭到禮變而符合禮情爲賢。再説吉凶哀樂，是動感情的事，五禮的制定，是用來抒發感情而適應事情的。現在兩位母親，本來是不相干的人，以名分而有親，可是恩情不及時，恭敬没趕上她活着，愛戴没趕上她去世，又有什麽追服喪的道理呢！張惲、劉卞的議論，抓住了先後這個關鍵，齊王、衛恒的議論，搞通了

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况於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不應服喪的道理，可以作决斷了。朝廷在這件事上，應該以趙姬的事爲啓迪，以詔命統一口徑，使前妻恢弘寬恕容忍之德，後妻崇尚謙卑禮讓之道，家人通達長幼之序，百姓在禮法之中見識變通。像這樣，可以用來立身處世，又何况死後呢！古代的王者，有的用師友之禮對待臣下，而臣下不敢自尊。現今如果讓前妻用禮義對待後妻，而後妻不敢與她抗禮，讓她們的子孫相互爲她們服喪，這是禮中的善事。那麽王昌兄弟相互和睦的時候，就應該合祭兩位母親，使她們祭禮祭品相等，列好先後之序，以左右相配，兄弟莊嚴和諧，交替獻祭，上可以體諒父親的心意，中可以宣揚兩位母親的德行，下可以和諧兄弟的關係，使善美的風氣在王教中得以弘揚，慈愛謙讓的品德在急難之時充分體現，這不也是得到了禮的根本嗎?”

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毌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毌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毌丘氏别舍而不告絶。及毌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弗得從，以至死亡。

這時，沛國劉仲武先娶了毌丘氏，生子劉正舒、劉正則兩人。毌丘儉反叛失敗，劉仲武休棄其妻，娶王氏，生劉陶，劉仲武爲毌丘氏另安排住處而没有斷絶關係。毌丘氏去世時，劉正舒請求與父合葬，劉陶不同意。劉正舒不脱喪服，上下告訟，流淚出血瘠瘦露骨，喪服破爛，數十年不獲同意，直到他死去。

時吴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晋，晋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

當時吴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朱東伯。到晋，晋賜給他妻子某氏，生子朱綏伯。太康年間，朱某死後，朱綏伯携母親回家鄉，兄弟相互盡愛敬之道，兩位母親篤誠遵守先後之序，和睦相處，外人無可指責。到她們去世後，兩個兒子相互服喪，君子認爲他們很賢。

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匿不説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本實并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并在，

安豐太守程諒先已經有了妻子，後來又娶，於是立兩個正妻。前妻死，後妻之子程勳對服什麽喪有疑問。中書令張華作甲乙問答之文説："甲娶乙爲妻，後又娶丙，隱瞞不説已經有乙，像兩個正妻一樣過日子，没有貴賤的區别。乙死後，丙之子應當服什麽喪？本和實并列，嫡和庶不分，雖然兩個正妻不合正禮，但這個過失是先人造成的，人子怎麽能專爲一個母親服喪而分開其父母呢？如果爲庶母服喪，又不成其爲庶了。取捨的依據不明。"太傅鄭冲議論説："甲在家中

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并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鄭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并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并立二妻，不别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丙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叙之義也。”中書監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群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吕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并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釁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失禮，兩個正妻并存，確實不是人子所能糾正的。那麼乙丙之子都應服三年喪，禮法有疑問時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意見大致與鄭冲相同。太尉荀顗議論道：“《春秋》中如后，庶同嫡爲禍亂之本之説是古代的明典。現在不能犯禮并立兩個正妻，不區别尊卑而放任其過失。所以應該依據禮法作出判决，先到的爲正妻，後到的爲庶妻。丙之子宜以嫡母爲乙服喪，乙之子宜以庶母奉事丙。從前屈建祭祀父親時去掉芰菱，古人認爲違反禮又符合禮。丙之子并不是要貶低自己的母親，這是他遵奉禮法先後貴賤的順序的道理。”中書監荀勖議論説：“從前同鄉人鄭子群娶陳司空的堂妹，後來因吕布之亂隔絶，不知其存亡，又娶同鄉蔡氏之女。徐州平定後，陳氏回來了，於是兩個妻子并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爲陳氏服嫡母之喪，以堂舅之禮奉事陳公。族兄宗伯曾經責怪元釁，認爲他貶低自己的母親。鄉中的先達之人認爲元釁做得合宜。不知這兩件事是否大體相似。”

建武元年，以温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温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内群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吴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仇，不苟滅身也。温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仇惡，萬里投

建武元年，任温嶠爲散騎侍郎，温嶠以母親去世正逢寇亂，不能哭哀殯葬，想要改葬母親，堅决推讓不就任。元帝下詔説：“温嶠不就任，因爲未能改卜葬送，朝廷議論又不一致。確實是因此嗎？天下有闕失阻塞，施行禮法處理事務的人應當使道理可以常通。古人規定服喪三年，不是感情已完了，而是因爲存亡有别，不以死者影響活者。服繫麻帶而服兵甲之役的人，難道是謀求官職嗎？是爲了奔赴國家的急難。現在叛逆未平，平陽道路不通，奉迎的軍隊尚且不能直接通行，温嶠衹是獨自一人，哪能有辦法處理私艱，而因道理有所不通而自疑，不服從王命呢！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内外群臣，一起詳細議論温嶠這類的事，我將親自裁决。”於是太宰、西陽王司馬羕，司徒臨潁公荀組，驃騎將軍、即丘子王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等議論，認爲“從前伍員携帶弓箭離開楚國，當了吴的行人以對付楚國，確實是志在報仇，不願意隨便地使自己死去。温嶠遭難，原先在河北，兵争不斷，志在掃清寇仇，萬里投奔，歸赴朝

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衆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於寇害，死亡漫於中原，而繼以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依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

廷，想要順應時勢竭盡心力，憑藉王威，以舒展情懷，這是温嶠的志向。因爲道路不通，軍隊不能進發，就再中途辭讓國事，盡心於家中之事。認爲確實應當如明詔所示處理。”於是主管官員奏道：“根據衆議，建武元年九月下達的辛未日令書，依據禮法條文，父母去世拖了很久没有安葬，衹有喪事主持人不除去喪服。因爲其他的原因没有安葬，依人子的感情，不能守着殯柩除去喪服，所以等待着安葬完畢，没有遠近的區别。如果流亡遇到賊難，殯柩無處安放，找不到好的辦法，這本應三年除喪服，不能依照未下葬之條。如果骨肉死於寇害，死在中原，接下來遺賊未滅，死者没有得到收殮安葬，活者又缺廢赴喪之禮，人子的哀情，悲痛不盡，就依照没有下葬的條文，久久不除去喪服，如果順從這種感情，那麽人就處在没有止盡的服喪期，這不是衹要合於禮而没有時間限定都算得體的道理。諸如此例，都依照東關舊例，限行服喪三年之禮完畢後除去喪服。衹有雙親生離，吉凶不知，如果服喪凶訊又不確實，從吉又怕父親已去世，心中憂慮而服素服，這是出於人情，如有這樣的情况，就不是國家的制度所能裁斷的。現在温嶠以未能改卜葬送，多次推辭不就任。根據辛未之制文，已經有了決斷，都不能再順從他的私情，不服從王命，以損害法度。參酌議論可依前次詔書温嶠接受職務，正式告知中丞司徒，諸如温嶠之類的情况，依照東關舊例辛未日令書執行。”温嶠没辦法，就接受了職務。

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没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没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絶，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絶，王政不可廢故

這時中原動亂，家庭離散，朝廷議論雙親陷没於寇難，應不應該服喪。太常賀循説：“雙親活着離别，吉凶不知，如果要服喪死訊又没有根據，從吉又懷疑父母已死，心中憂傷服素服，很合乎人情。”元帝令書認爲賀循的議論有道理。太興二年，司徒荀組説：“雙親陷没於寇難，一萬中也没有一個有希望生還的，應該讓他們依照王法，按慣例服喪。”庾蔚之説：“雙親被戎狄所敗，生死不明的，應盡尋求的道理。尋求的希望絶滅了，三年之後，就可以結婚任職，因爲子孫後代不能斷絶，國家的政務不能廢棄。還是應該

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内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踪迹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産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况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絶於詵。始不見絶，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黄籍，則詵之妻也。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况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没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没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

穿素服心懷悲哀，不參與吉慶之事，等到中等的年壽再服喪。如果境内的賊亂平定了，寬赦罪人之後，再尋找不到踪迹的，就應該服喪。”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之姊先嫁南平郡陳詵爲妻，生了四個孩子後遭賊亂。姊向賊投身，請求保全婆婆的性命，賊把姊掠去。陳詵再娶嚴氏，生三個孩子。李繁後來得到姊的消息，去接回并送還陳詵，陳詵的户籍上兼有兩個妻子。到李氏死時，陳詵對服什麽喪有疑慮，把這件事交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議，當時的議論不相一致。司馬王愆期議論説：“考察禮法没有兩個正妻，所以惠公的元配孟子，孟子死，聲子做繼室。諸侯尚且如此，何况庶人呢！《士喪禮》説，繼母本來實際是繼室，所以叫繼母，奉事她如嫡母一樣，所以叫如母。陳詵不能有遠慮躲避災難，因而失去了他的妻子，不是其妻犯了七出之條而被陳詵棄絶。開始没被棄絶，後來又被迎接回來，在家中奉養婆婆，其子爲嫡長子，名列於户口册中，那麽她是陳詵之妻。對陳詵來説是妻子，那麽對陳暉來説是母親，陳暉服喪就没有可疑了。禮法中爲繼母服喪而不爲前母服喪，像李氏這一類的情况，空前罕見。前母死了以後，纔有繼母，後出生的兒子没趕上前母，所以没有爲之服喪的條文。然而家中的祭祀，没有不把前母當作母親的，死了尚且還是母親，何况還活着呢！陳詵有老母，不能無人奉養，妻子久無歸期，可以納妾。李氏雖然落入賊手，但還有生還的希望，陳詵没有極盡尋求的努力，就又娶妻，這確實是他的過失。然而村野之人，不懂禮義，不會去考察傳記。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被遺棄，因爲不是她的罪過。陳詵有兩個妻子，不是故意犯法。李氏是個鄙野之人，却能臨危請求保全婆婆的性命，危險之時不忘孝順，可以説是個孝婦。議論想讓她陷落之時，一定要保全貞操，有死無二，這是希望普通人都成爲宋伯姬。陳詵雖然不應娶妻，中間以嚴氏爲妻，就是繼室，本來不是正妻。雖然説不是正妻，也應有始有終，難道能使陳詵不應有兩個妻子而自己成爲兩個正室嗎！

繼，有自來矣。衆議貶譏太峻，故略序異懷。”亮從愆期議定。

如果能自己抑制，那就是趙姬那樣的義舉。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官府應當有所裁斷。先正妻後繼室，由來已久了。衆人的議論貶斥過於嚴刻，所以略叙異懷。”庾亮依照王愆期的議論裁定。

《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晋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奏云：“晋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爲‘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并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毁之廟。”成粲、武茂、劉訥并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怠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耳，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之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爲然。詔可。

《五經通義》認爲有德的人就謚號好，無德的人就謚號惡，所以即使是君和臣謚號可以相同。魏朝開始謚宣帝爲文侯，景王爲武侯，文王上表不應與兩位祖宗相同，於是改謚爲宣文、忠武。到文王接受晋王之號後，魏帝又追命宣文爲宣王，忠武爲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請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主管部門奏道：“自從晋受命以來，祖宗的謚號没有與臣下相同過，所以郭奕謚爲‘景’，與景皇相同，不能同意，應謚爲‘穆’。”王濟、羊璞等都説：“没有止境的國運，名稱謚號不一，如果全都相避，從制度上説難以周全。如果全都不避，又不合推崇奉事尊長之禮。應依照諱名的道理，衹避七廟祖宗之謚，不避其他祖先。”成粲、武茂、劉訥都説：“謚號相同没有妨害。號謚，是國家的大典，用來激勵世人促成教化，反映天和人的遠大謀慮。即使是君父，從義的方面來看也有不隆盛的；雖然是臣子，可能憑着德行而著稱。所以能使上下勉力樹立德行，没有荒廢懈怠。臣希望聖世與堯、舜相同，實行周謚號相同之禮，捨去漢、魏以來規定相避的説法。”又援引周公父子同謚爲文的例子。武帝下詔説：“并不是説君臣不能相同，衹是因爲郭奕謚爲‘景’不合適罷了，宜謚爲‘簡’。”到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上表説君臣同謚没有妨害，尚書奏告認爲王欣之説得有道理。詔令同意。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并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并得爲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袝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袝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没，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

驃騎將軍温嶠前妻李氏，在温嶠地位低微時就去世了。又娶了王氏、何氏，都在温嶠之前死了。到温嶠去世，朝廷問陳舒：“他的三個妻子都能成爲夫人嗎?”陳舒説：“《禮記》‘其妻在丈夫當大夫時去世，而後丈夫不當大夫了，而袝祭於其妻，就不改變祭祀用的犧牲。妻子死了，而後丈夫當了大夫，而袝祭於其妻，就用大夫所用的犧牲’。這就是説丈夫在朝廷顯榮，妻子在家中尊貴，雖然在丈夫之前死去，她的榮辱總是依

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爲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賤時之妻不得并爲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丈夫而定。《禮記》説‘妻子祔祭於公公的母親，如果公公的母親有三個，就祔祭於最親的那個’。根據禮法，那麽她們三人都可成爲夫人。從秦、漢以來，廢除了一男娶九女的制度，近代不再有繼室的禮法，前妻死了就再娶。如果活着時加以禮命，死後就不應貶除。”庾蔚之説：“卑賤之時的妻子不能一同做夫人，如果有追贈之命就不論了。”《温嶠傳》中，追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没有贈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并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耳。聲子爲謚，服虔諸儒以爲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耳。”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爲李太妃求謚號。博士曹耽之議論説：“夫婦的品行不一定相同，不能以丈夫的謚號謚妻子。《春秋》中婦人有謚號的很多，經文中没有譏刺的文字，可知依禮應加謚號。”胡訥説：“禮法規定，婦人活着用丈夫的爵號，死了用丈夫的謚號。《春秋》中婦人有謚號，這是不再依照禮法了。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都没有謚號，現在應當依照舊典。”王彪之説：“婦人有謚號，這是禮法衰微了的緣故。聲子做謚號，服虔等儒者認爲不對。杜預也説‘依照禮法，婦人没有謚號’。《春秋》中没有譏刺的文字，是所謂不需要貶斥而自然明白的道理。近代衹有皇后有謚號。”

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

太尉荀顗呈上謚法説：“如果賜給謚號而路程遥遠趕不上葬禮的，都封好文書交付下去，派承辦的部門長官奉封策到家中祭祀賜謚號。”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换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任侍中。孔安國上表認爲黄門郎王愉名犯家諱，不能聯合署名，請求解職。有關官員議道：“名爲忌諱，這是人同此心的，聽到了名心中驚懼，也是不忘前人告誡的表現。而《禮》又説‘在君之處不避私家之諱，在大夫之處避君王之諱’，没有私家之諱。又説‘《詩》《書》不避諱，寫文章不避諱’。難道不是公義奪去私情，王制壓抑家禮嗎！尚書安衆男臣先上表説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請求解職，於是下明詔，同意他换一個部門，這是恩典超出制度之外。而近來相互察看攀比，這個頭開了以後，不知什麽時候有個完。皇朝的禮法最大，百官供職，列入官署名册，動輒就相互牽涉。如果

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因爲私家之諱，人人都滿足自己的心願，那麽移官動職，變動不停，既違反典法，又損害了政體。請一律拒絕。”同意了。

晋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夾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

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采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

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

五禮的分別，第三種指的是賓客方面的禮，包括朝見帝王、諸侯聚會。從周朝以後，這方面的禮制越來越繁複。自從秦朝焚書坑儒之後，先代的典章殘缺。漢朝興起，開始派叔孫通制定禮，參考先代的禮儀，然而也往往有所改變。漢代禮儀中有正會禮，正月初一，夜間的時刻不到七刻，鐘聲響起，接受賀禮，公侯以下拿着禮物立於朝廷兩側，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員上殿呼萬歲，然後奏樂宴飲。魏武帝在鄴定都，在文昌殿行正會禮，用漢代的禮儀，又設置百盞華燈。

晋朝接受天命，武帝修訂正月初一朝會的禮儀，《咸寧注》說的就是這件事。傅玄的《元會賦》說："考查夏后的遺訓，綜合殷商、周朝的典章，采用秦、漢的舊有儀式，制定正月初一朝會的禮儀。"其兼收并蓄由此可知。

《咸寧注》：

在正月初一前一天，有關官吏各守其職。夜間時刻不到十刻，群臣都集合到來，庭院中的火把被點燃。上朝祝賀，起立，稟報，又向皇后祝賀。退下來，從雲龍東中華門進去，到東小門前的厢房就坐。夜間時刻不到七刻，百官及接收禮物的郎官以下包括掌管文書的官吏都按位次站好，臺階上的衛士如同皇帝到殿前的儀式。計時器不到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等官員分别奏報群臣已各就各位。計時器漏光了，侍中奏報外面已準備妥當。皇帝出來，鐘鼓奏樂，各級官吏都跪拜。太常引導皇帝登上御座，鐘鼓

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并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黄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

停止，各級官吏起立。大鴻臚跪着奏報“請朝賀”。掌禮郎唱贊“皇帝請王登殿”。大鴻臚跪着唱贊“藩王臣下某某奉上白璧各一件，兩拜恭賀”。太常通報“王都上殿”。謁者引導他們上殿對着皇帝坐下。皇帝站立，王拜兩拜。皇帝坐下，又一次拜兩拜。跪着把璧放在御座前，又一次拜兩拜。禮儀完畢，謁者引導他們下殿，回到原座位。掌禮郎唱贊“皇帝請太尉等人”。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對着大鴻臚的西面，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的官員對着大行令的西面，都面向北跪倒。鴻臚唱贊“太尉、中二千石等人奉上璧玉、皮毛、絲帛、羔羊、大雁、野鷄，拜兩拜敬賀”。太常唱贊“皇帝請公等人上殿”。掌禮郎引導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站立，群臣都跪拜兩次。皇帝坐下，衆臣又拜兩次。跪着把璧玉皮毛絲帛放在皇帝的座前，又一次拜兩拜。禮儀完成，謁者引導下殿，回到原座位。公奉上璧玉完成禮儀時，大行令同時唱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禮儀相同。完成禮儀後，把禮物送給贄郎，贄郎把璧玉絲帛交給謁者，羔羊、大雁、野鷄交給太官。太樂令跪着請求奏雅樂，音樂按順序演奏。乘黄令於是派出車輛，皇帝疲困上車，群臣都坐着。白天時間六刻，各少數民族賓客按順序進入，都拜兩遍後，坐下。車駕進去後三刻鐘又出來，鐘鼓奏樂。謁者、僕射跪着上奏“請群臣上殿”。謁者引導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留在原位。謁者引導王到酒器前斟上壽酒，跪着交給侍中。侍中跪着把酒放在皇帝座前，王退下。王自己斟酒放在位前，謁者跪着奏報“藩王臣下某人舉杯，祝皇帝千萬歲”。四方奏起音樂，群臣又拜兩拜。喝酒後，又拜兩拜。謁者引導王等回到原位。皇宮臺階下的人宣告入席，群臣都跪着答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分別在殿上敬奉壽酒。奏起典禮的音樂，太官令又給群臣御酒。御酒拿到臺階上，太官令跪着給

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并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

侍郎，侍郎跪着奉送到御座前。於是向百官布酒。太樂令跪着奏“奏登歌”，奏完三遍纔退下。太官令跪着請求準備御飯，飯送到階前，群臣都起立。太官令拿着勺子跪着遞給司徒，拿着飯跪着遞給大司農，尚食拿着案几傳給持節，持節跪着擺放在御座前。群臣入席。太樂令跪着上奏“奏食舉樂”。太官爲百官飯案遍布飯食。進食已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曲按順序演奏。鼓吹令又上前跪奏“請按順序引薦衆人的才能”。於是把各郡掌管簿籍的官吏召到前面，在階下接受皇帝的命令。宴飲樂曲完畢，一位謁者跪着奏“請退朝休息”。鐘鼓奏響，群臣面向北兩次跪拜，出宮。

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

那麽夜間計時器不到七刻叫作晨賀，白天計時器到三刻時出來，百官敬奉壽酒，叫作晝會。另外安排女樂師三十人在黄帳外，演奏房中樂。

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所爲，示不忌憚也。

長江以東不安定，不再有晨賀。夜間計時器不到十刻，開宣陽門，到清晨纔開殿門，白天計時器到五刻，皇帝纔出來接受祝賀。皇太子出來會見的人，包括前三個王朝的子孫被封爲王侯的人和王公以上的貴族。元旦朝會，在宫殿大堂上設置叫白虎樽的酒器，蓋上繪有白虎，如果有人能直言進諫，就打開這樽酒喝。按照禮，白虎樽是宴享禮畢乾杯時留下來的儀式，做成白虎蓋，是後代的事，表示無所畏懼。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

魏朝的制度，附屬國的王不能朝見皇帝。魏明帝時，有來朝見的都是經過特別的恩准，不能當做常例。到了泰始年間，有關官吏奏報：“諸侯各國，王公以下入宫朝見的人，東西南北四方各輪兩次，三年後輪一周，輪一周後又重新開始。如果臨時有事，就延續在第二年朝見。第二年朝見後，要滿三年纔能再次來朝，不能違反朝見次數的規定。朝見的禮儀都是親自拿着璧，如同舊時朝見的制度。不朝見的年份，各自派遣卿來訪問致意。”皇帝准奏。長江以東王侯不去自己的國，他們中有人接受任命住在外地，就如同一方諸侯之長或刺史二千石的禮制，也沒有朝見

致意的制度，因此這個禮儀就作廢了。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晋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漢朝因爲高帝是在十月平定的秦朝，姑且把十月定爲一年的開始。到了武帝，雖然改用夏朝的以正月爲一年的開始，然而每月初一朝會，到了十月初一，還常有宴會。宴會的禮儀是，夜間時刻不到七刻，接受祝賀和禮物，公侯獻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獻羔羊，千石、六百石獻大雁，四百石以下獻野鷄。三公捧着璧上殿到御座前，面向北。太常宣布“皇帝爲三公起立”。三公跪倒。皇帝坐下，於是上前奉獻璧玉。百官都祝賀，二千石以上上殿高呼萬歲，舉酒杯。奉進飯食，司徒捧着羹，大司農捧着飯，演奏奉上飲食的音樂。百官接受賞賜，宴會開始，大聲奏起音樂，如同正月初一的禮儀。魏、晋則在冬至那天接受四方諸侯國及各級官吏的祝賀，於是有小型朝會。朝會禮儀的規模次於賀新年那一天。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輿亟動，役無寧歲，蓋應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古代帝王没有不巡視境内的。魏文帝時天下三分鼎立，邊境戰事頻繁，皇帝的車駕屢屢出動，没有哪一年能安定無事，大概都是應付即時發生的事，并不是依據前代典章。明帝共去東部巡視三次，在路過的地方慰問老人，救濟貧困，有時賞賜穀物絲帛，有古代帝王巡視時的風範。齊王正始元年，巡視洛陽縣，對老人和地方農田官員各有不同的賞賜。

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

到了武帝泰始四年，下詔書給刺史二千石長吏説：“古代的帝王，按年巡視四方山岳，其次則由東西二位諸侯首領述職，再不然就是派使者視察。因此，即便是幽遠隱蔽細微的事，也不至於閉塞不知，下面情況上面掌握，上面的意志遠方知曉，做到了喪偶的男女，無不得到了歸宿，因此，留傳下來的風氣和功業，美名保留到現在。我在皇位好幾年了，就像站在深谷的前邊，起早貪黑心懷戒懼，黎明還不能入睡，坐等天亮，擔心四方天災人禍，爲此悲傷。自我勉勵，自我約束，希望每件事都辦得妥當。常常擔心官吏們感情用事，不能表現出真誠，國事繁雜，考慮不周全，政治法律有過失，而不能都看到。百姓有過失，責任在我。祇是歲月艱難，没有閑暇顧及巡視的事情，百姓不能安定，怎麽去

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令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

體恤他們呢？現在派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黄門侍郎接受使命向四方出發，走遍天下，親自與刺史二千石長吏見面，闡明我的心意，訪問搜求事情的得失優劣，考察政治教化，詢問人間疾苦。周朝典籍上說：'對人民的利與害寫成一部書，人民的禮俗、政治事物、刑罰禁令是否合理寫成一部書，暴亂奸邪違犯法令的事寫成一部書，疫病喪亡災荒貧困寫成一部書，健康快樂和睦平安寫成一部書，每個諸侯國根據書來辨別是非，把結果向王報告。'舊朝典章前代訓誡，命令都是根據這些。又準備條文奏章，使我得以清楚地借鑒遠古，就像親身行事一樣。大夫君子，各自盡你們的心，專心致力於你們的事務，好的謀略計劃，刺耳的言論告誡，全都告訴使者，不要有什麼隱諱。我正虛心等你們的意見，努力吧，滿足我的意願。"

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壝宫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晋代，其禮不行。

新的禮儀，巡視四方大山，燒柴祭天、望祭山川、報告設立行宫都如同以往的禮儀。諸侯朝見皇帝時，賓客及拿禮物的人都如同朝廷上的儀式，而不設旗幟。摯虞認爲："朝見的禮儀，諸侯見皇帝，各自設置旗幟。旗子的圖形是用來區别爵位顯示等級威嚴的。《詩經》說'君子到了，觀察他的旗幟'。應該制定新禮儀，如同古代禮儀一樣設置旗幟。"皇帝下詔書同意他的意見。然而一直到晋朝終結，這個禮儀也没有實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封禪的說法在經典上看不到。禮制上有爲了天上的事而祭天，爲了地上的事而祭地，因爲在名山祭天上告成功，而鳳凰降落，龜龍到來。天子在境内巡視，到了四方名山，燒柴祭天，上告事業成功，事情相似而不同。讖緯一類預測吉凶的說法都說，帝王在泰山祭天，在梁甫祭地，改易朝代紀年國號。秦、漢實行這一典禮，前代的史書各自陳述了典禮的制度。

魏明帝太和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

魏明帝太和年間，護軍蔣濟奏報說："在帝王大的典禮中，外出巡視排在最前面；昭告祖先神靈，祭祀天地的封禪禮排在第一。因此自古以來改朝换代接受天命，没有不去梁父的，没有不登泰山的，没有不刻寫下永久留傳的名字的，没有不記録下天人會合這一刻的。因而司馬相如

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嘆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而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强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兹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

說，有文字記載以來，七十二代國君，有的順隨前代典章，有的爲後世留下教化。太史公說，皇帝有聖明的思想却不宣布，是官吏們的過失。那麽首創之功美好德行，不刊刻在梁山的石頭上，就不能顯示帝王的功業，不能爲萬民展示不朽的景觀。諺語說，'面對國君而感嘆堯、舜的美德，就好比兒子對着生父而誇獎別人的父親'。如今大魏繼承的是諸侯割據的弊端混亂，拯救的是流亡逃難的艱難困厄，承接的是千年以來的衰落，繼續的是百代荒廢的事業。從武帝文帝開始，到皇上您本人，因此而參考成就天地間的道義，維護人神的教化。上天報應，呈現出吉祥的景象，和古代相比，找不到相同的例子。至於經歷幾代人到現在，没有舉行大的典禮。或許可以推說志向在於掃盡殘餘的盜賊，滌除剩下的污穢，没精力顧及這件事。如果是那樣，三苗在長江邊不順從，大舜應廢除東巡的禮儀；徐夷在淮泗强横，周成王應廢止巡視岱嶽的禮儀。再說去年在長江漢水打敗吳國，今年在隴西殺滅蜀國軍隊，這對敵人造成的震撼潰散無以復加，不會影響封禪的事情。這個禮儀荒廢已久，不是在短時間可以確定的。應交給公卿，全面地撰寫出這個禮儀，占卜考定哪一年哪一刻，昭告上帝，讓天下人稱心。我在軍旅中服役，完成不了這個大願望，冒死說出我的想法。"詔書說："聽到蔣濟的一番話，使我出汗流到脚面。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封禪的有七十多個君主。因此太史公說，雖有接受天命的國君，但功業不能周遍，所以中間荒廢遠的有千餘年，近的也有幾百年，這個禮儀闕失没有記載。我有什麽美德，敢做這件事呢！蔣濟難道是說世上没有管仲，而我有桓公登泰山的志向嗎！我不敢欺騙天。蔣濟所說的話，漂亮是漂亮，但不是幫助我。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看過就行了，不要再議論此事，也不必答覆這個詔書。"皇帝雖然拒絶了蔣濟的奏章，而實際上派高堂隆草擬封禪的禮儀，因天下没有統一，不想很快舉行大禮。趕上高堂隆死了，此事作罷。

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

等到武帝平定吳國，統一國土，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

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黄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岳,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

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人上奏説:"我們聽説,自有人類開始,就有了王侯,年代的數目,没能記載下來。樹立德行,救助天下,發揚仁義之風,爲此而登泰山的有七十四家,可以知道他們謚號的有十四人。名字事迹失傳,没留下名聲的,多得記不下來。大晉的德行,從重黎開始,輔佐顓頊,到了夏商,世代相承的系統在天地間確立。在周朝,没有停止建立功業。晉的德行上升,天下幫助明聖的人,在外部平定了蜀漢,四海之内,人心向晉,軍事上的勝利,實際上靠的是美德。到了陛下,受天命接過皇位,擴建大業,百姓仰慕追隨。惟獨長江、洞庭湖、沅江、湘江邊,有暴徒憑藉天險,歷代不順從。陛下神奇的謀略判斷,命令軍隊出征討伐,軍威稍一施展,幾十天就掃蕩平定。捆縛凶惡之人,赦免他們的罪逆,雲氣流行,雨澤施布,四面八方,聚集在我們周圍,名聲教化的影響範圍,達到天下各地。即便是黄軒的征伐,大禹深遠的謀略,周朝的盛世,又怎能超過今天呢!至於石碑上發揚聖人之道的文字著稱於前代的記載,用數目表示物象,用事件説明言論,即便是古代'河圖洛書'表現出的迹象,也超不過這個。應舉行大典,在中岳行禮,在泰山、梁父祭天地,發布宣揚美德的號令,明確最尊貴的位置,享受天賜的福,真誠對待百姓,刻下千年的表記,播散流傳後世的名聲,使百世以後,没有不振奮的。這是帝王盛大的事業,上天與人最大的願望。"詔書説:"如今逃亡的敵寇雖然被消滅,但外部阻塞仍有警報,内部百姓還不安寧,這件光大德行的事,還不該議論。"

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芒芒禹迹,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

衛瓘等人又上奏説:"如今東至大海,西到沙漠,大沙漠的北面,日南北户,没有不前來歸順的,大禹時代遼闊的疆域,如今確已過之。天與人的道義已經圓滿,巍巍的功績已經確立,應當爲地神制定禮儀,登上泰山祭祀,向上帝表達誠心,以此來報答人神的願望。乞求按前一奏章辦。"詔書説:"如今陰陽還没有調和,刑法政令還不妥當,百姓還没有歸宿,怎能刻下自己的業迹報告成功呢!"詔書不准許。

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

衛瓘等人又上奏說："我們聽說身處帝王位置的人，必定有天道的氣數，必定適應天命；救助百姓有功業的人，必定有盛大美德的儀容，有向天報告成功的典禮。無功不能欺騙，有功不敢謙讓，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然而詔書表示謙讓，屢次推辭封禪的典禮，雖然有美德，但推讓而不居功。三公的職守是主管天地，實際上是掌管人物，國家的大事，從中吸取議論。因此漢代封禪，不是這個官位，就不負責這件事。我們以前的奏章，主要是陳述祖先的功業，又順應了天命，陛下的美德，會合齊同四海，推求古代考察當今，應當修訂這個禮儀。至於確定年月，必須經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大將軍等商議，然後奏報。"詔書說："雖然掃蕩安定了長江以南，但都是當事者的功勞，不足以向上天報告成功。正期望列國諸侯考慮光大教化，來安定中原，百姓得到太平，讓他們休養生息。這是我從早到晚的願望，没有什麼别的要答覆給大家了。"

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勛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

衛瓘等人又上奏說："我們聽說唐虞三代救助天下建立大功的國君，没有不向上順從天意，對下協調百姓的意志，登大山，赴梁父，没有推辭這件事的人，大概是不能推讓。如今陛下功勛超越百王，德行無人匹敵，宏大的功績典範，顯赫的事業，肯定不是我們這些人能評論清楚的。然而聖旨用力謙讓，屢次自我貶損，時機到了不響應，推讓美名不居功，使皇朝重大禮儀缺漏，也閉塞了神靈的殷切希望，使得大晋的典章，與三皇五帝不同風氣。我們真的不敢遵循詔書，請按先前的奏章施行。"詔書說："現在正該共同考慮弘大道義，來完善各種業績。等到以後再說吧，對各種説法没有什麼要回覆了。"

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

王公和有關官吏又上奏說："自古以來聖明的帝王，光輝流存於四海，在名山祭天地，記録在史籍上的，有七十四個國君。舜禹得到天下以後，到四方大山巡視，親身推行他們的道義。《易經》上著有考察四方風俗，《禮》上著有登名山向上天報告成功，《詩經》上歌頌了登山祭祀，都記載在史策上。周文王作爲西伯爲殷做事，周公衹擁有諸侯國中的一個魯，他們或在岐山祭

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吴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絶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睹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天，或在泰山封禪，僅憑藉美德，就可以做封禪的事。從那以後，功業不够却超越禮儀封禪的人，多得數不清，名號謚號没有泯滅，流傳到今天。何况高祖宣皇帝開創帝王事業，海外整齊劃一；世宗景皇帝輔助了大功業，華夏安寧；太祖文皇帝接受天命締造了晋，掃蕩平定蜀漢；陛下響應天道興起新王朝，統一天地四方，恩澤廣布於百姓，威震四面八方。過去漢朝失去了綱紀，與吴 蜀三國鼎立，戰争開始以來，將近百年，地勢險阻風俗不同，人民的願望斷絶阻塞。如今不受拘束的敵寇，經兩代而被平定，如果不是聰明神武，順應上天本意，誰能建立如此偉大的功業呢！我們有幸趕上千載難逢的機遇，親身經歷這大變化，目睹太平，公正美好到了極至，推讓給誰呢？應按先朝遺訓，效法古代，在泰山上刻石記功，登山向上天報告成功，弘大禮樂的制度，端正祭祀場所的典章，揚名萬代，光宗耀祖。因此把這説不完的最大願望，冒死報告皇上。請告訴太常，準備禮儀。”皇帝又下詔書説：“所議論的的確是歷代的盛事，然而目前不可施行。”此事不再提及。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案《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

哀帝即位，想尊崇章皇太妃。桓温認爲應稱她爲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論説：“虞舜推行仁孝的本性，盡力於事奉親人的禮儀，因而得到天王這樣尊貴的地位，富有四海。而瞽叟没有立錐之地，没有任何爵位。一片孝心，充滿天際，寧可忍受父親地位卑賤，也不用徽號讓他顯赫，難道不是因爲没有兒子給父親授爵的道理，在理義方面説不通，無法表現自己的親情嗎？《春秋經》説‘紀季姜出嫁到京師’，《傳》説‘父母對於子女來説，雖然女兒是天王后，仍稱爲我季姜’，説的是不因子女尊貴影響到父母。有人認爲如果子女尊貴不影響到父母，那麽武王爲什麽給太王、王季、文王追加王號？周朝的三個王，德行與天地相匹配，帝王業迹的興起，是從那時開始的。因此武王仰慕追尋前代的功業，於是根據天命，追加王號尊崇祖先，表明不是因爲兒子尊貴而影響到父母的。根據《禮》‘年幼的不能做悼辭歌頌年長的，地位低下的也不能做悼辭歌

太公，荀悦以爲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逾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

頌地位尊貴的’，年幼低賤的尚且不能表彰年長尊貴的，又怎麼敢施予他們榮譽稱號呢！漢祖因感悟家訓中的話而尊崇太公，荀悦認爲孝没有比尊崇父親更大的了，因而把兒子地位尊貴用在了父母身上，家訓中的話錯了。至於孝章，不用尊號顯赫賈貴人，而是多送金銀寶物錢幣絲帛，這并不是做兒子不盡孝道，是因爲聖人典章不能逾越。在春秋時，庶子繼承國位，他的母親可以被稱作夫人。難道在因兒子爲母親授封號的問題不慎重嗎？難道應當向宗廟祖先報告，用先代國君的命令來授封號嗎？我認爲詔書，應當上朝拜授貴人爲皇太妃。現在説皇帝下令爲貴人授封，就是兒子爲母親授爵了。要是貴人面朝北跪拜受封，就是母親做了兒子的臣。天尊地卑，這是名位規定的，母貴子賤，這是人倫的次序。雖然想使貴人地位更高，而實際上使她卑下；雖然明確了國典，而實際廢置了它。況且國君的一舉一動，史官必定記録下來。如果記載下來的方針策略給後人看了，恐怕不順吧！我認爲應報告顯宗的神廟，説貴人仁義嫻淑無比，應使用特殊的禮儀，來報答養育的恩惠。奉先君神靈的命令，事情不在於自己。皇妃皇后雖然是國君配偶的名稱，然而自皇后以下有夫人和九嬪，没有稱作妃的。桓公説應把名號升爲太夫人，并非不公允。如果認爲夫人的名號還不够，可以稱皇太夫人。皇的意思是國君，國君太夫人在名和禮上都説得通。”皇帝特意下詔書，拜授皇太妃。三月丙辰，派兼太保王恬授玉璽綬帶和禮儀服裝，與太后完全一樣。又下詔書説：“朝廷大臣没有對太妃表示恭敬，這符合禮儀嗎？”太常江逌議論説：“地位名號没有到最高，不應致以最大的恭敬。”

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并不開墓位，更爲塋域制度耳。”

孝武帝追授會稽鄭太妃名號爲簡文太后以示崇敬，下詔書問“是否該開立墓位”。王珣回答：“根據三代祖先追贈及中宗敬后，并不開立墓位，更改墓地制度就是了。”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并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况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

褚太后管理朝政時，議論褚裒進見時的儀禮。蔡謨、王彪之都認爲：“虞舜、漢高祖尚且遵從爲子之道，何况太后呢！帝王的父親没有拜見的禮儀。”尚書等八位官員的議論認爲：“完全

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按做子女的規矩辦有損於王道，完全按君臣的規矩辦有損於孝道。在朝廷如同君臣，私下見面則恭敬父親，這樣公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漢、魏的先例是，皇太子對皇帝稱臣。新禮認爲，太子既然以子爲名，而又稱臣，兼有臣和子兩個稱謂，在義理上講不通，廢除太子稱臣的制度。摯虞認爲："《孝經》'像事奉父親那樣事奉國君'，義理上兼有臣和子，所以稱臣并没有不妥，應制定新禮，皇太子像以前一樣稱臣。"詔書依從了。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宫，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内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官，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司馬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書説："根據禮没有生下來就尊貴的人，因此皇帝的長子等同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皇儲，讓官吏們對他稱臣，朝廷大臣都行拜禮，這樣很没有根據。我過去在東宫，没來得及改革。如今司馬衍年幼，善於奉迎的大臣已先到他那裏，將使他逐日習慣他所看到的，認爲那都是自然的事，這難道是能教育他的東西嗎！主事人以下公卿内外一起議論，讓此事一定要符合禮制。"尚書令卞壼的議論認爲："《周禮》中王后太子不朝見帝王，説明在禮制上與國君相同，都是爲了尊重王儲，使正室嫡長子與他人有所區分。姑且像對國君一樣事奉太子，不得不行拜禮。太子如果心存謙遜，應當答拜。我認爲皇太子的確立，祭祀報告天地，居正位做皇儲，怎能等同於與皇子行賓主相見之禮呢？應當保留漢、魏的規矩，全朝同拜。"依從了他的意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構幘，拜敬，太子答拜。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箋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令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構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年間，尚書符書公文詢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的禮儀及所穿的服裝。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論説："朝廷大臣應穿朱衣戴頭巾，行拜禮，太子答拜。經傳没有這樣的記載，前太傅羊祜書信慶賀太子，稱叩頭死罪，這是行跪拜禮的證據。此外太寧三年詔書議論這個禮儀，尚書令卞壼説應保留漢、魏的規矩，全朝同拜。穿朱衣戴冠冕，衹適用於皇朝之上，所以戴頭巾就行了。"朝廷上的議論大多相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并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

太元十二年，議論兩位王的後人與太子的地位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與商議，都認爲："陳留是國家的上賓。皇太子雖然是國家的皇儲，

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勱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云：“勱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縶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縶、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仍在臣位，陳留王的位次應在太子之上。”陳留王司馬勱上表説自己患病多年，請求罷退，詔書讓禮官博士議論此事。博士曹耽説：“司馬勱作爲祭祀之主而無主持祭祀的日期，應與穆子、孟縶的事相同。”王彪之説：“兩位王的後人，不宜輕易就廢立。記傳中没見到有已經做了國君而因疾病罷退的情況，可知古代没有這個禮制。孟縶、穆子是正要做國君，與陳留王的情況不一樣。”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非爲耳目之娱，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咸康四年，成帝到宫殿前，派遣使者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在殿庭上守着樂器。門庭之下奏樂，不是祭祀宴會，就没有設置音樂的制度。太常蔡謨議論説：“凡是對事情恭敬則禮儀完備，禮儀完備則有音樂的制度。音樂這東西，是用來表示對事情的恭敬并表明義理的，不是爲了感官的歡娱，因此冠禮也用音樂，不僅是宴會。宴會上有音樂，也是用來對賓客表示恭敬的。因此郤至出使楚國，楚子設宴款待他，郤至推辭説：‘不忘先代國君的友好，賜給我重大的禮儀，又加上全套的音樂。’從他的言辭看，可以知道宴會上有音樂。公侯大臣，是國君所器重的人，因而在御座上爲他們起立，在車駕上爲他們下車，説話時稱伯舅。《傳》説‘國卿是國君的副手’，因此在任命出使的日子，皇帝親臨殿庭，百官陪同列隊，這就是對事情恭敬的意思。古代，天王設宴招待諸侯國的使者，以及任命將帥，派遣使臣，都有音樂。因此《詩序》説：‘皇皇者華，是國君派遣使臣的詩歌。’又説：‘《采薇》用於派遣戍役，《出車》用於慰勞回來的將帥，《杕杜》用於慰勞歸來者。’都奏樂演唱。如今任命大使，拜請輔相，與諸侯國的臣相比，輕重不一樣。輕禮實在要有音樂，重禮也是適宜的。所以説親臨殿前派遣使者時，應有鐘磬奏樂。”議論奏章依從他的看法。

漢魏故事，王公群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

漢、魏舊例是，王公的衆妾拜見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認爲禮没有不回敬的，改變制度，妃及公侯夫人回敬妾的拜禮。摯虞認爲：“按照禮，妾事奉夫人如同媳婦事奉婆婆，妾爲夫人服喪一年，夫人没有相應的禮節，可見表示恭敬與

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别，以絶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做媳婦相同又更加低賤。名分地位不同，本來就没有酬報。禮没有不回敬的，説的不是這種情况。先代聖人區分嫡庶，目的是斷絶凌駕取代的勢頭。防範嚴明，仍然有越軌違禮的情况。應該制定新禮，自然如同舊制。”詔書認可了他的意見。

五禮之别，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内，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宫，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宫。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閲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閲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閲兵。

五禮的區分，第四是軍事，軍隊是用來在國外求得和平在國内求得安寧的。但軍事是凶事，因此藉狩獵來進行演習。

漢代的禮儀，立秋那天，在郊禮結束後，開始展示威儀武功，在東門斬殺祭祀用的牲畜，奉獻給陵寢宗廟。儀式是，天子駕兵車，白馬紅鬣，親自執弩射殺祭品，祭品用幼鹿。太宰令、謁者各一人把鹿裝到車上，快速送到陵寢和宗廟。回到宫中，派遣使者送束帛賞賜給武官。武官練兵，演習戰陣的儀式。斬殺祭品的禮儀，名稱叫貙劉。官兵都演習孫吴兵法六十四陣。收兵後，公卿以下的官吏在雒陽前街列隊，皇帝駕到，公卿以下官吏下拜，天子下車，公卿目睹皇帝容顔，然後回宫。古代有一句話叫在車下車，那麽衹是在這時施行。漢代大概以此爲常禮。到了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官吏上奏：“古代四季演練武功，都在農事間隙。漢代西京繼承秦代制度，三個季節不演練武功，衹在十月有武功考試。如今戰事没有平息，軍民平素熟悉軍事，可以没有四季的演練。但在立秋選擇吉利的日子大規模檢閲車馬兵士，號稱閲兵，對上符合禮儀名稱，對下繼承漢代制度。”奏章被認可。這年冬天，閲兵，魏王親自掌握金鉦戰鼓來指揮進退。延康元年，魏文帝做魏王。這年六月立秋，在東郊閲兵，公卿司儀贊禮，魏王的車用華蓋，親自指揮金鉦戰鼓的節奏。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一次閲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閲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季，都親臨宣武觀，大規模檢閲軍隊，但不親自指揮進退。從惠帝以後，這個禮儀被廢置了。元帝太興四年，詔書令左右衛及各軍營操練，按照大習的儀式製作雁羽仗。成帝咸和年

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鬥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閲習，然朝廷無事焉。

間，詔書命令内外各軍隊在南郊的空場上比武，因此那個地方被稱作鬥場。從那以後，地方長官桓、庾等一方首領常常閲兵操練，然而朝廷没有這樣的事了。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漢、魏的先例是，派遣將領出征，符節郎在朝廷大堂上授符節和斧鉞。後來荀顗等人所制定的新禮是，派遣將領，皇帝親臨殿前，尚書授符節斧鉞，這是依據古代兵書帝王任命將帥有爲其跪而推車的隆重禮遇而定的。

五禮之别，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

五禮的區分，第五叫“嘉”，宴會、冠禮、婚禮的道理因此而齊備。周代末年社會動蕩，天子以諸侯爲賓而在朝上進行的射禮以及宴會的禮儀規則，很少還能再施行，冠禮、婚禮及飲食的方式又有了很多變遷。

《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

《周禮》雖然有服飾冠冕的禮數，但没有天子之冠的記載。此外《儀禮》説，公侯有冠禮，是從夏朝末年開始的。王、鄭都認爲夏末上下相亂，篡位弒君的事由此而産生，因此制定公侯冠禮，這就説明確實没有天子冠禮。大夫也没有冠禮，古代五十歲以後纔授爵位，怎麽可能有大夫的冠禮呢？周朝人到了五十歲纔可能德才兼備，那時任用他們做大夫的事，如同施行士禮。因此爲日期和賓客占卦，在大堂東面行冠禮以彰明輩次，在客位行醮禮，三次加冠更表示尊貴，這都是士禮。

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儀。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案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

然而漢代以來，天子諸侯多采用這個禮儀。正月甲子和丙子是吉日，可以施行加冠禮，儀式依從冠禮。漢順帝加冠，又兼用曹褒新禮，服飾先加緇布進賢冠，然後是雀弁、武弁，再後來是通天冠，都在高廟，按照禮謁見世祖廟。王公以下，開始加進賢冠而已。根據此文，最初戴緇布冠，是依從古代制度，在宗廟加冠。

魏天子冠一加。其説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再

魏天子加冠一次。這個説法是，士禮加冠三次，表示有所成就。至於天子諸侯没有加冠次數記載，是因爲天子將君臨天下，地位至尊道德完備，怎能與士相同呢？魏氏太子加冠兩次，皇子和王公長子加冠三次。孫毓認爲分别是一次和兩

加，皆非也。

《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案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非必歲首。

禮冠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脱帝絳紗服，加衮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案《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

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案成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

次，都不對。

《儀禮》醮辭説："吉利的月份，吉利的日子，因爲年份善，因爲月份吉。"案魯襄公在冬天行冠禮，漢惠帝在三月行冠禮，説明没有固定的月份。而後漢以來，皇帝加冠都在正月。到咸寧二年秋天閏九月，派遣使者爲汝南王司馬柬加冠，説明不一定在正月。

根據禮冠禮在宗廟舉行，然而武帝、惠帝爲太子加冠，太子都去宗廟參拜祖先，這也是仿照在宗廟的儀式。穆帝、孝武帝將行冠禮，都先以繒帛祭告宗廟，冠禮之後再次拜謁祖廟。

惠帝做太子時，將行冠禮，武帝親臨殿前，派兼司徒高陽王司馬珪爲太子加冠，兼光禄大夫屯騎校尉華廙爲加冠禮贊唱司儀。

江東幾位皇帝將行冠禮，預先設置樂器，百官陪席。又事先在殿上鋪設大床，御府令手捧冕、頭巾、簪導、衮服交給侍中常侍，太尉負責繫頭巾，太保加冕。將要加冕時，太尉跪着讀祝辭説："吉月吉日，開始加冕。皇帝敬穆，思考弘大帝王事業。敬仰昊天，效法天地四方。一切遵從祖先，永遠没有終點。長壽吉祥，佐助大福。"加冕完畢，侍中繫黑色帽帶，侍中脱去皇帝的絳紗服，穿戴衮服冕冠。事情結束，太保帶領群臣舉杯祝壽，王公以下的人高呼三遍萬歲然後退下。根據《儀注》，祇是加一次頭巾冠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馬承十五歲，依照舊禮應當加冠。官吏議論上奏説："禮，十五歲進入青年，國君十五歲而生兒子，以此説明了加冠的適合時間。此外漢、魏派遣使者爲諸王加冠，不是古代制度。"於是制定諸王十五歲加冠，不再派使者。

王彪之説，《禮》、《傳》記載加冠禮都在宗廟。案成帝加冠以後，乘車出去到太廟行禮，報告成功。這大概也是模仿在宗廟的儀式。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那次的儀式没有留存。

武帝咸寧二年，皇帝親臨殿前，派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娶進悼后。爲此大赦，對王公

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晋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説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并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説，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録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

以下有不同賞賜，百官送禮。

太康八年，官吏上奏："婚禮中的納徵禮，天子婚禮用黑色幣帛，加珪，馬八匹。王侯用黑色幣帛，加璧，馬四匹。大夫用黑色幣帛，加羊。古代把皮毛馬匹作爲陳列於中庭的禮品，天子加上穀珪，諸侯加上大璋，可以按照周代禮儀把用璧改爲用璋，其他如羊雁酒米絲帛依舊。諸侯婚禮，加上納彩禮、告期禮、親迎禮各幣帛五匹，到納徵禮時所用四匹馬，都讓夫家自備。衹有璋，官府爲他準備送去。"尚書朱整議論説："根據魏朝舊例，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禮儀，天子諸侯用皮毛馬匹作爲陳列中庭的禮物，天子加上穀珪，諸侯加上大璋。漢代高后制定聘禮，皇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黄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朝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禮物，用一百九十匹絹。晋朝興起，先例用三百匹絹。"詔書説："公主出嫁到夫家，不宜都爲她準備好物品，給她足够用的錢就行了。衹給璋，其他依照先例。"

成帝咸康二年，皇帝親臨殿前，派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準備好婚禮的禮物，迎拜皇后杜氏。當天入宫，皇帝到太極殿，大臣們一齊祝賀。祝賀并非禮儀規定。帝王的婚禮，禮儀没有定制。《春秋》"祭公在紀迎娶王后"，《穀梁傳》、《左傳》的説解與《公羊傳》又不同。而從漢魏遺留下來的事迹看，都缺漏或省略。武帝、惠帝娶皇后，江東又不再依據《儀注》。因此成帝將娶杜后，太常華恒開始與博士商定儀式。據杜預的《左傳》注説，主婚衹是提供婚禮用的資財而已。此外，周靈王向齊國求婚，齊侯向晏桓子詢問答辭，桓子回答説："夫妻所生的有多少人，没有女兒而有姐妹和姑母，就説先君某公的遺女多少人。"這樣天子的命令可以下達，臣下的回答直接上通。先代儒生認爲左丘明詳細記録了這些事，大概就是指帝王婚娶的禮儀。因此成帝到殿前，派使者以皇帝的名義迎娶皇后，但是《儀注》又没有完備地保存。

康帝建元元年，娶皇后褚氏，而《儀注》

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旗,旄頭畢罕并出即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

殿堂臺階不設置旄牛尾做飾物的旗子。殿中御史上奏説:"今天迎娶皇后,依照成恭皇后入宫時的用品,而《儀注》説皇帝穿衮服戴皇冠上殿,不設旄牛尾的旗子,請酌情裁處。又案,過去迎娶恭皇后,衹是做青龍旗,其餘都是御用物品。今日適逢上朝派遣使者,而設立的是五牛旗,旄頭旗和畢罕旗都用於别處,因而造成今天没有。"詔書説:"之所以要按禮制穿戴及登太極殿,是因爲要對一件事的開始恭敬,因而要禮儀完備。現在説什麽替换或缺少重要物品而要撤去儀仗用品呢!再説,恭后的牌位進入宗廟,先帝下詔書説皇后的禮儀應降等級,不宜設立五牛旗,而今天還是又設立了五牛旗!既然不設五牛旗,那麽旄頭旗、畢罕旗一類物品容易準備。"又下詔説:"舊禮制已難以效法,又要在今日完備,也不適宜。倉庫中的儲備衹應用於軍隊國家的花費。禮儀用服飾用品稍加準備,其餘一物多用的器具停用。"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恒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於是從之。華恒所定之禮,依漢舊及晋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

穆帝升平元年,將娶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博引經傳及諸多先例來確定婚禮,深切反對《公羊傳》婚禮不以天子爲主人的説法。又説:"帝王在四海之内,没有不是他的臣或妾的,雖然還有父兄的親情,有師長朋友的賢明,但他們絶對是臣。推崇三綱的出發點,就是要確定天地間的禮儀,哪有享有天父的尊位,却要按照臣下的命令去娶妻的?哪有居臣下的卑位,却要以天父的名義去主持大禮的?推尋古代的禮儀,没有哪個帝王推行這樣的制度;搜求近代的史籍,没有哪個帝王這樣做。在情理上讓人不安,在道義上講不通。案咸寧二年,娶悼皇后時,弘訓太后位高權重母臨天下,然而没有命令親屬大臣爲武皇父兄主婚的文書。又考察晋朝已經做過的事,咸寧先例不稱父兄師友,那麽咸康華恒所提出的禮儀符合舊制。我認爲今天娶皇后的儀式制度,應完全依照咸康的先例。"於是依從了他。華恒所定的禮儀,依照漢朝舊制及晋朝已施行的制度,因此王彪之大多依從咸康,正是這個原因。衹有娶妻的家庭三天不奏樂這一項,因咸康群臣祝賀,是失禮的。因此僅用咸寧年上奏的禮

皆彪之所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婁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内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

儀，不再賀喜。至於告祭宗廟六禮簡牘文字等儀式，都是王彪之所制定的。納彩禮用印章封記的文書上説："皇帝咨詢前太尉參軍何琦。天地之氣所憑藉開始的，首先是治理人倫，涉及夫婦，來供奉天地宗廟社稷。與公卿商議，都認爲應一切依照舊的典章。如今派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按禮儀納彩。"主人説："皇帝下了美好的命令，到我這卑下的家族中訪求婚事，姑且充數供皇帝選擇。我的同曾祖堂弟前散騎侍郎何準的遺女，從未荒廢教訓，衣着如同常人。恭敬肅穆地遵守典章制度。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下臣何琦叩首，拜兩拜接詔書。"依次是問名禮的文書，上面説："皇帝説：咨詢某官某姓。天地配合，秉承天意統率百姓，在内部端正名位，必定要等待一個美好的家族，重申舊的典章。今天派使持節、太常某人，宗正某人，按禮儀問名。"主人説："皇帝美好的命令，使者某人到來，重新宣讀宫内詔書，向我問詢名族。我的族女是父母所生，先代大臣過去的光禄大夫、雩婁侯何楨的遺玄孫女，先代大臣過去的豫州刺史、關中侯何惲的曾孫女，先代大臣過去的安豐太守、關中侯何叡的孫女，先代大臣過去的散騎侍郎何準的遺女。母系出自先代大臣過去的尚書左丞孔胄的外曾孫女，先代大臣過去的侍中、關内侯孔夷的外孫女，十七歲。恭敬肅穆地遵守典章制度。"依次是納吉禮的文書，上面説："皇帝説：咨詢某官某姓。人先謀劃占卜隨後，都説貞吉，恭敬地依從典禮。今天派遣使持節、太常某人，宗正某人，按禮儀納吉。"主人説："皇帝美好的命令，使者某人重新宣讀宫内詔書，太卜占得大吉。我陋族卑微，承受不了擔憂恐懼。恭敬肅穆地遵守典章制度。"依次是納徵禮的文書，上面説："皇帝説：咨詢某官某姓的女兒，有做母親的美德，窈窕的身材，像山像河，適合敬奉宗廟，永遠延續上天賜的福。用黑紅色皮毛絲帛，馬羊錢璧，按典章舉行儀式。今天派使持節、司徒某人，太常某人，按禮儀納徵。"主人説："皇帝下達美好的命令，屈尊與地位低下者聯姻，用上公的地位尊崇我，用典章禮儀表示寵愛，準備了禮物策

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答。

命。恭敬肅穆地遵守典章制度。”依次是請期禮的文書，上面說：“皇帝說：咨詢某官某姓。與公卿謀劃，用蓍草大龜占卜，没有不吉利的，一切依從典章禮儀。今天派遣使持節、太常某人，宗正某人，按照禮儀請期。”主人說：“皇帝下達美好的命令，使者某人重新宣讀宫内詔書，吉日惟有某天可以迎娶。我恭敬肅穆地遵守典章制度。”依次是親迎禮的文書，上面說：“皇帝說：咨詢某官某姓。年月吉祥，吉日惟有某天遵循禮儀來迎親。今天派遣使持節、太保某人，太尉某人，按照禮儀迎親。”主人說：“皇帝下達美好的命令，使者某人重新宣讀宫中詔書，吉月吉時，準備禮物來迎親。上公宗卿都來了，副手近臣車百輛。我家族卑微，辱承大禮，誠惶誠恐。恭敬肅穆地遵從典章制度。”某人跪拜接詔書，都像最初那樣應答。

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

孝武帝娶王皇后，禮儀也像這樣。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等禮儀，都用白雁、白羊各一隻，酒米各十二斛。衹有納徵禮用羊一隻，黑色絲帛用帛三匹，深紅色二匹，絹二百匹，虎皮兩張，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這就是鄭玄所説的五雁六禮。至於玉和馬的制度，準備禮品的數量，比照太康年的奏章又有不同的地方。

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古代婚禮冠禮都有用酒祭神的禮儀，鄭氏的三首祭文都保留着。

升平元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升平元年，官署問“迎接皇后大駕儀仗是否要奏鼓吹樂”。博士胡訥議論説：“皇帝出殿的《儀注》没有記載，没有演奏鼓吹的處所，又没有舉旗鳴鐘的條文。”太常王彪之認爲：“婚禮不奏樂。鼓吹也是音樂的總名。《儀注》之所以没有説明，是因爲可以參照婚禮。如今應準備樂器而不奏。”當時采用了這個説法。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晋，賀夫人。’鄰國猶相賀，况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

永和二年娶皇后，議論要不要祝賀。王述説：“婚禮是美好的禮儀。《春秋傳》説：‘娶妻是大吉，不是平常的吉。’又《傳》説：‘鄭國子罕去晋國，向夫人賀喜。’鄰國尚且互相祝賀，何况大臣呢！這樣看，就應當祝賀，但不在三天

日内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晋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内就是了。如今趁着在宗廟拜見祖先完成禮儀來賀喜，也是一個機會。”王彪之議論説：“婚禮不奏樂不祝賀，是《禮》上的明文。《春秋傳》稱子罕去晋國向夫人賀喜，《春秋經》上没有記載，《傳》上也没有説那是禮儀。《禮》説，娶妻三天不奏樂，説明三天之後自然可以奏樂。至於不祝賀，没有三天的限制，恐怕三天之後也没有應當祝賀的禮儀。”又説：“《禮記》之所以説祝賀娶妻的人，是因爲在酒宴上有賀喜的話語。我認爲没有特地去賀喜的禮儀，而有賜予禮物共同慶賀的道義，就像當今世上流行的一樣。”在那時最終没有賀喜。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并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穆帝想在九月娶皇后，九月是忌諱的月份。范汪問王彪之，回答説：“禮儀記載上没有忌月，不敢因爲自己没看到，就説没有。”博士曹耽、荀訥等人都説没有忌月的記載，不應有妨礙。王洽説：“如果有忌諱的月份，也該有忌諱的年度。”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睹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案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徐邈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宫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瞻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應亦無疑也。

太元十二年，官署問“皇太子參拜宗廟以後，朝廷大臣祝賀，是否應當奉上禮物”?國子博士車胤説：“公卿高官，都參預了盛大的禮儀，表示了恭敬，行了大禮，不必再送禮物。惟有諸侯及州牧太守，不能親見大禮，假如不送酒肉祭品，無法表達他的誠意，所以應當送禮。好比元旦大慶，諸侯没有不送禮的，朝廷大臣奉上璧玉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論説：“案咸寧三年始平、濮陽幾位王新近受封，官吏奏請依照先例，聽任京城近臣諸王公主參加朝廷慶賀的人再送禮物。如今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已經確立，天下共同慶賀。我認爲應送禮祝賀。”徐邈贊同。又援引一旦有太子，就如此慶賀。封諸侯王及新建宫室送禮，已有先例，也都是已經瞻仰致敬，而又舉杯祝壽，應當也是没有疑問的。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况。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温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

遷都江東以來，太子結婚，納徵禮用一塊玉璧，兩張虎皮，不清楚爲什麽制定這個標準。也許用虎取它的威猛和皮毛有斑彩，用玉來象徵温和圓潤的品德。使用珪璋也都是美玉，豹皮色彩美麗用以比喻君子。王肅的納徵辭説：“紅黑色

儷皮雁羊。”前漢聘后，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爲不可，其後乃革。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革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饗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群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并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顔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

絲帛，成雙的毛皮大雁羔羊。”前漢聘皇后，用黄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也没有用羊的意思。鄭氏《婚物贊》説“羊的意思是祥”，那麼婚事用羊，是從漢末開始的。帝王的六禮，還没有用羊。所以太康年間官吏上奏説：“太子的婚事，納徵禮用紅黑色絲帛，外加羊和馬八匹。”

武帝泰始十年，將娶三夫人、九嬪。官吏上奏説：“根據禮，皇后的聘禮用穀珪，没有納妾聘禮的制度。”詔書説：“迎請可以按照魏氏的先例。”於是親臨殿前，派使持節兼太常拜請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請九嬪。

漢、魏的禮儀規定，公主居住在宫室，娶公主的人來宫室成婚。司空王朗認爲不行，這以後就改變了。太元年間，公主的納徵禮用虎皮豹皮各一張，難道説婚事的禮儀顯示不出王公的地位，所以要用虎豹的皮來表示對此事的恭敬嗎?

《禮》中有三王在學校對德高年長者行養老之禮的記載，有饗射禮和飲酒的制度，周代末年都荒廢了。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皇帝開始親自率領群臣在太學行養老禮，并爲祭祀擇士而舉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在學校施行鄉飲酒的禮儀，都祭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用牛羊豬作祭品。冬季第一個月也如此。到了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自率各部門官吏施行養老的禮儀。於是王祥做了“三老”，鄭小同做了“五更”。敬老的《儀注》没有留存，然而漢代的禮儀還在。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皇帝親臨太學，舉行鄉飲酒的禮儀。詔書説：“禮儀的荒廢已經很久了，今天重新講習古代典章。”賜給太常絹一百匹，賜丞、博士及學生牛和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又舉行這個禮儀。

魏正始年間，齊王每講習一次經書，就讓太常在太學祭拜先聖先師，自己不親自做。到了惠帝明帝做太子時，等到愍懷太子講習經書結束，都親自在太學行祭禮，太子向先師敬酒，中庶子向顔回敬酒。成帝、穆帝、孝武帝也都親自祭拜。孝武帝時，因爲太學在河水以南路途遥遠，有關官吏議論按照升平元年先例，在中堂姑

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且設立太學堂分部。當時没有重設國子生，有關官吏上奏："應當再設學生一百二十人。太學生從現有的人中選取六十人，國子生暫且從大臣子孫中選取六十人，事情結束就作罷。"奏章獲准。祭拜先聖先師之禮完畢，會見六品以上官員。

漢代禮儀，春季第三個月上旬的巳日，官員及百姓都在東流水中沐浴，祓除不祥，洗去宿垢。自魏以後，衹用三月三日，不再用上巳日。晉朝廷中的公卿以下到百姓，都在洛水邊沐浴。趙王司馬倫篡奪皇位，三日在天泉池聚會，殺張林。懷帝也在天泉池聚會，賦詩。陸機説："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的西邊堆積石頭成了沐浴場所。"把酒杯放入水中，杯子流停人前則飲酒，也還没有説"曲水"。元帝又下詔書禁止各種博戲之具三日。海西在鍾山設立流杯曲水，延請百官，都是這一類事。九月九日，騎馬射箭。有人説："秋天屬於'金'的季節，講習武功練習射箭，像立秋的禮儀"。

晋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咏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况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玆援律，乃播其聲焉。

性靈的表達，不知爲什麽就會轉爲吟咏歌誦；感動的表現，不知爲什麽就會涉及到手足。從心裏生發出來的叫做道，在形象上體現出來的叫做用。用這個道理去看天地，那也是有影響的，百獸都一起起舞，何况於人呢！贊美和平而爲喪亂悲哀，在這樣的情况下用到音律，就傳播開聲音了。

農瑟羲琴，倕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黄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吕，歌黄鍾。天眖來下，人袛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疏，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吟咏。魏文侯聆古樂而恐卧，晋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弦歌《詩·頌》，干戚旄

神農製瑟伏羲造琴，倕作鐘，和作磬，表達心靈體現性情，模仿萬物昭彰功業，由此説來，它的由來本就很久遠。殷商没有綱紀，遺留下很不好的風氣，淫佚的樂曲興盛之後，典雅的樂章流失散亡，《五英》、《六莖》之類的作品，已經衰微了。孔子説："人能弘揚道，不是道弘揚人。"周代開始有二《南》，《國風》兼容六代。過去黄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承接前代賢王的禮制，制定俯仰舉止的儀容，和順累積在内，英華表現在外。《尚書》説命令夔掌管音樂，教導貴族子弟，就是《周官》所説的演奏大吕，歌唱黄鐘。上天的恩賜降下來，人們恭敬面色肅穆，繼承周代光輝，來弘揚典雅的音樂。到褒姒艷姬興起災禍，平王遭逢亂世，禮制破壞親人疏遠，典雅的音樂沉淪河海。因此延陵季子聽到歌唱《小雅》説："大概是周代德行的衰微吧！仍然有先王的遺風在裏面。"而列國稱王，興起各自的音樂。魏文侯聆聽到古代先王的正樂而生怕會睡下，晋平公聽到新的樂曲而忘記了吃飯，先王之道，漸漸因此衰

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

落。八方風俗有別，九州做法不同。秦氏并吞天下，於是統一法制，至於弦歌《詩·頌》等作品，干戚旄羽等道具，都扔到烟火裏，一點兒也没有遺留下來。

漢祖提劍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嘆，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鄰《雅》《頌》，事邇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黄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

漢高祖提寶劍起義，平定天下，漢文帝盡心力施行德政教化，漢武帝有心於制禮作樂。太后擯棄儒家的思想，大臣排斥賈氏之言論，搢紳先生因此長聲嘆息，而子政、董仲舒仍然不能罷休。東漢中興，漢明皇即位，立土圭觀日影而使用《周頌·清廟》，設立槐市而推行教化；在明堂祭祀光武帝，用來配享上帝；召桓榮到太學，親自袒身行割牲禮；莊嚴肅穆，盛大莊重，很有值得看的。從那以後，禮樂更加興盛。永平三年，官府掌管音樂的官職，改名爲"大予樂"，光大典章禮儀，搜求圖讖文獻，道義上接近《雅》《頌》，事務上接近中和。如果有各地的音樂，就是所謂的"偉大的音樂有繁多的變體，天神纔能得到它們并且合理使用它們"。如果有宗廟的祭祀音樂，就是所謂的"肅敬正大和諧的聲音，先祖就聽這個"。如果有祭祀社稷之類的音樂，就是所謂的"彈起琴瑟敲起鼓，迎接神農始祖"。如果有辟雍之類的禮儀音樂，就是所謂的"要移風易俗，没有比音樂更好的"。如果有黄門之類的宫廷音樂，就是所謂的"讓群臣欣賞雅樂，讓我們莊嚴地起舞"。如果有短簫之類的軍樂，就是所謂的"王師大捷，下令軍中奏起凱歌"。

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蕩。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鞞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咏神靈，贊揚來饗。

魏武帝挾持天子而號令諸侯，想用戰争來平定四方，當時遭逢吞并消滅，憲制典章都蕩然無存。到了掃平劉表，纔得到杜夔，搖響鞞鼓拿起盾牌，完全遵行前代的記載。三位皇帝才華横溢，都精通詩歌，聲律歌詩雖然有所差別，喜愛玩好的就是雕琢詞章。因此王粲等人各自創作新詩，發揮他們做文章的才思，吟誦歌咏神靈，贊頌宣揚功業。

武皇帝采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調聲韵，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

晉武皇帝采用漢、魏留下的軌範，參考景帝、文帝傳下的法則，鼎鼐更新，前代的音樂不加改變。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開始製作出古尺，用來調聲韵，接着用張華等人所作的高妙詩文，在大祭儀式上演奏出來。永嘉動亂之後，樂

榭，咸變洿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藴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悦。游乎金石之端，出乎管弦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

師減少，校書的曲臺講武的宣榭，都變成污穢的荒地。雖然又有《象舞》的歌手，從塞外回歸晉朝，至於孤竹之類的管樂器，雲和山出産的瑟，空桑山出産的琴，泗水濱出産的石磬，那時能够擁有的，百件裏不到一件。人類承受天地的靈性，藴含精華的氣韵，剛柔交互使用，哀樂區别情緒。見到春天的陽光就自然歡喜，每逢秋天的凋零就不愉快。徜徉在金石的聲音裏，超然於管弦的旋律外，隨萬物變遷生滅，順潮流而不回返。因此楚王在彭蠡登上輕便的軒車，漢順帝在樊衢傾聽鳥的鳴叫。聖人們功業成就而創作樂章，教化升平而創作歌曲，正是要利用節奏，來表達内心的和諧，美化他們的歡樂和欣喜，節制他們的哀思啊。

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宫爲君，宫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强也，謂金性之堅强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宫聲，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凉。兑之音金，其風閶闔。

陽六爲律，謂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吕，

大凡樂的方面，有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作爲它的綱要主干。

五聲：宫是君，宫説的是中。中和之道，没有哪裏它去了不能調理的。商是臣，商説的是强，指的是金的堅强屬性。角是民，角説的是觸，指的是類似陽氣遇到萬物都能生發。徵是事，徵説的是止，是説事物繁盛就將打住。羽是物，羽説的是舒，是説陽氣將要恢復，萬物孳生發育而舒展生長。古人有話説："禮和樂不可以片刻離開身邊。"熏陶在上位的使改惡遷善，總有像是不够似的。因此聽到那宫調的音樂，使人温和善良而且寬宏大度；聽到那商調的音樂，使人方正廉潔而且講究義；聽到那角調的音樂，使人有惻隱之心而且仁愛；聽到那徵調的音樂，使人樂於贍養而且喜好施捨；聽到那羽調的音樂，使人謙恭儉樸而且喜好禮。

八音，是八方的風。乾的音是石，它的風叫不周。坎的音是革，它的風叫廣莫。艮的音是匏，它的風叫融。震的音是竹，它的風叫明庶。巽的音是木，它的風叫清明。離的音是絲，它的風叫景。坤的音是土，它的風叫凉。兑的音是金，它的風叫閶闔。

陽的六項是律，叫做黄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的六項是吕，叫做大吕、應

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

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共有十二項，用來對應十二辰。律説的是法，是説陽氣在施生的時候各有自己的規律；呂説的是助，用來協助成就陽的功效。

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謂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謂爲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爲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以紐結爲名也。

正月的辰叫做寅，寅説是津，指的是生物的門徑。二月的辰名叫卯，卯就是茂，是説陽氣發生而且孳長茂盛。三月的辰名叫辰，辰就是震，説的是這時萬物都萌動成長。四月的辰叫做巳，巳就是起，萬物到這個時候全都成長起來了。五月的辰叫做午，午就是長，是大，是説萬物都長大。六月的辰叫做未，未就是味，是説這時萬物開始成熟，有了滋味。七月的辰叫做申，申就是身，是説這時萬物身體都長成了。八月的辰叫做酉，酉就是緧縮，説的是這時萬物都收斂了。九月的辰叫做戌，戌就是滅，説的是這時萬物都衰滅。十月的辰叫做亥，亥就是劾，是説這時陰氣在處決萬物。十一月的辰叫做子，子就是孳，説的是陽氣到這時又孳生。十二月的辰叫做丑，丑就是紐，是説終始相交的地方，用紐結作爲名稱。

十一月之管謂之黄鍾，黄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黄，故曰黄鍾。正月之管謂爲太蔟，蔟者族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爲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爲蕤賓，葳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爲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爲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爲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方之，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爲應鍾，應者和也，

十一月的管叫做黄鐘，黄，是陰陽的中間色。天有所謂六氣，地有所謂五才，這樣天地的數都齊了。有人説，冬至的秉性是土，土的顔色是黄，所以叫黄鐘。正月的管名字是太蔟，所謂蔟就是族，説的是萬物跟隨着陽氣太蔟而生長。三月的管名字是姑洗，所謂姑洗：姑，就是枯；洗，就是濯，説的是萬物新生的時候新鮮乾净，洗去它的乾枯，改换它的枝葉。五月的管名字是蕤賓，葳蕤，是垂下的樣子；賓，就是敬，説的是這時陽氣下降，陰氣開始升起，互相作爲賓客似的恭敬對待。七月的管名字是夷則，夷，就是平；則，就是法，説的是萬物將要長成，平均而且都符合法則。九月的管名字是無射，所謂射就是出，是説這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没有再出生的。十二月的管名字是大呂，所謂呂就是助，説的是陽氣剛剛到來，陰氣來協助。十月的管名字是應鐘，所謂應就是和，説的是一年的勞作都完

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爲南吕，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爲林鍾，林者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爲仲吕者，吕，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爲夾鍾者，夾，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

成了，呼應人間的活動，收斂而且聚集起來。八月的管名字是南吕，所謂南就是任，說的是這時萬物都抽穗，含有妊娠的象徵。六月的管名字是林鐘，所謂林就是茂，說的是這時萬物遍地茂盛。四月的管名字叫仲吕是因爲吕就是助，說的是陽氣興盛生長，陰氣協助成功。二月的管名字叫夾鐘是因爲夾就是佐，說的是這時萬物還没有完全長出來，陰德輔佐陽氣而使萬物出生。

漢自東京大亂，絶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爲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静、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韵。

漢代從東京大亂以後，徹底没有了金石音樂，樂章散亡殘缺，不能再得知。到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漢朝任雅樂郎的河南人杜夔，能够記得舊時的章法，任命他擔任軍謀祭酒，讓他創製確定雅樂。當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静、尹商善於咏唱雅樂，歌師尹胡能够唱宗廟郊祀的曲子，舞師馮肅、服養通曉先代的各種舞蹈，杜夔全都統領起來。遠的詳細查考經典古籍，近的采集舊事傳説，考正會通古樂，開始設置架子懸挂鐘和磬。可是黄初年間柴玉、左延年之類的人，又因爲新的音樂而受寵，改變了他們的音樂韵味。

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到晋武帝承受天命的初期，各方面的事情都在草創階段。泰始二年，下詔説郊祀明堂的禮樂權且使用魏朝的儀式，遵奉周朝在開始的時候采用殷商禮制的道理，祇修改歌詞就行了，讓傅玄爲音樂作詞。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晋，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其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祭祀天地以及五郊的夕牲歌：

上天賜命給晋朝，因爲天道深遠而帝王有明德。我將夙興夜寐，恭敬地事奉上帝神靈。總是按時來到，直到準備完成。進獻黑色公牛，於祭祀前夕前來查看準備用於祭獻的牲口。崇上德政而演奏音樂，天神和地祇都聽見了這些。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祭祀天地以及五郊的迎送神歌：

宣帝、文帝多麽美好啊，整日安撫四方。長久地保有這座江山，白天黑夜都不休息。光大上天的賜命，上帝感到榮光。美好的音樂一再獻上，美好的國運會有大的美好先兆。天神和地祇降下福來，享受這福祐没有盡頭。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晋，其命惟新。受終于

祭饗天地五郊之歌：

上天使晋朝統治天下，賜命建立新政。從魏

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懷和百神。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禄是臻。

朝那裏接受天下，擁有所有的黎民百姓。讓偉大的天神放心，讓百神安寧。光耀前王遺留下來的功業，光耀他們的德行和美善。獻上黑色的公牛，仿效采用西周開國的方式。天神和地祇一起來到，福禄因此而全部匯聚。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晉，肇庶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丕顯丕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晉之祺。

按時巡行天下四方，昊天上帝保佑我們。庇祐我們享有晉朝，天下黎民擁戴我們。敬畏上天的威嚴，謹慎地告知百姓時令。光耀承傳上天的賜命，不斷推究思考自己的使命。從此建立光輝的榜樣，恭敬勤勉而不休止。但願没日没夜地努力，爲了晉朝的吉祥昌盛。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宣帝、文帝作爲君主，能够符合上天的意旨。安撫平定四海，保持擁有繁榮。恭謹勤勉不斷努力啊，因此能够安定天下人民。建立典章制度，修定禮儀法紀。樹立人民的行爲規範，没有不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能够使後代昌盛，永遠保有這個基業。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用於天、地郊祭和明堂祭祀的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祗事上皇。祗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偉大的晉朝啊，按時巡行推行他的德政。從上天那裏承受天下，普濟所有的侯國。侯國都已經得到安撫，天神確認了受命者的美好。虔誠地對待郊祀，恭敬地事奉上皇。恭敬地事奉上皇，千百的福佑匯聚過來。偉大的祖先們，能够符合上天的意旨。美味的祭品并不是神所需要的，惟一接受的是德政的美好。承受上天的庇祐，神妙地教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用於天、地郊祭和明堂祭祀的降神歌：

於赫大晉，應天景祥。二帝邁德，宣此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享，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偉大的晉朝啊，順應了上天顯示的意旨。二位先帝勉力建樹德行，發揚出這樣的萬世盛德。我朝皇帝承受天命，擁有天下的土地人民。在郊外進行大型祭祀而以先祖配享，禮儀音樂十分嚴整盛大。天神和地祇光臨接受奉獻的祭品，先祖們因此更加榮光。能够使後代昌盛，保有基業而永不到頭。

天郊饗神歌：

用於郊祭天的饗神歌：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烟游，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昭。聽無聞，視無

修整好南郊的祭天的泰壇，禮待偉大的天神。精靈之氣得到感應，各位天神一起前來。燃起紅紅的火焰，添加進芳香的薪柴。紫色的烟霧繚繞起來，飄到青雲的上面。天神們的體態，没

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齊，并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作京邑，廣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有可見的形迹。曠遠而没有邊際，深幽而又清高。天神們來臨了，天光日影十分明亮。聽不到聲音，看不到形象。天神們到達了，全都感動欣喜。精氣相感應，觸動我的心。天神們入座了，大家共同歡樂。潤澤萬物的雲彩繚繞，化育萬物的和風輕拂。美妙的音樂奏響，構成中正和諧的聲音。各種樂器的聲音和諧，天神們傾聽了這些。穀物全都是清潔的，味道全都是芬芳的。烹煮的是純色的整頭牲口，獻上的是玉杯裏的美酒。天神們高興地享用，聞到了禋祀的芳香氣味。保祐偉大的晉朝，降下許多的福祉。建造京城，擁有四海。保有天年，統管大地。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俟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潔，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豢，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用於郊祭地的饗神歌：

修整好北郊的祭地的泰折，敬候偉大的地神。衆神得到感應，各位地神一起來到。設置了陰祀，施行了吉禮。黑夜將要過去，時間似乎還没有改變。地神們的體態，没有形象。潛藏在極其幽深的地方，混沌模糊没有定形。地神們的出現，似無似有。神靈并不遥遠，天下以她爲母。地神們來臨了，留下了光影。明亮而好像存在，終究難以看出來。地神們到達了，全都欣喜起來。跳起象徵德行的舞蹈，唱起構成文治的贊歌。地神們已經坐下了，大家共同歡樂。潤澤萬物的雨水降下，化育萬物的雲彩布開。音樂有衆多的樂章，聲威教化普及開來。萬物發展都很順利，地神們爲此而歡娛。奉獻的穀物都已經弄乾净，侍者恭敬地伺候着。獻上玉杯美酒，一起恭恭敬敬。獻上精心飼養的牲口，聞到了德行的芳香。賜福給晉朝，以及所有的生靈。超出九州的土地，感動天庭。保有萬年的壽命，延續到億萬的歲月。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永世。

用於明堂祭祀的饗神歌：

建造明堂，享獻祭祀不敢懈怠。偉大的先祖們啊，光榮地配享於上帝。光輝赫赫的上帝，多麽偉大多麽崇高。神聖的祖先配享在這裏，聖明的德行得到顯揚。各地的官員敬奉職守，萬方的人們前來拜祭。總是按時來到，保佑并賜福直到永遠。

祠廟夕牲歌：

祠祭祖廟的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豢孔時，供兹享祀。神鑒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我在黄昏的時候來查看用於祭祀的牲口，多麽的恭敬。按照時令精心地飼養，供給這裏作爲祭祀的奉獻。神靈明察其中的誠意，接受這些肥壯的祭品。先祖們請光臨享用，以使孝敬的子孫心安。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監在兹。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祐。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祠祭祖廟的迎送神歌：

多麽的高遠啊，那太陽在這裏向下看着。按照時令奉獻和祭祀，神明就會降臨。神明降臨這裏，保佑我們并享用我們的奉獻。使我們的基業没有止境，承受上天無窮的賜福。至高無上的上帝啊，偉大聖明的祖先啊，德行昭明的父輩們，光榮地繼承了統治天下的責任。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祇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兹繁祉。

祠祭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的登歌：

奠定司馬氏宗廟，神明因此來到。豐厚的恩賜無邊，虔敬奉獻祭祀。美好的先祖啊，使我們子孫安寧。惠澤影響到後嗣，賜給我們幸福。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薦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乃皇。濟濟辟公，相予蒸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祠祭豫章府君司馬量的登歌：

美好歡樂的宴席，奉獻祭祀到堂上。偉大的宗廟，因此而發揚光大。濟濟一堂的賢人，輔佐我進行祭祀。奉獻祭祀不出變故，降下的福祉多而又多。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枝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祚永年。

祠祭潁川府君司馬儁的登歌：

遥遠的祖先帝王啊，其實是天上的官員。偉大的先祖，開始奠定帝業。根本强壯而枝葉昌盛，因此而創始開宗。給我無邊的恩惠，永遠享受福祚。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商明清亮，匪兢柔克，保乂命祐，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祠祭京兆府君司馬防的登歌：

皇曾祖父，美德無比。温和純正，柔忍克制，安定地方，效仿成王。養育聖祖，光照四方。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龔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祠祭宣皇帝司馬懿的登歌：

偉大的皇祖父啊，有聖德而敬肅明察。勤勉地管理四方，日夜慎於職守。廣布文教，弘揚武業。輔佐安定社稷，奉行上天的懲罰。奠定大業，創造帝基。敬奉天命，時刻守護它。

祠景皇帝登歌：

執兢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祇惟畏。纂宣之緒，耆定厥

祠祭景皇帝司馬師的登歌：

自强不息的景皇帝，能明事理而察是非。做各項事情都深謀遠慮，一心保持敬畏。繼承宣皇

功。登此雋乂，糾彼群凶。業業在位，帝既勤止。惟天之命，於穆之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睿智，聖敬神武。萬機莫綜，皇斯清之。蛇豕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勛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羞斯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神儀有容。鍾鼓振，管弦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弦，振鼓鍾，舞象德，歌咏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咏德，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厢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咏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

帝的業績，達成他自己的功勛。提拔才德超群的，糾正那些凶人。在位兢兢業業，皇帝非常勤勉。天道啊，深遠無窮。

祠祭文皇帝司馬昭的登歌：

偉大的晉朝啊，有文德的文皇帝，聰明睿智，聖明神武。政務萬機無人能處理，皇帝就來解决它們。長蛇大猪違命害人，皇帝就來平定它們。懷柔遠方優撫近地，選拔任命英才賢人。創下基業留傳下來，功勛齊天。

祠祭祖廟的饗神歌二篇：

晉朝作爲常規的，奉獻祭祀遵循時令。在宗廟向祖先致敬，禮儀音樂一起具備。説到來祭祀的，代表普天下各個地方。犧樽已經擺好，清酒已經斟滿。還有調好的美味羹湯，美味的食品也備好了。充滿孝心的無盡思念，有感於當時情景而生發出來。登堂獻歌表演舞蹈，神靈爲其中的和美而感到快樂。祖先們都來到了，保佑我們的邦國家園。普天之下，無不美好嘉祥。

恭恭敬敬的在位者，濟濟一堂的群臣百官。從四海來到這裏，神情儀表很有樣子。鐘鼓鳴響，管弦悠揚，爲開始的新紀元起舞，爲永久的基業歌唱，神靈都很快樂啊！恭恭敬敬的在位者，群臣百官濟濟一堂。小官大官都很恭敬，上司下級都很有禮。調理管弦，奏響鼓鐘，舞蹈象徵德行，歌聲咏唱功業，神靈都很快樂啊！恭恭敬敬的在位者，來賓們從容大方。天子莊嚴，諸侯携手。行禮有儀軌，奏樂有法度，舞蹈象徵功業，歌聲咏唱德行，神靈都很快樂啊！

杜夔傳下的舊《雅樂》有四部曲子，第一部叫《鹿鳴》，第二部叫《騶虞》，第三部叫《伐檀》，第四部叫《文王》，都是古代的旋律和歌詞。到了魏太和年間，左延年改編了杜夔的《騶虞》、《伐檀》、《文王》三部曲子，又自己創作旋律節拍，那個名稱雖然保留，可是旋律其實不同。衹用了杜夔的《鹿鳴》，完全没有改動。每當正月初一的大會，太尉捧着玉璧，群臣行禮，在東厢經常演奏的雅樂就是那個。後來又改編這三篇作爲行禮詩。第一部叫做《於赫篇》，

曰《巍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黄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勖造晋歌，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咏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勖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并采列之云。

四厢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極，王猷允

歌頌魏武帝，旋律節奏和古時候的《鹿鳴》相同。第二部叫做《巍巍篇》，歌頌魏文帝，用左延年所改編的《騶虞》的旋律。第三部叫做《洋洋篇》，歌咏魏明帝，用左延年所改編的《文王》的旋律。第四部再用《鹿鳴》。《鹿鳴》的旋律重新被用，而除去了古時候的《伐檀》。到晋朝初年，進餐時也用《鹿鳴》。到晋泰始五年，尚書上奏，讓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黄門侍郎張華各自創作正月初一行禮的歌以及王公上壽酒的歌、食舉樂的歌所用的歌詩。荀勖説："魏朝行禮、食舉的時候，一再取用周朝的詩《鹿鳴》作爲歌詞。另外《鹿鳴》是用來宴請嘉賓的，對於朝廷上的事没有可取的地方，根據舊有的記載和傳説考證，不知道它有什麽合適的。"荀勖就除去舊有的《鹿鳴》歌而另外創作了四篇行禮詩，首先陳述在作爲"三朝"的正月初一進行朝見天子禮儀的意義。又作《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以及《食舉樂歌》詩，合計十三篇。又因爲魏朝的歌詩有的兩個字一句，有的三個字一句，有的四個字一句，有的五個字一句，和古詩不同，因此詢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陳頎説："配上金石器樂，未必都很得當。"所以荀勖創作晋朝的歌，都用四個字一句，衹有《王公上壽酒》一篇是有三個字一句也有五個字一句的。張華認爲"魏朝的《上壽》、《食舉》詩以及漢朝所使用的，在文句上長短不齊，不完全符合古代的樣子。大概因爲依據旋律節拍歌唱，本來就有所依憑跟隨，而瞭解了音樂，就足以配製樂曲，法度的應用通常不是凡人所能修改的。兩朝三都，沿襲使用而不改變，雖然詩歌的辭章措辭不同，興用廢除隨時代不同，但説到它的句子的長短，完全和舊的相關聯，都是有原由的。因此一律都照舊，不敢有什麽改變。"這就是張華、荀勖所説明的不同的意思。當時下詔又讓中書侍郎成公綏也創作歌詩。現在一齊采録列出。

四厢樂歌：

正月初一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莊嚴天子，統治萬國。人才站滿朝廷，没有不是才能傑出德行高潔的。影響和教化没有盡

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曜宸極，鐘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儀形。濟濟鏘鏘，金聲玉振。

頭，王道遍行天下。美好的宴會擺上酒席，美好的賓客充滿院庭。羽毛的旗幟輝耀着天空，鐘鼓鳴響在天地間。百官在正月初一這天來朝拜，文采美盛顯示在儀容上。人才濟濟樂聲鏘鏘，金聲玉振。

禮樂具，宴嘉賓。眉壽祚聖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來雍雍。獻酬納贄，崇此禮容。豐羞萬俎，旨酒千鍾。嘉樂盡宴樂，福禄咸攸同。

禮儀音樂齊備，宴請嘉賓。讓聖明的皇帝長壽，讓洪福天天更新。群臣一起來到，來者雍容大方。互相敬酒奉上見面禮，推崇這樣的禮儀行爲。佳肴萬盤，美酒千鍾。美妙的音樂共歡樂，無盡的福禄都同享。

樂哉！天下安寧。道化行，風俗清。簫《韶》作，咏九成。年豐穰，世泰平。至治哉，樂無窮。元首聰明，股肱忠。樹豐澤，揚清風。

歡樂啊！天下安寧。王道教化遍行，民風習俗清明。簫《韶》那樣的美妙音樂奏起來，歌頌了一遍又一遍。年成豐饒，世道太平。最好的統治啊，歡樂無邊。元首聰明，股肱忠誠。像那滋潤萬物的好雨，像那輕輕吹拂的暖風。

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皇翔。醴泉涌，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宣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啓晋邦，流祚無疆。

美好的祥瑞出現，通靈的感應彰顯。麒麟出來，鳳凰飛翔。醴泉噴涌，流過庭院。嘉禾長出，盛滿倉房。降下多福，佑助聖皇。承受天位，統治萬國。接受天命順應期運，傳授聖德，四世輝光相承。宣帝開闢宏偉基業，景帝發揚光大，文帝敬肅明察，德行更加彰顯。從此開創晋朝，流傳福祚無疆。

泰始建元，鳳皇龍興。龍興伊何，享祚萬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圖書既焕，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萬嗣，明明顯融，高朗令終。保兹永祚，與天比崇。

建立第一個年號泰始，好比鳳凰夭矯騰飛而起。騰飛起來是什麼樣子，享有萬乘之君的福祚。擁有八方荒遠的地方，教化養育黎民。圖書文章焕然有光彩，金石音樂有所表徵。德行光大，正道興盛。影響四方，直達天穹。光照萬代，輝煌顯著，美好善終。保有這無盡的福祚，和天比高。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基。明曜參日月，功化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聖明的皇帝君臨四海，順人心而響應上天的期待。三代相承光輝萬世，從泰始開創宏偉基業。光明顯赫和日月同輝，功業教化和四季并存。宇宙清平而又安泰，黎民庶人都和樂升平，多麽美好啊和樂升平！

惟天降命，翼仁祐聖。於穆三皇，載德彌盛。總齊璇璣，光統七政。百揆時序，化若神聖。

上天降下大命，輔助仁人保祐聖賢。莊嚴偉大的三位皇帝，德行更加盛大。總攬權柄，主掌七政。百官稱職，教化可比神人聖人的統治。

四海同風，興至仁。濟民育物，擬陶均。擬陶均，垂惠潤。皇皇群

四海是同一種風化，有了至高的仁。幫助人民化育萬物，比得上天地造化。比得上天地造

賢，峨峨英雋。德化宣，芬芳播來胤。播來胤，垂後昆。清廟何穆穆，皇極闢四門。皇極闢四門，萬機無不綜。亹亹翼翼，樂不及荒，饑不遑食。大禮既行，樂無極。

化，布施下美好的恩德。出衆的許多賢臣，卓越的英才俊士。德行教化流布，芬芳傳給後代。傳給後代，垂範子孫。太廟多麽莊嚴肅穆，皇帝設立明堂四門。皇帝設立明堂四門，所有國事没有不處理的。勤勉不倦恭敬謹慎，快樂而不至於迷亂荒唐，餓了顧不上吃飯。大禮既已施行，歡樂無邊。

登崑崙，上層城。乘飛龍，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霓，建彗旌。披慶雲，蔭繁榮。覽八極，游天庭。

登上崑崙，走上層城。駕着飛龍，升到天空。以日月爲冠，以五星爲佩。揚起虹霓，竪起彗旌。披着慶雲，裝點繁花。眺望八極，游覽天庭。

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時，曜三光。張帝網，正皇綱。播仁風，流惠康。邁洪化，振靈威。懷萬方，納九夷。朝閶闔，宴紫微。

順應天地，調和陰陽。按四季作息，以日月星爲準。張開帝業的大網，端正皇朝的綱紀。廣泛推行仁政，擴大恩惠和康寧。勤勉於宏大的教化，弘揚威靈權勢。使萬方歸心，使九夷納貢。來朝拜的好像到了天庭，宴席就像擺在紫微星那裏。

建五旗，羅鍾虡。列四懸，奏《韶》《武》。鏗金石，揚旌羽。縱八佾，《巴渝舞》。咏雅頌，和律吕。于胥樂，樂聖主。

樹起五旗，羅列鐘虡。擺出四懸，奏起《韶》、《武》。金石鏗鏘，旌羽飛揚。排出八佾，跳起《巴渝》。歌咏雅頌，調和律吕。同歡樂啊，樂有聖主。

化蕩蕩，清風泄。總英雄，御俊傑。開宇宙，掃四裔。光緝熙，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

教化蕩蕩，風氣清明。統領英雄，驅使俊傑。開闢紀元，掃清四裔。光輝顯赫，美好聖哲。超越百代，弘揚偉業。傳下帝業，功顯萬世。

皇皇顯祖，翼世佐時。寧濟六合，受命應期。神武鷹揚，大化咸熙。廓開皇衢，用成帝基。

偉大顯祖，救世濟時。安定海内，承受天命。神奇威武，大化光明。開闢大道，成就帝基。

光光景皇，無競惟烈。匡時拯俗，休功蓋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監，啓祚明哲。

輝煌景帝，無比偉績。拯救人民，功業蓋世。海内安康，九域分明。天命降臨，明哲發祥。

穆穆烈考，克明克雋。實天生德，誕應靈運。肇建帝業，開國有晋。載德奕世，垂慶洪胤。

莊嚴先祖，英明卓越。天生有德，順應靈運。創立帝業，晋朝開國。美德傳世，功垂後代。

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靈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雲，俯育重川。受靈之祐，於萬斯年。

聖明先帝，龍騰飛天。符合神意，通達天理。仰化青雲，俯育百川。承受庇祐，億萬萬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勖

正月初一大會王公上壽酒之歌： 荀勖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

跨入新年第一天，讓光明布散開來。獻上美

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勖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庭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兹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迹，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時維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景。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猗歟盛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爲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勤。文武發揮，茂建嘉勛。修己濟治，民用寧殷。懷遠燭幽，玄教氤氳。善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昌無垠。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王。龍飛革運，臨燾八荒。睿哲欽明，配踪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其臧維何，總彼萬方。元侯列

酒，祈禱美好的未來。我的皇帝長壽而興隆，我的皇帝基業繁榮而偉大。子孫傳百代，好運同歸您。

食舉樂東西廂之歌：　荀勖

亮晶晶的七星，光明輝映。我有美好的賓客，要照應宴享他們。邦國政務已經謀劃，接着就來大擺宴席。人們對我友好，遵守德行和禮讓。

賓客開始入席，濟濟一堂。上朝過後就開宴會，使各種禮節融洽。座位按照官職論，有的在上有的在下。讓三公長者上座，也照顧到兄弟。小官小吏，以此爲法則和楷模。觀察養生涵養正道，天降福祉就會很多。

從前我們的三位帝王，奠定這份宏大基業。如今我們的聖明皇上，可以和前代的光輝相匹。代代功德相繼，光明照亮九畿。想的是團結人民光大國家，時刻没有相違的地方。緊隨大禹的足迹，没有不被招來的。天賜顯貴地位，安享這份福禄。

多麽偉大啊我們的太祖，能弘揚聖明的德行。開闢新的紀元，糾正世道樹立法則。改變荒唐不經的，使人民不犯過失。創立基業留下統緒，使我晉國有了開始。

輝煌的伯考，就是景帝。度過艱險平定世亂，威武而不凶猛。駕御大車而没有迷路，寬闊大道光明燦爛。七種德行全都弘揚，和平安寧將永遠保持。

多麽昌盛啊！先皇聖明的文帝。效仿上天樹立誠信，真是偉大啊作爲君主。恭謹宣揚五典，勤勉於帝業。文才武功一起發揮，建立了許多美好的功勛。修身而有利治理，人民因此安寧殷阜。安撫遠方關照幽隱，美好的教化籠罩四方。太平世道不搞征伐，維護天下三分的形勢。德政廣博教化隆盛，道行昌盛無限。

風氣敦厚無邊，天帝的賜命多麽廣大。使我晉朝大道確立，超越前代聖王。像龍騰飛而革新時運，庇護八方遼遠的地方。明智敬肅而明察秋毫，事迹配得上虞舜、唐堯。封土建國享有他的福分，大量開墾耕種結果非常吉祥。在“三朝”

辟，四岳藩王。時見世享，率兹有常。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衛既臻，陳留山陽。有賓有使，觀國之光。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錫無疆。

的日子裏占卜都得到吉兆，最終果然真的很好。要問那好是什麽樣的，就是統治各方。重臣大吏公卿百官，諸侯的首領藩國的王。時時朝見世代享受，奉行這些保持不變。衆人在庭中作揖，嘉賓在堂上做客。宋、衛會聚到一起了，還有陳留王和山陽公。有賓客有使節，都來觀覽國家的光彩。推薦賢人提出計謀，獻上玉璧奉上圭璋。保祐并且賜命給他們，豐厚的恩賜没有止境。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維人，王綱允敕。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像成群的白鷺聚集飛翔，像鴻鵠遞次比翼飛起。龐大的都市莊嚴雄偉，四面八方以此爲楷模。聚集了無比的人才，王道綱紀完全得到整頓。君子們都來朝拜，觀覽如此的盛況。

廙廙大君，民之攸暨。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醇粹。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協時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群萌以遂。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恭恭敬敬的偉大君主，是人民希望的曙光。認真地代上天處理事務，恩惠安康從不匱缺。對待遠方不講仁義的，用精純不雜的道理來教導他們。善惡賢愚有了層次，出衆的人才獲得職位。九族已經和睦，庶民邦國没有抵觸。開闢紀元發布憲令，四海的人們成群地來到。按照時勢匡正一統的天下，從不同的途徑實現同樣的目的。德行深厚承載萬物，心有靈感使貴人高升。向皇帝陳述正直的意見，采納起來没有避諱。樹立起典範的樣子，用好人教誨他們。上面的教導像和風一樣，下面的響應像花卉一樣。一個人有了好的苗頭，大家都起來幫助他成功。我們的君主設宴而歡喜，善意的問候從不闕失。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晢晢庭燎，喤喤鼓鐘。笙磬咏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宴會進行了心情歡喜了，使所有的邦國和諧相處。禮儀最終都施行了，事物有了各自的面貌。院子裏明亮的火把，銅鐘皮鼓咚咚的聲音。笙和石磬咏頌德政，萬舞象徵的是功業。各種樂器的聲音非常和諧，風俗因此改變而教化隨之跟從。那種和諧像音樂一樣，萬事萬物相安太平。

時邕斌斌，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静殊鄰。首定荆楚，遂平燕秦。亹亹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草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禽庸蜀，吴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韓濊進樂，宫徵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齒文

時世太平文質兼備，天地宇宙混合統一。從前我們的先祖宣皇帝，威鎮四方鄰國。首先安定南方的荆楚一帶，接着平定北方的燕秦之地。勤勉不倦的文皇帝，勉力樹德流布仁義。草創之初，順應天意順從民心。上天顯示的祥瑞次次相符，吉祥的徵兆一一應驗。天地不相違，而神靈與人關係和睦。既征服庸和蜀一帶，又成爲吴會的主人。肅慎前來朝貢，陳獻楛矢弓弩。韓濊

身。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升。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尹群后，奉壽升朝。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渟。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亹亹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聽朝有暇，延命衆臣。冠蓋雲集，樽俎星陳。肴蒸多品，八珍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并設。宣揚四體，繁手趣摯。歡足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群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疏狄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武功尚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迹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進獻音樂，宮徵清揚和諧。西戎進獻獒犬，南方的部落送上奇珍。蠻荒四裔需要多重翻譯的地方，那些有玄色牙齒或有文身的人。我們的皇帝安撫他們，偉大的天命偏向了新的朝代。

和睦歡悅的美好宴會，有好的名聲而不喧嘩。清酒已經斟上，籩豆已經陳列。禮儀不缺音樂齊備，簫《韶》演奏完畢。歡快高興地喝酒，酒酣而不過分。所有的地方都歡樂，邦國因此而安寧。王道充分施行，千秋萬代不改變。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經天不停，四季周而復始。時令節氣更替，萬國同享福禄。百官群僚，爲祝壽登上朝堂。我備有壽禮，招待百官臣僚。豐盛的佳肴像錦綉一樣錯雜陳列，香甜的美酒像泉水一樣聚集而不流。笙和鏞和諧地奏響，磬和管流淌出美聲。皇上厚愛，下臣盡心。宣泄出胸中的鬱積，用德音來訓導。已經宣泄并且又訓導了，君臣上下同心同德。永遠保持仁義的風氣，長久地安撫而没有外心。

宴會歌：　　張華

我們勤勉不倦的皇上，和上天一樣垂下光明。集中精力直到太陽偏西，治理明察無與倫比。處理朝政而有閑暇，請來各位臣子。冠帶和車蓋像雲一樣聚集，酒樽和食器像繁星一樣陳列。菜肴有衆多的品種，烹調有無數的變化。碰杯無數次，極盡歡樂飲宴。唱的人放歌，跳的人舞袖。舉止姿態各有節律，絲竹樂器一起奏響。舞動的肢體非常得宜，演奏的手法復雜而有分寸。高興地跺脚高聲地和唱，盡情而不忘禮數。美妙快樂没有止境，恭敬謹慎而整齊美好。

命令將士出征歌：　　張華

虞舜帝道興隆，戎狄蠻夷有的却不服從。周朝有徐夷作亂，殷商有鬼方造反。如今處在盛明的世道，寇賊暴虐的人在四方活動。凶惡的豺狼染紅了利牙尖爪，民衆的哀號響徹蒼穹。元帥統領華夏，出兵平定涼州秦地。衆人的美好善良必定要出自法度，贊揚還是批評其實在於自己。威嚴和誠信施加給異族，在荒遠的地方想的是自己的親人。單是醪糟哪裏會有味，關心撫慰使人

感受到真正的仁。武力的功業崇尚的是制止干戈，武的七種德行裏最美的是使人民安寧。遠大的業績從這裏開始，永遠没有出征的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玁狁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群帥贊皇威。將士齊心旅，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鞹弩，赴節如發機。囂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戈陵勁敵，武步蹈横尸。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征夫信勤瘁，自古咏《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慰勞軍隊還師歌： 張華

玁狁違背上天的德，製造動亂擾亂邦畿。戎車威震朔方的原野，群帥盛贊皇帝的威嚴。將軍士兵齊心合力出征，感念恩義而忘了他們自己。積蓄的攻勢像張開的大弩，奔赴戰場像擊發了扳機。呼喊的聲音震動山谷，金甲的寒光輝耀日月。揮舞長戈衝向勁敵，跨着大步踏上横尸。像鯨鯢那樣的凶惡敵人全都投降或被殺，北方的領土永遠清静太平。當年出去的時候冒着酷暑，如今回來的時候白雪飄飄。出征的漢子確實辛苦勞累，自古以來唱的都是《采薇》。獲得榮譽是在脱掉甲胄的時候，安樂歡喜就在凱旋的時候。

中宫所歌： 張華

先王統大業，玄化漸八維。儀刑孚萬邦，内訓隆壺闈。皇英垂帝典，《大雅》咏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祗。《螽斯》弘慈惠，《樛木》逮幽微。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中宫所歌： 張華

先王統領弘大的基業，美好的教化影響到八方。風範使萬邦信服，對内的訓誡教育使宫闈敦厚。娥皇、女英留下帝舜家的典範，《大雅》歌咏周文王家的三位女子。保持德行宣揚敦厚的教化，擺正位置打理她的織機。包含美質而體現出柔順，作爲禮的表率行爲謙敬。《螽斯》弘揚慈愛賢惠，《樛木》涉及幽微。令聞美譽像温和的清風，高尚的道義遠遠不能趕上。身後的榮譽和日月一樣高，百代之後仍然仰望她們的餘暉。

宗親會歌： 張華

族燕明禮順，啜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酣娱，飲御備羞珍。和樂既宣洽，上下同歡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宗親會歌： 張華

家族聚會明確禮儀上的順序，一起就餐論的是親近自己的親戚。骨肉離散開也不會不同，兄弟之間難道是外人。就像樹根和樹枝一樣講究在一起共同歡慶，正如《棠棣》所歌頌的先民那樣搞好兄弟關係。偉大聖明的君主啊，像天空覆蓋大地一樣庇護我們廣大而又仁義。放下君臣之禮來推崇親戚關係，普遍施恩而使家族姻親和諧。宴會上全都酒酣歡娱，飲酒時備好了珍奇佳肴。和睦快樂已經普遍開來，上上下下共同歡樂欣喜。德教施加給四海，敦厚和睦影響無邊。

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樂、總章、鼓吹八

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用杜夔所制定的律吕，校驗太樂、總章、鼓吹樂隊的各種樂器，和

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韵。事具《律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之所作云。

《正德舞》歌： 張華

曰皇上天，玄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晉，世有哲王。弘濟區夏，陶甄萬方。大明垂曜，旁燭無疆。蚩蚩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懸，萬舞在庭。象容表慶，協律被聲。軼《武》超《濩》，取節《六英》。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大和宣洽，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 張華

惟天之命，符運有歸。赫赫大晉，三后重暉。繼明紹世，光撫九圍。我皇紹期，遂在璇璣。群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協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蟲。億兆夷人，悦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宫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勖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勖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

律呂不一致，於是研製古尺，製作出新的律呂，用來調聲韵。事情詳見《律曆志》。律被確定以後，就頒布給太常，讓太樂、總章、鼓吹、清商使用。荀勖於是掌管音樂事宜，上奏請求讓朝官中懂得音律的人共同負責這件事。讓郭夏、宋識等人創作《正德》、《大豫》兩個舞蹈，這兩個舞蹈的歌詞也是張華寫的。

《正德舞》歌： 張華

偉大的上天，明察一切。皇帝的神器輪流擁有，王朝的五德更替彰顯。上天賜福給晉，世代都有聖哲的帝王。廣爲救助華夏，教化萬方。偉大的光輝普照下來，照亮了一切没有止境。敦厚無知的萬物萬類，風範德行永遠康寧。治國的法則惟有清明，禮樂靠的是這樣的推行。金鐘石磬等懸挂在架子上，萬舞在庭中表演。象徵國家的面貌表現美好的徵兆，符合音樂的律度體現在悦耳的聲音上。突破了周代的《武》超過了商湯的《濩》，從帝嚳顓頊的《六英》中吸取節奏的精華。共同前進後退禮讓，在無形中整頓教化秩序。普遍和睦處處融洽，一直通到幽僻荒遠的地方。

《大豫舞》歌： 張華

上天賜命，大運有歸宿。偉大晉朝，三位先帝相互輝映。繼承聖明傳續後代，廣泛安撫九域之內的地方。我們的皇帝繼承大業，於是登上帝位。民衆聽命，統領天下。恭謹宣揚五典，教化遍及各方。萬方同一制度，到處全都和諧。於是創製《大豫》，宣揚德政表現功業。使得教化純正，王道協調興隆。仁愛遍及草木，恩惠涉及昆蟲。億萬四夷的人民，喜悦地景仰皇風。偉大光明的基業，一代代更加發達。

荀勖又創製十二支新律用的笛子，用來調試律呂，規範雅樂，在正式集會的殿上和庭院使用，自稱能够使宫商諧調，但是議論的人還是稱荀勖爲"暗解"。當時阮咸精通八音，議論的人稱他爲"神解"。阮咸常常在心裏批評荀勖的新律調子高，認爲調子高接近悲哀愁思，不符合中正和睦的精神。每次公會奏樂，荀勖感到阮咸認

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勖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爲他不合調，視之爲異己，就把阮咸調出京城去擔任始平相。後來有農夫在野地裏耕作，發現周代的玉尺，荀勖用來核對自己所製作的鐘鼓金石絲竹等樂器，都短了一點點，由此服了阮咸的精妙，重新徵召阮咸回來。荀勖根據新律創作了兩個舞蹈，後來又修正樂器。趕上荀勖去世，没有完成他的事業。元康三年，下詔讓他的兒子荀藩修定樂器，用到郊祭和宗廟祭祀中。不久遭逢喪亂，没有記録下來。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鋭，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詞。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漢高祖從蜀漢出兵將要平定三秦，閬中人范因率領賨地的人來跟從他，擔任前鋒。到平定秦地一帶，封范因爲閬中侯，恢復賨人的七個姓。他們的習俗是愛跳舞，高祖喜歡他們的勇猛精鋭，多次觀看他們的舞蹈，後來派樂人學習他們。閬中有條渝水河，根據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叫做《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共四篇。歌辭很古奥，没有人能通曉它的句讀。魏朝初年，就讓擔任軍謀祭酒的王粲改編它的歌詞。王粲向巴渝的將領李管、种玉詢問歌曲的意思，嘗試讓他們唱，自己聽，根據這個考證研究歌曲，從而改編爲《矛渝新福歌典》、《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用來叙述魏朝的德行。魏黄初三年，又把《巴渝舞》改稱爲《昭武舞》。到魏景初元年，尚書上奏，考察研究了三代在禮樂方面遺留下來的樂曲，根據功業象徵德行，建議創作《武始》、《咸熙》、《章斌》三個舞蹈，都要拿着羽毛和籥。到晉朝又把《昭武舞》改作《宣武舞》，《羽籥舞》改作《宣文舞》。晉咸寧元年，下詔確定祖宗的廟號，於是宗廟音樂中就停掉了《宣武》、《宣文》兩個舞蹈，而在同等情况時就使用荀勖讓郭夏、宋識等人所創作的《正德》、《大豫》兩個舞蹈。

晋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永嘉之亂，海内分崩，伶官樂器，皆没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晋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咏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宫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仿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荆州，與謝尚修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采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厢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

永嘉之亂，海内分崩離析，伶官樂器，全都毁於劉淵、石勒之亂。在江東初立宗廟時，尚書命太常呈上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回答説："魏氏增删修訂漢樂，因而成爲一代之禮樂，但不知大晋樂名爲何與以前不同。遭此禍亂以後，舊典已不復存在。然而此諸樂都能以鐘律和之，以五聲表之於文，加歌辭用於咏唱，伴舞陳之於庭。宫懸列於堂階之前，琴瑟置於堂上，八音諸樂器迭次演奏，合奏雅樂之聲，登歌下管，各有其常咏之樂曲，這些都符合周人的舊制。自漢代以來，衹是依照此樂，自作新詞而已。舊京荒廢，於今樂曲早已散佚，音韵宛轉曲折，又無人能識，所以現在很難説清楚。"當時因爲缺少雅樂樂器和伶人，所以不設太樂及鼓吹令。以後搜集到很多登歌，但食舉之樂，尚不完備。太寧末年，明帝又令阮孚等人加以補充。咸和年間，成帝纔復設太樂官，搜集散佚樂章，但仍缺少金石之樂。庾亮治荆州時，與謝尚整理雅樂，未完而庾亮死。庾翼、桓温專事争戰，樂器閑置庫中，以致全都朽壞在庫裏。及至慕容儁平定冉閔，雙方交戰之際，鄴下樂人有不少來投奔。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守壽陽，於是搜求樂人，以充太樂府，并製作石磬，雅樂纔稍微完備。然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流入關西。太元年間，擊破苻堅，又俘獲其樂工楊蜀等人，嫻熟舊樂，於是四厢金石之樂方始完備。於是令曹毗、王珣等人增作宗廟歌詞，然而四郊祭祀即不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

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德協靈符。應運撥亂，厘整天衢。勛格宇宙，化動八區。肅以典刑，陶以玄珠。神石吐瑞，靈芝自敷。肇基天命，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纂隆洪緒。皇羅重抗，天暉再舉。蠢矣二寇，擾我揚楚。乃整元戎，以膏齊斧。亹亹神算，赫赫王旅。鯨鯢既平，功冠帝宇。

歌文帝： 曹毗

太祖齊聖，王猷誕融。仁教四塞，天基累崇。皇室多難，嚴清紫宮。威厲秋霜，惠過春風。平蜀夷楚，以文以戎。奄有參墟，聲流無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允龔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序，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映朗星。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曜，金輝復煥。德冠千載，蔚有餘粲。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闡弘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奸逆縱忒，罔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羅雲布。品物咸寧，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道澤玄播。式宣德

歌宣帝： 曹毗

嗚乎赫哉我高祖，聖德協和與靈符。順應期運撥亂世，厘整朝政定天都。勛業巍巍震宇宙，教化洽洽動八區。綱紀整肅以常刑，大道教化以玄珠。神石顯靈吐祥瑞，靈芝有知自陳敷。開創基業應天命，至仁至德齊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帝承時運，繼業興帝基。皇綱復重振，天暉再高舉。愚蠢二賊寇，擾我揚與楚。平亂整兵車，殺敵膏伐斧。用兵如神算，戰功振王旅。凶逆既已平，功勛冠天宇。

歌文帝： 曹毗

太祖莊敬聖明，王圖遠大光明。仁教布於四藩，帝基累積愈崇。皇室命蹇多難，嚴威澄清紫宮。威儀烈過秋霜，恩澤惠勝春風。平定蜀楚兩地，經緯以文以戎。功高乃有三墟，聲名流芳無窮。

歌武帝： 曹毗

穆穆我武皇，承繼祖欽明。應期登帝位，龍飛在紫庭。百事理有序，聽訟斷以情。異域既賓服，僞吳亦掃平。晨明流甘露，宵夜映朗星。野有擊壤歌，路垂頌德聲。

歌元帝： 曹毗

時運多艱難，天網欲解貫。元皇振朝綱，網羅罩江漢。仰而齊七政，俯則平禍亂。教化如風行，澤惠猶雨散。碧波更光耀，金輝復煥然。聖德冠千載，文蔚有餘燦。

歌明帝： 曹毗

睿智明察肅祖，光大弘揚帝圖。俊姿英風早發，清明光輝載途。奸賊逆臣恣縱，無視我皇法度。躬身親搖朱旗，豁然開朗天步。大業宏圖充實，天羅如雲密布。萬物均得安寧，洪基從此永固。

歌成帝： 曹毗

嗚乎美哉我顯宗，道如澤深自遠播。法度和

音，暢物以和。邁德蹈仁，匪禮不過。敷以純風，濯以清波。連理映阜，鳴鳳栖柯。同規放勛，義蓋山河。

協宣德音，暢茂萬物惠風和。肅敬勉力行仁德，非禮之事不越過。樹德猶如布純風，行仁恰似濁清波。連理仁木映大地，祥鳥鳴鳳栖樹柯。教化四布遵帝堯，仁義施行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仰嗣洪德。爲而不宰，雅音四塞。閑邪以誠，鎮物以默。威静區宇，道宣邦國。

穆穆我康皇，仰其嗣洪德。有爲而不宰，雅音傳四塞。防邪自以誠，鎮物以玄默。威儀静宇内，道宣布邦國。

歌穆帝： 曹毗

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耀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静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孝宗夙睿哲，美名堪稱揚。德如彼晨明，日耀拂扶桑。垂訓在華帳，流潤至八方。幽深贊玄妙，淵博合典章。西以平僞蜀，北而静舊疆。高謀達悠遠，代代有遺芳。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聖心虚遠。雅好玄古，大庭是踐。道尚無爲，治存易簡。化若風行，時猶草偃。雖曰登遐，徽音彌闡。愔愔《雲》《韶》，盡美盡善。

大哉我哀皇，至聖心虚遠。風雅好玄古，履踐則神農。道德尚無爲，施政存易簡。教化若風行，民從猶草偃。雖説帝已崩，德音愈彰顯。《雲》《韶》静愔愔，頌德盡美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於昭于天。靈明若神，周淡如川。冲應其來，實與其遷。亹亹心化，日用不言。易而有親，簡而可傳。觀流彌遠，求本逾玄。

皇皇簡文帝，其光照於天。靈明如神助，恬淡若大淵。虚静應其來，實與其同遷。心意娓娓化，日用從不言。心易而有親，行簡而可傳。流布觀彌遠，求本固愈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晋，欽哉烈宗。同規文考，玄默允恭。威而不猛，約而能通。神鉦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醇露，化協時雍。

上天監我大晋，欽哉穆穆烈宗。聖德齊同文考，深沉語默貌恭。有威行而不猛，簡約政和令通。神鉦聲震海内，九域莫不來同。聖道積於淮海，雅頌之聲自東。氣韵陶如醇露，教化協若和風。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鐘鼓振，金石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弦，有來斯和。説功德，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無不悦，道無不往。禮有儀，樂有式。咏

肅肅祖宗清廟，巍巍諸神聖功。萬國諸侯來朝，禮儀行止有容。鐘鼓聲聲，金石熙熙。宣帝兆祚，武皇開基。諸神其樂兮！理我管弦，有來即和。述説功德，以吐清歌。諸神其樂兮！洋洋玄化之樂，仁德澤及九壤。萬民無有不悦，政通無有不往。禮儀有節，樂奏有式。咏唱九功，永

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

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爲《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爲《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爲《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并同舊名。

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

享無極。諸神其樂兮！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於鼓吹樂，多叙戰陣之事。

及魏代漢，改其十二曲名，使繆襲作詞，叙述魏代漢的功德。改《朱鷺》爲《楚之平》，述魏。改《思悲翁》爲《戰滎陽》，述曹公。改《艾如張》爲《獲呂布》，述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改《上之回》爲《克官渡》，述曹公與袁紹之戰，破袁紹於官渡。改《雍離》爲《舊邦》，述曹公戰勝袁紹於官渡，回譙收埋死亡士卒。改《戰城南》爲《定武功》，述曹公初破鄴，武功始定於此。改《巫山高》爲《屠柳城》，述曹公越過北部邊塞，經白檀，擊破三郡烏桓於柳城。改《上陵》爲《平南荆》，述曹公平定荆州。改《將進酒》爲《平關中》，述曹公征馬超，平定關中。改《有所思》爲《應帝期》，述文帝以聖德稱帝，應天期運。改《芳樹》爲《邕熙》，述魏氏君臨其國，君臣和睦，衆多政績都很顯著。改《上邪》爲《太和》，述明帝繼體制承傳統，改元太和，德澤流布。其餘并同舊名。

此時吳也令韋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爲《炎精缺》，述漢室衰微，孫堅奮志迅猛，意在匡救，王迹始於此。改《思悲翁》爲《漢之季》，述孫堅哀傷漢之衰微，痛恨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改《艾如張》爲《攄武師》，述孫權完成父業而行征伐。改

也。改《艾如張》爲《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爲《烏林》，言魏武既破荆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爲《秋風》，言權悦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吴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爲《通荆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爲《順曆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爲《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爲《玄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

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爲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吴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

《上之回》爲《烏林》，述魏武攻克荆州以後，順流東下，欲來争鋒，孫權命將領周瑜於烏林迎擊而破之使其敗逃。改《雍離》爲《秋風》，述孫權用人而使其悦服，人忘其死。改《戰城南》爲《克皖城》，述魏武志在兼并，而孫權親征，於皖城擊破曹軍。改《巫山高》爲《關背德》，述蜀將關羽背棄吴國恩德，孫權發兵浮江而擒關羽。改《上陵曲》爲《通荆州》，述孫權與蜀交好結成同盟，其間雖有關羽自失之罪，終於修復初好。改《將進酒》爲《章洪德》，述孫權彰明其大德，遠方齊來歸附。改《有所思》爲《順曆數》，述孫權順應圖籙符命，而建大號。改《芳樹》爲《承天命》，述吴國當時君主以聖德登帝位，教化盛行。改《上邪曲》爲《玄化》，述其時主修文修武，順天而行，仁澤流布和洽，天下喜樂。其餘同樣用舊名不改。

及武帝受命登帝位，即令傅玄作歌二十二篇，亦述晋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述宣帝佐魏，就像虞舜事堯，既有石瑞祥兆，又能用武力誅除抗命的孟達。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述宣帝抵禦諸葛亮，積威重，運神兵，諸葛亮震恐而死。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述宣帝越過大海之外，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述宣帝聖德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人才，以定天地之秩序。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述宣帝出征討伐吴國，有征無戰。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述景帝彰顯威教，賞順平逆，興盛無疆，使帝基更加高大。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述景帝統一萬國殊風異俗，齊同四海乖離之心，禮賢養士，以繼承洪業。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述文帝始統百政，用人有序，以施布太平之教化。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述根據時運變化，暗施聖謀，解脱長蛇交蟠，離散群桀黨徒，

《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序》，言聖皇應曆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黄》爲《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黄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吕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并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贊武文，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常。吴寇叛，蜀虜强。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奮鷹揚。震乾威，曜電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以武濟文，勉行其德。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述文帝平定萬乘蜀國以後，分封萬國諸侯，恢復五等爵號。改《芳樹》爲《天序》，述聖皇應曆數登帝位，大濟天下生靈，用人各盡其才。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述聖皇應籙受圖，教化像神明。改《君馬黄》爲《金靈運》，述聖皇即位，致祭禮敬宗廟，因而孝道行於天下。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述聖皇受禪，其德合於神明。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述大晉宣揚文武之教，以時行畋獵之事。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述大晉行畋獵順應時令，爲禾苗除害。改《遠如期》爲《仲秋獮田》，述大晉雖有文德，但不廢武事，順時以行殺伐。改《石留》爲《順天道》，述仲冬大閱軍旅，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改《務成》爲《唐堯》，述聖皇登帝位，道德教化光照四海之外。《玄雲》仍依舊名，述聖皇用人，各盡其才。改《黄爵行》爲《伯益》，述赤烏銜書，周朝興起，今聖皇受天命，神雀飛至。《釣竿》仍依舊名，述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如吕望之賢才輔佐，成就大功，達致太平。其辭均列之於後。

《靈之祥》

神靈呈祥，石瑞顯彰。旌揚金德，出自西方。天降大命，授我宣皇。應亂世之期運，成一代之龍驤。聖德繼承大舜，如舜輔佐陶唐。輔助魏武魏文，建立朝紀帝綱。孟氏逆命叛亂，雄據我之南疆。追隨古之有扈，淆亂人倫五常。東吴賊寇作亂，西蜀强虜猖狂。相互交好結盟，連接東西遠荒。宣皇赫然震怒，威武如鷹奮揚。勢猶雷震天威，迅如閃耀電光，上凌九天，下陷石

城。梟逆首級，拯救蒼生。萬國安定，四海寧靜。

《宣受命》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葛亮，鎮雍梁。邊境安，夷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深穆穆，赫明明。冲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斃，天下安寧。

《宣受命》

宣帝受大命，順天應時運。風雲時變幻，神龍終飛天。抵禦諸葛亮，鎮守在雍梁。邊境得安定，夷夏復樂康。專心務節制，勤勉定傾側。招攬衆英雄，保守業既成。威儀深穆穆，光焰赫明明。謙虛則泰安，此爲天之經。平日積威重，適時運神兵。震恐亮斃命，天下得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群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征遼東》

遠征至遼東，敵軍失所守。聲威如神向東土，公孫逆命既授首，群逆嚇破膽，畏威咸震怖。朔北起以應，海表如影附。武功光赫赫，德澤如雲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宣輔政》

宣皇雖輔政，聖德烈且深。撥亂以反正，順天應民心。網羅文武才，孝敬其雙親。雙親有才德，仰賴遺教施。安上以治民，教化世風移。功在創帝基，洪業永世垂。光輝亮閃閃，時時放光明。功可濟萬世，業足定天地。定天地，雲行雨施布德澤，遠播海外似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道教痡。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吴蠻，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横被，廓東隅。

《時運多難》

時運多艱難，教令復壅阻。天地多變化，有盈又有虛。愚蠢彼吴蠻，虎視我江湖。我皇赫然怒，奉命行天誅。有征而無戰，平亂滅其圖。天威布東西，廓清我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景龍飛》

景龍升飛，以馭天威。聰明洞察微細，動與神明合機。從之者顯達，逆之者滅夷。禮樂教化敷陳，武功顯赫巍巍。文德布及四海，萬邦望風影從，莫不歸附來隨。聖德潛斷合天意，先天爲之天弗違。弗違則吉祥，享世而永長。威猛以致寬和，造化至大至光。我皇赫赫明明，皇基興隆無疆。帝業顯明有期，上天之命既集，光崇洪業帝基。

《平玉衡》

平玉衡，糾姧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

《平玉衡》

景帝平玉衡，齊政糾奸逆。萬國異風殊俗，四海多乖離。仁厚禮賢養士，至聖駕馭英雄，萬衆心思齊。繼而擴充洪業，光大崇皇階。萬民咸

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逾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内外。無内外，六合并康乂。并康乂，遘兹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藩衛。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群桀離。勢窮奔吴，獸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窺隙乘我虚。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爲荒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藩屏臣，内謨衆士夫。爪牙應指受，腹心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逋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天序，應曆受禪，承靈祜。御群龍，勒螭武。弘濟大化，英雋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

享安寧，聖明恭敬日升。聰敏睿智知下情，明細察微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總政統百揆，繼天應命理萬方。武將威武守四隅，賢臣輔佐盈朝堂。嘉謀諍言協秋蘭，朝政清明發其芳。雨水漸匯成洪澤，礫石磨礪爲珪璋。大道爲政齊五帝，盛德施布逾三皇。咸光大，光上參天大同地，教化普及無内外。無内外，天地六合并安治。并安治，滿朝文武遇嘉會。昔有伏羲與神農，大晉盛德并越逾。鎮守征伐及諸州，諸州成藩衛。豐功偉業濟四海，洪德光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變，聖謀潛施。力解長蛇之交，勇離群桀之黨。勢窮奔吴，秣馬厲兵。惟武方能進，幃幄審大計。時時勉其德，清明享一世。

《惟庸蜀》

猶古代庸國之蜀，僭越稱帝天一隅。劉備無道逆天命，劉禪諸葛承其餘。擁兵一方數十萬，窺伺間隙乘我虚。驛馬如飛傳羽檄，天下百姓不安居。姜維屢屢寇我邊，隴上田畝皆荒蕪。文皇悲心憫生民，歷經干戈受罪辜。藩衛屏臣謀於外，朝内獻策衆士夫。禁衛爪牙應指受，心腹近臣獻良圖。嘉謀良圖協成文，文皇大興百萬軍。雷鼓聲聲震地起，威猛如虎凌浮雲。蜀虜逃亡畏天誅，束手就擒於營門。萬里晴空同風教，逆命梟桀咸稱臣。廣建侯爵成五等，典章制度應天人。

《天序》

天有序，應天受命登皇極，承靈賜福祉。極尊馭群龍，天威勒亂螭。弘濟群生普教化，廣招英才作輔佐。明察秋毫統萬機，赫赫威儀鎮四方。賢臣皆皋陶稷契之屬，佐政協蘭芳。聖德禮王臣，仁厚覆兆民。教化施布如天地，誰敢忘德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天運期，我皇聖明德隆。四時天清無雲，晴空白日垂光。應圖受籙，榮登帝位，繼有天命正玉衡。教化布行像神明，至哉道隆虞與

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時太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闞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禮，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殷殷，鐘鍠鍠。奠樽俎，實玉觴。神歆饗，咸悦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烝烝，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群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内，望風仰泰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群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大致人，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并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晋繼天，濟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運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群吏，撰車徒，辯其號

唐，元首布洪化，百僚股肱并忠良。四時太康，隆隆赫赫，天賜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吉兆金靈運，天符發祥瑞。應命顯聖徵，光明參日月。惟我大晋皇，生而體神聖。應曆受魏禪，承天受大命。我皇洪業興，神靈有兆徵。極尊登帝位，號令馭萬乘。我皇之輔臣，威武皆若虎。爪牙齊奮進，無人能抵禦。我皇之佐臣，襄贊謀清化。夙夜理百事，萬邦咸稱賀。承天神靈應，受命嘉瑞章。恭敬享以禮，祭祀獻先皇。雅樂時時奏，磬管鳴鏘鏘。鼓兮美殷殷，鐘兮盛鍠鍠。至誠奠尊俎，鬯酒滿玉觴。神兮來歆饗，美兮咸悦康。賜福安子孫，保佑永無疆。大孝盛烝烝，德教布萬方。

《於穆我皇》

赫哉穆穆我皇，布行盛德聖且明。受禪君臨天下，仁德光濟群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天下萬民顒顒，望德若仰泰清。萬國和熙雍雍，謳歌興起頌聲。陰陽大化協洽，天地安寧和平。清明以齊七政，惟平以執玉衡。輔臣莊嚴峨峨，群英濟濟盈庭。夙夜乾乾不息，日理萬機是經。雖然治平國興，天下却非太平。謙抑之道光明，虚心而不滿盈。盛德合於天地，光輝日月同榮。功績赫赫煌煌，光耀幽冥神靈。天上三光克從，於顯天，有道之國垂景星。神龍靈鳳咸至，夜降甘露飄零。肅然恭敬神祇，莊嚴祇仰上靈。萬物欣欣戴天，自天共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軍旅，休整致教命，武教於是日日新。師帥執提，樂工執鼓，坐起從鼓聲，有節又有序。盛兮行文修武！春獵出師致祭，申明法紀以誓師。禁止合圍而獵，祭獻后土之神。畋獵以時，以明國制。文武并用，爲禮之常。列兵車如戰，教令嚴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晋繼天命，濟我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獵，時運將暑。軍務國政變異容，文教武功殊。乃命群吏，選擇兵車與步卒，辨其號

名，贊契書。王軍啓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虛。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陣弊車。獻禽享祀，蒸蒸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金德常綱。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藏司辰，倉隼時鷹揚。鷹揚猶尚父，順天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震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順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闞武。惟闞武，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群。偃旌麾，班六軍。獻享蒸，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禄報功，爵俟賢。饗燕樂，受茲百禄，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然，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大曆，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案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翽翽。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游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

名，題之以契書。王軍士兵開八門，我皇巡行如上帝。路上設大旗，大旗如雲蔽紫虛。百官稱職行其事，該疾則疾，該徐則徐。車馬旋回，車敝軍疲。獻禽以享祀，熱氣蒸蒸饗有虞。惟我大晉，德配天地，教化如雲布。

《仲秋獮田》

仲秋行獮田，應金德以爲常綱。秋風清且涼，凝露結爲霜。秋季初曉時，晴空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如尚父，順天時以行殺伐，春秋時相序。如雷霆震我軍威，兵士進退聽鉦鼓。致禽獸以祀皇靈，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之德，其芬之烈超三五。施教化以文，國雖安寧不廢武。光明駐四海，永享天之福。

《順天道》

順應天道，掌握神契，春夏秋三時已示，講武事不害農時。冬日大閱車卒，鳴鐲振鼓鐸，旌旗像虹霓。修文制其内，講武不黷武。動軍先以誓兵卒，禮儀已成再舉義。再三驅獸以崇仁，進止有節不失序。兵卒訓練有素，軍將威武如猛虎。惟猛虎，豪氣衝天凌青雲。解圍開其三面，雖殺而不滅其群。軍疲息鼓偃旌麾，獵罷回師班六軍。冬祭獻牲饗神靈，典章禮樂以修文。美兮善兮我大晉，盛德足以配天地。福禄待報功，封爵俟才賢。享此安樂，受此百福，福壽享萬年。

《唐堯》

唐堯咨問務成子，卑遜謙謙德所興。積微成著終光大，履霜方知致堅冰。神明之道法自然，河海之水猶可凝。舜禹總政統百揆，功勛元凱以次升。受禪揖讓應天曆，睿智聖哲世相承。我皇極尊登帝位，永執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布四海外，吉瑞祥氣現兆徵。興王理事坐待旦，亡主恬安且自矜。將欲致遠由近始，覆簣功到成山陵。披圖考查前人籍，有其靈雨是爲證。

《玄雲》

玄雲曖曖起丘山，祥氣悠悠萬里會。龍飛其狀何蜿蜿，鳳翔其聲何翽翽。昔有唐堯虞舜朝，時時現於青雲際。今日親游歷萬國，流光異彩溢天外。鳳鳴鶴唳在後園，清音悠揚隨風邁。成湯盛德隆顯命，伊尹賢臣來如飛。周文田獵渭水

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不違。輟耕綜地綱，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稀。我皇叙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濱，相遇呂望遂載歸。君臣符合如影響，先天而爲天不違。輟耕爲相綜地綱，解褐百揆結天維。佐興帝業相二王，其德芬芳世所稀。我皇仁德聚賢才，王業洪烈何巍巍。威武桓桓征四表，莊敬濟濟理萬機。教化如神無方域，俊臣茂才盈帝畿。丕顯之時思黎明，日日自新孔所咨。茂兮盛兮明聖德，德如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黄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奈黄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遥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群。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游，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隆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伯益》

伯益輔佐舜與禹，職掌山林和川澤。其德齊侔十六相，令人思之無間斷。智無不知遍萬物，聰慧下知衆鳥言。黄雀應其清化德，翔習飛來何翩翩。和鳴栖止庭樹巔，高飛徘徊雲日間。夏桀殘暴行無道，密網設置於山河。殘酷祝史收纖網，弱小黄雀當奈何。殷湯仁慈崇天德，悲憫去其三面羅。逍遥成群飛去來，鳴聲如初乃復和。南宫列宿飛朱雀，鳳凰統領衆羽群。赤烏銜書飛送至，瑞兆天命歸周文。今日神雀飛來游，飛來爲我受命君。嘉兆祥瑞致天和，德澤萬民降青雲。蘭蕙之風發芳氣，普天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泉。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祕》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群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靈，黄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盛德配堯舜，受禪即阼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禄，保無極，永太平。

《釣竿》

釣竿輕柔何苒苒，餌食甘甜芳且鮮。臨川垂釣運思心，細細釣絲沉九泉。渭濱太公寶此術，此術乃在《靈祕》篇。隨機應變從物移，用心精妙貫未然。游魚驚散觸釣鉤，潛龍時至終飛天。龍飛於天何所至？拍翼擊風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始分出渾成。璇璣玉衡正三辰，天地造化賦群形。遜讓願輔明聖君，進退與神合其靈。大晋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與并名。天象人事初并時，渾沌昧昧何茫茫。人事日月有徵兆，天理文象興二皇。蚩尤作亂屠生靈，黄帝用兵征萬方。及至夏禹聖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盛德配堯舜，受禪即位享天祥。率土之濱蒙天佑，無不肅，衆事康。衆事康，穆穆明明是我皇。承百禄，保無疆，太平盛世永安康。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

鞞舞，不知起於何時，不過漢代已經用於宴享禮樂了。傅毅、張衡所作之賦，都説過此事。舊曲共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

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并亡。曹植《鼙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逾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後云。

鼙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東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蕩萌漸，文教被黄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静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哮闞順羈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叙，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海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雕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訓諮。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事業并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栖。

《天命篇》當魏曲《太和有聖帝》，

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均已亡失。曹植《鼙舞詩序》説："過去漢靈帝西園有名李堅者善鼓吹曲，能舞鼙舞，遭世荒亂，李堅流亡關西，跟隨將軍段煨。先帝聽説他有舊伎，下書召李堅。李堅已年逾七十，其間長期荒廢而不爲，又加古曲謬誤甚多，異代之文，未必相同，因此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至泰始中，又作其辭。其舞過去常用二佾，桓玄欲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奏明皇上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於後。

鼙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相當於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的《關東有賢女》。

宣文艱難創洪業，大晋盛德在泰始。赫赫聖皇應靈符，應天受命君四海。萬國群生何所樂？是爲上有明天子。唐堯至德禪帝位，虞舜肅敬惟恭己。恭己終致南面坐，德行道化與時移。大赦蕩滌德始漸，文教遠布達黄支。象天則地，無爲而治。聰敏明察齊日月，聖哲神明參兩儀。雖有逆命三凶類，静而思之無所施。象天則地，無爲而治。后稷與契并佐命，伊尹吕望升王臣。蘭芷香草列於朝，天下夜無失宿人。聖主聲發響自應，竿立自有影來附。咆哮猛虎順羈制，潛龍自有升天路。備物立時能成器，變通行事極其術。百事莫不以時序，萬機雖變有常度。群臣訓之以克讓，百僚納之以忠恕。群下莫不仰清風，四海之外同歡慕。象天則地，教化雲布。昔日帝王貴雕飾，今日聖皇尚儉素。昔日糾纏多纖芥，今日不留情與故。象天則地，教化雲布。京都朝士多濟濟，夙夜勤勉理萬機。萬事機微無廢理，明察秋毫降訓咨。群臣猶如列星明，聖君可比朝日輝。萬事大業并通濟，功烈崇高何巍巍。五帝爲德繼三皇，三皇聖德世所歸。聖德會當應期運，天地期運不能違。仰而視之愈高大，其高猶天不可階。將欲恢復御龍氏，鳳凰和鳴在庭栖。

《天命篇》相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的《章

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逾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罰有罪，元惡宗爲虛。威風震勁蜀，武烈懾强吴。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執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時變故多艱。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誅殛，百禄咸來臻。黄華應福始，王淩爲禍先。

《景皇篇》當魏曲《魏曆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則夏侯玄，内則張與李，三凶構逆，亂帝紀。順天行誅，窮其奸宄。邊將禦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振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紛紛。衆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亂不分。睿聖獨斷，濟武常以文。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間，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藩。儉欽爲長蛇，外則憑吴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執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并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豹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因赦有罪，東土效鯨鯢。

《大晋篇》當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

和二年中》。

聖祖宣皇受天命，承天應期輔魏皇。入則綜政理萬機，出則征討在四方。朝廷萬事無遺理，方域海表寧且康。道隆猶如舜臣堯，行仁積德逾太王。孟度憑險阻王師，逆命作亂天一隅。神兵天降出不意，奉命討逆致天誅。赦免無罪罰有罪，首惡宗族成空虛。威風震動西勁蜀，武烈懾服東强吴。諸葛不知天之命，肆虐逆命亂天常。擁兵一方十餘萬，屢屢來寇我邊疆。我皇赫赫奮神武，執鉞鎮守在雍涼。諸葛畏懼我天威，未戰震恐先仆僵。盈虛乃是自然運，時事變易故多艱。東征遼東陵海表，誅滅逆賊公孫淵。魏皇遺命齊七政，曹爽之勢又滔天。群凶逆命終受誅，天賜百禄咸來至。菊有黄花應福始，王淩作亂爲禍先。

《景皇篇》相當魏曲《魏曆長》，古曲的《樂久長》。

聖祖景皇帝，聰明生而名於世，聖明仁德參天地。帝王之道固宏大，開創基業既已難，繼世弘業亦非易。當時外有夏侯玄，内有逆臣張與李，三凶内外同構逆，亂我帝紀。我皇順天行誅伐，盡除三凶之奸逆。邊將防其尾漸大，圖謀不軌不得起。有罪之人咸伏罪，威風八面振萬里。永持平衡總萬機，萬機幾微無不理。召陵失道君不君，内憂外亂何紛紛。衆小便辟結成群，蒙昧君主逞恣心，何爲治亂猶不分。我皇睿聖獨决斷，濟武還須經以文。順應天命行廢立，掃除虹霓開浮雲。雲霓已除天既開，清明和平未幾間，羽檄首尾接連至，變亂又起東南藩。儉欽爲逆成長蛇，外有憑依爲吴蠻。萬國騷擾亂紛紛，戚戚天下懼不安。威武如神馭六軍，我皇親執斧鉞征。儉欽之亂起壽春，前鋒已達據項城。天降神兵出不意，我皇神武縱奇兵。奇兵如神誠難禦，廟算爲勝實難支。兩軍不期突遭遇，敵軍潰退計無施。如豹車騎衹猛進，與敵大戰沙陽陂。喪魂落魄欽逃走，潰逃奔虜如雲披。天恩寬大赦有罪，東土元惡效鯨鯢。

《大晋篇》相當魏曲《天生蒸民》，古曲的《四方皇》。

赫赫大晋，於穆文王。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彰。恩弘六合，兼濟萬方。内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武臣，時惟鷹揚。靡順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濟濟多士，同兹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内，海外來賓。獻其聲樂，并稱妾臣。西蜀猾夏，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吴人放命，馮海阻江。飛書告喻，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爲藩衛。亡秦壞諸侯，序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逾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藩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會。洪澤溢區内，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爲，有爲無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奸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設令遭暗主，斥退爲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爲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禄。言行恒相違，難蹙甚谿谷。昧死

赫赫大晋，聖哉文王。盛德蕩蕩巍巍，其道逾越陶唐。世稱三皇五帝，於今重現其光。克明行九德，文韜既著明，武略又顯彰。恩澤弘大六合，兼濟群生萬方。内舉勛臣元凱，朝政清明有綱。外則檢選武臣，威武時而鷹揚。順者無不安寧，逆命難逃滅亡。仁德合於春日，威嚴勝過秋霜。朝廷濟濟多士，同此蕙草蘭芳。唐堯虞舜至治，仍有四凶滔天。征討儉欽逆賊，無不恭肅敬虔。教化感動海内，海外莫不來賓。進貢獻其聲樂，俱皆賓服稱臣。西蜀擾我華夏，僭號方域稱帝。命將率兵征討，棄國稽首稱服。吴人恣肆抗命，憑依大海阻江。我皇飛書告諭，吴人響應來降。先王分封建萬國，九服之地成藩衛。秦行郡縣破封建，始皇續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諸侯，倏忽已逾五百歲。我皇勉力行聖德，應期封侯創典制。分土列爵爲五等，藩國大小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大政，千秋始遇此嘉會。恩如洪澤溢區内，仁似和風翔海外。

《明君篇》相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的《殿前生桂樹》。

聖皇明君御四海，聽從鑒戒盡物情。徘徊觀望有譴責，竭智盡忠身必榮。蘭芷本自荒野出，一朝萬里升紫庭。蒺藜蕪穢堂前階，清掃斷除不得生。能與不能莫相蒙，百官職守正其名。肅然恭己慎有爲，有爲諸事無不成。暗君昏庸不自信，群下紛紛執異端。正直之士遭讒言，奸佞之輩奪其權。諍臣雖欲盡忠誠，張口結舌不敢言。張口結舌亦何憚，諍言盡忠身爲患。明澈清流豈不潔，無端飛塵濁其源。行至歧路令人迷，歧路未遠勝不還。忠臣無畏立君朝，一臉正色不顧身。奸邪正直不并存，譬若胡虜與大秦。胡秦尚有相合時，奸邪正直各異津。今日忠臣遇明君，乾乾不息日日新。綱目雖密統在綱，猶如衆星拱北辰。設令忠臣遭暗主，無端斥退爲凡人。雖薄蟲草供時用，荒野白茅猶爲珍。雨露晝夜凝爲霜，蘭草桂樹摧爲薪。邪臣善變計多端，用心順上何委曲。阿諛奉承順情指，動輒隨順君所欲。苟且偷安樂眼前，不問政治清與濁。積僞欺罔當時主，結黨營私以持禄。言行不一恒相違，貪得

則乾没，覺露則滅族。

無厭甚溪谷。昧死儌幸以取利，事發敗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吴舞，檢其歌，非吴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吴人患孫晧虐政，思屬晋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黄。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娱。陵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黄。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同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娱。衰老逝，有何期，多憂耿耿内懷思。深池曠，魚獨希，願得黄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禄篇》

獨獨禄禄，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雁，游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摇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綉，誰别僞真。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獸班班，游戲山間。獸欲嚙人，不避豪賢。

拂舞，出自江東。舊名吴舞，查其歌詩，并非吴辭。亦陳列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就見過《白符舞》，或叫《白鳧鳩舞》，據説有此舞以來已有數十年了。察看其辭的旨意，是説吴人患孫晧虐政，思歸屬於晋。"今列其辭於後。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兮，一邊飛翔一邊鳴。懷我君之德兮，飛來集於君庭。白雀呈瑞兮，素羽何鮮明。舞翼翔於君庭兮，是爲應我仁君。皎皎鳴鳩兮，或爲淺赤或爲黄。樂我君之恩惠兮，千里振羽來翔。壁宿有餘光兮，魚樂其光在江湖。君其惠而不費兮，敬事君以我微軀。驅策我之良駟兮，習練我之馳驅。我願從君周旋兮，樂君德而忘飢。我心虚静兮，我願受君沾濡。彈我琴兮鼓我瑟，暫且以之自娱。時凌雲兮時登臺，我願浮游在太清。攀龍而附鳳兮，我願我之身輕。

《濟濟篇》

暢飛暢舞氣流芳，追念四皓大綺黄。去其得失，時來可行，去時來時同未央。時光荏苒，年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娱。衰老時逝，復有何期，多憂耿耿心懷思。深池廣闊，游魚獨稀，願得黄浦衆所依。恩德感人，曠世無比，悲歌且舞無已時。

《獨禄篇》

獨禄獨禄，水深泥污。泥污猶尚可，水深必殺我。雍雍和樂雙雁，游戲在我田畔。我欲彎弓射雁，念子失親孤散。翩翩水上浮萍，風來輕輕摇動。我心思欲誰合，與彼浮萍同并。空床垂下幃幕，誰知其中無人。夜穿錦綉之衣，認辨其人僞真。刀不平兮鳴鞘中，身倚床兮竟無施。親父冤仇不得報，活在世上欲何爲。猛獸班班可見，游戲在此山間。猛獸欲吃人，不問豪與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鷄晨鳴，雁過南飛。鷙鳥潜藏，熊羆窟栖。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嘆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絶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黄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奇歌無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碣石篇》

東征臨碣石，得以觀滄海。海水平闊何淡淡，山島竦峙何巍巍。島上樹木叢生，百草豐密茂盛。秋風蕭瑟木摇落，大海洶涌起洪波。天上日月之行，映照若出其中。河漢繁星燦爛，看似出於其裏。幸甚至哉，作歌以咏我志。

《觀滄海》

時值孟冬十月，北風徐徐吹來。天氣肅肅清爽，繁霜霏霏茫茫。鵾鷄啁哳晨鳴，大雁翩翩南翔。鷙鳥猛禽潜栖，熊羆早已窟藏。耨鋤農具閑置，農收稼禾積場。客舍整治一新，以宿來往客商。幸甚至哉，作歌以咏我志。

《冬十月》

地域鄉土不同，隆冬河朔寒冷。河上飄浮流冰，舟船難以通行。天寒錐不入地，北風衆籟嘶鳴。水凍結而不流，堅冰硬可踏行。士之隱者多貧寒，勇俠義士疾非行。我心常嘆怨，戚戚多悲痛。幸甚至哉，作歌以咏我志。

《土不同》

神龜雖然長壽，猶有壽終之時。騰蛇乘雲駕霧，最終化爲土灰。老驥伏於馬櫪，志在馳騁千里。烈士雖到暮年，壯志雄心不已。盈縮禍福之期，不全在於上天。養性怡情之福，可得而享永年。幸甚至哉，作歌以咏我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崇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架，金瓶素繩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多才賢。揚聲悲歌音絶天。我欲渡河河無橋，願作雙雙黄鵠鳥，伴君還故鄉。還故鄉，歸故里，徘徊故鄉身不止。故鄉繁舞奇歌無不泰，爲何不止桑梓游天外。

鼓角横吹曲。鼓，案《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説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减爲中

鼓角横吹曲。所謂鼓，即《周禮》説的"以鼖鼓鼓軍事"。所謂角，據説者云，蚩尤氏率魑魅與黄帝戰於涿鹿之野，帝乃命吹角作龍鳴之聲以禦蚩尤。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其聲更加悲凉。

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所謂胡角，本來是應和胡笳之聲的，後來漸漸用於横吹，有雙角，亦即胡樂。張博望入西域，傳其吹奏之法於西京，僅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按照胡曲另作新歌二十八章，皇帝以此爲武樂。後漢時以此樂供邊將之用，和帝時，轄萬人之將軍始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章不復完備，所用者僅有《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案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引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説，則自兹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考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引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善發新聲。所以傅玄著書説："人如果衹重視所聞而忽視所見，不也會感到疑惑嗎！假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超越今古而無人匹敵，爲何衹有夔牙爲同契呢！"按照傅玄的説法，那麽自此以後，都是孫朱等人的遺則。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

相和歌，是漢代舊歌，絲竹迭相應和，執節者唱歌。本爲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輪流夜宿。本爲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人把一部分曲子合在一起而成十三曲。

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絶。

但歌，有四首，出自漢世。無琴弦伴奏，領唱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對此尤爲喜好。當時有名叫宋容華的，嗓音清徹喜唱歌，善唱此曲，爲當時最爲出色的歌者。自晉以後不復傳，遂絶。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謡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吴歌雜曲并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凡樂章古辭，保留到今天的，連同漢代街巷歌謡，都是《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吴歌雜曲均出自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子夜歌》，相傳有女子名子夜，作此歌。孝武太元年間，琅邪王軻之家有鬼唱《子夜歌》，可見子夜是此時以前的人。

《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

《鳳將雛歌》，是舊曲。應璩《百一詩》有"言是《鳳將雛》"的句子，這樣説來其來已經很

則其來久矣。《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阿子》及《懽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爲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謡之曲，語在《五行志》。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即而被之管弦。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柈舞，案太康中天下爲《晋世寧舞》，務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案《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吴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陳於元會。

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

久遠了。《前溪歌》，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

至於《阿子》及《懽聞歌》，在穆帝升平初年，歌畢常呼“阿子，你聽見了没有?”此語在《五行志》。後人衍繹其聲，因而作此二曲。

説到《團扇歌》，本爲中書令王珉與嫂之婢女有情，相愛甚篤，嫂捶打婢女甚苦，婢女素好唱歌，而王珉又好拿白團扇，因而作此歌。

《懊憹歌》，爲隆安初年民間訛謡之曲，語在《五行志》。

《長史變》，爲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時所作。

凡以上諸曲，開始時都是清唱，後來纔加上管弦伴奏。也有的是根據絲竹金石之曲，作歌詞填到樂曲裏面，魏世的三調歌辭就是這樣來的。

杯柈舞，考太康年間天下皆爲《晋世寧舞》，專以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此舞漢世衹有盤舞，而晋時又加上杯，雙手反覆以接杯盤。

《公莫舞》，就是今天的巾舞。相傳説是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阻隔項莊之劍，使他不得加害於漢高祖，并對他説“公莫”！古人相互稱呼爲公，是説公莫害漢王。今天用巾蓋以象徵項伯衣袖的遺式。然而根據《琴操》有《公莫渡河曲》，説明其歌由來已久，俗説成項伯，是不對的。

白紵舞，查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爲吴地所産，應該是吴舞。晋《俳歌》又説：“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吴音稱緒爲紵，可能白紵就是白緒。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一并陳於元旦朝會。

後漢元旦，天子駕臨德陽殿接受群臣朝賀，有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吸水，噴水作霧而蔽日。然後，又化而成

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游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龍，長八九丈，出水游戲，在日光照耀下光彩奪目。用兩條大絲繩繫在兩根柱子的頂端，相距數丈，兩女子相對而舞，行於絲繩上，兩人相逢擦肩而過却不倒。自魏晉訖於江左，依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黄門侍郎陳逵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儐吊之位，庭奏宫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娱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上奏："八年元旦朝會禮節，衹奏鐘鼓鼓吹之樂，其餘伎樂一律不奏。"侍中張澄、給事黄門侍郎陳逵則加以反駁，認爲"王者視時設教，至於吉凶異斷，那是不變的道理。今四方各國都來觀禮，陵園設有敬悼祖宗之位，庭奏宫懸禮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建國設制，莫大於此"。皇帝詔曰："今既以天下爲大，禮儀當從權宜，三正合祭宜都用祭祀之禮。至於娱樂耳目之樂，有所不忍聽，所以缺少了也無妨。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既然承認此事爲大，不可再缺少鐘鼓鼓吹。"

澄、逵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儐吊顯於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事義，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

張澄、陳逵又上奏説："今大禮雖畢，事亦有吉於朝。然而敬吊顯於園陵，則未滅其爲哀；禮服定於典籍，其義并非盡爲吉慶。所以咸寧朝會，有撤樂之典，實爲先朝考核古代典章制度，垂範於萬世的典禮。"皇帝詔曰："如果元旦舉行祫祭之禮，萬國諸侯朝見天子，庭廢鐘鼓之樂，就缺少了出入起居的禮節，朝無石磬之音，來賓的步履就失去了節度，其於事義，不也是有欠缺嗎！衹有衡量事之輕重，纔能做到恰到好處。"

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宫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弦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

散騎侍郎顧臻上奏説："我聽説聖王制定禮樂制度，是爲贊揚正道，教民以仁義，防其怠惰淫佚，上可享祭宗廟，下可訓導黎民，含五行之正音，協八方之風以陶冶物情。宫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定齊整而循禮，弦歌鐘鼓金石之樂是很齊備的。因此能深入人心而潛移默化，使人有循禮舞蹈之感，能移風易俗，以達到極和樂的境地。末世的歌舞雜技，多有不符合禮法的表演，如逆行而接連翻倒，頭足同入竹筐之類，外則剥損皮膚，内則摧殘肝心，攏彼行葦，猶教牛羊勿

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睹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廪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咏，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鱉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廪。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踐，何況生靈，怎能不淒愴悲痛。再説四海諸侯來朝見天子，説要觀看帝庭，耳聽《雅》《頌》之聲，目睹威儀之序，却看到以足踏天，以頭行地，逆天地之順序，有傷人倫常理之大法。今夷狄與我隔岸相對，外禦强敵最爲急迫，兵食七升，猶忘死以赴國難，而過甚之戲，却日給五斗。方今正掃蕩神州，經略中原，像此類事情，不可以示四海。應令太常，纂集雅樂，如簫《韶》九成之屬，以維新於盛世國運，歌功頌德，永遠昌明於後世，這纔是用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的大事。諸歌舞雜技而又傷人者，應該一律廢除。傳揚崇尚儉約的道德，勉勵安國康民的咏唱，清風既行，下應如草，説的就是這個道理。愚臣管見之誠，惟望明察采納。"於是廢除《高絙》、《紫鹿》、《跂行》、《鱉食》以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并减其廪食。其後又恢復《高絙》、《紫鹿》。

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宫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黄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虚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强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吴、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

《尚書》説："唐堯、虞舜考察古事，設置官職數衹有一百。"以此來勉勵引導民衆，管理各種政務。《易經》説："上天垂示形象，聖人效仿它。"執法的在南宫的右面，上相在端門的外面，以及鳥師龍師等定下官位，雲師火師等作爲官名，以前的史書記載得很詳細，都已經非常久遠了。黄帝設置三公的官職，來管理黎民；少昊分設九扈的官職，作爲農官；命重黎爲掌管天地的官員，令祝融和玄冥爲掌管水火的官員，就能够有基礎了。伊尹説："三公協調各個方面，九卿溝通各種關係，大夫掌握人世的事務，列士消除各自的私心。"成湯住在亳，起初設置兩個相，讓伊尹、仲虺擔任，總理調度各項事務，對上秉承國君的詔命。到周武王克殷之後分封，成王康王留下法則，分設六卿職位，太公召公弘揚教化，建立各種機構，分别制定標準，如果没有相應的本領，人就不能光得空名而榮耀自己。留給子孫的大計，是像這樣地穩固根本的做法。到秦改變了周的官制，漢遵行嬴氏的舊制，有的順應時勢而采用，有的根據現實而變革，霸主的典章，道理就在這裏，一切爲了獲得安定，就是常説的符合時代的制度。四征將軍職務是在漢代設立的，四安將軍職務是在魏的初期開始有的，四鎮將軍職務是爲了安撫遠方的人，四平將軍職務在喪亂之後就没有了，至於渡遼將軍、凌江將軍、輕車將軍、强弩將軍等，是爲了揚威四方，表彰攻伐，設置了又廢除，稱號更加繁多。到當道的人得志，平定了中原，開始設立軍師祭酒，

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卧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晋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晋。及文王纂業，初啓晋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兹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兹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參與掌管軍紀軍法。建安十三年，廢置了漢的臺司部門，另外設置丞相，而讓曹公擔任，用來代替尚書省長官。孫吴、劉蜀，基本依從漢代官制，雖然有時臨時設置一些官職，却不影響舊的典章。世祖武皇帝即位初期，任命安平王司馬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正是世人所説的八公同時，攀雲附翼而升官。至於房屋則不是一木所能支撑的；身居高位，則當將才。有的像力牧那樣放羊而和黄帝的夢境一致便任命爲將軍，有的像姜子牙那樣垂釣而獲得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有的藉空桑之瑟來獻上他的本領，有的像傅説操筑打墻而被發現并得到重用。卧龍孔明和飛鴻管仲，好比是黄金美玉；秦國的百里奚、鄭國的子產，不拘一格任用人才，這也是從前的賢士，并且又功名卓著的。宣王誅殺了曹爽，政令由自己發布，網羅英才俊傑，來擔任各項官職。到了蘭卿被囚禁，貴公被處死的時候，雖然還是稱作魏國，可是心裏想的是建立晋朝。到文王繼承大業，首次建立晋的機構，開始設置左右二衛，有了前驅、養由等弓箭手部隊；到後來設置三部，有熊渠、佽飛等部的勇士。因此武帝即位，憑藉這些來施展，好比武王用周的十位賢臣來治理殷的百姓一樣。因此從泰始年間直到太康年間，有如大樹枝繁葉茂，很多賢人來擔任官職；從太興年間直到建元年間，南北各地的傑出人才，處於相應的官位上。雖然還没有能够比得上夔和龍輔佐虞舜那樣，以人的努力來代替天工，也差不多可以説是任官惟賢，處理事務惟用有才能的人了。

丞相、相國，并秦官也。晋受魏禪，并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丞相、相國，都是秦代的職官。晋接受魏的禪讓，都不設置，自從惠帝以後，撤銷或設置都没有常規。擔任這一官職的，是趙王司馬倫、梁王司馬肜、成都王司馬穎、南陽王司馬保、王敦、王導一類人，都不再是普通的人臣的職位。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

太宰、太傅、太保，是周代的三公官職。魏的初期衹設太傅，由鍾繇擔任，末年又設太保，

年又置太保，以鄭冲爲之。晋初以景帝諱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晋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并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

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晋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後如舊。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

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

由鄭冲擔任。晋的初期由於景帝名諱的原故，又采納《周官》中的官名，設置太宰來代替太師的職務，官職增爲三司，和太傅太保都作爲上公，講論道義而治理邦國，協調管理各方面事務，没有合適的人就暫缺。由安平獻王司馬孚擔任。自從渡江以後，它的名稱没有更改，但是擔任的人非常少。

太尉、司徒、司空，都是古代的官職。從漢到魏，設置它們作爲三公。到晋承受天命，直至江左時期，這些官職傳承下來而没有更替。

大司馬，是古代的官職。漢代的官制把它放在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的前面，來代替太尉的職務，所以常常和太尉輪番設置，但不同時設置。到魏纔有太尉，而且大司馬、大將軍各自作爲官職，地位在三司之上。晋接受魏的禪讓，因襲它的制度，由安平王司馬孚任太宰，鄭冲任太傅，王祥任太保，義陽王司馬望任太尉，何曾任司徒，荀顗任司空，石苞任大司馬，陳騫任大將軍，共有八公同時設置，衹是没有丞相。自從義陽王司馬望任大司馬以後，規定如同舊制，其位在三司之上。

大將軍，是古代的官職。漢武帝設置，前面冠上大司馬的名，爲的是推崇加重它的職權。到東漢時期，大將軍不經常設置，擔任的人全都執掌朝政大權。到景帝擔任大將軍，也承當了不同尋常的重任。後來任命叔父司馬孚爲太尉，上奏將大將軍的職位改到太尉的下面。到晋承受天命，仍然遵循那一制度，地位列在三司的下面，後來恢復舊制，在三司的上面。太康元年，琅邪王司馬伷升任大將軍，又改爲在三司的下面，司馬伷去世以後恢復舊制。

開府儀同三司，是漢代的官職。殤帝延平元年，鄧騭任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的名稱，是從這時開始有的。到魏的黄權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的名稱，從這時起就有了。

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凡是開

軍，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爲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衮冕，緑戾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户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户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户、皂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皂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姧、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

府的都是地位等同於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凡是開府而地位等同於公的都是文官公，戴三梁的進賢冠，黑色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各大將軍，凡是開府而地位等同於公的都是武官公，都戴武冠，用平上黑幘。

文官公和武官公，都假金章紫綬，穿五時服。如果是相國、丞相，都穿衮衣戴冕冠，用緑色綬帶，以此區别於普通的公。

各位公和開府而地位等同公的，品級爲第一，享受的俸禄是每天五斛糧食。太康二年，又發給絹，春季給一百匹，秋季給絹二百匹，絲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予采地十頃，專事農業的役隸十名，立夏後未賜封地的，享受全年的俸禄。設置一名長史，品級爲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户倉賊曹令史屬等各一名；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户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名。配給二十名武賁，持班劍。配給四馬朝車、三馬黑耳安車各一套，給祭酒掾屬白蓋的小車七套，施耳後開門式軺車、黑漆輪的犢車各一套。從祭酒往下，到令史以上的官員，都穿戴黑色零辟朝服。太尉即使不統兵，吏屬都穿絳色官服。司徒加設左右長史各一名，品級爲千石；設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名，西曹稱爲右西曹，他的左西曹的令史以下的官員人數和舊制一樣。司空加設導橋掾一名。

各位公和開府而地位等同公又統兵的，增設司馬一名，品級爲千石；從事中郎兩名，品級與千石相等；主簿、記室督各一名；舍人四名；兵、鎧、士曹，營軍、刺姧、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名。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員，都穿絳色官服。給司馬配吏卒按長史的標準，給從事中郎配侍從兩名，給主簿、記室督各配侍從

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

一名。其他臨時增設優待的情況，就各隨褒獎增設時的情況來定條文，不作爲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各位公和開府而地位等同公的去擔任持節都督時，參軍增設到六名，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完全按照通常統兵的公的規格配置。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晋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禄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户一乘。

特進，是漢代的官職。兩漢和魏晋作爲加官而仍用原有官職的車服規格，不配置吏卒。太僕羊琇退職，拜爲特進，加爲散騎常侍，没有其他官職，所以配給吏卒和車服。其他的加爲特進的人，衹享受他原有的俸禄，在他原有的品級地位上罷了，不另外配給特進的吏卒和車服，後來就成爲定制。特進的品級是第二，地位次於各個公，而在開府驃騎將軍上面，戴兩梁的進賢冠，黑色介幘，穿五時朝服，佩水蒼玉，没有章綬，享受的俸禄是每天四斛。太康二年，開始賜給春服絹五十匹，秋絹一百五十匹，絲綿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予以采地八頃，專事農業的役隸八名，立夏以後未賜封地的，享受全年的俸禄。設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名，配黑耳安車的車夫一名，施耳後開門式軺車一套。

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禄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禄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的，品級爲第二，禄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配置的吏卒羽林和卒，各種待遇都和特進相同。把它作爲加官的話，衹假章綬、禄賜班位，不另外配給車服吏卒。另外死後追贈這一官位時，對本來已經具有卿一級官位的人，不再重複配置吏卒，其他的都照給。

光禄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晋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諸卿

光禄大夫假銀章青綬的，品級爲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之下，各位卿的上面。漢代没有固定的人數，多半賦予執行賵贈使命的使者或是監護喪事的人。魏以後，漸漸變得重要起來，不再用作出使的官員。凡是各位公告老退休後，都在家拜受這一官位；就是在朝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也用這個官位加授給他。到晋承受天命，沿用舊制没有改變，又作爲優禮器重的制度。不過諸公退休後不再加授給他們，或是另外拜爲上公，或是靠

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禄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原有的封號享受公的俸禄。凡是各個卿尹在朝中擔任大官而告老退休的，以及在朝中或地方擔任官職而被加授這一官位的，前後有很多人。有人因此得以開府，有人進而被加授金章紫綬，又再次作爲優禮追贈的官位。泰始中期，衹有太子詹事楊珧被加授爲給事中光禄大夫。加授給統兵的人，各種待遇和三品將軍一樣。其餘的方面都按照舊制，直到武、惠、孝懷三世結束。

光禄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光禄大夫和卿的品級同爲中二千石，穿着是兩梁的進賢冠，黑色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享受的俸禄是每天三斛。太康二年，開始配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一百匹，絲綿一百斤。惠帝元康元年，開始給予六頃封地，六名農業役隸，設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名。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禄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録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奸、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

驃騎將軍以下到各個不開府又不是持節都督的大將軍，品級爲第二，其俸禄和特進相同。設長史、司馬各一名，品級爲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録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奸、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名。凡假節而爲都督的人，官員的配置和四征、鎮加大將軍而不開府却擔任都督的人相同。

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禄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則總統内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晋受禪，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

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而不開府、任持節都督的人，品級爲第二，設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和一般的都督一樣，衹是朝會的班位和禄賜待遇按照二品將軍的規格。然而持節、都督没有定員，前漢派遣使者開始有持節。光武帝建武初期，征討攻伐四方，開始設置督軍御史，事情結束其職亦隨之撤銷。建安中期，魏武帝當時是相，開始派遣大將軍督率軍隊。二十一年，征討孫權回來，夏侯惇督二十六軍就是例子。魏文帝黄初三年，開始設置都督諸州軍事，有的兼任刺史。另外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就是總的統掌内外各軍了。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討蜀，加號爲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各軍，不久加爲大都督。到晋接受禪讓以後，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於它，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於

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綿絹、菜田、田騶如光禄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録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奸、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它，假節爲下。使持節可以處死二千石以下的官員；持節可以處死没有官位的人，如果涉及軍事方面的事，可以和使持節一樣；假節衹在涉及軍事方面的事情上可以處死違反軍令的人。江左以後，都督之職尤爲重要，衹有王導等權勢很重的人纔擔任它。

三品將軍品級爲中二千石的，穿着是武冠，平上黑色幘巾，五時朝服，佩水蒼玉，享受的俸禄、春秋賜的絲綿和絹、采地、農業役隸等按照光禄大夫和諸卿的規格。設長史、司馬各一名，品級爲千石；主簿、功曹、門下都督、録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奸、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名。

録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并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并録尚書事。尚書有録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爲太傅，録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爲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録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晋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爲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

録尚書，考漢武時期，左右曹的各個官員分别處理尚書的表奏事務，掌握機要的纔兼任尚書事。張安世作爲車騎將軍，霍光作爲大將軍，王鳳作爲大司馬，師丹作爲左將軍都兼任尚書事。後漢章帝任命太傅趙憙、太尉牟融并録尚書事。尚書有録的名稱，是從趙憙、牟融開始的，也就是西京時兼尚書的官職，好比唐虞時的大麓這一官職。和帝時，太尉鄧彪任太傅，録尚書事，位居上公，在三公地位之上，漢代的官制中就將此作爲常規，每當年少的皇帝即位就設置太傅録尚書事，好比古代的冢宰約束自己的道理，直到官員去世纔撤銷它。從魏晋以來，也都是由公卿中權勢大的人擔任它。

尚書令，品級爲千石，假銅印墨綬，戴兩梁的進賢冠，納言幘，穿五時朝服，佩水蒼玉，享受的俸禄是每月五十斛。一旦委任就給予策命文書，因爲是位於端右的原故。太康二年，開始配給賜絹，春季三十匹，秋季七十匹，絲綿七十斤。元康元年，開始配給六頃采地，六名農業役隸，立夏後還未賜封地的，發給全年的俸禄。當初賈充任尚書令，因爲眼睛有病而上表請求設置省事吏四名，省事這一官職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僕射，官服品級印章綬帶都和令一樣。考漢代原本設置一人，到漢獻帝建安四年，任命執

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衛瓘爲右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并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衛瓘任右僕射，僕射分設左右，就從這時開始。經魏到晉，至於江左，撤銷或設置沒有常規，設置二人，就任命爲左右僕射，有時不設兩人，衹稱尚書僕射。沒有尚書令的時候，左僕射就是尚書省首長；如果左右僕射都沒有，就設置尚書僕射來主持左僕射的工作。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賊事，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恒

列曹尚書，考尚書本是漢代繼承秦的官制設置的，到武帝在後庭游宴，纔用宦官主持中書部門，讓司馬遷擔任，其間就撤銷了尚書的官職，用來作爲中書的職務。到成帝建始四年，撤去掌管中書的宦官，又設五名尚書，其中一人爲僕射，四人分别擔任四曹，統一掌管圖書秘記章奏等事務，各自有自己的責任範圍。一個叫常侍曹，主管丞相御史公卿方面的事務。第二個叫二千石曹，主管刺史郡國方面的事務。第三個叫民曹，主管吏民上書的事務。第四個叫主客曹，主管外國夷狄方面的事務。後來成帝又設置三公曹，主管斷獄，這就是五曹。後漢光武讓三公曹主管歲末考核各州郡的事務，將常侍曹改爲吏部曹，主管挑選舉薦和祠祀方面的事務，民曹主管修繕製造以及鹽池園苑方面的事務，客曹主管護駕以及羌胡朝賀方面的事務，二千石曹主管訴訟方面的事務，中都官曹主管防水防火防盗安全方面的事務，一共是六曹。加上令和僕射兩人，稱爲八座。尚書雖然有曹的名稱，但不作爲官號。靈帝任命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在這時纔開始見到曹的名稱。到魏將選部改爲吏部，主管選部的事務，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有五曹尚書、兩僕射、一令爲八座。到晉設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個曹，而没有五兵曹。咸寧二年，撤銷駕部尚書。四年，減去一個僕射，又設置駕部尚書。太康年間，有吏部、殿中和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等六曹尚書，又没有駕部、三公、客曹。惠帝時代又有右民尚書，衹有六個曹，不知道這時期撤銷了哪個曹。到渡江以後，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個尚書。祠部尚書常和右僕射職務相通，不常設置，讓右僕射代管，如果没有右僕射，就讓祠

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晋不改。晋左丞主臺内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内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户租布，刑獄兵器，督録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漢舊制，并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誉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爲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内。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晋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

部尚書代理右僕射的事務。

左右丞，從漢武帝建始四年設置尚書，就同時設置四名丞。到光武開始減去兩名，衹設左右丞，左右丞就是從這時開始有的。從此直到晋代都沒有更改。晋代左丞主管臺内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批准請假等事務；右丞掌管臺内的庫藏廬舍，各種器用物品，以及開倉賑濟百姓租調，刑獄兵器，督管登録遠道的文書章表奏事。八座的郎官剛上任時，都沿用漢代舊制，一起集中到座前行結交禮，離職升遷又行解交禮。

尚書郎，西漢原設置四人，用來分别執掌尚書方面的事務。其中一人主管匈奴單于營部的事務，一人主管羌夷的吏民事務，一人主管户口墾田的事務，一人主管財帛運送事務。到光武將尚書分爲六個曹以後，共設三十四人，品級爲四百石，連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管起草文書，在建禮門内輪流值班五天。尚書郎剛從三署調到尚書臺試用時是守尚書郎，滿一年後稱尚書郎，第三年稱侍郎，挑選有做官才能的人擔任。到了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課等，共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請設置都官、騎兵，合起來共二十五郎。每當一個郎的職位空缺，就詳細考察出五名能够處理文書案卷的孝廉，慎重地密封上報他們的姓名以作遞補。到晋承受天命，武帝撤銷農部、定課，設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共爲三十四個曹郎。後來又設置運曹，共三十五曹，設二十三名郎，兼相統管。到江左時，没有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别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等十個曹郎。康穆以後，又没有虞曹、二千石兩個郎，

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祇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等十八個曹郎。後來又取消主客、起部、水部，剩十五個曹。

侍中，案黄帝時風后爲侍中，於周爲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晋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儐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温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黄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并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晋，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晋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爲中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晋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侍郎上，無員。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

侍中，考黄帝時代風后任侍中，在周代叫常伯，秦代取古代的名稱設置侍中，漢代因襲沿用。秦漢時都没有定員，由功高的一人任僕射。魏晋以來設置四人，另外作爲加官的就不在數内。掌管儐贊威儀，大駕出行時就由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抱着玉璽在車上陪乘，不帶佩劍，其餘的都騎馬侍從。皇上登殿，和散騎常侍相對夾輔，侍中在左側，常侍在右側。以備在身邊詢問答對，拾遺補闕。到東晋哀帝興寧四年，桓温奏請減省二人，後來恢復舊制。

給事黄門侍郎，是秦代的職官。漢代以後都沿用了，和侍中一起掌管門下的各種事務，没有定員。到晋代，設置定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是秦代職官。秦代設置散騎，又設置中常侍，散騎在乘輿車後騎馬隨從，中常侍可以進入禁中，都没有定員，也作爲加官。東漢初期，撤銷散騎，而用宦官任中常侍。魏文帝黄初初年，設置散騎，和中常侍合并，共同負責規諫事宜，不管具體事務，冠上的貂璫飾品插在右面，騎馬散行跟隨作侍從，到晋代不更改。到了元康中期，惠帝首先用宦官董猛任中常侍，後來就停止了。常常作爲顯要的職位。

給事中，是秦代職官。加授的對象是大夫、博士、議郎，負責顧問應對，地位次於中常侍。漢代沿用。到東漢時期撤銷，魏世又設置，到晋代没有更改。級别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黄門侍郎上，没有定員。

通直散騎常侍，考魏末的散騎常侍還有在定員以外的。泰始十年，武帝派兩人和散騎常侍通

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爲之。

員直，所以叫做通直散騎常侍。江左時期設置四名。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設置，没有定員。

散騎侍郎四名，魏初和散騎常侍一同設置。從魏到晉，散騎常侍、侍郎和侍中、黃門侍郎共同處理尚書部門的奏章事務，江左時期纔撤銷。

通直散騎侍郎四名。當初，武帝設置員外散騎侍郎，到太興元年，元帝派兩人和散騎侍郎通員直，所以叫做通直散騎侍郎，後來增加成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武帝設置，没有定員。

奉朝請，本來不是官職，没有定員。漢代東京時期不任官職的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做奉朝請。奉朝請，就是奉朝會時的請召罷了。武帝也讓宗室、外戚任奉車、駙馬、騎三種都尉而做奉朝請。元帝當晉王時，讓參軍任奉車都尉，掾屬任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任騎都尉，都是奉朝請。後來撤銷奉車、騎兩種都尉，衹保留駙馬都尉奉朝請。各位娶了公主的像劉惔、桓溫都擔任過。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游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并置員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

中書監以及中書令，考漢武帝在後庭游宴時，纔首先讓宦官主持尚書事務，叫做中書謁者，設置令、僕射。成帝將中書謁者令改稱爲中謁者令，取消僕射。漢代東京時期取消中謁者令，却有中官謁者令，不是中謁者令的職務。魏武帝任魏王時，設秘書令，掌管尚書方面的奏章事務。文帝黃初初年改爲中書，設置監、令，任命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就從這時開始有。到晉代沿用，都設置一名官員。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年，中書部門已經設置監、令，又設置通事郎，次於黃門郎。黃門郎已經簽署的文書，經過通事之後纔簽名。簽名以後，上報給皇上，由皇帝審閱，批准。到晉代，改稱爲中書侍郎，定員四人。中書侍郎就從這時開始有。到江左初期，改稱中書侍郎爲通事郎，

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

不久又稱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案晋初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中書舍人，考晋代初年開始設置舍人、通事各一名，江左時期合并舍人和通事而稱爲通事舍人，掌管呈遞奏章案卷。後來撤銷，而用一名中書侍郎在西省負責，又掌管詔命文書。

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禎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秘書右丞。及晋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秘書監，考漢桓帝延熹二年設置秘書監，後來撤銷。魏武帝任魏王時，置秘書令、秘書丞。到文帝黄初初年，設置中書令，典掌尚書奏章事務，而將秘書令改爲秘書監。後來任命何禎爲秘書丞，可是事先已經有了秘書丞，就任命何禎爲秘書右丞。到晋承受天命，武帝將秘書并入中書省，没有廢除其中的秘書著作局。惠帝永平年間，又設置秘書監，其中的屬官有丞，有郎，都由秘書省統管。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别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著作郎，是周代左史的職務。漢代東京時期圖書典籍存放在東觀，所以讓著名的儒者在東觀撰寫著作，有了"著作"這樣的名稱，還没有相應的官職。魏明帝太和年間，下詔設置著作郎，從這時候開始有這種官職，隸屬於中書省。到晋承受天命，武帝任命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令説："著作原來隸屬中書，可是既然有秘書典掌文獻典籍，現在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從此改爲隸屬秘書省。後來另外自行設置成爲省却仍然隸屬於秘書。著作郎一名，稱爲大著作郎，專門掌管歷史方面的事務，又設置八名佐著作郎。著作郎上任之後，必定要撰寫一位名臣的傳記。

太常、光禄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光禄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都屬於列卿，各自下面設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屬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靈臺丞。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等屬員，又統管太學的各博士、祭酒以及太史令、太廟令、太樂令、鼓吹令、陵令等。太史又另外設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晋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

太常博士，是魏代的職官。魏文帝開始設置，晋代沿用了它。掌管引導皇帝的車駕。王公

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晋，改爲協律校尉。

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

光禄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禄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黄厩、驊騮厩、龍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鈎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太倉、籍田、導官三

以下應追加謚號的，就是由博士商議確定的。

協律校尉，是漢代的協律都尉的官職，魏時杜夔擔任它。到晋代，改成協律校尉。

晋初承襲魏制，設置十九名博士。到咸寧四年，武帝開始設立國子學，規定設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名，助教十五名，來教育學生。博士都是選自品德高尚，通曉經書義理的人，像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的人，纔能被召來參加考核。到江左初期，减到九人。元帝末年，增設《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名，共爲十一名。後來又增加到十六名，不再分别執掌《五經》，而都稱作太學博士。孝武太元十年，將國子助教減到十名。

光禄勳，統管虎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撤銷光禄勳，并入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又設置。

衛尉，統管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以及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到渡江以後，撤銷衛尉。

太僕，統管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以及乘黄厩、驊騮厩、龍馬厩等令。典牧下又另設置羊牧丞。太僕，從元帝渡江以後有時撤銷有時設置。太僕撤銷，所以驊騮厩令成爲門下省的官職。

廷尉，主管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且有律博士這樣的屬員。

大鴻臚，統管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鈎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鄴的玄武苑丞。到江左時期，有事就臨時設置，没事就撤銷。

宗正，統管皇族宗人圖諜，又統管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這樣的屬員。到渡江以後，哀帝將太常撤銷，將太醫合并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管太倉、籍田、導官三令，以及

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復置。

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到渡江以後，哀帝撤并都水，孝武再次設置。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楊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

少府，統管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的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到渡江以後，哀帝撤并丹楊尹，孝武又設置。渡江以後衹設置一名尚方，又撤銷御府。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將作大匠，有事就設置，没事就撤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宫爲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晋復舊，在同號卿上。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代設置，都隨着太后宫殿名作爲官號，在同名的卿之上，没有太后就不設置。魏改變漢的制度，地位放在九卿的下面。到晋代恢復舊的制度，地位在同官號的卿的上面。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大長秋，是皇后的卿，有皇后就設置，没有皇后就撤銷。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晋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

御史中丞，本是秦代職官。秦代，御史大夫有兩名丞，一名是御史丞，一名是中丞。中丞對外督察部刺史，對内統領侍御史，接受公卿上奏的事務，以及檢舉彈劾一類的案卷表章。漢代沿用，到成帝綏和元年，將御史大夫改名爲大司空，設置長史，而中丞的官職照舊。哀帝建平二年，恢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改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擔任御史臺主。經漢的東京時期到晋都沿用這一制度，由中丞擔任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别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晋，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黄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

治書侍御史，考漢宣帝在宣室，齋沐起居而決斷政事，讓兩名侍御史侍奉在身邊負責書寫，後來因此而特别設置官職，稱作治書侍御史，大概就是它的開始了。到了魏，又設置治書執法，掌管奏章彈劾，而治書侍御史掌管律令，兩個官職一起設置。到晋代，衹設置治書侍御史，定員四人。泰始四年，又設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名，品級和中丞相同，負責對詔獄和廷尉處置不當者的審理。後來占領河南，就撤銷了黄沙治書侍御史。到太康年間，又撤銷兩名治書侍御史。

御史二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厩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晋，置員九人，品同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厩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内左庫云。

侍御史，考兩漢時期所掌管的共有五曹：一是令曹，掌管律令；二是印曹，掌管刻印；三是供曹，掌管齋祠；四是尉馬曹，掌管厩馬；五是乘曹，掌管護駕。魏時設置八人。到了晋代，設置定員九名，品級和治書相同，而且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到江左初期，撤銷課第曹，設置庫曹，掌管厩牧牛馬市租，後來分開這個曹，設置外左庫、内左庫等。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及晋，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又案魏晋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吴琨，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

殿中侍御史，考魏時由蘭臺派兩個御史住在殿中，巡察非法行爲，就是這一官職的開始。到晋代，設置四名，江左時期設置兩名。又考魏晋官品的文件中有禁防御史爲第七品，孝武太元年間有檢校御史吴琨，那麽這兩種官職也是蘭臺的官職了。

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别爲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符節御史，是秦代的符璽令的官職。漢代沿用，品位次於御史中丞。到了魏，另外成爲一個臺，品位次於御史中丞，掌管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到泰始九年，武帝裁并蘭臺，設置符節御史掌管有關事務。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晋，其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録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一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司隸校尉，考漢武帝開始設置十三州，各一名刺史，又設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共七個郡，經漢的東京時期到魏晋，這一官職没有變更。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録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官員，共有一百名吏，三十二名卒。到了渡江以後，纔取消司隸校尉官職，負責它的職務的就是揚州刺史。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謁者僕射，是秦代職官，從漢到魏沿用。魏設置僕射，掌管大拜授時的禮儀和百官的排班位次，統管十名謁者。到武帝時减去僕射，將謁者并入蘭臺。江左時又設置僕射，後來又撤銷了。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

都水使者，是漢代的水衡這一職官。漢又有都水長丞，主管陂池灌溉，保護看守河渠，隸屬

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堤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堤謁者爲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堤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爲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爲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爲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渙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衛，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并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并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

於太常。漢的東京時期撤銷都水，設置河堤謁者，魏沿用。到武帝時設置都水使者一人，將河堤謁者作爲都水的屬官。到江左時期，撤銷河堤謁者，設置六名謁者。

中領軍將軍，是魏時的官職。漢代建安四年，魏武在丞相府自行設置，到攻下漢中，任曹休爲中領軍。文帝登基，開始設置領軍將軍，任命曹休擔任它，主管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期撤銷，派中軍將軍羊祜統管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就是領軍將軍的職務。懷帝永嘉年間，改稱中軍爲中領軍。永昌元年，改稱北軍中候，不久又恢復爲領軍。成帝時，又叫中候，不久又恢復爲領軍。

護軍將軍，考它本是秦代的護軍都尉這一官職。漢代沿用，高祖任命陳平爲護軍中尉，武帝又把它作爲護軍都尉，隸屬大司馬。魏武任丞相時，讓韓浩擔任護軍，史渙擔任領軍，不是漢代的官職。建安十二年，改稱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設置長史、司馬。魏的初期，沿用設置護軍將軍，主管武官選拔，隸屬領軍，晉代就不隸屬了。元帝永昌元年，撤銷護軍，并入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又設置領、護，分別統管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再另外統領營兵，總管二衛、驍騎、材官各營，護軍還是另外有營兵。資格老的人任領軍、護軍，資歷淺的人任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接受詔命出兵征伐的時候就設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考文帝首先設置中衛和衛，武帝承受天命後，分爲左右衛，任命羊琇爲左衛將軍，趙序爲右衛將軍。都設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等人員，江左時期撤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都是漢代的雜號將軍。魏設置爲中軍。到了晉，將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作爲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考魏明帝時有左軍，那麼

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左軍是魏的職官，到了晋没有改變。武帝初期又設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設置後軍，這就成了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爲五校，并漢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猶領營兵，并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這是五校，都是漢代的官職。魏晋直到江左，還統領營兵，都設置司馬、功曹、主簿。後來撤銷左軍、右軍、前軍、後軍而改爲鎮衛軍，他們的左右營校尉依然照舊，都是中領軍統管。

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强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殿中武賁、持鈒冗從、羽林司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暗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

二衛開始設前驅、由基、强弩爲三部司馬，各自設置督史。左衛，是熊渠虎賁；右衛，是佽飛虎賁。二衛各有五部督。其中的命中虎賁，由驍騎將軍、游擊將軍分别統領。又設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個部，連同命中虎賁爲五督。其中的衛、鎮四軍和五校一樣，各設置一千人。又設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的設置和驍騎將軍一樣。持椎持斧虎賁，分别隸屬左右衛。殿中虎賁、持鈒冗從、羽林司馬，平常的隨從人數各有增減。武帝很重視軍隊的官職，所以將軍校尉等多半挑選朝廷中有清望的人士擔任。在那之前，陳勰受文帝任用，卓越有才幹，通曉軍中律令。帝當晋王時，委任他典掌兵馬事務。到蜀被攻破之後，讓陳勰學習諸葛亮的圍陣用兵倚伏的方法，以及甲乙校標幟的規制，陳勰全部掌握了，於是任命陳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升爲將軍。過了很長時間，每當武帝出入，陳勰手持白虎幡隨從在車駕左右，儀仗隊排列整齊肅穆。太康末年，武帝曾經出獵射雉，當時陳勰已經是都水使者，散騎隨從。車駕臨近天黑纔返回，夜已深，應當布置警戒，車駕停下來，警戒却遲遲不能完成，於是詔令陳勰去安排警戒。陳勰舉着白虎幡指揮，一會兒就部署完畢。衆人都自愧弗如，很受武帝信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宫，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宫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

太子太傅、少傅，都是古代的官職。泰始三年，武帝開始設立東宫時，各設置一名，還没有設置詹事，東宫中事情不論大小，都由二傅處理，都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是中二千石，少傅是二千石。有訓導方面的事，太傅在前，少

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黄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宫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爲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録事、户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耳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宫，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帥，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黄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傅在後。皇太子先行拜禮，然後各傅還禮。武帝以後因爲太子是儲君而地位尊崇，於是任命各個公來擔任傅；由於原本官階地位很高，所以有的稱“行”有的稱“領”。當時的侍中任愷，是武帝親近敬重的人，又讓他兼任，也是一時的制度罷了。咸寧元年，任命給事黄門侍郎楊珧爲詹事，掌管東宫中的事務，二傅不再統轄屬官。到楊珧任衛將軍，兼任少傅，撤銷詹事，於是推崇弘揚以傅訓導的制度，任命太尉賈充兼太保，司空齊王司馬攸兼太傅，設置的吏員屬官都和原先一樣。二傅戴兩梁的進賢冠，黑色介幘，穿五時朝服，佩水蒼玉，享受的俸禄是每天三斛。太康二年，開始賜給春絹五十匹，秋絹一百匹，絲綿一百斤。以後太尉汝南王司馬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都兼任過傅保，還是不設置詹事，直到武帝時代結束。惠帝元康元年，又設置詹事，給二傅各六頃采地，六名農業役隸，立夏以後未賜封地的，享受一年的俸禄。設置丞一名，品級爲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録事、户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名，給赤色耳的安車一套。到愍懷設東宫時，纔設置六傅，三太、三少，因爲景帝名師，所以將太師改爲太帥，都處理尚書方面的事務，詹事的文書事務都經過六傅。但自從元康以後，各傅有時二人有時三人，有時四人有時六人，到永康年間又不設置詹事。從太安以後設置詹事，直到孝懷帝時代結束。渡江以後，有太傅和少傅，不設立師和保。

中庶子四名，職務和侍中一樣。

中舍人四名，咸寧四年設置，讓舍人中才幹學問很好的人擔任，和中庶子共同掌管文翰事務，職務和黄門侍郎一樣，地位在中庶子下面，洗馬上面。

食官令一名，職務和太官令一樣。

庶子四名，職務相當於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名，職務相當於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洗馬八人，職務和謁者秘書一樣，掌管圖書典籍。釋奠講經的時候就主持有關事宜，出行時就充當前驅，引導儀仗。

率更令，主宫殿門户及賞罰事，職如光禄勳、衛尉。

率更令，主管宫殿的門户安全和賞罰方面的事務，職務和光禄勳、衛尉一樣。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晋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家令，主管刑獄、穀物財貨、飲食方面的事務，職務相當於司農、少府。漢代的東京時期統管食官令，食官令到了晋就另立爲官，不再隸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僕，主管車馬、親族，職務和太僕、宗正一樣。

左右衛率，案武帝建東宫，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宫，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左右衛率，考武帝設東宫時，設置衛率，起初叫中衛率。泰始五年，分成左和右，各自統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宫，又增加前後兩個率。到江左時期，撤銷前後二率，孝武帝太元年間又設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爲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爲内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

王設置師、友、文學各一名，避景帝的名諱，所以將師改成傅。稱作友是根據文王、仲尼四友的名號。將太守改成内史，撤銷相和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作爲三卿。大的王國設置左右常侍各一名，撤銷郎中，設置兩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名，治書四名，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名，謁者四名，中大夫六名，舍人十名，典府各一名。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勖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爲“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爲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内，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捍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户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和中書監荀勖由於齊王司馬攸有聲望，擔心惠帝以後會有禍難，所以重申已故司空裴秀要建立五等封建制的思想，不慌不忙地共同向武帝陳述時下應當做的事，認爲“古時候設立侯，是爲了保護王室。如今吴地的賊寇還没有消滅乾净，方岳太守的責任重大，可是各位王作爲帥，都督所封的王國，已經是各自都不再管理他們的封地内的事務，這在事理上是雙重的不合適。此外異姓的將領們居守邊地，也應該參用王室親戚，而各位王公都在京都，這不是捍城保護王室的道理，不利於江山萬代的穩固”。帝當初還没有察覺，到這時下詔讓商議有

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餘爲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户。又爲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户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公國户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又南宫王承、隨王萬各於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户，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爲三千户，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千户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千户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户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户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爲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吴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關制度。有司奏報，對各位王公重新規定封地的户邑，都由中尉統領兵馬。其中的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是大的王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是次一等的王國，其餘的是小的王國，都規定王國附近的縣增加到萬户。又制定郡公的待遇和小國的王一樣，也是由中尉統領兵馬。郡侯和不滿五千户的王一樣，設置一個軍共一千一百人，也由中尉統領。在當時，衹是特别增加了魯公國的户邑，追加進封已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爲郡公，鉅平侯羊祜爲南城郡侯。此外南宫王司馬承、隨王司馬萬分别在泰始年間封爲縣王，邑中有一千户，到這時改正縣王增加邑中户數到三千户，各種待遇和郡侯一樣，也設置一個軍。從這以後不是皇子不能封爲王，而各個王的支系庶子，都是皇家的近屬至親，也分别用土地推恩封給他們。其中大國次國始封王的支子封爲公，承封王的支子封爲侯，繼承封王的支子封爲伯。小國有五千户以上的，始封王的支子封爲子，不滿五千户的始封王的支子和始封公侯的支子都封爲男，不是這類情況的都不能封。公的待遇和五千户的王一樣，侯的待遇和不滿五千户的王國一樣，也設置一個軍共一千人，由中尉統領，伯子男以下的分别有不同但不設置軍隊。大的王國到始封王的孫子時撤銷下軍，到曾孫時又撤銷上軍，次一等的王國始封王的子孫届時也撤銷下軍，其餘的都以一個軍作爲常規。大的王國中軍爲二千人，上下軍各一千五百人；次一等的王國上軍爲二千人，下軍爲一千人。其中没有到王國去的，大的王國設置守土的士兵一百人，次一等的王國是八十人，小的王國是六十人，郡侯縣公也和小的王國的待遇一樣。實施的時候，增加或遷徙的分别按照原來奏報的情況安排前往各自的封國，然而各個公都留戀京師，是流着眼淚離開的。到吴被平定以後，齊王司馬攸纔前往自己的封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

中原時期朝廷的制度，典書令位在常侍下面，侍郎上面。到渡江後，就是侍郎次於常侍，而典書令位居三軍的下面。公國就没有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没有大農、侍郎，伯子男衹有

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别都宫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典書以下的官職，又没有學官、令史的職務，都是根據等級減損的。公侯以下的設置屬官，隨着封國的大小而没有一定的制度，其餘的官職分别有不同。名山大澤不用來分封，鹽鐵金銀銅錫的産地，始平的竹園，别都宫室園囿的所在地，都不作爲屬國。他們在天朝任職的，和前往封國的一樣，都可以自己挑選文武屬官。各位入朝擔任卿士而他的世子已是壯年的，都派遣前往管理封國。其中王公以下的，茅社符璽，車旗命服，完全和泰始初期的舊例一樣。

州置刺史，别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録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凉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凉、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荆州又置監佃督一人。

州設置刺史，還有别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屬員。所統管的是中等以上的郡以及江陽、朱提郡，每郡各設置部從事一名，小郡也設置一名。又有主簿、門亭長、録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共有四十一名吏，二十名卒。各州邊遠的地方，有的有山林險地，臨近寇賊羌夷的，又設置弓馬從事五十多名。徐州又設置淮海從事，凉州設置河津從事，各州設置都水從事各一名。凉州、益州設置八十五名吏，二十名卒。荆州又設置監佃督一名。

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録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等員。郡國户不滿五千者，置職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户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郡都設置太守，河南郡是京師所在地，就叫尹。各王國用内史執掌太守的職責，又設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録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等屬員。郡國的户數不滿五千的，設置五十名職吏，十三名散吏；五千户以上的，就設置六十三名職吏，二十一名散吏；萬户以上的，有六十九名職吏，三十九名散吏。郡國都設置一名文學掾。

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録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户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

大的縣設置令，小的設置長。有主簿、録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户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屬員。户數不滿三百的，設十八名職吏，四

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户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名散吏；户數在三百以上的，有二十八名職吏，六名散吏；五百户以上的，有四十名職吏，八名散吏；千户以上的，有五十三名職吏，十二名散吏；一千五百户以上的，有六十八名職吏，十八名散吏；三千户以上的，有八十八名職吏，二十六名散吏。

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户多少爲差，散吏爲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户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郡國和縣，農忙的月份都根據所統管的户數多少，讓散吏充當勸農。此外五百户以上的縣都設置鄉，三千户以上的設置兩個鄉，五千户以上的設置三個鄉，萬户以上的設置四個鄉，每個鄉設置一名嗇夫。每鄉户數不滿一千的，設置治書史一名；千户以上的設置史、佐各一名，正一名；五千五百户以上的，設置史一名，佐兩名。每縣通常每百户設置里吏一名；如果是地廣人稀，允許根據情況設置里吏，限定不能少於五十户。千户以上的，設置校官掾一名。

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每縣都設置四名方略吏。洛陽縣設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也設置六部尉，其餘的大的縣設置二名，次縣、小縣各一名。鄴、長安設置吏員和三千户以上的制度一樣。

四中郎將，并後漢置，歷魏及晋，并有其職，江左彌重。

四中郎將，都是後漢設置的，經魏到晋，都有這一官職，江左時期更加被看重。

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爲凉州刺史，西戎校尉爲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爲荆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護羌、夷、蠻等校尉，考武帝時在襄陽設置南蠻校尉，在長安設西戎校尉，在寧州設置南夷校尉。元康年間，護羌校尉是凉州刺史，西戎校尉是雍州刺史，南蠻校尉是荆州刺史。到江左初期，撤銷南蠻校尉，不久又在江陵設置，將南夷校尉改爲鎮蠻校尉。到安帝時期，在襄陽設置寧蠻校尉。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考武帝時設置四中郎將，有的兼任刺史，有的持節擔任。武帝又設置平越中郎將，居守在廣州，主管守護南越。

晋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黄帝皂衣纁裳，放勳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宫，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赬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鞙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焕，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韍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黄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羽，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鈎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

史臣曰：自古就有神仙乘坐用雲彩做的車輛而僕人爲主人試車的事，有先民穿着捲領式服裝或長大的衣服的事，所以黄帝有黑色上衣淺紅下裳，放勳有朱紅車子白色馬，和三正的曆數相諧調，設置建寅建丑的曆法，玄戈玉刃，相映生輝。至於參旗分享日月星辰的光輝，帝車閃曜着燦爛光芒，又是用來護衛南宫，爲北極增添光華的。《月令》中講到夏季的第三個月，“命令婦官們染製彩緞”，紅赤深淺，各有一定的標準。高揚的旗幟具有日月的形象，衆目所注而具有無上的威儀，衣服上佩着玉飾，車衡上鑾鈴和鳴，因此奸邪之心都被摒棄，不受影響。至於爲百物正名，修訂法紀，消除洪水懷山的大災，解決天塌地陷般的大害，功績特别突出的人服飾就更加有光彩，德行非常盛大的人服飾就更加尊貴，没有不是質地精良，用來成全他們的美好德行的。《尚書》説：“根據功績來公正地評判，用車馬服飾來獎賞功臣。”《禮記》説：“鸞車，是有虞氏的座車。鉤車，是夏后氏的座車。大輅，是殷代帝王的座車。乘輅，是周代帝王的座車。”而衣服上的韍火山龍等花紋圖案，就是用來表達同樣意思的。前代的史書上認爲聖人看見鳥獸的容貌，草木的花朵，纔創製了衣冠，并且有玄黄等不同的色彩；看見秋天的蓬蒿被風吹捲以及北斗杓觿的樣子，於是創製了車廂車輪，而且方圓形狀不同。遇到某一物體而形成新的形象，觸及某一事類而生發創造的設想，周代承續殷代，由來已經很久。成王的盟會，壇上裝飾着淺黑色的鶴

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凋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玩。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彯鷸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彩，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宗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横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彍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吴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采《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償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黄，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晋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羽，五方聚集，共有八十種物品。宗馬鳥旌，處處都仿效自然之物，殷公、曹叔，在這裏低下了頭。根據《周禮》，巾車氏樹大赤用於朝會，樹大白用於戎事。典雅的制度很多，都遵奉前代留下的典範，迎賓有不同的規章，出師有相關的制度，因此既莊重又有主次，以此光大它的事業，鉤膺鞗革，也都儘量裝飾了花紋。不同地方的冠冕，不同時候的車馬，在王的常規制度中，各自都有不同的規定。等到禮制衰落錯亂，人情各自不受約束，諸侯互相征伐，法度淪落消亡的時候，一種紫色混淆了齊國的服飾，一種長纓使鄒國貴賤不分。孔子説："君子學問要廣博，服飾要合於身份。"至於豪强們不守法度，庶人們破壞典章，戴着鷸冠在鄭伯門前招摇，穿着珠履出入於春申君的府第。到秦始皇兼并各國，繼承了他們的做法，搜集了東方的豐貂，南方的獬豸，又製作了玄旗皂旒，裝飾了旄頭罕車，在咸陽北坂仿造了各國諸侯的宫室，車輛上的彩畫，分别是各國的花紋，就是人們所説的秦國人擁有了一切，於是陳列出戰國以後的各種車輛。到了法網比凝脂還密，經書都被焚燒成了灰燼的時候，消除三代的影響，把金根車作爲皇帝乘坐的車，廢棄六冕，用袀玄作爲祭祀的禮服。高祖入關後，因襲了秦的制度。世宗有雄才大略，繼承文帝景帝的業績，霓旌在華蓋上飄揚，皮軒在鼓聲中前進，渡汾河去祠祭后土，登甘泉而祭祀昊天，奉常獻上禮儀規章，稱爲大駕，車輛千乘而從騎萬匹。到了成帝，讓寵幸的姬妾趙飛燕坐在屬車中的豹尾車裏，又有楊雄所説的張起天狼般威武的旗弓，撑開日光般耀眼的靈旄，一對對一行行，像霧集雲合一樣衆多。此後王氏獨攬朝政，戰争不斷，尤其是經過赤眉之亂，文物全遭毁壞。建武十三年，吴漢平定蜀地，纔送來葆車輿輦，充實朝廷的各種儀仗裝飾，漸漸齊備。明帝根據《周官》、《禮記》，製定服飾，天子戴通天冠而佩玉璽。魏明帝認爲黼黻華美，類似於僭越，於是根據紋飾情況加以省減，而去除了一半。高堂隆上奏説："之所以要改變正朔，用不同的徽號，是因爲帝王要使自己的政權和神明一

致，改變民衆心裏的印象。”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將青龍五年改爲景初元年，衣服顔色以黄色爲貴，這是順從地的正色。世祖武皇帝承接天人的恩賜，開創司馬氏的基業，行接受帝位禪讓的禮儀，完全仿效唐堯虞舜時的做法。晋氏屬於金行，可是服飾顔色却崇尚赤色，難道是有關的部門不瞭解自古相傳的規矩嗎！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并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榹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榹文畫輈及轓。青蓋，黄爲裏，謂之黄屋。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綉，上爲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輈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革、木等車，叫做“五輅”，都是天子的法車，全都是朱斑漆的車輪，繪有鹿頭龍身圖案。三十根輻條，仿效一個月的天數；兩轂雙轄。用寬八寸、長三尺的紅油布繫在車軸的兩頭，直拖到地，叫做“飛軨”。用金箔盤龍圖案裝飾車箱兩旁的倚和較，車較是雙重的，車軾爲有彩飾的伏虎形，用雕刻的龍頭銜着車軛，左右有吉陽筩，用黄金做成鸞雀形站在衡上，車輈和轓上飾有鹿頭龍紋。青色車蓋，黄色裏子，叫做黄屋。車蓋上橑的末端裝飾着金花，橑有二十八根以象徵二十八宿。兩箱的後面，都是用玳瑁做的鵾翅，加上金銀雕飾，所以世人也稱之爲“金鵾車”。在車的左側斜插着旂旗，在車的右側安着棨戟，都用套子套着。棨戟套子上用的是黻綉，上面有“亞”字，繫着大蛙蟆幡。車軛長一丈多。在戟的頂端，裝飾有牦牛尾，像斗那麼大，安置在左側騑馬的車軛上，這是左纛。車輈都彎曲向上，取象的是《禮緯》中“山車垂句”的意思，指不用加工而能够自然彎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并以黄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鑣而鏤錫，

玉、金、象三種輅車，各自用與它們相關的材料來裝飾車，因而得名。革指油漆了的革，木指油漆了的木。在形制上，玉輅最尊貴，樹的是太常旗，有十二旒，長達九仞而拖到地上，畫有日月升龍，用以祀天。金輅樹的是大旗，有九旒，用以會見萬國來賓，也用以賜給上公王子與同母弟弟。象輅樹的是大赤，完全是赤色而没有圖案，用來上朝聽政，也用來賜給諸侯。革輅樹的是大白，用來參加征戰等軍事方面的活動，也用來賜給四鎮諸侯。木輅樹的是大麾，用來出獵，這種麾的顔色是黑的，也用來賜給藩國。玉輅駕六匹黑馬，其餘的四輅都是駕四匹馬。所有

鍚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妥而方釳，金妥謂以金妥爲文。釳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裙。五輅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瓌，鉤膺，即繁纓也。瓌，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轡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法駕行則五輅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的馬都用黄金做的文髦，插着翟尾。象牙鑣和鏤花鍚，鍚在馬的面部，又叫當顱。金妥紋的方形鐵釳，金妥指以金妥爲紋飾。釳用鐵製成，三寸大小，中央和兩頭高，像山字形，從中間貫串起來用翟尾繫在一起。繁纓紅毛毯平絨式，金飾十二匝。繁纓，裝飾馬的纓絡，在馬的胸前，像索裙的樣子。五輅都有錫、鸞之類的裝飾，和鈴之類的響器，鉤膺和玉瓌，鉤膺，就是繁纓。瓌，馬帶上的玉玦名。龍輈和華轙，輈，車轅。轅頭做得像龍。轙，指車衡上挂轡飾的環。朱幩。幩，裝飾物，人君用朱色的絲纏在鑣上來扇汗，以此作爲裝飾。法駕出行的話五輅各有所用，不一起出車；臨軒大會的時候就在殿前庭院中陳列乘輿車輦旌鼓等。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案《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黄立車、黄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爲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并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竪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妥鏤鍚，黄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爲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謂武車綏旌也。

車，坐着搭乘的叫做安車，站着搭乘的叫做立車，也叫做高車。根據《周禮》，衹有王后纔有安車，連王也没有。從漢代以後製作乘輿，纔有帝王的安車。分别有青色立車、青色安車、赤色立車、赤色安車、黄色立車、黄色安車、白色立車、白色安車、黑色立車、黑色安車，共十乘，名字叫五時車，俗語稱作五帝車。天子乘坐的用六匹馬，其餘的都用四匹馬。插十二面旂旗，分别和車的顔色一樣。立車就正着竪插那些旂旗，安車就斜着插。駕車的馬，毛色也分别和五時的顔色一致，若用白馬就將它們的鬣和尾塗成朱色。左右兩邊的騑馬驂馬，戴鏤刻着花紋的黄金頭飾，用黄屋和左纛，仿金根車的做法，出行時就讓它們跟在後面。五牛旗，是平定吳地以後製造的，用五牛來插旗，車上設置五牛，青色赤色在左，黄色在中間，白色黑色在右。在牛背上竪起旗幟，出行時就派人用車載着它們。之所以用牛，是取它能够負重走遠道而且安穩。車上的旗幟通常纏捲着不舒展，是所謂的有德者的車扎束起旌旗的意思。天子親征的時候就舒展開，是所謂的有武德者的車鬆開旌旗的意思。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金根車，用四匹馬駕車，不插旗幟，它的上部像畫輪車，下部仍然是金根的裝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

耕根車，用四匹馬駕車，插赤色旗，有十二旒，是天子親自耕作時乘坐的車。又叫芝車，又叫三蓋車，將耒耜放在車軾上。魏景初元年，改

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殷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并以建赤旗。"帝從之。

輦，案自漢以來爲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旗、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游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爲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變正朔，更换服飾的顔色，尊尚黄色，牲口用白色，有軍事行動時用黑首白馬，插赤色旗，朝會時就插白色旗，按照殷時制度施行。泰始二年，有司上奏："應該像有虞遵奉唐堯舊事那樣，都用前代的正朔服色，凡是金根車、耕根車，都插赤色旗。"帝聽從了。

輦，考自漢以來就是人君乘坐的，魏晉時皇帝小出時就乘坐它。

戎車，用四匹馬駕車，是天子親征時乘坐的車。裝載有金鼓、羽旗、幢翳，在車軾上安置弩，插在車上的矛和麾都是斜插的。

獵車，用四匹馬駕車，是天子射獵時乘坐的。車輪有雙重的輞，裝飾着盤曲的龍。又叫闟戟車，又叫蹋猪車。魏文帝改叫做蹋獸車。《記》説"國君不乘坐奇車"，奇車也是獵車。古時候天子出獵就乘木輅，後來人們用獵車代替。

游車，有九乘，各套四匹馬，是作爲先驅的車。

雲罕車，套四匹馬。

皮軒車，套四匹馬，用獸皮裝飾軒。

鸞旗車，套四匹馬，是給先導乘坐的車。鸞旗，指的是用羽旄編成，排列着繫在幢的旁邊。

建華車，套四匹馬，共兩輛，出行時就分别安排在左右兩側。

輕車，套兩匹馬，是古代的戰車。前後二十輛，分列在左右側。車厢車輪塗成朱紅色，不用車衣車蓋，插着矛戟麾幢，在軾上設置弩箙。大駕、法駕出行時，射聲校尉、司馬、吏士、戰士乘坐它，按等級排列車的位置。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套四匹馬，它的下部形制像樓，三層；四角裝飾着銜着羽葆的金龍；用木頭刻製成仙人，穿着羽衣，站在車上，不管車怎麽迴旋轉彎，手都一直指向南方。大駕出行時，作爲最先出發的車。

記里鼓車，套四匹馬，形狀像司南車，上面有木頭做的人手執槌面向鼓，走一里路就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彩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緑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皂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

陽遂四望繐窗皂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黄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静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并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

羊車，又叫輦車，上部形狀像軺車，車箱下用伏兔，油漆彩畫車輪車軛。武帝時，護軍羊琇妄自乘坐羊車，司隸劉毅糾劾了他的罪。

畫輪車，用牛駕車，用彩漆在輪轂上畫上圖案，所以起名叫畫輪車。上面起建四夾杖，左右兩邊開四望，緑油幢，朱絲繩絡，青交路，上部形制處處和輦一樣，下部仍然是犢車的樣式。古時候的貴人不乘坐牛車，漢武帝推恩的後期，諸侯勢寡力弱，窮到了坐牛車的地步，以後漸漸被重視。後靈帝獻帝以後，天子以至於士就把它當作日常的乘車，至尊出朝堂舉哀時乘坐它。

屬車，又叫副車，又叫貳車，又叫左車。漢承秦制，大駕的屬車爲八十一乘，出行時就按中央和左右分列隨行。

法駕的屬車有三十六乘。最後的屬車懸着豹尾，豹尾車前面的儀仗與宫禁中的相當。據説屬車都是黑色車蓋朱色蓋裏。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全都用牛駕車。

陽遂四望繐窗皂輪小形車，用牛駕車。

象車，在漢代車駕次序中排在最前面。武帝太康中期平定吴國以後，南越獻來馴象，詔令製作大車而用它們套車，用來裝載黄門中的鼓吹手數十人，讓越人騎在上面。新年大會時，駕着象進入大廳。

中朝時期大駕出行的車輛次序表

首先是象車，有鼓吹一組，十三人，在路中間。其次是静室令，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兩名式道候，用一匹馬駕車，分左右兩邊。其次是洛陽尉二人，騎馬，分左右兩邊。其次是洛陽亭長九人，赤色車，用一匹馬駕車，分三路，各有兩名吹正作前導。其次是洛陽令，皂色車，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河南中部掾，在路中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都用一匹馬駕車。其次是河南尹，用四匹馬駕車，執戟吏員六人。其次是河南主簿，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河南主記，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

左，别駕從事居右，并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并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并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并駕一。次光禄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并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户等曹屬，并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并駕一，在左。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并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并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并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并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黄門麾騎，中道。次黄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間。其次是司隸部河南從事，在路中間。都部從事位於左側，别駕從事位於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其次是司隸校尉，用三匹馬駕車，執戟吏員八人。其次是司隸主簿，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司隸主記，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廷尉明法掾，在路中間。五官掾位於左側，功曹史位於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其次是廷尉卿，用四匹馬駕車，執戟吏員六人。其次是廷尉主簿、主記，都用一匹馬駕車，在左側。太僕的先導和隨從與廷尉的一樣，在中間。宗正的先導和隨從與廷尉的一樣，在右側。其次是太常，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執戟吏員六人。太常外部掾位於左側，五官掾、功曹史位於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其次是光禄卿的先導和隨從，在路中間。太常主簿、主記位於左側，衛尉的先導和隨從位於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其次是太尉外督令史，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西東賊、倉、户等曹屬，都用一匹馬駕車，先導或隨從。其次是太尉，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都用一匹馬駕車，在左側。其次是司徒的先導和隨從，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司空的先導和隨從，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三公的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組，七人。其次是中護軍，在路中間，用四匹馬駕車。左右各有兩行儀仗隊，執戟楯的在外側，持弓矢的在内側，鼓吹一組，七人。其次是步兵校尉在左側，長水校尉在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其左右各有兩行儀仗隊，執戟楯的在外側，執刀楯的在内側，鼓吹各一組，七人。其次是射聲校尉在左側，翊軍校尉在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各有左右兩行儀仗隊，執戟楯的在外側，執刀楯的在内側，鼓吹各有一組，七人。其次是驍騎將軍在左側，游擊將軍在右側，都用一匹馬駕車。都是左右各有兩行儀仗隊作先導，執戟楯的在外側，執刀楯的在内側，各有鼓吹一組，七人。騎兵隊，五隊在左側，五隊在右側，每隊各有五十匹馬，命令中督兩名分别統領左隊和右隊。各有執戟吏員二人，單獨舉着大旗，鼓手走在隊伍前面。其次是左將

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并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并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并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并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并騎。次高蓋，中道，左罼，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掘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迹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軍將軍騎在左，右軍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并騎，分左右。次黄鉞車，駕一，

軍在左，前將軍在右，都用一匹馬駕車。都是左右各有兩行儀仗隊，執戟楯的在外側，執刀楯的在內側，各有一組鼓吹，七人。其次是黄門麾騎，在路中間。其次是黄門前部鼓吹，左右各有一組，十三人，用四匹馬駕車。八校尉的佐仗，左右各有四行，外側的持大戟楯，其次是九尺楯，其次是弓矢，其次是弩，都由熊渠、佽飛督領。其次是司南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護駕御史，騎着馬，夾在左右兩側。其次是謁者僕射，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御史中丞，用一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武賁中郎將，騎馬，在路中間。其次是九游車，在路中間，武剛車夾在左右兩側，都用四匹馬駕車。其次是雲罕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闟戟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長戟斜着倒向後方。其次是皮軒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鸞旗車，在路中間，建華車分列在左右兩側，都用四匹馬駕車。其次是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在路中間，駕部在左側，中兵在右側，都騎馬。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馬，管理前後隊伍而没有固定的位置。其次是相風，在路中間。其次是司馬督，在前面，在路中間。左右各有三名司馬史引導儀仗，左右各有六行，外側是執大戟楯的兩行，其次是執九尺楯的，其次是執刀楯的，其次是執弓矢的，其次是執弩的。其次是五時車，左右兩側有遮列騎。其次是典兵中郎，在路中間，管理前後隊伍而没有固定位置。左側是殿中御史，右側是殿中監，都騎馬。其次是高蓋，在路中間，左側是罼，右側是罕。其次是御史，在路中間，左右各有四名節郎。其次是華蓋，在路中間。其次是殿中司馬，在路中間。殿中都尉在左側，殿中校尉在右側，左右各有四行，執細楯的一行在執弩的內側，另有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其次是掘鼓，在路中間。其次是金根車，用六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太僕卿趕車，大將軍擔任參乘。左右兩側又各增加三行，成爲九行。九名司馬史，引導兩行大戟楯，一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迹禽，一行椎斧，一行力士

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黄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黄立車，次黄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并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邪拖之。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并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并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并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并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并騎，各一人。次黄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并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并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如護軍。次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

刀楯。包括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左右各是十二行。金根車上插十二面青色旗，左軍將軍騎馬在左側，右軍將軍騎馬在右側，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侍車旁，車後是衣書主職步行隨從，六行，左右合計三十二行。其次是曲華蓋，在路中間。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都騎馬，分成左右。其次是黄鉞車，用一匹馬駕車，在左側，御麾騎在右側。其次是相風，在路中間。其次是中書監騎馬在左側，秘書監騎馬在右側。其次是殿中御史騎馬在左側，殿中監騎馬在右側。其次是五牛旗，赤色青色在左，黄色在中間，白色黑色在右。其次是大輦，在路中間。太官令丞在左側，太醫令丞在右側。其次是金根車，用四匹馬駕車，不插旗。其次是青立車，其次是青安車，其次是赤立車，其次是赤安車，其次是黄立車，其次是黄安車，其次是白立車，其次是白安車，其次是黑立車，其次是黑安車，共十乘，都用四匹馬駕車。插十二面旗，和車的顏色一樣。立車正着竪插旗，安車斜着插。其次是蹋猪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没有旗。其次是耕根車，用四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十二面赤色旗，熊渠在左側督導，佽飛在右側督導。其次是御軺車，其次是御四望車，其次是御衣車，其次是御書車，其次是御藥車，都用牛駕車，在路中間。其次是尚書令在左側，尚書僕射在右側，另有六名尚書郎，分别排在左右兩邊，都乘車。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列左右，又有侍御史二人，分别排在左右兩邊，又有蘭臺令史分别排在左右兩邊，都騎馬。其次是豹尾車，用一匹馬駕車。從豹尾車往後大駕的車馬行列就算結束了。衹是用神弩二十張夾道而行，直到後部鼓吹，每五張神弩設一員將，左右各有兩員將。其次是二十乘輕車，左右分列。其次是流蘇馬六十匹。其次是金鉞車，用三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左右護駕尚書郎和令史，都騎馬，各一人。其次是金鉦車，用三匹馬駕車，在路中間。左右護駕侍御史和令史等，都騎馬，各一人。其次是黄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其次是戟鼓車，用牛駕車，兩輛，分左右。其次左邊是大鴻臚外部

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游擊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并駕一。功曹吏、主簿并騎從。傘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鞉一人，并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并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顔督將并領之。

掾，右邊是五官掾、功曹史，都乘車。其次是大鴻臚，用四匹馬駕車，執鉞的吏員六人。其次是大司農的先導和隨從，在路中間，左邊是大鴻臚主簿、主記，右邊是少府的先導和隨從。其次是三卿，都騎馬，吏員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的六人，執方扇羽林的十人，朱色衣服。其次是領軍將軍，在路中間。左右各有儀仗兩行，執九尺楯的在外側，執弓矢的在内側，鼓吹的編制和護軍的一樣。其次是後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自的儀仗鼓吹和左軍、前軍的一樣。其次是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自的儀仗鼓吹和步兵、射聲的一樣。其次是領護驍騎、游擊校尉，都騎馬，吏員四人，騎着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騎着馬在中間。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都用一匹馬駕車。功曹吏、主簿都騎馬隨從。傘扇和幢麾各一騎，鼓吹一組，七騎。其次是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馬隨從。其次是騎兵十隊，每隊各有五十匹。一員將，一人持幢，一人管鞉，都騎馬走在前面，督戰伯和長各一人，都騎着馬走在後面，由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别率領他們。郎簿人員十隊，每隊各五十人。穿絳色袍服的將領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面，督戰伯和長各一人，步行，在後面。騎兵都持稍。其次是執大戟的一隊，執九尺楯的一隊，執刀楯的一隊，執弓的一隊，拿弩的一隊，每隊各有五十人。穿黑褲褶的將領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行，在前面，督戰伯和長各一人，步行，在後面。由金顔督將統一率領他們。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十八枚。黑樚文畫轓，文輈，黄金塗五末。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緑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黄金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耳。

皇太子的安車，用三匹馬駕車，左右各有騑馬。朱斑漆的車輪，用倚虎形裝飾的車較，用伏鹿的形象裝飾車軾。旗幟有九旒，上面畫着降龍的圖案。青色車蓋，周圍飾有二十八枚金花。車轓上畫着黑色樚文，車輈有文飾，五末都塗金。也叫做鸞輅。如果不是法駕就乘坐畫輪車，上面開着四望，緑油幢，朱絲繩絡，兩面車箱内側用金錦裝飾，五末都塗金。副車一共三乘，形制和太子乘坐的一樣，衹是不畫車輪罷了。

王青蓋車，皇孫緑蓋車，并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皂輪車，駕四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皂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勛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

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皂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有勛德者特給之。

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并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皂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皂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别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户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皂繒蓋。

公旗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銅五末，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

王使用青色車蓋的車，皇孫使用緑色車蓋的車，都用三匹馬駕車，左右各有騑馬。

雲母車，用雲母裝飾的犢車。臣子們不能乘坐，是用來賞賜給王公的。

皂輪車，用四頭牛駕車，形制類似犢車，衹是用皂色來油漆車輪和車轂，上面有青油幢，朱絲繩絡。各位王和三公中有功勛德行的纔被特別授予。地位至公分别爲四望、三望、夾望的車。

油幢車，用牛駕車，形制和皂輪車一樣，衹是不漆車轂。王公大臣中有功勛德行的纔被特别授予。

通幰車，用牛駕車，類似現在的犢車形制，衹是用幰完全覆蓋在車頂上。各王和三公都乘坐它。

給各位公用四匹馬駕車的上朝車、用三匹馬駕車的黑耳安車各一乘，給皂輪車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到令史等各級官員，都是皂色車軨，邊緣有裝飾。至於武官公則又另外給大車。

特進和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各大將軍中不開府不是持節都督的，給駕二匹馬的黑耳安車，施耳後開門的軺車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等正式出行時，都用大車而立乘，用四匹馬駕車。前導和後面隨從的是駕二匹馬的大車，有右騑馬。其他情況下出行乘坐安車。如果離職退休告老，賜給四匹馬駕車的安車。

郡縣公侯，用駕二匹馬的安車，有右騑馬。都是朱斑漆車輪，用鹿的形象裝飾車較，用熊的形象裝飾車軾，黑轓，皂繒的車蓋。

公的旂旗有八旒，侯的七旒，卿的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都是皂車蓋，朱色兩轓，銅飾五末，駕兩匹馬。中二千石以上，有右騑馬。千石、六百石，朱色左轓。車轓長六尺，下面的短尾寬八寸，上面的業版寬一尺二寸，有九丈，十二初，後面縮一寸，像月亮初生，表示不敢自滿。

王公的世子攝命管理王國的，安車，駕三匹

駕三，旗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馬，旗旂有七旒，如果是封侯的世子就用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劍，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太康四年，制："按照漢朝舊例，給九卿駕四馬朝車以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各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的，都給傳事乘軺車，給劍，可以進入殿省中，和侍臣一起隨從皇上。"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大使車，立乘，駕四匹馬，赤色帷裳，用騶騎作爲先導和隨從。舊公卿二千石在郊廟上陵時隨從皇上，乘坐大使車，其他時候出行乘坐安車。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四十人。又别有小使車，赤轂皂蓋，追捕考案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匹馬，是輕車之類。蘭輿都是朱漆，赤色車轂，赤色屏泥，白色車蓋，赤色帷裳，四十名騶騎隨從。又另有小使車，赤色車轂皂色車蓋，追捕考察有拘留押送的時候乘坐。凡是使車都是朱斑漆的車輪，赤色車衡和車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爲傳乘。

追鋒車，除去小而平的車蓋，加上通幰，像軺車，駕二匹馬。追鋒的名稱，是根據它的迅速來取的，應用在軍營陣壘之間，作爲通訊用車。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晋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户，僕射但有後户無耳，并皂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户，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黄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軺車，古時候的軍車。一匹馬的叫軺車，兩匹馬的叫軺傳。漢代看重輜軿而不重視軺車，魏晋看重軺車而不重視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等的軺車黑耳而有後開門，僕射衹有後開門而没有耳，都是皂色車輪。尚書和四品將軍就没有後開門，漆的車轂車輪。如果是中書監令像僕射、侍中、黄門、散騎，在初拜和拜謁陵廟，也可以乘坐。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櫎畫轅，黄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櫎畫輈，黄金塗五末，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皆駕三騩馬，爲副。女旄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

皇太后、皇后的法駕，乘坐重翟羽車蓋的金根車，青絲繩絡，青色帷裳，車轅上畫着雲紋及鹿頭龍紋，用黄金塗五末，車蓋爪上裝飾着金花，駕三匹馬，左右有騑馬。如果是廟見小駕，就乘坐紫罽軿車，車輈上畫着雲紋及鹿頭龍紋，用黄金塗五末，駕三匹馬。如果不是法駕那就是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祭蠶神，乘坐以油彩塗繪的雲母安車，駕六匹騩馬；騩，淺黑色。以油彩塗繪的兩轅安車，駕五匹騩馬，作爲副車。此外，有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都駕三匹騩馬，作爲副車。女子十二人持旄頭，二人持棨戟，同乘在安車上，成兩行。女子十二人尚

車，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皂交路，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軺車，止乘漆布輜軿，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皂交路。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緑油幢，朱絲路，飾青交路，黄金塗五末，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竪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

輦，乘輜車，成兩行。女子八人長御，乘安車，成兩行。三夫人乘油軿車，駕兩匹馬，有左騑。如果是貴人就駕節畫輈。三夫人助祭蠶神時，乘青色交路，安車，駕三匹馬，都用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匹馬。

長公主用赤罽軿車，駕兩匹馬。公主、王太妃、王妃，都用油軿車，駕兩匹馬，右邊有騑馬。公主用以油彩塗繪的安車，駕三匹馬，青色交路，用紫絳罽軿車駕三匹馬作爲副車，王太妃、三夫人同樣如此。公主助行祭蠶禮，乘以油彩塗繪的安車，駕三匹馬。公主有先導的，乘青交路安車，駕三匹馬。

各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各郡公侯特進的夫人助行祭蠶禮，乘皂交路安車，駕三匹馬。

諸侯監國的世子的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等的世婦、命婦助行祭蠶禮，乘皂交路安車，分成兩行。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夫人會朝以及參加祭蠶，各自乘坐丈夫的安車，都有右騑馬，皂色交路，皂色帷裳。如果不是因公事聚會就不能乘軺車，衹乘坐漆布輜軿，用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等，用安車，駕三匹馬，皂色交路。封縣鄉君用油軿車，駕兩匹馬，有右騑馬。

自從過江以後，舊的典章大多數都不全了。元帝即位後，纔製造大路、戎路各一輛，都是古時金根車的規格，不再有充庭的盛況。每逢郊祀等大事，就姑且裝飾一下其他的車來用。率領六軍親征時就用戎路，去掉它的車蓋來乘坐，隨從的車衹有五乘。車上有緑油幢，朱色絲絡，裝飾着青色交路，用黄金塗五末，車的輪轂仍是素色，兩面車廂没有金錦裝飾。其中一車又是軺車。舊時的規格，天子乘坐的車駕六匹馬，此時不再有駕六匹馬的車，五種車都衹駕四匹馬，同樣是用黑色的馬，這就叫做玄牡。不再有五時車，有事時就權且用馬車代替，在上面樹起旗幟。以後僅僅用五色木牛來象徵五時車，在牛背

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上竪起旗幟，出行時就派人用車裝載着它們。之所以用牛，是取它能够負重走遠道而且安穩。旗幟常常纏起來而不讓它飄揚，這是所謂德車結旌的意思。衹有天子親自出征，五面旗幟都打開，這是所謂武車綏旌的意思。指南車，過江時丢了，到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城，纔又得到，於是派工人張綱修理備用。十三年，劉裕平定關中，又得到司南車、記里車等，車制方面纔開始齊備。説到輦，過江後也没有，太元年間謝安想方設法製造它，等到在淮河邊打敗苻堅，繳獲京都時的舊輦，形狀規格没有差别，大小完全一樣，當時人們都嘆服謝安記憶的精確。義熙五年，劉裕捉住了慕容超，繳獲金鉦輦、豹尾車，舊時的式樣還保留着。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宫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爲名。自晉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宫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爲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行釋奠禮。制説："現在是草創時期，還没有高車，可乘坐安車。"太元中期，東宫建起來了，乘坐的路車中有青色赤色旂旗，引起疑問。徐邈認爲，太子既然不用五輅，赤旗應當省去。漢的制度，太子的鸞路都用安車做名稱。東晉以來，禮儀錯亂，王公以下，車服情况既簡陋又不統一，衹有東宫之禮儀符合其地位，在皇帝之下而在侯王之上。而安帝當皇太子時乘坐的是石山安車，形制像金輅，既毫無道理，又没有先例。

中宫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楊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宫人權領其職。

中宫剛建起來以及祭祀先蠶，都用法駕，太僕的妻子趕車，大將軍的妻子參乘，侍中的妻子陪乘，丹楊尹和建康令以及公卿的妻子做前導，各自乘坐丈夫的車，多半用宫人權且代行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説，還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説，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説，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

根據《周禮》，弁師掌管六冕，司服掌管六服。從帝王的制服到庶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等級。到秦代改變古代制度，郊祭的服裝都用袀玄，舊的法制徹底掃盡了。漢代繼承了秦代的弊制，西京時期二百多年仍没有能够制定什麽制度。到中興以後，明帝纔開始采納《周官》、《禮記》、《尚書》以及各儒者的記録和意見，恢復了衮冕的服裝制度。天子車乘冠服制度采納歐陽氏的學説，公卿以下的車乘冠服制度采納大小夏侯氏的學説，開始制定天子、三公、九卿、特進的

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綉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晋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黑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皂表，朱緑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佩白玉，垂珠黄大旒，綬黄赤縹紺四采。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綉，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緑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顔，黑介幘，絳紗袍，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游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晋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珠。"從之。

服飾，侍候祠祭天地明堂時，都冠旒冕，兼用五冕的制度，衹是一服。天子用所有的十二章，三公諸侯使用山龍等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等七章，都具備了五彩顔色。魏明帝認爲公卿們袞衣黼黻的服飾，和至尊的皇帝差不多，於是減損了很多，開始規定天子的服飾用刺綉紋樣，公卿的服飾用編織紋樣。到晋受天命建國，沿用而没有改變。天子在郊祀天地明堂宗廟，或是元旦朝會及殿前接見群臣，戴黑色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的形制，外表皂色，朱緑色裏子，寬七寸，長一尺二寸，戴在通天冠上，前面圓而後面方，垂着白玉珠，共有十二旒，用朱絲帶做纓子，没有緌。佩着白玉，垂着珠黄大旒，綬帶爲黄赤縹紺四種顔色。上衣皂色，下衣絳色，前面三幅，後面四幅，上衣是畫的花紋而下裳是綉的花紋，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等，共十二章。素帶寬四寸，朱色裏子，用朱緑色裨飾它的兩側。中衣用絳色裝飾領子和袖子的邊緣。用赤色皮子做韍，絳色褲襪，赤色舄。没戴冠的時候，光戴着介幘。如果是釋奠先聖，就穿皂色紗袍，絳色邊緣的中衣，絳色褲襪，黑色舄。如果是在殿前接見臣屬，也穿袞冕。如果是朝服，用高九寸的通天冠，額上裝飾着金博山，黑色介幘，絳色紗袍，皂色邊緣的中衣。如果是拜謁陵寢，戴黑色介幘，穿單衣。如果是雜服，有青赤黄白緗黑等顔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游冠，平上幘武冠。如果是素服，戴白色帢帽穿單衣。後漢以來，天子的冕，前後旒用的是真白玉珠。魏明帝喜好婦女的裝飾品，改用珊瑚珠。晋的初期沿用舊例而没有改變。到過江以後，服飾制度很多都不具備了，至於冕就用翡翠珊瑚雜色珠子來裝飾。侍中顧和上奏説："舊的禮制，冕有十二旒，用白玉珠。如今美玉很難得，不能齊備，可以用白璇珠。"聽從了他的建議。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竪，頂少斜却，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通天冠，本來是秦代的制度。高九寸，正面直立，頂部稍微向後斜，然後直着下來，用鐵做卷梁，前面有展筩，冠的前部有山形裝飾并飾有翠鳥羽毛，天子平時常戴這種冠。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游冠，傅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筒横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如幘顔；其一剌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内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史，并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爲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

平冕，王公、卿在郊廟助祭時用的。王公的八旒，卿的七旒。用絲帶做纓子，和綬帶的顏色一樣。王公衣服上用山龍以下的九章作裝飾，卿的衣服上用華蟲以下的七章做裝飾。

遠游冠，傅玄説是秦冠。與通天冠相似但前面没有山形裝飾及翠鳥羽飾，有展筒横在冠前。皇太子和王的繼承人、皇帝的兄弟、皇帝的兒子中封爲郡王的使用它。各王有加官的各自穿他們的官服，衹有太子和王的繼承人常常戴這種冠。太子用翠羽做緌，綴上白珠，其他的衹用青絲就可以了。

緇布冠，蔡邕説就是委貌冠。最早時用普通的布，齊人將其染黑。緇布冠，是最初有冠時的冠。它有四種形制，一種像武冠；另一種像進賢冠；有一種上面方，下面像幘顔；有一種上面尖下面方。行鄉射禮時公卿就戴委貌冠，用皂色絹做成。形狀像扣着的杯子，和皮弁的樣式相同，長七寸，高四寸。上衣是黑的而下裳是素色，中衣用皂色裝飾領子和袖子的邊緣。如果是管事的人就戴皮弁，用鹿皮製作。

進賢冠，是由古代緇布冠演變而成的，這一般是文人儒士戴的。前面高七寸，後面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的、三梁的、二梁的、一梁的。人主的元服，纔有緇布，就戴五梁的進賢冠。三公和封了的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就戴三梁的。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關内侯、二千石以及千石以上，就戴兩梁的。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史，都戴一梁的。漢代建初年間，太官令戴兩梁的，因爲負責御膳是很重要的。博士戴兩梁的，是因爲尊重儒者。宗室劉氏也可以戴兩梁的冠，是表示特别給的服飾待遇。

武冠，又名武弁，又名大冠，又名繁冠，又名建冠，又名籠冠，就是古代的惠文冠。傳説是趙惠文王發明的，因此用作冠的名稱。另有一種説法，惠就是蟪，這種冠輕而紋樣細得像蟬翼，所以叫做惠文。又據説，齊地的人見到乾涸上千

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幸臣閎孺爲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黄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説者以爲金取剛强，百煉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内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爲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温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年的沼澤中的神，名叫慶忌，戴着大冠，乘着小車，喜歡迅疾地奔馳，於是模仿他的冠做出來戴。漢代的幸臣閎孺擔任侍中，都戴大冠。天子的帽子也是光戴大冠，左右侍臣以及各將軍武官都戴它。侍中、常侍戴的就加上金璫，用附蟬做裝飾，插上貂毛，用黄金做竿，侍中插左邊，常侍插右邊。胡廣説："從前趙武靈王穿胡服，用金貂裝飾帽子。秦國滅了趙國，把趙國國君的冠賜給了侍臣。"應劭《漢官》上説："評論的人認爲金象徵剛强，百煉而不損耗。蟬在高處居留而飲的是清露，嘴巴却藏在腋下。貂是内在裏强勁而外表柔和細密。"又有人認爲蟬取它清高飲露而不吃别的，貂取它紫蔚柔潤而毛色光采不耀眼分明，金則看重它寶貴晶瑩，從道理上説也可取。有的人認爲北方地區多寒气，胡人常常用貂皮暖額，後世的人仿效這一點，於是用來附在冠上。漢用赤黑色的貂，王莽用黄色的貂，各自和所推崇的衣服顔色相符。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竪，不斜却，無山述展筩。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游，故改令卑下。"

高山冠，又名側注，高九寸，用鐵做卷梁，形似通天冠。頂部直竪着，不向後斜，没有山述展筩等裝飾。之所以叫高山，《詩經》上説"高山仰止"，取它的矜持莊重而能使遠方的人來歸服。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戴它。胡廣説："高山，是齊國的王冠。《傳》上説：'桓公喜歡高冠和大帶'。秦國滅了齊國，把齊國國君的冠賜給謁者等近臣。"應劭説："高山，就是現在的法冠，秦國的外交使者也戴它。"可是《漢官儀》説"皇帝戴高山冠，用飛翮做纓"，這就是説天子有時也戴這種冠。《傅子》説："魏明帝因爲它的形制類似通天冠、遠游冠，所以下令把它改成比較簡陋的。"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爲展筩。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見人鬥，觸不直者。聞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

法冠，又叫柱後，有人稱它爲獬豸冠。高五寸，用縰做展筩。用鐵做柱卷，取它不會曲撓的性質。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是執法官員都戴它。有人説獬豸是神羊，能够識别并去抵觸邪佞的人。《異物志》説："北部荒野中，有一種野獸名叫獬豸，一隻角，本性能分辨是非曲直。見人相鬥，就用角頂無理的一方。聽到有人争論，就對不正確的一方大聲吼叫。楚王曾經得到這種

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晋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制如版，以竹爲裹。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育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大予》、《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竪。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黄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宫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爲冠，排入

獸，於是模仿它的樣子來製成衣冠。”胡廣説：“《春秋左氏傳》記載晋侯在軍府視察，見到鍾儀，説‘戴着南冠而被綁起來的人是誰’？南冠就是楚冠。秦國滅了楚國，把楚國的這種冠服賜給了執法的臣子。”

長冠，又叫齊冠。高七寸，寬三寸，用有漆的纚紗做成，形制像版，用竹子做裹子。漢高祖顯貴以前，用竹皮做這種冠，漢代因此稱它爲劉氏冠。後來不用竹而用有漆的纚紗。司馬彪説：“長冠是楚國發明的。人間有的稱之爲鵲尾冠，是不對的。救日食的時候就戴長冠，此外祠祭宗廟等各種祭祀時戴它。這是高祖造的，後代用作祭服，是非常尊敬的。”

建華冠，用鐵做柱卷，穿上九枚大銅珠，古代用雜木珠，原憲戴的華冠就是這種。另外《春秋左氏傳》記載的鄭國的子臧喜歡聚鷸冠，指的就是建華冠。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時，舞人戴它。漢代的《育命舞》的樂人戴它。

方山冠，它的樣式像進賢冠。鄧展説：“方山冠，用五彩的縠製作。”漢代的《大予》、《八佾》、《五行》的樂人戴它，冠和衣服的顔色分别按它們所處的五行方位的顔色來定，然後穿着跳舞。

巧士冠，前面高七寸，腰和後面相通，直竪着的。這種冠不常戴，漢代祇有在郊祀天的時候，四名黄門從官戴它；在出行的儀仗隊列中，夾在皇帝車前，用來表示具備了宦者的四星。有的説，是掃除之類的從官戴的。

却非冠，高五寸，形制像長冠。宫殿的門吏僕射戴它。冠後有赤幡，青色帽翅燕尾形裝飾，各僕射的幡都像這樣。

却敵冠，前面高四寸，整個長四寸，後面高三寸，形狀像進賢冠。凡是在殿門值班的衛士都戴它。

樊噲冠，寬九寸，高七寸，前後各伸出四寸，形狀像平冕。昔日楚漢在鴻門相會，項籍圖謀害高祖，樊噲平時拿的是鐵楯，聽説情况緊急，就撕裂衣裳包住楯，戴着作爲冠，闖進項羽

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前圓，吴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仇冠是也。

鶡冠，加雙鶡尾，竪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鷂而微黑，性果勇，其鬥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謂之合皮爲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爲璂。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爲之，音帝也。天子則縫有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秃，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别。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

的營帳，接着指責項羽的罪過，漢王找個機會纔逃離了那兒。後人認爲樊噲意氣壯勇，就製作冠來模仿他。凡是殿門司馬衛士都戴它。

術氏冠，前面圓，吴國製，參差有四層。趙武靈王喜歡戴它。有人説，這是楚莊王的復仇冠。

鶡冠，加一對鶡尾，竪着插在兩邊。鶡，是鳥名，形狀類似鷂而微黑，性格果敢勇猛，一旦相鬥就到死纔停下。上黨進貢來這種東西，趙武靈王用它表彰壯士。到了秦漢時期，還在軍人中施用。

皮弁，用淺毛黄白色的鹿皮製作。《禮》上説"王戴皮弁，用五彩繪製而用玉作璂，象牙做邸玉做笄"，叫做合皮爲弁。中間的接縫名叫會，用彩色玉珠做璂，璂，是結的意思。天子用五彩，諸侯用三彩。邸，冠下部的抵，用象骨做成，音帝。天子的有十二縫，公的九縫，侯伯的七縫，子男的五縫，孤卿的四縫，卿大夫的三縫。

韋弁，形制像皮弁，頂上尖，用韎草染色，顔色類似淺絳。

雀弁，又叫廣冕。高八寸，長一尺二寸，其形如雀，前面小後面大。上面用的繒類似雀頭的顔色。以收束髮再插上笄，這就是所謂夏代的收冠殷代的冔冠。祠祭天地、五郊、明堂時，表演《雲翹舞》的樂人戴它。

幘，是古代地位卑賤而不戴冠的人戴的。漢元帝額頭上有粗硬的頭髮，纔開始用幘使它們服貼。王莽是秃頂，就又增高成屋形。《漢注》説，戴進賢冠時應該用長耳的幘，如今是用介幘。戴惠文冠時應該用短耳的幘，如今是用平上幘。開初是各隨所宜，於是根據不同的冠而有區别。文官戴介幘，武官戴平上幘。童子的幘没有屋，是爲了表示還没有成人。另外有納言幘，幘在收的後面又一層，三寸見方。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用的。救日食的時候，文武官員都去掉冠而戴着幘，配着朝服，用來表示威武。

漢代的禮儀，立秋這天打獵，戴緗幘。到了東晉時期，哀帝聽從博士曹弘之等人的建議，立

讀令，改用素白帢。案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説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吊服。

秋這天進呈月令，改用素白帢。考漢末的王公名士大多不穿王服，而以戴幅巾爲風雅，因此袁紹、崔鈞等人，雖然身爲將帥，都戴縑巾。魏武帝由於天下鬧災荒，資金財物十分匱乏，就仿照古代的皮弁，裁縑帛作爲帢，符合簡便易行順應時勢的道理，用顏色區別貴賤，本來是用於軍人的服飾上，不是作爲國家的服飾標準。徐爰説："傳説帢本來没有分叉，荀文若戴着它走路，碰到樹枝而形成分叉，認爲不錯，沿用下來没有改變。"如今都作爲慶賀吊唁一類的服飾。

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黄爲巾，世謂黄巾賊。

巾，用葛作成，形狀像帢而横着戴，古代是不分尊卑都戴的。所以漢末的妖賊們用黄色的巾，世人稱之爲黄巾賊。

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宫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帽這一名稱相當於冠，意思是蒙在頭上的，本來是纚。古人戴冠時没有幘，冠下面有纚，用繒做的。後代人戴冠時有幘，因此有的人裁纚而製成帽。上自皇帝宴居，下至庶人没有爵位的都戴它。成帝咸和九年，規定允許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時，戴白帢用低幃，從掖門出入。另外，二宫的當直官員戴烏紗帢。然而常常是士人宴居時都戴帢了。可是東晋時期的山野村人已經知道戴帽了，一般人也常常那樣戴，衹是帽子的頂是圓的罷了，後來纔加高形成屋。

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晋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漢代的制度，從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劍的，從那以後衹有上朝時帶劍。晋朝纔開始用木製的替代，地位高的人還用玉做劍柄裝飾，地位低的也用蚌、金銀、玳瑁作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没胡，傳國璽没於劉聰，後又没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皇帝有六璽，是秦代的制度。就是"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代沿用秦代的而没有改變。另外有秦始皇的藍田玉璽，紐是螭獸形，在六璽以外，璽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用它，後代叫做傳國璽，和斬白蛇的劍一起都是皇帝珍藏的。斬白蛇的劍到惠文帝時因爲武庫着火燒了，於是就没有了。到懷帝被胡人俘虜，傳國璽落到劉聰手裏，後來又落到石勒手裏。等到石季龍死後，胡人内亂，穆帝的時候纔回到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綬囊，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紫荷，以生紫爲夾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革帶，就是古代的鞶帶，叫做鞶革，文武百官牧守丞令下到騶寺都用它。如果有裝印綬的囊，就把它綴在革帶上，如果是戎服就用皮絡帶代替它。八坐尚書負紫色囊，用生紫做的夾囊，綴在朝服外面，背在左肩上。從前周公背負成王，開始做出這種服飾，到今作爲朝服。有人說漢代用它裝上奏的文件，背着便於行走，究竟如何不清楚。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所謂車前五百，卿出行有旅隨從，五百人是一旅。漢代一統天下，所以不再用那些人，而留下了這個名稱。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摽，摽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摽，外官絳摽。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摽，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脱冠。

褲褶的制度，還不清楚它的起源，近代凡是御駕親征，内外戒嚴時穿它。服裝没有規定的顔色，戴黑色帽子，綴着紫色的摽，摽是用繒做的，長四寸，寬一寸，腰上有絡帶以代替鞶。中官綴紫摽，外官綴絳摽。另外有戒嚴時的戎服而不綴摽的，出行居守文武官員都一樣。如果是畋獵巡視，就衹有隨從官員穿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脱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静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漢代制度，一年之中五次郊祀，天子和主事的官員各按五方的顔色穿衣服，百官等不主事的官員穿平常的服裝和絳色衣隨從。魏秘書監秦静說："漢氏承繼秦，改掉六冕的制度，衹用玄冠絳衣。"魏以來叫做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根據官職授予。百官雖然應服五時朝服，根據現在的情况看來衹給了四時朝服，缺了秋服。每三年更换一次。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凡是代理行使職權而官位不够得到鞶囊的，可以自己備辦，如果是衹代用印信而不代用綬的，不能佩綬。鞶，是古代的制度。漢代帶鞶囊的，側佩在腰間，又叫做傍囊，又叫做綬囊，這就是說用紫囊裝着綬。有時裝着有時不裝着，分别都曾經有過。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

笏，古時候不分貴賤都執笏，如果有事情就插在腰帶上，所謂搢紳之士，就是插着笏而垂着紳帶。紳帶下垂部分長三尺。笏，有事情就記在上面，所以經常用筆做簪子，如今的白筆就是由此演變而來的。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用簪子，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和武官不用簪子，加

簪，加内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黄綬，四采：赤、黄、縹、紺。給五時朝服、遠游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皂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鈎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宫則朱服，預上宫正會則於殿下脱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衮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衮帶，金辟邪首，紫緑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襪。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游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朱、黄、縹、紺。五時朝服，遠游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皂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皂上皂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摇，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綉，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

有内侍地位的人纔用這種簪子。手板就是古代的笏。尚書令、僕射、尚書的手板頭上又有白筆，用紫皮裹着，名叫笏。

皇太子用的金璽有龜形鈕，朱黄綬帶，四種彩色：赤、黄、縹、紺。賜給五時朝服、遠游冠，介幘、翠緌。佩的是瑜玉，垂着組。朱色上衣絳色紗領，皂色邊白色紗，中衣是白色曲領。帶劍，劍柄用素裹着而火珠作裝飾。用革帶，玉鈎和獸頭鞶囊。大小朝會、祭祠宗廟、朔日望日、五日還朝等都穿朝服，平常回到上宫時就穿朱服，參預上宫的正式聚會就在殿階下解劍脱舄。另有三梁的進賢冠。如果是侍祀就戴九旒的平冕，裝飾有九章的衮衣，白紗而有絳色邊緣的中單，絳色繒製的韠，織有彩畫的衮帶，用黄金做成辟邪的頭形，紫和緑兩種顔色的帶，有彩畫的寬領、曲領各一副，赤色舄絳色襪子。如果是講習，就戴介幘穿單衣；如果是釋奠，就戴遠游冠，穿玄色朝服，絳色邊緣的中單，絳色褲子和襪子，玄色舄。如果没有戴元服之類，就由中舍人手執冕隨從，而戴介幘穿單衣玄服。

各王用的金璽有龜形鈕，纁紅色的綬，四種顔色：朱、黄、縹、紺。五時的朝服，戴遠游冠和介幘，也有的戴三梁的進賢冠。朱色衣絳色紗襮和皂色邊緣，中衣面料爲素色。革製的帶，黑色的舄，佩的是山玄玉，垂有組，用大帶。如果有其他的加官稱號，就穿他加官的服裝。

皇后拜謁宗廟，服裝是皂色上衣和皂色下裳，行親蠶禮時就是青色上衣縹色下裳，都是深衣的式様，隱領，袖子邊緣用絛裝飾。頭飾假髻、步摇，就是俗話叫做珠松的，戴髮簪與珥飾。步摇要用黄金作山題，用白珠串做支相繞。有八爵九花，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各種雀和獸都用翡翠做毛和羽，金題上用白珠做璫，用翡翠環繞做成花。元康六年，詔書説："魏以來皇后的蠶服都用文綉，不符合古義。現在改爲青色純服，作爲永久的制度。"

貴人、夫人、貴嬪，這是三夫人，都用金章紫綬，章文叫做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帶于

人、貴嬪之章。佩于寘玉。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璸玉。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爲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鏌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助蠶之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彩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入廟佐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

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寘出產的玉。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這就是九嬪，用銀印青綬，佩帶彩璸玉。貴人、貴嬪、夫人協助行蠶禮，穿的上衣和下裳都是純縹色的，都是深衣的式樣。太平髻，用七朵金花遮蔽髮髻，黑色玳瑁，再加上簪子和珥。九嬪以及公主、夫人用五朵金花，世婦用三朵金花。助蠶的道理，自古就是這樣的。

皇太子妃用黃金璽龜形鈕，纁紅色綬帶，佩的是瑜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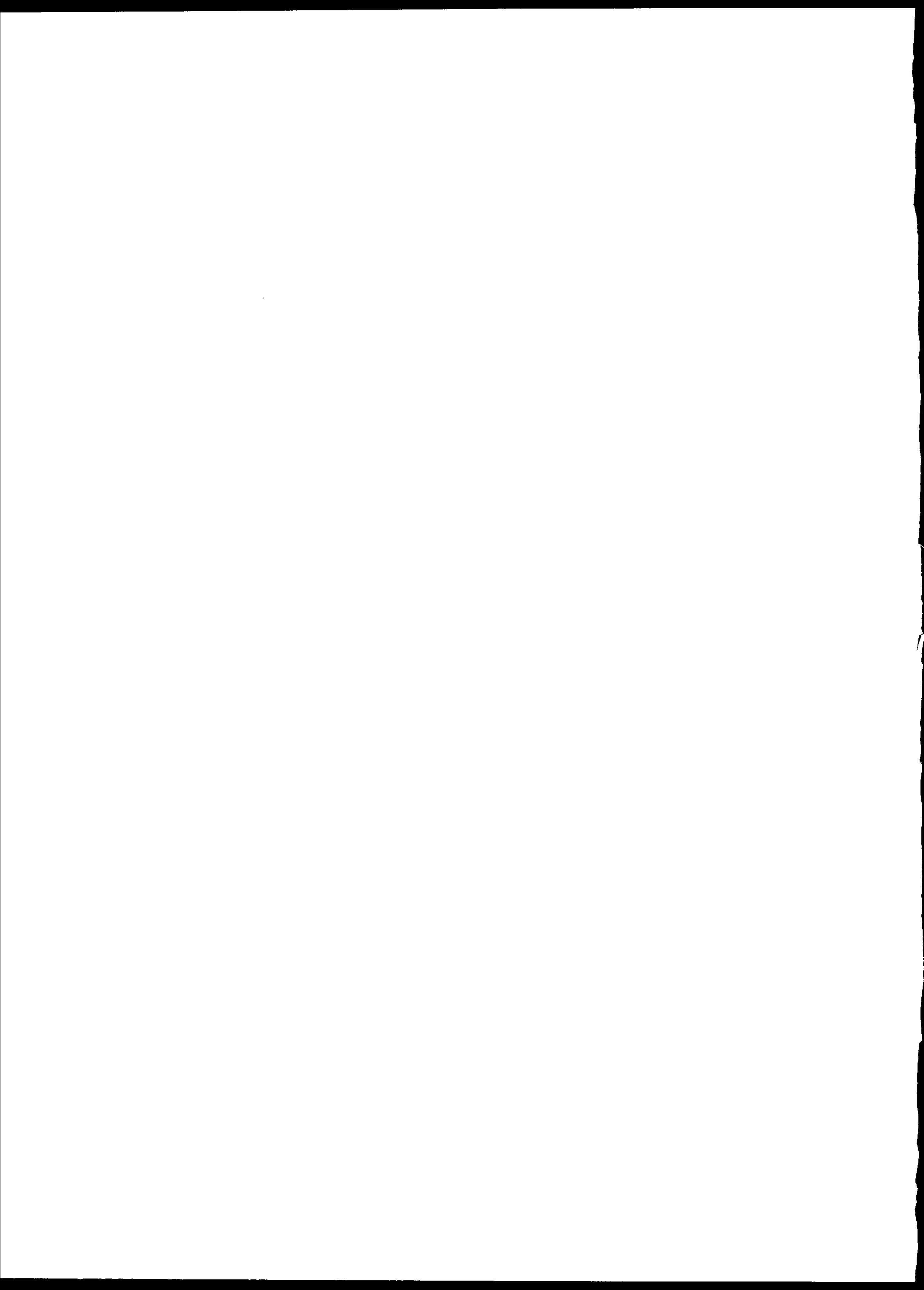
各王太妃、王妃、各長公主、公主、封君都用黃金印紫色綬帶，佩的是山玄玉。

長公主、公主上朝或臨會，梳太平髻，用七朵金花遮蔽髮髻。如果是長公主就可以有步搖，都可以有簪子和珥，衣服的式樣相同。

從公主、封君以上都帶綬，用彩絲織成束帶，分別和綬帶的顏色保持一致，用黃金的辟邪獸頭做帶玦。

郡公侯或縣公侯的太夫人、夫人用銀印青綬，佩的是水蒼玉，如果有特別加授稱號的就用金印紫綬。公和特進侯卿校的世婦、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的夫人戴紺色的繒製的幗，黃金龍頭銜着白色珍珠，魚鬚擿長達一尺做簪珥。入宗廟輔佐祭祀的穿皂色絹製的上下裳，協助祭蠶神的穿縹色絹製的上下裳，都是深衣的式樣和邊飾。

自二千石夫人以上到皇后，都把祭蠶神時穿的衣服作爲上朝時穿的朝服。



晋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謡俗而正其紀綱。勖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采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玩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游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强；鴟夷善廢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鋤，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焉蓋藏。《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吴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沙之富，兖豫漆絲之廥，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迴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

過去先王以丈量土地來建造城邑，根據水土來安置人民，順應天、地、人三方面的條件來規劃他們的工作，尊重四季的特點來成就他們的事業，瞭解歌謡風俗以便糾正他們的綱紀制度。勤勉致力於農業、蠶桑之類的根本事務，疏通水產、食鹽等商貿渠道，登上寶山開采符玉，泛舟大海撈取珠璣。太陽當頂時設置集市，匯總天下各類物品，起初用布帛，後來用貨幣，互通有無，各得其所。根據《周禮》，正月開始和暖，於是在城闕門樓上發布教令。於是就有那些一個成年男子，十畝大小的宅院地，三天的徭役，各種貢物賦税等，通過施行鄉射飲酒之類的禮儀來提倡謙讓，舉行春耕前祭祀土神的儀式來勉勵農民耕種。天所看重的是人，智慧所追求的是學習，研讀經籍而獲得官職，就是君子的做法。《詩經》説："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因此負責農業生產的官員和負責水產沼澤管理的官員，各有自己的崗位，父親兄長常做的事情，不用鑽研就會了，十五歲就能跟着做事，開始穿起成人的衣服，鄉里之間没有游手賦閑的人，村邑裏家家不誤農時，正是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的景象。因此太公使市井之間貨物流通，從而導致齊國的强盛；鴟夷子皮范蠡善於掌握抛出和屯積的時機，所以使他在陶的家業昌盛。以往在金天氏少昊帝的時代，對百姓的事情勤勉努力，吩咐春天的鳥兒出現時要耕地播種，夏天的鳥兒出現時要耘禾鋤草，秋天的鳥兒到來時要收割斂藏，當冬天的鳥兒到來時就封蓋儲藏。《尚書》

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税，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宫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恤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玩其經費，金鏤傾宫，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宫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宫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游。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宫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并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没，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内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税，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食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

説："根據天象日月星辰的運行變化，認真地告知人們時令的變遷。"史書上説："大禹、后稷親自耕種而擁有了天下。"至於九州土地都已經在管轄之下，四方人民秉承軌範制度，東吴有大量的象牙犀牛角，西蜀有豐富的丹沙，兖州、豫州就像是油漆和生絲的倉房，燕地、齊地就像是珍異石料的府庫，秦地、郊地盛産可以裝飾旌旗的羽毛，此外還有像玉一樣的美石，荆州、郢地有很多桂樹林，另外盛産細竹子，長江兩岸的橘子柚子，黄河以南出産的船和車，遼西是毛毯的故鄉，葱嶺以西有名爲蒲梢的駿馬，物産奇異錯雜，在哪裏没有。至於對上依從星辰曆象，對下料事不遇到例外，順應天時地利的好處，而匯總山林湖海的物産，百畝大的田地，十成取一的税收，連續九年親自耕種，從而有三年的積蓄，就可以撫養孩子，供養老人。依靠人民，用到邦國大事上，宫室建築有限度，旌旗裝飾分等級。朝會訪問依據有關的準則，宴會請客順從有關的制度，百姓殷實國家昌盛，遠方的人來歸附、近處的人安居樂業。救助遭受水旱災害的人，安撫普天下的困窘的人，然後大王的平常膳食，纔時而有笙歌樂舞相伴。商朝、周朝的興盛，用的是這個方法。辛紂爲人殘暴肆虐，開支方面隨意揮霍，用金子裝飾巍峨的宫殿，綿延上百里，用玉石裝飾鹿臺，高達上千仞，宫中有九個市場，分别有女子官員掌管。增加賦税來充實鹿臺的錢財，大肆徵斂來增加鉅橋倉的糧食，徵發大量妖冶女子來充當巍峨宫室裏的美色，廣泛收集珍寶玩物放到沙丘宫以備游賞。懸挂的肉像樹林一樣，積聚的醪糟像沼澤一樣，使男男女女在那裏面赤身裸體地互相追逐，趴到酒池裏俯身而飲的人達三千多，宫中用錦緞羅綺做席子，用綾羅白絹做墊子。直到周王誅殺了紂，莊嚴祭告了殷商的先祖，於是把鹿臺的財産全部拿出來，和鉅橋的糧食一起散發給大家，上天降福，殷商的百姓非常高興。到王赧即位時可以説是末世，遷都到西周王城，喪失了九鼎，周公、召公當年的故地荒廢殆盡，向百姓借貸，没有用來償還的，竟逃上高臺去躲避他的債主，周人稱周王所住的地方

爲逃債臺。過去周代的姬公用六典治理天下，各地奉獻自己的各種貢品，將財物送到天子的倉庫裏，作爲一種永遠不改變的制度。到了法制政令衰敗的時候，菁茅之類的貢品很少被送來，魯國的國君開始實行按田畝收税，秦國的國君收取大半的收入，前代帝王的規矩榜樣，没有一點兒被保留。史官説：班固寫《食貨志》，從上古三代到王莽被誅，包括前代各朝，他的記録詳盡完備。

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眷，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横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奸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内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户，所在廩給。迨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虚，延及内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宫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宫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黄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

光武帝寬厚仁慈，奉行天命討伐有罪的，誅滅王莽之後，接着打敗赤眉，雖然一再予以關心，但全國各地一片蕭條，直到平定甘肅控制四川，黎民百姓安居樂業，從此開始行用五銖的錢幣，田租實行三十抽一的税制，百姓中有生兒子的免除三年的賦税。顯宗即位的時候，天下安寧，人民没有額外的徭役，連年豐收。永平五年設立"常滿倉"，在城東設立糧食市場，一斛粟米值二十錢。草木繁茂，牛羊遍地，賦税特别少，府庫倉廩還堆得滿滿的，人們没有壞心，專講禮義。當時東方天一亮，百官就上朝，皇親貴戚和各家王侯，互相往來，車如流水，馬如飛龍，映照軒室廊廡，使先朝也光彩。文獻上説："三代的曆法，包含有天地陰陽五行在裏面"，正是天地之間恒常不變的道理。安帝永初三年，天下遭水災和旱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皇帝把鴻陂的土地借給貧民。據説因爲經費不足，三公又上奏請求讓小吏百姓中交納出足够錢糧的可以成爲關内侯。桓帝永興元年，全國近半數地方遭受蝗災，黄河泛濫幾千里，流亡人口達十多萬户，有流亡災民的地方都開倉救濟。到建寧永和初年，西羌人造反謀叛，二十多年戰事連綿軍隊疲敝，軍費花了三百二十多億，國庫空虚，影響到内地各郡。漢冲帝、漢質帝在位期短，漢桓帝、漢靈帝没有法度。中平二年，南宫火災，一直燒到北闕。於是天下田地每畝加收十錢，用來營造宫室。漢靈帝出身於侯爵之家，在貧困的時候即位，常常説："桓帝不能持家，竟然没有私房積蓄。"所以在西園建造萬金堂，作爲私人的庫藏。又讓小黄門寄存私房錢，家産資金達到億

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宫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

萬之巨。這時候開始在鴻都門張榜，開闢了賣官的路子，從公卿往下，都有不同的差價。擔任廷尉的崔烈交錢五百萬來買司徒之職，刺史二千石的任命，都要求資助修治宫室的錢，大的郡達到二千萬錢，不能完成的人有的甚至自殺。漢獻帝時製作五銖錢，有四條直道連到邊緣。有見識的人指責説："難道是京城要受到破壞，這種錢將流散到四方去？"

及董卓尋戈，火焚宫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收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毁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盗其糧廪，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宫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宫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强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采稆，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到董卓興起刀兵，火燒宫室，竟劫持皇帝，西去長安，完全銷毁五銖錢，改爲鑄造小錢，徹底没收長安和洛陽的銅人銅鳥之類的銅器，來充當鑄錢的材料。而且錢没有邊輪，也没有紋飾。當時人認爲秦始皇在臨洮見到高個的巨人，就鑄造了銅人。董卓，是臨洮人，興造和銷毁雖然不同，凶暴謬誤却相類似。到董卓被誅殺，李傕、郭汜互相攻伐，把長安城中作爲戰場。當時一斛穀值五十萬錢，一斛豆麥值二十萬錢，人吃人，白骨堆積，殘骸餘肉，使道路上滿是臭味和穢物。皇帝派侍御史侯汶拿出太倉的米和豆，給飢民作粥，連日施行可是死的人更多。皇帝於是開始懷疑有關官員盗竊國家糧食，就親自到衙門前自己動手施送，飢民人人都流淚説："今天纔得到了呀！"皇帝回東都的時候，李傕、郭汜等人追趕到曹陽打壞皇帝乘坐的車子，夜間悄悄渡過黄河，六宫隨從的都步行。開始走出營欄，皇后手中拿着幾匹縑，董承讓符節令孫徽用利刃脅迫奪走，殺死旁邊的侍者，鮮血濺到皇后的衣服上。到達安邑以後，皇帝的衣服破了，衹能用野棗和園子裏的菜作爲糧食。從此長安城裏全空了，都四散離開，兩三年裏，關中不再有行人。建安元年，皇帝的車駕到達洛陽，宫殿建築完全被毁掉了，百官除掉荆棘安身落脚。州郡長官各自擁有强大的軍隊，可是給朝廷的貢賦都不送到，尚書郎官們自己出去找野生莊稼，有的没有能力自己返回，死在廢墟里巷中。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掠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於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

魏武帝的時候，九州動蕩，攻占城池搶奪地盤，保護這些希望安定的人民，軍隊的經費，根據當時情况調劑供給。當時袁紹的軍隊人人都吃桑葚野棗，袁術的戰士用蠃蒲作爲補給的糧食。

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文帝黄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於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吴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吴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宫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産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

魏武帝於是就招募良民到許都附近屯田，又在州郡設置田官，每年收入有幾千萬斛，用來充當軍費的開支。到初步平定了袁氏，從而確定了鄴爲都城，下令收取田租每畝四升粟，每户兩匹絹和二斤綿，此外都不許擅自增加名目，庇護强者而向弱者抽税。魏文帝黄初二年，因爲穀子價格貴，於是停用五銖錢。當時天下還没有統一，兵車每年都要出動，孔子説，“加給他戰争，接着給他饑荒”，這話説的是戰争方面的考慮而使災害不祥之氣會相應産生。那時候三個方面的人，一心想吞并消滅對方，戰而能勝攻而能取，農夫放下鋤頭，江淮一帶，尤其缺少儲備。吴國上大將軍陸遜提出意見，請求讓各處的將軍分别擴大他們的耕地。孫權回答説：“很好。如今我家父子親自負責田地，駕車的八頭牛，可以作爲四組耕地的牛用。雖然還趕不上古人，也算是和民衆同樣地勞作。”吴國的務農重穀，從這時候開始。魏明帝不在乎這些，縱情於宫室禁苑，百官看重的是寫文章，天下不再用心耕種。後來關東遭遇洪水，人民没有了家産，却要興兵攻打遼陽，軍隊滯留在遼水一帶，都因爲國家缺乏經費度用，怎能一一説盡。

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磬三吴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宫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

晋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平定孫皓之後，收納百萬人民而統掌三吴的物資，承接千年基業而總括西蜀的財物，收藏干戈到倉庫裏，鑿破戰船在長江深谷，河邊海岸，山丘湖澤，没有用犁鋤開發的地方，人人都受到恩澤。農業發展風調雨順，隨着耕作的時令先後，扛着鋤頭帶着乾糧的農夫，像雲一樣布散開來。加上順應天時而利用季節時令，順應地利而開發各種物産，世道稱得上繁榮太平，物資匯聚到倉廪府庫，宫殿門窗增加裝飾，服飾玩好互相輝映。因此王君夫、王武子、石崇等人争相誇耀推崇，車馬服飾飲食的盛况，可以和皇帝家相比，用錢鋪設界溝，擊碎珊瑚寶樹，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衰微，本來就是這個道理。永寧的初期，洛中還有錦帛四百萬匹，珠寶金銀一百多斛。惠帝北征成都王司馬穎，在蕩陰被打敗，用秋天纔成熟的桃子充飢，僅有一隻鷄做菜，當時衹有兩條布被，囊中衹有

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餧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太半。劉曜陳兵，内外斷絶，十餅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鋭，挻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三千錢，作爲出行的費用。晉懷帝被劉曜圍困，王師屢次戰敗，倉庫裏的財物已經用盡，百官飢餓過度，連片的房屋看不見炊烟，飢餓的人們自相啖食。晉愍帝即位後，饑荒更多，一斗米價值二兩黄金，餓死的人過半數。劉曜擺開軍隊，使城内外斷絶聯係，十個麯餅，弄成碎屑米供給皇帝，君臣相顧，没有不流淚的。晉元帝渡江以後，軍事方面從頭開始，南方和東方的蠻夷部落上貢的財物，没有固定的準則，宫中倉庫所儲存的，約四千匹。當時石勒勇悍而有鋒芒，擾亂淮南一帶，皇帝畏懼他的侵奪威逼，非常頭痛他，就下詔給各個方鎮説，有能斬得石勒首級的人，賞給布一千匹。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吴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之爲豫州，南與吴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

漢代自董卓作亂以來，百姓流離失所，一石穀子價格達到五十多萬，人吃人的現象多有發生。魏武帝打敗黄巾軍以後，想要管理好國家，可是苦於軍糧不足，擔任羽林監的潁川人棗祗提出屯田的建議。魏武帝就下令説："安定國家的辦法在於使軍隊强大使糧食充足，秦國人因爲重視農業而兼并天下，漢武帝因爲屯田而平定西域，這些是先世的好榜樣。"於是任命任峻擔任典農中郎將，招募百姓到許都附近屯田，得到糧食上百萬斛。各郡國都設置田官，幾年之内，各個地方都積存了糧食，倉庫都是滿的。棗祗死的時候，魏武帝後來追念他的功績，封給他的兒子爵位。建安初年，關中的百姓流亡到荆州的有十多萬家，等到聽説家鄉安寧了，都盼望着想回去，但是没有用來謀生的家業。於是衛覬提議説"鹽是國家最寶貴的，自從動亂發生以來就放任自流了，如今應該像過去那樣設置使者監督販賣，用它的收益購買農具和耕牛，供應給百姓中回來的人。勤勞耕作積存糧食，從而使關中豐足，遠方的人聽説了這樣的事，必定有很多人争相回來。"於是魏武帝派遣謁者僕射擔任監鹽官，調司隸校尉到弘農。流亡的人果然回來了，關中一帶豐足殷實。不久又任命沛國劉馥擔任揚州刺史，鎮守合肥，廣泛開展屯田，修整芍陂、茹陂、七門、吴塘等地的堤堰，以便灌溉稻田，公

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黄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顔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户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凉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耬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灌溉。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

私都有蓄積，使好幾代受益。賈逵在豫州的時候，南邊和吴地相鄰，修整防守和作戰的用具，爲汝水築堤堰，修造新陂，又開通運輸水渠二百多里，人稱賈侯渠。在黄初年間，四方各郡太守開墾的田地又有增加，因此國家的用度没有匱乏。當時濟北人顔斐擔任京兆太守，京兆一帶自從馬超作亂以來，百姓不專心於農耕種植，竟然没有車子和牛。顔斐又督促百姓，下令在農閑時候準備造車的材料，輾轉相互傳授製造方法。讓其中没有牛的人養猪，拿到市場上高價賣出再買牛。開始的時候都認爲麻煩，一二年後在編的農户都有了車和牛，下地勞作時很省力，京兆一帶於是因此而豐足起來。鄭渾擔任沛郡太守，當地地勢低下潮濕，水澇成災，百姓飢餓貧困。鄭渾在蕭、相這兩個縣興造堤壩，開墾稻田，當地人都不認爲有好處。鄭渾却認爲最終會有長久的好處，於是親自率領百姓動工，一個冬季就都完成了。第二年大豐收，土地畝産量連年遞增，租税收入比往常翻了一番，郡中百姓托賴他的好處，刻石碑頌揚他，稱爲鄭陂。魏明帝時代徐邈擔任凉州太守，當地雨水少，常常苦於缺乏糧食。徐邈修整武威、酒泉的鹽池，用來收購胡人的糧食。又廣泛開墾水田，招募貧民佃耕，家家豐衣足食，倉庫裏滿滿的。在供應當地邊防軍用開支之外，還用來購買金錦犬馬，供給内地。西域人來朝貢，使資財貨物能够流通，都是徐邈的功勞。後來皇甫隆擔任敦煌太守，敦煌的風俗是不用耬犁等農具，并且不懂得用水，耗費了人力物力，可是收穫的糧食很少。皇甫隆到了以後，就教當地人使用耬犁，又教他們掌握灌溉技術。年終核算下來，節省了一半的勞力，收穫的糧食增加了五成，西部地區因此豐足。

太和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晋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吴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

魏太和四年，關中鬧饑荒，宣帝司馬懿上表遷移冀州的農民五千人到上邽種地，開發京兆、天水、南安的鹽池，用來增加軍費。魏青龍元年，開造成國渠從陳倉到槐里；在臨晋陂修築堤防，引汧水、洛水的水灌溉三千多頃鹽碱地，國庫因此充實起來。魏正始四年，宣帝司馬懿又統率各軍討伐吴國將領諸葛恪，焚燒他積

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土，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聚的糧草，諸葛恪放棄城池悄悄逃走。宣帝司馬懿因此想擴大耕地積蓄糧食，作爲兼并天下的準備，就派鄧艾到陳、項以東，抵達壽春一帶。鄧艾認爲田好而水少，不足以完全發揮地利，應該開挖河渠，纔能够積蓄大量軍糧，又疏通漕運的水道。於是寫了《濟河論》來闡明他的思想。又認爲過去打敗黄巾軍，是因爲屯田，積蓄糧食在許都，用來控制四方。如今三面都已平定，衹在淮南有戰事。每逢大軍出征，運糧的兵丁超過半數，花費數以億計，是巨大的工程。陳蔡一帶，土地很好，可以省去許昌附近那些稻田，將水引向東。命令淮北的二萬人、淮南的三萬人輪流休整，一邊種地一邊防守。水源充足，平常的收穫將是西邊的三倍，算起來除去各種費用，每年上繳五百萬斛作爲軍費。六七年裏，可以在淮北積蓄起三千多萬斛，這是十萬大軍五年的口糧。憑藉這個攻打敵人，就没有不能戰勝的了。宣帝司馬懿認爲很好，完全按照鄧艾的計劃施行。於是北起淮水邊，從鍾離往南并從橫石往西，直到沘水之間四百多里，每五里設置一個營，每個營六十人，一邊種地一邊防守。同時修治擴大淮陽、百尺兩個水渠，上引黄河流水，下通淮河和潁水，在潁南、潁北大規模整修各個堤壩，開鑿水渠三百多里，灌溉農田二萬頃，淮南、淮北都互相連接起來。從壽春到京師，一路都是務農的官員和士兵耕種的田地，還有鷄犬的聲音，田間小路連綿不斷。每當東南方面有戰事，大軍出征，泛舟而下，直到江淮，物資糧食都有儲備，而且没有水災爲害，都是鄧艾所建樹的。

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

到晋朝承受天命，晋武帝想平定統一長江以南地區。當時糧食便宜而布匹絲帛很貴，晋武帝想設立平糴法，用布匹絲帛買糧食，作爲糧食儲備。提意見的認爲軍費還少，不應該用貴的换便宜的。泰始二年，晋武帝就下詔説：“百姓在收成好的時候就花費過度，在凶年荒年的時候就缺錢少糧，這是互相報應的緣故。所以古人權衡國家的用度，從有富餘的地方取用而分散給欠缺的，形成了輕重平糴的制度。管理財政平均使

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并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

用，有益而不浪費，是最好的治理。但是這樣的事情被廢棄了很久，天下人希望按照習慣了的做法行事。加上官府的積蓄還不充分，討論時的意見不一致，還没有能够理順財物流通的制度。更加使得國家的實物在豐年流散而皇帝收不到，貧窮羸弱的人在荒年遭困而國家没有儲備。豪强的人和富裕的商人，帶着輕便的資金，購藏大量物資屯積，來謀求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農夫認爲自己的工作很苦，而從商之類的事情不能禁止。如今减省徭役一心從事農業生産，努力開墾種植，希望讓農業生産更加發展，耕種的人更加努力，可是還有人抬高物價，以至於農民們都受到傷害。現在應該買進穀物，以便彌補歉收年的不足。主管的人斟酌商定，具體地制訂出條例制度。"但是事情最終没有實行。當時江南還没有平定，朝廷對農業種植投入大量精力。泰始四年正月丁亥日，皇帝親自耕種責任田。庚寅日，下詔説："讓四海之内的人民，拋棄經商返回到農業上來，競相從事農耕生産，并能够奉揚我的志向，讓百姓努力勞動樂於務農的，那衹有郡縣官員們了！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當想到他們經營本職事務時，那也是很勤勉的啊。就把中典牧和左典牧的種母馬，賜給縣令的下屬官員和在郡國任職的官員每人一匹。"這一年，開始建立常平倉，豐年就買進，歉收年就賣出，以便利百姓。泰始五年正月癸巳日，下敕令告誡各郡國的計吏、各郡國的太守、相等官員，務必儘量開發地利，禁止游食商販。讓休假的官員和父兄一同勤勉勞作，豪强有勢力的不可以侵害役使孤寡弱者，私下自相置换名義責任。十月，下詔説"司隸校尉石鑒所上報的汲郡太守王宏勤勉安撫百姓，引導教化有方，督促鼓勵開荒五千多頃，遇到年成普遍饑荒而郡界以内卻獨獨没有缺糧的，可以説是能够憑藉鼓勵教導，時令相同而成就不同的了。特此賜給糧食一千斛，布告天下"。泰始八年，司徒石苞上奏説："州郡的農桑方面還没有殿最考核的制度，應該增設有關官員，酌情施行。"晉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這件事參見《石苞傳》。石苞善於勸勉和督查，所以百姓能安

心生活。泰始十年，光禄勛夏侯和上奏修整新渠、富壽、游陂等三條水渠，共灌溉農田一千五百頃。

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

咸寧元年十二月，下詔說："出去作戰回來耕作，雖然是自古以來的常事，不過動用武力的事没有停止，從不曾不把戰士放在心裏。如今把鄴城的馬夫奴婢安置到新城，代替當兵的農民種植稻穀，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每一屯設置司馬，使他們都仿照屯田的制度。"咸寧三年，又下詔說："今年雨水過量，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季以來，大部分不能播種，爲此深深感到憂慮。當地負責人怎麽替百姓考慮的，儘快提出意見來。"杜預上疏說：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

臣經常想，如今東南一帶水災特别厲害，不僅五穀没有收獲，家居産業也都被損害，低窪的田地到處積着污水，高處的土地又都多半堅硬瘠薄，像這樣百姓的困苦窮愁一定會出現在來年。即使詔書諄諄告誡地方官員們就此想辦法，而不改變根本大計，確定有關的正確方向，恐怕會徒然具備有文件，真正的益處很少。現在正是秋夏蔬菜食物最多的時候，可是百姓已經有不够的了，往下到冬春兩季，野外連青草都没有，就一定指望仰賴官家的救濟糧，用來活命。這纔是一方的大事，不可不預先考慮的啊。

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産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認爲既然因爲水而被困，應當依仗魚菜螺蚌，而洪水泛濫，貧窮弱者始終無法得到它們。如今應該大規模破壞兗州、豫州東部邊界的所有堤壩，根據水流所向而加以疏導。使得飢民們全都能利用豐富的水産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邊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這就是眼下每天供給的辦法。洪水退去以後，填塞了淤泥的農田，每畝可以收穫好幾鍾。到春季大量種植五穀，五穀必定豐收，這又是明年的收益了。

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

臣以前上奏説，典牧的種牛不供耕田套車用，直到老了也不穿鼻孔，對於實用没有益處，而白白占用人力糧草的開支，每年送去駕車的很少，又不加調教訓練，應該大量

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産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出售，用來换糧食和作爲賞錢。

下詔説："孳生繁育用的，不應减少分散。"這事於是就作罷了。問有關的官員，如今典虞右典牧的種産牛，大小通算在内，有四萬五千多頭。如果不能有利於實際應用，頭數雖然很多，開支也日益增加。古時候成年的馬和牛，平時用來耕種，出兵時用來作戰，不是和猪羊同類的。如今白白養着可以用的牛，到底是没有用處的開支，完全不符合事物的道理。東南一帶以水田爲主，人們没有牛犢。如今既然破壞了堤防，可以分發種牛三萬五千頭，交付給兩個州的軍民百姓，使他們趕得上春耕。稻穀收穫以後，每頭牛交三百斛。這是花無用的開支，得到水災後的稻穀七百萬斛，這又是幾年以後的收益。加上百姓下山到平地上居住，將來公私兩方面的豐饒收益是數不過來的。對於留下的上萬頭良種牛，可以讓右典牧都尉官等飼養。人多畜少，可以同時開墾牧場土地，明確有關的考核。這又是京師附近的地方，每年理當又收入幾十萬斛糧食，牛又都經過調教，有事時就可以套車備用，都是現在就可以做好的。

預又言：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户口日增，而陂堨歲决，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横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户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

杜預又説：

各種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認爲火耕水耨最便利。并非不是那樣，不過這樣的方法用在新開墾的田和荒地，和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離的情况下罷了。從前東南一帶剛開發而人口稀少，所以擁有可以用火燒荒的便利。近來户口天天增加，可是蓄水塘每年决口，良田裏長出蒲草蘆葦，人們居住在水澤岸邊，水陸失調，放牧絶種，樹木枯死，都是堤陂爲害。堤陂多導致土層薄而水淺，積水不能往下滲掉。所以每當有洪水大雨，就又泛濫横流，影響到旱田。議論的人不考慮其中的緣故，就説這樣的土地不能種植旱地作物。臣統計了漢代的户口，來核驗現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當年的陸地。其中有的還有舊陂舊堰，都是堅固完好的，不是現在所説的危害人民的。臣以前見尚書胡威上奏説應當毁掉堤陂，他的話誠懇至極。大臣中又

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見到宋侯相應遵上書提議，請求毁掉泗陂，改變運糧的路綫。眼下都督和度支共同處理，各自根據自己見到的，不聽從應遵的意見。臣考察了應遵上書説的事情，運糧路綫往東到壽春，有舊的水渠，可以不經由泗陂。泗陂在應遵管轄的地界内毁壞耕地共一萬三千多頃，傷害破敗了現成的基業。應遵的轄區裏管理的應有農户二千六百口，可以説非常少，却還擔憂土地狹小，不足以盡力，這都是水害造成的。應當共同關心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見不同，不是難以看出來，僅僅是因爲認識不同妨礙了事理。人心所想到的既然有不同，利害關係的情况又有差異。軍隊方面和地方郡縣，士大夫和老百姓，他們的認識没有一點相同的，這些都是因爲偏重它的好處因而忘記了它的害處。這正是事理之所以還不被瞭解，而實際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難的原因。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决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决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并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迹，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迹古事以明近，

臣又認爲，豫州界内二處度支所管理的農户，都是州郡的大軍雜士，共用水田七千五百多頃罷了，算起來三年的積累，不超過二萬多頃。根據常理來説，没有必要過多積存没有用處的水，何况如今洪水成澇，造成了大災害。臣認爲與其失當，不如瀉掉它而不蓄積。應該發布明文詔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漢代的舊陂舊堰以及山谷裏的私家小陂，都應當修繕好以便積水。凡是各代魏氏以來所建造的，以及各種因爲雨水冲决後而建的蒲葦馬腸之類的小陂，全都拆毁它。長吏二千石親自到現場鼓勵作業，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聽從號令，趕在水能凍結之前，能够大致枯涸，其中參加整修有實際功勞的人都加以鼓勵。凡是舊的水塘溝渠應當有所修補堵塞的，都查找出微小的迹象，一律按照漢代的做法，預先分類備案，到了冬季，東南一帶休兵交接的時候，各自留出一個月來做這件事。山川河瀆有不變的流水，地勢形貌有一定的樣子，漢代居民衆多，尚且没有問題，如今根據遇到的問題而把它宣泄

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朝廷從之。

及平吴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内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

又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迹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

掉，仿效古代的事例而瞭解眼前的問題，根本的道理是很明顯的，可以很輕易地明白。臣不勝愚意，竊以爲實在是如今最大的現實利益所在。

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到平定吴國以後，有關官員又上奏説："詔書説'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應再有田地住宅。如今還没來得及建造各王國府邸，應當讓他們在城内有往來的地方，近郊有供打柴草的田'。如今可以規定，王國的王爺和公爵侯爵們，在京城内可以有一所住宅的地方。近郊的田地，大的王國給十五頃田，次一些的王國給十頃，小的王國給七頃。城内没有住宅而在城外有的，都允許保留。"

又制訂户調的規定：生男丁的人家，每年交納絹三匹，綿三斤，生女或者生第二個男丁的交納半數。各邊境的郡有些交三分之二，偏遠的交三分之一。夷人交納賨布，每户一匹，偏遠的有些交一丈。一個男子占田七十畝，女子占三十畝。此外丁男徵收五十畝田的賦税，丁女徵收二十畝，次丁男减半，次女就不收賦税。男女年滿十六歲以上到六十歲爲正丁，十五歲以下到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到六十五歲爲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爲老小，不服役。遠方夷人不按田交賦税的交納義米，每户三斛，偏遠的交五斗，極其遠的交納算錢，每人二十八文。官品從第一直到第九，分别根據貴賤占田，官品爲第一品的占五十頃，第二品的四十五頃，第三品的四十頃，第四品的三十五頃，第五品的三十頃，第六品的二十五頃，第七品的二十頃，第八品的十五頃，第九品的十頃。并且又各自根據官品的高低蔭庇他的親屬，多的到九族，少的到三代關係。宗室、國賓、先賢的後代以及士人的子孫也按照這樣施行。而且又可以蔭庇人作爲衣食客和佃客，官品在第六品以上可以有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的兩人，第九品的以及舉輦、迹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都是一人。其中應該有佃客

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的，官品在第一或第二的佃客不可以超過五十户，第三品的十户，第四品的七户，第五品的五户，第六品的三户，第七品的二户，第八品和第九品的一户。

是時天下無事，賦税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這個時期天下没有戰事，賦税平均，人們都安心從業而樂於他們的工作。到晉惠帝以後，政治教化衰落，到了永嘉時期，喪亂更厲害。雍州以東，人們多數飢餓乏困，相互變賣兒女，奔走逃亡流離遷移的，數不過來。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個州鬧大蝗災，草木以及牛馬的毛都没有了。又遇到大流行病，加上饑荒。百姓又被强盜殺害，漂流的尸體布滿河面，白骨遮蔽了田野。劉曜進逼，朝廷商議想遷都到倉垣。人吃人的現象多有發生，饑荒和瘟疫同時來到，百官流亡的十個裏有八九個。

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廪。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吴大饑，死者以百數，吴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廪賑之。元帝時使黄門侍郎虞騤、桓彝開倉廪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并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

晉元帝身爲晉王的時候，檢查督促農業生産，下令二千石長吏們根據交納糧食的多少來排座次。如果不是負責宿衛等重要任務，都要參加農業生産，讓軍隊各自耕作，就把收成作爲軍糧。太興元年，下詔説："徐、揚二州的土地適宜種植三麥之類，可以督促讓土地乾燥，趁秋天下種，到夏天就成熟了，趕在新舊交替的時候，用來周濟，益處很大。過去漢代派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促三輔一帶種植麥子，於是關中地區就豐足。不要使得遲誤了。"從那以後連年的麥子雖然有旱災蝗災，可是得益還是很多。太興二年，三吴地區有大饑荒，死的人有好幾百，吴郡太守鄧攸就打開倉廪賑濟災民。晉元帝當時派遣黄門侍郎虞騤、桓彝打開倉廪賑濟，并減省衆人的徭役。百官各自呈上秘密奏章，後軍將軍應詹上表説："一個人不耕作，天下人中必定有因此挨餓的。而自軍隊興兵以來，出征交戰水陸轉運，國家用度和宗廟祭祀用度，百官的開支用度，已經需要很多，下面那些工匠商人流民寓公僮僕等不直接從事農桑生産而游手白吃的人數，要十萬十萬地計算。不考慮開發建立獲得大利的途徑，而指望國家豐足人民有衣食，豈不是很難的嗎！古

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吴，東吴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内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

人説，飢餓和寒冷一起降臨，即使是堯、舜也不能使山野裏没有强盜；貧窮和富有同時存在，即使是臯陶也不能使强者不欺凌弱者。所以管理國家的人，什麽時候不曾不抓農業重視糧食問題。近代魏武皇帝采用棗祗、韓浩的意見，廣泛設立屯田，又從征伐的軍隊中，分出現役的士兵，因地制宜開墾荒地，所以人民不很辛勞，而大功得以完成。近來流亡的人投奔東吴，東吴如今歉收，都已經返回了。江西一帶的良田，空閑廢置不久，燒荒翻耕灌水播種，花費的勞力相對比較少。應該挑選流亡的人，重新恢復管理農業的官署，按照功勞上報給以獎賞，一切按照魏朝的老例。一年之内的收穫給百姓，第二年的收一部分税，第三年以後計算賦税來管理他們，公家與個人都得到好處，那麽倉庫裏存滿大量糧食的時候，是可以數着日子等它到來的。”又説：“從前漢高祖派蕭何鎮守關中，光武帝命令寇恂鎮守河内，魏武帝把西部事務委任給鍾繇，所以能够使得所有相鄰的地方不再動蕩，統治下的地方和平安寧。如今中原地區淪陷，還有待受到治理，這是億萬百姓所盼望的。壽春是一方之都會，距離這裏不遠，應該挑選都督中有文才武略的人，遠可以改變中原河洛的形勢，近可以成爲徐州、豫州的屏障，安撫聚集流亡分散的人，使得人們有所依靠，專心從事農業生産，使事情有所歸屬。趙充國在金城抓農業，從而平定西零羌人；諸葛亮在渭水流域開墾，對抗中原上國。如今各軍已經不用對敵作戰，都應該一致去做這件事。”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税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羡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

咸和五年，晋成帝開始根據百姓的田地，取十分之一，每畝收三升米的税。咸和六年，由於海盜搶劫，水路轉運中斷，徵發王公以下的没有服役的壯丁，每人運六斛米。此後連年水旱蟲災，田裏没有收獲。咸康初年，統計計劃内田地的税米，差額達五十多萬斛，從尚書褚裒往下的官員都罷免了。晋穆帝的時候，頻繁有大軍行動，軍糧運輸接不上，規定王公以下每十三户共借一個人，援助調度運輸。升平初年，荀羡擔任北府都督，鎮守下邳，在東陽的石鼈開墾種田，公私都受益。晋哀帝即位，於是減免田租，每畝

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收二升米的稅。孝武帝太元二年，廢除按田畝收租稅的制度，王公以下每人納稅三斛，衹蠲免正在服役的人。太元八年，又增收稅米，每人五石。直到太元末年，天下没有戰事，風調雨順連年豐收，百姓安居樂業，糧食布帛豐富，幾乎是家家有餘人人豐足了。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帝。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爲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者不與百姓争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吏多奸。官自賣鹽，與下争利，非明王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爲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

漢朝的錢原來用的是五銖，自從王莽改制革新，百姓都感到不方便。到公孫述在蜀冒用帝王的稱號，童謡説："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的人私下裏説，王莽自稱黄，公孫述想繼承他，所以自稱白帝。五銖錢是漢代的貨幣，童謡説的是漢朝會恢復統一天下。到漢光武帝中興，廢除王莽的貨幣。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説："使國家富强的根本，在於經濟，應該按從前的制度鑄五銖錢。"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於是恢復鑄五銖錢，天下人認爲很方便。到漢章帝時，糧食布帛價格很貴，地方官經費不足，朝廷憂慮這件事。尚書張林説："如今不衹是糧食貴，什麽東西都貴，這是因爲錢貶值的緣故。應該命令天下人都用布帛作爲租金，購買時都用它，封存錢幣不要流通，這樣的話錢幣减少貨物都會便宜起來。另外，鹽是食物中最急需的，地方官府可以自己賣鹽，武帝的時候施行了這個辦法，叫做均輸。"於是把這件事批給尚書討論。尚書朱暉提意見説："王道的制度，天子不談有或没有，諸侯不論多還是少，拿俸禄的人不和老百姓争利。均輸的方法，和商販没有不同。用布帛作爲租税，那麽官吏有很多作奸的機會。官府自己賣鹽，和下面的百姓争利，不是明智的君王所應該做的。"皇帝本來就認爲張林的話是對的，得知朱暉的意見，於是發了火，馬上采用了張林的主意，過了一些時候又停止了。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桓帝時有人上書説："人們認爲貨幣輕銅錢薄，所以導致貧困，應該改鑄大錢。"事情批給四府所有官員和太學裏善於議論的人。孝廉劉陶提出意見説：

臣伏讀了關於鑄錢的詔書，評斷錢的輕重的問題，詢問到很不起眼的人，不漏掉貧

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窮低賤的，因此吃粗糧的人，也能冒昧地趕上説説。

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

我認爲當前的問題，不在貨幣上，在人民飢餓上。因此先王觀察天象繁育農作物，恭敬地告訴百姓耕作的時令，使男子不荒廢耕種，女子不走下紡織機，所以君臣之間的道義得以實行，先王法度的内容得以貫徹。由此説來，糧食就是國家的寶貝，百姓最爲看重的。竊以爲連年來，很好的禾苗都進了蝗蟲之類的嘴巴，紡織機上的産品都被公家私門索取光了。最着急的是每天的飯食，最犯愁的是無休止的公事，哪裏在乎錢幣的厚薄，分量的輕重啊！就算使當今的沙礫化爲南方出産的銅，瓦石變成美玉，假如百姓渴了而没有喝的，餓了而没有吃的，即便是伏羲的純粹明德，唐堯、虞舜之文教英明，仍然是不能够用來安定蕭墻以内的地方的。因爲百姓可以一百年没有貨幣，不可以遭受一天的飢餓，所以糧食是最急需的。

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争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

議論的人不明白農業耕種這個根本，大多説的是鑄錢的便利，有的想藉機會搞欺詐，來從國家身上謀取利益。國家的利益將要没有了，掠取的人互相競争，造錢鑄幣的事情，於是就提出來了。其實一萬個人鑄錢，一個人奪錢，尚且不够，何况如今一個人鑄錢而上萬人來奪錢呢！即使用陰陽作爲炭，用萬物作爲銅，驅趕不需要吃飯的民衆，役使不知道飢餓的人，還是不能滿足没有止境的索求的。

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栖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

凡是想要民衆財産殷實富裕，關鍵在於停止勞役禁止掠奪，那麽百姓不用勞累就够用了。陛下有聖明的品德，憐憫海内的憂傷悲哀，感傷天下的艱苦困難，想要鑄錢聚集資財，來拯救其中的弊病，這好比把魚養在開水鍋裹，讓鳥落在烈火上面。樹木和水，本來是魚和鳥生存的地方，使用不合時宜，必定導致焦爛。希望陛下放寬刻薄的禁令，緩辦鑄錢的意見。

帝竟不鑄錢。

皇帝最終没有鑄錢。

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吕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到獻帝初平年間，董卓竟然又鑄小錢，從此貨幣輕而物價貴，穀子一斛達到數百萬錢。到魏武帝擔任了相，那時候纔廢止了，恢復使用五銖錢。這時已經很久不鑄錢，貨幣本來不多，又再没有增加，所以穀子價錢跌個不停。到黃初二年，魏文帝停用五銖錢，使百姓用糧食布帛直接交易。到明帝的時候，錢被廢止穀子被使用已經很久，人間取巧做假的漸漸多起來，競相用潮濕的穀子來謀利，製作很薄的絹來交换，即使用嚴刑處罰也不能禁止。司馬芝等人舉朝大議，認爲用錢不祇是使國家豐足，也可以用來减省刑罰。現在如果再鑄五銖錢，那麽國家豐足刑罰减省，對於治理來説是方便的。魏明帝於是再次行用五銖錢，到晉代一直使用它，没有聽説有什麽改變更新。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個當五百個小錢。赤烏元年，又鑄當一千個小錢的。所以吕蒙平定荆州，孫權賜他一億錢。錢既然太貴，衹有空名，人們犯愁它。孫權聽説百姓不認爲方便，就停用大錢，鑄成器物，官府不許再拿出去流通。私家擁有的，都拿來上繳，按價值抵償，不許有不合理的。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吴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

晉代自從中原喪失離亂，晉元帝過江以後，用孫氏舊有的錢，輕的重的摻雜使用，大的叫做"比輪"，中等的叫做"四文"。吴興沈充又鑄造小錢，叫做"沈郎錢"。錢既然不多，因此漸漸貴起來。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詔説："錢，是國家的重寶，小人貪圖謀利，不斷銷熔毁壞，有關部門應當加以注意。廣州的夷人把銅鼓看得很寶貴，可是州境之内素來不出産銅，聽説官家私家商人都在這個時候貪求"比輪"錢的分量較重，帶進廣州，賣給夷人，化開來製作銅鼓。將嚴厲禁止，抓住的要按犯罪處罰。"晉安帝元興年間，桓玄輔佐朝政，提出意見想要廢止錢幣采用糧食布帛。孔琳之提意見説：

> 《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

> 《洪範》裏説到"八政"，"貨"在"食"的後面，難道是不把交易時所用的錢，作爲用品中最重要的嗎！如果讓老百姓致力在爲了錢上，那麽這是妨害了生存的基業，禁止它是可以的。如今農民自己去生産糧食，工

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毁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毁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

匠自己去生產器物，各自歸於他們的行當，何曾爲了錢而辛勤操勞。所以聖王製作没有用的貨幣，來流通有用的財物，既避免了物資毁壞殘敗的費用，又省去難以運輸的麻煩，這是錢之所以在龜甲貝殼之後發揮作用，歷代不能廢除的原因。糧食布帛是寶貝，本來是滿足吃穿的，分出來作爲貨幣使用，就會導致很多的損失。又在商販的手裏磨損毁壞，因爲分割截取之類的使用方法而損耗廢棄，這種情況成爲弊病，在從前就很明顯。所以鍾繇説，取巧造假的人，競相把穀子弄成潮濕來謀取暴利，製作薄薄的絹來充當資本。魏朝用嚴刑來限制，也不能禁止。因此司馬芝認爲使用錢幣不衹是使國家豐足，也能因此減省刑罰。錢幣之所以不再流通，由於兵亂積日持久，自己導致被廢棄，有原因纔這樣的，漢代末期就是這樣。如今已經流通而又廢棄它，那麽老百姓頓時失去了錢幣的有利之處。現在掌握了天下所有的糧食，用來周濟天下人的食物，有的倉庫裏滿滿的，有的儲糧不多，用錢來互相流通，那麽貧窮的人有希望富起來。致富的途徑，實際上要藉助於錢幣，一旦禁斷了它，就成爲廢物。這樣有錢而没有糧食的人，都將一下子陷入飢餓困窘，由此看來，又將會造成弊病。

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

况且可以看到如今用錢的地方，并不貧窮，用穀子的地方，并不富有。加上人們習用的由來已經很久，革除它必定感到迷惑。老話説，好處没有一百條，不改行，何况又是錢幣比穀子便利呢！魏明帝時錢被廢止，穀子被使用已經很久，不認爲便於人，纔讓滿朝官員都來討論。精明的才士通達政務的人没有不認爲應該恢復使用錢幣，下面没有不同的想法，朝堂上没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尚且捨棄用穀子布帛而采用錢幣，足以説明用穀子布帛的弊病已經明顯地使他們有了教訓。

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

世人有的説魏朝不使用錢幣很久之後，

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	積累了巨萬財富，所以想要實行它，有利於公家而使國家富强，這恐怕是不對的。晉文公擱置舅犯提出的謀略，而先用成季主張的誠信，認爲即使有一時的功勳，趕不上有萬世的益處。當時有名的賢人就在官員中，有德的君子滿朝都是，大家商討天下形勢的利弊，將要確定治理國家的基本方法。如果穀子確實比錢幣便利，按道理不會被當時的淺近小利所蒙蔽，而廢止永遠有用的東西，是明顯可以瞭解的了。這實在是進入困境而想到變革，改弦更張罷了。近時晉孝武帝的末期，天下没有戰事，時令和順年成豐收，百姓安居樂業，穀子布帛充足，幾乎家家充裕人人豐足，用實際事例來檢驗，錢也是不妨害人的。
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不久戰争多次發生，荒年饑饉接連到來，飢寒没有解決，實在是由此造成。公既然幫助并拯救了世道，徹底改變人們的認識，弘揚注重根本的道理，彰明推廣農耕的事項，認真地告知人們時令的變遷，各自從事他們的事業，游蕩的人知道改正，不務正業的自行停止，共同在農田上争相出力，野地裏没有遺漏的耕地了。從此以後，升平景象將必定到來，哪裏值得爲衣食發愁！我認爲拯救時弊的辦法，從廢除錢幣裏是得不到的。
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朝堂上的意見多數同意琳之的，所以桓玄的意見没有實行。

晋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虚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絶，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帝王，是要德性與天地相配，與陰陽相協和，發號施令，行動關乎人神，災祥的徵兆，會感應而顯現，因此《尚書》說："仁愛之道吉祥，放縱邪惡不吉，就像影子隨形回響應聲。"從前伏羲氏承天命爲王，接受《河圖》，依據其畫成圖，這就是八卦。禹治理洪水，受賜《洛書》，遵照其陳述，這就是《洪範》。聖人依其道而行，以其真爲寶，上天保佑，吉祥而無不利。三皇五帝以來，各有官吏掌管。直到殷代的箕子，居父師之位，遵循這大的典範。周朝替代殷朝後，將箕子帶回，武王謙虚地向他請教。箕子以禹所得的《雒書》應對，教授他以留下訓誡。如此，則《河圖》、《雒書》相互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殷朝道行斷絶，文王推演《周易》；周朝道行衰敗，孔子作《春秋》。尊奉乾坤之陰陽，效法《洪範》之災祥，天人相應之道就明白了。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虙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

漢朝興起，承續在秦朝滅絶學術之後，文帝時，虙生創有《大傳》，其中論説五行的種種徵兆已很完備。後來景帝、武帝期間，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開始推論陰陽，是儒者的宗師。宣帝、元帝時，劉向研究《穀梁春秋》，論算其禍福，爲《洪範》作傳注，與董仲舒有很多不同。到劉向的兒子劉歆研究《左氏傳》，他論説《春秋》和五行，又有很多不同和錯誤之處。班固依據《大傳》，采納董仲舒、劉向、劉歆的論説著《五行志》，而記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等人的論述和事迹，止於王莽，博通祥瑞變

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

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説不越前規。今采黄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異，來爲《春秋》作佐證。

綜合地説，共有三種方法。其一，君王以道治理，臣子輔佐盡忠，萬物都順其本性，就會和氣相應，吉祥的徵兆顯現，國家安寧。其二，君王違背其道，小人在位，萬衆失去常道，就會有不祥之兆應驗，災凶的徵兆顯現，國家滅亡。其三，帝王大臣見到災異，退而自省，檢討自身修養德行，同心協力彌補過失，那麽災禍就會消除，福運就會降臨。這是其大概。就舉出這方面的例子，交錯綜述當時的變異，錯雜組成篇章，有值得參閲之處。到司馬彪編纂光武帝之後的事來推究漢朝的事情，災禍之説不超越前規。現選取黄初以後談及吉祥災異的事，寫在這卷中。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

説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奸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不曲直。

《經》説："五行：一謂水，二謂火，三謂木，四謂金，五謂土。水謂潤下，火謂炎上，木謂曲直，金謂從革，土謂稼穡。"

《傳》説："田獵不按時歸返歇息，飲食不依享獻之禮，出入不依規定，違誤農時以及有邪惡的謀劃，木就不曲直。"

解説：木，是東方。在《易》，地上之木爲《觀》。在王事，是威儀容貌也有可觀者。因而行走有佩玉的制度，登車有挂和鸞鈴鐺的節度，田獵有三驅的規定，飲食有享獻的禮儀；出入有制度，按照時令勸導民衆，鼓勵農耕桑植，謀劃安定百姓，像這樣做，木就會得其本性。如果田獵馳騁，不回宫室；沉湎飲食，不顧法度；隨意大興徭役，而違背農時；虚僞邪惡欺詐，傷害民衆財物，木就失去本性。做車輪弓箭的工匠多有傷害，木爲精變怪異，這就是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案劉歆説，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降雨，木結冰。劉歆説，上有陽而不與下通，下有陰而没有上達，所以降雨，而木爲此結冰，是凶氣寒，木不曲直。劉向説，冰是陰之盛，木是少陽，是貴臣卿大夫的象徵。此人將受傷害，陰氣就會侵木，木先寒，所以有雨就會結冰。這年六月，利成郡兵

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吴，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藩，八月庾楷爲西藩，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奸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士蔡方等人殺死太守徐質，占據郡地謀反。太守，如古代的諸侯，這是貴臣有傷害的應驗。一説認爲木結冰就是木介，介是甲兵的象徵。當年，討伐蔡方後，又在八月，天子親率水軍征討吴國，兵卒十多萬人，旌旗連綿數百里，到長江視察軍隊，又屬於常雨。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降雨，木結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這是陽氣行不與下相通。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降雨，木結冰。這年殷浩北伐，第二年兵敗，永和十年被廢黜。又説，荀羡、殷浩北伐，是桓温入關的徵兆。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降雨，木結冰。第二年二月王恭做北部邊境統帥，八月庾楷做西部邊境統帥，九月王國寶任中書令，不久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統領荆州，雖然邪正各有不同，但最終都被消滅，這是他們的應兆。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討淮南，後官府廳堂的屋梁從中折斷。諸葛恪隨意增加賦税徭役，違背農時，策劃邪惡計謀，損害國家資財物力，所以木失去其性而造成毁壞折斷。等到他撤軍返回就被誅殺滅族，在《周易》上又叫"棟橈之凶"。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基塌陷，梁折斷。八年正月，太廟殿又塌陷，改建太廟，修築地基及地下室。這年九月，就重新修建新廟，從遠方找來名貴木材，雜用銅柱，陳勰任匠官，修造者有六萬人。到十年四月纔建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斷。天戒這樣説，地塌陷是分離的徵兆，梁柱折斷是木不曲直。第二年武帝去世，王室於是戰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馬穎派陸機率領部衆去京都，攻打長沙王司馬乂，軍隊剛剛出發牙旗旗杆就折斷，不久後戰敗，陸機被殺，司馬穎潰散逃跑，最終被賜死。這是對邪惡謀劃的懲罰，木不曲直。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説亦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出像蓮花一樣的花，五六日後纔枯萎敗落。這是木失去本性。干寶認爲亂花生在枯木，又在鈴閤間，是説威儀的富麗，榮華極多，都像亂花的生發，不能够長久。此後王敦終因叛逆遭到誅殺。一説也是花孽，在《周易》中是“枯楊生花”。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奸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挂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桓玄剛篡位，龍旗旗杆就折斷。當時桓玄田獵無度，飲食奢侈，大興土木妨礙農時，又多有邪惡的圖謀，所以木失去本性。天戒這樣説，旌旗是用來懸挂日月星三辰，顯揚光明的，旗竿折斷，高處的光明離去了。桓玄終於敗亡。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傳》説：“背棄法律，驅逐功臣，殺死太子，以妾作妻，火就不炎上。”

説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别，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别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虚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解説：火，南方，是揚光輝爲光明之物。它對於君王來説，是面向南方光明而統治。《書》中説：“知人就是賢明，能任官。”所以堯、舜提拔衆賢才任用他們在朝爲官，遠離四個奸邪之人將他們流放到野外。孔子説：“逐漸加深的讒言，不實之辭的誹謗，都不起作用，可以稱之爲明。”賢明之人和奸邪之人分開，任命官員有法，統帥遵循舊法，敬愛重用有功之人，區分嫡出和庶出的子孫，這樣做火就會得其本性。如果信奉道而不誠，或虚妄奸詐盛行，讒佞之人得勢，邪惡勝過正直，火就失去其本性。從上而降，及至肆虐的烈火亂起，焚燒宗廟，燒毀宫館，雖然興師動衆，也不能救，這就是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遭火災。當初，魏明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等到即皇帝位，却不將她立爲皇后，另外立典虞車工卒毛嘉的女兒爲皇后。皇后本來地位低微，不應當升爲皇后，這是以妾爲妻的懲罰。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宫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宫鞠室火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火災，蔓延到南閣，修繕復原。到三年七月，此殿又失火。魏明帝問高堂隆：“這是什麽過錯？禮儀上有祈福禳災的説法嗎？”回答説：“災變的發生，都是來顯示教誨懲戒的，衹有遵循禮法修明德行纔可以克服。《易傳》説：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宫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内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毁徹武昌以增太初宫，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火之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吕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内史，驚擾州郡，致使交阯反亂，是其咎也。

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齊大災，劉向以爲桓公好内，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宫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

‘上不勤儉，下不節約，罪火就會燒其室。’又説：‘君王高築其臺，天火就會成災。’這是君主一味修飾宫室，不知道百姓財空力竭，所以上天以乾旱應驗，火從高殿燒起。依《舊占》説：‘火災的發生，都是以臺榭宫室作爲懲誡。’現在應當停止勞役，勵行節約，清掃受災的地方，不敢在這裏再進行營建，象徵吉瑞的草和禾稻一定會在這裏長出，回報陛下虔誠恭敬的德行。”明帝不聽。於是修復崇華殿，改名九龍。因各郡國先後九次稱有龍出現，所以以此爲名。這是背棄法度，使民衆疲憊滿足自己私欲，以妾作爲妻的應兆。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失火，改建，端門又失火。内殿門，是號令所出之處；殿，是聽政之地。這時諸葛恪執政，傲慢放肆，孫峻總管禁衛軍，而凶險危害終於顯現。武昌，是孫氏建國稱帝的地方。天戒這樣説，應除去達官貴人的首領，諸葛恪果然失去部衆殘害人民，孫峻將政權交給孫綝，孫綝廢黜孫亮。另有一説，孫權放棄武昌來增建太初宫，諸葛恪有遷都的想法，另建門殿，事情不合時宜，所以出現火災。京房《易傳》説：“君王不思道義，妖火就燒宫殿。”

太平元年二月初一，建鄴起火，是人爲的火災。這年秋天，孫綝開始執政，假托孫亮的詔書殺死吕據、滕胤。第二年，又擅殺朱異。這是對違背法律驅逐功臣的懲罰。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遭火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着火，燒西南一百八十丈。這時受寵愛的張布專斷國政，多做無禮之事，而韋昭、盛冲終被貶斥不用，又派遣察戰等作内史，騷擾各州郡，造成交阯叛亂，這是其災禍。

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一萬多人家，死七百人。《春秋》説齊大火災，劉向認爲是桓公喜愛内室，聽從女人的話，妻妾多次更换的懲罰。當時孫晧法令陰險殘暴，完全背棄了法度，有功大臣和賢名人士，遭誅殺貶斥的很多，後宫有萬餘人，聽命的女官有很多隊列，其中特别寵

綬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一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并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太子見殺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

愛佩帶皇后璽印綬帶的又很多，所以有大火。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地震失火燒西閣楚王居留的坊和臨商觀窗。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火災。十一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失火。當時有上奏説："漢王氏五侯，兄弟相繼任職，現在楊氏三公，同在高位，所以上天多次出現災變，私下裏爲陛下擔憂此事。"因此楊珧請求退職。這時武帝聽從了馮紞的挑撥離間，廢除張華的功勛，聽信了楊駿的讒言，不再寵愛衛瓘，這是對貶斥功臣的懲罰。第二年，皇帝死去。此後楚王稟承暗中傳達的旨意，殺害二公，他自己也没有幸免。地震毁壞他的坊，也是天意吧。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軍需倉庫失火。張華疑心有變亂，先命令固守，然後救火。因此歷代的珍奇寶物，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斬白蛇劍及二百萬人的器械，一時蕩然無存。這是後來愍懷太子被殺的懲罰。天戒這樣説，設險要之地的守衛警備，是爲了保衛國家，儲備積存兵器，是爲了防備意想不到的情况。現在國家將要傾覆，社稷將要滅亡，禁衛部隊無處可用，皇室軍隊又將保衛誰。帝后没有醒悟，終於失去天下，這是其應兆。張華、閻纂都説，"軍需倉庫失火而氐羌叛亂，太子被廢黜，那麽天下形勢可以料知了"。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失火。這時賈后凶惡恣意，賈謐專斷朝政，罪惡深重，應當被誅滅。天戒這樣説，臣妾中的不良者，即使無比親密尊貴，仍應抑制感情而誅滅他們，就像天焚燒高原陵一樣。惠帝昏聵懦弱，張華又不采納裴頠、劉卞的計謀，所以賈后就同賈謐殺死了太子。干寶認爲"高原陵着火，是太子廢黜的應兆。漢武帝時代，高園的便殿失火，董仲舒的應對和此占相同"。

永康元年，惠帝娶皇后羊氏，皇后將要入宮，衣中忽然有火，衆人都奇怪此事。永興元年，成都王廢黜王后，讓她住到金墉城。此後復立，立後又廢黜，共反復了四次。又下詔賜她

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死，荀藩上奏表保全了她。雖然回來恢復皇后位，但是這樣逼迫羞辱，自古以來没有聽説過。這是孽火的應兆。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省各處起火，蔓延到崇禮闥和閣道。百官是教化的根本，是君王背棄法律的應兆。後來清河王司馬覃入宫繼位，没有在位上善終，也是殺死太子的懲罰。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災，燒死三千多人。這時王如自稱大將軍、司、雍二州牧，部衆四五萬人，攻占郡縣。這是下凌上，陽氣失去節制的應兆。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説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元帝太興年間，王敦鎮守武昌，武昌遭火災，火起，叫民衆救火，救了此處别處又起，東西南北數十處都相應起火，數日不停。舊説所稱"肆虐之火妄起，即使興師動衆也不能救滅"就是指此。干寶認爲"這是臣子有君王的行爲，陽氣失去節制，是因爲王敦欺上，有漠視君王的心，所以有火災"。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出現大火災。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災，燒七千餘家，死者一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起火。這時王敦侵侮朝廷，行爲大多很無禮，朝廷内外臣下都心懷怨恨憤怒，是極陰生陽。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失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吴郡災。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吴郡火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年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地震火災燒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地震火災一個多月纔止滅，金石全部燒毁。這一年石季龍死，大亂，不久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温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海西公太和年間，郗愔任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火災，火燒數千家，蔓延燒毁山陰倉的數百萬斛稻米，烈焰濃烟遮蔽天空，不能撲滅。這也是桓温强盛，將要廢除海西公，極陰生陽的應兆。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發生大風大火

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災。這時桓温入朝，志在篡位，年幼的君主登基，人們心懷憂慮恐懼，這與太寧年間失火的事相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監學生乘風放火，焚燒一百多間房屋。此後考試核查不嚴，賞罰没有章法。有育才的名，而没有招收賢才之實，這是對不賢明懲罰的先兆。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姏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宫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妒，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發生火災。當月丙申，螽斯則百堂和客館、驃騎府庫都起大火。當時朝政有很多弊端，衰敗日益顯現，不賢明的懲罰，都有徵兆，君主臣子没有醒悟，終於敗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姑和老年婦女，各任用其親戚，竟至出入皇宫，拜見君主。天戒這樣説，登上延賢堂和客館的多是不應該進入這裏的人，所以遭受火災。又，孝武帝又不立皇后，寵幸地位低微卑賤的張夫人，夫人驕横嫉妒，皇子不多，違背了《詩經》所説的"螽斯則百"的道理，所以其殿遭受火災。道子又賞賜無度，所以府庫遭火災，這也是對他的懲罰。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兩艘龍舟着火，這是水克火。此後桓玄篡位，安帝流亡。天戒這樣説，君王流亡，不能再乘龍舟，所以遭火災。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省下舍官署失火。此時桓玄遥領録尚書，所以上天降下火，示意不能再留。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吴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内，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

三年，盧循攻打廣州，刺史吴隱之關閉城門堅守。十月壬戌夜，火起。當時百姓躲避賊寇擠滿城内，隱之害怕有接應賊寇的人，衹是極力整肅軍隊，不先救火。因此官府館舍焚燒一空，燒死的有一萬多人，於是民衆四散潰逃，盡數被賊寇擒獲。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王弘時爲吴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省殿中吏部官署失火。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十一年，京都一帶火災肆虐，吴地界内尤爲嚴重。火災防範非常嚴厲，仍然不能杜絶。王弘當時任職吴郡，白天在官署處理政事，見天上有一紅色物下來，形狀像旗幟，遠遠地落在路南人家屋頂上，即起大火。王弘知道是上天降下的火災，所以不責罰失

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火事主。這是帝室衰亡敗落的應兆。

《傳》曰："修宫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傳》説："修建宫室，裝飾臺榭，在内淫亂，欺凌親戚，侮慢父兄，作物就没有收成。"

説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内事，宫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宫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解説：土，居中央，是生育萬物的。對於君王，是内事，宫室、夫婦、親屬，也是有相生關係的。古代天子諸侯，宫廟的大小高低有規定，王后夫人媵妾的多少有一定限度，九族遠近親屬長幼有禮秩。孔子説："禮，與其奢華，寧可儉樸。"所以禹修建低矮的宫室，文王示範於後代，這是聖人以此來宣明教化。像這樣做，土就會得其本性。假如奢華淫佚驕縱傲慢，土就失去其本性。没有水旱災害但是草木百穀都不成熟，這就是作物無收成。

吴孫晧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吴人以爲傷露，非也。案劉向《春秋説》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晧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晧皆冒之。此修宫室飾臺榭之罰也。

吴孫晧時，平常年份没有水旱災害，禾苗莊稼長得好但不長糧食，百姓因而挨餓，整個境内都如此，連年不斷。吴人認爲是受露水危害，不是。劉向《春秋説》説"水旱災害應當記載，不記載水旱災害而説大無麥禾，是土氣不養，稼穡不成"，就是這個道理。孫晧當初遷都武昌，不久返回建鄴，又建起新的館舍，點綴裝飾珠寶玉石，壯麗非同尋常，破壞各營寨，擴建宫苑園林，妨礙農時，侵害農民，官府民間疲憊懈怠。按《月令》，夏末不可以大興土建勞作，孫晧全都冒犯了。這是對修建宫室裝飾臺榭的懲罰。

元帝太興二年，吴郡、吴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元帝太興二年，吴郡、吴興、東陽没有麥禾，大饑荒。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没有麥苗，天下大饑荒。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十二年，大無麥。

穆帝永和十年，三季麥不熟。十二年，大面積没有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孝武太元六年，没有麥禾，天下大饑荒。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没有麥禾，天下大饑荒。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傳》説："喜歡戰爭攻伐，輕視百姓，修整城郭，侵犯邊境，金就不從革。"

説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静應宜，説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晋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晋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案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晋，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宫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吴時，歷陽縣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修武昌宫，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宫。班固云"離宫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晧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吴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

解説：金，西方，萬物已長成，是殺氣的開始。所以立秋後鷹隼就追捕，秋分後就降下微霜。對於君王之事，是發動軍隊，握持旗幟兵仗斧鉞，誓師兵衆，振奮威武，來征討叛逆賊人，制止暴亂。《詩經》説："威武地持着那斧鉞，火一般地興旺。"又説："收藏起干戈，將弓箭收入囊中。"動静相應適宜，愉快地迎接危難，人們忘記了死亡，金得其性。假如貪婪放縱，一味樹立威望勝利，不重視生命，金就失去其本性。因工匠冶煉鑄造金鐵，冰冷凝滯乾涸堅硬，不成的很多，就成爲變異精怪，這就是金不從革。

魏時張掖石有祥瑞，雖然是晋的符命，但對於魏是妖孽。喜歡攻伐戰争，忽視百姓，修造城郭，侵犯邊境，魏氏三祖都有這樣的事。石圖顯現不同尋常的圖文，這是金不從革的怪異。晋定大業，多殺曹氏，是石瑞圖文"大討曹"的應兆。劉歆認爲《春秋》石説到晋，是金石同類，這是金不從革，失去其性。劉向認爲石白色爲主，屬於白祥。

魏明帝青龍年間，大規模裝修宫室，向西去取長安的銅鑄人像，承露盤折斷，聲音傳出數十里，銅像流淚，便留在霸城。這是金失去其性而成爲怪異。

吴時，歷陽縣有岩石穿，像印，都説"石印啓封，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啓封。又，陽羨山上有石洞，長有十多丈。孫晧起初修武昌宫，有遷都的想法。這時武昌是離宫。班固稱"離宫與城郭的占卜相同"，指的是修造城郭。寶鼎三年後，孫晧出東關，派丁奉到合肥，建衡三年孫晧又大規模出華里，可稱爲侵犯邊境。所以讓金失去其性，最終反縛雙臂投降而吴國滅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宫殿前的六個鐘都流淚，歷時五刻後停止。前一年賈后將楊太后殺死在金墉城，而賈后作惡不止，所以鐘流淚，似爲此而憂傷。

永興元年，成都王攻打長沙王，每天夜間戈

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戟的鋒刃有火光就像懸挂的蠟燭。這是忽視人命，喜歡攻戰，金失去其性而出現光變。天戒這樣説，兵如火，不收斂將會自焚。成都王没有醒悟，終於因此失敗滅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飆起。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毁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出金可以采取，這是金不從革而有變異。五月，汲桑作亂，衆多賊寇暴起。清河王司馬覃做世子時，所佩帶的金鈴忽然生出像粟一樣的東西，康王母親疑心不吉祥，毁壞扔掉。到後來成爲惠帝的太子，没有在位上善終，最終被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愍帝建興五年，在平陽有石頭説話。這時愍帝也在平陽蒙難，所以有不會説話的東西説了話，是大的妖孽。不久愍帝被叛亂的胡人殺死。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準備襲擊王敦，後來半途停止。等到返回，家中有很多變異怪事，照鏡看不到腦袋。這是金失去其性而爲妖。不久被王敦襲擊，於是被誅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有二隻金鳳凰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海西公太和年間，會稽山陰縣建倉庫，掘地得到兩隻大船，其中裝滿錢，錢都是輪紋大形。當時近日暮時分，挖掘的人急速去報告官府，官府連夜派人嚴加守衛。到天明，找不到錢所在的地方，衹有船還在。審視形狀，都是有錢的地方。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安帝義熙初年，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子看不到腦袋，不久也被誅殺，占卜與甘卓相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傳》曰："慢待宗廟，不在祠中祭祀，荒廢祭祀，違背天時，水就不順下。"

説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

解説：水，北方，是收藏萬物之處。對於人道，生命終結而形體收藏，精神放任自由。聖人立宗廟，收留魂氣，春秋祭祀，來盡孝道。君王即位，一定要在郊野祭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祭山川，安順百神，無不尊崇其事。謹慎地齋戒，表達崇敬之情，因此鬼神受享其祭，就能獲得福

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佑。這就是聖明君王要順奉陰氣，和睦神人。至於發號施令，也要敬奉天時。十二個月都各得其氣，陰陽就諧調而善始善終。像這樣，水就得其性。假如不敬鬼神，政令違背時勢，水失去其性。茫茫大水暴漲，百川倒溢，毀壞鄉村，淹死人民，還有綿綿雨水傷害稼穡，這就是水不順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黄。饑而不損，兹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兹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兹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兹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京房《易傳》説："專制者侵凌，誅殺責罰無理，就遭水災。其水，是降雨，殺人，降霜，大風天黄。饑荒却没有損害，這叫做泰，有大水，水殺人。遠避阻遏有德的，這叫做狂，其有水，水流殺人。水後則地就會生蟲。歸罪於人不止，這叫做追非，其水寒，殺人。逼迫誅殺不止，這叫做不理，其水讓五穀不收。大敗不止，這叫做陰，其水流入國境，降霜損害穀物。"董仲舒説："交戰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所以有大水。"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宫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黄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連綿，伊水、洛水漲溢，到了津陽城門，冲毁幾千户人家，淹死人。當初，文帝即位，從鄴遷到洛，建造宫室，却不建宗廟。太祖神主仍然在鄴，曾經在建始殿舉行饗祭就像家人禮，到黄初年號結束没有再返回鄴。又郊祭神祇，也没有定位。這是對慢待宗廟荒廢祭祀的懲罰。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案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吴、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洪水漲溢，冲毁二百多家。十三年秋，丹楊、故鄣等縣又有洪水暴漲。孫權稱帝三十年，竟然不在建鄴建七廟。衹有父親孫堅的一座廟遠在長沙，而且郊祭的禮也缺乏。嘉禾初年，群臣奏請應舉行郊祭，又不答允。末年雖然舉行了一次南郊，但北郊始終没有聽説。吴、楚之地的望祭也没有見到依次序祭祀，反而祭祀羅陽妖神，以求福佑。天戒這樣説，孫權簡慢宗廟，不祈福神祠，荒廢祭祀，所以顯現這樣的懲罰，是要讓他感悟。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的變異。當年冬，孫權舉行南郊祭天，應是看到了罪罰的徵兆吧！返回後卧病在床，第二年四月去世。一説，孫權

譖訴，雖陸遜勛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殺人，漂失財産。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宫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吴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吴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并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吴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閲，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

常聽信讒言，雖然陸遜功勛卓著，兒子孫和是太子，仍然没有得到善終，與漢安帝聽讒言罷免楊震、廢太子的事相同。而且赤烏年間没有一年不用兵，百姓憂愁怨憤。八年秋，將軍馬茂等人又圖謀叛亂。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降雨連綿不斷，冀、兖、徐、豫四州水漲出，淹没溺死人，冲走財物。明帝剛即位，就荒淫奢侈縱欲，多占幼女，或搶奪士人妻子，增修裝飾宫室，妨害農時，觸情縱欲，至此更加嚴重，發號施令乖背時節，饑荒時也不减少勞役。這就是水不順下的應兆。

吴孫亮五鳳元年夏，發大水。孫亮即位四年，纔建孫權廟。又整個吴世没有加封祖宗的號，不修嚴父的禮儀，宗廟中父子之數也有闕失。孫亮和孫休、孫晧又都廢除了南北二郊祭，不依等級祭衆神。這是對簡慢宗廟不舉行祭祀的懲罰。又，此時孫峻專斷朝政，是陰勝陽的應兆！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噴涌漲溢。往年修建浦里塘，勞力費用無數，但田不能成，士兵死亡叛亂，或自相殘殺，百姓憂愁怨憤，是陰氣盛。孫休又專用張布，貶退盛冲等，是吴人爲賊寇的應兆。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雷電，水泉噴涌漲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發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連綿不斷，黄河、洛水、伊水、沁水都漫溢，淹死二百多人。武帝即帝位，不加封三王祖宗的廟號。泰始二年又撤除南郊五帝座，同稱爲昊天上帝，僅一位而已。又减省先王配地的祭祀。這是對簡慢宗廟廢除祭祀的懲罰。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發大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發大水，死一百多人。閏月，荆州五郡國發大水，冲走四千多家。前一年選取良家子女，不戴面飾入殿，武帝親自觀看挑選，衹注重姿色，不過問德行，有藏匿的以大不敬論罪，士大夫憂愁怨憤，天下責難此事，這是陰盛

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疏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吴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并蒙重賞，收吴姬五千，納之後宫，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九年四月，宫中井水沸溢。

的應兆。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八郡國發大水，死三百多人。七月，荆州發大水。九月，始平郡發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發大水。這時賈充等人專斷政事肆意妄爲，而正直的人疏遠到外地的很多，是陰氣盛。

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揚等二十個郡國發大水，損害秋莊稼，毁壞房舍，有人死亡。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發大水，泰山被冲毁三百户人家，死六十多人，江夏也死了人。這時平定吴國後，王濬有首功但遭到無故詆毁彈劾，荀、賈没有謀劃却蒙受重賞，收吴姬五千人，納在後宫，這是其應兆。

四年七月，兖州發大水。十二月，河南和荆、揚六州發大水。五年九月，四郡國發大水，又降霜。當月，南安等五郡發大水。六年四月，十郡國發大水，毁壞廬舍。七年九月，八郡國發大水。八年六月，八郡國發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五年五月，潁川、淮南發大水。六月，城陽、東莞發大水，死了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發水。這時惠帝即位已經五年，仍然没有舉行郊祭，冬祭秋祭也多不親自去辦。這是對簡慢宗廟荒廢祭祀的懲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發大水。這時賈后擾亂朝政，寵信任用賈、郭，女主專斷朝政，是陰氣盛的應兆。

八年五月，金墉城水井漲溢。《漢志》，成帝時有這樣的變異，後來王莽篡位。現在有此變異，趙王司馬倫篡位，司馬倫在此城廢掉惠帝，所在之地的井漲溢，是天意。九月，荆、揚、徐、冀、豫五州發大水。這時賈后殘暴乖戾更加嚴重，韓謐驕横猜忌更加張狂，終於害死太子，很快因禍害被滅。九年四月，皇宫中井水沸騰漲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發大水。這時齊王司馬冏專斷朝政，這是陰氣盛的應兆。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發水。這時將相搶掌朝政，没有尊主之心，這是陰氣盛的緣故。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發大水。當時王導等人暗中有擁戴新帝的計謀，這是陰氣盛。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内懷不臣，傲很陵上，此陰氣盛也。四年七月，又大水。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發大水。這時王敦心懷叛君之心，傲慢欺凌君主，這是陰氣盛。四年七月，又發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楊、宣城、吴興、壽春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和丹楊、宣城、吴興、壽春發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吴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楊、宣城、吴興、壽春發大水。這時王敦權力大威脅君主，這是陰氣盛的緣故。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發大水。這時繼位的君王年幼，母后代行職權，庾亮以長舅身份在皇宫中掌握政權，這是陰氣勝陽氣的緣故。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發大水。當年冬，因蘇峻舉兵，都邑毁壞。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吴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四年七月，丹楊、宣城、吴興、會稽發大水。當年冬，郭默作亂，荆、豫共同討伐他，半年纔平定，這是有軍事戰争的應兆。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七年五月，發大水。這時皇帝不能親自處理政務，政權由大臣掌握，這是陰勝陽。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發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五年五月，大水。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發大水。五年五月，發大水。六年五月，又發大水。當時年幼的君主幼稚，母后代理朝政，又將相大臣各自掌握權力，與咸和初年情況相同。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説，濤水入石頭，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羡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洶涌的大水冲入石頭，死數百人。這時殷浩以私憤罷免蔡謨，遠近的人都指責他。又年幼的君主在上而殷浩、桓温發生衝突，挑選部衆集合軍士，各人都要提高自己的權力威望，這是陰勝陽的應兆。一説，洶涌的大水冲入石頭，被認爲是起兵事的預兆。後來殷浩、桓温、謝尚、荀羡連年征伐攻戰，百姓憂愁怨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温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晋陵、吴郡、吴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没，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温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逾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五年五月，大水。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毁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兖，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兖州大水。是時緣河紛争，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二十年六月，

憤。

升平二年五月，發大水。五年四月，又發大水。這時桓温控制朝政，專事征戰討伐，陰勝陽。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發大水，平地數尺深，淹到太廟。朱雀大船的纜繩斷裂，三艘流入大江。丹楊、晋陵、吴郡、吴興、臨海五郡又發大水，冲走莊稼，黎民百姓遭受饑荒。當初，四年桓温北伐失敗，損失十分之九，五年又征討淮南，一年多纔平定，這是百姓憂愁怨憤的應兆。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汹涌的大水冲入石頭。第二年，賊寇盧竦率領部衆幾百人進入宫殿，掠奪武庫三庫的兵器儀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伐消滅了他，這是軍隊興起陰盛的應兆。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發大水。這時孝武帝幼小，朝政由將相掌握。五年五月，發大水。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發大水。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發大水，平地有五丈深。十年五月，發大水。從八年打敗苻堅後，出兵中州，没有一年安寧而没有勞役，這是憂愁怨憤的應兆。

十三年十二月，汹涌大水冲入石頭，毁壞大船，淹死人。第二年，慕容氏侵擾司州、兖州，鎮守防衛西北，疲於奔命，這是憂愁怨憤的應兆。

十五年七月，沔中各郡及兖州發大水。這時沿黄河有紛争，這是征伐戍邊頻繁勞累兵民的應兆。

十七年六月甲寅，汹涌大水冲入石頭，冲毁大船，冲走船舫，有死亡的人。京口西浦也有大水冲入淹死人。永嘉郡潮水汹涌而起，近海的四個縣有很多人死亡。後四年孝武帝去世，而王恭兩次攻打京師，京師也發動民衆抵禦，兵役頻繁，這是百姓憂愁怨憤的應兆。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發大水，水深五丈。十九年七月，荆、徐發大水，損傷秋莊稼。二十年六月，荆、徐又發大水。二十

荆、徐又大水。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一年五月癸卯，發大水。這時政事有很多弊病，百姓反對。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發大水，平地有三丈深。前一年殷仲堪起兵進攻京師，這年春又殺郗恢，這是陰盛作威的應兆。殷仲堪不久也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五年五月，發大水。這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作福侵凌君王，又桓玄專權西夏，孫恩在東部地區作亂，這是陰勝陽的應兆。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第二年二月庚寅夜，洶涌大水冲入石頭。商旅舟船數以萬計漂流斷毁，尸骸處處可見。江左雖然常常有洶涌大水的變故，但没有像這樣嚴重的。三月，義軍攻克京都，桓玄敗逃，遂即誅殺除滅了他。三年二月己丑初一夜，洶涌大水冲入石頭，冲毁淹死人，橋梁被毁。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洶涌大水冲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洶涌大水冲入石頭。第二年，駱球的父親駱環暗中勾結桓胤、殷仲文等人謀劃作亂，劉稚等人也謀劃反叛，總共被誅殺滅族的有幾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三年五月丙午，發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洶涌大水冲入石頭。第二年，皇帝的軍隊北伐。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洲。

六年五月丁巳，發大水。乙丑，盧循到達蔡洲。

八年六月，大水。九年五月辛巳，大水。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毁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瀆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八年六月，發大水。九年五月辛巳，發大水。十年五月丁丑，發大水。戊寅，西明門地裂出水，毁壞門板和門檻，也是水克土。七月乙丑，淮北受風災，大水淹死人。十一年七月丙戌，發大水，淹浸太廟，百官趕去搶救。第二年，皇帝的軍隊北上征討關、河地區。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

《經》曰："民有五事：一爲貌，二爲言，三爲視，四爲聽，五爲思。貌稱作恭，言稱作從，視稱作明，聽稱作聰，思稱作睿。恭生肅，從生乂，明生哲，聰生謀，睿生聖。吉兆：肅，時或降雨；乂，時或晴朗；哲，時或温暖；謀，

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浸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絶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奸宄并作，故其極惡也。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鷄。鷄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爲威，貌氣毁，故有鷄禍。一曰，水歲多鷄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强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兌》在西方，爲秋

時或寒冷；聖，時或風吹。凶兆：狂，連續降雨；僭，連續晴天；豫，連續温熱；急，連續寒冷；霜，連續大風。”

《傳》曰：“外貌不恭，稱之爲不肅，其凶爲狂，其懲罰是連續不停降雨，非常凶險。時則有服飾奇異，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肢長在上身的怪病，時則有青色的災異或青色的祥兆。金克木。”

解說：凡草木之類稱之爲妖。妖就像是説夭胎，是説還比較小。蟲豸之類稱之爲孽。孽就是芽孽。至於六畜，稱之爲禍，是説已經很明顯了。至於人，稱之爲痾。痾，是病的形象，是説病很深了。更進一步就是有怪異之物生出，稱之爲眚；從外而來，稱之爲祥。祥，如同禎。氣相傷害，稱之爲沴。沴就像凌其上，是不和之意。每一種事稱“時則”斷言，説的是不一定都出現，可能出現也可能不出現，可能在前也可能在後。孝武帝時，夏侯始昌通曉《五經》，善於推算《五行傳》，傳授給了同族子侄夏侯勝，後傳到許商，都以此教授他們認爲賢明的弟子。其傳授的和劉向相同，衹有劉歆傳授的與人不同。外貌的不恭，這叫做不肅。肅是敬的意思。内稱恭，外稱敬。帝王行事，體貌不敬，懈怠傲慢驕横遲滯，就不能敬萬事，有闕失就會狂亂迷失，所以他的錯謬是狂。上簡慢下暴戾，就會陰氣勝，所以其懲罰是連續有雨。水傷害百穀，衣食不足，奸邪罪惡就都會發生，所以是最壞的。一説，人多有形體，有的形體外貌醜惡，也是對的。風氣習俗狂亂傲慢，改變了禮節法度，就會出現奇異怪誕的服飾，所以有奇裝異服。水類動，所以有龜孽。在《易》中，《巽》是鷄。鷄有冠、距，是文武之貌。若没有威，外貌的氣損毁，所以有鷄禍。一説，水年多有鷄死而成爲精怪，也是鷄禍。上失去威儀，就會有强臣侵害君主，所以有下肢長在上體的怪病。木色青，所以有青色的怪異青色的祥瑞。凡是外貌損傷的就是木氣有病，木氣病金就會克木，這是衝氣相通。在《易》中，《震》在東方，是春是木；《兌》在

爲金；《離》在南方，爲夏爲火；《坎》在北方，爲冬爲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禍，鼻疴。説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兑》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禍，與常雨同應。此説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禍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西方，是秋是金；《離》在南方，是夏是火；《坎》在北方，是冬是水。春和秋日夜平分，寒暑均等，因此金木之氣容易相變，所以外貌損傷就會導致秋陰常雨，言語損傷就會導致春陽常旱。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差别極遠，水火之氣不能相克，所以視有損害會常温熱，聽有損害會常寒冷，是其氣如此。背逆，其極叫做惡；順應，其福叫做攸好德。劉歆《貌傳》説有鱗蟲的妖孽，羊禍，鼻病。解説認爲在天文上東方的星辰是龍星，所以是鱗蟲。在《易》中，《兑》是羊，木被金所傷，所以導致羊禍，和常雨應兆相同。這種説法不對。春和秋之氣陰陽相等，木有病金强盛，所以能相克，衹是這一種情況罷了。禍與妖痾祥眚同類，不能單獨有異常。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魏尚書鄧颺行走步伐急速隨意，筋骨不約束肢體，坐起傾身倚靠，就像没有手脚，這是形貌的不恭。管輅稱之爲鬼躁。鬼躁，凶險命終的徵兆，鄧颺後來終於被殺。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髪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失在狂也。

惠帝元康年間，顯貴的王公子弟相互結伴披散頭髮裸露身體宴會，公然戲弄婢女侍妾，背逆他們的人受傷害，非難他們的人遭受呵責，世俗之人耻於同他們爲伍。形貌的不恭，是胡狄侵犯中原的先兆。此後就有二胡之亂，這又是失在狂。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宫，與儲君游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弈棋争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元康年間，賈謐受寵顯貴，多次進入東宫，和太子游玩嬉戲，没有卑謙尊敬的態度。又曾經因爲下棋争執，成都王司馬穎聲色俱厲地説："皇太子是國家未來的國君，賈謐怎麽敢無禮！"賈謐仍然不悔改，所以遭到災禍，是形貌不恭的懲罰。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致夷滅。

齊王司馬冏誅殺趙王司馬倫後，就留下來輔佐朝政，坐着授百官，領敕符命給官署，酗酒淫亂專斷驕横，不再進見君主，這是狂妄恣意不敬的罪責。天下人無不認爲他功勞很大却擔心他的敗亡，司馬冏始終不改，終於被誅殺滅族。

司馬道子於府園内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

司馬道子在府第園中開店鋪，讓嬪妃賣粥，親自去買賣。干寶認爲是尊貴者喪失其位，降低至僕役的徵兆。不久道子被廢，以平民身份結束

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厩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恒雨

庶徵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吴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并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

餘生，這是形貌不恭的應兆。

安帝義熙七年，準備拜授劉毅爲太子。劉毅認爲王命重大，應設享宴，親自請官員屬下前去。到了拜授之日，朝廷官員没有再告説，就在馬舍中默拜。君王使者將要返回覆命，劉毅纔知曉，感到非常憤恨，免除了郎中令劉敬叔的官職。天戒這樣説，這是懶惰忽略嘉禮不敬的妖異。此後劉毅遭誅殺。

徵兆持續降雨，劉歆認爲《春秋》中是大雨，劉向認爲是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次大雨，多有暴死，雷電異於平常，甚至擊殺鳥雀。楊阜上奏疏，説是持續降雨的懲罰。這時天子在喪期不哀傷，外出狩獵没有節制，奢靡豪華大肆鋪張，違背農時，所以水失其性而以持續降雨作爲懲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綿綿三十多天，伊、洛、河、漢都漲溢，當年因此凶災饑荒。

吴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雷電。乙卯，降雪，非常寒冷。劉歆説，這時候應下雨但不應是大雨，大雨，就是持續降雨的懲罰。在雷電的第二天降雪，非常寒冷，又是持續寒冷的懲罰。劉向認爲既然已經有雷電，就不應當再降雪，都是悖失時節的怪異。天戒這樣説，作君王的悖逆時節，叛臣就將出現。先雷電然後降雪，是陰氣見到有空隙，興起而勝過陽氣，叛逆殺君的禍患就要形成。孫亮没有醒悟，不久被廢。這與《春秋》魯隱公年間的情况相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連綿不斷。甲辰，河、洛、伊、沁四水同時都漲溢，冲毁四千九百多家，淹死二百多人，淹没秋莊稼一千三百六十多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下暴雨，傷害了豆子麥子。九月，南安郡降雨連綿不斷又降大雪，樹木折斷，傷害了秋莊稼。當年秋，魏郡和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連續降雨發大水，降霜傷害了秋莊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連

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帢，毁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綉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

續降雨，淹毁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一直下到夏天。這時王敦執掌朝政，是對不敬的懲罰。

永昌元年，春雨下了四十多天，晝夜有雷電五十多天。這時王敦起兵，這是朝廷軍隊失敗的應兆。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下了五十多天，持續有雷電。這時雖然斬殺了蘇峻，他的餘黨仍然據守着石頭，直到他們滅亡後，連綿不斷的降雨纔停而天晴。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的長沙攸縣、醴陵，武陵的龍陽，三個縣降雨發大水，冲毁房舍，淹死人，損毁秋莊稼。這時咸帝年幼，政權由下臣掌握。

魏武帝因天下凶災饑荒，資金財物嚴重缺乏，開始仿照古代朝服，裁剪縑帛做成白帢，來改替舊式服裝。傅玄説："白是軍隊的儀容，不是國家的儀容。"干寶認爲"白色服裝，是凶喪的徵兆"。稱之爲帢，是毁滅受辱的説法，是改换朝代之後，劫殺的妖異。

魏明帝戴織綉的帽子，披青白色薄綢半袖衣服，常以這樣的着裝見耿直的大臣楊阜，楊阜勸諫説："這是依照什麽禮法的服裝呀！"明帝默然無語。近於奇裝異服。青白，不是合於禮的顔色。家居時所穿便服還不用紅紫色，何况接見臣下時呢？君主自己穿着不合禮法，這就是所説的自己作孽不能够除禍。明帝没有享年長久，死後福運也離開了王室，後裔没有延續，終於失去了天下。

景初元年，用銅鑄成兩個巨人，名爲翁仲，立在司馬門外。古代長人出現，國家滅亡。長狄在臨洮出現，是秦朝滅亡的災禍。始皇没有醒悟，反而認爲是吉瑞祥兆，鑄造銅人來象徵。魏國遵循製造亡國的器物，而在義禮上終究没有可取的。這是服飾的妖異。

尚書何晏喜歡穿婦人的衣服，傅玄説："這是妖服。衣裳之規制，是來確定上下區别内外的。《大雅》説‘綉着捲龍的黑色禮服，紅色的

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咏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鞋子，馬頭馬身裝備閃金光’，歌唱的是衣裳文的一面。《小雅》說‘有嚴有翼，是共武之服’，吟咏的是衣裳武的一面。如果内外没有區别，王制就失去秩序，服飾的妖異出現後，其身就會隨之滅亡。末嬉頭戴男子的冠帽，桀失去天下；何晏穿婦人的衣服，也滅了他的家，他們的罪責是相等的。”

吴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吴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吴地的婦女修飾容貌，緊束頭髮而修整鬢角高過耳朵，這種風俗大概來自操束很急，而行爲品性有失中庸。所以吴地的風氣習俗，相互間行爲急迫，言談詰難，以刻薄相待。守三年喪期的，往往有損毁身體而死的。諸葛恪對此感到憂慮，撰寫《正交論》，雖然不能够以經典教育整頓混亂，也是拯救時弊的作品。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凋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孫休之後，衣服的形制上長下短，又叠領占十之五六而下身占十之一二。干寶說：“上身多而繁奢，下身節儉緊短，是上有餘下不足的妖異。”到孫晧時，果然在上奢侈暴虐放縱情欲，而百姓在下窮苦困頓，終於亡國，是其應兆。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内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晋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冗没於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武帝泰始初年，衣服上身儉樸下身繁複，穿衣的都束緊腰身，這是君王衰弱，臣下放縱，下蒙蔽上的徵兆。到元康末年，婦女服裝出現坎肩，加在交叠衣領之上，這是内出到外。製作車乘的人重視輕巧細膩，又多次改變其形狀，都以白竹篾鑲邊，是古代喪車的遺留的迹象。車乘，是君子之物。君子立心没有恒定，是事不崇實。干寶認爲是晋朝禍難的徵兆。等到惠帝登基，權力掌握在寵愛的臣子手裏，是下蒙蔽上的應兆。到永嘉末年，六宫才人流散淪落到戎狄中，是内出到外的應兆。等到天下混亂動蕩，宰輔大臣各地諸侯多仗恃自己的權勢，又是多次改變不崇實的應兆。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産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袴

泰始之後，中原崇尚使用胡人的輕便坐具胡床、貊族裝食物的盛器貊盤，以及羌族貊族的烹煮方式，尊貴富足人家，必定有這樣的器物，吉日供祭舉行宴會，都以此爲先。太康年間，又用氈作爲絈頭、絡帶、褲口。百姓相互戲謔說，中原必定被胡人打敗。氈毳産於胡地，而天下用來

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作絇頭、帶身、褲口，胡人已經控制了這三處，能不失敗嗎！到元康年間，氐族羌族相反叛，永嘉後，劉淵、石勒終於奪取中都，從此後四夷交替占據中原之地，這是服飾妖異的應兆。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妒之徵也。

起初製做的木屐，婦女的屐頭圓，男子的屐頭方。圓是順的義，是來區別男女的。到太康初年，婦女木屐的頭竟成了方形，與男子的没有區別。這是賈后專權的徵兆。

太康中，天下爲《晋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晋世寧》，言晋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晋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太康年間，天下跳《晋世寧》的舞蹈，手接杯盤而上下反復，唱着"晋世寧，舞杯盤"。有識之士説："舞樂發自人心，是來表現事情的。現在接杯盤在手上而上下反復，是非常危險的事。杯盤，是飲酒進食的器物，名叫《晋世寧》，是説晋世的人在酒食間苟且偷安，而不能考慮到長遠，晋世的安寧就像杯盤在手中。"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宫，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惠帝元康年間，婦女的裝飾有五種兵器形佩飾，又用金銀玳瑁之類，做成斧鉞戈戟，來當頭笄。干寶認爲"男女的區别，是國家的大禮儀，所以服飾物品等級不同，禮品不同。現今婦女却以兵器作爲飾物，這是婦女的妖異很嚴重的。不久便有賈后專權的事"。最終失去天下。這時婦女結起頭髮後，用絲織帶子緊扎髮環，叫作擷子髻。開始於宫中，天下仿照。是此後賈后廢黜并加害太子的應兆。

元康中，天下始相效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柱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内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年間，天下開始相互以烏杖來做拐杖，後來逐漸加上平底金屬套頭，停下時就立着它。木，是東方之行，是金之臣。杖是扶持身體的物體，做成烏形杖頭，特别便於使用。一定要有人用，是要救的徵兆。加上金屬，直立時就能立在地上，是説木依靠着金，能够自己立着。等到懷帝、愍帝時代，王室變故很多，而京都陷落，元帝以藩臣地位在東方樹立威德，維持天下，是扶持的應兆。到國家没有了君主，海内歸順他，他就承受天命，在長江之南建都，這是獨立的應兆。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

元康、太安年間，江、淮地區有破草鞋自己聚在道路上，多的達四五十雙，有人將其分散扔到坑穴山谷，第二天見草鞋又回到原位。有人

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于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絶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説，看見是狐狸銜來聚在一起的。干寶認爲“草鞋，是人身上低賤的着裝，處於勞作屈辱的地位，是貧民的象徵。破敗，是疲憊困頓的象徵；道路，四面往來，是用來傳達王命的。如今破敗的草鞋聚在道路，象徵貧民疲勞窮困，武將文臣相聚作亂，絶斷王命”。太安年間，徵發壬午兵，百姓怨憤反叛。江夏張昌發動叛亂，荆、楚地區追隨他的人源源不斷。於是戰亂年年出現，這是服妖。

初，魏造白帢，横縫其前以别後，名之曰顔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顔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當初，魏做白帢，在前面横縫以區别於後面，叫作顔帢，流傳開來。到永嘉年間，逐漸去掉横縫，叫作無顔帢，而婦女束髮更加鬆散，結成的髮髻不能直立，頭髮披在前額，祇露出眼睛。無顔，就是説羞愧。蓋着額頭，是慚愧的樣子。更加鬆散，是説天下没有禮義，放縱性情，達到極點，至於大耻辱。永嘉之後，二位皇帝被擄不回，正是天下的耻辱。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繐衰，諸侯之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孝懷帝永嘉年間，士大夫競相穿起生箋單衣。有見識的人指着説：“這就是古代稀疏細布的喪服，是諸侯的大夫爲天子服孝穿的。現在無故穿這樣的衣服，必有應兆！”此後就有胡人之亂，孝懷帝遇害。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爲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

元帝太興年間，士兵用紫色囊袋扎髮髻。有見識的人説：“髮髻在頭，是乾，代表君王之道。囊是坤，代表臣子之道。現在用紅色囊袋綁縛髮髻，是臣子上侵君王的象徵。”這時王敦侵凌君王。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爲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爲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之象。尋

舊時做羽扇柄，刻木作爲骨架，排列羽毛十根，取全數之義。自從中興初年，王敦南征，開始改成長柄，下部長出可以手握，减羽毛數爲八根。有見識的人指責説：“羽扇，是羽翼的名。用長柄，是將要握持其柄來控制羽翼。改十根爲八根，是將要以不完備的取代已完備的。這是指王敦專擅朝政來控制朝廷的權柄，又將要用無德之才想竊取不該擁有的。”這時，做衣服又是上衣短，衣帶僅到腋下，戴帽子又用帶子扎緊在脖子上。是下逼迫上，上没有地方。做褲以直幅作口，不束緊，是下大之象。不久王敦謀劃叛亂，

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兩次攻打京都。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海西公繼位，忘記裝飾豹尾。天戒這樣説，豹尾，是禮儀服飾之主，是地位變尊貴的人用作豹變的。海西公豹變的日子，不應當忘記而忘記了。不是執掌社稷的人，所以忘記了豹尾，説明不會善終。不久就被廢黜。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孝武太元年間，人們不再戴帩頭。天戒這樣説，頭是元首，帩是輔助元首作爲禮儀裝飾的。現在忽然廢棄，就像人君孤獨没有輔佐，將至於危亡。到安帝，桓玄便篡位。

舊爲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悦之始攬構内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舊時做屐，底下木齒都排到底板上，叫作露卯。太元年間忽然不再排滿，叫作陰卯。有見識的人認爲卯，是謀，一定有陰謀的事。到烈宗末年，驃騎參軍袁悦之開始把持内外政權，隆安年間有陰謀而互相傾軋，造成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髲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太元年間，公主婦女必定鬆散鬢髮斜結髮髻，裝飾很多頭飾。用的假髮很多，不能始終戴着，就先在木頭和籠子上裝好，叫作假髻，也有叫作假頭。至於貧窮人家，不能自己備辦，自稱無頭，去向人家借頭。於是流行天下，也是服妖。没有多久，孝武帝去世天下動蕩，殺戮的人不計其數，大多没有了頭。到大殮時，都刻木和蠟或者捆扎菰草做成頭，這是假頭的應兆。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黄金爲顔，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相謂曰："頗類輀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桓玄篡位自立，殿上設置紅色幔帳，雕刻黄金做成臉面，四個角有金龍銜着五色的羽葆流蘇。衆大臣相互説："很像喪車。"不久桓玄覆滅，這是服妖。

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晋代末年都是帽子小而衣裳寬大，風氣教化相互仿效，在平民中間成爲習俗。有見識的人説："上小而下大，這是禪讓替代的象徵。"不久後劉宋取代末代皇帝。

鷄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鷄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晋三后并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母鷄變爲雄鷄，不鳴叫不争鬥。干寶説："這年宣帝平定遼東，百姓開始有推舉賢才的議論，這是其象徵。但是晋朝三位帝王都是以人臣身份終其生，不鳴叫不争鬥，又是天意吧。"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爲："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鷄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鷄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鷄禍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鷄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鷄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鷄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鷄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是時，主相并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鷄，不鳴不將。桓玄將纂，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荆州有鷄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鷄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纂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下公鷄没有翅膀，長大後，墜落坑中死去。王隱認爲："雄，是傳承子孫的象徵。坑，是母親的象徵。現在鷄出生没有翅膀，墜落坑中死亡，這是兒子没有羽翼，被母親所陷害的徵兆?"後來賈后陷害殺死愍懷太子，這是其應兆。

太安年間，周玘家母鷄逃入屋檐水漕中，六七天纔下來，鼓動羽翼啼鳴争鬥，衹有羽毛没有改變。此後有陳敏事件。陳敏雖然控制江南地區，終於没有禮樂法度，大概是他的象徵吧。最終被周玘消滅。鷄禍出現在周玘家，又是天意。京房《易傳》説："母鷄作公鷄鳴叫，主人不榮。"

元帝太興年間，王敦鎮守武昌，有母鷄變爲公鷄。天戒這樣説，雌變爲雄，臣下侵凌君主。此後王敦兩次進攻京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母鷄出生没有右翅膀，彭城人劉象之家鷄有三隻脚。京房《易傳》説："君主聽信婦人的話，鷄就會出現妖異。"這時，君王輔臣都聽取女尼老婦人的話，寵幸賞賜特别豐厚，所以妖異的徵兆出現。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司馬道子家青色母鷄變爲赤色雄鷄，不鳴叫不争鬥。是桓玄將篡權，却不能成就功業的象徵。

四年，荆州有鷄生出角，角不久脱落。這時桓玄開始專權西夏地區，狂妄傲慢不敬，所以有鷄禍。天戒這樣説，角，兵器的象徵，不久脱落，是一時興起却不能終久的妖異。後來都應驗了。

元興二年，衡陽有母鷄變爲公鷄，八十天後鷄冠萎縮。天戒這樣説，衡陽，是桓玄楚國的邦國。等到桓玄篡位，果然八十天就敗亡，這是他的應驗。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斷社廟大樹，有青氣冒出來，這是青祥。占卜説："東莞應有帝王。"第二年，元帝出生。這時，元帝祖父武王受封在東莞，從這裏改封爲琅邪王。孫盛

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虻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認爲是中興的象徵。晉室戰亂，武帝的子孫無一遺留，這是社廟之樹折斷的應兆，又是持續大風的懲罰。

惠帝元康年間，洛陽南山有虻蟲發出叫聲，叫“韓尸尸”。有見識的人說：“韓氏將有死尸，說尸尸，是全部死亡的意思。”此後韓謐被誅殺而韓氏家族滅亡，這是青祥。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巡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緣無故自行崩塌，文帝心中厭惡此事，就没有進城，返回洛陽。這是金克木，木震動。五月，文帝去世。京房《易傳》說：“上下都悖逆，其妖異就是城門毁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吴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吴郡米廩無故自行毁壞。天戒這樣說，米廩，是買入賣出的房屋，無故自行毁壞，這是五穀暴貴，因而没有買入賣出。當年就有大饑荒，餓死千餘人。

明帝太寧元年，周莚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莚，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明帝太寧元年，周莚自己歸附王敦，建他的宅屋，建起的五間六梁，一時間跳脱墜落地上，其餘的檩子仍交錯在柱頭上。這是金克木。第二年五月，錢鳳陰謀叛亂，滅了周莚家族，湖熟地區不久也成爲廢墟。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于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爲玄所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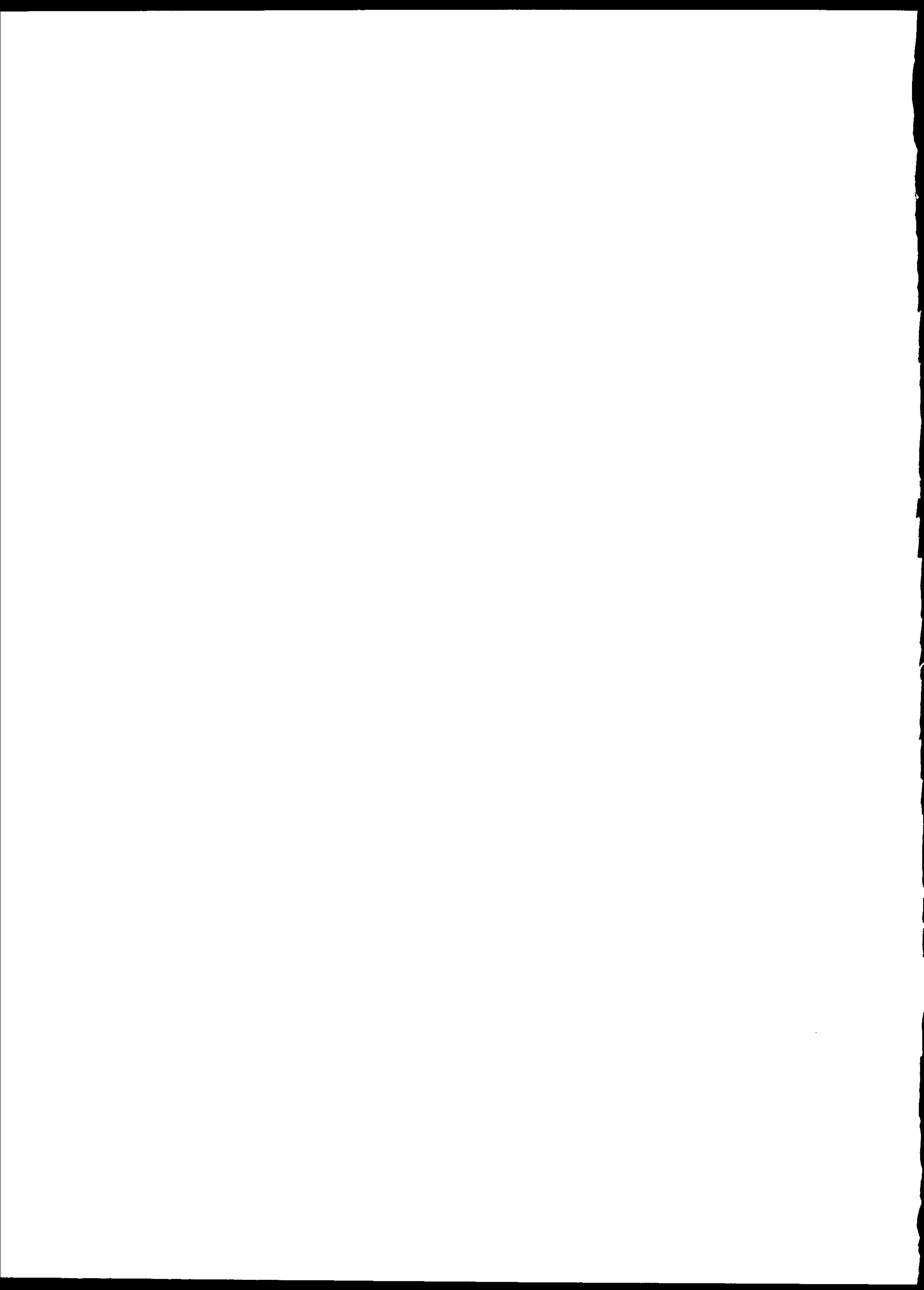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會稽王太子元顯準備討伐桓玄，在揚州南門樹立牙旗旗竿，東邊的旗竿很難立住，很久纔立直。近於克木的妖異。元顯不久被桓玄擒獲。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是沴。

三年五月，樂賢堂毁壞。當時安帝暴虐昏庸，没有喜愛賢才之心，所以這座堂遭受毁壞。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毁壞。天戒這樣說，聖堂，是禮樂的根本，無故自行毁壞，是帝業將要失去的徵兆。不到十年就禪讓了帝位。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虚嘩憒亂，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兑》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毁，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則有毛蟲之孽。説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傳》説："言之不順，這叫作不治，其罪責是僭越，其懲罰是久晴不雨，其有極大禍患。時或有象徵禍亂的歌謠，時或有甲蟲的妖孽，時或有犬禍，時或有口舌怪病，時或有白災白祥。是木克金。"言之不從，從，是順。這叫作不乂，乂，是治。孔子説："君子在其家中，出言不善，那麼千里之外的人也會背棄他，何况他近旁的人呢!"《詩》説："就像蜩螗的鳴叫，如同沸騰的湯羹。"是説君主的號令不順人心，虚華僞飾昏憒混亂，就不能治理天下。失在錯謬差誤，所以其罪責是僭誤差謬。刑罰肆意濫施，陰不能順，陽氣勝，所以其懲罰是久晴不雨。乾旱傷害百穀，就會有賊寇禍患，上下都憂患，所以其禍患極大。君王陽氣亢奮而凶暴酷虐，臣子畏懼刑罰而閉口不言，怨恨毁謗之氣就會發泄在歌謠中，所以有象徵禍患的歌謠。甲蟲妖孽，是説小蟲有甲飛揚之類，是陽氣所生，在《春秋》中是螽，如今稱之爲蝗，都是同一類。在《易》中，《兑》是口，犬以吠聲守衛但不可信，言語之氣損毁，所以有犬禍。一説，大旱之年犬多發狂而死并成爲妖怪，也是對的。至於人，就是有喉嚨咳嗽病，所以有口舌怪病。金的顔色爲白，所以有白災白祥。凡説傷的，是病於金氣；金氣病弱，木就克它。憂患來臨，調順之，其福就叫康寧。劉歆《言傳》説時或有毛蟲的妖孽。解説認爲在天文上西方的參星是獸星，所以是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

魏齊王嘉平初年，東郡流傳謠言，説白馬

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

河出了妖馬，夜間經過官府牧馬場邊鳴叫，群馬都呼應，第二天看到它的蹄迹，像斛一樣大，行走數里，返回河裏。楚王曹彪最初受封在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認爲曹彪有智謀勇武，聽說這樣的傳言，就同王淩謀劃共同擁戴他。事情敗露，王淩、令狐愚被誅殺，曹彪被賜死。這是言不順的懲罰。《詩》說："有人造了謠言，怎麽没有人受懲罰。"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蜀國劉禪繼位，譙周說："先主名備，其訓解是具，後主名禪，其訓解是授。像是説劉氏已完了，應當授予别人，這比晉穆侯、漢靈帝爲兒子命名的預兆更爲嚴重。"蜀國果然滅亡，這是言不順。劉備死，劉禪登基，没有下葬，也没有過一個月就改年號爲建興，這是言不順。依照禮，國君登基過一年然後改年號，這是由於臣子心中不能容忍同一年中有兩位君主。如今可以説是急迫而不知禮義了。後來終於投降。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太和年間，姜維歸降蜀國，丢失下他的母親。魏國人讓他母親親筆寫信召唤姜維命他返回，同時送去當歸來作譬喻。姜維回信說："有百頃良田，就不考慮一畝之地，這裏衹能見到遠志，没有當歸。"姜維最終没能幸免於難。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并爲不毁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宫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景初元年，有關官員奏請明帝爲烈祖，同太祖、高祖一樣建不毁之廟，明帝聽從這一奏請。宗廟制度，祖宗的名號，都是在去世之後立纔合乎禮制。所以即使功績顯赫光耀天地，德行超越前代君王，也没有預先就定出名號的舊制。這就是言不順錯謬很嚴重的事例。二年後明帝去世，由此皇統衰微政權散亡。

吴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傎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吴孫休時，烏程有人得大病，病愈後，説話回聲大，在此地説話能在另一處聽到。從他所在的地方聽來，不覺得他的聲音很大。在遠處聽來，就像在對面交談，不覺得聲音是來自遠方。聲音的傳播，依他所面對的方向，遠的可傳送十幾里。他的鄰居有人出外索債，過了一年没有返回，就托他來責問，以禍福來恐嚇，背負貨物的人以爲是鬼神，當即仆倒丢棄了貨物。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爲何成了這樣。這是言不順的災禍。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群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魏時修建安世殿，晉武帝後來住在其中。安世，是武帝的字。武帝每次接見群臣，多說的是自己普通的事情，不曾涉及治國大政長遠謀略。這是言不順。何曾對兒子何遵說："國家没有爲子孫的謀劃，僅僅考慮自身，後代將會有危險！這是子孫的憂患。"從永熙以後王室逐漸混亂，永嘉年間天下大亂，到何綏無辜遭殺，都像何曾所說的。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宫。帝尋復位而倫誅。

趙王司馬倫在金墉城廢黜惠帝，改金墉城名爲永安宫。惠帝不久復位而司馬倫被殺。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惠帝永興元年，下詔廢太子司馬覃復爲清河王，立成都王司馬穎爲皇太弟，加封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分封二十個郡，就像魏王當年那樣。案周代禮制傳承國家是按照承嗣關係而不是按照功勛，所以雖然周公旦聖賢也不能替代周成王繼承王位，就是以此來斷絶對王位的非分之想，長久地保持同一宗親的繼承權。後代遵循，改變就會亂。如今效仿前人却名不副實，錯謬差誤已經很嚴重了。而且既然是國家繼承人，就不應再予以分封土地，兼領官職。這是言不順，進退錯謬，所以不僅惠帝流落遠方，司馬穎也不得善終，這是其錯失的災禍。後世仍然没有醒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帝最終流亡被殺，没能延續國運，又是應驗。有這樣的話"改易古制變更常禮，不是亂就是亡"，説的就是這種情况。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説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占領姑孰。百姓謠傳説流行蟲病，在人身咬一大洞，幾天進入腹中，入腹人就會死；治療有方法，要用白犬膽作藥。從淮泗很快流行到京都，幾天之間，百姓驚恐慌亂，人人都説自己已經得了蟲病。又説，開始蟲在外面時，可以燒鐵來灼燒蟲。於是此法風行，被燒傷的有十之七八。白犬驟然間很昂貴，竟至於相互懇求搶奪，價格漲了十倍。有人自稱能施行燒鐵灼，有償給百姓灼燒，每天得五六萬錢，直到疲憊不堪纔作罷。四五天後逐漸平靜。評論説："裸蟲與人同類，而人是其主。現在説蟲吃人，是説原本同類的，却相互殘殺。從下而上，説明是背逆的。必定進入腹中，是説

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逾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内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謡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危害來自内部不是來自外部。狗有守衛的本性，白是銀色，而膽，是掌管用武的。帝王的福運，帝王霸業相合在戌。戌主用兵，金是晋行，火燒鐵來治療疾病，是説一定要除去其類而以火同金合德，共除蟲害。”中興之際，大將軍本是作爲君王心腹重臣受到像伊尹、呂尚那樣的任用，而元帝末年，竟然攻打京都，明帝居喪，他又有異心陰謀，這是以下逆上，心腹内部腐爛了。等到錢鳳、沈充等叛軍四面會合，却被朝廷軍隊挫敗，過了一個月還不能過河，北中郎劉遐和淮陵内史蘇峻率領淮泗地區的兵衆援救朝廷，所以謡言最早是在淮泗地區興起的。朝廷最終以弱勝强，罪犯伏法，是用白犬膽可以救治的應驗。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摇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宴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歡作挽歌，自己摇着大鈴歌唱，讓身邊的人齊聲應和。又在宴會上往往命令倡優歌妓表演新安人歌舞離别的唱辭，聲音悲切。當時的人認爲很怪異，後來也果然敗亡。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鬥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

太元年間，小孩子們用兩塊鐵在土中相擊打，名叫鬥族。後來王國寶、王孝伯同一族姓相互攻打。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宫，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并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桓玄起初改年號爲大亨，遠近的人都喧嘩説是“二月了”，所以義謀是在仲春時節産生的。桓玄篡位自立，又改年號爲建始，因與趙王司馬倫年號相同，又變更爲永始，永始又是王莽受封之年。起初遣送司馬道子到安成。安帝遜位，離開永安宫，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司馬德文爲石陽公，讓他們同住在尋陽城。有識之士都認爲是言不順的妖異。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逾之咎也。

武帝初年，何曾接近太官御膳，自己私自拿取來吃，他兒子何劭超過他，而王愷又超過何劭。王愷、羊琇之輩，大肆追逐聲色，竭力搜尋珍寶麗人。到元康年間，誇耀縱意成爲風氣，轉而相互攀比，石崇的奢華，就相當於王愷、何劭兩人，而與國君相同。石崇被誅殺後，天下不久也就淪喪了。這是僭越的災禍。

恒陽

庶徵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

事情的徵候是久晴不雨，劉向認爲就是《春

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玆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玆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玆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玆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玆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逾節玆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晧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勖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疏，

秋》中記載的大旱。夏季乾旱，舉行祈雨的祭祀，《禮》稱爲大雩。不傷害二穀稱爲不雨。京房《易傳》說："有德行的不用這叫張，其災禍是荒，是乾旱。其乾旱是陰雲不降雨，變而爲晴，遍及四方。軍隊出征過了時機這叫作廣，其乾旱不生。上下都蒙蔽這叫隔，其乾旱是天晴三個月，時或有冰雹殺死飛禽。君王多方找尋妃子這叫作僭，其旱是三個月大熱沒有雲。君王增高臺府這叫作犯陰侵陽，其旱災是萬物根死，多次發生火災。地位普通的超越規定這叫作僭亂，其乾旱是湖澤中的東西乾枯，被火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是太和元年以來修建宮殿府第的應兆。又，這年春天宣帝南征擒獲孟達，設置兩個郡，張郃在西部打敗諸葛亮，馬謖死。亢奮的陽氣自然變大，又是其應驗。

太和五年三月，從去年冬季十月到這個月沒有下雨。辛巳，舉行求雨祭祀。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從去年冬季十二月到這個月沒有降雨。去年正月，明帝去世。二月曹爽稟明繼位的君王，改任宣帝爲太傅，表面顯示尊崇，實際上是想要政令由自己決斷。這時宣帝在魏朝功勛卓著，這是要有德的人不受重用的應驗。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從上年秋到這個月大旱。這時文帝包圍諸葛誕，兵衆出動超過時間的應驗。起初，壽春秋夏時節常常有大雨淹城，而這次乾旱時間延續到第二年，壽春城陷落，纔降大雨。都認爲諸葛誕是被上天所滅亡的。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饑荒。這年徵賦徭役頻繁，軍隊士兵怨憤叛亂。這是亢奮的陽氣大，勞役失去了民心的懲罰。徭役一整年都有，所以旱災也整年發生。

孫晧寶鼎元年，春夏乾旱。當時孫晧遷都武昌，是勞役勞民的應驗。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乾旱，舉行求雨祭祀。八年五月，旱。這時武帝聽信荀勖的邪說，留住賈充不讓他再去鎮守西部地區，而任愷逐漸

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憙、魯芝、李胤等并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勖、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勖、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荐臻，戎晉并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

受到疏遠，這是上下都受蒙蔽不明的應兆。等到李憙、魯芝、李胤等人都祇擔任閑職，這近於所謂有德的人不予任用。

九年，從正月旱，直到六月，祭宗廟社稷山川求雨。癸未，降雨。十年四月，乾旱。上年秋冬季，選取卿校諸葛冲等人的女兒。這年春季，有五十多人入殿受挑選。又選取低級將領官吏的女兒幾十人，母子在宮中痛哭，哭聲傳到宮外，行人悲哀心酸。這就是陰氣積而生陽氣，主上多方求取妃子的應兆。

咸寧二年五月乾旱，舉行求雨祭祀。到六月，纔有及時雨。

太康二年旱，從上年冬季旱到這年春季。三年四月旱，乙酉，詔令司空齊王司馬攸同尚書、廷尉、河南尹核查審訊在押囚犯，儘量減刑寬貸。

五年六月，旱。這一年正月天陰，陰雲散開又合攏。劉毅上奏說："必定有徇私枉法的奸臣事奉君主，應殺不赦。"武帝没有回答。這時荀勖、馮紞以皇帝名義作威作福，使朝政嚴重混亂。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害麥。七年夏，十三個郡國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三十三個郡國大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害麥。十年二月，乾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從太康以後，雖然正直的人士滿朝，却不受親信重用，而賈充、荀勖、楊駿、馮紞等人相繼擔任要職，所以没有一年不旱，是因爲有德的人不受任用，上下都受蒙蔽，地位低微者超越任用的懲罰。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瘟疫流行，關中地區饑荒，米一斛一萬錢。氐羌乘機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戰敗。饑荒瘟疫日益嚴重，戎晉之地也陷入困境，朝廷不能解決，詔令允許出賣官爵。這年九月，五個郡國大旱。

永寧元年，從夏季到秋季，青、徐、幽、并

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宫，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逾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宫衛，無君臣之節。

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宫陵辱，大臣誅死，僭逾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逾之罰也。

二年夏，旱。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旱。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未親萬機，内外之政，决之將相。此僭逾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

四州旱。十二月，又有十二個郡國旱。這年春季，三王討伐趙王司馬倫，兩個月的時間裏有數十次戰争，死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枯竭，黄河、洛河、長江、漢水都可以涉水而過。這年三月，司馬越返回京都，派兵入宫，拘捕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了他們，這都是對僭越的懲罰。四方的諸侯多懷有叛逆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殘害百姓，流血在地成爲泥漿，又是其應兆。五年，從上一年冬季到今年春旱。上一年十一月，司馬越帶着皇室人員跟隨着自己，撤换宫庭護衛，没有君臣的禮節。

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上年十二月，淳于伯含冤而死，當年就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説“殺死淳于伯後旱三年”正是如此。這是對濫施刑罰，衆陰不順服，陽氣盛的懲罰。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這時王敦僭越欺君已經很明顯。

永昌元年夏，大旱。這年三月，王敦發動石頭城之亂，皇帝皇后受到凌辱，大臣被殺，僭越皇上，所以旱情尤爲嚴重。這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河川山谷都枯竭。

明帝太寧三年，從春季不下雨，直到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季秋季旱。這時庾太后臨朝聽政，是對言不順而僭越的懲罰。

二年夏季，旱。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旱。九年，從四月起不下雨，直到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這時成帝年紀幼小，不能親自處理朝政，朝廷内外事務，由將相决定。這是對僭越的懲罰，連年旱。到四年，王導堅持辭讓太傅，還政於君。這一年不旱，是其應兆。當時天下普遍乾旱，會稽、餘姚特别嚴重，稻米每斗值五百錢，有買賣人的。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當時王導認爲天下剛剛平定，應致

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强恣，權制朝廷，僭逾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温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逾僭之應也。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黄淮。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逾不從冤濫之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

力於休養生息，不重刑罰，於是盜賊公行，連續五年大旱，也是舒緩的應兆。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這時穆帝在襁褓中，褚太后控制朝政，就像明穆太后當年的做法。五年七月不下雨，直到十月。六年夏季，乾旱。八年夏季，乾旱。九年春季，旱。

升平三年冬季，大旱。四年冬季，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季，旱。這時桓温强悍胡作非爲，手握權力控制朝廷，是僭越的懲罰。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季，旱。四年冬季，旱。涼州春季乾旱直到夏季。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荒。從永和年到這時，繼位的君主年幼，桓温欺君掌權，用兵征伐，百姓怨恨困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這時桓温前去拜高平陵，滿朝官員進拜，這是僭越的應兆。三年冬季，旱。

太元四年夏季，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饑荒。當初，八年時打敗苻堅，九年時衆將領攻占各地，進攻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地區。這年正月，謝安又外任鎮守廣陵，派兒子謝琰進軍駐守彭城，屢有戰爭兵役。

十三年六月，旱。前一年北府派軍守衛胡陸，荊州管轄黄河南岸地區。這年夏季，郭銓在野王設置守戍，又派軍攻破黄淮。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季乾旱直到冬季。這時烈宗仁義寬厚，寵信任用會稽王司馬道子，政務鬆散遲緩。又茹千秋任驃騎諮議，竊奪玩弄君主，作威作福。又尼姑乳母親黨和婢女僕人的兒子都在周圍，管領國事。又到處都有很多正月的死囚，不依罪論罰，建康的獄吏，違法殘暴很嚴重。這又是僭越不順斷案人冤枉失實的懲罰。

安帝隆安二年冬季，旱，非常寒冷。四年

四年五月，旱。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内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五月，旱。五年，夏秋季大旱。十二月，不下雨。當時孫恩作亂，桓玄懷疑殷仲堪不同心，逼迫殺死了他，而朝廷隨即授予桓玄統管荆州的重任，司馬元顯又勸諭百官讓他們自愛，朝廷内外混亂動蕩，戰事頻繁發生。這都是僭越侵上憂患愁怨的兆應。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三年八月，不雨。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荒。九月、十月不下雨，泉水乾涸。二年六月，不下雨。冬季，又乾旱。當時桓玄肆意僭越，十二月篡位。三年八月，不下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六年九月，不雨。八年十月，不雨。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義熙四年冬季，不下雨。六年九月，不下雨。八年十月，不下雨。九年，秋冬季不下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水河水大多枯竭。這時戰事徭役頻繁。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太和年間，京城傳唱《兜鈴曹子》，唱“其奈汝曹何”，這是詩妖。此後曹爽被殺，曹氏敗落。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景初初年，童謡説：“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返回當奈何！”等到宣帝從遼東歸來，到白屋，準備回軍鎮守長安。恰逢明帝病重，急速召喚他，他就乘坐追鋒車東渡黄河，最終就像童謡所説的。

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齊王嘉平年間，有歌謡説：“白馬素羈西南馳，誰是乘者朱虎騎。”朱虎，是楚王的小名。王淩、令狐愚聽説這歌謡，謀劃擁立司馬彪。事情敗露，王淩等人被殺，司馬彪被賜死。

吴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吴孫亮初年，童謡説：“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何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是石子堈的反語。鉤絡，是鉤帶。等到諸葛恪死，果然是用葦席包裹身體，用篾扎腰，拋在石子堈。後來允許諸葛恪的舊屬收殮，就是在這個堈上找到他的。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

孫亮初年，公安縣有白鼉鳴叫。童謡説：“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是説有危急時容易逃生。第二年，諸葛恪敗亡，他的弟弟諸葛融鎮守公安，也受到攻打，諸葛融刮金印龜吞服而

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死。鼉有鱗甲，是甲兵的象徵。又說，是白祥。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吴平。"於是九服歸晋。魏與吴、蜀并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休永安二年，做人質的守將的兒子們聚在一起嬉笑玩耍，有個奇異的小兒忽然來到說："三公鋤，司馬如。"又說："我非人，是熒惑星。"說完向上升起，仰視他就像拖着一匹白色絲帶，不一會兒消失。干寶說："四年後蜀國滅亡，六年魏國被廢，二十一年吴國被平定。"天下四方都歸於晋國。魏國同吴國、蜀國都是戰國，説的就是"三公鋤，司馬如"。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逾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派人祭祀石印山下的妖祠，那人用丹朱色在岩壁上書寫道："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孫晧聽説，心中更加意氣洋洋，說："從大皇帝到朕就是四世，太平君主不是朕又會是誰!"肆意暴虐更爲嚴重，不久投降滅亡，這近於詩妖。

孫晧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吴，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孫晧天紀年間，童謡說："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衹畏水中龍。"武帝聽説後，加封王濬龍驤將軍。等到征伐吴國時，江西衆多部隊没有能渡過江的，而王濬先平定了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曰："宫門柱，且當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于時吴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案"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謡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武帝太康三年平定吴國後，江南有童謡說："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說："宫門柱，且當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說："鷄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在當時吴地的人都認爲應驗在孫氏子孫身上，所以密謀興起作亂的接連不斷。"横目"就是"四"字，從吴國滅亡到元帝興起將近四十年，元帝興起在江東，都像童謡所說的一樣。元帝懦弱缺少決斷，"局縮肉"，是有所指的。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宫，"折楊柳"之應也。

太康末年，京洛地區有《折楊柳》歌謡，歌曲開始有兵革苦難的歌詞，結尾是説擒獲斬殺截擊的事。這時三楊權大至極而終被滅族，太后被廢黜，幽禁死在宫中，這是"折楊柳"的應兆。

惠帝永熙中，河内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

惠帝永熙年間，河内温縣有人發狂，書寫說："光光文長，大戟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說："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

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嘆。”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宫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終爲人嘆。”等到楊駿居住内府，用戟守衛，死時又被戟所傷害。楊后被廢黜，賈后斷其膳食八天後死去，葬在街郵亭北，百姓爲她哀傷。兩火，是武帝的名炎字；蘭，是楊后的字。當時又有童謡説：“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宫中大馬幾作驢。”這時楊駿專擅朝政，楚王當權，所以説“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君臣的禮節就有背逆，所以説“幾作驢”。

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女鬃。”南風，賈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年間，京洛有童謡説：“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説：“城東馬子莫嚨哅，等到來年纏你鬃。”南風，是賈后的字。白，是晋朝的五行行色。沙門，是太子的小名。魯，是賈謐的封國。是説賈后將要同賈謐作亂，危害太子，而趙王利用仇隙殺害豪傑賢士，將篡位奪權，是不得善終的應兆。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謡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謡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宫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元康年間，天下的商人農民流行戴大遮日帽。當時的童謡説：“屠蘇鄣日覆兩耳，將見瞎兒作天子。”等到趙王司馬倫篡位，他的一隻眼確實是瞎的。趙王司馬倫篡位後，洛城中有童謡説：“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幾個月後齊王、成都王、河間王興義兵會集一起誅殺司馬倫。成都王分封在西而居住鄴城，所以説“獸從北來”。齊王分封在東而居住許，所以説“龍從南來”。河間水的源頭在關中，所以説“水從西來”。齊王留下輔佐朝政，居住在皇宫西邊，他又有欺君之心，所以説“登城看”。

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太安年間，童謡説：“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來中原大亂，宗室藩王大多滅絶，祇有琅邪王、汝南王、西陽王、南頓王、彭城王一同到了江東，而元帝繼承了皇統。

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兖州，隙難遂構焉。

司馬越返回洛城，有童謡説：“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等到苟晞將要攻破汲桑，又有童謡説：“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因此司馬越厭惡苟晞，奪了他的兖州，仇怨患難於是産生。

愍帝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謡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案白者，晋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喻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吴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謡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謡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宫。"少日而宫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謡云："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謡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謡言。

愍帝初年，有童謡説："天子何在豆田中。"到建興四年，愍帝投降劉曜，就在城東的豆田壁中。

建興年間，江南有歌謡説："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白，是晋朝所定的五行之色。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地堅硬，也是金一類。"訇如白坑破"，是説二都覆滅，王室敗亡。"合集持作甒"，是指元帝糾集遺留的人，成爲社稷之主，不能够光復中原，衹是偏安統治江南，所以是他的比喻。等到石頭城戰事，六軍大潰敗，士兵搶劫掠奪京師地區，殃及皇宫。此後三年，錢鳳又攻打京師，憑據江水守衛，相持一個多月，焚燒城鄉，水井被填塞樹木被砍伐。錢鳳等人失敗退走，沈充率領他的黨徒返回吴興，官軍追擊他，踐踏郡縣，沈充父子被斬首，其黨徒被殺的數以百計。就是童謡所説的"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瓿甊是瓦器，又比甒小。

明帝太寧初年，童謡説："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等到明帝死，成帝年幼，被蘇峻逼迫，遷到石頭，御用膳食不足，這就是"大馬死，小馬餓"。高山，指蘇峻，又説蘇峻不久就死。石，指蘇峻的弟弟蘇石。蘇峻死後，蘇石據守石頭，不久被諸人攻破，又是崩山石破的應兆。

成帝末年，又有童謡説："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宫。"没過幾天成帝就死了。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歌謡説："麥入土，殺石武。"後來就像歌謡所説的那樣。

庾亮起初鎮守武昌，出到石頭，百姓在岸上歌唱道："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説："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來連續徵召他都不入朝，直到在鎮所去世，以喪殯送回京都安葬，都像歌謡所説的。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穆帝升平年間，孩童們忽然在路上唱《阿子聞》，曲終全是“阿子你聽到否”。没多久穆帝崩，太后哭他説：“阿子你聽到否?”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宫庭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升平末年，民間忽然出現《廉歌》，有個叫扈謙的人聽到此歌説：“廉，是臨。歌中説‘白門廉，宫庭廉’，内外都臨，國家要有大忌的事了!”不久穆帝死。

哀帝隆和初，童謡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哀帝隆和初年，童謡説：“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聽説後很厭惡，改年號爲興寧。人們又唱道：“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不久死。升平五年穆帝死，“不滿斗”，指升平不到十年。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并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海西公太和年間，百姓歌唱説：“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你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有識之士説：“白色，對五行中的金。馬，指皇族。紫是侵奪正色的顔色，表明是用紫色混雜朱色。”海西公很快被廢黜，他的三個兒子都不是海西公的親生兒子，被用馬韁勒死。死後第二天，南方進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謡言。

太和末年，童謡説：“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等到海西公被廢黜，百姓在他屋門處耕地種上小麥，就像童謡所説的。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海西公剛生皇子，百姓歌唱説：“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歌曲很美，但没有深意。海西公有男性疾病，讓身邊的向龍和後宫侍女同房，生兒子，作爲自己的兒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曇子”。曲終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桓石民統領荆州，鎮守上明，百姓忽然唱歌謡“黄曇子”。曲子末尾又説：“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不久桓石民死，王忱統領荆州。黄曇子是王忱的字。王忱小字佛大，就是“大佛來上明。”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謡曰：“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

孝武帝太元末年，京口有歌謡説：“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不久王恭起兵殺王國寶，很快被劉牢之打敗，所

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以說“拉颯栖”。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會稽王司馬道子在東府造土山，起名靈秀山。不久孫恩作亂，兩次攻占會稽。會稽，是道子的封地；靈秀，是孫恩的字。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庾楷鎮守歷陽，百姓歌唱說：“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來庾楷南去投奔桓玄，被桓玄所殺。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荆州。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說：“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不久殷仲堪失敗，桓玄占有了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咳疾，而喉并喝焉。

王恭鎮守京口，起兵殺王國寶。百姓有歌謡說：“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有識之士說：“昔年食白飯，是說得志。今年食麥麩，麥麩粗劣，精華已經去掉，說明將要敗，天公將降下責罰而誅殺。捻嚨喉，氣不通，是死亡的象徵。敗復敗，是叮嚀的話。”王恭不久死去，京都又大規模流行咳病，喉嚨都噎塞了。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捍。”“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謡言者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中間忽然傳唱：“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說：“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捍。”“黄”字上面是“恭”字的字頭，“小人”是“恭”字的下部，不久後正像歌謡所說的那樣。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然流傳《懊憹》歌，歌曲說：“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不久後桓玄篡位，義軍在三月二日掃蕩平定京都，殺桓玄。桓玄的宫女以及逆黨家中的子女歌妓婢妾都賞賜軍隊，東到甌越，北至淮泗，都有所得。所以說草可以捆結，女子可以取得。

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桓玄篡位後，童謡說：“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等到桓玄失敗，逃到江陵，時間正是五月中，被殺就是歌謡所說的日期。

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

安帝義熙初年，童謡說：“官家養蘆化成

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内伐，遂成仇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謡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荻，蘆生不止自成積。"這時官府奉養盧龍，用金銀紫帛寵愛他，敬獻他有名的州，是奉養的極致了。然而盧龍不能心念對他的恩惠，起兵攻伐内地，便成爲仇敵。"蘆生不止自成積"，等到盧龍失敗，誅滅他的同黨，就像草木砍伐後積成堆一樣。盧龍占據廣州，人們作歌謡説："蘆生漫漫竟天半。"後來他擁有上游幾個州的地方，進逼京師，應了"天半"的話。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鬥嘆鬥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内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鬥，"鬥嘆"之應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謡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義熙二年，小孩子在路上相遇，往往就舉起兩手説"盧健健"，接着説"鬥嘆鬥嘆"，最後説"翁年老翁年老"。當時没有人知道説的是什麽。此後盧龍進逼内地，舟艦覆蓋江面，就是"健健"之意。他到達查浦後，多次約定日期想要同官軍決戰，就是"鬥嘆"的應兆。"翁年老"，是説衆公卿有長命百歲的吉慶，知道妖賊叛逆之徒自然會消滅。這時又有歌謡説："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然失敗，没能進入石頭。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當年温嶠讓郭景純占卜自己和庾亮的吉凶，景純説："元吉。"温嶠對庾亮説："景純常占筮很對，不敢全部説出來。我們與國家共安危，而説'元吉'，這是説事情會成功。"於是共同討伐滅了王敦。

苻堅初，童謡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謡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謡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冲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苻堅初年，童謡説："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等到苻堅在位總計三十年，在淝水戰敗，這是其應兆。又有歌謡説："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苻堅被姚萇所殺，死在新城。又有歌謡説："魚羊田升當滅秦。"有識之士認爲"魚羊，是鮮；田升，是卑。苻堅自號秦，説的是消滅他的是鮮卑。"群臣勸諫苻堅，讓他殺所有的鮮卑人，苻堅不聽從。等到在淮南失敗逃回，先是被慕容冲打敗，又被姚萇所殺，身死而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進獻兩足的猛獸，這是毛蟲的妖孽。有識之士作文説："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此異何爲。"説預兆着戰

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亂。京房《易傳》說：“足部缺少，是指下面不能勝任。”干寶認爲：“獸是陰氣之精，在陽氣中，是金獸。南陽，是火名。金精入火而失去其形，是王室動亂的妖異。”六，是水數，是説水數已經達到極點，火災就會發作，而金就會受到損害。到元康九年，殺死太子，距此時有十四年。二七十四，是火始終相乘的數。從武帝承受天命，到愍懷太子被廢黜，總計三十五年。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于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出現在河間，河間王司馬顒捕獲進獻朝廷。天戒像是說，角，是兵的象徵，四，是四方的象徵，將會有軍隊戰亂在四方興起。後來河間王終於聯合四方的軍隊，開始了動亂，這就是應兆。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吴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現在延陵。郭景純卜筮說：“此郡東的縣中，將會有妖人想要自立爲王，也會很快自己死去。”此後吴興的徐馥作亂，殺死太守袁琇，徐馥也在當時滅亡，這是應兆。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彦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在樂賢堂會集州郡中的秀才孝廉，有麏在前面出現，捕獲。孫盛認爲是吉祥。秀才孝廉，是天下的賢士；樂賢堂，是養賢士的地方。從喪亂以後，風俗教化遭到破壞，秀才孝廉的策對應試，缺乏四科之實。麏在前面出現，或許是這個緣故？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麞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麞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麞進入東海王府第。百姓喧嘩說“麞入東海府第”，有識之士認爲很怪。等到海西公被廢爲東海王，就進入此府第中。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祖廟祭祀結束，有兔子在廟堂上奔跑。天戒像是說，兔，是野生動物，而會集在宗廟的廳堂上，没有比這更爲不祥的了。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

公孫文懿家有條狗，頭戴包巾穿着絳色衣服上到屋頂，這是犬禍。屋上，是陽氣高危的地方。天戒像是說，陽氣不能上，偷自尊貴，就出現狗戴冠的。等到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然被魏國消滅。京房《易傳》說：“君王不正，臣子想要

"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逾年卒，近犬禍也。

吴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吴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内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没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吴郡太守張懋聞齋内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

篡位，妖異的狗就會出朝廷之門。"

魏侍中應璩在值宿處所，忽然看見一隻白狗出門，問衆人，没有人看見。過了一年應璩死，這是近於犬禍。

吴諸葛恪征討淮南歸來，將去上朝見君王，狗咬拽他的衣服。諸葛恪説："狗不想讓我走嗎?"返回坐下。稍後又起身，狗又咬着他的衣服，就命人趕走狗，登上車，入朝便遭到殺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狗，用鼻子在地上走了三百多步。天戒像是説，這時武帝不考慮和嶠的話，最終立了惠帝，造成衰敗戰亂，這是對不聽忠言的懲罰。

惠帝元康年間，吴郡婁縣有人在家中聽到地底下有狗崽的叫聲，挖地，得到雌犬雄犬各一隻。放回洞中，蓋上磨石，過了一夜，找不到在何處。天戒像是説，惠帝已很衰弱，分封各地諸侯王相互詆毁，所以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楊内史朱逵家犬生三崽，都没有頭。後來朱逵被揚州刺史曹武殺死。

孝懷帝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説人話道："天下人餓死。"於是果然有二胡之亂，天下發生饑荒。

愍帝建興元年，狗同豬交合。考查《漢書》，景帝時有這樣的事，認爲是荒謬惑亂的徵象，也是犬豬災禍。犬，是兵甲的徵候。豬，是北方匈奴的象徵。忠言逆耳，不同的動物相交，必定發生禍患。不久愍帝被胡人擄去，就是它的應兆。

元帝太興年間，吴郡太守張懋聽到齋堂内床下有犬吠聲，尋找却没有找到。過後地面自行坍塌，看到有兩隻犬崽，取出來喂養，都没有活。不久後張懋被沈充殺害。京房《易傳》説："讒佞的臣子在身邊，狗就會生妖異。"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然聽到地底下有犬崽的聲音，挖掘得到一隻母犬，青蒼色，樣子非常瘦弱，跑進草叢中，不知到了何處。原來的地方有兩隻犬崽，一雄一雌，喂養，雌崽死雄崽活。等到長大，善於噬咬獸類。後來何旭家

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没。

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吴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説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九年正月，隕石于凉州，二。

吴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羡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説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

鄉被蠻人占領。

安帝隆安初年，吴郡治所狗整夜狂吠，聚集在高橋上，家狗數目有限但是吠聲很多。有人夜間窺視後説："一隻狗似乎有兩三個頭，都朝前方亂吠。"没多久，孫恩在吴會作亂。這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居住在既陽，地底下聽到有犬崽的叫聲，不久地塌裂，有兩隻犬崽，都是白色，一雄一雌，取出喂養，都死了。後來孫無終被桓玄誅殺。考查《尸子》説："地中有犬，名叫地狼。"《夏鼎志》説："挖地得到犬，名叫賈。"這是自然之物，不應該出來而出來，是犬禍。

桓玄將要爲楚王，已經設置好拜席，衆官員陪立在位。桓玄没有來得及出來，有狗前來在拜席上拉下糞便，没有人不感到驚奇怪異的。桓玄性情暴烈，竟然没有説話，祇是趕走狗撤换了拜席罷了。天戒像是説，桓玄没有德行却竊取高位，所以犬在席上拉糞便，表明非分占高位嚴重。八十天後桓玄失敗滅亡。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有隕石落在壽光。《左氏傳》載"隕石，是星"，劉歆解釋説："衆國中衹有星隕落在宋，這象徵宋襄公將得諸侯却不能善終。"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認爲："石，是陰類。又是白祥，臣子將危及君王。"此後宣帝執掌了朝政。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各有兩塊隕石落在温縣和河陽縣。六年正月，隕石落在温縣，有三塊。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有流星隕落在肥鄉，隕石一塊。九年正月，隕石落在凉州，有兩塊。

吴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羡縣離里山大石頭自己立起。京房《易傳》説"是普通人成爲天子的祥瑞"，它的解釋説："石立在山上同姓，在平地是異姓。"干寶認爲是"孫晧承繼發生廢黜變故的家族得到皇位，是其應兆"。有人説是孫

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傴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説，此白眚也。明年宫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

休被擁立的祥瑞。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宫殿西宜秋里有石頭從地中長出，起初有三尺高，像香爐的形狀，後來像彎腰的人，盤踞在地上挖不出來。劉向説，這是白眚。第二年皇帝去世，王室開始騷動，最終因戰亂滅亡。京房《易傳》説："石頭像人一樣站立，是庶士要成爲天下雄傑。"此相近似。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頭生長在宜年里。永康元年，襄陽郡上奏説，得到鳴響的石頭，撞擊，聲音可傳出七八里遠。太安元年，丹楊湖熟縣夏架湖中有大石頭，漂浮二百步後登上岸，民衆驚奇噪動相告説："石來。"干寶説："不久有石冰進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司馬騰從并州遷移去鎮守鄴城，行軍駐扎在真定。當時長時間積雪，而獨有正對門前幾丈的地方消融，司馬騰感到奇怪進行挖掘，得到玉馬，有一尺多高，口齒缺。司馬騰認爲馬是國姓，呈送上去，認爲是祥瑞。但是馬没有牙齒就不能吃食，是妖祥的預兆，衰亡的徵候。占卜，這是白祥。此後司馬騰被汲桑殺死，天下大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天降白毛，這是白祥。當時益州刺史皇甫晏討伐汶山胡人，從事何旅極力勸諫，皇甫晏不聽，牙門將張弘等人憑藉部衆的怨憤，誣諂皇甫晏陰謀叛逆，害死了他。京房《易傳》説："先樂後憂，其妖異是天降羽毛。"又説："邪惡的人進升，賢能的人逃走，天降羽毛。"其《易妖》説："天降毛羽，貴人出逃。"三占都應驗了。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司馬冏發義軍。軍中有小孩，出自襄城繁昌縣，年紀八歲，頭髮身體都是白色，很會占卜，在《洪範》上，這是白祥。

成帝咸康初年，地上長出毛，近似白祥。孫盛認爲是人勞苦的異徵。此後石季龍滅亡而中原歸向教化，武將文臣都心悦誠服。在這時地方勢力多次興兵，邊防守備頻繁變换，都仗恃率領各自的私人武裝，動輒數以萬計。其間征戰討伐

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符吏石彪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象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

徵收賦稅，勞役繁多沒有安寧的日子，天下勞苦紛擾，百姓疲憊怨憤。

咸康三年六月，地上長出毛。

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面長出毛，到了四年，氐賊進駐襄國，圍攻彭城，直指廣陵，征伐戍守頻繁發生，戰事連年不斷。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上長毛。這時在苻堅滅亡後，天下多事，是人民勞苦的應驗。十七年四月，地面長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面長毛，有的白有的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面長毛。此後江陵遭襲擊，多次交戰。

義熙三年三月，地面長出白毛。十年三月，地面長毛。第二年，朝廷軍隊西去討伐司馬休之。再過一年，北上掃蕩關洛地區。

魏齊王正始末年，河南尹李勝在官署理事，有小塊木料急速墜落，擊中接受符牌官吏石彪的頭，頭斷了，這是木沴金。李勝在十日後敗亡。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求子神廟的祭壇石從中間破裂爲兩塊，這是木克金。求子神廟的壇，是求子的神位，無故自己毀壞，是太子將有危險的象徵。第二年，愍懷太子被廢黜死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從石頭出發，金鼓無故自行破裂。此是木克金的異徵，是天意。天戒像是說，謝安僅僅有了安邦治國之名，而無其實，這是鉦鼓不用的象徵。一個多月後，因疾病返回後死去。

《傳》說："察看而不明，這叫做不哲，其咎責是舒緩，其懲罰是長期炎熱，其極是疾病。時或有草妖，時或有臝蟲的妖孽，時或有羊禍，時或有眼睛的重病，時或有赤眚赤祥。是水克火。"察看而不明，這叫做不哲。哲，是知。《詩》說："你的德行不明，就無人相陪伴相輔助。你有不明的德行，就無人在身後在身旁。"說的是主上不明，昏憒受蒙蔽迷惑，就不能分辨

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毁，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鷄禍。説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鳥星，故爲羽蟲。禍亦從羽，故爲鷄。鷄於《易》自在《巽》，説非是。

善惡，親近身邊的人，提拔重用同類的人，無功的人受獎賞，有罪者的人不懲處，百官廢亂，失於鬆緩，所以其責是舒。盛夏季節白天長，暑氣養育萬物，政治鬆緩，所以其懲罰是長時間炎熱。炎熱就會造成冬季温暖，春夏不和，病患傷害人，其極端就是疾病。責罰不施行，霜就不殺滅野草，寬宥臣下，懲處就不能按時執行，所以就有草妖。凡是妖，外形就表現在服飾，言語表現在詩歌，聽覺表現在聲音。察看不辨色，五色是萬物最大的區别，在於災異徵祥，所以聖人認爲草妖，是喪失對事物根本的明辨。温熱生蟲，所以有蠃蟲之災，是説螟螣之類應該死却不死，應當生却不生，或者多於以往而成爲災害。劉歆認爲屬於思慮之心不寬容。在《易》中，剛而包含柔是《離》，《離》是火，是眼睛。羊上有角下有蹄，剛而包含柔，羊有大眼睛却没有明亮的瞳仁，視覺之氣毁壞，所以有羊禍。一説，暑熱的年份羊多病死，以致成爲怪，也是對的。至於人，多是眼睛有病，所以有眼病。火的顔色爲赤，所以有赤眚赤祥。凡是視覺有損傷的，是病在火氣；因火氣傷害，就要水來克。其極爲病重的順之，其福叫壽。劉歆《視傳》説有羽蟲的之孽，鷄禍。解説認爲在天文上南方的朱張是鳥星，所以是羽蟲。禍患也是從羽，所以是鷄。鷄在《易》中對應《巽》，這説法不對。

恒燠

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禄不遂行兹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温。臣安禄樂逸兹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兹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兹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徵候是持久炎熱，劉向認爲是《春秋》中的無冰。小熱不記載，無冰然後記載下來，是舉出其大的。京房《易傳》説："俸禄不供給這叫作欺，其咎責是炎熱。炎熱，雨雲從四面來到而温。臣子安於俸禄樂於安逸這叫作亂，熱生蟲。知道罪責不予懲處這叫作舒，其熱，在夏季就是暑熱殺人，在冬季就是萬物開花結果。有嚴重過失不懲罰這叫作滅亡的徵兆，其咎責是應當寒冷却暖熱整六天。"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凋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説桃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開花。孫權時代政治繁亂，賦税沉重，人民疲於徭役。這時諸葛恪開始輔佐朝政，撤銷了察探情事的官吏，恕免拖欠的賦債，撤除了關隘渡口，崇尚寬厚，這

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就是舒鬆寬緩的應兆。一説桃李在寒冷時節開花是草妖，或屬於花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少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開花。當時少帝深樹恩德，政事崇尚優厚寬緩，這是其應兆。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寬舒之罰。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境的草都開了花，結出像麥子一樣的籽實，可以吃。當時惠帝剛即位，楚王司馬瑋詐用皇帝詔書殺了汝南王司馬亮和太保衛瓘，皇帝不能明察。現在草不按時序結籽實，這是持久炎熱寬緩舒鬆的懲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開花。這時簡文輔佐朝政，政事多鬆懈疏略，是舒緩的應兆。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修建建始殿，砍伐濯龍樹而有血流出，又挖掘遷移梨樹，樹根損傷也有血流出。武帝感到很厭惡，於是卧病，在這月死去。是草妖，又是赤祥，這年是魏文帝黄初元年。

吴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吴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有稗草變成稻子。從前三苗快要滅亡，五穀有變種，這是草妖。此後孫亮被廢黜。

蜀劉禪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蜀劉禪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己折斷。譙周對此很憂慮，没有人可以訴説，就在柱子上寫道："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是説曹是衆，魏是大，衆而大，天下將會合。完備并交授，怎麽會再有獨立的呢？蜀國果然滅亡，就像譙周所説的，這是草妖。

吴孫晧天璽元年，吴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吴尋亡而九服爲一。

吴孫晧天璽元年，吴郡臨平湖從漢代末年起淤塞，這時一夜間忽然開通没有了雜草。年長的人相傳説：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吴國不久滅亡而全國統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黄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在工匠黄狗家生長，攀緣着棗樹，有一丈多長，莖杆有四寸粗，二分厚。又有蕒菜生長在工匠吴平家，四尺高，形狀像枇杷，上部圓形，直徑一尺八寸，莖杆有五寸粗，兩邊生葉，緑色。東觀官員查圖典，鬼目草名叫芝草，蕒菜叫平慮，便任命黄狗

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吴，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黄狗者，吴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黄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爲侍芝郎，吴平爲平慮郎，都授予銀印和青色綬帶。干寶説：第二年平定吴國，王濬停船正在平坦的沙洲，姓名都很明顯，是指事的徵兆。黄狗，吴國以土運繼承漢朝，所以起初有黄龍的祥瑞。到末年，却有鬼目草的妖異托附在黄狗家。黄的名稱没有改變，但是貴賤大不相同，這是天道精微的應兆。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境竹子開花，紫色，結的果實像麥子一樣，外皮青色，中間紅色，味道甘甜。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宫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樹生長在東宫西廂，每天長一尺多，甲辰日枯死。這與殷朝太戊的妖異相同，太子不能領悟，以致被廢黜殺死。班固説："野木生在朝中而暴長，是小人將驟然官居大臣之位，危害國家和家庭的徵兆，朝廷將成爲廢墟。"此後孫秀、張林掌權，於是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宫，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司馬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移住東宫，桑樹又生長在西廂。第二年，趙王司馬倫篡位，用鴆酒毒死司馬臧，這與愍懷太子的妖異相同。此月，壯武國有桑樹變爲柏樹，而張華遇害。壯武，是張華的封邑。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説，"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虚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没，桑哭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發出像木材開裂的聲音，人們稱説是桑樹哭。劉向説，"桑就是喪"，又發出哭聲，不祥之極。這時京師虚弱，胡寇交相入侵，東海王司馬越没有保衛國家之心，四年冬放棄京師南逃，五年春死在項縣城。石勒邀擊其部衆，包圍并用弓箭射擊，王公以下至平民百姓，死了十多萬人。又剖開司馬越棺木，焚燒了他的尸體。這次戰敗，中原没有人挺身參戰，洛京不久也覆滅，這是桑樹哭的應兆。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互纏繞生長，形狀就像連理。此前，郭景純占筮延陵蝘鼠，得到《臨》之《益》，説："以後將還有妖樹生，像是祥瑞其實不是，是辛毒的樹木。如出現此事，東西數百里内必定有叛逆作亂的人。"等到此樹生出後，徐馥果然作亂，也是草妖。郭景

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吴縣吴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吴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吴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見吴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逾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凉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純又認爲是“木不曲直”。這年七月，豫章郡有久已枯死的樟樹，這月忽然重新繁茂，與漢朝昌邑枯死的社樹再生占象相同。這是懷帝、愍帝淪陷的徵兆，也是元帝中興的應兆。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郡剡縣有樹長得像人臉。此後王敦起兵叛逆，失敗没有成功。從前漢朝哀帝、成帝時代都有這樣的妖異，并且人的相貌完全具備，所以其禍難也很大。現今此樹衹是像人臉罷了，所以其變故也較輕微。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縣有柳樹乾枯倒下已經六年，這天忽然又立起活了，到九年五月甲戌，吴縣吴雄家有死榆樹，這天因風雨而立起復活，與漢朝上林斷柳立起復活有相同的徵象。起初，康帝爲吴王，這時雖然改封在琅邪，但是仍然將吴郡作爲食邑，這是皇帝逾越正體享國的徵象。曲阿原先也是吴郡之地，徵象出現在吴邑吴雄家中，又是天意。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棵僵死的栗樹，這天忽然復活。當時孝武帝年紀剛四歲，不久哀帝死，海西公即帝位，不久被廢黜，簡文帝起自諸侯王，入朝繼承大業，登上帝位享有國家，又没有過二年，孝武帝承襲皇統。孝武帝名昌明，有識之士認爲西昌修明的祥瑞，是孝武帝名諱的實際應驗。這也和漢宣帝有相同的徵象。

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有楊樹長出松樹。天戒這樣説，松樹枝莖不改變葉子不脱换，楊樹是柔軟脆弱的樹木，如今松樹生在楊樹上，難道不是長久的大業將會集在危亡之地嗎？這時張天錫在凉州稱霸，不久投降了苻堅。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折斷，忽然自己立起相互連接。京房《易傳》説：“背棄正道而行淫亂，其妖木折斷自己相連。妃子皇后有專寵，樹木仆倒而立起。”這時正道有偏邪，此後張夫人受專寵，等到孝武帝去世，民衆都歸罪於張氏。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境的竹子結出果實，像麥子。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吴終同象。識者以爲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軍營士兵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粗三尺二寸，厚三寸，也是草妖。這大概和吴國滅亡時的徵象相同。有識之士認爲苦蕒，是買勤苦。從此以後年年征戰討伐，百姓辛勞困苦，這就是買苦。十餘年間，姚泓滅亡，戰事纔停息，這是苦蕒的應兆。

義熙中，宫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宫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宫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義熙年間，宫城上和御道左右都長出了蒺藜，也是草妖。蒺藜有刺，不能踏着它走路。生長在宫墻和大道，天戒像是説，人君不親理朝政，雖然有宫室馳道，就像空廢的一樣，所以長出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説，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睹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聚集在靈芝池。劉向説，這是羽蟲的妖孽，又是青祥。下詔書説："這是詩人所説的污濁的水澤。《曹詩》'譏諷共公疏遠君子親近小人'，如今難道是有賢明士人處在下位，否則這鳥爲什麼會來到呢！應廣泛推舉天下德行傑出才能卓越品行獨特的君子，來回應曹地人的諷刺。"於是楊彪、管寧之輩都受到舉薦，這就是所謂的看到妖異知道懼怕。但是還是不能寬容忠直而沉迷於偏聽偏信。京房《易傳》説："貶退有德的人，其妖異是水鳥聚集在國都中。"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子生下鷹，嘴和爪都是紅色，這與商紂、宋隱有相同的徵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景初元年，又有燕子在衛國李蓋家生下巨大的幼鳥，外形像鷹，嘴像燕子，這是羽蟲之孽，又是赤眚。高堂隆説："這是魏室的大異徵，應提防有輔政的重臣造成蕭墻之禍。"此後宣帝殺了曹爽，占有了魏氏皇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宫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聚集在鄴城宫殿文昌殿後的水池中。第二年，魏武王死。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聚集在雒陽芳林園的池中。七年，又聚集。當年夏，文帝死。景初末年，又聚集在芳林園池中。從前兩次到來，就有大的喪事，明帝感到厭惡。這年，明帝死。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鬥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説，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吴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吴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長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飛到，墜落水中淹死的數以千計。此時諸葛亮連年出動軍隊，立志吞并中原，却最終死在渭水之南，他的大業没有成功。衆將領分裂争鬥，損失了很多軍隊，鳥北飛不能抵達墜落水中而死，都有其徵象。諸葛亮最終不能渡過渭水，又是應兆。這與漢朝時楚國有鳥争鬥墜落泗水的情況大致相似。

景初元年，陵霄闕開始建造，有喜鵲在它上面築巢。喜鵲是白黑色混雜，這是羽蟲的妖孽，又是白黑的徵祥。魏明帝問高堂隆，他回答説："《詩》説'鵲建巢穴，鳩鳥居住'，如今興建宫室而喜鵲來築巢，這是宫室没有建成身不能居的徵象。天戒這樣説，宫室没有建成，將有别的姓氏占用它，不可不深憂。"於是明帝害怕。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隻烏鴉銜着喜鵲墜落在東館，孫權讓丞相朱據燒喜鵲來祭祀。照劉歆所説，這是羽蟲的妖孽，又是黑祥。是對視不明、聽不聰的懲罰。這時孫權意氣用事德行衰敗，聽信讒言喜愛殺戮，兩個兒子將有危難，武將文臣都没有可用的人，看到妖異不能醒悟，又進行燎祭，不明道義如此。第二年，太子孫和被廢黜，魯王孫霸賜死，朱據降職，陸議憂慮而死，這是其應兆。東館，是主管教化的官署；喜鵲墜落東館，又是天意嗎？

吴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孫和爲南陽王，遣送他到長沙，有喜鵲巢居在他的船帆檣上。孫和從前宫中的屬官聽到此事，都憂慮傷心，認爲檣的末端傾斜危險，不是長久平安之兆。此後果然不得好死。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次出現在春申，吴人認爲是鳳凰。第二年，改年號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説："政道衰敗，不能够招來鳳凰，衹是羽蟲妖孽罷了。"孫亮没有德政，孫峻驕横暴虐之極，這與漢桓帝的情況相同。依《瑞應圖》，大鳥似鳳却是妖孽的不僅一次，應該都是。

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說有鳳凰聚集，因此改年號，這與孫亮時的情況相同。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長尾野鷄飛上閶闔門。天戒這樣說，閶闔門不是長尾野鷄所停的地方，就像是殷宗時野鷄登上鼎耳的懲戒。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户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司馬倫篡位後，京師得到怪異的鳥，沒人能知道其名。司馬倫派人帶出去，在城邑四周游走詢問衆人。過了幾天，宮西有個小孩看到，背着身自言自語說道："服留鳥翳。"帶鳥的人馬上返回禀告司馬倫，司馬倫派人再去找，又看到他，就帶他入宮，將鳥關進籠中，同時將小孩關在房屋中，第二天看時，都不見了。這是羽蟲的妖孽。當時趙王司馬倫有眼睛長瘤的疾病，稱服留，是說司馬倫將服其罪。不久後司馬倫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滅。

趙王司馬倫篡位，有鵪鶉進入太極殿，野鷄落在東堂。天戒這樣說，太極殿東堂都是朝廷聽政的處所，而鵪鶉野鷄同一天落在其中，是趙王司馬倫不應當居於此位。《詩》云："喜鵲雙雙，鵪鶉對對，人并不好，却作君王。"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不久司馬倫被處死。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面塌陷，有灰白兩種顏色的鵝出來，灰色的飛翔衝上天空，白色的留下來。這是羽蟲的妖孽，又是黑白徵祥。陳留董養說："步廣，是周代的狄泉，是舉行盟會的地方。白色，是金色，是國家的五行之色。灰色是胡人的象徵，這能明說嗎?"此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侵犯華夏。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兩隻大鳥，灰黑色，羽翼有一丈四尺寬，一隻落在司徒府，被射殺，另一隻落在市北人家的房屋上，被捕獲。這是羽蟲妖孽，又是黑色徵祥。閏月戊子明帝死，後來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鶡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毁，化爲污萊，此其應也。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隻鶡鳥落在殿庭上，這又是白色徵祥。這時庾亮輕率地違背衆人的意見，準備召來蘇峻，有言不順的禍殃，所以白祥先出現。三年二月，蘇峻果然作亂，皇宮房舍都燒毁，成了污水匯集草木叢生之地，這是其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期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宫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爲桓温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宫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烏集竈，競來啄啖，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啖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厩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摇，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爲魏所誅。

吴戍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

應兆。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落在宫殿屋頂。這時康帝剛即位，是不會長久的徵兆。過了兩年康帝崩。依劉向説："野鳥入處，宫室將空。"這是其應兆。

海西起初在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鷄落在風向器上。這是羽蟲的妖孽。不久他被桓温廢黜。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喜鵲在太極殿東部屋頂裝飾物上巢居，又在國子學堂西部屋頂巢居。十八年東宫落成，十九年正月喜鵲又在西門上築巢。這與魏國景初時的占像相同。學堂，是風化教育的聚集處；西部頂頭，又是五行的金行的徵兆。孝武帝死後，安皇繼位，桓玄就篡權，風化教育敗壞，這是五行的金行不强的徵象。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駐守壽陽。婢女燒火做飯，忽然有群烏落在竈上，争相來啄食，婢女驅趕不走。有隻獵狗咬死兩隻烏，其餘烏鴉就一起啄死這狗，又啄食其肉，衹剩下骨頭。這也是羽蟲的妖孽，又是黑色徵祥。第二年六月，朱猗死，這是其應兆。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馬厩中的羊生下没有後蹄的小羊，這是羊禍。京房《易傳》説："缺少脚，是下不能勝任。"第二年，蘇峻攻破京都，王導和成帝都被幽禁在石頭，僅得免死，這是其應兆。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長出肉，長寬各有幾尺，有頭眼嘴，没有手脚而動摇，這是赤祥。占卜説："有外形却不完整，有形體却不出聲，國家將會滅亡。"文懿不久被魏國所殺。

吴國守將鄧喜殺猪祭神，宰殺處理好以後懸挂起來，忽然看到有一人頭前去吃肉，鄧喜拉弓射中，發出咋咋聲響，環繞屋舍三天，這近似赤祥。後來有人告發鄧喜陰謀叛變，全家被殺。京房《易傳》説："高山長出野菜，城鎮有了江水，

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城中有兵，形狀像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成赤色像血一樣。七年十月，河陰有二頃的赤雪。這是赤祥。此後四年武帝死，王室便內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長一百多步，這是赤祥。到元康末年，凶險戰亂，這是有僵尸流血的應兆。干寶認爲“後八年而封雲侵擾徐州，死傷幾萬人”，這是其應兆。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宫。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奸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縣天降血。政治刑罰鬆緩，就會有持久炎熱赤祥的妖異。這年正月，愍懷太子被幽禁在許宫。天戒這樣説，不應寬宥放縱邪惡的人，將會使太子含冤而死。惠帝愚昧不明，這月愍懷太子終於斃命。於是王室出現仇怨，禍難遍及天下。淖齒殺齊湣王那天，天上降血雨沾濕衣服。這是上天的警告，説的就是這種情况嗎？京房《易傳》説：“歸罪不開釋，這叫作追非，其責罰是天降血。這叫作不親，下有邪惡之心，不出三年，將會絶滅宗族。”又説：“讒佞的人受到封賞，有功之臣受殺戮，上天會降血雨。”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于《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天降肉雨。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血倒流上柱子二丈三尺高，這是赤祥。這時，後將軍褚裒鎮守廣陵，丞相揚言要北伐，淳于伯因督辦運輸拖延和受勞役賄賂的罪，依照軍法處死他。他的兒子上訴説：“督辦運輸的事完成，没有拖延和供給不上，接受役使的人的賄賂，罪不當死。軍隊的行動，先造聲勢後是實際行動，實際是屯邊守衛，不是征伐進軍。自四年以來，漕運拖延停止，都不以軍隊出動的法律論處。”屬吏們没有人理會他。等到有了變故，負責查實的官員彈劾衆官，元帝不問，於是連續三年乾旱。干寶認爲是冤氣的應驗。郭景純説：“血是水類，同屬於《坎》。《坎》是法象，水是平潤而下，不應倒流。這是朝政有謬失的徵兆。”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崇明觀陷

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産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并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絶。

没成爲池塘，池水紅色像血一樣，紅色的氣衝上天，有赤龍騰飛而去。流星從牽牛星出現，進入紫微宿，像龍形一樣蜿蜒，光亮照地，落在平陽北十里處。細看是肉，臭味傳遍平陽，有三十步長，二十七步寬。肉旁常有哭聲，日夜不停。幾天後，劉聰的皇后劉氏生下一條蛇一隻獸，各傷害人後逃走。尋找没有找到，不久在天上隕落的肉旁見到蛇獸。這時劉聰娶了劉殷的三個女兒，都立爲皇后。天戒像是説，劉聰既然自稱劉姓，三位皇后又都是劉氏，背逆了骨肉的綱常，擾亂了人倫的規矩。天降肉等衆妖異，其災異也很大。不久劉氏死，哭聲便自行消失。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黿能爲孽，黿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聽察，聽氣毁，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

《傳》說："聽而不聞，這叫作不謀，其罪責是急，其懲罰是持續寒冷，最終是貧困。時或有鼓妖，時或有魚孽，時或有猪禍，時或有耳朵怪病，時或有黑色災異黑色徵祥。是火克水。"聽而不聞，這叫做不謀，是說上偏聽，下情阻隔不能傳達，謀慮利害，就會因異常急迫而有闕失，所以其罪責是急。隆冬時節白天很短，嚴寒傷害萬物，政治急促緊迫，所以其懲罰是持久的寒冷。寒冷就會使百穀不能生長，上下都貧困，所以最終是貧困。君主嚴厲威猛而使下情閉塞，臣子恐懼驚慌而不能聽取意見，妄聽之氣就會產生，所以有鼓妖。寒氣動，所以有魚孽。而黿能成爲妖孽，黿能在陸地行動，不是極陰，魚離開水就死，是極陰的妖孽。在《易》中，《坎》是水，是猪，猪有大耳朵却不能聽得很清晰，聽氣有損毁，所以有猪禍。一說，寒冷的年份猪多死亡而爲妖異，也是對的。至於人，就有很多耳朵有病的，所以有耳朵怪病。水的顔色黑，便有黑色災異黑色徵祥。凡是聽覺有損傷的，是病於水氣；水氣有病，火就會克。最終是貧困，順應後，其福叫富。劉歆《聽傳》說有甲蟲的妖孽。

恒寒

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兹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兹謂養賊，寒七十

通常徵兆的持續寒冷，劉歆認爲是下大雪，還有不應降雪時降雪，還有下大冰雹，降霜凍死禾苗百草，都是持續寒冷的懲罰。京房《易傳》說："有德行的遭遇艱險這叫作逆命，其異徵是寒冷。殺罰過於深重，應當熱時却寒冷，整整六天，也有冰雹。陷害忠正不予誅殺這叫作養賊，

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兹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兹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吴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案劉向説，“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吕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兹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兹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兹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案劉向説，“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吕壹作威用事，詆毁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一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聽之罰也。

寒冷七十二天，凍死飛禽。有道的人開始離去這叫作傷，這種寒冷，萬物無霜却會死，噴涌的水出來。戰鬥不估量敵方力量這叫作辱命，這種寒冷，雖然有雨萬物却不茂盛。聽到好的却不贊同，其罪責是聾。”

吴孫權嘉禾三年九月初一，降霜傷害穀物。劉向説，“誅殺懲罰不是由君王决定，而是在於臣下的徵象”。這時，校事吕壹專權作威作福，與漢元帝時石顯掌權而天降霜的應兆相同。班固記載是九月二日，陳壽説初一，都是表明這時不能够傷害穀物。吕壹後來也被處死。京房《易傳》説：“興兵隨意誅殺這叫作枉法，其災禍是降霜，夏季傷損五穀，冬季傷損麥苗。誅殺不顧念情這叫作不仁，有霜，夏季先有大雷風，冬季先有雨，然後降霜，有芒一樣的角。聖賢的人遇害，霜附着在木上不下到地上。奸佞的人依仗刑法這叫作私賊，霜在草根土縫中。不進行教化而誅罰這叫作虐，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降冰雹，又降霜。劉向説，“冰雹，是陰氣威脅陽氣”。當時，吕壹有威勢掌握權力，詆毁重臣，排擠陷害無辜的人。從太子孫登以下都痛恨他，而吕壹反而得到封侯的特别寵愛，與春秋時公子遂專斷朝政天降冰雹的徵兆相同。漢安帝聽信讒言，殺了很多無辜的人，也是天降冰雹。董仲舒説：“凡是有冰雹都是有所脅迫，實行專斷政治的緣故。”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有三尺深，鳥獸死掉的有一大半。當年夏季，全琮等四位將軍攻占淮南、襄陽，戰死的有一千多人。此後，孫權因聽信讒言多次責斥陸議，陸議憤恨而死，與漢朝景帝、武帝時有大雪的事相同。

十一年四月，下冰雹。這時，孫權聽信讒言，將要危及太子。此後，朱據、屈晃因違背他的心意遭到廢黜侮辱，陳正、陳象因忠心勸諫遭到滅族，而太子最終被廢。這是有德的人遭遇凶險，誅殺懲罰過於深重的應兆。

武帝泰始六年冬，有大雪。七年十二月，又降大雪。第二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的人很多，是對不能聽從意見的懲罰。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吴，馬隆又帥精勇討凉州。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雁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丙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内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内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丙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内、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

九年四月辛未，降霜。這時，賈充的親信相互勾結掌握朝政，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降霜的徵兆相同。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有霜，損害三豆。當月，河間郡有暴風寒冰，郡國中五次降霜損傷穀物。此後大舉征討吴國，馬隆又統率精兵征討涼州。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下冰雹，傷害禾麥。辛卯，雁門郡下冰雹，傷害秋莊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下冰雹。丙辰，又下冰雹，降霜，傷一千三百多頃秋麥，毁壞房屋一百二十多間。癸亥，安定下冰雹。七月丙申，魏郡又下冰雹。閏月壬子，新興又下冰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下冰雹，傷秋莊稼和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有霜和冰雹，傷桑和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下冰雹，傷麥豆。當月庚午，京城地區内的兩個縣和東平、范陽下冰雹。癸酉，京城地區五個縣又下冰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下冰雹，傷禾麥和三豆。這時王濬有大功，而權臣貴戚相互貶抑陷害，武帝不加制止，是陰氣脅迫陽氣的應兆。

二年二月辛酉，濟南、琅邪降霜，傷麥。壬申，琅邪下冰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降霜，傷害桑樹。五月丙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内、汲郡、上黨下冰雹，傷禾苗莊稼。六月，郡國十七次下冰雹。七月，上黨下冰雹。三年十二月，下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下冰雹，傷秋莊稼。甲辰，中山下冰雹。九月，南安下大雪，折斷樹木。

六年二月，東海降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

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雁門雨雹。

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降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雁門下冰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降霜。十二月，下大雪。九年正月，京都有大風下冰雹，掀倒房屋拔起樹木。四月，隴西降霜。十年四月，郡國八次降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郡和蕩陰下冰雹。三年四月，滎陽下冰雹。六月，弘農湖、華陰又下冰雹，有三尺深。這時，賈后凶惡荒淫專橫，與春秋時魯桓公夫人的情況相同，是陰氣太盛。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楊建鄴雨雹。是月，丹楊建鄴大雪。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五年六月，東海下冰雹，有五寸深。十二月，丹楊建鄴下冰雹。當月，丹楊建鄴下大雪。六年三月，東海降雪，損傷桑麥。七年五月，魯國下冰雹。七月，秦、雍二州降霜，損害莊稼。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九年三月十八日，河南、滎陽、潁川三郡降霜，傷禾苗。五月，下冰雹。這時，賈后凶暴日益嚴重，到冬季，終於廢掉愍懷太子。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下冰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有大風冰雹，折斷樹木傷害莊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傷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光熙元年閏八月初一甲申，有霰雪。劉向説："强盛的陽氣就有降雨，受到熱氣的侵傷，陰氣脅迫它，就轉而成爲冰雹。强盛的陰氣有降雪，凝聚而停滯，陽氣逼近它，就散而成爲霰。如今降雪不在季節，這是聽而不聞的應兆。"這年，惠帝去世。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季，降雪，平地有三尺深。七年十月庚午，下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有大風冰雹，死人。三年三月，海鹽下冰雹。這時，王敦侵凌君王。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下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下

并三州大雪。二年四月庚子，京都雨雹，燕雀死。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大雪。二年四月庚子，京都下冰雹，燕雀死。三年三月丁丑，下雪。癸巳，降霜。四月，大規模下冰雹。當年，明帝去世，不久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下冰雹。這時，成帝年幼弱小，政權由大臣掌握。九年八月，成都有大雪。當年，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出現在太廟，這天夜晚下冰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下大雪。這時，政權由將相掌握，是陰氣太盛。劉向説："凡是雨就是陰，雪又是雨的陰。出現不是在正常的時節，是有逼迫的徵象。"

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冀州一帶下大雪，人和馬匹多凍死。五年六月，臨漳有暴風雷電，下冰雹，像升一樣大。

十年五月，凉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率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耀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年五月，凉州下雪。第二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率領宋混等進攻并消滅張祚，另立張耀靈的弟弟張玄靚。京房《易傳》説："夏季下雪，是警示臣子作亂。"這是張瓘作亂的應兆。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十一年四月初一壬申，有霜。十二月戊午，有雷。己未，有雪。這時穆帝年幼，母后聽政，政權由大臣掌握，是陰氣盛的緣故。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升平二年正月，有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下冰雹，折斷樹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下冰雹。十二月，下大雪。這時孝武帝年幼，政權由將相掌握，是陰氣太盛。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十二年四月己丑，下冰雹。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下冰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寵，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雨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下冰雹。這時，張夫人受到專寵，孝武帝突然死亡，民衆責難張夫人。十二月，下雪二十三天。這時繼位的君主年紀幼小，宰相專斷朝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内侮，終皆誅之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下冰雹。當年秋，王恭、殷仲堪起兵侵入京城，最終都被誅殺。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爲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案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洲。

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烏。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宫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説，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元興二年十二月，嚴寒異常。這時，桓玄篡位，政事嚴酷。有識之士認爲朝政的失誤在於鬆散寬緩，桓玄就反其道而行成嚴酷。劉向説："周朝衰亡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覆滅没有炎熱的年份。"説的就是這種情况。

三年正月甲申，天有霰雪又打雷。雷霰同時出現，都是違背節令的應兆。四月丙午，江陵下冰雹。這時，安帝蒙難。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下冰雹。這時，天下没有統一，軍隊天天戒備。

五年三月己亥，下雪，有數尺深。五月癸巳，溧陽下冰雹。九月己丑，廣陵下冰雹。第二年，盧循到蔡洲。

六年正月丙寅，下雪又打雷。五月壬申，下冰雹。八年四月初一辛未，下冰雹。六月癸亥，下冰雹，大風掀毁房屋。當年秋，誅殺劉蕃等人。

十年四月辛卯，下冰雹。

魏明帝景初年間，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穿孔木柱同一天三個地方都受到雷擊。不久又有雷電震動西城上的候風木飛烏。當時大興勞役，明帝不久去世。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雷擊皇宫門柱，又擊中南津大橋的穿孔木柱。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初一，有大風和雷電。當月，又有雷雨。其含義與前面所説的相同，孫亮終於被廢黜。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初一甲申，淮南郡有雷電。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有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奏報。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雷擊中崇陽陵石標西南五百步處，石標破裂爲七十片。這時，賈后陷害三公大臣，寵信任用自己的親戚，與漢桓帝時有雷擊中憲陵陵寢的事相同。賈后最終被誅殺滅族。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打雷。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有雷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案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吴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四年十一月，吴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宫，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五年六月丙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十二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郡有大雨雷電。己巳夜，有赤氣在西北方閃亮。當天夜晚，有大雨雷電。庚午，下大雪。劉向說，"雷在二月出現，在八月消退"。如今在這個月裏有雷電，這是陽氣没有隱退收斂。發泄出來後的第二天就下大雪，這都是失去控制的怪異。這時，劉載在平陽僭稱帝號，李雄在蜀地建立政權，天下分裂，西京孤立衰弱，是君主失時的徵象。赤氣，是赤色徵祥。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有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初一丙子，雷電擊中太極殿的柱子。十二月，會稽、吴郡有雷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有大雨雷電。三年六月辛卯，臨海有大雷，擊破郡府内小屋的十根柱子，擊死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有雷電。四年十一月，吴郡、會稽又有雷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有雷雨電擊。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打雷。乙丑，又打雷。五年十月庚午，有雷産生在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電擊中含章殿的四根柱子，同時擊殺二位内侍。十年十二月，在南方有雷聲。十四年七月甲寅，有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有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從巴陵來，準備設立儀仗前導進入宫中，天有雷震，一人一馬被擊殺。

義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西北方颳大風。癸丑，打雷。五年六月丙寅，雷電擊中太廟，擊破東邊屋頂的裝飾，穿透柱子，又擊中太子西池的合堂。當時，安帝不親自舉行秋冬祭祀，所以上天雷擊，表明慢待了宗廟。西池是明帝做太子時所前往留連處，所以稱爲太子池。到安帝多病，憂慮没有繼承人，所以上天雷擊，表明没有後代。六年正月丙寅，有雷，又有雪。十二月壬

月壬辰，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黄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案劉向説，以爲"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吴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吴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説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

辰，有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有雷。乙亥，又有雷。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像牛叫一樣的聲音，傳出許昌城。十二月，廢黜愍懷太子，幽禁在許宮中。第二年，賈后派黄門孫慮殺太子，用藥杵擊打，聲音傳到宮外，這是它的應兆。

蘇峻在歷陽城外兵營，將軍鼓自己鳴響，像有人在玩弄鼓。蘇峻自己用手擊破鼓，説："我的家鄉有時出現這種現象，城就會空。"不久後他作亂遭殺滅族，這是對聽而不聞的懲罰。

石季龍末年，洛陽城西北九里，有石牛在青石趺上，忽然鳴叫，聲音傳出四十里。石季龍派人打掉石牛兩耳和尾巴，用鐵釘釘住四脚。不久後石季龍死。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初一己酉，東北方有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劉向説，認爲"雷應當依托於雲，就像君依托於臣。無雲而有雷，這是君王不體恤臣下，臣下將要叛亂的徵兆"。到孝武帝去世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相繼侵犯京師。

吴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一丈多長，鼓面直徑三尺左右，下面有盤石做支撑，鳴響時聲音就像金鼓，三吴有戰事。到安帝隆安年間大聲鳴響，後來有孫恩之亂。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兩條魚落在武庫屋頂上，這是魚孽。王肅説："魚生在水中，却高上到屋頂，是介鱗動物，失去其所在。邊境將領將有丟棄鎧甲的變故！"後來果然有東關之敗。干寶又認爲是高貴鄉公兵禍的應兆。兩種説法都與班固所説的相同。

武帝太康年間，有鯉魚兩次出現在武庫屋上。干寶認爲："武庫是兵器府署，魚有鱗甲，也是兵的類屬。魚是極陰，屋上是太陽，魚出現在屋上，象徵極陰以兵革之禍侵害太陽。到惠帝初年，誅殺楊駿，廢黜太后，館閣中弓箭互射。元康末年，賈后陷害殺死太子，不久也被廢黜誅

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傳》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滅。十年之中，母后造成的禍難兩次發生，這是應兆，從此禍亂就形成了。"京房《易傳》說："魚離開水，飛上道路，戰事將要發生。"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春秋》，蝗蟲爲螽。劉歆將其作爲甲蟲的妖孽，與魚孽的占卜相同。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案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有大蝗災，百姓饑荒。蔡邕說，"蝗災，是主上貪婪苛刻所造成的"。這時，孫權歸順，文帝趁他與蜀國有西陵之戰，發動大兵襲擊他，孫權便背叛。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有蝗災。這時，荀、賈掌權，迫害公正正直的人。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次出現蝗災。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有大蝗災，從幽、并、司、冀到秦、雍，草木和牛馬的毛都被吃光。這時，天下戰亂，侵奪平民百姓，能决定存亡的，衹有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相殘暴苛薄，治理没有法規，所以有這樣的妖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御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有大蝗災。上一年劉曜多次進攻北地、馮翊，麴允等人率全體部衆抵禦他，最終被劉曜攻破，西京於是潰敗。五年，愍帝在平陽，司州、冀州、青州、雍州有蝗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有蝗災，傷害禾苗莊稼。乙未，東莞有蝗蟲縱横三百里，傷害禾苗莊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有蝗蟲傷害禾苗豆。八月，冀、青、徐三州有蝗災，吃光生長的草，達二年時間。這時，中州淪陷，暴亂日益嚴重。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吴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并領荆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有蝗蟲吃秋麥。當月癸丑，徐州和揚州長江以西各郡有蝗災，吴郡百姓多餓死。當年，王敦兼領荆州，苛刻暴虐的禍患從此開始。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有蝗災。這時，慕容氏進逼黄河南，征伐不停，所以有這樣

已，故有斯孽。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吴孫晧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晧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晧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宫室，宫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豭豕産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豭豕而産，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産子，一頭二身八足，并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

的妖孽。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聚集堂邑縣境，傷害禾苗莊稼。這年春，徵發江州兵營士兵二千人，家屬六七千人，分派到護軍和東宫，不久後幾乎全部逃散。又邊境將士連續有征戰勞役，所以有這樣的妖孽。

吴孫晧寶鼎元年，野猪進入右大司馬丁奉軍營，這是猪禍。後來丁奉被派進攻穀陽，無功而返。孫晧發怒，斬殺他的前導官。到發動大軍北上，丁奉和萬彧等人相互説："如果到達華里，不得不各自返回。"密謀敗露，丁奉當時雖然已經死去，孫晧追究討伐穀陽的事，殺死他的兒子丁温，家屬都流放到遠方，這是猪禍的應兆。龔遂説，"山野的獸，進入到宫室，宫室將空"，又是其徵象。

懷帝永嘉年間，壽春城内母猪生兩個頭的小猪但没有活，周馥取來察看。當時有見識的人説："猪，是北方的畜，是胡狄的徵象。兩頭，是没有上。生下就死，是不能成。天戒這樣説，不要産生專爲利的謀劃，將會自己招致覆滅。"周馥不能覺悟，於是就想挾天子以令諸侯，不久被元帝打敗，這是其應兆。石勒不久也渡過淮河，百姓死亡的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猪長八隻脚，這是對聽而不聞的懲罰，又是對任用邪惡的人的懲罰。此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有人家的公猪産兩仔，都是人臉，像胡人的樣子，它們的身子仍是猪身。京房《易妖》説："猪産下人頭猪身的東西，危險而且有禍亂。如今公猪産仔，妖異更爲嚴重。"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的一頭猪有一頭二脊八隻脚。十三年，京都有人家的猪産仔，一頭二身八隻脚，都與建武時的妖異相同。此後，宰相沉湎於酗酒，不理朝政，親近的人掌權，逐漸搞亂國家綱紀，直至敗亡。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漫於四方，近於黑祥。孝懷帝不久淪喪，王室成爲荒丘廢

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墟，這是其應兆。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初一己巳，黑霧附着在人身上就像墨一樣，連續幾夜，五天纔結束，這近於黑祥。四年時，愍帝投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有大霧，黑氣遮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元帝去世。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案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城池中的水紅得像血一樣。劉向說，近於火克水，是對聽而不聞的懲罰。京房《易傳》說："君王好女色，賢人隱藏，國家危亡，其異徵是水流赤色。"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城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水澤中又有火。這是火克水的妖異。第二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張邕是執掌權力的人。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桓玄敗。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成赤色，桓玄勸説吳郡下令清除以作爲吉兆，不久後桓玄失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污人衣，淫之

《傳》說："思心不容，這叫作不聖，其災禍是天氣昏暗，其懲罰是持續有風，其結果是早夭。時或有脂夜之妖，時或有花孽，時或有牛禍，時或有心腹的怪病，時或有黄色災異黄色徵祥，時或有金木水火克土。"思心不容，這叫作不聖。思心，是心思慮。容，是寬。孔子說："在上者而不寬容，我怎麽觀察他啊！"是説主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就不能位居賢明的職位。外貌言語視覺聽覺，以心爲主，四者都迷失，那麽就會昏昧不明，所以其災禍是天氣昏暗。降雨乾旱寒冷炎熱，也是以風爲本，四氣都混亂，所以其懲罰是持續有風。持續的風傷害萬物，所以其極端凶短折。傷人叫凶，傷禽獸叫短，傷草木叫折。一說，凶，是夭；兄喪弟叫短，父喪子叫折。對於人，腹中肥而包裹着心，是脂。心昏昧就昏暗不明，所以有脂夜之妖。一説，有脂物在夜晚成爲妖異，就像脂水晚上污人的衣服，是淫的徵象。一說，夜妖，是雲風同時出現而幽暗不

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并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内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毁，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黄，故有黄眚黄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明，所以和常風有相同徵象。温暖而有風就會産生螟螣，有裸蟲之妖。劉向認爲："在《易》中，《巽》是風，是木。卦在三月四月，接續陽而治，主草木的開花結果。風的氣很强地到來，秋冬時節草木會再開花，所以有花孽。"一説，地氣盛，秋冬時節又會開花。一説，華，就是色，土是内事，説的是女孽。在《易》中，《坤》是土，指牛。牛有大心但不能思考，心氣損毁，所以有牛禍。一説，牛死很多成爲妖怪，也是對的。對於人，就多是心腹有病的，所以有心腹的怪病。土色黄，所以有黄色災異黄色徵祥。凡是思心有傷的，是病在土氣；土氣有病，金木水火就會克土，所以説時或有金木水火克土。不説"祇有"而説"時或有"，不是一種氣克，表明其妖異很大。其極端是凶短折，順從，其福叫作考終命。劉歆《思心傳》説："時有嬴蟲之孽，指的是螟螣之類。"

恒風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案管輅説，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逾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潜，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兹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兹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兹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兹謂禍，厥風絶經紀，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兹謂不統，

徵兆爲持續刮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天，掀翻房屋折毁樹木。十二月末戊午尤爲嚴重，動摇了太極殿的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初一壬辰，西北有大風，掀翻房屋折斷樹木，昏暗的飛塵遮蔽天空。管輅説，這是當時殺大臣，執政的憂患。這時，曹爽昏昧專斷，驕横僭越過度，上天的警示多次出現，始終不改過，這是思心不明智，有持續大風的懲罰。後來過了十多日，曹爽等人被誅殺滅族。京房《易傳》説："民衆背逆相同的志向，極高德行的人隱藏不出，有怪異的風。其風，時間長，萬物不能生長，雨小但有傷害。政治昏悖有德的人隱退這叫亂，其風是先颳風不下雨，大風驟起，掀翻房屋折毁樹木。守着義却不進取這叫作昏昧，其風與雲同起，折斷五穀的莖稈。臣下替代主上執政這叫作不順，其風大吹掀翻房屋。賦税收斂不加治理這叫作禍，其風斷絶法度，風停

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政作淫茲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就温暖，温暖就有蟲。諸侯王專斷分封這叫作不統，其風迅疾而樹不摇，穀物不能成熟。排斥不思道義利益這叫作無澤，其風不摇樹木，乾旱無雲，傷害禾苗。公卿常關注利這叫作亂，其風微弱而温和，生蟲和蝗，傷害五穀。抛棄政事去淫亂這叫作惑，其風温和，螟蟲産生，傷害有益於人的作物。諸侯不來朝覲這叫作叛，其風不定，地變成赤色，下雨成災死人。"

吴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吴城兩門飛落。案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吴孫權太元元年八月初一，有大風，江海涌動漲溢，平地水深八尺，拔倒高陵的樹二千株，石碑摇動錯裂，吴城兩門飛落。華覈的應答是，徭役繁多賦税很重，是對昏昧不寬容的懲罰。第二年，孫權去世。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太半，還，伏誅。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有大風雷電。這年，魏國派大軍分三路進攻，諸葛恪打敗其東興軍，另二軍也退走。第二年，諸葛恪又攻打新城，損失部衆大半，返回，被處死。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吴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有風四面轉向五次，昏霧連續數日。這時，孫綝一家有五人被封爲侯，權勢超過吴國君主，風霧的災禍，與漢朝五侯、丁、傅的應兆相同。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拔樹木揚沙塵。第二天，孫綝被殺。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初一辛卯，廣平有大風，折斷樹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有大風，毁壞一千多人家，折斷樹木。這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有大風，折斷樹木。三年八月，河間有大風，折斷樹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宫車晏駕。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有暴風，折斷樹木，毁傷麥子。六月，高平有大風，折斷樹木，吹壞官署閣屋四十多個居處。七月，上黨又有大風，傷害秋莊稼。八年六月，郡國八次颳大風。九年正月，京都有大風冰雹，吹翻房屋拔倒樹木。第三年，武帝去世。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有大風雨，拔起樹木。五年四月庚寅夜，有暴風，城東水渠的波浪淹死人。七月，下邳有大風，損壞屋舍。九月，雁

舍。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飆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飆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

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損傷莊稼。第二年，氐羌反叛，大軍西征。

九年六月，狂風吹走賈謐的朝服，飛了數百丈。第二年，賈謐被殺。十一月初一甲子，京都連續有大風，吹翻房屋折斷樹木。十二月，愍懷太子被廢黜，幽禁在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起樹木。三月，愍懷太子被害。己卯，靈柩從許昌出發回到洛陽。當天，又有大風雷電，幃帳車蓋飄飛破裂。四月，張華的府第房舍狂風起，折斷樹木吹飛絲帛，折斷六七根車軸。當月，張華遇害。十一月初一戊午，有大風從西北來，折斷樹木吹飛沙石，六天纔停止。第二年正月，趙王司馬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有郡國三次颳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颳大風。趙王司馬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司馬倫祭祀太廟，有災風暴起，飛塵四周都是。這年四月，司馬倫伏罪。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起樹木，屋頂的瓦片都被吹掉。八月，暴風毀壞房屋，拔起皇宮道路旁的柳樹一百多株。此風縱橫不定，就像風從八方吹來。這時，王敦專權，陷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等人，所以風縱橫不是來自一個方向。這是對臣下代替主上掌權，諸侯不來朝覲的懲罰。十一月，皇帝去世。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有大風，吹倒房屋折斷樹木。四月，李壽襲擊殺死李期，自立爲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晉陵、吳郡受災，有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當天，有强風。後來桓玄篡位，貶皇后做零陵縣君，是對不智的懲罰。五年正月初一戊戌，有强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很猛烈，這年海西公被廢黜。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颳大風，起大火。這時，桓温入朝，想要侵凌主上，孝武帝又

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沙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子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十七年六月乙卯，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甲辰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大航南，飄風飛其輲輗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峥嶸洲，身亦屠裂。十一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五年閏十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洲。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毌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

年紀幼小，人們心懷憂慮恐懼，這是不智的徵兆。三年三月初一戊申，暴風急速而來，從丑位上吹來，很快轉變方向，從子位上吹來，揚起沙塵石礫。

太元二年二月初一乙丑，暴風颳斷樹木。閏三月初一甲子，暴風疾雨一同來到，吹倒房屋折斷樹木。三年六月，長安有大風，拔起苻堅宮中的樹木。此後，苻堅再次南下征伐，有淝水之敗，身死國亡。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起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子夜，有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斷樹木。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有大風，白天昏暗。此後皇帝死而諸侯違抗朝廷命令，權力被元顯奪取，禍難由桓玄造成，這是其應兆。十七年六月乙卯，大風折斷樹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甲辰夜，有大風雨，大航門的屋瓦被吹落。第二年，桓玄篡位，從這個門進入。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到大航南，旋風吹飛他輲輗車的車蓋，過了三個月桓玄失敗回到江陵。五月，江陵又有大風折斷樹木。當月，桓玄在峥嶸洲戰敗，身體也被斬裂。十一月丁酉，有大風，江陵死了很多人。

義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西北有强風。五年閏十月丁亥，大風吹倒房屋。第二年，盧循到蔡洲。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起北郊的樹，樹生長了幾百年。同時將琅邪、揚州兩座射堂吹倒毀壞。這天，盧循的大艦漂流沉没。甲戌，又有大風，吹倒房屋折斷樹木。當年冬，朝廷軍隊南征。

九年正月，有大風，白馬寺佛剎的柱被折斷毀壞。十年四月初一己丑，大風拔起樹木。六月辛亥，大風拔起樹木。七月，淮北有大風，毀壞房舍。第二年西去征討司馬休之應驗。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征討毌丘儉，颳起大風，天色昏暗，行人都停伏下來，近於夜妖。劉向說："正當白天却昏暗，陰

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并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説》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暝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晋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内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禄位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争茲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四年，司、冀、兖、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成爲陽，是臣控制君主。”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發生大震動，白日昏暗，這是夜妖。班固説：“夜妖，是風雲同時産生而幽暗，所以與常風的徵象相同。”劉向《春秋説》説：“天戒這樣説，不要讓大夫世襲官職，那將會使得他們專斷其事。天色昏暗，是王室衰敗。”魏出現這種妖異，是晋擁有天下的應兆。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辛卯，白日昏暗，直到庚子，這是夜妖。第三年，劉曜侵犯洛川，朝廷軍隊屢次被敵寇打敗，懷帝流亡在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颳大風，天色昏暗。此後孝武帝去世，諸侯違抗朝命，興兵侵擾京師，權力被元顯奪取，災禍由桓玄造成。

京房《易傳》説：“臣子安於俸禄官位這叫作貪，其災禍是蟲吃掉根。德不能保持長久這叫作煩，蟲吃掉葉子。不貶退無德的人，蟲吃掉幹、根。與東争這叫不時，蟲吃掉莖。昏昧邪惡産生妖孽，蟲吃掉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有螟蟲。九月，青州又有螟蟲。當月，郡國有青蟲吃掉禾苗莊稼。四年，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揚州的各郡國有二十處螟蟲。

太康四年，會稽郡有彭蜞和蟹都變成鼠，非常多，又大吃稻穀成爲災禍。九年八月，二十四個郡國有螟蟲。九月，蟲又傷害秋莊稼。這時，武帝聽信讒言媚語，寵信任用賈充、楊駿，所以有蟲蝗的災禍，是對不貶退無德的人的懲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個縣有螟蟲，吃光禾苗的葉子。

永寧元年七月，梁州、益州、凉州三州有螟蟲。這時，齊王司馬冏掌握朝政，是貪婪苛刻的應兆。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吃掉禾苗葉子，嚴重的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出現六次螟蟲。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案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説話，近於牛禍。這時，武帝多病，非常顧念身後的事，但是托付不公，是心思昏亂的應兆。師曠説："人産生怨言，就有不説話的東西却説話。"也是這個意思。京房《易傳》説："殺死無罪的人，牛就産生妖異。"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綉，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惠帝太安年間，江夏張騁所騎的牛説話道："天下亂，騎我去何處！"張騁害怕而返回，犬又説話道："怎麽回來得這麽早?"不久後牛又像人一樣站立行走。張騁讓善於占卜的人來占卜此事，解説道："天下將有戰亂，造成禍害的不止一家。"當年，張昌反叛，先攻占江夏，張騁任將帥，於是五州破壞敗亂，張騁也遭到滅族。京房《易傳》説："牛能説話，依照它的話來占卜吉凶。"《易萌氣樞》説："君主不喜愛賢士，良馬身披文飾織綉，犬狼吃人的食物，就會有六畜説話。"當時天子諸侯都不關心老百姓，又是其應兆。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案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的牛生下牛犢，一個身子兩個頭。案京房《易傳》説："牛生下仔是兩個頭一個身子，是天下將要分裂的徵象。"這時，愍帝流亡在平陽，不久被叛亂的胡人殺死。元帝在江東即皇帝位，天下分裂爲二，是其應兆。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案司馬彪説："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别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的牛生仔，兩個頭八隻脚，兩條尾巴在同一身子上，三年後死。又有牛一隻脚三條尾巴，都是生下就死了。司馬彪説："兩個頭，是朝政掌握在私家手中，上下没有分别的徵象。"京房《易傳》説："脚多，是任用奸邪；脚少，是不能勝任。"此後王敦等人亂政，這是其徵祥。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案劉向説《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霿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霿不睿之禍。

四年十二月，用於郊祀的牛死。劉向解説《春秋》中記載郊祀的牛死説："宣公愚昧昏亂，所以上天不享受他的祭祀。"如今元帝中興的大業，其實是王導的謀略。劉隗瞭解主上心意，得到寵信，王導受到疏遠在外，這是昏昧不明的災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産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的牛生犢，兩個頭六隻脚。這年冬季，蘇峻作亂。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的牛産犢，兩個頭八隻脚，兩條尾巴共一個身子。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瑰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徑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桓玄去封國，在荆州去看刺史殷仲堪，走到鶴穴，遇到一位老翁趕着青牛，外形顔色奇異，桓玄就以所騎的牛來交换。騎到零陵涇溪，奔走不同尋常，桓玄停下車駕飲牛，牛直入江水中不再出來。桓玄派人看守，過了一天也没有見到。後來桓玄失敗被殺。

黄眚黄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逾旬，備爲陸議所破，近黄祥也。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征。二月，從秭歸進駐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出現，長十多里，寬幾十丈。後來過了十日，劉備被陸議打敗，近於黄色的徵祥。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案班固説，此黄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魏齊王正始年間，中山王周南任襄邑縣令。有老鼠從洞穴出來，説話道："王周南，你在某日死。"王周南没有應答，老鼠返回洞穴。到了所説的日期，老鼠换上冠巾黑衣出來，説道："周南，你中午將死。"又没有應答，老鼠又進入洞穴。很快又出來，像剛纔那樣説。太陽快到正午時，老鼠進洞很快又出來，出來又進去，往返多次，説的還像先前一樣。太陽到正午，老鼠説："周南，你不應答，我還能再説什麽！"説完，老鼠撲倒在地死去，當即失去了衣冠。取來看，完全就像平常的老鼠。班固説，這是黄色徵祥。這時，曹爽專斷朝政，競相結黨營私，所以老鼠出現變異。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己出，故有區霿之妖。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有大霧。惠帝當時昏昧，政權不由自己掌握，所以有昏昧的妖異。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四塞，埃氛蔽天。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籠罩四方，塵埃烟氣遮蔽天空。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永昌元年十月，京城有大霧，黑氣直達天空，太陽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二月，又黄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黄霧籠罩四方。二月，又有黄霧籠罩四方。這時王敦專權，陰謀叛逆日益加劇。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風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風拔起樹木，

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至絶世也。"

黄霧落下塵埃。這時，張重華聽信讒言，貶謝艾外任酒泉太守，而他所任用的人不稱職，至九年死，繼位的兒子被殺，這是其應兆。京房《易傳》說："聽到善言却不聽從這叫作不智，其妖異是黄，其責罰是聾，其災禍是没有繼承人。黄，是有黄濁的氣籠罩四方。遮蔽賢才斷絶道義，所以災禍是世系斷絶。"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孝武帝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籠罩四方。這時，司馬道子專權，親近奸邪之人，朝廷綱紀敗壞。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初一丙申，黄霧昏暗污濁，不下雨。這是當時桓玄陰謀叛逆的應兆。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義熙五年十一月，有大霧。十年十一月，又有大霧。這時，王室衰敗，臣下的權力大，軍隊和土地，大多不是皇帝所有，這是其應兆。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劉向說："地震，是金木水火克土。"伯陽甫說："天地之氣，不能混亂；如果秩序出差錯，應驗人亂。陽氣隱伏而不能出，陰氣壓迫而不能升騰，便有地震。"

吴孫權黄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吴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迹。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摇，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摇政宫。大經摇政茲謂不陰，厥震摇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禄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并云："臣下强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吴孫權黄武四年，江東接連地震。此時，孫權接受魏國的爵命爲大將軍、吴王，改年號稱雄，不修行做臣子的舉止。京房《易傳》說："臣子行事雖然端正，專斷就一定會地震。這地震，在水就泛起波浪，在樹就會摇晃，在房屋就會掉下瓦片。常道不正而臣子變動叫作陰動，地震會摇動政宫。常道摇動政事叫作不陰，地震摇動山岳，有水涌出。繼位之子没有德行專擅禄位叫作不順，地震摇動丘陵，有水涌出。"劉向又說："這是臣下强盛，將要行動而爲害的應驗。"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摇屋瓦。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邊來，發出低沉的響聲，房子上的瓦片震動。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當年秋天，吴國將領朱然率兵圍攻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了他。又，公孫文懿反叛，自立爲燕王，改年號，設置百官。第二年，平定了他。

吴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吕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横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宫，太后與帝相泣而别。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黄皓專權。案司馬彪説，"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七年六月丙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六年七月己丑，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楊地震。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吴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

吴國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震兩次。當時，吕壹專權，步騭上疏説："我聽説校事吹毛求疵，放縱私欲陷害别人，作威作福，無辜的人意外地遭受重刑，即使有大臣，也不受信任，這樣，天地怎能没有變異！因此接連地震，這是臣下專擅朝政的應驗。天地希望能用以使帝王警悟，能不深思它的用意嗎！"吕壹後來終於失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當時，曹爽專擅朝政，讓太后遷進永寧宫，太后和皇帝哭泣着分别。連年地震，就是應驗。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接連地震。當時，孫權聽信讒言，不久後罷黜朱據，廢黜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國地震。當時宦人黄皓專權。依司馬彪的説法，"閹官没有陽物，就像婦人"。黄皓受到信任的應驗，和漢和帝時的事相同。當年冬天，蜀國滅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當年冬天，新平的氐、羌反叛。第二年，孫晧派大軍進入渦口。七年六月丙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楊地震。五年正月初一壬辰，京師地震。六年七月己丑，地震。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楊地震。九年正月，會稽、丹楊、吴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地震八次。七月到八月間，又地震了四次，其中三次發出雷一樣的響聲。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十年十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二月己亥，丹楊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於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時，從賈充開始直到楊駿，結黨營私，竊取了朝政大權。到了末年，任用官員更加敗壞，因此連年地震，陰陽秩序出現了差錯，終於失去了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這年夏天，賈后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了汝南王司馬亮和太保衛瓘，這是陰道盛、陽道衰的緣故。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剥廬，厥妖山崩，兹謂陰乘陽，弱勝强。"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的山移動；淮南壽春洪水涌出，山崩地陷，官府被損壞。八月，上谷地震，水涌出，淹死一百多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震。十二月，京都又震。當時，賈后擾亂朝綱，這是終於招致禍敗的應驗。漢朝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認爲："地屬陰，按法應當安静。現在却超出了陰的職責，專擅陽政事，所以有地震應驗。"這是同一類事情。京房《易傳》説："小人奪人蔭庇，妖祥是山崩，這叫陰乘陽，弱勝强。"又説："陰背離陽就會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反叛。"

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六年正月丁丑，地震。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太安元年十月，地震。這是當時齊王司馬冏專擅朝政的應驗。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當時，長沙王司馬乂專擅朝政，這是應驗。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四年四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是其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州、湘州地震。當時司馬越專擅朝政。四年四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侵犯汲郡，抓了太守胡寵，於是往南渡過黄河，這是應驗。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這是當時君主年幼，大權被臣下操縱，四方動蕩，戰亂不息的應驗。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有水涌出。

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有水涌出，山崩。干寶認爲這是王敦欺凌主上的應驗。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三年五月庚寅，丹楊、吴郡、晉陵又地震。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死了人。這是當時相國南陽王司馬保在祁山稱晉王不得善終之象。三年五月庚寅，丹楊、吴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蘇峻作亂。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當年，蘇峻作亂。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二年十月，地震。三年正月丙辰，地震。九月，地又震。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當時，繼主年幼，母后臨朝聽政，政權都由臣下操縱，所以連年地震。二年十月，地震。三年正月丙辰，地震。九月，又地震。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當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也是秩序出現了差錯。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鷄雉皆鳴呴。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像打雷一樣的聲音。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音像打雷一樣，鷄雉都鳴叫。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當時，國政把持在將相手中，皇帝徒有虚名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水河水滿溢。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當時，桓温專擅國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出。這是海西將要被廢黜的應驗。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這一年皇帝去世。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冲，權在將相，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又地震，山崩。這是當時繼主年幼，權在將相，陰盛的應驗。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十一年六月己卯，地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這是此後黄河流域

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權，天下側目。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各將領連年打仗，人民勞困的應驗。十五年三月初一己酉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又地震。當時，小人弄權，天下人側目而視。十八年正月初一癸亥，地震。二月乙未晚上，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當時，皇帝年幼無知，國政由臣下把持。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晚上，地震，發出聲音。十月癸亥，地震。五年正月戊戌晚上，尋陽地震，有打雷一樣的聲音。第二年，盧循失敗。八年，從正月到四月，南康、廬陵四次地震。第二年，朝廷的軍隊西討荆州、益州。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案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吴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楊，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吴亡。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各處山崩，洪水横溢。依劉向的説法，“山，屬陽，主帝王。水，屬陰，主百姓。上天顯示鑒戒，帝王之道崩壞，百姓將要失去他們的好感”！春秋時梁山崩塌，漢齊、楚之地群山發水，是同一種事情。三代時國君祭祀，不超過望祭，吉凶禍福，不超過這些。吴主雖然稱帝，實際上是列國之一，在丹楊發生災禍，這是天意。劉歆認爲：“國家主山川，山崩河流乾，這是亡國的徵兆。”兩年以後孫權去世，又過了二十六年吴國滅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晋有天下。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山崩，這是魏國滅亡的徵兆。這一年冬天，晋室擁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禄去王室，惠皇懦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山崩。四年七月，泰山崩塌了三里。京房《易傳》説道：“自上往下的叫作崩，應驗了泰山的石頭從高處往下墜，聖王受命人君被俘虜。”到了武帝死後，福禄就離開了王室，惠帝懦弱，懷帝、愍帝全都受胡虜欺侮，在北方被囚禁，元帝在南方中興，這是應驗。

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廟地陷。六年十月，南安 新興山崩，涌水出。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 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 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 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 夷道山崩。四年四月，湘東 酃 黑石山崩。

元帝 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沲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 咸和四年十月，柴桑 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殺。

穆帝 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

太康五年五月丙午，宣帝廟地面下陷。六年十月，南安 新興山崩，有水涌出。七年二月，朱提的大瀘山崩，震壞了郡舍，陰平的仇池山崖倒塌。八年七月，下大雨，宫殿前地面陷落，有五尺見方，深數丈，裏面有一條破船。

惠帝 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有人傷亡。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涌出，城墻被冲壞，地面陷落三十丈見方，有人傷亡。六月，壽春出現大響雷，山崩地裂，有人陷入地而死，上庸也是這樣。八月，居庸地面開裂，寬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涌出來，出現大饑荒。上庸有四個地方出現山崩，地面下墜的地方寬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有水涌出，淹死了人。這些都是賈后擾亂朝政的應驗。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山崩。

懷帝 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面下陷。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墻無故倒塌七十多丈，司馬越憎惡這件事，遷移到濮陽，這是出現相克的災異。司馬越最終因爲冒犯皇上遭受禍患。三年七月戊辰，當陽有三個地方地裂，寬三丈，長三百多步。京房《易傳》説："地面開裂，意味着臣下分離，不肯跟從。"後來司馬越和苟晞鬧矛盾，四方的官員無不離散，王室於是滅亡。

三年十月，宜都 夷道山崩。四年四月，湘東 酃 黑石山山崩。

元帝 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死了人。三年，南平郡山崩，崩出了數千斤雄黄。當時王敦傲慢凌人，皇帝寬容他，意味着孕育禍胎。四年八月，常山山崩，有水涌出，滹沲水滿溢出，大樹傾折。

成帝 咸和四年十月，柴桑 廬山西北崖崩塌。十二月，劉胤被郭默殺死。

穆帝 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兩座皇陵崩塌。十二年十一月，派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

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陵，打開墓道，發生崩塌，壓死了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入地下，發現一口鐘，鐘上有四個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這是張天錫滅亡的徵兆。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十三年七月，漢中成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鍾十有二枚。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面塌陷，有四丈見方，響聲像雷聲一樣大。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面穿裂，有水涌出，毀壞門扇和門檻，這是水克土。十一年五月，霍山山崩，出現六口銅鐘。十三年七月，漢中成固縣水涯出現打雷一樣的聲音，不久水岸崩塌，出現十二口銅鐘。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床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某夜，下暴雷雨，賈謐的齋屋柱子陷入地下，壓着了賈謐的床帳，這是木克土，土失去了本性，不能承載。第二年，賈謐被殺。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下燃燒，可以做熟飯，這是火克土。當時，禮樂征伐由諸侯作決定。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强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

《傳》說道：“君主言行不恰當，這叫做不能建立事功，罪過是昏聵，懲罰是長久的陰天，到了極點就是國勢衰弱。有時出現射妖，有時出現龍蛇類妖孽，有時出現馬禍，有時出現下等人攻打上等人的弊病，有時出現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君主言行不恰當，這叫做不能建立事功。皇是君主，極是恰當，建是立。君主的容色言語目光聽取思想五種行爲都有差失，不能恰當，不能建立事功，錯失在昏聵錯亂，所以罪過在昏聵。君王承受天命統理萬物。雲從山上興起，瀰漫天空；天上氣亂，所以懲罰是長久陰天。另一種說法，主上言行不恰當，那麽下臣就會强盛，遮蔽了君主的聖明。《易》說：“亢龍有悔，尊貴而失去爵位，高貴而失去人民，賢人在下位而失去輔佐。”這樣，那麽君主貴爲皇帝，却沒有一個人幫助，所以到了極點是弱小。盛陽運行迅疾。禮法，春天天子需祭祀而行射禮，用以順應陽氣。上微弱下就會驚動，因此有射妖。《易》

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任用而强力，君氣毁，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說：“雲從龍。”又說：“龍蛇蟄伏，是爲了保存自身。”陰氣動，所以有龍蛇的妖孽。在《易》中，《乾》爲君，爲馬。任用的人力强，君氣受損，所以有馬禍。另一種説法，馬多死并成怪，也對。君主迷亂軟弱，人們就背叛他，上天就不要他，如果没有聖明君主被誅殺，就有篡位殺身的禍患，因此有下攻上的弊病。凡是人君之道受損傷的，上天的氣不正常。不説五行克天，而説“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的原因，是因爲下不敢克天，就好像《春秋》上説“周的軍隊對貿戎打了敗仗”，不説貿戎打敗周，而用自己打敗仗的寫法，這是尊重高貴者的意思。劉歆《皇極傳》説有下體生在上身的弊病。這一説法認爲下攻打上，上天的誅罰已成現實，不能再是禍害了。

恒陰

吴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宫，廢亮爲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吴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晧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晧既肆虐，群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吴國孫亮太平三年，從八月開始陰沉而不下雨，共四十多天。當時，準備殺孫綝，計劃泄露。九月戊午，孫綝帶兵圍攻皇宫，廢黜孫亮爲會稽王，這是長時間陰天的懲罰。

吴國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上奏説長時間陰天不下雨，將會有陰謀。孫晧又吃驚又害怕。當時陸凱等人謀劃趁着孫晧謁拜宗廟的時候廢黜他。到了孫晧出來的時候，留平領兵做前鋒，陸凱事先與留平説了，留平不同意，因此没有成功。孫晧暴虐，下臣們大多别有居心，終於投降滅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爲琅邪王，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内，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

蜀國車騎將軍鄧芝征討涪陵，看見一個黑猿爬山，張弓射中了它。猿拔出箭頭，捲了一些樹葉堵住傷口。鄧芝説：“唉！我違背了萬物的本性，將要死了！”一會兒就死了，這就是射妖。另一種説法，母猿抱着小猿，鄧芝射中了母猿，小猿爲大猿拔出箭，取來樹葉堵住傷口。鄧芝嘆息不已，把弓扔進水中，知道自己將要死去。

恭帝爲琅邪王時，喜歡做一些奇怪的游戲，曾經把一匹馬關在門内，讓人射馬，想看看要射多少箭纔能射死。旁邊的人規諫説：“馬是國姓。現在却射它，不吉祥。”纔停下，但是馬已被射了十多箭。這就是射妖。不久，恭帝就禪位給

焉。

宋。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黄龍見者，皆其主興廢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内相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説，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出現在郟地摩陂的水井中。凡是祥瑞不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就成了妖孽，何況被困在水井中，不是吉祥之兆。魏因此改年號，做得不對。干寶説："從明帝開始，直到魏世結束，青龍、黄龍出現的，都是其皇帝興廢的應驗。魏是土運，青是木的顔色，但是不能勝金。是黄得位，青失位的象徵。青龍多次出現，説明君德和國運互相克伐。因此高貴鄉公最終兵敗。"照劉向的説法，龍是貴象却困在水井中，是諸侯將要被囚禁的徵兆。魏世，龍都是出現在井中，這是處在上位的人被逼迫的應驗。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就有這意思。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龍見于鄴井中。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黄龍出現在鄴的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二年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年，黄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四年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出現在軹縣的水井中。六月乙丑，青龍出現在元城縣境内的水井中。二年二月，青龍出現在温縣的水井中。三年，黄龍、青龍都出現在頓丘、冠軍、陽夏縣境内的井中。四年正月，黄龍兩次出現在寧陵縣境内的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龍見華陰縣井中。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龍出現在華陰縣的水井中。三年二月，龍出現在軹縣的水井中。

吴孫晧天册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鷄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晋。

吴國孫晧天册年間，龍在長沙的百姓家中産子，吃了老百姓的小鷄。京房《易妖》説："龍在百姓家中生子，君王要成爲庶人。"後來孫晧投降了晋。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午，白龍在九原的水井中出現了兩次。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産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楚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産言之當矣。但非其所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兩條龍在武庫的水井中出現。皇帝看見後，喜形於色。百官正要祝賀，劉毅却上奏説："從前龍在夏庭中吐唾沫，禍患從周室産生。龍在鄭國的城門出現，子産不慶賀。"皇帝回答説："朕德政還没有建立，没有用來應驗吉兆的事。"於是没有慶賀。孫楚説："龍是水物，和人有什麽關係！子産説得對。但出現

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在不適當的地方，其實是妖災。龍是在飛翔中顯現纔成爲吉祥，現在却潛伏在幽深的地方，不是吉兆。”漢惠帝二年，兩條龍出現在蘭陵的水井中，本志認爲是後來趙王被囚禁而死的象徵。武庫是帝王藏統治國家的器械的地方，屋宇深邃嚴密，不適合龍停留。此後七年，藩王互相加害，二十八年，果然有兩個胡人僭稱帝號，這兩個逆賊的名字叫龍，這裏記載的災異，是有證據的了。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没。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産下一條小龍，外形像華麗的花紋，常常到母親那裏吃奶，遠遠就能看見神光，很少能走近看到。這也意味着皇帝没有建功立業，於是最終淪没。

吕纂末，龍出東厢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宫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吕超所殺。

吕纂末年，龍出現在東厢的水井中，并到大殿前蟠卧，第二天早上消失。不久又有黑龍飛上宫門。吕纂認爲都是吉兆。有人説：“龍是陰類，出入有一定的時候，現在多次出現，一定有下臣謀算上面的人。”後來吕纂果然被吕超殺掉。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猪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宫人猥多，晋又過之，燕游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武帝咸寧年間，司徒府有兩條大蛇，長十多丈，在大廳的屋椽上却没有人知道，但多年來奇怪府中常有小孩和猪狗之類失踪。後來有一條蛇晚上出來，被砍傷不能離去，纔發覺，派人去打，過了些時候纔死。司徒是五教之府；這是君主言行不恰當，所以蛇孽出現。漢靈帝時，蛇出現在御座上，楊賜説這是皇帝沉溺於女色的應驗。魏宫人衆多，晋又超過魏，沉湎於宴飲游玩，這就是這些事的應驗。《詩》説：“虺啊蛇啊，是女子的凶兆。”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多丈，背着兩條小蛇進了城北門，直接從市場進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了。天戒這樣説，從前漢景王有安定國家的大功，但是不忠誠謹慎，以至於有丢失官職功勞被削奪的耻辱。現在齊王司馬冏不覺悟，雖有復興國家的功勛，但是盛氣凌人，招取禍患，這就是徵兆。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

明帝太寧初年，武昌有大蛇，常常停留在舊神祠的空樹中，經常伸出頭接受人們的食物。京房《易妖》説：“蛇在城邑中出現，不出三年發生大戰爭，國家有大禍。”不久就有王敦之亂。

之逆。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案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絶如綫，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别，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祥，厩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匹馬長出角，在兩耳的下面，長三寸。照劉向的說法，“這是戰爭的象徵”。到了皇帝去世之後，王室被戰禍所害，這就是應驗。京房《易傳》說：“臣下輕視主上，國政不順暢，它的妖孽就是馬長角，這說的是賢人不足。”又說：“天子親自出征，馬生角。”《呂氏春秋》說：“帝王失道，馬生角。”到了惠帝登基，昏愚失道，又親自征伐成都，這是應驗。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要入學祭奠先聖先師，太傅趙王司馬倫陪乘車，到了南城門，馬停了下來，力士推都推不動。司馬倫進了小車，馬纔前進。這就是馬禍。天戒這樣說，司馬倫不懂得做人之道，終將叛逆作亂，不是輔導行禮的人。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然有一匹公馬受驚奔到廷尉的訊堂，悲傷地嘶鳴而死。天戒這樣說，這是愍懷太子冤死之象。出現在廷尉的訊堂，這是天意吧！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在南城門嘶鳴。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下人。京房《易傳》說：“上面没有了天子，諸侯互相攻打，妖孽是馬生人。”當時，皇室衰微，不絶如縷，胡人狄人交相侵犯，戰事每天逼迫，不久後皇帝也淪入敵手，因此妖孽出現。

元帝太興二年，丹楊郡吏濮陽演的馬生小馬駒，有兩個頭，從脖子前分開，生下來就死了。司馬彪的說法是：“這是政令出自私門，兩個頭的象徵。”後來王敦欺犯皇帝。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一匹馬，顔色紅得像血一樣，從宣陽門一直跑進宮殿前，盤旋跑出，不久就不知道它在哪裏。己卯，皇帝身體不適。六月，去世。這是馬禍，又是赤祥。這一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要殺西河相張祥，馬厩裏的數十匹馬同時没有了尾巴。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案劉向説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寤，以至夷滅。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匹馬長角，刺史郭銓送給桓玄看。照劉向的説法，馬不應當長角，好比桓玄不應當起兵打皇帝。桓玄不省悟，以致滅族。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宫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嘆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匹馬尾巴像被燒過，進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宫進不去，就跑向東北方向，一會兒就不見了。術士佛圖澄感嘆説："災禍到了！"一年後石季龍死，其國家便滅亡。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鱉，入水。

魏文帝黄初初年，清河宋士宗的母親化爲鱉，進入水中。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案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并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家兵丘奚農的女兒死後復生。另外，有人掘開周世的墳墓，得到殉葬的女子，過了數日，有了呼吸，過了數月後能説話，郭太后喜歡并收養她。還有，太原人挖開墳墓打開棺材，棺材中有一個活的女人，問她關於自己的事情，她不知道，看她墳上的樹木，大約有三十年樹齡了。京房《易傳》説："至陰成陽，下人爲上。"是宣帝興起的象徵。漢朝平帝、獻帝都有這樣的怪事，占卜認爲是王莽、曹操的徵兆。

孫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晧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休永安四年，安吴百姓陳焦死後七日復生，穿出墳墓出來。干寶説："這和漢宣帝的事例相同，烏程侯孫晧繼承廢舊之業，是得到帝位的吉兆。"

孫晧寶鼎元年，丹楊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户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黄氏母同事，吴亡之象也。

孫晧寶鼎元年，丹楊人宣騫的母親年紀八十歲，因爲洗浴化爲黿，宣騫兄弟關起門保護。在堂上挖一個大坑，灌滿水，黿進入水坑中游戲，一兩天經常伸長脖子往外看。見門稍稍打開，就轉過身自己跳了出去，進入了遠處的水潭，便不再回來。這與漢靈帝時黄氏母親的事相同，是吴國滅亡的象徵。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黄巾黄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晋尋代魏。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傳言有巨人出現，身高三丈多，脚印長三尺二寸，白頭髮，穿戴黄巾黄單衣，拄着拐杖呼喊王始説："現在就要太平了。"晋朝很快取代了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有人七十歲時頭上長角。這是趙王司馬倫篡位逆亂的徵兆。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入殮已久，家中人全都夢見顏畿對自己說：“我將要復生，快快打開棺材。”便將他移出棺材，漸漸能够飲食、伸展四肢、看得見東西，不能行動說話，過了兩年又死去。京房《易傳》說：“至陰變成陽，下人變爲上，它的妖孽是人死復生。”後來劉元海、石勒逆亂稱帝，滅亡了晉室，這是下人變爲上的應驗。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惠帝元康年間，安豐有個女子周世寧，年紀八歲，逐漸變爲男性，到了十七八歲氣質禀性都變成男人。京房《易傳》說：“女子化爲男子，這叫做陰性盛，賤人要當國王。”這也是劉元海、石勒顛覆天下的妖孽。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産，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初年，齊王司馬冏首舉義兵，清除逆亂，撥亂反正。忽然有個婦女到大司馬門前請求寄宿産子，門人詰問她，婦女說：“截斷臍帶我就離開。”當時，齊王司馬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於他，有識之士厭惡他，後來他果然被殺死。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個白頭老翁走進齊王司馬冏大司馬府，大喊道：“有大規模的軍隊興起，不出一年。”司馬冏殺了他。第二年十二月戊辰，司馬冏失敗，即是一年。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虚而下人逾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從雲龍門進入殿前，向北面拜了兩拜說：“我將要當中書監。”當時就被抓起來殺了。干寶認爲“禁庭尊秘之處，現在下賤的人直接進來但門衛没有覺察，這是宮室將要空虚而下人凌上的妖孽”。此後皇帝北遷到鄴，又遷到長安，宮室於是空虚。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説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

元康年間，梁國有個女子許下婚約，已經接受了聘禮，不久她丈夫戍守長安，整年不回來，女家父母又把她嫁給别人。女子不喜歡去，她父母强逼她，不得已去了，不久就得病身亡。後來她的丈夫回家，問那個女子在哪裏，女方家裏把情况詳細地説了。她丈夫直接到女子的墳墓前，非常悲哀，就挖開墳墓打開棺材，女子很快就復活，於是和她一起回家。那個後婿聽說後，到官府申辯，要奪回女子，官府不能决斷。秘書郎王

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導議論説:“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不能用常理下决斷,應該歸還前夫。”朝廷同意了這個意見。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惠帝時代,杜錫家葬死人,奴婢被誤關到墓裏出不來,十年以後掘開墳墓進行合葬,奴婢還活着。開始時像昏睡,没多久漸漸醒過來,問她,她説是睡了兩夜而已。當初,奴婢被埋時十五六歲,到了掘開墳墓蘇醒過來後,還跟十五六歲一樣,出嫁後生了兒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跖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兒子,頭大而且有頭髮,兩個脚掌翻過來朝上,有男女兩種生殖器,生下來聲音就像成年男子一樣,過了一天後死掉。這是皇帝行爲不恰當,下人攻上的病弊,諸王有僭亂之象。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之氣亂而妖形作也。

惠帝的時候,京洛有人兼有男女兩種生殖器,也都能正常使用,生性尤其淫蕩,這是亂氣所生。自從咸寧、太康之後,男寵之風大盛,比喜歡女色還厲害,士大夫無不崇尚這種風氣,天下人争相仿效,有的甚至夫婦不相往來,女無夫,男無妻的情形很多,因此男女之氣淆亂而妖孽之形出現。

懷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黄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懷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詳的奴婢生兒子,鳥頭,兩脚像馬蹄,僅有一隻手,没有毛,尾巴黄色,像枕頭那麽大。這也是人妖,戰亂之象徵。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産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的女妓生下一條龍,一個女兒,一隻鵝。京房《易傳》説:“人生下其他東西,不是人所遇到過的,都將發生戰争。”當時,皇帝繼惠帝之後,四海動蕩不安,不久後在平陽陷入敵手,被叛胡殺害,這就是徵兆。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産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内史吕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没。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的妻子生了兩個女兒,這兩個嬰兒腹部到心口之間相連,自胸部以上、肚臍以下分開,這是天下還没有統一的妖孽。當時内史吕會上書道:“照《瑞應圖》,不同根却同體叫連理,不是一棵禾苗却穀穗相連叫作嘉禾。草木中的異常是吉兆,現在兩個人的心連在了一起,《易》説‘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四海同心同德的祥瑞。”當時的人都譏笑他。不久後四海分崩離析,皇帝也淪入敵手。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産。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元帝太興初年，有個女子，女陰在腹部，正在肚臍下，從中原來到江東，她生性淫蕩但生不出子女。又有個女子女陰在頭上，坐船到揚州，生性也淫蕩。京房《易妖》說："人生下子女，如果生殖器在頭上，將要天下大亂；在腹部，天下有變故；在背，天下没有後代。"當時王敦占據高位，將要作亂，這就是徵兆。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的妻子生女兒，一生下就發出濞濞的聲音，一會兒就死了。嬰兒的鼻子眼睛都長在頭頂上，臉部就像是脖子，嘴裏有牙齒，全都連在一起，胸部像鱉，手指脚趾像是鳥爪，都往下勾。這也是人生異物，不是人所遇到過的。二年之後，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楊江寧侯紀的妻子死，過了三天後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晋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吕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晋陵誅可。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百姓王和僑居在暨陽，他的親生女王可二十歲，自己説從天上回來，得了徵瑞印綬，將要作母親的儀範。晋陵太守認爲她是妖怪，抓起來關到監獄裏。到了十一月，有人手持柘木拐杖身穿紅衣服到車門前停下，説是聖人派來的使者求見天子。守門官問姓名，説自己姓吕名賜，王和的女兒王可右脚掌下有七星，星都有毛，長七寸，上天現在任命王可爲母親的儀範。這些話上奏皇帝以後，吕賜就被處死，皇帝同時下令晋陵太守處死王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喧嘩，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的女兒陳臺的脚上有字，叫作"天下之母"，炙灼它就更加明顯。京都嘩然，有關官吏把陳臺抓起來并上報。不久陳臺從建康縣監獄逃跑。第二年，皇帝去世，獻后臨朝聽政，這是它的徵兆。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孝武帝寧康初年，南郡州陵女子唐氏逐漸變爲男子。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紀八歲，有一天突然長高八尺，鬍鬚很濃密，三日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年間，東陽人莫氏生下女兒不想養育，埋了數天，嬰兒在土中啼哭，於是抱回家養活了。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義熙末年，豫章吳平有個人有兩條陰莖，重疊着長。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有個人陰莖没有頭，很平正，其下像是女性。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一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７０８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５／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０８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３８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７６－８　／　Ｋ２０４．１／Ｘ５７１ｊ
【原书定价】　５５５．００（全四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两晋时代　纪传体　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许嘉璐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晋书　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